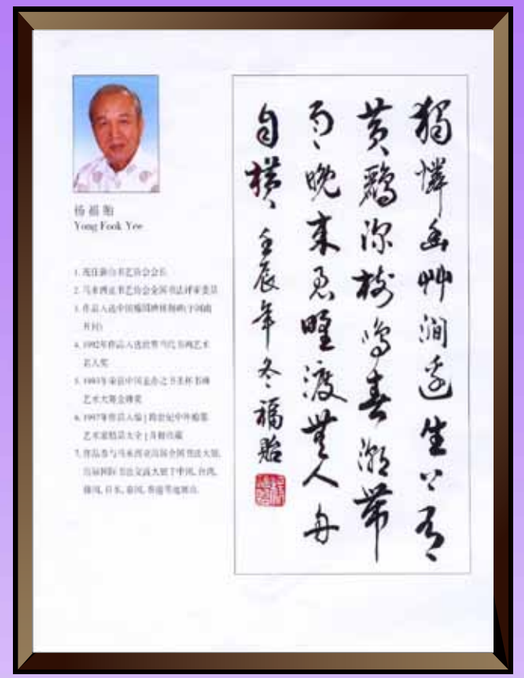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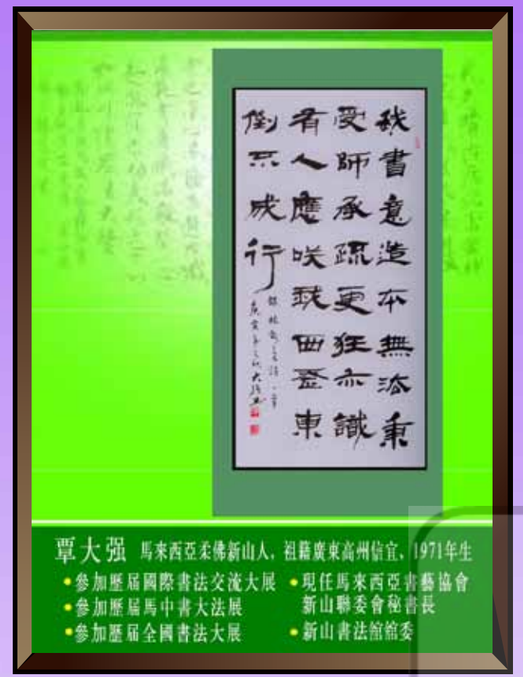










新世紀文藝（第十一期）

二〇一三年八月

新加坡 斯雅舍 出版



新加坡斯雅舍2013年度最新出版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



购买一套两本
世华创作丛书：

政仪　著《凭栏遥思》、
王永刚著《寄生》

优惠价：S$40.00

将免费获得：

《新华文学大系》之
《短篇小说集》及《中长篇小说集》各一册。

苏世韵
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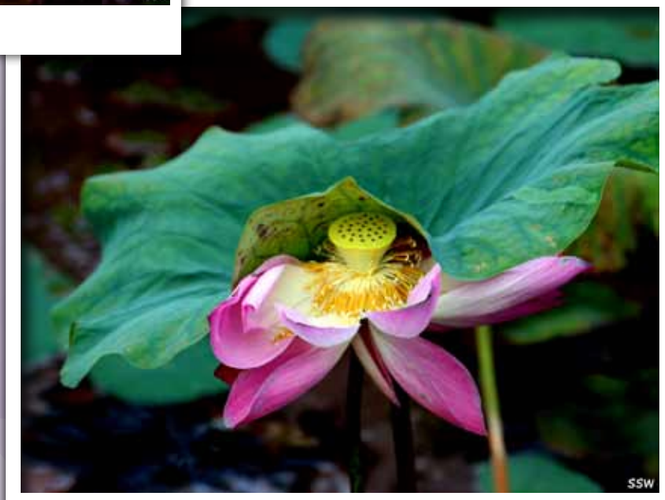
含苞的花蕊羞答答



初绽的蕊儿娇滴滴



盛开的花儿人人爱



谢萎的花儿淌着泪





二〇一三年八月　斯雅舍出版

新世纪文艺

亚细安（东盟10国）地区大型世华文学半年刊

法律顾问：黄锦西（新加坡）
刘华源（文莱）
顾　　问：郑九章
美术顾问：廖宝强
总 策 划：忠　扬
刊名题字：吕振端博士

总 编 辑：风沙雁
副总编辑：一　凡（文莱）
执行编辑：陈秀仪、梁素丽
编务、总务：何逸敏
财　　务：翁金翠

特约编务顾问：覃盛发
海外编辑顾问：曾　心、杨　玲（泰国）
马　峰（印尼）
越南编务顾问：冬　梦、学　明
泰国编务顾问：洪　林、梦　凌
印尼编务顾问：沈伟真、林万里
菲律宾编务顾问：云　鹤　王　勇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甄　供　驼　铃
北马来西亚编务顾问：小　黑、朵　拉
寮国编务顾问：陈　列
文莱编务顾问：一　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王　谭　许昭华
缅甸编辑顾问：许均铨

新世纪文艺第10期（2013年8月28日出版）半年刊
编辑：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斯 雅 舍　Si Ya She
通讯处：Block22,Ghim Moh Link,#11-206,
Singapore271022
Tel:(65)6343-0461
电子邮箱：owchingtee@gmail.com
封面设计：王永刚、王耀祖、何逸敏
排版装帧：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ttp://www.cntopcs.com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ArtPrintingCompany
Tel:(65)6292-8967
发行：今古书画店
BLK.231,Bain Street #02-1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Fax:+65-6338 5380
准证号码：MICA(P)005/03/2012
ISSN:1793－7590
售价：S$6.00
海外：US$5.00（不含邮费）

亚细安文坛透视

1　千里之约 温馨难忘　骆宾路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中国广西民间文化艺术暨世华文学交流访问团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　覃盛发
5　“根”文化研讨的盛会　晨　阳
6　文缘幸会情意浓　余问耕
7　“一颗种籽”的沉思
——亚细安动地吟观后感　洋

晨曦点染

8　反讽与张力
——试论骆宾路微型小说创作　陈金花
9　人性关怀，如诗如画
——冬梦散文《短文三则》简评　陈金花
10　女性人生价值的自我追求
——评郁金香的自传体小说《夕阳斜晖》　张淑云
13　《今早没华文报》中典型意象的文化分析　薛燕杰
14　背影灼灼，父爱浓浓
——品评郭乃雄散文《背影》　蒋　励
15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读靖竹散文《攀越巍峨的高山》　方　洁
16　乱世书香成追忆
——读潘宙《藏经阁》　何　佳
17　舞步翩跹踏韵来
——评忠扬的《拟声词手册》　姜新宇

新加坡之页

18　小小红点·灶·薪火相传
——《新智文集》发布会感言　王明凤
19　幽媾　朱鉴之
30　海边的美林达屋　陈　雯
38　夕阳斜晖 第七章人生如梦　郁金香
42　梦回故里　赤道赤子
45　梦幻岛记事 第十章残梦　风沙雁
54　桃花岛系列故事四则　骆宾璐
57　荷兰的雨　马　妲
58　埃里克　政　仪
60　墓园　政　仪
63　蛙声回响　岳　典
64　恶之花未尽凋谢　康静城
65　赌瘾　吴　登
66　硬骨头惹的祸　忠　扬

MU LU

目录

67 文学是“人学”书写内容与范围涵盖十大类 忠 扬
68 当冷血的爬虫遇见烂田里的跛脚野鸭时 忠 扬
69 钻石大侠研究的脚毛课题 忠 扬
70 “现代化”与“一体化”的思考 忠 扬

马来西亚之页

71 桑林夜话
——一兼及蓝草 一 介
72 请你记得曾在人间美丽过 欧 诚
73 小手牵大手 珍
74 妈妈炒的泰国米粉 陈愐壮
75 父女 陈愐壮
77 背中字架的人
——亡灵的爱与死 张依苹

寮国之页

80 名扬全球的海湾明珠——迪 拜 花金苓
83 富饶美丽的南非 花金苓

越南之页

86 流云无界
——越南寻声诗社九周年志庆的一点感想 冬 梦
87 你本不应挨上这一刀 冬 梦
88 短文二则 冬 梦
89 三色冰会变彩虹吗？ 王婉娜
90 凉拌芹菜与我的“背水一战” 吴怀楚
91 寻你 王婉娜
92 欲谈心里事，请客上茶楼 郭乃雄
94 虬髯客 燕 子
95 红鼻子 燕 子
96 铁匠 父亲 逸 子
97 在汪洋中寻找静谧的一角 麒 麟
98 拔牙与镶牙 江国治
99 在旅途中交流 江国治
100 母亲的菜脯蛋 王婉娜
101 蚊帐 潘 宙
102 杳杳钟声晚 燕 子
102 传书
——读冬梦兄《一只灰鸽》有感 潘 宙
102 睡佛 李伟贤
102 继续留白 小 寒
103 冬梦新诗三首 冬 梦
103 余问耕新诗两首 余问耕
104 一双手 巧 缘
104 石羚小诗三首 石 羚
104 风筝说 钟 灵
104 让希望飞翔 梁心瑜
105 母亲！我爱您 浮 萍
105 耀目的领引 邓佩诗
106 放风筝的季节 故 人
106 蜻蜓 严志章
106 雨点 （外一首） 文锦宁
106 春心 柳青青

缅甸之页

107 遗忘之乡——摆夷山 郭 森
113 我偶然路过深圳 林 枫
114 果敢的童年——村中的生活 天 路
116 回复地球人的来信 天 路
117 鹭岛影展感言 晨 阳
118 好姐 许世儒
119 小雨
——献给屈原 号角王崇喜
120 书中自有颜如玉 许均铨
121 泼水文化 许 琳
122 与你永恒 一角张芙秀
123 失踪的回款 许 云
124 One day（一天） 许世浒
125 梦中国 许世浒

柬埔寨之页

126 我们也看海去 曾家杰
128 外婆 朱祖仁
128 乡渡 朱祖仁
129 满载友情的海上游 蚁松裕
131 薛理茂杂感三则 薛理茂
133 四季平安迎春接福
——向五洲四海的老友故知致意 蚁松裕
134 罗珠新诗两首 罗 珠
135 金边及吴哥窟之行 江保志
137 永远的感动 郭晓红
138 沧桑拾遗六则 老 牛
142 永远的记忆 吴松元
143 回来 凡 夫
144 亦谈儿歌 凡 夫
145 姚洪亮新诗8首 姚洪亮
146 中国再圆太空梦 郭 庆

MU LU

目录

147 巴黎散草三章 江丽珍
153 妈妈的故事 林新仪
161 崇云阁里的梦
——读子美先生大集《钟子美散文诗选集》
《崇云阁诗词抄》有感 许昭华
162 我的梦——海外华人之情愫 许昭华
163 闪小说四则 许昭华
164 算不清的狗账 蔡丽华
166 柬埔寨的灵魂——吴哥窟 陈 予

泰国之页

168 边陲上的星火 梦 凌
175 钱演开 司马攻
175 品茗 郑若瑟
176 蝎子 今 石
176 鞠躬尽瘁 王志远
176 起飞 杨 玲
177 一见钟情 洪 玲
177 永世难忘 方 明
178 猎人 冯 骋
178 新潮人物 钟 祥
179 心灵的感动 梦 莉
181 与狼共舞 诗 雨
182 黑咖啡的下午——献给父亲 岭南人
183 世纪欢歌 赖锦廷
184 影子 梦 凌
185 刘再复先生访泰侧记 范 军
186 奢求 莫 凡
187 雅安四月天
——小诗联机支持雅安抗震灾 苦 觉
189 好心人 晓 云
190 癌魔却步了 吴静敏

汶莱之页

192 写给2013年 朱运利
193 汶莱华裔人物之三
——扑朔迷离的渤泥皇室成员王总兵 丘启枫
194 童年玩伴 梁友情
194 海港城市 林岸松
195 谦谦君子说林老
——悼念《亚华文艺基金会》董事长林忠民 一 凡
196 雪泥鸿爪，旅行的烙印…… 子 虚
197 自由的灵魂 林岸松
197 摩拉镇素描 梁友情
197 乡外的游子 林岸松
198 纵横半生 俊 亮
209 敬悼 沈维潜老师 丘启枫
210 河滨广场 梁友情
210 海螺 梁友情
211 “蛇”年“舍”我其谁 丘启枫

印尼之页

212 何必曾相识 青 笋
213 小林新诗三首 小 林
214 油纸伞下忆往事 夏之云
215 你的岁月写满我们的名字 符慧平
216 上海十一日 阿 理
219 雅京独特的天主教堂 陈东龙
220 童年往事 娅 菲
221 研磨乐趣 . 泡咖啡 妍 瑾
222 “M”字的遐想 金梅子
223 话 鱼 渔 夫
224 鬣羚 思 明
225 侨歌三段 于而凡
226 新诗三首 望 西
226 小林新诗三首 小 林
226 太阳 卜汝亮
227 盛进一个容器中 雨 村
227 体贴 北 雁
227 这个季节枕梦更寒 莲 心
228 债 于而凡
230 叶竹新诗两首 叶 竹
231 曾经对不起大自然的人 松 华
232 伊人新诗三首 伊 人
233 顾问的名片 林万里
234 椰林深处是我家 海 浪
236 迎战稿约之心声 燕飞翔
236 乡思涟漪 海 浪
237 写稿 雯 飞
238 悉尼岩石城风波 松 华
240 落花的颜色 郑 平
241 苦难缠绵看此生 金梅子
242 工作到死的人 符慧平

菲律宾之页

243 蹲下来与孩子说话 陈晓军
244 师出家门 杜鹭莺
246 诗三首 野 风
247 文字·游鱼·泪（外一题） 王 勇
248 开启诗心 林素玲
249 我与乞丐打交道 董君君
250 小诗一组 椰 子
251 平凡中的不平凡（外一题） 心 受

212 编后话
212 启事

千里之约 温馨难忘

◇ 骆宾路

2013 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世华文学研创会一众理事，在副会长王永刚住家楼下会客室以自助餐热情地迎接来自广西赴新马泰民间文化暨文学期刊交流考察团。

广西民间文化暨文学期刊交流考察团在团长蒋锡元、副团长黄桂秋率领下，于当日下午结束拜访马来西亚后，一行 23 人浩浩荡荡抵达新加坡与世华文学研创会碰面，相互坦诚地交流了新中两地的文学经验，相互学习的精神。

司仪王永刚副会长在欢迎会上的开场白说：“近日新加坡受到邻国烧芭的影响，烟霾迷茫，感谢广西的尊贵客人的到来，把漫天烟霾驱走，让我们能以新加坡万里晴空的开朗心情迎接大家。”

话音才落，赢得广西代表团众人的热烈掌声。接着司仪请世华文学研创会正会长吕振端博士致欢迎词。吕博士精神奕奕，阐述了新中文学界的深厚友谊，两地文学传统的相互影响，源远长流以及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系，同步发展的重要性。吕会长说今晚的见面，是个很好的开始。世华文学研创会今后也会走出去和各国各地的人民文学团体交流，扩展自己的会务。

接着由世华文学研创会秘书长欧清池博士介绍本会顾问郑九章先生及杨松年先生，当晚出席欢迎会的理事等与广西代表团认识。欧秘书长在会上简略谈了世华文学研创会成立的过程与成立后坚持不懈为本地华文文学及东盟十国华文文学的推广，不余遗力地工作。去年更完成了筹划了经年的《新华文学史大系·戏剧集（上册）》的编撰工作，并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联办发布会。今年将推出的大系有两本，即《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及《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上册）》。此外，欧秘书长也向广西代表团介绍了两本杂志的出版，即《新世纪学刊》与《新世纪文艺》。他也谈到中国厦门大学明年将在马来西亚开办分校。东盟十国华文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广西代表团团长蒋锡元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言，他首先感激世华文学研创会以东道主的热情主持今晚的交流会。与此同时也谈到两地文学交流的远景及意义，经常加强两地的联系的重要性。

广西民间文化艺术访问交流代表团暨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简称“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代表团副团长覃盛发教授在欢迎会上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发言提到，今天他们代表团一行 23 人在蒋锡元主任的率领下来到赤道线上美丽的阳光之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新马两国华文文学界的朋友亲切相会，心情特别美好。覃教授提到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和新马华文文学界的朋友结缘始于 2005 年。八年来，广西文化界和新马两地进行了多次的文化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互相支援的密切关系。作品的交流与日俱增，一部 25 万字的 30 篇评论《新世纪华文书列·新马文学评论集》在2006年由新加坡的斯雅舍出版了，这本集子凝聚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三个国家几十位华文文学家、评论家的心血，乃是世界华文文学家互相合作的硕果。覃教授最后说：“让我们一如既往，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为繁荣世界华文事业不断做出新成绩新贡献。”

覃教授的发言获得在场的人热烈的掌声与共鸣。

覃教授发言完，由世华文学研创会顾问郑九章代表该会会长吕振端博士亲笔书写的一幅中堂“淡泊明志”赠送给广西代表团团长蒋锡元先生；

世华文学研创会顾问杨松年代表该会赠送《新世纪学刊》《新世纪文艺》给广西代表团；《新华文学史大系·戏剧集（上）》主编黄治澎先生代表世华文学研创会赠送《新华文学史大系戏剧集（上册）》给广西代表团。

席间，大家毫无拘束地交流闲谈，气氛温馨，给大家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

压轴节目是广西代表团赠送他们出版的书籍、杂志给世华文学研创会，由会长吕振端博士代表该会接收这批珍贵的礼品。

大家余兴未尽，但已经来到了欢迎会的尾声。握别一刻，大家都在心里牢记住今晚的浓情厚意。



欢迎会上一角。右一打领带者为本会顾问郑九章先生，右二是广西访问团团长蒋锡元先生，左一是覃盛发教授。



本会顾问、理事列队欣赏远方的客人献唱‘山歌’。右起为黄治澎、吕振端、郑九章、杨松年、欧清池。



本会另一群理事列队欣赏‘山歌’。右起翁金翠、陈秀仪、陈美育、王永刚。



欢迎会上另一角。猜猜看，他们到底在倾耳聆听谁的讲话？



新加坡世华研创会顾问郑九章先生，其后为顾问杨松年博士。



宾主合照，离情依依！

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中国广西民间文化艺术暨世华文学交流访问团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

◇ （中国 广西） 覃盛发



今天，我们“中国广西民间文化艺术暨世华文学交流访问团”一行23人在团长蒋锡元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赤道线上美丽的阳光之国——新加坡，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界的朋友亲切相会，我作为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的随团成员，心情特别美好。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中新两国相距数千里，相隔几重洋。我们之所以能够“千里来相会”，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拥有向往和热爱华文文学这样一份深厚的情缘。我们大家都曾经努力并正在继续努力为不断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而奋斗。

我们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与和新加坡华文文学界的朋友结缘始于2005年。那年初冬，由海外一些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华人文艺家到广西桂林举行“寻根和学术交流”活动，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委派黎浩邦和我两位副主任赶赴桂林，拜会了著名华文文学作家、编辑家忠扬先生等。话别不久，忠扬先生即筹划以展示二十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多位华文文学作家创作成果为主要内容的《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刊·新马文学评论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特约黎浩邦先生和我在中国组稿编稿。当时，我们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因为在新加坡尚未独立之前，二十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就曾出现了韩素音等一批出色的华文文学家，他们的作品或描述殖民统治时期的社会现状，或反映日侵时期人民奋起反击侵略者的斗争史实，或展现国家独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华文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展现。于是，在忠扬先生和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蒋锡元主任的筹谋、协调和具体指导下，我们选定了广西以及北京、上海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28位评论家，对韩素音的《青山不老》等11部新马作家20世纪的作品进行了评介。2006年5月，一部30篇评论25万多字的《新世纪华文书列·新马文学评论集》由新加坡斯雅舍出版了。可以说，这个集子凝聚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三个国家几十位华文文学家、评论家的心血，是世界华文文学家互相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此后，我们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2006年年底，忠扬先生专程飞到广西，把稿费和编辑费送到了作者者和编者的手中，并进行一次很有成果的交流活动。2007年夏天，黎浩邦与梁结珠等四位广西世华文协会员到新马两国考察交流，受到《新世纪学刊》总编欧清池、作家骆宾路以及马来西亚《爝火》杂志社社长伍良之、编委杰伦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华文文学的创作、编辑等问题进行了交流。2008年至2010年间，忠扬、骆宾路、伍良之先后造访广西，与广西联络处的同仁进行了华文文学交流。

更难忘的是，这期间，忠扬、欧清池、骆宾路等新华文学家，一直坚持给我们寄赠著作。特别是骆宾路先生，每出新著都给我们寄送上百册。《新世纪学刊》《新世纪文艺》每期一出版，也都及时地寄赠我们，并邀约我们写稿。广西联络处觉得，这样的信任与鼓励十分可贵，十分难得，于是，积极发动、组织世华文协会员，努力应约。结缘8年来，我们已经有60多件作品包括评论得到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朋友的包容与关爱，得以在《新世纪学刊》《新世纪文艺》上发表，使我们的会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在此，我谨代表广西联络处和广西的世华文协会员，向新华文学界的各位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如今，《新世纪学刊》《新世纪文艺》已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艺术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它成了亚细安地区弘扬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重要平台；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艺术作品不断地在这个阵地上涌现，又通过众多的评论推介，这就不仅仅是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广泛地传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新华文学界朋友的这一不懈努力，让人们看到了世华文学光明而美好的前景。

今年是世华文协广西联络处设立十周年。我们正在对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谋划新的发展。今年初，我们已经在广西南宁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红豆》联合举办“世华文学（散文诗歌）征文大奖赛”，在刊物上刊登相应启事后，陆续收到了不少国内外的来稿，并选发了数十件。年底将进行评比，举行颁奖大会。另一方面，我们正在着手培养、吸收一些热爱华文文学的年轻人。正当年富力强的《红豆》文学社社长兼总编丘晓兰女士已经申请并获批准加入了世华文协。一些高校的年轻教师，还有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也踊跃报名。前些日子，知道我们要组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交流访问，他们还挤出时间阅读世华文学作品，撰写评论文章。我们刚收到不久的《新马文学大系戏剧卷（上册）》已经发来了评论一篇，尚有 3 篇正在写作之中。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对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的创作丛书系列、研究丛书系列的每一部著作都做到有所推介，有所评论。

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双方都在不断的努力、不停地向前发展。今天的相会交流，是双方合作的新起点，新动力。让我们一如既往，继续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为繁荣世华文学事业不断做出新成绩新贡献！

【作者简介】 覃盛发，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老教授协会秘书长，广西老教授协会副秘书长，新加坡《新世纪文艺》特约编务顾问，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理事兼广西联络处副主任。


团长蒋锡元致词


覃盛发教授发言



世华致赠纪念品给团长蒋锡元先生。


广西团代表赠送刊物


广西访问团副团长致谢词


访问团部分成员


黄治澎向广西覃盛发教授赠送由其主编的《新华文学大系戏剧集》（上集）

“根”文化研讨的盛会

◇ 晨 阳

壬辰年金秋，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文莱、泰国、新西兰、日本、荷兰、德国等华侨、华人作家、诗人近 200 人，齐聚鹭岛，参加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笔者有幸作为缅甸代表，应邀出席。聆听学习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论文报告，受益匪浅。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分厦门、绍兴两个地点举行，举办地点的跨地区性是本届研讨会最大的亮点。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艺董事会与爝火出版社、绍兴文理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

厦大在马国买好建校基地

10 月 21 日，研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厦大中文系周宁教授有一番颇为精辟说词：中国历经了一次孙中山先生为代表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政治革命，他当时走遍东南亚各国，发动华侨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得到了华侨华人广泛的支持，推翻了封建王朝；另一次是由邓小平先生为代表领导的经济革命，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得到了华侨华人的投资兴建，使中国繁荣富强。两次大革命都离不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热心、鼎力支持。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华侨华人，东南亚华文文学不可“边缘化”，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重要的学科。研讨会上还通告了一则消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要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已经在马来西亚买妥建校的基地。与会者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博以热烈的掌声。

此次在厦门的研讨会，来自陕西省缅甸归侨联谊会的马越民会长，缅甸归侨、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退休干部陈兆福与笔者 3 人代表缅华华文文学作者出席。虽然有关缅华华文文学议题不在厦门研讨，但马越民先生撰写的《缅甸华文文学的新篇章——从＜缅华散文集＞的出版看缅华同侨的情结》及陈兆福撰写的《缅华文史巨著第一品——赞 1936 年＜缅甸华侨年鉴＞》将在绍兴作为议题研讨。笔者携带 10 本《缅华诗韵》，5 本托陈兆福先生带去绍兴，另 5 本分别赠予厦门有关人士及研究会。

参加厦门研讨会期间，遇余四表兄、厦大海外教育学院教授蔡师仁先生，向与会的缅甸代表及笔者提出：第十届能否设议题研讨缅华华文文学。笔者无以言对，一余乃沧海一粟，且逾花甲归侨之辈，视名利为粪土；二余历来之见，缅华华文文学若无仍居缅甸作家、诗人积极参与，并得于缅甸本土华侨华人的经济支助，是不可能完整的，充其量只能是下下毛毛雨而已。如今，“毛毛雨”已下，相继出版的《缅华散文集》、《缅华诗韵》以及狮城《缅甸新文学网》、年轻一代的《五边形诗集》，坚信将如雨后春笋，缅华华文学的春天一定会来到。

文缘幸会情意浓

◇ 余问耕

去年，我们寻声诗社获邀请到马来西亚参加第十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八月初，冬梦社长因为需上医疗讲座，临时不能出席，浮萍和笔者代表寻声诗社应邀参加盛会。

我们提早一天到达吉隆坡，得到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李忆菩女士等前来接机，并为我们安排了云顶旅游，住宿等。第二天早上，李忆菩女士又带领泰国，文莱的文友和我们到市中心游逛。

8 月 4 日上午，文艺营在林登大学礼堂召开了。我们聆听了各会员国文友代表的会务报告，笔者也向各国文友报告了越华文坛的活动，出版书籍等情况；这些报告使大家增进了对地区华文文学的发展情况的了解。

本届大会还颁发了《第十三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给马来西亚的冰谷、印度尼西亚的金梅子、文莱的无极人、菲律宾的林炳辉、新加坡的成君、泰国的范模士和越南的余问耕等文友。

会议期间，笔者发表了《从越华文坛近期出版的诗集说起》一文；又聆听了各地文友发表的论文，获益不浅；此外，除了本届文艺营的会刊等外，又得到各地文友签名送赠的书籍，可谓收获丰盈。

因为会议结束后，我们要乘机到新加坡去和当地的文友交流，带太多的书籍行李会过磅，而酒店又没有托运服务，幸好李忆菩女士帮我们把那约 10 公斤重的书籍先寄回越南。

我们这次到新加坡去，承蒙陈剑先生帮我们预定旅店房间等。旭阳文友亲到机场接我们到旅店，带我们游逛，午餐。当晚陈剑先生宴请吃饭，出席的还有旭阳，邹璐文友。故人相聚，叙旧言欢，幸好大家都身体安康，感到十分欣慰！在新加坡期间，郭永秀，林锦文友也抽空宴请我们餐聚；邹璐文友送给我们晚晴园的上等香料和香味肉干等等；寒川文友也带领我们和印度尼西亚来的三位文友一起到访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跟《锡山文艺》编辑部的文友交流饭聚，又带我们参观了华侨中学，植物园等。欧清池博士伉俪在黄昏时候驾车载我们到海滩看海景，吃海鲜，喝啤酒，与我们谈及《新世纪文艺》出版的种种苦乐，欧博士的坚持耕耘，实在令我们敬佩感动！我们享受着那海边的凉风，黄昏时的浪漫，又饱餐了啤酒佳肴，——可以说，新加坡诸位文友的热情招待，为我们的新加坡之旅画上了一页页温馨美好，令我们感动难忘！回越时，文友们赠送的书籍诗刊又塞满了我们的行囊。啊！希望能再有机会，让我们能在西贡欢聚。

回越后，我们跟李忆菩女士一直保持联系。春节前，我们接到电邮，知道李女士家庭将于今年 3 月到越南旅行，要我们帮忙安排行程，与寻声诗社的越华文友交流等等事项。我们知道了都很高兴，并积极地做好了接待的准备。

3 月 5 日我们到机场迎接李女士、其夫君陈毓翰先生和她千金陈晴后，带他们到堤岸天后宫，海南会馆，统一会场，圣母大教堂，市邮政局游览，并于当晚在温莎大酒店内的银庭大酒楼举行接风晚宴，出席的有寻声文友江国治、故人、浮萍、小寒文友和笔者。大家谈得很投契，把彼此的距离都拉近了，像老朋友一样谈笑甚欢。

随后的几天，我们一起参观了战争证绩博物馆，又前往了古芝地道，使马华文友更深刻的体会到抗战时期，越南人民所承受的灾难与苦痛。小寒文友陪同李女士家庭参加旅行团到南部水乡美拖，槟椥观光，去感受南部水乡人家的生活。在江国治文友的引荐下、浮萍、笔者又陪同李女士家庭到头顿海滩旅游。顺道到克奕黄德成先生经营的农庄去参观，使了解到华人在越南落地生根，创业的种种苦乐。

3 月 10 日晚上，寻声众友与李忆菩文友交流，李忆菩文友把她出版的文集，小说等送给我们，李思达，李伟贤等文友也把作品送给李女士。大家还谈了对文学创作的一些心得，对（下转 7 页）

“一颗种籽”的沉思

——亚细安动地吟观后感

◇ 侹 洋

由马来西亚吉隆坡林登大学赞助，马华作协主办的第 13 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 2012 年 8 月 3 日至 6 日，在吉隆坡林登大学隆重举行。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越南、印尼、文莱、菲律宾等 8 国的作家作者、诗人，齐聚一堂，共商、交流亚细安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发展。笔者有幸作为缅华华文作者代表团的代表与会，于 8 月 5 日晚，观看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华总文化委员会联合举办 “动地吟”的以诗以歌以舞演出。源自现实生活绝伦妙句的诗句配予优美旋律精彩的演出，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扉，勾起我一番的沉思……。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首鲁迅先生 1934 年 5 月赠予日本友人新居格的诗作为演出“开场诗”，明示了“动地吟”名称的由来，有先声夺人之妙；整场表演均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原汁原味的现代诗，由懂音乐的诗人自创配乐，且朗诵演员即诗歌原作者，配予乐器王子吉他美妙的音律，富于寓意的肢体语言舞蹈。令观众沉浸在诗韵的海洋，得于一种绝妙的美的感受。

最令我印象颇深刻的是傅承得先生的“一颗种籽”的诗曲表演。诗人以比喻手法，将一颗种籽得于植种成树，树茂成林的简单道理，寓意着马华华文文学的每一个作家、诗人，犹如“一颗种籽”，勤于耕耘，坚持华文文学创作，必能绿树成林，我为此予以喝彩与热烈的掌声。

综观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近况，普遍存在着“断层”与“被同化”的现象。即使是华人占 75%、华文华语能流通的新加坡，年逾花甲的文友们也坦言无不担忧华文文学创作后继无人。此次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与会的缅华华文作者代表团 6 人之中，3 个是 80 后的作者，于是，获马华作协颁发“热心推动【缅华文学】荣誉”奖状。惊喜之余，深感“推动”只是一种外部条件，即外因；试问，有温度但孵化的是一粒石头，而不是鸡蛋，能孵化出小鸡否？诚然答案是众所周知的。

新加坡文艺协会副会长成泰忠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与国际声望的提高，必然将会推动我们华文文学的发展，但要真正发展华文文学，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作为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创办单位的代表，道出了与会者的心声。

缅华华文文学曾经有过 20 年的鼎盛时期，可谓风靡一时东南亚；如今，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华文教育、华文文学也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已经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正在得于慢慢填复，近两年相继出版的《缅华散文集》、《缅华诗韵》，犹如缅华华文文学的“一颗种籽”，撒播于缅华华文文学坛，愿其树茂成林吧。

（上接 6 页）文坛现象的看法等等。直到十时左右，交流晚宴才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这几天，客人品尝了越南南中北部的各式美食，对这种种美食赞不绝口！

在这短短的几天，客人对越南，越南人民的生活习惯，对越南的文化都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同时，重要的是：两国的文友能透过这样的交流，加深彼此的认识，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李忆碧文友还表示希望我们越华的文友能安排时间到马来西亚去看看那边的文友。

我想：以文会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无论是参加文艺营，笔会，研讨会等，或者是文友的互访，都是值得推动的。能有幸参加第十二、十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能与世界各地的文友互访交流，特别是这次马华，越华文友的交流，更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大乐事。

反讽与张力

——试论骆宾路微型小说创作

◇ 陈金花

骆宾路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成就斐然，在小说、散文等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华文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不断发展前进。微型小说集《今早没华文报》，作者谓之“带刺的刺猬之作”，旨在针砭时弊，对社会有所裨益。诚然，骆宾路先生以其敏感的视角，细腻的观察，犀利的笔锋，将社会百态展现在读者眼前，发人深思。

一、人狗错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曾无不赞扬，“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然而在骆宾路先生笔下，宠物与人往往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二者境遇的悬殊，揭示出人不如猫狗的悲惨状况，反讽效果浓烈。在《人狗错位》一文里，作者冷静地叙述了女佣琳达间接被狗炒了鱿鱼的过程，辛辣地嘲讽了“人狗错位”的荒诞，揭示了当今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二》中，作者开宗明义指出，“今天是陈老头第三次到珍珠大厦一家卖三枪牌的衬衣店挑选衬衣。”陈老头在犹豫中终于买下了两件衬衣——二十元。儿媳则无意间给其小狗买了过百的衣服，也是两件。小说充满戏剧性，老人为二十元反复掂量、盘算的同时，狗却得意地穿起昂贵的衣服。老人的待遇与狗的待遇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这荒诞的场面把二者境遇的悬殊暴露无遗，涵蕴深刻，可谓言微意深。骆宾路先生对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与焦灼，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关怀。

二、金钱至上

骆宾路先生把笔伸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揭露盲目追求金钱对整个生存环境的腐蚀与毒害。《一个椰子》一文，短短几百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高楼大厦取代椰子林；汽车、钞票占据椰子林的故事。弥留之际的邱老头对一个青椰子的渴望，使年轻一代驻足反思。老与少、物质与精神、社会的进步与环境的破坏；在冲突中凸显故事的张力。《喜多郎的长发》以戏剧性的情节，揭示了“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做”的病态社会现象。三十年前，喜多郎被桃花岛移民局禁止入境，缘其长头发是颓废派，会教坏青少年。三十年后，赌场等能赚钱的次文化都能进来，更何况是留长发的喜多郎。正可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反讽效果强烈。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模糊了整个社会对艺术、思想、精神等层面的重视。

三、代际冲突

面临自然生态失衡、老龄化问题、交通混乱等一系列社会普遍问题，我们感受最深的恐怕是作者对华语、华文日渐式微的沉重叹息与担忧。在家庭观、伦理道德观等方面，华人与当地民众有较大区别，甚至与自己的下一代有着严重的冲突。《骑脚踏车的日子》、《老爸要讨一本华文词典》、《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四》等篇中，通过揭示年轻一代放弃华文学习的现状，含蕴了一个老华人对青年一代抛弃传统中华文化的深切痛楚与无奈。在《我懂英语》中，通过对比华人与英国人对待华文迥然不同的态度，调侃了陈瀚文因为华文知识欠缺而失去工作机会，而洋人史班固则去大陆进修古典诗词。批判了陈瀚文作为华人“数典忘祖”的愚昧行为，进一步歌颂了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受到世人敬仰，从而呼吁华人重视华文，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居安则思危，在华文受到英文强烈撞击下，老一辈华人不禁呼喊“何处寻家”。在严重的冲突、巨大的张力下，我们感受到华人在世界大潮流下的精神焦虑与不安。寻家，即意味着寻根，寻找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寻找自我身份的体认。这正是骆宾路微型小说反讽与张力艺术范式的精神内涵。

微型小说囿于篇幅的限制，无法承载复杂的叙事、曲折的情节、丰富的人物形象。但骆宾路先生以其敏感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不断变换切入生活的角度，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警醒世人，充分展现出一个文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关照。



人性关怀，如诗如画

——冬梦散文《短文三则》简评

◇ 陈金花

散文创作虽无力承担宏大叙事，构筑历史长卷，但往往以其真情实感紧扣读者心弦；以其涓涓流水般的从容力透纸背，打动读者。在我看来，越南华人作家冬梦先生的《短文三则》（2012 年 8 月《新世纪文艺》第九期）无疑是这类佳作。

在《转飞花》中，作者以富含深情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寒冬早晨的画面。萧肃的寒风吹落了满树的繁花，“一地花瓣旋扬，这好看而伤感的画面”，引发作者无限感伤：是美丽还是残忍？晚晴文人龚自珍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赞誉落红牺牲自我、默默奉献的精神。花开花落本是自然规律，司空见惯，作者却醉心于此情此景，驻足停留，感时伤怀。不禁让人想起林黛玉一首《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抒发的幽怨与凄凉。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借助寒冬早晨这一幕美丽而忧伤的画面，传达自我敏感的内心，对世界万物的关注与思考。“一朵花可带来丰富的灵感让我去写一首诗”，一花一世界，作者赋予落花这一意象灵魂，与自我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联。“逆转飞花，无墙无栏，无定无向”，寥寥数字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转飞花的喜爱与怜悯，更透视出一个作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不断思索。

《缘仍绕道》以不足三百字的篇幅勾勒出“我”与邻人——一个秀气、飘逸的三十岁少妇不期而遇的画面。“缘”让我们巧合相遇，虽只是点头、微笑这样细微的举动。“一个点头、一个微笑”表达了作者对他人的关怀之情，反映作者内心的朴实与真实。“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作者以其敏感的视角，细腻的体味把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的（得）如诗如画，感人至深。《险别爱妻》则围绕妻子旧病复发“我”前后内心的焦虑与担忧为线索，追叙了“我”与爱妻二十年来心心相惜、互相关心的深厚感情。虽没有华丽的语言与夸张的修辞，但作者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却足以让读者为之动容，引起共鸣。从医生宣布妻子只有一线生机时，“我”内心的不安与悲痛，到确认妻子脱离死神魔爪时，“我”的释然与惊喜，无不折射出作者与妻子之间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人情怀。这份浓得可以手掬的情感，它既不是信誓旦旦的承诺，也不是汉乐府民歌中“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的宣言，而是一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令人回味与铭记。冬梦先生用其创作实践诠释了古往今来关于“爱情”这一母题的深层内涵，还原生活面貌，探查人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冬梦先生文笔流畅简约，注重细节描写，赋予世俗、凡常的人生以饱满的精神性情感，把日常生活描绘得如诗如画。在其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下，我们感受到他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女性人生价值的自我追求

——评郁金香的自传体小说《夕阳斜晖》

◇ （广西－张淑云）

郁金香，原名翁金翠，1952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莆田。1969 年毕业于立化政府华文中学。后负笈英伦学习美容。受其先生著名作家欧清池的影响与熏陶走上了创作之路，于 2012 年 10 月出版自传体小说《夕阳斜晖》。这部小说是作者人生故事的延续，是经历与创作、文本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的交融与统一，正如小说后记所说：“故事中的情节有些是虚构的，甚至是夸大的，但也有些是真实的，故事中好像有你也有我的影子，但不必讶异，毕竟你我都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现实里。”作者在小说还原了真实的自我，同时也还原了每一个自我奋斗的女性真实自我。

一、自传性的题材选择

题材的自传性是指作家把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获得真实、亲切、动人的艺术效果。纵观中外文学史，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创作较男作更为丰富。五四时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凌叔华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自传体小说《古韵》，海外华人女作家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张爱玲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旅居美国写成的《小团圆》，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当代女作陈染的自传体小说《私人生活》等等，都是较为出色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勾勒出不同时段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成长史。

郁金香的小说《夕阳斜晖》中的女主人公吴立亭就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塑造的，她的身世经历、性格都与作者本人有相似之处。故事中另外三位女主角的原型也是作者的好朋友。小说中的情节包括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小说内里的几页上都印着作家郁金香本人及她的阿公、父亲、舅舅及好朋友的照片，小说的每一页纸、每一句子甚至每一个字都渗透着作者的影子。在小说中，郁金香将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说：“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 郁金香的《夕阳斜晖》正是表达女性自我发现的过程，原生态地还原自我生活的小说。

《夕阳斜晖》叙述了女主人公吴立亭从出生至今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小说共分八章，从“童年往事”写到“黄昏之恋”，从“社会缩影”写到“生活箴言”。小说开头的第一章，展现的是吴立亭的童年生活。父亲吴伟志在立亭未满周岁时，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口号号召下瞒着立亭母女俩返回大陆，从此音讯全无。立亭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经历了贫困与受歧视的艰难生活。失去父亲的遭际，寄人篱下的生活，寂寞单纯的童年视野，构成吴立亭童年记忆的底色。只有阿公对她疼爱与教诲的话语，构成了她幼小心灵对世界的认知和感情。这也让立亭学会了自立自强，长大后独自去英国深造美容美发技艺，经历艰难曲折之后终于走向事业的成功。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存、奋斗和成功的故事。郁金香以女性独特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书写，描写了职业女性的个人生活和精神追求，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

《夕阳斜晖》这部女性自传小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个性。女主人公立亭遭遇了亲情与爱情的双重伤害与背叛，又经历了异国的漂泊旅程，这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复杂的人生体验，是对女性个体经历真实性的再现。小说彰显了作

者独立的人格意识和主动把握命运的人生态度，因而具有更为开阔的艺术境界。

二、简洁明快的叙事风格

为了使自己创作的小说真实性不受到怀疑，许多自传小说作家习惯采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故事。而郁金香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这是一种全知性视角，能够更加真实而全景式地再现女主人公崎岖的人生道路。第三人称叙述者具有观察、透视女主人公身外事件与人物的特权，能更好地表达特定意义，这是第一人称叙述所不具备的优势。如，作者开篇写道：“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家家户户都忙着包粽子，王金珠的肚子开始阵痛，折腾了一夜，隔天一个瘦长，皮肤黝黑的女婴出世了。”[2] 正是这种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把女主人公吴立亭出生时的情景展现出来。小说《夕阳斜晖》采用一种单一的叙述视角和历史性的叙述方法，视角随主人公的成长而变化，按时间的线性发展来叙述个人历史和事件。尽管是琐碎生活细节的讲述，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视点和语调，主人公孤寂而漫长的成长体验，才得以真实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叙事上作者采用自传与小说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确保了基本事件与细节的可信性，立足现在回忆过去的视点使叙述更加充满张力。另一方面在保留真实可信的事件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小说可以施展的虚构空间，使作品更具艺术审美价值。郁金香在传记与小说之间自由徜徉，将真实与虚构毫无痕迹地衔接起来，创作了既具有艺术美又具有情感真实的小说。

“小说语言的经营，不论长篇、短篇，都应力求准确，将欲传达的意思或气氛，以最正确的字眼来表现，如射箭般，枝枝射向圆心，不偏离焦点，总以枝枝命中为最高要求。”[3] 在语言的运用上，《夕阳斜晖》的叙事语言简洁明快，准确精练，通俗易董，形象生动，没有过多繁复的描写，读来给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作者对人物并不作细致的刻画，而是一种白描式的勾勒，通过本色化的语言描写把人物的性格展示出来。什么是本色语言？“简言之，就是语言必须符合说话者的性情、气质、身份、地位、阅历和文化水平等，必须符合人物的声口，即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话语要和人物的现实处境相符，这才叫本色。”[4] 如，当大家得知芊蒂的体检报告结果是乳癌时，每个人都泪眼相对，心乱得不知该说什么好，芊蒂开口说：“幸好是第三期还有得救，你们哭什么！快替我安排最好的专家来治疗。”[5] 这简短的两三句话便把芊蒂坚强乐观的性格写出来了，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三、现代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

郁金香跻身美容界数十年，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女性，了解女知识分子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因而她的小说主要反映了职业女性人生的悲欢离合，尝试着寻求女性自强的出路。《夕阳斜晖》的写作主体是女性，它的言说视域是女性对自身主体位置的探寻和构建。郁金香深刻体察到职业女性面临的情感困境，带着女性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以开放、自由的女性意识，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进行了理性的思索。不管是如一地鸡毛般的现实生活，还是丰富多变的主观感受，抑或是女性心灵深处的独特生命体验，郁金香都能通过她的笔生动地展现出来。郁金香以现实中的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几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了现代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

郁金香通过自己的自传体小说，不仅用自己的个体经验表现了时代生活，而且也展示了女性对独立人格精神的追求。经济的独立是女性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女性要获得独立的人格，首先要摆脱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创立自己的事业，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夕阳斜晖》中的女性人物能够深切地体认到这一点。

女主人公吴立亭对所从事的第一份朝九晚五的书记工作感到乏味，于是半工半读修完夜校的高中及美容课程，改变了她的人生。她结识美容院老板娘林芊蒂，在芊蒂的支持下，立亭与童年好友逸兰一起到伦敦的顶尖美发学院深造。在英国学习的日子，立亭克服了生活、语言、文化各方面的障碍，勤奋用功。这段海外生活的经历，使她的思想变得成熟和开通。回国后，立亭与分居的丈夫最终离婚，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挫折期，然而立亭并没有消极，而是渐渐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美容事业做得蒸蒸日上。林芊蒂性格倔强、待人随和、事业心强，与姐妹合作创立新加坡的美容品牌。蔡逸兰是善良、秀气的，虽然爱上有妇之夫，但她不为钱不为利，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能够自食其力，为了爱情全身心地奉献不图回报，在人格上也是独立的。这种女性的独立意识正是现代女性所需要的重要品质。

这些在社会上打拼的女性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有自己生存的位置，在经济上完全能够独立自主。不仅如此，她们还能够把握生活的真谛所在，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实现对现实的独特思索和追求，不陷入追名逐利的泥潭，在精神上也是独立自强的。芊蒂战胜病魔，悟出人生真谛，要珍惜生命品味生活，于是移民澳洲，过着修身养性的退休生活。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无论结局是喜是悲，总有落幕的时刻，在落幕之前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活得自在快乐精彩，当生命调谢时脸带微笑挥挥手鞠个躬，不带一点遗憾潇洒的走，即便掌声再怎么嘹亮响起，幕布再也不会再次卷上，这就是完美的人生！""劝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6]这是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的人生取向，宠辱不惊，活出自我，活出精彩。郁金香通过这部女性自传体小说，展示了对女性独立人格精神。

四、结语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女性始终在努力探索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途径，而女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是女性自我心灵外化的重要途径，传达了女性人格精神的发展历程。郁金香通过自传体小说的写作，不仅呈现了女性个人的成长记忆和童年体验，还勾勒出职业女性群体的生命情态与鲜活历史。《夕阳斜晖》并不仅侧重于故事的讲述，同时还执著于女性内心世界的袒露。透过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作家自我真实而纷繁的内心体验，作家将自我最大限度地嵌入到小说之中，完成自传性叙事。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 188 页．
2、3、6. 郁金香．夕阳斜晖 [M]．新加坡：新加坡斯雅舍，2012，第 1 页，第 74 页，第 103 页。
3. 张堂錡编著．现代小说概论 [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 98 页。
4. 赵录旺．《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 164 页。



《今早没华文报》中典型意象的文化分析

◇薛燕杰

骆宾路的微型小说集《今早没华文报》，计收 74 篇。每篇都短小精悍，寥寥数语便绘制出了桃花岛优雅社会的另类风景线，用浅显、生活的语言谱写了一部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寓言，刺痛了读者的神经。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打破了新加坡文学“温情叙述”的魔咒，借用丰富的意象剥开桃花岛太平盛世的表象，表达出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关怀。

首先，借用“椰子”等植物意象表达了作者对新加坡城市化之前昔日旧景的怀念，蕴含了作者对城市化及交通混乱等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一个椰子》中的邱老头在弥留之际最大的愿望是吃一个自家树上摘下的青椰子，无奈城市化蚕食了“亚答屋”，老人记忆中的椰子园也变成了一幢幢的高楼大厦，邱老头终带着遗憾离世，给儿子及读者的“心树”上都挂了一个沉甸甸的椰子。

其次，借用“狗”“蚂蚁”“牛”“猫”等动物意象折射出新加坡人民的生活现状，尤其是老年人、失独父母的生活困境。《人最窝囊》《蚂蚁没有国王》《两只蚂蚁误闯入一家眼科医院》等通过蚂蚁的眼睛看出了人类生活的艰难，权利、金钱、病痛无一不侵蚀着人类的灵魂和肉体，幽默的语言中透露出辛辣的讽刺。新加坡的青年一代逐步被西化，在语言上、思维方式上与父辈产生了隔膜，“孝顺”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在青年一代的心中荡然无存。如《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系列中通过老人与狗之间的对比，表现了年青人在生活中对父辈的冷漠与鄙夷，老人院的孤寂生活是新加坡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如《优雅社会十二生肖图解》更是借动物意象对桃花岛的社会进行了全景“拍摄”，医患之鼠、劳力之牛、赌场之虎、顺民之兔……等十二生肖成就了社会万花筒，对现代文明社会提出了质疑并给现代人敲响了警钟。

最后，借用“成语”“字典”等华文意象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失落、华文逐步消亡的担忧。《不幸踩正了这条成语》与《喜欢和成语玩游戏的人》中的麦老头偏爱华文成语，而在这个被西化了的社会中，华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桃花岛华文与这些老人的命运一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在《老爸要讨一本华文字典》中杜旺发的父亲死后托梦给儿子说：“烧本华文字典给我吧，我看你家里也少了这个东西。我想十有八九，你是文盲了。你连你老爸的华文名字都写错。”，两辈人之间中华文明传承的锁链断裂了，华人社会对华文数典忘祖的现象屡见不鲜，华文被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新一代华人对华文的漠视才是令人最痛心的。

骆宾路先生用文字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新加坡现代社会的窗，用最简明的语言痛击社会的恶劣、腐败现象，将鲜明的爱憎蕴藏在丰富的意象之中，等待读者自身去发掘和体会，希望通过微弱的呐喊，对现代社会及华文起到一定的疗救作用。

背影灼灼，父爱浓浓

——品评郭乃雄散文《背影》

◇ 蒋 励

有些人，你当面遇见也不一定印象深刻；而有些人，即使只是擦肩而过，仅留浅浅背影，也是不可相忘。那么读罢《新世纪文艺》第八期越南之页郭乃雄先生的《背影》，你必将感受那不可相忘的父亲形象以及父子之间满溢的父爱亲情。文章选取角度独特，情感抒发自然朴实，可说是一篇抒情散文的佳作。

（一）背影灼灼，刻画入微

父亲在常人眼中总是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们习惯于靠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文章中父亲的形象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表现，听到“我”说蟋蟀跑掉了，父亲在确保“我”的安全的同时开始帮“我”去追赶蟋蟀。“只见瘦削的白衣背影，徐徐向前移，差点掩盖在车水马龙的往来背影。”“聪明的父亲，没急忙俯身去捕捉，只是冷静地紧盯蟋蟀逃亡的方向，用它不大敏捷的身手，绕过逐辆迎面而来的车子，斜斜走过马路。”，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体型瘦小身手并不太敏捷的父亲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找寻儿子的心爱之物，在他眼中儿子的笑容似乎比自身的安全更加重要。父亲先前还不大敏捷的身手在捕捉蟋蟀的过程中仿佛变得灵活了起来，只见他“白色的背影一下子往左扑，一下子往右追，不消一会儿，父亲的衫背湿透了一大片”。经过父亲不懈的努力，最终将蟋蟀‘缉拿归案’在儿子的眼中父亲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真是个武林高手”“他才是我的威武大将军”。这些大概就是童年时期我们所最崇拜的英雄形象了。父亲的形象就在这捕捉蟋蟀的腾挪辗转中获得了升华，瘦削笨拙的身影也变得高大而又轻盈。童年的作者眼中满满的都是对于父亲的崇拜，那承重如山的身影也就深深的镌刻在作者的头脑之中。同时也让我们记住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二）父爱浓浓，全在我心

父亲为了儿子在车流阵中奔波，小小的“我”也是内心震撼，父子情深尽显在“我”内心的变化中。整篇文章在蟋蟀跑掉——父亲抓蟋蟀——将蟋蟀逮捕归案的情节中展开，虽然情节简单，但其中“我”的内心经历却并不单调。从开始“我挪前扯住父亲的衣角，顿足狂喊，生怕溜掉两只小宝贝”再到后来“焦点落在父亲的背影上不再是两只心爱的蟋蟀，好生后悔自己的鲁莽”到“转而痛恨那两只顽皮的蟋蟀”。心爱的蟋蟀的地位是一降再降，而父亲在“我”眼中却是越来越重要。这些变化都是“我”在目睹到父亲努力为“我”付出时产生的。父亲笨拙的（地）为“我”抓蟋蟀，“我”却是越来越关注父亲而不再是那两只顽皮的蟋蟀。没有煽情的言语表现却更加打动人心。

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看到父亲在车流中穿梭时我感到“车辆发出隆隆咆哮，仿佛是冲着我们两父子”而后父亲顺利回归时，则是“每辆车都低姿态地、主动地、安静地绕在他身后”。父子两人齐心战胜了困难。就像是电影中英雄最终战胜了坏蛋一般让我们也跟着一起欢呼雀跃起来。可以说作者的文章因为其真情实感而十分具有感染力。

好的文章让我们不见其声但闻其人，而郭乃雄先生的《背影》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父亲的背影入手，以其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以及自然流露的情感塑造出一位朴实慈爱的父亲形象。父爱如山，虽经时间磨洗而不削其棱角。可以说是一篇情真意切，自然朴实的抒情佳作。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读靖竹散文《攀越巍峨的高山》

◇ 方 洁

古言有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我们做事情要从当下开始，从身边开始，从自己开始。不能好高骛远、舍近求远、化简为繁，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适得其反。

偶然读到菲律宾作家靖竹题为《攀越巍峨的高山》的一篇散文感慨颇多。在文中作者举例说明现在许多人对于解决事情总是舍近求远、化简为繁。比尔盖茨给希望进入微软的面试者一个问题“怎样移动富士山？”面试者们一个个觉得不可思议但又尽力发挥想象力试图移动富士山，但是最终得知答案竟然是“富士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要从自己做起，我们在面对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时常常忽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能动性。我们寄希望于他人或是转责任给别人，这样我们还能做好什么事情呢？强调责任意识、个人担当是很重要的社会课题、教育课题。

无独有偶，作者自己身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故事。作者大儿问道：“计算机无法开机时该怎么办？”他的应聘者们也是百般无奈各种拆机、各种检查，都未能令人满意。结果作者一语道破答案：“看看电源插头有没有插上”。是的，这个故事又告诉了我们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化简为繁，舍易求难。作者以这样的小故事告诫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预先梳理自己的思维逻辑，从细微处找到问题的症结，不能好高骛远否则只能与真理擦肩而过。

“你必须以你手中的牌去玩，这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得拿着，你应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这是文中作者引用的美国故总统艾森豪威尔母亲的话。有些无奈，但是又那么刚强不屈、决绝坚定。以手牌比喻人生，恰到精妙又易于理解。是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如同一副拿在手上的牌。我们只能暗自接受，只能将好的、坏的统统放在自己的心中，可是人生在世我们就是要让自己过得更幸福些。所以我们就要以这副牌为基础认真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求得最好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从现有的做起，不要奢望不属于自己的，不要抱怨世事的不公，那样只会徒增无奈、伤悲。我们要以自己的一副牌为基点，做自己的事情，过自己的人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好好做准备，尽力去争取。踏实稳健的一步步走着，坚定且从容。

靖竹从三个故事得到了启发，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这篇散文似乎是迷茫海洋中的一座灯塔，瞬间让行船者豁然开朗。作者简洁有力的文字让人动容，确凿坚定的说理使人信服，意味深长的抒情令人心生感慨。

人生要翻越的山很多，眼前的一座山之后还会是更雄伟的、更巍峨的山。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总是困难重重、烦恼多多、磕磕绊绊、步履艰辛。但是人之伟大就在于预见艰难困苦却仍会坚强努力前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早就给我们指出了前行的路，那就是积少成多，从当下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攀越一座座人生的高山。

乱世书香成追忆

——读潘宙《藏经阁》

◇ （中国·广西）何 佳

藏经阁，原是指寺院讲经说法藏经的场所。潘宙的《藏金阁》一文，将他少年偶遇的一个藏书的“狭小不容回旋的小楼”戏谑地称之为“藏经阁”，追叙了自己年少时遭遇兵燹乱世于书籍中追索人生的种种答案，为自己建立了另一个精神的王国，以此抚平年少乱世的躁郁不安。这是一部小小的阅读史，也是一部成长史。作者成年之后追忆，乱世历历在目，然而仿佛书香犹存。读罢此文，我仿佛看到乱离人世中一个少年安静地坐于一间挤满书籍的阁楼，正用他略带迷惘而清澈的眼睛经历书中世界。

在作者的追忆中，书籍与乱世相伴少年成长，既有对乱世的哀叹愤慨，也有对书籍的欣喜感激，读来既让人为作者年少生逢乱世而怅惘，又为少年对书籍的甘之如饴而感动。

作者之所以说“‘藏金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由于少年所身处的时代背景。作者指明是一场大战之后，作者虽未指明是什么战争，但是作者对战争是厌恶的；“少年所处的属于战败的一方，所必须承受的改变因此更多、更巨大、也更难适应”，作为“战败方”而存在的一员，少年是无从选择的，平凡渺小的个人在历史中总是无辜的受难者；“少年周围的成年人也都迫不及待地和战败者划清界限”，乱世中人人自危，敏感多思的少年更是孤独的。

素喜阅读的少年，在那个“每个人都把自己家里有可能被扣上反动、颓废、腐化等罪名的书籍烧个精光”，这对少年是不啻于一个比战争更大的打击，“烧书的火，未尝不是战火的延续。”更令作者心痛的是：“除了生命、家园，还有书籍，以及随同书籍一并被摧毁的，则是少年这一辈的人和故国的联系，地理上虽是近邻，实际上每一方面都遥不可及的故国。”即使长大成人，即使战乱过去，战争所留下心灵的创伤，仍然令作者悲叹不已：战争摧毁的不仅是生命、家园、书籍和文化，更是将自己与祖国之间现实的、文化的血脉一一斩断！意识与接受到自身生命的断裂，内心要经历怎样的创伤与决绝！

幸好，“书是烧不尽的”，少年从偶然保留的“藏经阁”里“开拓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盛世”。体积不大的“藏经阁”，“不知怎地就能容纳一整个世界”。少年蓬勃而倔强的生命力从阅读里得以释放：从这个阁楼里阅读的小说、丛书、文学杂志，“足以勾画出六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个模糊的轮廓”，甚至读到自己“这一代人的惊惧与惶惑”，英美床边小说、留学生文学等等等等。与“藏经阁”外波涛汹涌的现实世界平行而生的是沉寂无声书页中的“不同时代、不同土地上，一样渺小的个人、一样的挣扎”，然后，“少年好像有点明白了”，少年对于人生、乱世的种种质疑方才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些曾经在“最不利于阅读的时代”被少年认真阅读过的那些书籍的下落，少年长大成人后无从知晓，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在作者的心目中，“藏经阁”不仅提供给了少年可供阅读的书籍，更为他的灵魂提供了庇护，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与更好的可能性。

在潘宙《藏经阁》一文中充满古意的文字之下涌动的，是作者对年少乱世的感怀，是对走过乱世时有书相伴的庆幸，是一个读书人对于自身成长的回望！我们都看到了，那个孤独的少年，在乱世之中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精神上的“藏经阁”，在书香的世界里沉醉地载沉载浮。

舞步翩跹踏韵来

——评忠扬的《拟声词手册》

◇ 中国·广西·姜新宇

汉字是美丽的精灵，她用婀娜的身姿为我们飘动霓裳；汉字是文明的使者，她用灵动的气韵为我们舞步悠扬。伴着节拍起舞，我们时而踏入历史的长河，时而卷入文明的浩海，时而梦回大唐，时而醉卧沙场……

汉字，总是用她的变幻莫测为我们传递一个文明古国的娓娓诉说；汉字，总是用她的博大精深为我们展示知识宝库的高大巍峨。汉字用她强大的组合能力，让我们能看到美丽的画，让我们能闻到奇异的香，让我们能尝到香甜的味，让我们能听到婉转的声。

单单这“婉转的声”就凭借她超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传承了几千年，这就是拟声词。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拟声词是种特殊的音义结合体，她用语音摹拟自然的声音，以音记音是她最大的特点。拟声词只有语音形式和具体内容，而没有固定的词义，她的“义”就是事物发出的声音，因此，在使用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外，由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能用自己的耳朵和大脑去感受和诠释，主观地对音感进行辨别，所以，由人发出的声音中的一部分可以归为拟声词。

2012 年 10 月，由新加坡斯雅舍出版的忠扬先生的《拟声词手册（附：感叹词）》，为我们学习和使用拟声词提供了便利，是教学与参考中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本书将汉语词汇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拟声词（附：象声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汇丰富，解释全面、具体、细致。书的开篇附有拟声词和感叹词简表，全书分两大部分：拟声词（374 个）和感叹词（93 个）。忠扬先生将每个词从读音、词义、词例、举例、说明五个方面进行解释、描述，每个词都穷尽其音、其意。在翻阅整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忠扬先生的细心与用心，不论是常用词还是生僻词，他都尽其所能搜集全面；同一个词在不同读音时的不同意义也十分详尽；甚至对同一个词在分开或者连用时产生的不同表达效果也有具体介绍。例如，“嗒嗒”一词，忠扬先生就为我们分析出了：1）滴水声；2）马蹄声；3）机枪声；4）鸟啼声四个意思，“说明”中提示：“嗒”还可以单用。拟声词的大荟萃使书中洋溢着山水之音、劳作之音、鸟叫之音、虫鸣之音，或宏大，或细腻，或婉转，或铿锵，或舒缓，或急促……学习起来悦人耳目，畅人心意，怡人神志。

巧妙地使用拟声词还可以提高写作水平。从古至今，人们都会将拟声词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作出一首首诗，谱出一首首曲，或娓娓动听，或雄壮威武，或抑扬顿挫，或荡气回肠。《诗经》中大量的拟声词让我们聆听到了来自远古的风声、水声，通过音乐美和画面美，将读者引入一个特定的情境，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既巧妙地表达作者的喜悦与哀愁，同时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总之，拟声词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和学习的词汇。

透过此书，我们领略了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会到了一个在汉语中并不作为主要成分的词类带给我们的强大震撼，更体会到忠扬先生做学问时的用心良苦。在他带领我们穿越词语的百花园时，我们能看到他对汉语的热爱，我们能体会他认真爬梳整理的艰辛，我们能领略一个文人传递文化财富时的热情无私，更能感受一位学者对后人的殷切希冀。书中有厚重的文化，更有忠扬先生沉甸甸的爱！

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忠扬先生为华文文学添砖加瓦！

小小红点·灶·薪火相传

——《新智文集》发布会感言

◇ 王明凤



《新智文集》发布会现场之一角。

如果说，新加坡放诸世界中，只不过是一个小红点；那么，新智文教发展协会对于新加坡的读书会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哦，可能比小红点还要小小红点。

事实证明：小红点可以在世界放光芒；而更小的小小红点能在新加坡读书会放异彩吗？

新智文教发展协会虽不是个文学或文艺组织，但于27岁之时才出版第一本文集，不算太早，也不算太迟。第一本文集诞生，犹如家中的首个新生儿呱呱落地，可喜可贺。我们把新书发布会作为充当一个向外界宣布此喜讯的平台，动员了30多个新智人投入工作，就在2013年4月21日假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圆满举行，出席者达16楼这块场地所限的最多人数，座无虚设。

一本属于新智的文集，收录的文章不是出自文人作家之笔，大概也没什么卖点，竟然能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着实令人感动。其实我的感动还不止这些……

当天出席的嘉宾有不少文艺界的文友，他们是我们的前辈，该是来扶持刚长出来的幼苗吧？

我们也斗胆邀请4位文艺界作家导读此文集。读书会每个月导读的书本都尽量选择有分量的书本来导读，这回我们却邀这4位作家来为还不清楚是否有分量的文章作导读，说来真大胆。幸好这4位作家的导读，让我们肯定了这趟梦的追逐，也肯定了一如小小红点的我们，也能把生活点滴、把心中的所思所想化为文字。4位作家的导读分别为：

1, 胡建弟：他介绍了好多篇令他印象深刻的文章。介绍文章之余，他提及新智康乐组喜欢带团到邻国马来西亚游山玩水。他觉得这很可贵，因为我们跟一般旅游者一样，喜爱弃近追远到“遥远的地方”去游玩。此外，他希望此文集能推广到学校去，好让薪火相传。

2 , 艾禹 : 她选文集中“生活感悟”栏目里的文章来导读。从此栏目的文章中 , 她看到25道闪光，见到作者的真性情，也从中了解新智的会员。我感动于她对很多篇章作了很详细地剖析，让相关作者得于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也让大伙儿在阅读文章时多了层认识。她还强调好文章该出自真性情而非徒有漂亮文采，但只见虚情假意。她鼓励我们继续努力，使得今后出版的书籍能成为新智的品牌。

3, 林高 : 他从阅读此文集和出席新智的徒步活动中，帮我们理出新智精神 : 在生活中实践！他认为就因为我们有诚意，文章才能表现出它的真实。我倒觉得他很有诚意，为“小小红点”作了首小诗，诗作以“灶”为一种象征意象，希望我们把薪火相传下去。

4 , 欧清池：他认识不少新智人，但说不上了解，读了文集中的文章后，对于他们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是新智的第一本文集 , 故他希望新智可以做其他读书会的文化“领头羊”。他认为，新智27年，一路走来是办了不少活动：

文集里的纪录只不过是雪泥鸿爪，而无法窥见全豹。我想，他的言下之意可能（下转19页）



幽情

（大型跨媒体跨文化戏剧）

◇ 朱鉴之

时间

21 世纪上半叶或者其后的某一时期

地点

香港和广州

人物表

现在时主要演员

顾若岚　女，25 岁香港某名牌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罗玉珍　女，26 岁已毕业香港某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顾若岚的同学

程鹤轩　男　3 岁香港某名牌大学知名戏曲学者，顾若岚的导师

何晋鹏　男，26 岁香港某名牌大学在读 PhD，顾若岚的男友

费耀庭　男，55 岁香港恒基集团总裁

俞露露　女，24 岁已毕业香港某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顾若岚的同学

Hsia Mona　女，38 岁香港中年女性，程鹤轩的朋友，（中年夏梦穸）

过去时主要演员

青年程鹤轩　男，27 岁香港某名牌大学在读

PhD

夏梦穸　女，22 岁香港某名牌大学在读本科生，程鹤轩女友

其它配角

贾律师　男，37 岁香港某律师

王正雄　男，46 岁香港某企业老板，费耀庭友人

一名香港男警

一名香港女警（下转 22 页）



新智读书会部分会员、理事合影。

（上接 18 页）是：要想了解新智人有什么作为，最佳途径是直接投入新智大家庭吧。

这4位作家认为我们此次是拿出真与善，因此才有这本不做作的文集。他们像家长呵护孩子般，要我们今后再接再厉，为莘莘学子、为新智品牌再努力！

我现在还不能说“小小红点”是否能放异彩，但我看到新智人为了一个理想甚至梦想，无怨无悔地付出了不少心力，让“新生儿”诞生了：而为了抱着“新生儿”展示在众人面前，发布会的台前幕后人员齐心协力，让此次活动在一片和谐、愉快、感动声中结束，这，就让我隐隐约约预见了远方的“异彩”啊。

（上接 21 页）程鹤轩所任教的本科课程的四个本科生：A，B，C，D

酒吧服务员若干

偷拍者

序幕

“黑蒙蒙的舞台上忽然传出《牡丹亭》的名曲《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随着这段旋律入耳，舞台的两侧分别投下两束幽蓝的光线，光线下分别显出两个人物，一个是罗玉珍，她正手拿 iphone 4，来回踱步地侧耳听着手机那头的反应，脸上显出焦躁不安的神情；而舞台另外一侧则是程鹤轩，他平静地依靠在书桌上读着《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时不时用钢笔在上面写些评论性的话语。而书桌上的手机却不停的振动发光，这表明有人正在打电话给他。《皂罗袍》的旋律停止了，罗玉珍气愤地摔了那个 iphone 4，发出一声震响。响声过后，玉珍忽然有点后悔，又马上捡起它，吹了吹尘土，摆弄它为了检查它是否坏了。之后，她又一次拨号。这时，舞台上又传来那曲《皂罗袍》，同时程鹤轩桌上的手机又一次不停地振动发光，这表明那曲《皂罗袍》是从程的手机里面发出的。电话那头还是没有人接电话，玉珍的脸上显出更加不耐烦的急躁和气愤，她来回踱步的速度更快了，脚步声也更响了，仿佛要踩塌舞台。直到《皂罗袍》的旋律第二次停止，罗玉珍接通了对方的电话，而程鹤轩却仍然在读《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罗玉珍（气愤地）怎么回事？怎么一直不接电话？（这时对方回答了几句，她在听）(用广东话）你系边个？你识唔识普通话？（这时对方又回答了几句）好，那你叫他接电话！（这时对方又回答了几句，她在听）什么？东皇太一俱乐部？他怎么没告诉我？你 ... 你叫他接电话！（这时对方又回答了几句，她在听）他在那种地方能忙什么事情？你叫他接电话！（这时对方又回答了几句，她在听）我不信！你 ... 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又找了一个？（这时对方又回答了几句，她在听）我是……你……你管我是不是他老婆……哦……你可以告诉他是 Catherine……哦，好，（这时，对方那边貌似换人）该死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那头说了些话）你……你怎么连我生日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家等你等到现在！你居然去那种地方……喂……喂（对方貌似又换人）他是不是喝醉了？你们在哪里？太古？好的，我马上过去。（挂机，之后怨愤地）居然瞒着我去那种地方！你等着！（下）

“投在罗玉珍的那束光渐渐消失，忽然，舞台另一边的程鹤轩的手机又响，还是那个《皂罗袍》旋律，程鹤轩气愤地把手上的书往书桌上砸，不耐烦地拿起手机，接通电话，《皂罗袍》音乐却继续回荡在舞台上。

程鹤轩到底又是什么事情？你非要这个时候打？

随着这句话，舞台灯光忽然暗下，只有《皂罗袍》的声音仍然继续回荡在舞台上直到此曲结束。

第一场

“《皂罗袍》音乐一结束，舞台上的苍白色的灯光照下，显出一个布置豪华的卧室。”

“罗玉珍使劲搀着衣装不整的喝醉了的费耀庭回房间，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到床头，却被酒醉了费耀庭推倒在地。”

罗玉珍（气愤地）你发酒疯发够了没有？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打的吗？饭都没有吃就去找你了，现在肚子还很饿，你有没有心呀！啊？（说着，气得双手将他推倒在床上）

费耀庭 (酒醉地，意识不清醒地，喘气) 你……你敢推老子！(站起来，看着玉珍，一巴掌甩过去) 你他妈活腻啦！敢动老子！嗯！（又一巴掌甩过去）真他妈贱货，你们都他妈贱货！

罗玉珍（更加气愤地）你疯了吗？我送你回来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你还打我！我……(说着使劲力气想把他整个人推倒到地上，却被他抓住手臂，一下子被推到墙角，撞到墙壁。她被撞疼，剧痛到想哭，便脱下脚上的高跟鞋，一只一只地朝耀庭扔过去，骂道) 去死吧你！去死吧你！老东西！

“一只没有打中，一只打中费耀庭的肩膀。”



费耀庭（感到痛）啊！你这贱女人！你要我死啊！啊！（捡起一只高跟鞋，看着鞋，再看着她）这 Gucci 的高跟鞋还是我给你买的啊，多贵呀！就这样乱扔！你以为买名牌不要钱呀！你以为这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啦！啊！（紧紧抓住这个鞋）你还用这个鞋来打我！你不可惜鞋吗？啊！贱女人，（突然笑起来）呵呵呵！你不是要名牌吗？哈哈！我要你穿名牌！（忽然站起来，拿着鞋面目狰狞地走向玉珍）

罗玉珍（看到他的狰狞的面目，感到恐怖地）你……你要做什么？（说着，迅速移动位置）

“费耀庭却直接走向原来玉珍站着的背后的写字桌，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钥匙，插进写字桌的抽屉，打开抽屉，拿出一把枪。他把枪指着玉珍。”

罗玉珍（害怕地）耀庭，你要干什么！不要乱来！这个世界是有法律的。

费耀庭　（看着她恐惧地样子，大笑地）哈哈哈！法律！我不管什么法律！你不是要名牌吗？啊！我让你去要！（他狠狠地向他手里的高跟鞋开了三枪）哈哈哈！

罗玉珍（随着那三下枪声而喊道）不！不！不！你有病呀！你自己都说很贵啦，你干嘛开枪呀！你变态！

“耀庭把鞋子丢过去，也把枪丢到一边。”

费耀庭（又突然笑起来）哈哈哈！（走到玉珍身边，紧紧抓住她的双手）你们女人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不满足！（看着她）婉姿！你看着我，你说你干嘛要离开我！我知道你觉得我脾气坏！可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关头离开我！你要是不喜欢我外面有人，那你可以骂我呀！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说呀！是不是那个 Jack ？

“费耀庭说着就更加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玉珍感到非常疼痛。”

罗玉珍（恐惧地）我不是婉姿！我是玉珍呀！耀庭，你看清楚，我是玉珍呀！

费耀庭玉珍？

罗玉珍哦！不！我说错了！我是丽珍！

费耀庭丽珍？

罗玉珍哦！（更加恐惧地）不是……我是丽莎！不！我不是丽莎！（焦虑地）我……改了太多次名字，我忘记自己现在叫什么了？你……你让我……我想想……对，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叫 Catherine，我是 Catherine 呐！耀庭！

费耀庭 Catherine ？哪个 Catherine ？（想不起来，生气而且急躁地咆哮）你到底是谁？啊！

罗玉珍我真的是 Catherine 呀！

费耀庭不要骗我！说！你……你到底是谁？是谁的女人？

罗玉珍耀庭，我真的是 Catherine，你怎么了？我是那个让你为她买这房子的 Catherine 呀！

费耀庭房子？房子！啊！（狂怒地掐她颈部）你们这些妖精就是要我的房子，要我的房子！要我的一切，然后再把我抛掉是不是！

罗玉珍（被掐地受不了，挣扎着大喊）耀……庭……放……开……我……放……开……我……啊……啊……

“玉珍急中生智，果断踹耀庭的裆部，耀庭疼得叫起来，他的身体向退，站不稳，便倒在地上。他忍痛按住裆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玉珍。”

费耀庭（忍痛地）你，好狠的心呀！好狠的心呀！（沉默片刻忽然狂笑起来）哈哈哈！你踹吧！你有本事再踹呀！反正我以后没有钱玩女人了！踹成太监……哈哈，你就更有理由找其它男人了，是吧！哈哈哈！（说着他低下了头，沉默了片刻，再抬起头，含泪地）你走呀！你走吧！我什么都没了！我没有钱养你啦！你还在 Hong Kong 干嘛！去和那个 Jack 去美国逍遥吧！你走呀！该要的你都要了！你还要什么？（站起来，看着写字桌上的书本，台灯以及笔记本电脑，便发疯似地把所有桌上的东西都往玉珍身上扔，骂道）你都拿去，你都拿去呀，就这点破玩意统统都拿去呀！

罗玉珍　（一边避开那些投向她的物件，一边更加疑惑地）耀庭，你今天怎么啦，我是 Catherine 呀！我是 Catherine 呀！

费耀庭（发现没有对象可以再扔）你怎么还不滚，啊？我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怎么还不滚啊，（看她还不走，就走向她）要我逼你滚，啊？（强行把她拉出门外，回头看见还有一张椅子在房间，他也把椅子搬出门）还有这个呢？进口货哈！带着这些东西和那个 Jack 滚去美国吧。（说毕，立刻重重地关上门）

罗玉珍（委屈地）耀庭，开门呀！（使劲敲门）开门呀！我真的是玉珍呀！我是 Catherine 呀！

耀庭！耀庭！（快哭了）费老板！费老板！求你了！开门呀！（用身体撞门）让我进去呀！我真的是 Catherine 呀！我真的不是婉姿呀！！不是婉姿呀！！

“几秒之后，忽然屋内传出枪响！“peng，peng，peng”！”

罗玉珍（被吓地）啊！啊！啊！

“玉珍晕倒。”

“灯暗。”

第二场

“灯未亮时，黑蒙蒙的舞台上传来昆曲《桃花扇》的《哭主》一出的现场表演中的一段磁带录音，由阮大铖的念白：“再提旧事，令人羞恼。”开始。

录音内容如下：

阮大铖：再提旧事，令人羞恼。杨文骢：啊呀。侯兄啊侯兄，你的祸事来了。

塘报人：报，禀马大人，流贼北犯，围住神京。马士英：你待怎讲？塘报人：圣主崇祯，缢死煤山树顶。”

“昆曲吹腔起，灯光渐渐亮起，显出程鹤轩的简约而古朴的客厅，一套明式的红木家具（一张罗汉床、摆放在其两侧的靠背椅，一张茶几）、一个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一台液晶电视机、还有茶几上摆着的紫砂茶具和正在烧水而咕噜咕噜响的电热水壶。程鹤轩身着昆剧中大领大襟的青色小生褶子，头戴文生巾脚穿云靴，随着这句话从卧房模拟昆剧表演的舞台步法缓缓走出客厅。并开始模仿磁带中的录音唱起戏来，并做起相应的昆曲程序化动作，如同演戏。”

程鹤轩（模仿左良玉唱）【胜如花】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众将官，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也那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

“此时，程鹤轩停止唱曲。只听念白：

塘报人：圣主崇祯，缢死煤山树顶！

侯方域：大行皇帝……（唱）伤心煞煤山私幸”

“之后，程鹤轩继续跟唱。”程鹤轩（模仿左良玉唱）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程鹤轩努力使自己唱上去，结果还是唱不上去，嗓子被刺激地咳嗽起来。他便停止唱曲。按停那个老式的录音机。唱曲结束。他坐到一张红木靠背椅上，拿起已经烧开热水的电热水壶往紫砂茶杯里面倒热水。事毕之后，他又拿起罗汉床上的遥控器，对着液晶电视机按键遥控。”

“观众听到电视里面传来的声音和电视屏幕上的模糊画面。其电视播放的内容如下：

欢迎回到民视新闻，接下来又是一则不幸的消息：知名的香港地产大亨，恒基跨国集团的前总裁费耀庭先生于今日凌晨 2 点在其位于浅水湾的私家豪宅开枪自杀。至于自杀原因，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之中。相关人士透露费总裁的死可能与之前因投资广东的项目失利而债台高筑导致恒基集团的破产有关。但又有八卦网路爆料他昨日刚刚与结发20年的美籍华裔影星孙婉姿女士离婚。其自杀是否与感情因素有关也尚待查证之中。我台记者特地联系了已经移居美国的孙婉姿女士，不过遗憾的是，孙女士暂时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对于事件的后续发展，我台将进行进一步 .....”

“鹤轩又按遥控器的键，频繁换台。内容如下：

周星驰和黄婉伶的主演香港生力啤的广告中的一段：“……生力，咁至系新鲜”；

跳到 Michael Jackson 的 Dangerous 舞蹈中的一段；

再跳到一段言情电视剧的台词：

女性：你和她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看了一整夜，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也没和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男性：好好好！我错了！好不好！我不该和她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不该和她整整谈了一夜，不该跟她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以后，我只跟你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只跟你谈整整一夜，只跟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好不好！

又跳到一个粤语新闻：

“……主角中的主角就是它，菲律宾有尾梁山伯凤蝶，是蝴蝶专家吴云博士廿年前改的，寄托梁祝化蝶的故事……”

5. 又跳到一个粤语电视节目：

先是节目的讲解：“……今天大家耳熟能详

的《牡丹亭惊梦》当年推出的时候，因为曲高和寡，头两次演出都亏了不少钱。这时候连唐涤生也考虑过从俗和放弃。”

（从这个时候开始，鹤轩把手中的遥控器放在茶几上，开始品茶。一边品茶，一边盯着看这个电视节目）

之后是主持人对一名知情人士的访谈：

知情人士：仙凤鸣第二届班，在利舞台上演《牡丹亭惊梦》，亏损了很多钱。

主持人：为什么？

知情人士：观众不欣赏这么深奥的剧本。好像念古文一样的戏。而且没有字幕，每晚只卖出几排的位子。但是白雪仙很坚持。她当时同文化界和教育界联系，她向唐涤生大派定心丸，她说‘你一定要继续，你要继续这个写法，一定要带领观众走向最好的路’。

某粤剧研究专家（用普通话）：我们今天看见很多明清传奇到今天都成了案头文学，是演不出来的…..（忽然，房间里传来手机铃声《皂罗袍》，程鹤轩反应过来，赶紧回房间去接手机。电视的声音继续作为舞台背景声音存在。

“鹤轩接了手机，说了声广东话“喂，你好”之后，马上出房间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开始和对方谈话。”

程鹤轩（广东话）你好，范老师，我系，有咩事？（听对方讲话之后，忽然惊讶地用普通话）什么？（广东话）有冇搞错？（普通话，严肃地）范老师，死人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吓我！（听对方说，更加严肃而焦虑地）重名重姓的很多啊，你确定是她？（听对方说）天哪！怎么会这样？（沉默片刻）好，我就来！警方现在还在学校吗？好，我马上开车过去。See You!

“他挂断电话，连忙回房间换衣服。”

“我们看到舞台的另一方，一个身着昆曲旦角的粉色彩绣女帔，脚穿绣花鞋的顾若岚上场。她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很疑惑地东张西望地看着舞台，貌似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鹤轩换了一件笔挺的有复古风格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花丝领带，提上公文包便匆匆忙忙走出客厅。他根本没有看到顾若岚，就把门关上了。顾若岚也没有看到他，等听到关门声音才反应过来。可惜太迟，她还是不知道是谁走出了这个房间。她看到那个明式的一套客厅家具忽然非常兴奋，便快速走过去，而后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她看到茶几上的遥控器，便对着电视机按键。”

“电视屏幕亮起来。显出的是粤剧《牡丹亭惊梦》现场演出的一个选段。此时，位于舞台后方的大荧幕也忽然渐渐亮起来，显出和电视机的液晶屏幕一样内容的视频。她入迷地看着电视屏幕。”

“视频内容如下：

春香：（插白）小姐，不是荷香，你睇，系一株大梅树。

丽娘：（唱）愿死后青坟倩梅遮掩。

春香：（插白）大吉利是。

丽娘：（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燕子来时百花鲜，待等花落，春残又飞远。

春香：（插白）唔好尽是伤春句（接唱）（前谱）良辰

美景有情天，伤春易令蛮腰损。（白）小姐，不如荡千秋啦。

丽娘：（接唱）柳外梅旁有花千，荡上东墙唤取春回转……”

“随着旋律的消逝，灯渐暗。”

第三场

“舞台一侧灯亮。”

“一名香港男性警察和罗玉珍在一张桌子的两侧对坐着。这名男警正在询问罗玉珍。”

男警　Catherine 小姐，现在好多了吗？

罗玉珍（有点不耐烦地）还好！（忽然发现什么，有点生气地）喂！我可不是一楼一凤，拜托，请不要叫我小姐可以吗？请叫我 Catherine 女士，这样会比较有礼貌！

“在罗玉珍说话的过程中，舞台另外一侧的灯亮。”

“在舞台另一侧，一名香港女性警察和程鹤轩也在一张桌子的两侧对坐着。这名女警准备询问程鹤轩。”

男警好的，Catherine 女士！

女警　Doctor 程鹤轩，你好！根据我们警方初步调查的情况，您的学生顾若岚，是在昨晚大

概 11 点左右在浅水湾溺水身亡的，我们不排除有他杀的可能，所以希望你能协助警方的调查。

“这之后，舞台两侧的对话在演出过程中相互穿插呼应。但就剧情而言，舞台两端的剧中角色并不知道舞台另外一端发生的情况，他们的演出相互独立，不受舞台另一端干扰。”

男警我可以问你问题了吗？

程鹤轩好的！（叹气）哎！

罗玉珍说吧！

男警你和费耀庭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昨晚我们冲进他的豪宅的时候，看到你在他家，而且昏倒在房间的门口？

罗玉珍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女警听校长说，你是她的研究生导师，所以我想问你顾若岚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学业上的，或者其它方面？

程鹤轩其实，我虽然是她的导师，但是…

罗玉珍你们真的猜不到么？

程鹤轩你们也知道，大学提倡自主自由研究，而且教师也有自己的 projects 要做，也是挺忙的。所以一般不会经常碰面。即使碰面的话 ..... 也是谈学术上一些问题。那几次见面我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对于她生活上的一些私人问题，我……

罗玉珍我是他情人呐！那栋房子是他说好要送给我的，早就有遗嘱了，你现在应该说是我的豪宅，我的家！

程鹤轩我……并不是很清楚。

罗玉珍至于为什么我昏倒在我家的房间外面，纯粹是因为被吓了，被那几声枪声吓了！

女警哦，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什么时候？

罗玉珍（心有余悸地）简直太恐怖了！！

程鹤轩（想了想）其实 ,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不过 ..... 昨晚……

男警可以讲一下当晚的情况么？

女警昨晚？

罗玉珍怎么，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讲吗？

程鹤轩是的，不过……

男警当然，我们要调查清楚。

程鹤轩她 ..... 她只是打电话给我。我很生气！因为……

罗玉珍没什么好调查的，明显是自杀！（埋怨地）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想不开！

程鹤轩按我的原则，我一般不会接 10 点以后的电话，只是她打了好几次，我感觉可能有什么急事…….

罗玉珍（有点气地）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从来没有的。

程鹤轩所以就还是接了，可是，她没有说话，就挂了！我当时很纳闷，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情要找我。我还以为她打错了，或者手机没有锁按键，无意中拨号的。

罗玉珍他其实很爱我的，我要什么，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会满足我。所以我才情愿做（有点难过地）他的情妇呀！我知道他有一个家，所以我们约定每周一、周三、周五的晚上他都来我这里，其它的时候他想来就来，我不强求。他从来都是遵守的。

程鹤轩（叹气）怎么知道！（开始激动地）她就出事了！我……

罗玉珍怎么知道昨天晚上，他居然失约，去太古的一家夜总会泡妞。我当时太生气了，就把他从那里接回来。谁知道？他居然发酒疯，还打我。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好可怕！

程鹤轩我 ..... 我不是一个好老师，不是！

罗玉珍还把他的枪拿出来，对着我！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程鹤轩我应该打回去的！我真的应该打回去的！（打自己的头，责备自己）

罗玉珍而且更气人的是，他居然不认识我，还把我当成一个叫做婉姿的女人！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他又找了一个新的，或者又是哪楼的“凤”呀“鸡”呀也想勾引他吧！

程鹤轩 (而后忽然发现自己太激动）对不起，我失态了！

女警　Doctor 程，我们可以理解您的心情。

男警你不知道孙婉姿是他的妻子吗？

罗玉珍（有点惊讶地）是吗？

女警我们也在案发现场附件也发现了一部手机，上面有顾同学的指纹，我们怀疑那个就是顾同学的手机。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没有电了，而且浸水，我们科技组的人正在修复。

罗玉珍他妻子？原来也是二房的？刚刚结婚的？

女警所以，我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当你们接通电话的时候，手机就忽然没电了，才让你误以为是挂断电话。

罗玉珍（若有所思地）阿！我想起来了！对！估计就是被他的新婚妻子骗了！和一个小白脸卷款跑了吧？

程鹤轩（惊讶地）什么？这太不幸了！

男警骗了？什么意思？

程鹤轩（自责地）还是怪我，要是我早一点接电话，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了！

罗玉珍是呀！要不然干嘛一直骂“婉姿”是“贱女人”，骂她“外面有人”，骂她和一个叫做 Jack 的小白脸鬼混。估计就是这个狐狸精只是看上他的钱，故意勾引他，和他结婚，之后再骗走他的钱，卷款和小白脸一起逃到美国去。

程鹤轩（更加激动地）多好的一个女学生，就这样走了，没了！

男警可是，孙婉姿已经和他结婚二十年了。

罗玉珍（惊讶地）这样呀！那这个女人也够笨，估计是才发现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有人吧！呵呵！想报复他？或者……因为她的某种不满足，就忽然想找其它小白脸玩玩咯。

男警看来，Catherine 女士对这种事情很了解！

程鹤轩（而后忽然发现自己太激动）对不起，我又失态了！

罗玉珍那当然！（忽然发现不对头）怎么？讽刺我！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们做情妇的，要骂就骂吧！何必拐弯抹角？

男警（笑着）Catherine 女士真的误会了！

罗玉珍（看了一下手表）呀！我下午约了律师了，我可不喜欢失约。

程鹤轩（看了一下手表）还有什么问题吗？

罗玉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么？

女警那么，您和她认识的这几年，是否还知道她周围有什么朋友？我们想进一步地了解情况。

男警暂时没有了，谢谢你的合作，Catherine 女士！如果有什么新的需要的话，我们会主动和你联系。

程鹤轩她？（停下来，想了想）好像有一个挚友，不是我们这个学院的，好像是她的老乡，经常和她在一起，叫什么名字？我想想，露露？对好像是叫“露露”，不过她现在是否还在香港，就不清楚了。

罗玉珍（有点不耐烦地）联系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请不要在我周末或者晚上 10 点以后打电话给我喔！

程鹤轩（忽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哦，对了，她好像还有一个男友，英文名叫 David，中文名字记不起来了，之前听说是在另外一所大学读 PhD。其它的……就没有印象了。

罗玉珍要是你们打的话，我也是不会接的！

女警好的，谢谢您提供这些线索。我们会去做进一步的调查。

男警哦，当然。我们会在尽力调查出真相的原则下最大程度地照顾当事人的感受。

程鹤轩警官，希望你们能够调查清楚。（又开始激动了）若岚是个好学生呐，到底谁这么狠心杀了她！（更激动地）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罗玉珍呵呵，你们也太较真了，真相就是自杀嘛，有什么好调查的！好啦，我赶时间，拜拜！

程鹤轩（从西装口袋里面拿出一张名片分别给警官）这是我的名片，有问题直接呼我，不过 ..... 请不要通过学校找我，我愿意随时合作！拜托了！（主动站起来和警官握手）

“舞台两侧的灯同时暗。”

第四场

“灯渐亮。”

“贾律师和王正雄正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内聊天。”

“罗玉珍上场，而后敲贾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的门。”

贾律师（听到敲门声）进来，（抬头看）原来是 Catherine 女士，你好，（看了一下，手表）真准时！说 3 点，就 3 点到。

罗玉珍那当然，我一向非常尊重像您贾律师这样优质绅士的时间。

贾律师呵呵！ Catherine 女士别开玩笑了！

罗玉珍（看到近处坐着的一个中年男子，疑惑地）这位先生是？

贾律师呀！看我，就顾着和你这样一个靓女说话，忘记介绍了！（向玉珍）这位是前恒基集团的费总裁的高级秘书王正雄先生，你可以叫他Peter。（再向王正雄）这位是 Catherine Lo 女士。

罗玉珍（主动伸手）你好！ Peter 先生！

王正雄 （也主动接受，和玉珍握手）你好！Catherine 女士。

“三人坐下来，梁律师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两纸杯的水，给两位饮用。”

罗玉珍（接过纸杯）Thank you ！

王正雄（接过纸杯）唔该！

贾律师（坐下来）Catherine 女士，（把遗嘱从桌上递给玉珍看）这是当时费老板的遗嘱。你可以 check 一下！

罗玉珍（接过遗嘱仔细地翻页细看了一下，高兴地）是的！就是这份！贾律师，我今天找你就是想问清楚，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拥有费耀庭在浅水湾的那套别墅的房产证？具体的过户手续怎么操作呢？

贾律师 Catherine 女士，你先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一份遗嘱。（把另外一份遗嘱从桌上递给玉珍看）你可以看看。

罗玉珍（有点惊惧地）什么？还有一份。（接到另外一份遗嘱，仔细地翻页）这不是差不多吗？

贾律师你再仔细看一下 Page 16。（指着遗嘱那页的文字）你看这段。上面写的是你得到那套别墅的 4 个附带条件。即是“第一，Catherine Lo（也就是罗玉珍）必须在本人死后的每个月的 13 日去本人所葬之墓地烧香祭拜；第二，已经悬挂在该别墅一楼客厅的本人的肖像画必须保留，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此肖像画进行任何形式的移动和修改，且 Catherine Lo（也就是罗玉珍）有义务和责任定期对此肖像画进行除尘保鲜护理；第三，本人离世之后，该套别墅的原先摆放在所有卧房内的本人的生活照相框或者艺术照的相框必须全部保持原样，决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些相框和相片进行任何形式的移动和修改；第四，Catherine Lo（也就是罗玉珍）如若在本人过世之后，怀上本人的儿女，便有义务和责任将他们顺利生产，不得因任何主客观原因导致流产，如若流产，则房产不再归 Catherine Lo（也就是罗玉珍）所有……”

罗玉珍（气急败坏地）够了！ Shit ！这也太过分了！（站起来，质问地）有冇搞错！这么荒唐的遗嘱是他写的吗？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

贾律师 Catherine 女士不要激动嘛！这份遗嘱我也觉得很荒谬，不过的确是费老板上个星期重新立的。而且当时在场的还有 Peter 先生。我就怕你不信，所以就特地请 Peter 先生过来了。

王正雄是呀！ Catherine 女士，我们老板真的很爱你，所以昨天特地又改了遗嘱，昨晚就自杀了，好让你得到那栋别墅呀！你应该感激才是。

贾律师是呀！你看现在香港房价这么贵，那套别墅按现在行情，少说也值 1000 万港币。像我这个做律师的也得积累好几十年才可以有呀。而且你还没有房贷，这么好的馅饼不要，到哪里再去找呀！

王正雄对呀！ Catherine 女士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不会不懂吧！

罗玉珍（想了想）可是光有房子，我也不能活呀！

王正雄 Catherine 女士，关于这点，我们老板，很早就想过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汇丰银行的 Master Card）你看，这张汇丰银行的 Master Card 是老板给你准备的礼物，里面存了 260 万港币，也够你一辈子花了。

罗玉珍这不是他的卡？

贾律师是这样的，新的遗嘱还又加了一条，就是如果 Catherine 女士履行了那 4 个附带条件年满一年，不仅可以得到那整栋别墅的所有权而且这张价值 260 万的汇丰银行的 Master Card 也将归 Catherine 女士名下。

罗玉珍你的意思是我只要履行那恶心的四个条件年满一年，就可以获得那套别墅的房产证和 260 万的 Master Card ？

贾律师是的，双丰收。而且，一旦你得到那栋别墅的所有权的话，那些荒谬的条件，你还管它们！全部都作废了！

罗玉珍这样呀！呵呵！呵呵呵！（大笑）（忽然想了想，发现不对劲）可是，现在这房子是不是只由我一个人 share ？还是他的其它什么“凤”呀“鸡”呀也 share ？

贾律师当然是您一人独享，费老板在遗嘱中

明确说了，Catherine 女士在其死后专有这套别墅极其别墅里原来放置的一切对象为期一年半的使用权，其它人未经 Catherine 女士的同意不得擅自使用该别墅及其别墅内的对象。

王正雄 Catherine 女士，你看看，我们老板多爱你呀！只有你一人有此特权！

罗玉珍（思虑片刻后，又问）可是，我在香港的签证快到期了，就算我愿意履行条约的话，香港的出入境管理处也不会允许我继续呆在香港呀！

贾律师呵呵！ Catherine 女士，这根本不是难题，像你这样优秀的有魅力的女性，怎么不好找一个本地人结婚呢。办个结婚证很容易的。

王正雄贾律师犯傻啦！不一定要找本地人结婚呢？找一个在本地工作的，或者在大学里读书的内地人或者外国人也可以呀！

贾律师呀！ Peter 先生真是聪明人，怎么这条规定忘记了呢？呵呵呵！

罗玉珍呵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思虑一番，忽然又发现一件不对劲的事）Peter 先生，我可以咨询你一件事情吗？

王正雄但说无妨。

罗玉珍恒基集团现在归谁管？谁是总裁？还有耀庭的死是不是和恒基集团的财产问题有关系？

王正雄（脸皮抽了抽，笑了一下）呵呵，Catherine 女士，这些问题和那个浅水湾的别墅有关系吗？

罗玉珍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是我总感觉昨晚耀庭的死和他公司的财政问题有关，因为他一直说“我什么都没了”，还一直骂他的老婆婉姿。Peter 先生，你告诉我，恒基集团是不是破产了？

王正雄（眼睛瞪了一下，之后想了想）是的！恒基集团是破产了！不过这份遗嘱是宣布破产之前写的…..

贾律师所以，按照香港的法律，不会影响到你的财产继承。

罗玉珍（有点疑惑地）Really ？

贾律师（有点不开心地）难道 Catherine 女士还质疑我的专业水准么？

王正雄　　Catherine 女士，不要有太多顾虑。那个价值 1000 万港币的别墅铁定是你的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其实那些条件也不是太严苛嘛！即不触犯法律，又不违背道德。要说不自由也只是一年嘛！忍一忍就过去了嘛！你看看，（指着窗外）你看看一个小小的铜锣湾，每天街上都挤着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奔波，无非是要一栋房，过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又有多少人到临终之前真正达到这个目标呢？ Catherine 女士和总裁在一起，也付出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现在正是你要获得回报的时候，拿到这个房产也是应该的，不是吗？

贾律师　　(不耐烦地) Peter 先生，不要再和她费口舌了，好心当成驴肝肺！ Catherine 女士，我等一下还要接待下一位客户，Peter 先生也有自己的 business，如果你现在还很犹豫的话，那你就回去好好想清楚，等什么时候想清楚了，send me a message，OK ？不过我奉劝你及早做决定。因为我下周三要和我的未婚妻去巴利岛度假，一个月以后才会回来！ Peter 先生已经做好移民澳洲的手续，打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国了。而办理的手续繁琐复杂……

罗玉珍（打断）你不要说了！我决定了！我……同意了，办理吧！

“灯暗。”

第五场

“灯渐亮，显出程鹤轩家的客厅。”

“身着昆曲戏服的顾若岚如同之前一样坐在客厅的红木靠背椅上看电视，她按着遥控器时不时地换台。”

“电视里面正播放着如下内容：

1. 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

嘉宾 A：……她之前好多次都是第三者。之前跟庹宗明，廖明德，也是传说她是第三者，后来好像孙宇，狄秋，也是第三者；后来前一阵子，那个谁呀，于家雄，就是那个 David Yu 嘛，和那个苏丽珍不是闹离婚的时候，也是传说和他一起出游，所以我是觉得说，她其实一直很想要被爱，因为她最原始跟一个算是房产大亨吧，那段感情没有修成善果。好像也是被介入吧？所以从此以后她的命运，不知道是不是和面相有关系，还是

怎么样，(电视节目里的观众在笑)，她就是一直都是第三者。

嘉宾 B：就像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那个电影里面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它里面说“女人，运气好的话你只要笨一次，运气不好的话，你可能要笨很多次。”

嘉宾 A, 嘉宾 C: 真的，真的……

嘉宾 C：我们看她的面相。她是 58 年次的，58 年次的话，本身是有万年之交、老人之爱。所以康正的老总应该是大她很多岁，那么这个有符合命理的一个基础。其次就是她本身嘴唇比较薄，是一个爱恨分明的、敢爱敢恨的人，虽然感情上比较跌跌撞撞，她应该不会再留恋过去的感情。再次她本身是文曲星化忌。文曲代表齐人之祸，如果老板没有离婚的话，她还是介于齐人祸。老板离了婚之后呢，她才能够修成正果 .....

2． 又跳到一个广告，一个女生娇滴滴的说：“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

3 . 又跳到一个本地粤语综艺节目：

主持人 : ..... 我觉得比较感慨的是，其实这十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巨星的陨落，也包括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像张彻导演这些，当然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也影响大家最深的一定是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离开……

嘉宾：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离开，就等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明星，因为现在你说……

4 . 又跳到另外一个广告，一个中年女性说：“……早孕烦恼，轻松解决，真的不用怕！一点都不痛，只要三分钟……”

5. 又跳到一个新闻：“……观景桥上这对情侣不顾世俗眼光激情热吻，甚至缠绵拥抱。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有阿伯经过，这对情侣仍然按兵不动，让行人脸部表情有些尴尬。（路人的话）‘他们那个亲嘴亲得好大声’……

6. 又跳到一个纪录片：

“..... 八七年的“倩女幽魂”中，他所主演的宁采臣，至今仍是影史上的第一书生的形象。随着本片在台港两地的热卖，两位主角来台访问的时候，还十分配合上节目做宣传……”

“这时，顾若岚觉得有点无聊，没有关电视，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就打开程鹤轩的房门，走了进去。在这个过程中，电视的声音依然可以听到。”

“视频内容为：

主持人：好，那就让我们看看他们拍鬼片的时候是怎么拍的……

“电视屏幕显示着娱乐节目中搞笑的虚假的《倩女幽魂》的拍摄现场：

导演：那坐……坐……我们现在是跳拍 ...”

“这时，程鹤轩疲惫地回到家，发现自己客厅的电视机开着，很不舒服。

“电视节目内容 :

..... 剧情是这个样子的，国荣是饰演一位赴京赶考的书生。你们在路上，你就住进一个古庙里面……””

程鹤轩（疑惑地）怎么电视没关，真是越老越糊涂，又要浪费电了！（他走到电视机附近）

“这时，他走到客厅的红木茶几边上。他正要拿起电视遥控器。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顾若岚老师！

“程鹤轩吓了一跳，遥控器没有拿到手，他惊讶这看着顾若岚。”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结果碰到了她，她是一个女鬼……”

程鹤轩 (疑惑地，他用手抹了抹眼睛) 你是？顾若岚！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你们发生了一段感情……”

顾若岚（困惑地）谁？老师你说我是谁？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谈起了恋爱……”

程鹤轩（疑惑地）你是顾若岚吗？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但村民想消灭这个女鬼……”

顾若岚我……我不知道。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所以想办法将你们的感情、姻缘阻止……”

程鹤轩 (惊讶地，他走近顾若岚）你到底是谁？

顾若岚： 我……(紧张地)我真的不知道。

“电视节目声音：

导演：懂了吧，就这样子一个剧情。”

程鹤轩　（仔细打量她，更惊讶地）你是……你是岚岚！你……（他看了看公文包）你不是死了吗？

“电视节目声音：

张国荣：懂了！

王祖贤：知道了！

顾若岚　(诧异地) 什么！老师！我……不是在这里吗？

导演：好，那么，各就各位哈，action！”

程鹤轩　(变得恐惧) 你……怎么……会在这里…..

“电视节目声音：

王祖贤：相公，你不知道，等一下村民来会把我打死的。

张国荣：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程鹤轩（恐惧地走上前，小心谨慎地碰了她的手臂，感到极冷，吓了一跳) 啊！怎么这么冷！

“电视节目声音：

王祖贤：可是你有所不知，我是一个……”

顾若岚（疑惑地) 老师，我……(看着她自己的身体，摸着她被老师碰过的手臂)

“电视节目声音：

张国荣：你是一个什么？

王祖贤：我是一个……”

程鹤轩（相当恐惧地）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鹤轩恐惧地扶着墙，往后退，被后面的椅子绊倒，一屁股坐在地上。顾若岚看到他摔倒，走过去正想扶起他。”

“电视节目声音：

张国荣：你是一个什么？”

程鹤轩（更恐惧地，呵斥道）你不要过来……岚岚…….

“电视节目声音：

王祖贤：（好娇媚地说）我是……. 我是一个鬼呀！我真的是一个鬼呀！”

程鹤轩鬼！鬼！（极度惊吓地跑出客厅）

“电视节目声音：

张国荣：你是不是一个鬼也没有关系，我还是那么喜欢你的。

王祖贤：这样子我就放心了！我终于可以大声的说我是一个鬼……”

顾若岚（喊道）老师！（委屈地）老师！我.....

“之后，电视机屏幕显示的是张国荣《倩女幽魂》的主题曲《路随人茫茫》的 MV: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

“随着这歌声，身着昆剧旦角戏服的顾若岚，无奈地，落寞地做着昆剧旦角甩水袖的姿势，缓缓飘下场。”

“电视仍然继续传出《路随人茫茫》的歌曲：“……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人间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

“她下场片刻之后，惊吓过度的程鹤轩又回到客厅，战战兢兢地环顾四周，发现没有别人。”

“电视声音:“……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里，路随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

“鹤轩还不确定，又战战兢兢地走回他的其它房间和洗手间，发现的确没有别人，才回复之前的平静。他继而走到电视机前，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关掉电视机。《路随人茫茫》的 MV 的声音停止。”

程鹤轩（坐到靠背椅上，打了自己的脑袋）哎！真是见鬼了！（自言自语地）大概是因为最近精神不好，出现幻觉了！（冷静地抱头沉思片刻，而后看着电视机，叹气）哎！岚岚，你到底是怎么死的？是谁要害你？你这么好的学生，怎么会有人害你呢？（又沉思片刻）还是……（痛苦地打头）老师对不起你呀！……你呀！…你…呀！（舞台出现回音）（未完，待续！）

朱鉴之，真名朱昕辰，新加坡国立大学戏剧学在读研究生。酷爱电影和舞台剧剧本写作。其舞台剧本《锦瑟》荣获第十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戏剧组首奖。电影剧本《情书》荣获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剧本奖。





海边的美林达屋

◇ 陈 雯

伊丽莎白坐的轮椅就停在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中央。

她距离屋子有五十米远，兴许有八十米。她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

她喃喃地说：“父亲，我回来看您了……”

她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甚清楚，更不要提站在她身后的儿子欧文。

欧文长着典型的欧亚混血脸庞，褐发微鬈。虽然人到中年有些发福，但

还不至于臃肿。

他以产业经纪人特有的职业习惯说：“可惜啊……浪费了这么好的一大片地。就算是政府招标，也未见得有人愿意出价啊……”

他抬起了左手拿着的一叠纸头：

“妈咪，坊间一直在流传着这幢屋子闹鬼的事，进屋的工人不是受伤就是丧命，没有哪个承包商肯接工。”

伊丽莎白泪眼婆娑地环顾四下，似乎想在记忆深处寻找母亲向她描述过的美丽的大屋，但她找不到。如今眼前这幢矗立在荒草中破败的屋子，是她出生的地方，但是她本人对这幢屋子却没有任何记忆。

母亲口中的美林达屋，曾是个天堂一般的地方。

这个给了她生命的地方，也像她一样，行将就木。

欧文似乎又说了什么，但她却是完全听不到了。她看着周围林立的高楼，巴士转换站和地铁站。左边的地铁站已经营运了四五年了，右边的轻轨列车站目前尚未投入使用，而夹在其间的美林达屋更显得像个碍事的一堆破烂。

她让泪水流下脸颊。

她转头对欧文说：“跟外公道别吧，外公当年死在这幢屋子里头……”

欧文低下头，轻轻对母亲说：“妈咪，您又忘了么？您说过外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战场上殉难的。”

伊丽莎白的泪水夺眶而出：“儿啊，就让我在这屋前哭一回我的爹爹吧……”

欧文想，可能是舟车劳顿，让母亲原本就不太清楚的思维更加混乱了。他像哄孩子般亲吻了一下母亲的额头，推起轮椅说：“妈咪不难过，我们回去了。”

上

派屈克顾不上回家乡跟亲人道别，只给家里发了一封信就上了船。船先开到利物浦，与英军特别部队汇合后，换了一条更大的船，向大海深处开去。

人究竟要被送去哪儿，但见满船的大兵，心里倒觉得踏实。

船上吃食供应不差，牛奶面包土豆牛油，顿顿都吃得饱，偶尔还有牛肉。不过派屈克晕船，吐得厉害，他吃了吐，吐完后躺下看着小小的船舱天花板，天花板在他眼里转啊转，转累了，他就睡着了。

派屈克·丹姆西刚满十八岁，中学毕了业帮着父亲忙地里的活计，只为了养活一家人的十多张口。作为长子，他对下面的十二个兄弟姐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对父亲说过不止一次，想去都柏林找事做。给英国人做事薪水高，但是他父亲总是盯着村里小学校的教职，盼着儿子能当上教员。找了好几次校长，校长说，目前学校里有一名教员足够了——“咱那老师是《圣经》、算术都能教的。”

派屈克看不上那份教职，他心里只有都柏林那种大地方。

“大！都柏林里头需要俺这样有文化的人，

薪水肯定比小学校给的慷慨。”

儿子说的回数多了，当父亲的心也有点动了。不过怎么说他都怕儿子在都柏林那种大地方走丢了。要知道，都柏林可是全爱尔兰最繁华的城市。

血气方刚的派屈克对都柏林的向往与日俱增。有一天晚上，他终于鼓足勇气，在晚餐桌上，向父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

“大、妈！我一定要去都柏林，就这么定了，克劳达也说这事好。”

克劳达是同一个村里的姑娘，比派屈克大两岁，长着一头泛红的金发，脸蛋粉红粉红的。她个子不高，但长得结实，一看就知道是个会持家、会生育的好女子。

大和妈不说话了。

大默默吃完了盘子里的土豆后，对派屈克说：

“去了都柏林找你表叔，怎么说都是个亲戚。他给英国人当差，兴许能帮上。”

他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他被开饭的铃声叫醒时，肚子咕咕地叫着，他从床上弹起来去餐厅吃饭。吃完饭后他回到自己的舱房，没坐多久，又哇哇吐起来。

派屈克给克劳达戴上了一枚小小的戒指就算订了婚。

他坐火车离开登道克那天，下着小雨。

克劳达眼看载着派屈克的火车往都柏林开去，她站在月台上，吻着小小的戒指，甜蜜地想：“我回去给妈看了，她就该张罗婚礼了。”

火车到了都柏林的休斯敦站后，派屈克拿着写着地址的纸条，找到了表叔。他先在表叔家住了几日，帮着表叔婶做了不少杂活。一日表叔从外面回来说：“派屈克，你小子天生有福，肯定你大你妈去教堂求了圣母保佑你——要不你这登道克乡下的小子居然能遇到这等美差。”

派屈克说：“叔啊，您就告诉我到底有啥好运找上了我。”

表叔说：“英国人在招募文员，我给你报了名，明日一大早我领你去见长官。你拿上中学毕业证和钢笔，长官叫你写字你要写端正，手莫胡抖；长官问话你要大声回答，莫叫英国人以为咱爱尔兰乡下小伙子不会说英语。长官要是让你背《圣经》呢，你就要背得像神父一样，知道了？”

派屈克点点头，牢牢记住了表叔的话，去睡了。

第二天，他跟表叔去见长官。

长官没问甚问题，也没叫他背《圣经》，只看了他的中学毕业证，又给他一张纸，叫他在提问的地方空格处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家住在哪里，父母亲是谁，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派屈克用心写好后，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长官。长官看了，说：“拳头有力，写得好。”

长官看着派屈克的瘦脸上突出的颧骨，问他：“你喜欢过夏天么？”

派屈克一愣，随即大声回答：

“我喜欢过夏天，长官！夏天一到我就领着弟妹们去欧吉夫家的果园里吃青苹果，吃饱了回去能为妈省不少土豆。”

长官公事公办地说：“很好，年轻人。你回去准备行李，明天就出发。”

派屈克再一愣：“不是在这幢大楼里当文员么？”

长官已经起身要走了。

“你属于特别公务员编制，将随军队一同出发，前往海外殖民地，效劳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政府，不在都柏林上班。”

派屈克呆了，他想不来这是福还是祸。他见长官走到了门口，也赶忙拿起帽子，跟随长官走出了办公室。

表叔坐在走廊的长凳上等他，帽子在手心快捏扁了。他见派屈克出来，连忙迎上去问道：“能行不？”

派屈克瓮声瓮气地答道：“行是行，就是要去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政府上班，长官说不在都柏林上班。”

表叔也呆了——

“爱尔兰不就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了，不在都柏林上班还能跑去哪儿？！”

派屈克有点不好意思：“我刚才光顾着紧张，忘了问，长官也没说。”

哇哇地吐了一阵子后，派屈克的胃里舒坦多了。他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醒来了。他望着船舱外黑漆漆的一片，知道现在是夜里了。想想黑灯瞎火的也没处好去，他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派屈克终于有精神到甲板上去吹海风了。

船上的大兵多是英格兰人，聚在一起喝酒打扑克牌。有一次派屈克看见一堆人在甲板上打牌

玩得热闹，凑上去为赢家喝了声彩，结果被输家狠骂一句“爱尔兰佬闭嘴！”他从此再不敢跟大兵掺和了。于是大多数时候，他就形只影单地一个人溜达。

同舱靠他铺位不远处有个比他大几岁的威尔士人。起先，那人说英语的口音着实让他听不明白。慢慢习惯了，两人也能聊上一两句。

派屈克心里憋不住，一上来就问：“你知道我们去哪儿？”

威尔士人很老练地说：“当然是去印度！你连这都不知道，谁送你上船的？”

派屈克像是找到了救星，老老实实地说实话：“俺是登道克人，去都柏林应征文员，英国长官只说了叫我去海外殖民地政府上班，没说到底是什么地方。也怪俺忘了问。”

威尔士人见派屈克憨，打趣着说：“是被英国长官骗来的不？”

派屈克紧张地搓着手说：“长官倒是问我爱不爱过夏天，俺说谁不爱过夏天。夏天能去欧吉夫家的果园摘果子吃，于是长官就叫我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发。

威尔士人咯咯笑起来：“别傻了，不是去印度还能去哪儿？他为啥问你爱不爱过夏天？就是害怕你到了印度，一看见太阳就晕！”

派屈克觉得这个威尔士人充满了智慧。

“印度热么？”

威尔士人愈加地权威起来：“印度当然热，你没见过印度人都晒得像是烧焦了一样。怕是你去一年，也会晒得叫你妈认不出啦！”

派屈克于是对印度产生了恐惧感。

威尔士人又说：“不过也别太怕。既然这么多人愿意去，肯定没有地狱热！反正咱们都是去印度赚钱——大家赚够了黄金和象牙就能衣锦还乡啦！

派屈克听楞了。

“在印度能赚到黄金和象牙？”

威尔士人更加精神百倍。

“我说呢，你们爱尔兰人真是啥事都不懂？！印度到处都是黄金，从印度回来的英格兰人哪个不是箱子里装满了黄金的？象牙呢，只要你有胆，周末拿杆枪，到树林里去逛逛，打几只大象，砍下象牙就是了。卖一根象牙就够你吃十几年了。”

这等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的确令人神往，只是派屈克不敢相信这等好事会落在他身上。

威尔士人拍拍他的肩膀：“到了那边，我带你去，咱们威尔士人跟苏格兰、爱尔兰人可是兄弟呢，不像是那帮英格兰佬……”

派屈克发动了所有的想象力，努力幻想着自己坐拥黄金和象牙的情景，但他想象不来。他一个登道克乡下的穷小子，十二个弟妹的大哥，如何能成为一箱箱黄金和一捆捆象牙的主人。他可是连大象见都没见过呢，漫画书上的看到的大象，比人要大多了，人站在旁边，像蚂蚁般随时会被踩死。派屈克想着自己手持猎枪，射杀大象的模样，不禁陷入迷惘中。

威尔士人看派屈克听进了他的话，又乘胜追击：“印度人天天吃咖喱，比咱们那鱼加薯条味道好得太多了。不过咖喱有点辣，你敢吃不？”

“吃啥？”

咖喱显然是派屈克没听过的新名词。

“哎嗨，印度就是这样，到了那边，我教你吃咖喱。”

威尔士人以这句话为自己的印度文化课画上了满意的句点。

派屈克不知道这个印度到底有什么在等待他。如果印度真像这个威尔士人说的一般美好，那他不用等多久，就能带着几箱子财宝回爱尔兰娶克劳达了。

船在海上走了三个多月，派屈克跟同一船舱的大部分小伙子都混熟了，也不太吐了。大海无边无际，船在海上走着，似乎会永远永远地走下去。越是走得慢，人就越是不着急赶到目的地。派屈克跟别的小伙子一样，整天睡觉下棋打扑克，轮流着帮水手打扫洗手间和洗甲板。别人喝酒谈女人的时候，他脸稍稍一红，只是坐在一边听，并不参与。

在船上过了一天又一天，派屈克只是觉得越走越热，把身上的厚衣裳一件件往下脱，脱到了连衬衫穿着都嫌热时，就看到陆地了。

船刚一靠岸，就听到炮声巨响，码头对面的山上冒出一股白烟。派屈克一众人吓得忙缩头往船舱里躲，以为有劫匪打过来，却听到英军长官大叫：“所有人员在甲板上集合！”

当所有人员都站在甲板上时，派屈克只听得由三五个人临时凑成的军乐队在一个角落里奏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派屈克也跟着所有的

英格兰人一起肃立唱国歌。再仔细看看那座山顶，花花绿绿的国旗挂了十好几面。除了英国国旗，其他旗子派屈克是认不得的。不过凭着他的直觉，来这个印度的人应该是很有很多不同的国籍。

仪式完毕后，甲板上的英军士兵和新招募的公务员依旧列队等待。

按规矩是要让头等舱的长官及家眷先下船。于是从最顶层的舱房走出了穿戴整齐的长官和夫人、儿女。女眷们都打着遮阳伞，提着裙摆，慢慢走下船。码头上有前来迎接他们的与其官阶相仿的长官及夫人。等他们终于寒暄够了就坐上马车离开了码头。

接着下船的是长官们带来的家具——有钢琴、餐桌、餐椅、茶几、沙发、脚凳、衣柜、书橱。都用包装布裹着，搬家具下船的男人一律赤裸着上身，有的皮肤黝黑，头发带着卷。有的苦力皮肤没那么黑，长着小眼睛，扁平的鼻子，脑后梳着一根长辫子盘在头顶，用根木棍叉住。派屈克心想，这大概就是不同类的印度人了。

终于轮到他们下船了，派屈克和大家一起，被带往公务员宿舍。

他下船后就与同舱的威尔士人分开，分坐在不同的牛车里。

一路上，派屈克看着繁忙的路上人来人往，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尘土飞扬的路面，海上漂过来的咸味夹杂着人身上的汗气，还掺了牲口遗留在路上的粪便臭味。这股混合气味形成了一股湿热的气团，紧紧包围着他，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想，这个印度的夏天的确与登道克老家的夏天不一样啊！

在牛车上颠簸了没多久，就到了公务员宿舍。

派屈克的室友是个苏格兰人，名叫伊安。伊安留着小胡子，头发剪得很短。

派屈克是个懂礼貌的小伙子，他见室友像是比自己大几岁，就忙鞠躬，然后一边自我介绍着一边伸出了右手要握手。

苏格兰人伊安根本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看着他，态度冷淡地抽了抽嘴角。

“我早就猜到了新分来的肯定是个乡下土鳖，而且不是英格兰人。”

“那为啥？”

伊安捋了捋小胡子：“为啥？你以后慢慢就懂了。”

派屈克一时也找不到要说的话题，他在床沿坐了下来。伊安递给他一杯凉水，派屈克接过来，道了声谢就一饮而尽。

他想起了威尔士人说的黄金象牙还有咖喱，一时却想不出应该从那问起。

伊安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小伙子，有些可怜他。

“过一会儿就到吃饭时间了，我带你去公务员食堂吃饭。”

派屈克于是有机会开口了。

“是不是在这里每餐必吃咖喱？”

伊安皱起眉头，看着这个爱尔兰乡下来的毛头小子，有些打趣地反问：“谁告诉你说有呢，还是你在爱尔兰乡下养成的爱好？”

派屈克听不出话里的刺。

“俺老家人都爱吃土豆，妈手头宽裕时炖些牛肉给俺大和兄弟们吃，姐妹们没有。咖喱是船上的威尔士大哥说的。他说到了印度，就天天有咖喱吃……”

伊安瞧着面前这个呆小子，脸上的表情彻底松弛下来，他虽没大笑出来，却也被逗乐了。

“印度？！有人告诉你要带你去印度吗？这里可是新加坡哟！”

派屈克不明白伊安的话——印度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而新……却是他从没听说过的。

“新……什么？这里不是印度？”

伊安越发乐了，想着肯定是有人在船上三个多月闷得无聊，拿这个傻小子打赌哄着玩。

“耶稣——玛丽——约瑟夫！我不知道你被谁骗了，这里可是马来亚的新加坡。”

派屈克有些失望。

“那也就没有象牙和黄金了？船上的大哥说住上几年就能带整箱的黄金和成捆的象牙回老家。”

伊安看着这个傻小子，不知是要笑还是要哭。

“爱尔兰仔，告诉你：在这儿住几年，不要说你永远见不着黄金和象牙，你要是有本事没被染上疟疾、霍乱、流感，死在这个地狱一样热死人的地方就算你命大了。你以为我从前的室友带着黄金和象牙回老家了？老天爷长眼啊——你要是染上疟疾，两个星期不到就没命了！”

他看着似乎要哭出来的派屈克，语气放缓了些——

“记住，这个地方叫新加坡，不叫印度，你

是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文员。”

派屈克怯怯地问：“你能肯定我是来当文员吗？”

伊安点点头：“住在这里的人全都是。”

伊安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地图打开，指着地图对派屈克说：

“英格兰在这儿，爱尔兰你的老家在这儿，这里是印度，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伊安的手指落在地图上某个很不确定的位置。派屈克朝着伊安指的地方去找，却没找到伊安所说的“新加坡”这个名字。

伊安看出了派屈克的疑惑，他指着马来亚说：“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分，大概就在这里，离马六甲海峡不远。”

派屈克努力地找，只在地图上找到了一只船，并不见“新加坡”的字样。

伊安有点恼了——

“英格兰人就是这样做事不认真。地图上连‘新加坡’都没标注，如果在大海上开船，走丢了真是会找不回来的！”

这一年是1862年，十八岁的派屈克第一次离家，就被送到了离家几万里外的，连地图上都找不到新加坡。

派屈克在海峡殖民地政府上班已近三个月了。他在商务登记处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工作不繁重，也不难学，像派屈克这样机灵的年轻人很快就学上了手。派屈克那一手出色的钢笔字在这里于是派上了用场——他所在的注册部门主要负责来往的商务机构在本地合法经营。

海峡殖民地政府开明且严谨，鼓励南来北往的商户在这里交易，并不过多干涉贸易的性质，且各种商业机构与活动一概免税。就是说，开一家公司后，没有公司税也没有印花等税项。所以如果脑筋灵活，经营得法，转眼间暴富的商家不在少数，政府靠发售经营许可证赚钱。

派屈克能为自己被分配到这样的重要部门感到无比自豪。他来上班的第一天，英国长官就对他说：“用尽你全身的努力为帝国效劳，迟早有一天你会坐在我的位置，得到比我还多的勋章。”他带着敬业的热情来完成每一项上司交给的任务。例如每天英国上司十点来上班，他则在九点不到就进来，为长官备好茶，把当天的报纸摆在桌上。等长官进来时，派屈克已经削尖了铅笔，钢笔也吸饱了墨水，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上。长官午餐后回来派屈克就把下午要批的文件准备好放在桌上，长官与其他英国人一样，要喝下午茶，于是四点不到就下班回家。如果还有事要处理，长官会毫不客气地叫派屈克办完了再走。派屈克对这种要求从未流露过不满，他兴致勃勃地迎接着每一天。认真抄写着每一份文件，认真处理每一个案子。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派屈克总算是安顿下来了。他熟悉了这个热带小岛上的街道和街道上的气味，他开始给家里汇钱了。第一次汇钱时，他在装着汇票的信封里还塞进了一封信，在信上他给父母这样写道：

“亲爱的大和妈，你们读到这封信时，儿派屈克已经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政府里担任商务注册文员了。新加坡不是印度，离爱尔兰很远，儿在海上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这里是个热地方，比家乡的夏天还要热许多，儿在这儿每日必须以冷水沐浴两次，否则浑身汗臭难闻，但大和妈切莫为儿担心，儿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穿衣也有公家发的制服，到了月底还能领到薪水。

今日随信寄去五磅钱，这是儿三月来的积蓄，给弟妹们吃顿烧牛肉”

派屈克封上了给父母的信，又拿起笔来给未婚妻克劳达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克劳达：

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时健康并快乐。

我现在马来亚的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里做事。我身体很好，依旧不喝酒，我要把钱存起来，早日回爱尔兰盖房子，跟你结婚。

你一定要当个好天主教徒女子，务请每周去做弥撒，常忏悔，圣母玛利亚会保佑你和我。代我向诺尔神父问好，告诉他年后我们一定会请他主持婚礼。”

派屈克还给未婚妻附上了一张自己身着制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神态庄重而严肃，这是他相当满意的一张，他知道克劳达一定会拿给她要好的小姐妹们看。

他憧憬着一年后荷包里装满了钱，坐船回去娶克劳达。他们在诺尔神父的教堂里举行婚礼，他把结婚戒指戴在克劳达手指上，然后他和克劳达对着神起誓：无论贫富病痛都要厮守一辈子。然后他和克劳达生最少十个孩子，妈一直说克劳达一看就是能生育的女子。

想到这儿派屈克有些脸红。男女之间的事，他并不是非常清楚。来时在船上听说了不少，但

把这些羞怯事与克劳达联系起来，不免让他心跳快了。不过他知道，克劳达像所有健康结实的爱尔兰姑娘一样，会让他骄傲的。

不过，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并非派屈克想的那么充满诗意。

派屈克尽管兢兢业业，他却没能在一年里存够钱回家，他也没能在两年内存够钱。等他终于能够买起一张船票，回家乡娶亲，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升了职的派屈克并没有在家乡盖房、买地当农夫，然后像他的大和妈一样生儿育女。他存到了足够的钱后，回到爱尔兰，在天主教堂里行了婚礼，小住几天后，就携新娘回返新加坡，继续在海峡殖民地政府服务。

那年派屈克二十二岁，克劳达二十四岁。

克劳达的脸蛋红扑扑的，人长得结实，性情也敦厚，加上比派屈克大两岁，自然凡事都透出一股成熟与稳重。

夫妇两人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终于又回到了新加坡。从没出过远门的克劳达在海上连晕带吐了一路，到了新加坡后眼看着周围的景致和人，不禁生出许多恐惧。

——离开爱尔兰老家时，圣诞、新年刚过，上船时天上还飘着小雨夹着雪花，但到了新加坡却是头顶骄阳的夏天。她感觉新加坡的太阳比家乡的更大、更红、更热。看着赤裸着上身的苦力男子，克劳达相信这里像火球一样的太阳是能把人烤焦的。

——当地人说这各式她听不懂的话，即便有人说英语时，也听上去怪腔怪调。当地的女子都穿着木头拖鞋，走起路来嘎达嘎达响。

等把一切都安顿好了，派屈克上司的太太请了新娘子去家里喝下午茶，克劳达穿上最好的裙子去了，上司太太对克劳达礼貌又客气，一时间让她为丈夫感到骄傲——她的丈夫居然能在英国人的政府有这样的地位了！喝完茶，吃完点心，临走时，英国太太拉着克劳达的手，似是恋恋不舍地说：

“我们在英格兰的家里有个女仆也是爱尔兰的女孩子，她跟你一样，也长了一头红头发，脸蛋红扑扑的，看见你就像是看见她了，以后常来坐。”

克劳达懂了，原来虽远在千万里外，英国人到底还是高高在上的，爱尔兰人依旧是仆人。她不愿意让派屈克担心，就什么也没告诉他，但自打那次以后，凡是有英国人聚会的场合，她都找借口躲开。要在新加坡城里找个像她一样的爱尔兰姑娘真是难，连找个苏格兰人的家眷聊天都难，克劳达所到之处，似乎只能看到一群群唧唧喳喳的英国太太聚在一起，她们扯起家长里短时克劳达是搭不上话的。

这个马来亚，不是她的家。在这个又湿又热的地方，她唯一的亲人就是她的丈夫派屈克了，家只能是有派屈克的地方。

克劳达本来红润的脸颊渐渐在马来亚的烈日下失去了健康的色泽。她一天比一天寡言，身子也一天天地觉得虚弱，开始厌食。有几次吃过早餐后竟然呕吐起来。她以为是自己想家、想父母与兄弟姐妹了。她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在爱尔兰老家里忙惯了，到了这里天气热，又少活动，肠胃消化不良。她于是在公务员宿舍后面的空地上种起了蔬菜。她每天送走了上班的丈夫后，就在菜地里松土、拔草，等到她种的第一批菜蔬成熟了，她捧着自己的收获物时，头晕呕吐消失了。她觉着自己的肚子慢慢凸起来，她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是怀孕了。

克劳达把这个天大的消息告诉了派屈克时，派屈克乐得眼睛放着亮光，他憧憬着这个宝宝将是他们十个儿女中的老大。他自然希望这是个儿子，那就是丹姆西家的长孙了。克劳达也受了派屈克快乐情绪的感染，但她倒希望这个宝宝是个女儿，有个小女儿的陪伴，自己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就不会孤独了。生个女儿，就生了妈妈的小心肝。她想象着把可爱的小女儿打扮成玩偶的模样，而她就是造就了这个美丽小玩偶的母亲。想到这这里，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幸福。

克劳达于是开始为宝宝准备衣服了。她认真地买了毛线为宝宝织小衣服与小袜子；她又买了呢绒，为宝宝缝制里里外外穿的小衣裤。派屈克看她兴致这么高，不忍心扫她的兴，但又不得不提醒她：新加坡一年十二个月都是比老家夏天还要热的气候，宝宝穿不着这么厚的衣服。

克劳达有些失望，但她坚持着宝宝回爱尔兰时应该有暖和的衣服穿。这时派屈克内心就觉得对不住妻子了。他知道她想家，想爱尔兰，想她的兄弟姐妹，然而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她回去的。他嘴里随便咕噜了一句自己也没听清楚的话，心里只想着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实现自己与妻子的梦想——快快升职、多存钱，就能早一点回老家了。

克劳达虽然心里想着孩子回爱尔兰时要有暖和的衣裳穿，但她还多缝了两件夏衣。她又让派屈克在休息日给宝宝做了个小木床和小推车。她每天都在日历上做着记号，算计着孩子降生的那一天。她一有空就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问肚子里的宝宝：

“你到底是个伊丽莎白呢，还是个康纳呢？嗯……我来猜猜，你爱穿裙子，还是爱穿裤子呢？爱穿裙子就是妈妈的伊丽莎白，爱穿裤子就是你大的康纳，好不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过了五个月后，克劳达的肚子长得飞快。她的精神也越来越差。她常常一早起床后就开始觉得头晕目眩，脚跟站不稳。起初休息一会儿，吃几片面包还能站起来为自己和丈夫准备午晚餐，到了后来，就干脆晕得没法下床了。

派屈克看着妻子原本红润的脸庞一天比一天苍白，的确连照顾自己都困难了。他知道这就是马来亚气候的毒劲了——一天天地把人烤着、蒸着，不把你榨干不作罢！他照着英国人的样子，请了一位当地的华人妈姐来照顾妻子。

这位妈姐姓林，是广东人。林姐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脑后，盘成发髻。林姐来时穿着白衣黑裤，一看就是妈姐的打扮。她与当地的华族女人一样地穿着哒哒作响的木拖鞋。她一来家里，叫了声“太太”就把拖鞋放在门外，赤着脚走进屋里。进来后，她一声不吭地卷起袖子，收拾屋子、擦地板、擦窗户。等她做完了一切，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时，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擦汗。擦完了汗，她站在克劳达面前说：“太太和先生今晚吃米饭？”

克劳达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这个岁数与自己相仿的华人女子，她知道自己和她们虽然不能像家乡的小姐妹一样谈天说地，但她已经喜欢上了林姐。有林姐在她身边，她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她递给林姐一块钱，林姐也不多问，拿起钱，一转身就出了门。她拿着钱去了巴刹，不过半日，她买了两捆青菜，一条鱼，还有一只用来炖补汤的小乌龟。

林姐就这么住下了。她与克劳达在言语上的交流非常有限，尽管她只能用极其简单的英文单字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林姐看着克劳达的肚子，比划着“几时生？”

克劳达指指日历上的日子，做了一个宝宝从肚子里出来的动作。

林姐再问一句“宝宝穿什么？”

克劳达指指床头的小抽屉，林姐拉开一看，里面全是小衣服。她取出衣服来在床上摊开，歪着头，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分拣出出薄麻布的小裤褂，放在一边；再把克劳达准备的厚绒衣裤及毛线织的小袜子手套等放进抽屉。她指着薄麻布裤褂，咧嘴一笑，露出两排健康的白牙，说：“这个给宝宝穿。”

接下来几日，林姐又在上巴刹买菜的当儿去了印度人开的布庄，买回来了些白棉布和一些亚麻布，她为宝宝做了几件小衫子，然后缝了几幅方块尿布。

眼看着克劳达临盆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林姐用各种广东人的进补法给克劳达炖汤。克劳达虽不是每样汤都能喝得下去，但她明白林姐的一片好心，往往不喜欢喝也在努力地喝。林姐烧的广东菜除了白饭和烧肉外，对于克劳达来说，青菜总觉得不够熟，带着半生的草味；豆腐更是让克劳达头痛的东西——这种东西带着一股子黄豆的豆腥，软溜溜的，有一种让她说不上来的恐惧与嫌恶感。于是她就大口地吃白饭，也一样能给林姐不少安慰。

过完一天又一天，那一天终于提早来了。

派屈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冷水沐浴、刮脸之后穿戴整齐，吻别了妻子后走出家门，去办公室上班。还没到午餐时间，走廊里传来一阵木屐的哒哒声，夹杂着广东女人与锡克看守的争吵声。

派屈克走出办公室，看到门卫阿星正在阻拦满头大汗的林姐。

阿星翘着胡子，卷着舌头大叫道：“先生，我对她说了这里不是阿嬷来的地方。”

派屈克招呼他放行林姐，一句话没说完，林姐就嚷着：“先生，快！太太见红，宝宝来了！”

孩子只要一落地，总是长得比什么都快。

一转眼，康纳与比他小十多分钟的弟弟肖恩也快要到上学年龄了。这两个从未见过母亲的孩子，在林姐的照顾下，已经七岁了。

克劳达是死死拉着丈夫的手走的。她惨无血色的脸上既无痛苦也无幸福，仿佛生下这一对孪生兄弟与她毫无干系。

派屈克那时连哭也不会了。

他呆跪在床边，等神父来念完了祷词，告诉

他天主教会有人来帮他料理后事，他也只是像木偶一样地道谢。等到克劳达在天主教坟场下葬后，回到家里，他也还是只会盯着妻子的遗像发呆。

林姐哭成了泪人，看着两个一生下来就没了亲娘的双胞胎男婴，她不知哭湿了多少条手帕。等林姐哭够了，给两个宝宝喂了些米汤水，哄着孩子不哭了，她就拿出这两个月来太太发给她的工钱，出了门。

她先去找了同乡的姐妹，见面又是大哭一场。姐妹虽有心帮忙，可是谁也没有奶水。她于是一路想着，走去了巴刹。她找到了开鱼档的马来人哈山，笑笑说，“哈山哥，你妹子呢？”

哈山正在嚼着槟榔，见林姐来找他老婆，憨厚地笑笑，一咧嘴，露出满口的血红槟榔汁，好似个吃了人的血盆大嘴。林姐主人家的事他也听说了，因此他知道林姐来的目的。他呶呶嘴，指着摊位后的纱笼吊床。

一块纱笼布绑在两棵大椰子树之间，做成了吊床。马来嫂躺在上面抱着个两岁多的胖小子，正在打盹。

林姐轻轻走过去，轻摇了摇纱笼吊床，叫醒了马来嫂。她露出两排白牙，笑着，甜甜地叫了声“拉蒂花姐，我来求你的奶了。”

拉蒂花一睁眼看见林姐，也不管身边正在熟睡的儿子，只管拉着林姐的手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说着可怜哟可怜，刚出生的孩子没了娘怎么活。林姐连忙打住了她：“莫哭，小心会把奶水憋回去！”然后拉着她的手，先在巴刹转了一圈，买了印度煎饼叫拉蒂花吃，又给拉蒂花的胖小子买了两个鸡蛋煎饼，说：“阿米尔长大了，莫要吸奶了，好不？”

拉蒂花不肯接煎饼，林姐抓过她的手，硬塞给她，眼睛一红。

“拉蒂花姐，我是来求你的呀！两个红毛仔可怜呢……我什么都肯给他们，但我没有奶啊……两个男仔，又不足月，只有这么大一点点，像两只小猫儿……”

林姐抽泣着，眼泪吧嗒叭嗒地往下掉。

就这样，林姐求来了马来嫂拉蒂花。拉蒂花给自己已经满地跑的胖小子断了奶，来喂康纳和肖恩。拉蒂花也没说要多少钱，林姐打听了行情，从自己的工钱里匀出钱来付给拉蒂花，每日还一锅锅地给拉蒂花炖牛肉羊肉鸡肉汤下饭，吃得拉蒂花脸色红润，奶水“哗哗”地像喷泉涌出。每日她不等天麻麻亮，就涨奶涨得睡不着了。于是她带着自家儿子阿米尔过来，让儿子屋前屋后地跑着玩，自己给两个婴儿喂奶。两个女人说说话话地喂养着两个孪生婴儿，日子倒也过得平静。

直到有一天，林姐花完了自己的储蓄，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买米买菜了，只好去找派屈克。

这天派屈克下班回来，林姐给他端上来了饭菜，他照旧默默无语地低着头吃完了。正要去冲凉，被林姐拦住了。林姐怀里抱着一个，童车里放着一个，她边摇着孩子边说：“先生，买米买菜没有钱，给奶妈也没有钱了。”

派屈克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从克劳达去世后，自己就没有给过妈姐开过一分钱薪水。这几个月来都是妈姐拿自己的钱撑着这个家。他不由得心头一酸，两行泪水流了下来——他的克劳达去了天堂，把他的魂也带去了！他连忙拿出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递给了林姐。从此后，每个月发薪后，他自己留三分之一，存三分之一，将三分之一交给林姐。林姐于是就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康纳和肖恩这两个没娘的孩子。

康纳和肖恩自幼便喝着马来女人的乳汁，再大些会吃饭后，吃的是广东妈姐烧的饭菜。长到了七岁上，虽然长着欧洲人的模样，却能把广东话和马来话说得很溜，反而跟爹爹说起英语来透着一股子生疏。派屈克知道这就是自己整天忙工作，让两个儿子与本地人混在一起造成的。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也学英国人的样子，将一对儿子送去英国读书。

其实，本地也不是没有天主教学校，但他心里还是想着自己毕竟不打算在马来亚住一辈子，儿子上了英国人的学校，日后退休了回去爱尔兰老家，对他们以后的前途是有益处的。

他于是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把两个七岁的儿子送去了英国。他是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个爱尔兰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也能像英国人一样地送儿子进英国的寄宿学校读书了！他派屈克的儿子以后也能像英国人长官的儿子一样，当大人物了。

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钱最多只够供两个儿子在英国读两年。等到两年毕了，自己拿不出钱来，两个儿子将何去何从，他是不知道的。

（一，未完待续！）

夕阳斜晖

第七章 人生如梦

◇ 郁金香

立亭送走芊蒂一家后，开始投入续弦继母的角色，作为他的续弦她是可以胜任的，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感情较扎实。毕竟立亭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从中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人变得比较随和凡事也看得开；他经过丧妻之痛深深领悟到伴侣的重要，更懂得珍惜对方，彼此再次拥抱婚姻，都拥有一颗一定要成功的决心。

好朋友们都说：“看你们两相处的如此愉快，虽然中间不时有三个纪念品从中作梗，周边的闲言闲语你们必定也时有所闻，但是你们的立场一定要坚定，好好珍惜这段得来不易的姻缘。”

曾经鼓励立亭考取美容专业文凭的好顾客宋丽彦就这样比喻立亭夫妇与三个孩子的关系：“你们五个人就像是两组不幸的人共乘一条木筏，飘在同一条长河上，沿途是什么风光没人能预见，而且这两组人的立场与看法永远不会一致，更因为隐形的矛盾‘利害’关系，你这个后母的角色不容易扮演，但是一旦踏上这条‘贼船’你就要步步为营，我想开始那几年一定不容易过，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要你再次发挥当年在伦敦苦拼的精神，你一定会苦尽甘来的，亭，相信我的话。”

力亭想想事实也的确如此：三个孩子没有了妈妈已经够可怜，现在仅存的爸爸又要与阿姨分享，不知她会否把唯一的亲人给抢走？这样的狐疑肯定在三个孩子的脑海里荡漾，加上周边同学，朋友与长辈们的说三道四更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感与缺乏安全感。为了自卫他们只好装凶与无礼的对待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与不满，有时甚至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以唤起爸爸的注意。想到这里立亭就忆起自己年少时如何扮酷吓唬养父，如今自己做了别人的后母才了解其中的滋味，颇有“报应啊”的感觉。

后母之路的确不易行，立亭在这方面总是心惊胆跳的面对挑战，每一回的家庭聚会都弄到自己焦头烂额，以致心灰意冷向朋友申诉：“你们千万不要嫁给有孩子的鳏夫或离婚者，你们……”日子就在这样吵吵闹闹与捶心捶肝的痛苦申诉中渡过。

曾经有些顾客怜悯的问：“以你的条件为什么你要选择他，与他的孩子分享一个男人，每周只能拥有他三、四天？再说他的经济也不富裕？”

“唉！你没听说过‘爱情是折腾死人不必赔命的玩意儿’吗？它又是可遇不可求的喔，碰上了只要性格合得来就接受吧！它不像买家具可以事先量准准尺寸慢慢比，合适了才购买。我一周拥有他三到四天总比我每天回到家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好，对吗？”立亭笑笑地回答，心里却在狐疑：难道这就是你们遇不上伴侣的原因？

经过多年的磨练立亭也比较能适应与三个孩子相处，同时他们也渐渐长大日日懂事了。光阴的流失比闪电还要快，转眼他们大学毕业了，有的已在工作。

不久女儿即将出嫁，女婿是个思想成熟的专业人士，有了稳定的感情关系，女儿的性格更趋美好，她已经不止一次说：“阿姨，谢谢你替我们照顾爸爸，这些年来，幸好有你，我们才能无后顾之忧安心在外打拼，爸爸有了你比较不会唠叨我们，我与爸爸的关系才那么融洽，我结婚后你搬过来与小弟弟同住，他的心地善良，人也蛮随和的，我相信你们会相处的很好，这样爸爸就不必两边跑；你也可以把你的屋子租出去让生活过得更舒适。”

立亭心里喜滋滋的，想想她说的话很有道理，该是一家团聚的时候了。

来年大儿子也成家了，虽然他们住在英国，一年回来探亲一两次。现在就剩下小儿子与立亭两老同住。立亭的另一半每每谈起这三个孩子心里总是很有成就感而骄傲。而立亭总是不敢相信三个孩子长大后会如此成熟与懂事。

立亭的小姑每次见面时总是很有感触地说：

“亭，你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熬出头了，很。。。值得！”说着说着泪水就簌簌而下。

可是立亭心里却在纳闷：你们只看到我眼前的好，过程多艰辛你可知道？刚开始那几年我就如生活在大海上与大风浪正面交锋，没有亲人帮得了，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挣扎、挣扎……旁人则在等待看场‘好戏’：看你能够忍多久？此刻辛酸的往事浮上心头……立亭的眼睛模糊了。

立亭与孩子们的相处后来会这样融洽，得感谢一位顾客陈凤喜，她的命运与立亭颇相似，她们在同一年认识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不过她的另一半是个洋人，对方有一对八岁与十岁的女儿，由于凤喜是在国外受教育的，思想比较开放所以她很乐意与立亭分享身为后母该做的事：“你要把这三个孩子当成朋友，对他们的事不要过分参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你听就好，千万不可以插嘴或加意见批评，因为争吵过后他们和好了，你就惨啦！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你，到时你只能哑子吃黄连，毕竟他们血浓于水。”这一招果然为立亭未来的路打下‘胜利’的基础！

凤喜还提醒：“孩子告诉你的秘密你绝对要封口。你认为孩子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要直接告诉他们，而是通过他们的爸爸的口去说教，当然男人比较粗心大意，很多地方你要常常提醒他……”

人生走到这里，应该是无怨无悔了，尤其最近一次的全家旅游，立亭看到孩子们对爸爸的疼爱，心里感到非常感恩和满意，毕竟自己默默支持了那么多年算是尽了一点绵力，连最难读的一章也顺利过关了，夫复何求？很多时候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来处理事情，效果往往比预料中的好。立亭这样想着。

可是立亭的另一位顾客张雅玉就没那么幸运了，她是立亭童年时住在同“甘榜”注(1)的邻居，由于她就读于英校故彼此不是很熟络，反而她的妈妈与立亭有往来。后来因为雅玉的脸长满暗疮，给外面的美容院屡治不好，在她妈妈的强力推荐下，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而成为立亭的顾客，后来还成为好友。

张雅玉是位银行行政主管，少女时代一直忙于进修，从高中起就一直读夜校到硕士毕业，身边青梅竹马的男友因为不能与她一起进步，没有耐心等她完成大学课程而娶了别人，说也奇怪从此爱神就远离了她。直到三十七岁那年才与旧情人重逢，遗憾的是他已经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的鳏夫，他的太太在生第二胎时因难产而死，雅玉泪眼汪汪地听着他哽咽的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女强人的铁石心肠完全被融化，雅玉对他以往的负心与恨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情又怜惜，要命的是她居然带着使命要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而开始与他交往。

雅玉想：反正这些年来我没人追，也过了生产旺期，做个便妈妈应该还不错吧，而心里深处却是忘不了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才是真的。就这样他们交往一年不到教堂的结婚钟声就响起。

度完蜜月回来春风满脸的雅玉说：“立亭，我那两个‘孩子’只有十二岁与十四岁，下个月就会搬来与我们同住，我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养，给他们最好的。”

“恭喜你呀！祝福你一切顺顺利利，不过不要太宠孩子噢！”

“才不会呢！我会把他们视如已出，如果他们不听话我是会打他们的。”雅玉信心满满地回答。

立亭听了心里一怔：你千万别太天真了，别人的孩子万万动不得！可是就是说不出口。

第三个月雅玉满脸倦容憔悴的出现在立亭的美容院，像只病犬有气无力地说：“我升白旗了，原来当人的后母是那么艰难，我以为我用真心与满满的爱相待，一定无往不利，天啊！我给那两个小鬼整得就要发疯了……亭，我一直反复在想你是怎样熬过来的？还有啊！我那个老公不但不站在我这边支持我，还在孩子面前数落我的不是，最叫我气煞的是他居然处处管我，包括我的财政支出，他还限制我不要去做美容，还敢说把洗脸的钱省下来帮补他维修汽车，你看！这样没出息的话他居然说得出口，我动怒了与他吵架：“办不到！洗脸不但是我唯一的生活享受，它还帮我减压和保健你可知道？”

“减压？减个屁啊！你跟我生活在一起压力这么大咩？”他也不甘示弱的嚷。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待你！”立亭不安的问。

“都是他们的外婆与阿姨在搞鬼，你知道吗他们的外婆居然说：‘那个女人不是你们的妈妈，她对你们好是不怀好意，因为她要讨好你们的爸爸，所以你们不要给她骗去感情，只要把她当成摇钱树就没错，要什么敢敢开口跟她说，不必客

气。’”

他们的阿姨更可恶，打毒针说：“天下的后母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你们的后母尤其狠毒，她很会在你爸爸的面前做戏，假装待你们好，有一天你的后母会把爸爸整个人抢走，然后把你们送到国外读书！这样你们就变成孤儿了！”小孩就是小孩，听了这些误导的话竟然信以为真，而敢敢当着他们爸爸的面对我无礼甚至顶嘴，这个没用的臭男人居然视若无睹，结果……唉！不说了，真是孽债啊！我要发疯了！亭……”

时光不等待任何人，当大多数人都忙碌过日子的同时，雅玉与那家人不觉也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今夜她来到美容院哭丧着脸说：“亭，我与他们的日子跌跌撞撞过了十三年，孩子也在风风雨雨的环境长大，很遗憾‘母子关系’并无法改善，好不容易挨到两个孩子成家了，我以为这下可好啦，没有了障碍我可以忘记这十多年来他对我的不好，两老也许可以重新培养感情，重温年轻时与他谈情说爱的甜蜜时光，谁也没料到来年他竟然猝死于心脏病，立亭，我的命为什么如此坎坷？”

两人泪眼相对，立亭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抱着她，让她痛哭发泄。雅玉一面哭泣一面断断续续继地说：“最近两个孩子一直来家里闹说要卖房子分财产，我在想分什么家，他那里有财产可以分？这间政府公寓是以我的公积金购买的，他们爸爸的钱都输在股票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居然招兵买马，什么姨妈姑姐阿叔通通调来我家闹，你们跟我闹？好！我奉陪到底，你们有兵我也有将，我一气之下，搬到我妈家住把房子放空，看你们能奈我如何？想不到他们居然敢敢闹到我妈的家，后来几次还闹到邻里警冈，连警察都受不了他们的无理、野蛮而劝我找律师解决。这件事一搁就是大半年。

最近我到伦敦公干，有一天我在一间餐厅的墙上无意间看到一幅耶稣画像，上面写着：上帝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给我安详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并赐我智慧让我明白两者之间的不同！这句话好像是上帝在与我沟通，打结的脑筋突然通畅，我明白了：如果金钱可以为我解决问题替我分忧，而我又负担得来，我何必做贱自己没完没了的耗时与浪费精力与一班‘改变不了的怪兽’斗？算了，我接受建议：心痛的把房子卖了分一半给他们，从此我与他们一刀两断。一段孽债就此画上句号，乐的轻松！还我自在！”随着雅玉的诉说，她的心情也随着情节的转变而渐渐开朗。

十个月后立亭到雅玉的新家庆祝圣诞节，一间私人公寓座落于升旗山下、背山面海，走在公共走廊上一眼望去尽是灯火璀璨，圣淘沙的七彩霓虹灯就像是位贵妇向你眨眼，晚风阵阵送凉来，立亭醉了：“玉，你怎么这样幸运找到这间风景一流的房子？羡慕死人了！”

上帝不是说过：“祂是在试探你的耐力，如果你熬得过，祂会给你双倍的回报！就是这样简单啊！”雅玉轻松脸带笑容像唱歌般地说着，而这些话对立亭来说是那么的熟悉，一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油然从她的记忆里涌出来……

“玉，你完全变了，现在的你不论是外表还是内心就如天使一样讨人喜爱，连说话的声音都像是在颂圣诗！”立亭牵着她的手说出肺腑之言。

走进雅玉的家，里面可闹哄哄的，她的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此时哇哇声四起：“咱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啊！你胖了，你瘦了，怎么你不会老？……”叽叽喳喳闹哄哄的。

最最叫立亭高兴的是张妈妈还是那么健壮，她看到立亭马上站起来并紧握着她的手说：“亭亭，多谢你这些年来对阿玉的照顾与开导……哎！那个衰人第一次辜负了玉的感情，第二次却带一个炸弹给她，这一辈子差点就给他毁了……！”

“张妈妈不要这么说，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甘榜的人，互相疼爱是应该的，何况我阿公过世时你们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呀。阿玉的往事过去了就算了吧，人只要还活着，就要活得自在与心平气和才重要。”立亭拉着张妈妈的手安慰着说。

吃吃喝喝闹了一阵，有些看电视去，有些搓麻将，雅玉与立亭走进厨房的阳台继续喝香槟，欣赏夜景，此刻立亭问了雅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挖你的疮疤，我们就当成闲聊，你别介意啊！想当年你这样真情与毫无保留的付出，爱那两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孩子’，今天得到这样无情无义的结局你有后悔过吗？”

“亭，你问的很好，我不但不后悔，还很感恩，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不必怀孕就能尝试到做妈妈的酸甜苦辣，我享受整个过程，并不计较结果，虽然有时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自欺欺人，甚至有人笑我阿 Q，我还是吞下来。常言道：经

一事长一智，如果我没有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或教训而改变自己待人的态度，那这一切苦都是白受的，我也白活了那些年，对吗？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允许我重来一次，我会提醒自己：我与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无论我爱他们有多深，结果是枉然的。在感情上我会选择保留，我也会自私更不会牺牲那么多，我变得很可怕对吗？亭，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它已经把我善良的心磨损了。其实伤我最深的倒是我与他的结合，他对我来说才是一个非常心疼的遗憾，因为当我与他结婚后，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他已失去当年的纯真而变得斤斤计较与婆婆妈妈，他对我已经没有爱情，他似乎是看上我的财富而跟我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怀疑我们的重逢是他刻意安排的。有些话当年我难以启齿，现在事过境迁我不怕你笑，坦白告诉你吧，当年我最痛苦的是他在性生活方面很……有问题。我与他度完蜜月回来就已经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了，每每想到性事我就打冷颤，可是为了面子表面上我还装得和和谐谐，夜阑人静彻夜难眠之时我又很……不甘心：我奋斗了大半辈子，自己守身如玉，金钱、权力、地位我都拥有，为何我要堕落到这个地步？下嫁到这么委屈。年轻时我顾虑太多，因为我穷怕了，我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穷的命运，因此担心结婚后不能专心读书；与他重逢时我又被长期的寂寞折磨得心慌意乱，没有太多的思考就匆匆与他结婚。现在他死了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解脱，但却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代价很大！”雅玉很无奈的一口气说出隐藏在心底好久的秘密。

“玉，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真是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尤其当丘比特的箭乱射时，谁倒霉被射中谁准受伤，所幸你从小学到中学就受教育于天主教学校，一路来你就有很强的宗教信仰，藉着上帝的力量你懂得自我解困与自救，经过这一场大‘浩劫’你不但没有倒下去，反而活的比以前轻松，对于你的遭遇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上帝对你是公平的，祂虽然折磨你但是祂也给你一个机会拥有短暂的完整家庭生活，你看现在你拥有的一切不是比以前更丰厚吗？心情好人就自然健康，讲到姻缘真是可遇不可求，我有一个亲戚今年五十七岁，五年前他的老婆病逝，两个孩子已经成家移民到加拿大与英国，他有意思再找个伴，对了他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不知你有意思想认识他吗？改天我介绍给你认识好吗？”立亭安慰着说。

雅玉脸露感激之意答道：“如果还有机会遇到心仪的男人，我是不会拒绝的，但这次我不会冲动，我会用电子砂锅慢慢熬老汤……哈哈哈！”

“哦！那你要熬老黄瓜汤，还是莲藕汤……

从阳台里传来连绵的嘻笑声引起客厅里的亲人不断往厨房里看，忽然间“澎！”一声，原来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一朵巨大的银色烟花向她们扑过来，银色的光芒照着她们两充满泪水的双眸。

立亭明白这些泪水是上帝赐给雅玉“幸福的圣水”心理也默默地祝福这位老邻居兼好朋友！

注

（1）马来语即乡村



梦回故里

◇ 赤道赤子

强硬的外表通常都包裹着渺小的灵魂，刺猬、豪猪，都长着坚硬的刺；而狮子、老虎，却只是披着柔软的毛。

第九章：威武

一

火车轮敲打着铁轨，枕木配着和弦，我靠窗坐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奔跑着，就像林中的鸟儿，用最美的声音呼唤着你，让你情不自禁地追逐着它，可当你来时，它却走了，离你远去，无影无踪。我伸出手想抓住它，挡住我的却是那厚厚的玻璃窗。我用满心的无奈拍着玻璃，没有声响，留下的是一抹抹模糊的手印。手印挡住了些许能穿过玻璃的光，隐约间反射出模糊的面孔，我把嘴巴贴近玻璃哈了一口气，在朦胧的玻璃面儿上用手写了两个字——宝儿。

爷爷来送我，就坐在我旁边，正和对面的陌生老头儿聊得火热，也没空理睬我。开始他们只是侃三国话水浒，后来又扯到了日本鬼子和八路军，两个人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岁，自然阅历丰富，讲起陈糠烂谷子的往事来，也是滔滔不绝不用打草稿。当他们谈到城里的年轻人，就像两台上满了发条的旧闹钟，同时提高了音量，争先恐后地倾吐着自己满眼满心的看不惯：

“这帮伤风败俗的东西，大白天的就公然拉着手，有的还搂着脖儿，什么玩意儿！”

“电视上动不动就亲嘴儿，我孙子问我他们在干啥，把我这老头子都臊脸红了。”

“收音机整天不知放些什么歌，完全没个调儿，也不知是唱歌儿还是说歌儿。”

“我那大孙子十七八岁了，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最近还染成了黄色，跟洋鬼子似的，他妈妈竟然还说很好看。”

“你要是去趟海边儿，得把你吓死，那些女人穿成什么样？上边带个露半个奶的罩子，下边穿个小裤衩，就一定点的布，兜住下面的一小条儿，那干脆别穿得了！”

“可不是！当年我那大闺女没出阁的时候，到河边脱了鞋洗脚，被我们老太爷看到了，拿着铁锹在地上挖了个大坑，说啥都要把孙女活埋了。我们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跪了一晚上，才捡回姑娘一条命，但也被锁在房里，半年都不可以出门。”

“说得是啊，这大姑娘的脚怎么可以随便给人看？现在可倒好，能不能看的反正都给人随便看了，还生怕露得少。”

二

火车轮敲打着铁轨，枕木配着和弦。半天后，这火车就会停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我的家。当年，我的父母也是通过这条铁路，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着的故土，来到陌生的城市里闯荡。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他们要离开故乡的亲人和山山水水，母亲说她要离开封建家长式的大家庭，她有自己的理想，她不要用半辈子的时间做家中老太爷的奴婢，再用半辈的时间对自己的晚辈呼呼喝喝。

“你们想家吗？”我七岁时问母亲。

“以前很想家，后来有了姐姐和你，就忙得没空想了。”母亲忙着手中的活儿，微笑着对我说。

“你们想过要回故乡吗？”我十二岁时问母

亲。

“没想过，我们这一代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希望你在我们的城市里接受好的教育，将来上大学，出人头地，而不是去山沟里做一个放牛娃。”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

“你们当初远离家乡，如今我却要去南洋，飞到更远的地方，这是我们家的一种宿命吗？”我十七岁时问母亲。

“给你讲个故事吧。”母亲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在你出生后的两三个月，家里来了个沿街算命的中年妇女，她说要给我们算命，算不准就不收钱。我当时并不信命，但看她憨厚可信，便请她进了屋。她要了我和你爸的生辰八字儿，把我俩的命都算得非常准。她看到襁褓中的你，便说你的貌相不寻常，将来不会是普通人，要么会功成名就，要么会贻害四方。我问她该如何管教你，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教太多也是多余，况且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会远走他乡。我问她你会走多远，她说你会出国，十七岁就不吃家乡饭了。我有点儿惊愕，那时文革刚结束，还没改革开放，普通人家说要出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认定她在胡说八道，也没给她钱，只是用十个鸡蛋把她打发走了。”

“我在国外十年了，很想家，你说我该回来自己的故乡吗？”我二十七岁时问母亲。

“台湾有位诗人说：所谓故乡，原本不也是他乡吗？你的故乡，也只是你祖先漂泊旅程最后落脚的地方。”母亲摘下了老花眼镜，放下了手中的书本。“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给了你生命，但没有权利帮你选择你的生活。”

火车轮敲打着铁轨，枕木配着和弦。几个小时后，就要回到我生长的城市，就要见到我最爱的母亲和我最尊敬的父亲了。但身后有种莫名的眷恋和不舍，锯子般拉扯着我的归心。脑海里那刚刚变得熟悉的面孔闪着光，挥之不去。

年少的心，被沉甸甸的怀念坠着、坠着，幼小的肩膀，吃力地扛起第一次失落。

三

盼望着，又一个暑假终于来了。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困了一年，心早就像长了翅膀，飞向了那绿葱葱的大山、清澈的河水。对白宝儿的思念，也一天天地积攒在一起，绑着蝴蝶结，珍藏在心底。同一趟火车，相反地方向，飞快地奔驰着，把我的家甩在了身后，越来越远。我却希望它更快些，因为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煎熬。我掏出珍藏在心底的思念，把它点燃，就像那节庆日里的烟火，飞上天，开着花。笑容浮现在了我的脸上，我开始不再寂寞。

终于到了奶奶家，奶奶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把我抱在怀里。我把父母带给奶奶的礼物交给她，便飞快地冲出门去。

隔壁张家的大门四敞大开着，高大的李子树依然茁壮，硕果累累。院子里却比去年凌乱了许多，菜园的杂草长得过膝高，碎砖的走道儿也落满了枯叶，几只母鸡随处游逛这寻找食物，鸡毛和鸡粪遍地都是。我大声地叩门，满脑子都是白宝儿见到我时惊喜的笑容。应门的却是张大帅，看起来比去年明显苍老了些，也瘦了些，依然吹胡子瞪眼，满脸怒气。

“小子，你找谁？”

“张爷爷，宝儿姑姑在家吗？”我怯怯地问。

“这里是姓张的，没有老毛家的人！”张大帅重重地摔上了门。

我有点儿发懵，在门前傻站了半分钟便跑回了奶奶家。我气喘吁吁地问奶奶：“白宝儿在哪里，那张大帅怎么那么凶？”

“凶？那个老熊包蛋有啥好凶的？宝儿这样还不是他害的？”奶奶恨得咬牙切齿。

原来去年那张大帅答应了毛秃子的提亲，要把白宝儿嫁给毛家。可白宝儿最终还是选择了反抗，她跪在地上求他爹，说即使一辈子不嫁，也不要嫁给一个流氓。张大帅火冒三丈，说：“妈了个巴子的，你他妈个赔钱货！你不找个人嫁了，要老子养你一辈子？”白宝儿泪流满面，跪了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那羊癫风就犯了。毕竟是亲骨肉，张大帅看着也有些心疼，便找来毛秃子，说要悔婚。

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那毛秃子岂能善罢罢休？他花了一千多块钱到城里找了十来个流氓恶棍，到张家大院儿要喊打喊杀。村里的人都围了过来，场面就像当初毛辣子借寿一样热闹。平时凶神恶煞般的张大帅见到十来个孔武有力的纹身汉，马上吓得脸色灰白、呆若木鸡。

“你个老杂毛，吃我的喝我的，说要把闺女嫁给我，到头来又拉屎往回抽，你他奶奶的当我

是吃素的？！”毛秃子嚷嚷着，从地上抄起了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打碎了张大帅身旁的一块玻璃，那些恶汉也跟抄起了木棍和石头，冲张大帅叫骂起来。张大帅倒退两步，靠在背后的墙上，双腿哆嗦着，尿从裤筒流了出来，地上湿了一滩。围观的村民哄笑了起来，原来在大家面前耀武扬威了几十年的张大帅是如此孬种。

“没有啊，大侄子，我没说不行啊，这不得选个好日子吗？”张大帅哆嗦着，脸上堆着尴尬地笑。

“选个鸡巴日子，下月初一你就把宝儿给我送去，要是晚一天，我这帮兄弟可不是好惹的！”平日低三下四的毛秃子，见张大帅如此狼狈，说话也开始充满了凌人的霸气。

“行行行，就下个月初一，就下个月初一。”张大帅哆嗦着，声音也走了板儿。

在屋里的白宝儿目睹了窗外发生的一切，她没有出门也没有说话，连她唯一的亲人也不能保护她，她能做些什么呢？

村里人大多惊讶于张大帅的软弱，忘了白宝儿的悲哀。也难怪，趾高气昂了几十年的“怒汉”，一下子成了唯唯诺诺的孬种，确实让人唏嘘。其实这也并不难解释：他当初目中无人，强势地突出自己的自信，就是怕别人看不起，用极端的自负来掩藏心底的自卑；他整天舞马张枪，刻意表现自己的强悍，就是怕被人欺负，用虚假的勇武来粉饰骨子里的无能。强硬的外衣通常都包裹着渺小的灵魂，刺猬、豪猪，都长着坚硬的刺；而狮子、老虎，却只是披着柔软的毛。匹夫整天锋芒毕露、得理不饶人；勇者终日心平气和、谦恭于众生。

四

喜事儿办得还算风光。毛家大院灯火通明，摆了五六十桌，村里的老小也当然不介意免费吃顿好的，拖家带口去捧场。菜吃了不少，酒却喝得不多，没有众人祝福的婚礼，显然缺少了喜意。毛秃子扯着嗓门儿，一杯接一杯地敬酒，宾客们兴致却不高，有的喝上一小口，有的干脆悄悄地把酒倒在地上。只有张大帅酒兴高昂，逢酒必干，还跟毛秃子的几位猪朋狗友称兄道弟地猜起了拳。借着酒力，张大帅满面红光，又恢复了平日里的风采。

“老少爷们儿们！今天小女大喜之日，感谢各位乡亲来捧场！以后你们家里的事，就是我张某的事；谁要是跟你们过不去，就是跟我张某过不去！张某再敬大家伙一杯！”张大帅

站着举起酒杯，昂着头。

宾客们嬉笑着举起杯，几个年轻人趁机起哄：“大帅威武！大帅威武！”。

张大帅颇为得意，爽朗地笑了几声，冲大家抱了抱拳，挨桌敬酒，方肯坐下。毛秃子给岳父点上了一支烟，张大帅故作淡定地抽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却忐忑地翻滚着。



梦幻岛记事

第十章 残梦

◇ 风沙雁

一

我和我堂弟从马拉诗雅远离胶林的一个小镇的电影院出来时，已近午夜时分，由于尿急，我们先转去洗手间，待出来时，绝大部分观众已走路回家了，几位和我们一起从同一个胶林来看电影的工友也都先骑脚踏车回宿舍。我们已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踏快点！踏快点！”我堂弟以闪电式的动作跨上脚踏车，使劲踩着踏板，气喘如牛地向我喊着：“风沙雁，快点呀，他们应该还在那条小路转弯处，我们赶一赶就可以赶上的！”我堂弟说的他们是指那几位先我们回胶林宿舍的工友。我堂弟很怕黑，很担心在这夜深人静时刻只剩我们两人孤单回家，这点在此小说的第一章我就对你们提过，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没忘记吧？

我拼命踩着脚踏车，始终无法与我堂弟平行，落后他约莫 100 公尺。

“再快点，再快点，风沙雁！我们快看到他们了！”我堂弟不敢回头，只频频用单手向我打招呼，对我喊着。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冬竹，你没看到我前面老有一大群飞蛾来干扰我吗？它们一直要飞进我的鼻子，我得一边踏着脚踏车一边挥手赶走它们呀！“

“我面前的飞蛾更多呀！就因为飞蛾出来了，我们就更得把它们甩掉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是的，那年我堂弟约我在大学放假期间到马拉诗雅的一个胶林去体验生活，我欣然答应了。在乡间暂居的一个月期间，晚上胶林漆黑一片，完全没有什么娱乐，我和堂弟就时不时踏脚踏车到离胶林 10 多公里外的小镇看电影。

“你们这样喜欢看电影吗？记得啊！这一带晚上很多鬼怪出现啊！”有一晚我们和几位工友在宿舍旁的咖啡寮喝咖啡时，其中一位这样对我们说。

“鬼怪看得见咩？”我堂弟怕鬼怕黑，但很‘铁齿’，他说：“鬼怪长得什么样子呀？是不是头上有两个角，青面獠牙？”

“鬼怪不会以原形出现的，它们会化为苍蝇、飞蚁、飞蛾或蚊子什么的！如果你遇上它们，麻烦大啰！不幸的话，就这样在人间消失；幸运的话，你就只会被这些‘魔神’迷惑了一整晚呀！我们叫这些鬼怪做‘魔神’！”那位名叫‘大肥’的工友神情凝重地说。他继续说：“我们四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不同夜晚到小镇看电影，回来时都遇上‘魔神’，‘阿猪’和‘狗屎’遇到的是一群蚊子，就一直在他们面前飞绕着，他们那晚变得傻傻的，两人一直踏着脚踏车，踏到黎明还找不到回胶林的路。只有等到了太阳出来后，那群蚊子不见了，他俩才找到胶林。其实他们早已到家，就是被‘魔神’迷着了，一直在胶林外的那条小路兜圈子呀！”

‘大肥’说了这个故事，洋洋自得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喂！‘大肥’你不要取笑我们啦！你和‘大瘦’那晚遇到的那群飞蚁不是更可怕吗？”‘狗屎’在一旁听着，沉不住气也想说出‘大肥’和‘大瘦’的故事来。

“‘阿瘦’你来说说那晚我们遇到‘魔神’的故事吧！”

“你说吧！”‘阿瘦’推托着。

“我没什么口才啦，你来说！”‘大肥’纠缠着‘大瘦’。

‘大瘦’说，那一晚他和‘大肥’看完电影出来时，发觉地上湿漉漉一片，很明显地他们在看电影时下了一场很大的夜雨。‘大肥’和‘大瘦’因为路滑，怕跌倒，不敢快速踩脚踏车，他们慢慢地，慢慢地沿着回家的方向踏着脚踏车。来到转弯处，他俩并肩踏进回胶林的那条小径时，突然有两群蜜蜂那么大的飞蚁自路旁的草丛里像两股浓烟扑向‘大肥’、‘大瘦’，并在他俩的鼻尖紧紧缠绕着。‘大肥’、‘大瘦’起初不断地用一只手掌挥赶它们，但始终赶不走。他俩与

这两群飞蚁纠缠了约莫 20 分钟，有点疲乏了，就任由飞蚁在他俩头上飞舞。

“喂！‘大肥’，我看情形不对呀，我们好像碰上了‘魔神’呀！快念‘南无阿尼陀佛’，也别回头望哦！”‘大瘦’说。

亲爱的读者，我得在这儿打岔你们一下：我刚刚不是说我堂弟那晚不敢回头叫我、而只以单手示意我踏快一点吗？原因就是我们曾经听‘大瘦’说，遇到‘魔神’最避讳的就是回头望，“记得呀！冬竹，风沙雁，万一碰到‘魔神’，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别回头望，你们如果回头望，灵魂就会被‘魔神’勾去啦！与此同时，嘴巴一定得不停地、不停地念着‘南无阿尼陀佛’。

我们那晚都不敢回头望，而且一直念着‘南无阿尼陀佛’，当然啦，当我转入靠右的小径飞蛾离开我过后，我起初还念一年‘南无阿尼陀佛’，后来就念一下停一下，甚至念一下停两下，三下、四下、无数下，都没发生什么事耶。我便完全不念了，结果还不是平平安安回到家。

于是‘大肥’跟‘大瘦’两人便头低低的，加快速度踩着脚踏车赶回家。赶呀赶的，赶到天亮了，两人还在小镇里，索性就在巴杀吃了早餐才踏回胶林，哪已是早上 9 点钟，两人不只当天因没割胶没薪水拿，还被工头臭骂一顿。

“所以我说：冬竹、风沙雁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以为读了不少书，知识丰富，不信邪！事实就是事实呀！”‘阿猪’说：“胶林里的工友遇到‘魔神’的数不胜数，而且个个的故事不一样！”

想起这些故事，那晚我和我堂弟还真吓了一大跳。就赶紧挤尽吃奶的力，猛踏脚踏车赶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我们俩竟然为转左还是转右争吵起来。我堂弟说：“向左走才是正道，我远远就可以看到一个世外桃源的意境：那儿绿树浓阴，人人心平气和，肝胆相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逍遥自在生活着，是个长寿仙境，最短命的人也活到 100 岁。

我一看左边道路，迷蒙得很，在淡淡月光笼罩下，远山巅一棵大树开着好多朵大红花，衬托着满天的闪闪发亮的星星，真似天堂。但往山下一看，却是黑黝黝一片，远近错落散布着些茅屋，从屋内渗透出屋外的惨淡灯光把整个村落照得阴阴深深的，像似幽灵的鬼屋。

“冬竹！冬竹！”我向飞快地踩着脚踏车向即将转进左边的小径的堂弟喊道：“靠左的小径是条阴暗的，可能藏着恶禽猛兽的死路呀！快转右，快转右呀！拐进靠右的小径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回胶林的路了！”我喊到声嘶力竭，我堂弟冬竹连头也不回，只是一边向我招手，一边示意我靠左的小径才是正道！

二

我看到的这条靠左的小径虽然幽静，也有点荒凉，但远处山巅上在明亮月光笼罩下的大树枝干上盛开着的朵朵红花，还有从一间间阿答屋子里透出的点点煤油灯的闪烁着的微光，我就读得出这儿才是人间美景，是人类还没走进你争我斗的年代的理想社会。

我在繁华的都会生活了 20 多年，也在官方的大机构任职好几年，办公室那种勾心斗角的惨烈场面，早已叫我恨死这充满罪恶勾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我们的社会是何其普遍的现象呀！我这堂哥风沙雁，平时为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做人堂堂正正的，不会阿谀献媚，在机构里吃尽苦头。今晚却莫名其妙地看好靠右的小径。这小路有什么好的东西呢？

是的！我也看到靠右的路灯光灿烂，人潮汹涌，嘈杂热闹。表面上看来一片歌舞升平，实际上是藏污纳垢呀！

我这堂哥风沙雁呀，今晚到底回得了回不了胶林，还真是说不定呢！

三

结果我们都平安地回到胶林，但那已是次日早晨，太阳出来好久好久的早上 9 点多了。

“哎哟哟！冬竹、风沙雁，你们刚刚回来吧？我们为你们的安全担心了一整个晚上耶！”‘大肥’和一群工友正在胶林里的阿答叶盖的咖啡寮喝咖啡，一看到我们就呼喊着：“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先去老井打水洗个脸，把‘魔神’粘在你们脸上的魔液洗掉啦！”

“你们昨晚遇到什么脏东西啦？”‘大瘦’也走过来关心的问。

“一群飞蛾！”我堂弟说。

“是两群飞蛾！”我澄清说：“一群飞舞在冬竹面前，另一群在我面前引路。”

“严重！严重！”‘狗屎’说：“‘魔神’分三类，第一类是飞蚊，就是我和‘阿猪’遇到的那种啦！这是危害性最小的‘魔神’”

“还有苍蝇呢！你忘了提！”阿猪插进来说：“苍蝇的危害性和飞蚊一样，不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这个园丘里，还没人遇到过苍蝇啦。”

“你别插嘴啦！”狗屎继续说：“第二类是飞蚊，就是‘大肥’跟‘大瘦’那次遇到的飞蚊啦！第三类便是你们昨晚遇到的飞蛾，这是危害性最大的‘魔神‘啦！飞蛾通常在大雨过后飞出来，它们的危害性在于，它们是人类相信它们是寻找光明的昆虫。你们知道的，雨天阴气重呀，尤其是夜雨，夜间的阴气更重耶！冬竹、风沙雁你们能够平安回来，是死里逃生耶，待会儿跟我去树头拜拜‘拿督公公’！”

“飞蛾扑火，为的是寻找光明，‘魔神’化为飞蛾来迷惑人们，那危害性好可怕呀！”一名绰号‘红孩儿’的抢着说：“飞蛾在黑黝黝的夜里飞着，尤其是夜雨过后的空旷原野上飞着，远远看去多像一簇爝火呀，一把爝火已经叫人神往了，更何况是一大簇爝火。我听说好多夜雨后遇到飞蛾的年轻人，跟着、跟着飞蛾奔驰在原野上，白白地被人枪杀了。他们临死前还高喊理想万岁，鲁迅说：它还以为那火是真的！真可怜！”红孩儿拉高声调说。

“那你们在沿途上看到什么古怪的东西或者幻境吗？”红孩儿的难兄难弟、外号‘惹吒’的看到红孩儿说话说得那么生动，也插嘴进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景象啦，不能说是幻境，而是人类追寻的理想境界！”我堂弟说：“我一边竭力地踏着脚踏车，一边偷瞄着小径两旁的动静，不时看到一闪一闪的荧光，在那一闪一闪的刹那间，我仿佛瞥见一间间格式整齐的小屋，很宁静地坐落在小山坡上，周围静寂得很，可以想象住在小屋里的人们是多么地幸福耶！”

“冬竹，我想你看到的恐怕不是萤火虫的荧光，而是磷火呀，磷火照耀下的小屋或许是坟墓嘞！冬竹，你不应该走进那条小路，那小路两旁的小丘上布满了坟墓耶！”红孩儿说。

“你怎么这样清楚那条小径的情况呢？”我堂弟反驳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荧光，不是磷火，是白色的！”

“我告诉你，冬竹，我红孩儿一有空就溜去那儿抓草蜢、蝗虫来钓鱼呢；有风的黄昏，我就带了风筝到小丘上最高处放风筝！”红孩儿问：“你看到的荧光是不是白色中带点蓝绿色？”

“小径的左右两边都有好多荧光耶，有些好像有点蓝绿色，有些就是纯白色了。”我堂弟脸上微微露出一点惊慌，继续说：“住在那些精致的小屋里的人应该都是好人吧？他们很安静，几乎听不到人们的说话声。”

“是的！这些人，不，应该说这些‘死鬼’生前是一等一的好人，他们是夜雨后遇上飞蛾受了迷惑，一生紧跟着飞蛾追寻所谓的理想，而平白无故地被人枪杀了。他们直到死前还不知道飞蛾王本身原本就是白熊国故意放出来的特务，白熊国想霸占它东边那几个狮子小国，就教飞蛾王到我们这儿来，把一群飞蛾组织起来以引开猴子国的注意力，然后悄悄地把军队开进那几个狮子小国！”

“那风沙雁你走另外那条小径飞蛾应该不会为你带路吧？你沿途又看到什么异象？”红孩儿的死对头‘惹吒’问道。

“真玄耶！”我说：“我一转进靠右的小径，突然发觉所有的飞蛾都从我背后飞向靠左的小径啦！”

“难怪，难怪！”我堂弟说：“难怪我一踏进靠左小径，就有另一群飞蛾赶来，一直在我耳边干扰我！”

“飞蛾追寻的理想是安宁的世界，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红孩儿插嘴说：“风沙雁你踏进的靠右小径是有贫富差距的表面很繁华的世界，在飞蛾们看来，这样的社会藏污纳垢！飞蛾当然不会跟着你，或者说它们不会为你带路啦！”

“其实，你们两个所走的小径都错了。我们平时是走左右小径前不远处的那条中间稍微偏左的柏油路，由这条柏油路再拐左很快就回到我们的胶林了！”那位坐在我堂弟旁边、瘦瘦小小的名叫‘猪尾’的年轻人说：“直接转进靠右或靠左的小径走的都是冤枉路呀！只有朝着中间稍微偏左的那条路拐进去，然后再转左，又转左，三转左，这样就走对了回胶林的路啦！”

“从中间偏左的那条小路回胶林固然是条正确的道路，但也危机四伏呀！”坐在右手边、绰号‘猪哥’的胖子说：“这条路上也有‘魔神’耶，据说是一种粉红色的飞蛾，外表漂亮精致，尾巴还带着荧光，颇吸引人的。梦幻岛和马拉诗雅的主人都很讨厌人民走这条路。多少仁人志士就因走进这条路而被拘留，其中有一位叫‘辜小贝’的不是平白无故被拘押了 30 多年，说他是什么什么党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想走这条中间偏左的路，他的被关押就因为他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呀！”

“喂！喂！喂！我说呀冬竹、风沙雁，你们两人虽然刚刚洗了脸，把‘魔神’涂在你们脸上

的魔液清洗掉了，但滞留在你俩脸上的‘魔气’还在呢！”坐在我和我堂弟对面的、外号‘鸦片仙’的工友说：“等一下我介绍你们到‘树头公’庙拜拜，顺便叫那个乩童用符水帮你们把魔气清除啦！”

“啊呀！你不用‘鸡婆’啦，鸦片仙，我已叫他们去拜拿督公公了，拿督公公是管辖这一地带的神，拜拜就没事！”狗屎说。

“这群飞蛾是华人幻化的，一定得找由华人变成神的‘树头公’才有灵呀！”鸦片仙说：“吃过午饭我带你们去，冬竹、风沙雁！我现在就去约乩童。”

鸦片仙没等我们答应就离开，并真的约了乩童来。

我和我堂弟都听说：这鸦片仙经常靠介绍人给‘树头公’乩童赚点佣金。但碍于人情，我们还是随乩童去问‘树头公’。

乩童除了用符水为我们清洗魔气，还要我俩各买一个礼包献给‘树头公’。“这样‘树头公’才能为你们除去将来你们都会因为昨晚遇到魔神所带来的的霉运。”

“如果我们没买礼包献给‘树头公’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堂弟‘铁齿’地问。

“很难说啦！总之，你们昨晚一个走靠左的路，一个走靠右的路，回来是都回来了，但你们犯了魔神，将来会有恶果的。现在你们花一点小钱可以消灾，为什么不做呢？”乩童强调说。

“我只是小职员，我堂哥还在大学读书，经济情况不好呀！”我堂弟推托说。

乩童纠缠不过我们，只收了我们 50 元‘香油费’了事。

我和我堂弟都没买礼包孝敬‘树头公’，结果我们的往后遭遇南辕北辙。所以我现在相当肯定地说，那‘鸦片仙’是和‘树头公’庙的乩童串通了来骗人的。这些都已是 40 多年前的事，我们都老了，而比我们年纪大得多的‘鸦片仙’相信也已真的归道山成仙了。

四

我们由热气腾腾的北马一进入正道逍遥村，天气立刻转凉了。看到村里道路两旁植满着的竹丛，我们的心情就快活起来了。

来到逍遥村市中心时，看到一根矗立在交通圈处的、象征着华、泰和回教文化和谐共处的大石牌坊，我们更体会到革命党人已把他们一生追求的理想小化为此村的意境了。

我堂弟此次来正道逍遥村是为了与他多年不见的同志们聚一聚。“我们所剩岁月不多了，这群老朋友也都垂垂老矣，再不见面恐怕将永无机会相聚了，你的经历与我们全然不同，应该随我来看看别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呀！”我堂弟再三晓我以大义，我推托不掉，就跟他来此。

“风沙雁，你看看我们对这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呢？”我堂弟和我随着两位逍遥村的领导在参观“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我堂弟指着革命文物对我说：“抗日时期要不是我们的游击队牵制着日本鬼子，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百姓被杀害呀！老郭你是硕果仅存的抗日军呀，你来说说，你来说说。”

老郭全名郭子瑜，身高 180 公分，今年虽已 80 岁，健壮有力，说话声音洪亮。老郭 18 岁在日军血洗兴楼县时，他跌倒在群尸体中装死，逃过死亡。

“那天清晨，一大队鬼子兵进入兴楼县碧丽村，沿家逐户地命令所有村民聚合在村里那个露天剧场的旷地上，然后举起机关枪从背后向我们扫射，我随着枪声倒下装死，鬼子兵没发觉，等到日本鬼子兵离开后，我和两三个幸存者走遍整个碧丽村，发觉没有一间屋子有人烟。我们就这样投奔抗日军去了。”子瑜边带着我们参观“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边指着玻璃柜内的文物说：“冬竹、风沙雁，你们看，你们看，这儿就是当年我死里逃生的地方。”

“和平后，我从森林里走出来，英国人重返马来亚，虚情假意和我们抗日军谈判，说感谢我们在日治时期牵制日本法西斯政府，救了许多人民。说现在已和平，大家应该和平共处建设国家，发展经济。”老郭继续说：“你们现在知道的，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领袖特赖是法国、日本以及英国的特务，当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我们谈判时，特赖自然同意放下武器，我们就这样走出原野进入社会。”

“老郭真的够伟大的。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老郭走出原野后，竟然养起猪来，而且还靠养猪来创办学校呢！”插话的是祝守。

从一开始带领我们进入正道逍遥村就不多说话的祝守这时滔滔不绝地以赞扬的口吻说：“我说呀这马拉诗雅如果多几个郭子瑜，民族文化、教育那愁会消灭！这老郭自己粗茶淡饭过日子，却把养猪所赚来的那一点点钱拿来津贴自己创办

的学校呢！”

祝守是马拉诗雅抗日军的一支笔，18 岁就投入抗日队伍，在森林里穿走，转战南北，练就一副好身子，人是瘦瘦的，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嘹亮清晰。祝守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文才毕露，左手写理论文章，右手搞创作，其论“论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一文中的论点曾风行文坛好一段时期；他的代表作《大流亡》、《巨流》、《山中岁月》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是每个中学生人手一册的名著。

“老郭这一生以养猪来办学，培养出精英无数。出身北海大学的薄海洋、程前坤、高宜计，就都是老郭创办的克明中学的优秀生呀！这三人后来都加入我们的反殖武装队伍。可惜薄海洋、高宜计在派系斗争中遭冤枉射杀了，但高宜计的尸体迄今还找不到，有人说他还活着，但我从来就没再看到他。现在只剩程前坤还在正道逍遥村，他明天会与我们一起乘船游夕阳湖。”祝守不无感慨地说：“革命队伍出现分裂内斗，无数有才华的党员就因此死得莫名其妙，这是后来我们与当局谈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呀！”祝守拍着我堂弟的肩膀说：“冬竹你在外面被捕倒是不幸中的大幸耶，如果你也走进原野，以你这种有话必说，说无不尽的个性，我相信在派系斗争中你一定被卷入漩涡去，且会遭遇不测的！”

“这一堆文物就是为纪念薄海洋、高宜计而设的！”老郭幽幽地说：“我们都为他俩打抱不平，他俩真的死得不清不楚，我看决定处决他们的头人恐怕还怀有公报私仇的动机呢！”老郭说：“一个革命队伍的领袖特赖居然是法、英、日特务，在日治时期就通过王希仁出卖了 147 个高干，这是早已种下失败的种子啦！战后初期这三重特务又和英国殖民政府达致解除武装的协议，然后英国殖民政府就实行紧急法令。在紧急法令实施的那六年里，我们忍辱负重为的是蹈光养晦，等待机会再起来为争取马拉诗雅的独立自主而斗争。但 1954 年的那场反对征兵游行却把我推向没有退路的边沿去，当局下令要逮捕我，我东躲西藏，总感到很不安全，最后就又走进原野来了。一晃间，60 年过去了，马拉诗雅、梦幻岛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却投进这聚义村来聊度晚年岁月！”

“那是一个凡有点思想的年轻人都会追寻理想的年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两句诗句对我们来说多有激励作用呀！有人说：‘在那个年代不左倾的青年人就是行尸走肉。’这话多贴切地概括了我们那年代的青年特点呀！”我堂弟有点感慨地说：“比起你们来，我这个只在革命圈外徘徊了一阵子的小人物，看到你们牺牲了青春年华，晚年只呆在这小镇虚度余生，我无限感叹呀！”

“快别这么说了，冬竹！其实我们在 60 年代末就意识到‘武装夺取政权’在马拉诗雅是行不通的。苏共与中共的能够通过武装取得政权，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的：一是其时都是战争时期；二是中苏的幅员非常大，有辽阔的领土可以打游击，马拉诗雅太小了，森林也不大，如何与敌人周旋呢？”祝守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当年向往的是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理想，这是梦境，现实是，我们斗争了一生，和人家签署和平协议了，就只好到这块土地谋生，但我们都老了，能够再出发吗？能够再为全人类着想吗？我们无奈，只好在这儿建设我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冬竹、风沙雁，你们进村时看到的那个矗立在交通路口、象征泰、华与回教文化和谐相处的牌坊就是我们现在的理想。我们这一群夕阳族，在晚风习习中回忆我们当年的战斗经历，弥足自豪，把我们相对安宁、平静的、相当刻板的生活方式当做陶渊明或王维的诗中的理想生活意境，于愿足矣！”祝守一边说着，一边带我们走进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的另一个转弯处，继续说：“我说老郭呀，你养猪赚钱办学培养人才，三位出身你所办的学校的优秀人才，走进原野来了，结果两个死在自己人枪下，一个幸存者程前坤，现在垂垂老矣，日日以回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来度过余生！你会感到你过去走过的路是冤枉的吗？”

“不会！不会！怎能说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是冤枉的呢？祝守君，我到底比你大了整整 20 岁，我见过日本鬼子的嚣张，英国鬼佬的狡猾，我认为我们的加入革命党是正确的选择！但我绝对不会原谅我们的领袖特务特赖，这革命党交到他手上，注定我们的党一开始就走向死亡呀！”老郭和我们一起走在隧道内，正爬上陡峭山坡，他居然气不喘，脚步稳健，还频频回头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三人倒有点脚步横斜，有点踉跄。

“没有梦的人生是乏味的！”我紧接着老郭的话说：“你们追寻理想并没有错，该千刀万剐的是你们的领袖特赖，我读过一篇日本学者写的论文，特赖通过梦幻岛全权代表王希仁在日治时期出卖了 147 个革命党的干部呀，是 147 个，不是 47 个呀，任何一个革命党都承受不了在短时期内牺牲了这么多干部；再者，你们中央派两次实行所谓‘肃清’行动，内耗多少仁人志士呀！薄海洋和程前坤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是品

学兼优的优秀生，结果薄海洋被定为‘敌奸’，死于自己人枪下，多冤枉啊！海洋我听说是带了一大包剖析社会弊端的报告走进森林的，结果人死报告丢弃。程前坤大学时和我同房，他相当极端，但为人讲义气、有原则。他常常批评我身上带着好多小资作风。‘你呀，风沙雁，风沙雁！晚上常常离开宿舍去吃炒粿条宵夜，有空暇不读一点思想正确的理论书籍，只会听周旋的靡靡之音！’

‘我鸟你啦，前坤！吃一盘炒粿条叫小资产阶级的享受，听周旋的歌叫听靡靡之音！这是什么逻辑呀！’我反驳前坤。

‘你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前坤说。

‘我要向汉素音学习，一个汉素音至少等于100个工人！’

‘你反动！’

‘我鸟你！’我更生气了：‘我不是革命党党员，我不想向工人学习！’

类似这样的小争论经常发生。

进入大二，新学年开始，程前坤没再回来上课，我孤零零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后来我道听途说，前坤走进森林了。想不到他现在居然还活着，在逍遥村虚度余生。

“人们爱说：‘往事如烟’，我却要说：‘往事不如烟’”祝守接口说：“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了理想，谜底揭晓时，这理想竟然是一朵永结不了果的雄花，你们说说，我能够把往事当做一股流烟吗？能够任让这股流烟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生命的意义在于你所经历的过程、经验，而不是结果。结果是大家都一样的：一杯黄土或一瓮骨灰。以我和我堂弟来说，就因当年我俩到胶林暂居遇到‘魔神’，我堂弟看到转左小路一片安宁和谐，自认是人间乐土，转了进去，因此他的一生历经艰难困苦；我则看到转右小径一派繁华景象，认为那才是回家的路，就转右进去，结果我这一生虽不能说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却也丰衣足食，游历了不少国家，浏览了无数绮丽风光。现在我俩都垂垂老矣，都想找个宁宁静静的场所早看朝阳晚观落霞，喝喝苦茶。聊些言不及义的琐碎小事以度余生！”

我们此时已走出“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此馆长约一公里，宽6公尺，内部装潢清雅，设备简单，有厨房、有座位、有卧床，最典型地说明了何谓粗茶淡饭的意境。看完这些遗迹，我很自然地说出我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真神啦！”我堂弟说：“我们俩当年那晚上碰到的‘魔神’看到的景象，竟然会变为我俩后半生的生活写照！”

“这宇宙还有好多我们无法解说的现象耶！你记得你我童年住在秀盛村发生的那桩事吗？那天黄昏近六点钟天突然变黑了，紧接着乌云很快速很快速地堆满天，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从亚答屋的木门向着我俩高声大喊：‘喂！风沙雁呀，冬竹呀，快下大雨了，赶紧回来。那时我和你都亲眼看到那棵被我爸爸你伯父斩掉的水翁树的树头，有一盏圆圆的、透明透明的大火球，亮晶晶的竖立在树头旁，我俩正想走过去抚摸它，就因为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的叫喊，我们把伸出去的手立刻缩了回来，一瞬间，一声巨响从天而降，一道闪电从我们头上飞过，直直袭向远处那棵高耸的椰子树，把椰子树横腰劈断！那个亮晶晶的火球，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说那就是雷公出门拿着的大铁锤啦！”

“哎哟！风沙雁你不知道第几次问我这个问题啦？我每一次都证实我在那天那时那个地点和你一样看到这个火球，你今天又提这个问题干嘛吗？”我堂弟有点不高兴。

“就为证明我们在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我们在继续往前走，在不远处就有另一个地道，比我们刚刚走完的那个地道长得多、大得多啦！”老郭在我们三人前头一边走，一边回头对我们说：“想不想再走进那个地道看看？”

说完话，老郭抬起右手用食指指着远方说：“呐！在远远的那方、烟雾弥漫的、绿树苍茏的山上，树上开满红艳艳的花朵的那一边，就是我们挖掘的另一条地道啦！那地道藏有更多文物、历史遗迹呐！去看看吧，今天不看的话，明早我们得赶往相反方向游夕阳湖，不可能再倒回头来看了！”

“老郭呀！弥漫在山上的是烟霾，是农民烧落叶做肥料时涌出来的浓烟，是烟霾呀，这烟霾把山上的绿树、红花都浪漫化了，远远看去就像似仙境啊！那不是烟雾呀！老郭啊，老郭。”祝守说，话中好像带有哲学意味。

“我们追寻的理想就是这样啦！”我堂弟说：“因为有烟霾迷惑着我们，我们又误把烟霾当山岚，从迷蒙中看远山，无异是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啦！”

“既然是烟霾笼罩着，我们就不去爬山越岭

再去看另一个地道啰！”我斩钉截铁决定不去。

“那我们就到附近的咖啡店喝茶吧！”老郭、祝守异口同声说。

五

正道逍遥村四面环山，正中央是一个方圆十数平方公里的天然湖名叫夕阳湖，据说湖不怎么深，但湖水清澈几可见底。旭阳照耀着湖面，湖中游鱼隐约可见。我和我堂弟坐在湖畔简陋的一间咖啡店喝着中国茶，等待老郭、祝守带领程前坤一起前来会合，然后同游夕阳湖。

“远远那三个人是不是老郭他们呀？”我堂弟眼尖，用食指指从浓荫处疾步奔向我们而来的三人说。

我抬头一看，老郭、祝守清晰可辨认，唯独另一人步伐沉重，右脚有点跛，一拐一拐地竭力疾步奔向我们，还一边向我招手致意。我再定神细看，从身高判断，他应该就是前坤，但在北海大学时的前坤健壮如牛，走路特快，眼前此人步履踉跄，身体枯瘦，不像是前坤呀！

“哎哟！风沙雁，怎样，人发达了就认不出旧友了？”那人边说着话边伸出右手来。要与我握手。

“你就是前坤？”我傻了眼，频频揉着双眼，不敢相信站在我眼前的就是 40 多年前的激进、生气勃勃的程前坤。

“你怎样啦？”我本想问前坤，为何如此枯瘦，如此苍老，他看上去简直就是80岁的老翁嘛！比老郭还老迈耶，终于不敢开口，只这样寒喧着。

“风沙雁，别来无恙吧？”前坤坐了下来，继续说：“你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呀！”

“都老了，还说没变，你看我还不是满头白发斑斑！”

“都70岁了！还能不白发斑斑吗？”前坤说：“自从签下协议书搬进这正道逍遥村，我陆陆续续从访客中，从报章里的新闻里，零零碎碎把你的过往经历组成的图片：你加进了迎送部门，派到扶桑过了 5 年迎送生涯，回到梦幻岛又到长脸老爹的大学研究所读了个博士学位，年逾古稀还在‘误人子弟’，美其名为‘培养民族文化守卫人’，真棒呀，真棒！我为我在北海大学曾经同居一年的风沙雁的成就感到骄傲！”前坤一口气把我的过去浓缩起来了，半调侃半赞扬地说，自豪中难免带点妒忌意味！

“我这个革命党外人士的生活经历不值得一提啦！勉强要总结一句话，那就是‘苟全生命于乱世’，我是在岸边看滔滔巨浪卷走千堆雪呀！”我也以调侃语气问前坤：“说一说，说一说你过去峥嵘岁月的光荣史吧！”

“概括地总结：乏善可陈！‘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现在是一早起来便到咖啡店喝苦茶，晚上则喝点红酒在微醺中进入梦乡寻找理想啰！”前坤淡然地说，有点意兴阑珊意味。

“这不是比我当年在北海大学时代夜晚去吃炒粿条还要小资吗？”我嘲讽前坤。

“哎哟哟！风沙雁你怎么这样记仇呀！当年我批评你的话，事隔 40 多年了，你还记恨？”

“走吧！前坤，风沙雁！别再斗嘴了，我们最好赶在中午前凉风习习时刻泛舟湖上，那才浪漫呢！”祝守催促着我们。

“走吧！走吧！”老郭也催促着。

“这人就是陈前坤吗？“我堂弟对我耳语：“他就是程前坤？好像 80、90 岁的老头咧！”

“他一生为追寻一个梦般的理想，历经千辛万苦，生活折磨人呀！冬竹！”我轻声回答。

六

11 月尾的逍遥村的清晨气温甚低，夕阳湖上更是冷风瑟瑟，我们五人一上了游船赶紧躲进船舱里，透过明亮的玻璃遥望湖景。

我们一坐定后，我凭窗看出去，但见包围着夕阳湖的四周山峦的落叶木的树叶斑斑黄黄，有些已呈浅绛色或深红色，意境一如温带的早秋。不知不觉中就进入苏东坡《赤壁赋》的诗情画意里！

这时有一个 60 多岁模样的老者拐着左脚在船舱外探头探脑张望，神情焦急。前坤一看到就对我耳语：“那个在船舱外张望的老人我见过他几次，看来真像高宜计，这人我经常会碰到，但每次当我想趋前与他打个招呼时，他总像见了鬼一样远远地就快步疾走避开我。今天他也看到我在注意他，却全然没避开的意思，他好像在注视着你啦！”

我定神细看，从身高、体格、面貌看来，此老人是如假包换的高宜计耶！

“此人真的很像高宜计呢！”我对前坤耳语：“但你们昨天不是说高宜计和薄海洋一起被中央派枪杀了吗？”

“是的！当时薄海洋、高宜计和我都属于改革派阵营，都被划入‘敌奸’黑名单中，我们一共20人在同一时间被枪杀，但射杀我的是古月清，也就是北海大学时期住在我们通房的外号‘黑人’的古月清啦，记得吗？古月清那天不知何故竟然把子弹射向我的右脚，而不是胸膛，结果我捡回一条命，但从此却变成‘拐脚程’啦！”

“这是‘黑人’古月清佩服你为人正直放你一命的，我猜想！‘黑人’在北海大学时几乎天天与我们在一起，对你的为人一清二楚，他经常在我面前赞扬你做人正直，够义气！”我拍拍前坤的肩膀说。

“我事后也这么想。这‘黑鬼’枪法奇准无比，不可能这么失准，他应该是故意的！”

我们正说着话，想不到那像极高宜计的老人走进我们的船舱来了，他拐着左脚走向我，伸出右手要与我握手，说：“你是风沙雁吧？别来无恙呀，风沙雁，你还是老样子耶，只是满头斑斑白发啰！”

“你是？”我问道。

“高宜计呀！你认不出我来了？”此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他右腮鼻孔下的那粒小黑痣继续说：“我是高宜计呀！”

“哎呀！高宜计，高宜计！自毕业后，我就没你的信息啦！”我端详着他的脸和小黑痣，一脸沧桑！我继续说：“我道听途说，你在毕业后第三年就辞去教职走进原野！”

“那是风起云涌，局势变幻迅速的年代呀，一股知识无用论的潮流让我觉得终生当一名教师，传授的又是‘反动’的理论，这样的工作一点意义也没有。在好友的穿针引线下，我毅然走进原野。我坚信这社会只有来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民主和平等才可能出现的。”高宜计缓缓道来：“走进原野加入了革命党后，不到一年我又惊觉组织内部也复杂呀！派系多，争论多，同志之间猜忌也多，一点也不比外面的社会单纯呀！每次开会，薄海洋、程前坤和我都是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敌视我们三人的一个小派系的领头人经常这么说：‘你们三人简直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典型代表呀！’我们三人当然反击，关系日益恶化，最后这中央派系串联其他派系，把我们三人列入‘敌奸’名单，终于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决定枪决我们，一共20人被列为‘敌奸’。处决那天，负责干掉我的是我们在侨民中学时代的话剧组组长徐可敢呀！风沙雁你想想，徐可敢可是和我一起演过《阿Q正传》的啊！他演阿Q，我演小D耶，我们在舞台上扯拉过彼此的小辫子呀！在平时我们又一起打篮球、搞郊游会，情谊浓于兄弟耶！但上司的命令不能违反，那天在开枪射杀我之前，我隐隐约约看到徐可敢眼眶里泛着泪水。当我听到‘碰！’的枪声时，我应声倒下，觉得左腿特别疼痛，晕了过去，待醒来时，我们的武装队伍已撤离了。我忍痛半拖着沉重的步伐半走着，半爬着来到一个农民的家庭，在哪儿呆了整整两个星期，把枪伤治好了才辗转重新加入改革派的武装队伍，但自此我已变为‘铁拐高’了！”

“革命党分裂为三派，内斗耗损惨重，势力大减，这也是我们后来谈和的重要原因之一。”祝守感慨道：“文革歪风所到之处，影响深远，不少人自把鸡毛当令箭，对看不顺眼的同志乱套帽子，在遭清算者当中，绝大多数人是无辜的、是冤死的呀！高宜计竟然能够九死一生，这也说明信仰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依据，很明显的这是徐可敢还看重友情，故意把枪使歪了，让你搞宜计逃过一劫！”

“高宜计呢竟然还在人间，真叫我惊讶呀！”老郭也凑过来插话：“革命党在闹分裂的时候，我所属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也没有！”

“高宜计同志的被列入‘敌奸’名单、以致遭清算，不能不说是与‘争风吃醋’有点关系呢！”程前坤说：“风沙雁，你记得与我们同桌用餐、和宜计有说有笑的历史系系花蒋玉如吗？她后来也走进原野耶，与我和宜计编进同一个营啦。这玉如长得高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迷死人啦！她一进入我们的队伍，整个营顿时都活了起来。我们的顶头上司老黄50多岁了，他的太太年前在一次驳火中中枪身亡，玉如一编进我营，老黄就变得特别充满活力。玉如负责文娱组工作，老黄时不时就借故亲近她，而宜计刚好又是负责美工工作的，与玉如接触的机会自然更多，这样矛盾就产生了。我凭良心说，宜计的被列入‘敌奸’名单，多少与他和玉如过于亲近有关啦！”

“你这乌鸦嘴别乱说啦，老黄的把我列入‘敌奸’黑名单，主因是‘上不正则下歪张’搬弄是非的结果。‘上不正则下歪张’，简称‘歪头张’，也就是张槐阴，你应该记得他吧？”高宜计面向前坤说：“这槐阴为人相当奸诈，他表面上维护正义，淡泊名利，实际上名利心很重。他在我们营内朋友甚少，为进一步靠拢老黄，经常在言语上、在文章中或直接点名或指桑骂槐狠狠批判我，这点你前坤也应该略知一二？所谓一千次谎言也会变为真理，经过‘歪头张’在言语上、在文章

里的一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老黄慢慢地就把我视为眼中钉了！”

“我接受你的看法，但我还是认为老黄把你列入‘敌奸’含有砍掉‘情敌’的因素在！”前坤说。

“哎！玉如被老黄动用权力收纳为妻后，有点郁郁不乐，竟然萌起逃出原野的想法，据说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偷偷潜出营来，在大雨滂沱里走了不到一公里路，就踩到地雷炸得个面目全非、尸首异处，听说老黄为此伤心了好久。”宜计说：“人呀人！即使你怀着多大的理想、抱负，还是逃不过七情六欲的！”

“玉如的不幸遭遇我也听说过，她的误踩地雷丧命是在你我死里逃生后发生的事呀，你从谁口中知道此事？”前坤问道。

“是张槐阴在和谈前从营里放出来的消息，他想借此打击老黄，然后篡位！”宜计说：“所以我最讨厌藏在我们队伍中的这种‘毒蛇’，他们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这种空假大的伪善者是革命党里的蛀虫呀！我这些年来隐居在逍遥村里，不要与旧同志来往就因为看到我们的队伍里有太多像张槐阴这样的表面上大义灭亲，骨子里却是男娼女盗的蛀虫呀！因此每次我远远看到你就闪开，原因在此！”

“哎呀！高宜计你说到哪里去了？我程前坤是这种人吗？”前坤有点不高兴地说。

“你可能比蛀虫好，但也是属于极端主义者呀！我想起你在北海大学时期对待同学，还有你的同房风沙雁的那种‘鸟’态度，俨然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耶！我们都是九死一生的过来人，我要把我的余生花在做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上！”高宜计说。

“哎！老同学几十年后有机会再相见、聚会，不好好谈些快乐的事，却尽说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何苦来哉？”老郭这时才加进话来：“大家看一看那远山的红花开得多灿烂呀！”

老郭用右手食指指向船舱外，我们随着他的手指方向一看，只见远处山坡上长长一排高大的乔木棵棵树枝树干皆开满大朵大朵的红花，红艳艳的，在晨雾尚未全然消退的朦胧中显得格外迷人。

“我们当年就是被这种美景吸引来原野的！”高宜计幽幽地说：“这眼前的景还算真实，到了傍晚，农民烧垃圾所冒出来的浓烟，弥漫在这些红花丛里，那意境就更加浪漫，更加引人遐思了！可创造出富有情调的是有毒的烟霾呀，而不是清新的云雾耶！”

“误将浓烟当云雾，又把虚幻景象当理想追寻，哎！我们为此虚度了多少青春。待回头一看，迷茫一片，而我们皆垂垂老矣！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愿向风沙雁看齐，到世界各地区走走看看，也算不虚此生了！”程前坤感慨着。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呀！前坤君，你一再感叹过往有什么用呢？”祝守说：“我比你和宜计更早走进原野耶，我流亡印度泥锡雅，秋海棠国、大象国。我和太太长期分居，一子一女让‘阿姨’看管带大。我失去的亲情一萝萝，数也数不清嘞！”

“你们几位从一上船就一直在叙述往事，有完没完呀！”老郭说：“我们得在这儿上岸啦！”

“上岸？上什么岸呀？”我问道。

“这夕阳湖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环湖皆山也，胜景无数，我们现在先上岸去看‘观敌情瀑布’，这是当年我们革命党探测敌军军情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看看！”

游船慢慢放慢速度并靠岸了，我们六人紧跟着大批游客列队上岸。

待全部游客上完岸后，早先在船尾那一头排队的游客就依序走进游船。

“喂！风沙雁！风沙雁！”有人在船尾喊我。

我侧头一看，那人的头向左歪着，对我露出微笑。

“是‘歪头张’耶！”我很惊异，这‘上不正则下歪’的‘歪头张槐阴’，竟然会在夕阳湖出现！”我一边呢喃着一边上岸。

“喂！风沙雁，冬竹，你们几时来逍遥村，几时回去。我明天来与你们聚一聚、聊一聊，好吗？”

“不要理睬这个臭人！”前坤、宜计异口同声说。

数十年不见，这‘歪头张’的头向左歪得更厉害了，看来即使把他的头彻底转右，他还是会继续转回左边去的。

“风沙雁，冬竹，明天一早我来找你们，一言为定！”‘歪头张’一边下船，一边频频回首向我们喊话。

桃花岛系列故事四则

◇ 骆宾路

1、不在C街上

“的士”司机将车子从C街转入A街，切入B街之后，一直往前驶。车子驶到B街尽头时，坐在后座的乘客仍未示意在那儿停车，司机从倒后镜望了乘客一眼。说道：“先生，这里是C街的尽头了。”

“这是C街吗？”乘客问。

“再往前走，就是进入D街啦。”

这C街怎么和他印象中的C街全然不同？

“的士”司机将车子停在C街的路边。

“C街不是有一间中学么？”

“中学？什么中学，这条街那有什么中学？”司机说。

“华商中学，”乘客说：“我是在华商中学毕业的。”

“的士”司机转过头来仔细看了后座乘客一眼，花白头发，脸上有些皱纹，该有六十四五岁吧。显然，乘客说的“在华商中学毕业的”，那该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五十年前，他还没出世呢。他当然不知道这街上曾有一间“华商中学”的历史。四五十年前的一间中学早就拆了，他心里想。

“许是拆掉了。”

“拆了？”乘客有点惊愕：怎么就拆了？他离开这里只不

过四十来年，他的母校就给拆了。他早年一家居住的那间唐楼起码有二十年的历史，也还没有拆啊，一所育人的学校说拆就拆，这是拆积木游戏咩？

“的士”司机回过头来，怔怔地望着这个乘客，意思是问他：“是下车呢，还是要到别处去？”

乘客付了车资，开了车门下车。

本来，他到C街来是要寻找他的母校。现在母校被夷平了，在他认为是母校的校址处，被一座建筑辉煌的购物中心横蛮无理霸占了。他下车，就是想去看看这座怪物里头是些什么邪恶的东西可以如此这般目无法理占据他人的地盘为己有。

高级豪华的超级购物中心，他不是没到过。说起来，内里的建筑装潢尽管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呈设商品做买卖，酒楼食阁供用膳。但是当他踏入这间豪华的购物中心，他的感觉就决然不同，它就像一头怪兽张开血盆的大口，在啃嚼他的母校。最后露出狰狞的面目，哈哈大笑：“吃干净了，吃干净了！”

他，“啊”的一声，双手抱头，逃出购物中心。

“魔鬼！”

他想找回刚才送他来C街的那辆“的士”，告诉司机，他母校不是被拆了，是被魔鬼吃掉了。吃得很彻底，所以他找不到C街这所中学。拆了的还有点蛛丝马迹可寻，吃掉的，连蛛丝马迹也不留下。

2、蚂蚁的分化

桃花岛上的银发族无所事事时，喜欢坐在组屋附近的栖息处观看一群群的蚂蚁搬家，或是成群出来觅食。

近日来，这群白发族发现，现在出来的蚂蚁不是成群结队行动，而是三五只，松松散散各自为政，毫无凝聚力。

“怎么回事，蚂蚁的生育也下降了？越来越少。”

在憩息处观看蚂蚁活动的丁老头有所感触地对身旁的贺老头说。

“天气转变，蚂蚁不出来活动罢了，这跟生育没有关系。”

“哦？今天天气很暖和嘛，又不是阴天。”

一连数天，本来有很多蚂蚁出没的地方，现在很少见到成群的蚂蚁出来活动觅食，而是三三两两不像群居的蚁群。

丁老头正在纳闷，忽听得贺老头爆出一段科学界的新闻：“听说，科学家们正在改变蚂蚁的‘蚁言’。因为‘蚁言’的转化，蚂蚁之间原有的沟

通被破坏了，也就没有凝聚力了，因而不再合群，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

“好好地，为什么要去改变蚂蚁的‘蚁言’？”

“成群结队出来，整只蟑螂蚂蚁都可以搬走。活的，像蚱蜢，它们也能把它咬死，搬回洞里去。”

“这又怎样？”

“可怕啰。”

“这跟改变蚂蚁的‘蚁言’有什么关系？”

“改变它们沟通的‘蚁言’，沟通不便，不就没有了凝聚力。团结不起来啊。你没唱过这首歌吗？团结就是力量。”

“蚂蚁会唱这首歌咩？”

“不会唱你也可以看它们的行动啊。他们走在一起，交头接耳，就知道哪里有食物，通风报讯，倾巢而出。”

丁老头不明白科学家为什么要在蚂蚁身上搞这项研究。

贺老头告诉他：“很多时候都是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之后才推广到人类。”

“这项研究有什么使用价值吗？”

“怎么没有？”贺老头指一指憩息处另一角的一个白发族：“你见过他和我们在一起说过话吗？”

“他是谁？”

“另一类 press 1，press2 的接线生。”

“哦，”丁老头像是明白过来。“我们比蚂蚁先接受了实验，而且立竿见影。”

3、帕克蓝点

马蹄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克拉码头”的旧货摆摊上看到六十年前遗失的那管“帕克蓝点”。

闲来无事时，马蹄飞喜欢到“结霜桥”或是“克拉码头”一带逛逛，在旧货摊上挑买一两件失去年代，价钱不贵的旧东西。这倒不是有心去发现什么可以价值连城的“古董”，而是，用他的话来说，买回失去的那个年代的记忆：温馨的，或是惨痛的回忆。没有回忆的人，像是没有回忆的动物，是可悲的。

今晚，他在一个印度人摆的摊子上看到一根“帕克蓝点”。这就勾引起他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布朗特家族还没有撤离桃花岛，“及时雨”宋公明哥哥还未坐镇桃花岛管理层的第一把手时，他在“后巷”一处椰林的“亚答屋”里写稿的旧忆。笔是那个时候用稿费买的，丢失也是在那段写作日子里因为躲避老布朗特家族的追捕丢失的。他在旧货摊前蹲下来，伸手拿起那管旧得可以的笔在手里把玩。这一看，叫他暗吃一惊！这竟然是他六十年前丢失那一根。笔管上刻着他的名字。那是他买了这根自来水笔之后，有一天在“大世界游乐场”内见到一个摆摊为顾客刻写名字的老头手握刻刀，为人刻笔。老人家一手握着笔杆，一手拿着雕刻刀。就像在纸上写字那样刻写。没有足够的腕力是不行的。老人家刻写出来的行书，苍劲有力。他就这样爽然付了钱在笔管上留下他的名字。六十年，名字依然可辨，只是笔身有些磨花了。吸墨水管已经损坏，笔嘴蘸上

墨水，看来还勉强可以书写。

摆摊子的印度人看他爱不舍手把玩着笔，一眼就断定这的顾客是会买下的，于是和马蹄飞磨起嘴皮来。

“古董货，买得过的。”

马蹄飞问：“多少钱？”

“三十元。”

“三十元？”

马蹄飞看了摆摊的印度人一眼，心想：当年这样的一根新笔，也不过是这样的价钱。现在“破破烂烂”也要卖这样的价钱。值得么？

“不贵，一点儿不贵。现在要找这样一根旧笔收藏，你去哪里找？”

马蹄飞笑了：这家伙真会耍嘴皮，也会看相。是的，三十元买回自己六十年前丢失的一根“帕克蓝点”，买回六十年前的一段桃花岛弥足珍贵的回忆，物有所值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桃花岛华文语境是一枝独秀，华文教育何止欣欣向荣，还是桃花岛华族族群家传的之宝。桃花岛的华族，世世代代凭着手中这一宝，成了岛上具备战胜一切的凝聚力。

这跟“帕克蓝点”在他手上曾经抒发了他的抱负，勇往直前的冲刺力。曾几何时，这温馨的回忆一一变成了一串串惨痛的历史。

笔在，人在，旧忆还须记么？

为什么不须记！

他从钱包里掏出三十元，交给那个摆地摊的印度人。

“谢谢老板！”印度人说。

“谢谢你！”马蹄飞说。

摆地摊的印度人不明白何以这个顾客也谢他。他不明白，因为他不知道这段失去的记忆对马蹄飞，对桃花岛上的黎民百姓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不能再丢失。

4、有只蜗牛被汽车撞死

有只蜗牛在桃花岛爬过马路时，被汽车辗死了。

于是牵引出桃花岛一连串社会问题的争论。

——有人叹息，这蜗牛背着这样沉重的蜗居过马路，顾得前后，顾不了左右，不久冤死轮下。

——错了，不该责怪蜗牛。这是桃花岛的交通一塌糊涂，任何在马路上走动的东西，随时都会遇上车祸，死于轮下。这哪儿像是一个有高度文明、有秩序的社会。

——有人站出来申辩：这不关桃花岛的交通问题。这都是因为桃花岛的人太有钱了，一个家庭拥有几辆轿车，还在求学的大学生也开车去上学，人家说的，路面上行驶的汽车比蚂蚁还多，当然车祸也就不断。怎会是只关交通部门的事。半个世纪前，你想找辆汽车撞死你都难。”

——做汽车生意的说：“这不关桃花岛汽车多过蚂蚁的事，也不是交通管理欠佳。酒后开车是违法的，但是，还是有人酒后开车肇事。所以，这是开车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鲁莽、粗心大意，不能明察秋毫。开车的心细一点，就可以避免发生车祸，所以，是人为的问题，不关制度的事。”

——那是教育的问题了。教育不育德，只教人积财。为财，父子、母女对薄公堂；谋财害命，以身试法，挪用公款，冒犯死罪贩毒，在在说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开车肇事，无日无之，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教育不育人，这是桃花岛教育的失败。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教育侧重在经济建设，何错之有？

桃花岛有五个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胜过有五个孔子。打造一个文明繁荣的社会，靠的是钱。这个时代，谁有钱说话都大声一点。海棠国一穷二白的年代，说话谁当是一回事，现在有钱了，说起话来，谁敢不洗耳恭听？海棠国一穷二白的年代，还得听我们桃花岛说的，现在，他们经济起飞，我们得听人家的。谁挂帅，经济挂帅，还是孔子挂帅？有钱能使鬼推磨，找个鬼来推磨好呢，还是自己去推磨好？

所以，有钱不需要自己做，找人外包好了，省时省事，坐享其成，薪金照拿，何乐不为？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谁也没去现场看一眼。

蜗牛成为肉饼贴在地面上，没有说话。它没有说话，因为它死了。





荷兰的雨

◇ 马 妲

整个下午，一场粗暴的雨狂泻不休，发白的雨水象要把这个大地洗干净似的。隔着窗扉，可以听到雨柱跌击在莲叶上、池水上、砖地上、平顶屋上的杂响。园子尽头那排竹子被这疯狂的水势攻得姿势缭乱，径边的繁花都不堪这连绵的蹂躏，东歪西倒摊着。泽兰岛的土壤属黏土性，排水慢，三个小时的降雨使泥土上积着几个厘米的雨水。望着窗口上白茫茫飞快斜射的雨帘，不免疑问：怎么这雨，竟比热带雨更粗暴？

记得十七年前初到荷兰，我非常缅怀热带的倾盆大雨。当年的荷兰，热带暴雨是很少见的。当年春冬的雨，是丝丝绵绵的牛毛雨。夏秋的大雨，也不过是雨线看上去稍微粗状，亦无可圈可点的声响，只是，一旦下起雨来，可以一连好几天间歇性下个不休，象个错嫁人的怨妇的愁容。那种迷迷蒙蒙、粉细般烟雨，连天幽远地泛着薄薄雾气，象个失去爱侣的鳏夫的眼神。雾雨跌在玻璃窗上，因为雨迹体积轻盈，雨水不会沿玻璃滑下。要积上很多雨点，雨珠才一颗颗滑落。我常常怔怔地看着那些雨景，心头上对远方的亲人和朋友的思念，更是层愁嶂叠。心境上的惆怅，心绪上的徘徊，心情上的落寞，都让一场场绵绵雨深刻邃塑，我心头上低落的情绪，象被浓墨染散开来，扩大、扩大……

当年，我根本无法让文字转述心曲，也无法对人倾诉。诉说烦恼一向不是我的专长。当年决定了离开，就要为自己的决定去承受。开始在异乡那几年里，低吟的丝雨的非常幽怨，牵引得我丢失了笑颜，一向潇洒明快的帅气也被愁雨冲走。在那几年里，我非常非常想念热带雨的豪情痛快。

我在这里十多年来亲眼看到的转变，狂风助兴，霏霏牛毛雨，或而晨雾，秋冬冰晶，春秋冰雹雨，雨后霓虹，严冬雨成银霜……雨的状态改变多姿。我眼睛亲睹的荷兰的雨滴，我的双手拱承过的荷兰的雨势，我的身肩迎穿过的荷兰的雨帘……荷兰的雨形态似乎像人一样，她有一种“成长”的雨相状态在演变着。

惊觉绵绵丝雨渐行渐远，大概是在八年前的一个春天里。那时刚搬到现址。一天，在园里铲土，眼前水汽纷纷。抬头望天，好一下子才惊觉，啊！久违了这雾雨！一时间，觉省这牛毛般小小雨好久好久没碰见了。那天，我不愿意进屋子里，站在雨中，让纷纷细雨滋在脸庞上。

过去数年的雨势，在浓墨浮云卷帘般来势汹汹推动下，哗啦啦的声势逼人担忧。荷兰的雨相，早已从原来的细腻滋润气质，过渡到热带雨活泼爽快的风貌。雨越下越粗犷，带着攻占与掠夺意味似的，叫人看了，不禁要问：你这个姿态，到底想把地上的我们怎么摆布？

象地球上所有富裕城市里的孩童的腰围那样，荷兰的雨点越来越粗了。如今坐望雨景，再也撩不起我深刻的愁绪。反而偶尔怀念起，属于温带的，属于荷兰的，那细细密密轻轻降落的雾雨。那熟悉的缠绵烟雨，乡愁般的小小雨，怎么杳然失踪了？

时光移换，我竟从怀念热带的豪雨，到今天怀念消失的荷兰的雨！望着雨景，我心底暗暗疑惑，久浸在身份坐标所谓的异乡里，环境细细微微地移动了居住者的心神所牵，等你有一天突然恍然这个变迁时，已经在多年以后。

埃里克

◇ 政 仪

大学一毕业，同学们都往珊顿道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报道。唯独我，因为怕人多的地方，站在高楼大厦前就有窒息感，所以那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没受师训，就胆敢跑到一间教会私立中学教书。那私立中学有中学部和高中部，而我，就应征了教导‘O’水准和‘A’水准会计学生的工作。

那私立学校不大，只有两班中三，两班中四和一班高中，而我的上课表就由这五个班级的会计课所组成。这学校的学生的程度一般都不好。他们有些是因为考不上主流学校，又或不能进入自己想要的快捷课程，甚至是普通课程，所以只好付昂贵的学费来取得一个读书的机会。另外一部分是外国学生；他们来自亚洲各国，为的是把新加坡当成跳板，在学了四年的英语，考完剑桥‘O’水准之后，就会到英国或美国深造。另有一小部分学生是摆明在耗时间，女孩子因为不想到外工作，男孩子不想提早服兵役，所以继续留在校，拿着父母给的零用钱天天吃喝玩乐。

我记得我的第一堂课是往高中班里去。那高中班只有十来个学生，男生多，女生少。踩着梯级往班里走时，脸上虽然悠然自若，但因为知道要面对年龄与我相若的学生，心理其实极不踏实。可一进了班，一颗不安的心，马上就让他们的笑脸给安抚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家伙们在未上课前，已派了几个代表往教师室里跑。在我还未见到他们前，他们已开了会，给我的仪容和印象打了分，决定期待新的老师的来临。

我一站在课室中央就马上意识到埃里克的存在。埃里克就坐在班里

最前一排的中央。他有着黝黑的皮肤和一排与他的皮肤形成强烈对比的洁白、整齐的牙齿。可，这样的外表并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那双与众不同眼睛、他那坐姿和挂在他胸前的一只状似手掌般长短的望远镜。

埃里克有着一双斗鸡眼。坐在前排的他，在两节课里甚少抬头看黑板或我。很多时候，他都是眼朝自己的桌子，歪着头，一副倾听的模样。只有在听到我在黑板上写字时，他才会抬起头，拿起他胸前的小望远镜，往他右眼一放，象天文学家望星空般地望着布满线条和数字的黑板。

两堂课下来，我对这视力有明显问题的学生除了同情外，有的是更多的佩服。四肢健全的我从不曾真正体会和感恩身体正常的幸福，因为在我身旁的同学都活泼乱跳，我从未想过读书上学需要那么多的坚持。

埃里克在看课本时，总像微生物学家一样，把掌般大的望远镜放在右眼，眯着另一只眼，专注地瞧着那小孔里的世界。他的头和手随着课本上的字，从左到右，一行一行，一遍一遍地来回。我想以他那样的阅读方式，他是不可能体会一目十行是怎么个情景。因为不知道胡乱发问是否会触碰到陌生的埃里克的伤疤，所以我虽然很想多了解他眼睛的状况，还是在上完第一堂课后，隐忍着心中无数的问号，退回到教师室。

一星期下来，我发现埃里克在班上很活泼，与同学们的关系也良好。他说起话来眉飞色舞，举动甚至有点儿女性化。我在他身上完全嗅吸不到一丁点忧郁的味道。于是，在确定他挺喜欢我这位新来的老师之后，我大胆地投掷了收藏在心中的手榴弹。埃里克说起这事倒是云淡风轻，像是在说着别人的遭遇。原来那可怜的孩子在小学上体育课时，不慎在草场里跌到时，左眼不偏不倚地就插在草场里的一根铁钉上，从此废了。我所听到的真相与我无数的想象完全不符。我原是猜想他生病发高烧什么的，因听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又根据他的描述想象了当时的情况；想着一个小小孩子如何孤苦地面对那失去眼睛的剧痛和一路走来的不易，我的心揪成了一团，竟



久久不能言语。我死命地憋住了眼泪，不想在学生前落泪，只在埃里克的肩上拍了拍。他似乎知道我好奇左眼盲了之后，怎么右眼也似乎有问题，需用望远镜，径自接着解释说因为左眼盲了之后，只用右眼看东西，右眼因此也视力急速衰退到几近盲的地步了。我素不善安慰别人，正在词穷时，下课铃声解救了我。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以假装出来的轻快的声音催促同学们下课休息去。

尔后，因念及埃里克眼睛的不便，我特地把他的讲义和测验卷子放大数倍，也特地选择在休息时间之前或放学之前的两节给同学们测验。只为了让埃里克有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作答。所幸对于我这样的安排，班上的同学并没任何微词。

除了视力不好之外，埃里克的身体倒是健康，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可，有一日，他却没来上课。我问了平日与他走得很近的男同学们，结果他们也表示不知道埃里克缺席的理由。下了课走回教师室时，教师室里空无一人。我正想着埃里克的事时，突然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叫着：“老师，老师！”我下意识地回头往大门口一瞧，就看见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埃里克。我们四目交投时，他咧嘴一笑，把左食指放在嘴上，又用右手示意我出来。我步出教师室，还未来得及发问，他就把手中的塑胶袋塞到我手里，以最快的讲话速度对我说：“老师，这是我特地煮给你的卤鸭，我从半夜三点就起来卤的，到现在刚好入味！你有没有看到余老师？你千万别跟他讲我来学校的事，要不，我明日回来，就死定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我平日又是个慢半拍的人，结果只傻傻地问：“你今日旷课只是为了给我煮卤鸭？”他回说是，又说因为卤鸭需要时间，他既想给我惊喜，也不想给我吃隔夜鸭，所以只想到旷课这唯一的办法。话一说完，他就说不想被余老师逮个正着，一溜烟地跑掉了，只留下我提着一个塑胶袋，傻傻地望着他跑去的方向，心中百感交集，久久回不过神来。

我因不想在有冷气的办公室留下异味，也不想对同事解释鸭子的来由，所以始终没在学校把塑胶袋打开来看。传统的潮州人是最擅长卤食物的。从鹅、鸭、鸡、猪肉到卤蛋、豆干、豆支等，都是我们喜欢拿来‘打卤’的食材。对于卤东西的程序之繁琐，我是晓得的。小时候看妈妈为了祭拜祖先，得在前一日开始准备。从花时间把买回来的鸡鸭细心地除毛外，还得在大半夜开始卤三牲，反复地在热炉旁，勺起卤汁往没法完全浸在卤汁的牲口上淋，每半个小时就去翻动一下牲口，以免把它卤得颜色不均、味道不均。总之，没花上半天的工夫，根本就卤不出一只入味、颜色鲜美和肉嫩的鸭或鸡来。所以，我明白埃里克说因为要为我卤一只新鲜味美的鸭，因此得旷课一天的“必须”，不明白的却是他非得为我卤一只鸭的“必须”。

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吃鸭子。拿了埃里克的鸭子之后，我回想起他曾在课余时不经意地问我是否有吃卤鸭子。我当时只当他在闲聊，笑说潮州人怎么会不吃卤鸭？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老师，我会卤鸭！”我依稀记得我跟他说卤鸭不是简单的菜肴，要做得好并不容易，也记得他对自己的卤鸭非常自信的样子。原来，他那时就在想为我卤鸭了！

隔天上课时，埃里克迫不及待地问我鸭子的味道如何？我理所当然地说非常好。我也没忘记埃里克当时微扬着眉毛，咧着嘴，扬扬得意的样子。我反问他为什么想要为我卤鸭。他说：“因为你待我很好啊！”我听着微微笑，没再追问他什么。他接着说：“因为你为我做了其他老师不曾做的事。还有，你对我们特有耐性。你都不懂我们其实很想好好学习，却因之前搞不清楚前任老师的课。后来，你来了。我们从你那儿理解了会计后的那种喜悦。那简直就像久困在黑山洞里，再见光明一样。我想，我们的感觉不是像你这种出自名校的人能懂得的！”对埃里克的一番话，我无言以对。他是对的，虽然我同情他们的挣扎，我并不能全然理解他们。

说实在，除了记得埃里克煮的卤鸭并不难吃外，我并不确切地记得埃里克那只卤鸭的味道。可那卤鸭对我来说却却是我吃过的最最难忘的鸭子，也是我记忆中最最美味的鸭子。只因它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人特意为我烹煮的佳肴；也因我再也没在别的鸭子里吃到那溢满出来的谢意和诚意。它是我身为教师间所收到的最最特别的礼物！

完稿于 5 月 4 日 2013 年

1. 余老师是埃里克的级任老师，一位近乎六十岁的男教师，为人严厉，脾气也叫暴躁，所以学生们都对他敬畏有加。

墓园

◇ 政 仪

应该是因为父母已逝的缘故，我与墓园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我不能说我喜欢墓园，因为那毕竟是流淌着许多泪水和承载许多思念与死别的地方。但，我又不能说我不喜欢墓园，因为身置其中，它让我更为清楚地意识到生命的真谛，其短暂和活着的美好。它总让我有无数的联想。每个墓碑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无论我心情多烦燥，很奇异地，那烦躁在我一踏入墓园时就会平复下来。西方谚语有云：每一个站在离地底六尺的日子都是好日子！是呀！还有什么好烦的？若今日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我是否还有闲暇为正在扰我心的事而烦？太多时候，我们太计较，看不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尚有许多时间可挥霍，所以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争执、打哈哈和无谓的勾心斗角上。

对我来说，无论一个人过得如何精彩或平庸，在面对死亡时，都是孤独及悲凉的。啊！汲汲营营的一生终于来到尽头了吗？又或，啊！精彩的一生怎么如此短暂，为什么不多给我点时间，我还壮志未酬呢！

蔡厝港华人坟场

母亲过世时，自己才十多岁。对生命不甚了了，对死亡，害怕的成分比任何情感都多些。母亲过世后的十年，学校的功课和工作的忙碌让我没什么时间回头望，也没有养成回头望的习惯。年轻人都只知道往前冲，回顾似乎是一个人已老的征兆。当然，我还是会常常想起母亲，但，那样的思念并没有夹杂太多的悲伤。在念大学前，我只有在清明节时才会上坟。在念大学后，可能因为大学离坟场不远，想起母亲的次数也因此变得频密，往墓园跑的次数也增加了。

母亲过世时，我们的家境并不好。已经成家的兄姐们都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未嫁娶的则才开始工作不久，薪金不高，没有积蓄。我和小哥呢，也都还在上学。母亲病的那几年也用掉了父亲不少的积蓄，所以父亲虽心疼苦命的妻子，也只是为母亲选了最基本的墓地配套。小小的一块地立着一口小坟，坟和碑都是用最基本的石灰筑成，漆着金、绿和红的字样，简单明了地交待了母亲的姓名、生辰死忌、父亲的籍贯和故乡。

蔡厝港坟地虽不大，但却分割成好几块地段。不须明眼人，任何人一看，就能大概地分辨出那一边是新坟，那一些是旧坟。时间越久远，坟就越大口、越古旧、越参差不齐，荒芜了的坟墓也最多。

在那坟场里，母亲安息处的地段历经了近三十年，还算不上是旧墓。虽说比不上近十年新立的许多大理石墓碑的华丽，但看起来既干净又庄严。母亲的‘邻居’们都是寿终正寝的老人家们，唯一比她苦命的是一位离她几个坟位的十四岁女孩。许是那女孩与我同年生，站在坟外的我，看着她的照片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短暂的一生？她长得是这么地眉清目秀，横看竖看都不似短命者。因病吗？抑或是意外？又或是他杀？我永远都无法得到答案。若连站在坟前的陌生人都为她惋惜，稚幼的她又怎么可能在离开人世前毫无惧怕、不舍和遗憾？

我从没在上母亲的坟时碰过她的家人，但，我知道她在过世后的十多年里并没有被家人给遗忘。然后，接下来的好多个清明节，她的坟是空无祭品的。坟上的一小块土，也开始荒芜了，寸草不生，只有被无情的艳阳晒得龟裂的黄土。于是，我又想，时间果然是任何伤口的最佳疗药，也是记忆最坏的敌人。经过十年漫长的岁月，她的离去所带给爱她的人的伤痛，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甚至可能逐渐被遗忘。

比起母亲的坟地，比母亲晚了近二十年离世的父亲的坟地更为整齐与漂亮。不知是不是在那里安葬的人离世没那么久，那里的坟墓都被细心地照料着，每一口坟上的小土堆都长满了翠绿的草皮。许多福建人的坟上还栽种着一大颗芋。据说，这意味着已逝者庇护其子孙，保佑后代昌盛。那里有不少的坟上都安插着色彩斑斓的风车，因为坟地毫无遮拦，这些转动着的色彩鲜明的小风

车还真为这片颇为死寂的土地增添了些许颜色。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离父亲的墓地大约一百米的一排坟墓。那一排坟墓中有四口并排的坟，每一口坟上都插上了三只漂亮的大型风车，不间断地在风中转着，非常漂亮。我被那一打漂亮的风车吸引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逐走向那几口坟，心里想着到底是几位已逝者的后人心有灵犀，又抑或有人有样学样，才会有几口坟同时都插着同数和同样的风车。

在走到那一排坟前，我愣住了。那四口坟上漆着同一个姓氏，其中三口坟上还有玩具小汽车和漂亮的绒毛玩具。我仔细地看那一块块墓碑，最左边的应该是属于孩子们的父亲的，年不过四十。躺在他旁边的是两位年仅六岁和四岁的儿子，而在最右端的是九岁的女儿。我站在小朋友们的坟前，看着他们可爱的笑颜，泪水在眼眶中打滚。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悲剧呵！一个年轻的家庭，怎么就会在同一天失去了四位成员？而其中三位又是那么天真烂漫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她又将怎么用余生来承受这样的痛？我在那四口坟前默哀了近十分钟，然后悄然离去。自从那次的探望之后，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依旧深深地在震动、痛楚。我再也不敢走近那片墓园，却每次在探望父亲的墓时，站在父亲的坟前遥望着那几口坟的所在地，心里总是沉沉地，无声地叹息着。

我其实并不喜欢清明时的墓园。其一是清明节前后的天气太炎热，另一原因是太多的访客和香火，破坏了墓园原有的宁静。

在不是清明的日子，我都是在午后四五点的时间到坟山。那时的太阳快要下山，没有中午阳光的酷热，天气好时，还会有徐徐的凉风，总还会见几只在墓地里游荡的野狗，奇异地勾勒出一幅安宁平静的画面。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不觉得墓园有何可怕之处。死既是我们每人的宿命，那在享受生的当儿，我们也应该学会面对死。我一点都不喜欢人们给死亡所披上的神秘和诡异面纱。对所有已逝者，我始终抱持着尊敬的心，也因此，我的心在我呆在墓园时总是最静、最宁。我从没在墓园想起鬼怪之说，也没想过在墓园会遭受任何诡异事件。可，因为外子不放心我一人到墓地，到墓园时，总是由他陪伴我。在有了孩子之后，孩子们也都从小被带在身边。他们对死亡没有一般人所有的忌讳，也不排斥到墓地去探望他们的外公和外婆。

后港华人坟场

我小时候长得白白净净，总能在大人做事说话时，在没有玩具、没有电视的情况下，长久、安静地呆在一边等候。也许是因为这样，又可能加上是家中老幺的关系，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一直带我一人参加他的各种社交活动，如到伯父们的家拜访或拜年、出席喜筵，甚至于到坟场拜祭祖母。祖母在父亲十多岁时就过世，因此连我母亲也未曾见过她老人家。父亲直至过世前一直抱持着毕恭毕敬的心态来拜祭已过世的祖母，在与母亲的谈笑中也常戏谑地说因母亲与祖母属同一生肖，结果他连‘鸡’都骂不得！我们兄弟姐妹自小都能深深感受父亲对祖母的一片孝心，所以我常望着祖母的遗像（我娘家的墙上直到现在一直挂着祖母的遗像，这画像已挂在那儿近半个世纪！），看着她那不苟言笑的脸，心想着她对父亲的教养虽严厉，但在父亲心中，她一定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好母亲。

记忆中的后港坟场地势高高低低，并不好走。而祖母的安身之处和下车的巴士站有段距离，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得徒步相当久才能到。后港的坟山与现在的蔡厝港华人坟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像所有旧的坟山一样，坟墓不但大小不一，而且参差不齐，根本没有现有墓园的干净与庄严。印象中只有杂草丛生和凌乱。

祖母在和平后过世。战后的经济萎靡，想必祖母和父亲那时的生活必是窘困不堪。祖母的墓碑只得小小一块石灰，墓碑后的冢也只是一堆像乌龟壳般凸起，长满杂草的土地。祖母病死时，父亲才十多岁。我和父亲虽同在十多岁就失去母亲，可母亲过世后，我还有父亲和兄姐可靠，父亲却是从此孤苦无依。我虽然在与父亲的三十年相处里未曾听他诉说自己当时的凄苦，但我想，祖母的过世对自小就只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父亲来说，应相对为整个世界的土崩瓦解。我其实不太能想象当时的父亲是怎么过日子的，可我肯定这些苦难的日子对造就他那坚毅的人格有着不可磨灭而又深远的影响。

万礼骨灰安置所

相较于蔡厝港坟场，我对万礼骨灰安置所其

实没什么感情。会去那里是因为原是安葬在后港坟场的祖母被迁灵到那儿。

因从未见过祖母，故对祖母毫无深厚的感情可言。故此，这许多年来在清明节时到万礼骨灰安置所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为了代替已过世的父亲追思亡母。随着年岁渐长，我也逐渐深深地体会了父母心。因为非常感激父亲在我生命里的存在，因此对素未谋面的祖母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祖母深深地影响着父亲的一生，而父亲又影响了我一生。以前许多听我谈论过我父亲的人都说在我身上仿佛可见我父亲的身影。我现在回想，我虽从未见过祖母，但从父亲谈论祖母时，我也仿佛透过父亲看见了祖母的精神人格。孤寡一人带着九岁的儿子毅然离乡背井，乘船南来，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曾改嫁，只身独手把儿子拉拔大。我不难想象那段日子该有多磨人，以至祖母南来不到十年就离世。若没有坚毅的性格，这并不是任何身为母亲的女子都能坚持下去的日子。

最近，因为机缘巧合，我送了一位刚认识不久但极为投缘的友人到万里骨灰安置所去探望她那逝世刚满一周年的大姐。友人大我整二十岁，我们虽认识不久却无所不谈。一日与友人聊天时，她向我诉说对姐姐的思念，心念着要在姐姐的忌日到骨灰安置所探望姐姐，可不知怎么地，她那没空的妹妹却坚持全家子得等她有空才可去。友人没有驾车，又不方便在那日向工作处请假，下班时又已是下午四时后，所以正恼着怎么只身在近黄昏时到万礼去。我当时只顾着听她说，也没想到自身有车，可帮这小忙。待想到时，已是隔日清晨，便发了简讯给友人，毛遂自荐，说可载她到万礼探望姐姐。

我从不知道除了安置祖母骨灰的那座大楼外，在主要大楼的左侧，地势较低处，还有两座楼也是用以安置骨灰。友人的姐姐就是安置在较靠近停车场的那一座。我与友人到她姐姐和弟弟的壁龛前站了一会儿（她的弟弟较早逝，可还是跟他的大姐比邻），就走了出来，好让友人与姐姐说说些心理话。比起较旧的那座大楼，这两座新楼经过特意的绿化，环境清幽多了。骨灰安置所管理处还在每隔几座壁龛外，很贴心地放置了张小板凳，供人小憩。我在其中一张小凳上坐了下来，这才发现，虽不是清明，又近黄昏，但还是能看到好几个访客。因受了友人感伤情绪的影响，我无心看书，只是静观周遭。这时，我才注意到有几只小猴快活地在对楼的爬藤植物上，敏捷欢快地上上下下，压根儿没有受环境或来访者黯然情绪的影响。科学家常强调猴子跟人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看着那几只小猴，心想它们与人类最大的不同应是它们对生活的要求比我们简单多，也因此快乐多。本来嘛，思想简单的人注定比心思复杂的人快乐多些。

武林山

直至婚前，我都住在近市区的组屋。知道武林山的存在，是因为外子一直住在西部，所以在购买我们的新房时，就锁定西部的组屋。那时，我看中了裕廊的一间公寓式组屋。我在参观房子时，注意到从我们有意购买的组屋的饭厅窗口可看到在隔着泛岛快速公路的武林坟山。我想那不是卖家想我看到的事实。年过半百的女屋主看我盯着坟山半饷，深怕我在看到坟山后会改变主意，不买组屋，连忙说：“我们在这住了十二年都平安无事。其实，有人说，屋子靠近坟地是好的，因为坟山都有好风水！况且，死人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活人，会害人都是活人！”我听了她的话后，只笑了笑，说我并不介意那坟地的存在。对于坟山是风水地之说，我不置可否，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在规划土地时，应该没有考虑被规划成坟场的土地是否有好风水这档子事。倒是女屋主说的那句关于活人更可怕的话，我深信不疑。

我们后来在那公寓式组屋里住了三年。很奇怪地，在感觉了无生趣的日子里、在感觉生活不平顺的日子里、在情绪低落的日子里，我总会站在饭厅的窗口望着不远处的墓园半饷。眺望着那片或翠绿或漆黑或雾气弥漫的墓地，再不愉快的事，我都能抛诸脑后，恢复心灵的平静，找回继续前进的力量。我不敢说我喜欢墓园，但我也不能说我讨厌墓园。那是个收藏了我的一些遗憾的地方，也是一个让我对生命有另一番体会的地方，更是一个绽放着生命智慧的地方。墓园在我的生命里有着一定的意义。它总能适时地提醒我：在那里躺着的，是死人而不是老人，而把不知还剩多少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人事上，是何等愚蠢的事。墓园，让我在生里看到死，也让我从死里看到生。

完稿于 5 月 13 日 2013 年
修改于 6 月 28 日 2013 年



蛙声回响

◇ 岳 典

生活中，有人喜听树杼上鸟儿的清脆鸣啭，另有一种人则喜闻乡间的鸡啼犬吠。我呢！则对在旷野上和草丛中，甚至隐蔽在阴沟里发出低沉且又洪亮的群蛙声情有独钟。

赤道上的艳阳，总是燥热的令人难以忍受。但只要这燥热的天气突来一场过阵性的不大不小的及时雨，便会顷刻间将热浪驱散一空，也给原本热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人带来丝丝凉意。

记得当时我住在贯穿河水山亚答屋甘榜一条名叫庙巷（即现在的 (BeoCresent) 的那一带。实际上要是说起来，当时整个河水山甘榜，实在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农耕村落：因它没有广茉的田园、果园、橡胶园或蔗园。充其量，它只是一大片的亚答屋群座落的一个俗称“甘榜”的供人安居地带。

居住在这片亚答屋群座落的河水山甘榜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胼手胝足的劳动阶层。可别小看这个民居简陋又杂乱无章、卫生条件奇缺的河水山甘榜，竟然也能在这里发现到一两排两三层楼高的排屋及几栋与富人区类似的独立式洋房；而更叫人自毫的是，甘榜里也有两所由热爱华文教育的有心人士协办的小学，一叫公立介谷小学、一叫公立全民小学（即现在的介民小学前身）。

写到这里，还得提一提这两所小学在当时还曾被某些人视为落后的“山芭学校”，竟还能出现了几个后来成为新闻人物的“闻人”，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篮球坛上叱咤风云那个外号叫“铁公鸡”的李烈明、一个却又是在新马两地奔走为工友请命争取生存权的陈德华。此外，这两所小学也栽培出几个大学生与留学生，有些后来还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材。

除了上述提到的河水山甘榜的那几个点滴外，还得另外补充一些的是，河水山甘榜虽看似清一色到处是亚答屋群的甘榜，可这里也出现了些如制面包、面条、豆干豆腐或制祭拜用途用的香枝腊烛之类的小手工业，更出现过有些还能称得上“工厂”的工厂，比如食用油提炼厂、小饼干厂、肥皂制造厂、酱油厂（或称“园”），而在更早时（记得是战前殖民地时期），更出现过制纸厂。

当然，甘榜里虽有了上述那些大大小小几家“工厂”，河水山甘榜不会就成了个什么“河水山工业园”，河水山甘榜仍是河水山甘榜。它终究还是保有些丁点称为“村”的特点；原因是，甘榜里有些“村民”会在属于自家的范围内的一片空地辟为小菜园，种几样菜或养家禽牲畜以供自给或售卖赚点收入。

就是在这么一个还称不上真正是农家聚落的土地上，却还能在这里嗅到一点“菜园果香”韵味的甘榜里，免不了就有了因养家畜用的场地及人工挖掘成的沟沟渠渠和在种些浮萍洼池里还养些淡水鱼的“农户”。

也就在这么一个人造环境下，那些沟沟渠渠和洼池，在人们的不经意中，不知怎的引来了好多生仔鱼、打架鱼，人们称为“舢板干”的一种鱼身薄薄扁扁腹部长出两条长须的鱼。除此之外，蝌蚪也更是成群结队都来霸占一方。而后，不管是干旱的夜晚或雨天的白昼，人们都能听到蛙声此起彼应相互呼唤，宛如宣示这甘榜就是它们的领地。

在那年代，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或是其他因素，发生停电事件是家常便饭。就有这么几次“禁电”（当时人们不叫停电而叫“禁电”）如再加上是雨夜，家中点燃一盏“土油灯”或加几支腊烛，可怎样还是比不上一枚 40W 小灯泡光亮。这时候，当屋外尽是一片墨黑，从门窗外还送来阵阵冰冷的寒风，直把桌上的土油灯和腊烛吹得摇摇晃晃忽明亮忽阴暗时，而此刻屋前屋后又响起或高吭或低沉的蛙叫，远处也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狗嗥声时，那场景、那感受，处在当时还算是童年时代的我，还真叫我心里有种对外面那阴阴沉沉的黑暗世界产生了从头顶发麻到脚惶恐不安的感觉。

不过，惶恐归惶恐，可在我心里却又似乎另有一种说不出的莫明“刺激”的亢奋（下转 64 页）

恶之花未尽凋谢

◇ 康静城

一、没良心的人肉贩子

——读“中国将 10 名被拐越南儿童送回家有感”

每个孩子都是
父母心头的
一块肉

你们怎能利用
山川河谷
森林沼泽
作为掩护
把孩子从南方
偷拐到北方卖掉
就像卖掉一双鞋
一件衣……

你们的心
肯定不是鲜红的
孩子的饥饿　恐惧
嚎哭　泪水
你们肯定没有感觉
因为你们的心是黑的

其实　你们是人类的渣滓
留着只会发酸　腐烂
对人类丝毫无益
你们还是早日滚蛋吧
别在人间留存……

（05 — 05 — 2013　作）

二、连畜生都不如

经过购物中心
两个青年在交谈：
有些人就相信
钱是万能的
没钱万万不能
有了这种观念后
难怪会不择手段……
听后　心中为之一震
今早看旧报　这则新闻
令　人神共愤
车子偷驾走了
发现车后有个小孩
竟然将他雪埋
网民骂他是畜生
我该加一句
那是最残忍的超低级畜生
独自行事　有时是何其
卑鄙可恶啊……

21 — 03 — 2013 作

三、你们是海盗是恶霸

在两国交迭海域
公然以机枪
对手无寸铁的渔民
追逐　扫射
船身五十多处弹孔
要把渔民全置于死地
船长身中二枪
血淌满身
你们开心极了：
“如有人伤亡
我们表示同情
但不会道歉”

你们想靠强大后台
肆无忌惮　仗势欺人
你们不配
称为海岸警卫队
你们是海盗　是恶霸

注：

五月九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追逐，射杀了手无寸铁的台湾渔民洪石成，船身共有五十多处弹孔。洪石成是广大兴 28 号渔船船长。菲国海警此不人道行为，真是人神共愤，应加以谴责！

13-05-2013 修正

（上接 63 页）感觉（后来才“悟”出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谓的“浪漫”情怀吧），或许就因上述那些童年时代的经历和体会，直到如今虽已属“夕阳一族”，那种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中对那段时光的感受，促使我每逢雨后，在这早已“去甘榜化”而面目全非的现代化社区里，偶尔不知何处传来隐隐约约微弱的孤孤单单似是发出无奈的蛙叫声时，我便会有阵欣欣然戚戚然的心灵触动！

1961 年在一个公共假日的光天化日下的午后，河水山甘榜被一场不知由来何处的“怪火”四处突击夷为平地。

从此，当人们纷纷被分配到高楼组屋瑞安家立户时，而我也告别了河水山甘榜的种种；我被那场河水山甘榜冒起的“怪火”抽离了已往年年月月日日、过着扑实单纯实实在在脚踩那片黄泥地的岁月。

如今，事搁半个世纪有余，当有识之士有点装着地呼吁人们重建“甘榜精神”来舒解人群中越来越燥动的戾气时，我心里便这么想：“事到如今，何必当初。”



赌瘾

◇ 吴 登

亲友多以为我不会赌博。事实上，我不仅比许多赌徒更早学会赌博。我自己甚至认为，那时的我，其实就是染上了所谓的赌瘾。

是在十岁那年，父亲在码头工作，我们一家被分配到丹戎巴葛码头的工人宿舍居住。那里原本是日治时期的军营，所以俗称“日本厝”。房屋是红砖砌成的排屋，屋外还有大片的空地。可以让孩子们玩各种游戏。

可是，当年的社会风气不是很好，无论玩什么游戏，都要变成抗争式的，以打倒别人称王称霸为乐。比如养鱼就养打架鱼，养小昆虫则养会打架的小蜘蛛。连放风筝都要为棉线“搓”上玻璃粉，以期在空中“割”断别人的风筝线。许多摊贩都卖类似幸运抽奖的“地干”……

好动贪玩的我，在新环境很快就学各种游戏。但那还不算坏！

隔壁住着一家六口，父母都有工作，四个孩子中老三与我同龄。他们不仅在家打扑克牌，还有一副麻将牌呢。这些玩意儿很快就吸引了我，当然还有别的邻居孩子。

我们的“赌注”当然不会大，因为大家的零用钱都不多。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却倾注了所有的注意力。没钱赌的时候，看人家赌也是全神贯注，废寝忘餐以至于忘了做家庭作业，忘了准备听写默写测验，以致学业一落千丈。在那里住不到六年，我留了两次班。

因为赌钱被母亲拿着鸡毛帚追打绝对不止三几次，哪是多么丢脸的事啊！但“赌”的诱惑太大，只要隔壁响起麻将洗牌的声音，就算身在屋里，还捧着书本，也会灵魂出窍，书上的字根本视而不见。

其实我自己比谁都想改，就是改不了。

就在重读四年级的那年，有一天我到杂货店买东西。店老板的弟媳妇刚好在场。她是个老师，可能看我土里土气的，猜到我是刚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就问我是否习惯新加坡的生活？功课能应付吗？

在我不知所措不懂得该怎么回答的时候，在一旁忙着的小伙计，突然插口说：“你不要看他这样，好像很老实的样子，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是个赌鬼！”

“你……你怎么这样说？”我还记得女教师当时好像生气似的瞪着小伙计。

“我每次送货去他家，都看到他在打麻将。他比我还小六、七岁，我都还不会打……”

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对那位女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用力点头。心下真想指天发誓：我要戒赌！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从此就改过自新。

初中一年级，我再度留级。就在这一年，那个说我“一定是个赌鬼”的小伙计，因为把杂货店赊账收回的钱拿去还赌债，被赶出杂货店。不过，由于他是老板的外甥，而老板的弟弟又刚另起炉灶，杂货店缺人手。所以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

糟糕的是，不久他又重施故技并再度被赶走。

刚好我们的住家也在那时将要被拆，我们又搬家了，我这才得以远离赌博。从此以后，我是连旁观者都不敢当。

所以，两座“娱乐城”已经开幕多年了，我可从来没敢进去参观。

有过那样的经历，我从不劝说好赌的亲朋戚友戒赌，因为我相信，他们比谁都了解赌的害处，劝他们只会惹人心烦。

抱着好玩得心态，这里我模仿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填下歪词一阕，博取一笑：

博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神仙，平时怎消闲？我欲乘风上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麻将四缺三，不如在人间。转轮盘，掷骰子，常无眠。应该有恨，何以常输少赢钱。人有三衰六旺，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能常赌，千里赴赌城。

硬骨头惹的祸

◇忠 扬

阿拉叔在茶几边唉声叹气：“唉！快要离开了，真的要离开了……”

坐在他对面的老友——阿拉伯不胜其烦地问道：

“你心烦什么啊？你说谁啊？”

“嘿！还有谁？不就是那个‘百年树人’的鲁老嘛！”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是辞职？还是到了退休年龄！”

“嘿！退什么休！都说‘百年树人’咯！按工龄算，至少还有三几十年才到百年，可是要他马上走……你说，过不过分？”

“哦！原来是被迫离开的！这就太岂有此理！”阿拉伯恍然大悟

“所以我说，要他离开的人——他们的奶奶全是我的孙子。”

“他们的奶奶怎么可能是你的孙子呢？你这话不合情理，不合逻辑呀？”

“正是不合情理，不合逻辑！要不，他们的奶奶怎么可能是我的孙子呢？”

“是不是鲁老有什么给人抓到把柄？或者得罪了谁，才给他这个小鞋穿？”

“他的为人你知道的啦，诲人不倦，鞠躬尽瘁，洞察人生，透析社会，爱憎分明，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培植新生。他既不奉承阿谀权贵，又不拜金贪婪。你说，有什么小鞋可穿？”

“那么他们根据什么理由要他离开？”

阿拉叔“妈”一声说：“他们说他的骨头太硬！”

“啊！我没听错吧？骨头太硬就得离开？”阿拉伯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难道要骨头软的才能留下？真是天方夜谭！骨头硬，打不断，敲不折！有什么过错？”

“老哥啊你有所不知，现代人生活条件好，锦衣美食，住得舒适，出入有车侍候，常年四体不勤，体质当然渐弱，骨质自然疏松。他们说要是经常跟鲁老接触来往，万一有意无意间发生肢体稍微碰撞，那些天之骄子肯定伤筋折骨，这可就不好办了，清水衙门的树人之所是承当不起的啊！”

“既然如此，何不安排鲁老搞搞电脑教学或者远程教学呢？”

“这又是你老哥有所不知。他们为免伤及这些骄子，把鲁老安排到礼乐班，以防万一。谁知道又是硬骨头惹出麻烦。”

“礼乐班跟硬骨头有什么关系？”

“嘿！当然大有关系！礼乐礼乐，无乐不成礼。每逢喜庆佳节或者盛事，都要鲁老上阵。他的硬骨头敲起牛皮大鼓来铿锵有力，鼓声咚咚，要多大劲有多大劲，真是振奋人心。可是，他们担心骄子们震破耳膜，心灵脆弱经不起鼓声雷鸣，导致心肌衰竭，还说鲁老的鼓音晦涩，深奥难懂，骄子们不明所以，因欠缺现代感；于是非得要鲁老改敲西洋鼓，让骄子们可以如同沐浴海风洋韵般陶醉。可是，想不到鲁老一槌下去，西洋鼓竟然‘嘭’的一响，应声破了个大窿，（下转 67 页）

文学是“人学”，书写内容与范围涵盖十大类：

◇ 忠 扬

1、揭示时代风貌特征、生活行为及其语言特色；
2、展现民族历史的今昔变迁与成败演化的形态；
3、反映国家命运的盛衰兴替和沦亡嬗变的历程；
4、描绘社会习俗风尚及其民众生活的复杂动态；
5、刻划人性善恶美丑真伪的共生互存对立纠结；
6、抒发内心情愫的复杂感怀与现实冲突的交错；
7、寄意自然境界与人文景观的世俗生活与情趣；
8、追寻科幻奇思梦想，寄意探索未知的新境界；
9、表达情欲躁动而触发的聚合分离及悲欢哀乐；
10、细述意识流动与外界存在的矛盾冲突与互动。

发于 2013.02《香港文艺家》

（上接 66 页）没戏了。”

“西洋鼓皮薄，鼓槌像把小扫帚，怎能要鲁老去敲打呢？真是活该！”

“他们还振振有词地斥责鲁老说，没有西洋鼓槌为什么不用‘文明棍’？轻轻地点拨两下，又文明又轻松，也不至于捅破呀！”

“真是无稽之谈，无知至极！那么鲁老怎样回应他们。”

“横眉冷对咯！嗤之以鼻！耻与他们为伍，转身走开，口里抛下一句，‘如此之辈能当孺子牛吗？’”

“痛快！好一个回马枪。”阿拉伯大笑。

“嗨！你先别高兴，鲁老抛下的‘孺子牛’这句话，可真把他们吓疯了。”

“有什么好吓？神经未免太脆弱了吧，这群腐儒。”阿拉伯语气甚为鄙夷。

“听到‘牛’字，他们中有人就想起了牛角，想起了牛角就想起它的坚硬和尖锐的穿刺力，想起了西班牙的斗牛。接着又不知哪位突然想起了牛角可以磨成匕首、制成投枪头。当他把他这个联想说了出来，立即引起了恐慌……”

“哎呀呀！联想力太丰富了！可惜全是思觉失调。”

“这还不止呢！他们还从匕首投枪联想到搏斗、厮杀和战争呢！说树人之地和莘莘骄子怎能被血腥之事所污染，受仇恨和杀戮所荼毒，于是义愤填膺地发出呼吁，要把真善美送给新生的一代代，要把假恶丑彻底埋葬，永远灭亡。”

“他们的呼吁美是很美，可惜只是‘美其名’罢了。”阿拉伯连连苦笑。“后来事情怎么样？”

“他们决定要鲁老离开，连同他的硬骨头一起搬走。”

“搬走？搬到哪儿去？”阿拉伯想知道。

“听说是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阿拉叔摊开双手，耸耸肩。

“啊！？……”阿拉伯听了哭笑不得。

2009．09．22

当冷血的爬虫遇见烂田里的跛脚野鸭时

◇ 忠 扬

时渐黄昏，日头缓缓西下，东海边的荒滩乱石间，一只满身粗皮疙瘩的老爬虫，吃力地攀到一块石头上，慢慢地翻转过身、躺了下来，摊开它的四肢，倒垂尾巴，把它的皱巴巴的肚皮露了出来，贪婪地接纳夕阳最后的余温，以求增多体内一丝热能。

这种爬虫在中国古书上通称为蜥蜴，是一种冷血生物，它们只能从日光中吸取热能才有活力，学名称之为蝾螈，由于它有生活在水边乱滩杂石间的习性，民间惯称它为石螈。

这只老石螈刚刚被落日晒得稍有些暖意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吧唧吧唧的脚步声，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烂泥中向它奔来。霎时间，石螈想到的是赶紧逃命，于是迅速翻过身来，“颚”高它那个呆脑袋，惊慌失措地瞄了好一阵子，发觉原来是一头跛着脚的鸟禽，步伐踉踉跄跄，胸前和两翼的毛脱落得凌乱不堪，像被什么人人揪拔扑打过，慌不择路地想找个地方匿藏。

石螈看到这样子，马上来劲儿了，跃身而起，翘起屁股，竖起它那条比身体小不了多少的尾巴，向对方晃了又晃，算是打招呼：

“喂喂！来的是什么鸟？报上名来！”

对方气喘吁吁，没好声气地回答：“你这只冷血的东西？开口闭口鸟鸟声，满嘴脏话鸟音！没父母教养、丑陋的老爬虫！”

“嘿！我还以为是一只高雅的企鹅呢！原来是落单狼狈而逃的野鸟……”

“谁是野鸟！我是雁，俊美又知书识礼的家雁！你这只瞎眼的冷血小爬虫！转头就不认得人啦！”

“家雁？！哦哦哦……我看到的是只跛脚野鸭啊！好狼狈呀！啧啧啧，别说我不够兄弟，看你身上的毛几乎被拔光啊？谁欺负你啦？我来替你出头！”

“出头？你他 X 的冷血小爬虫，要不是你，我才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噢！你怎怪我？你这头跛脚野鸭！我弄个钓鱼的岛，是想我和我的儿孙们世世代代大饱口福，关你何事？可你嘴馋，偏偏要假公济私。好了，现在闯了祸。反而来怪我？有种的你就一人做事一人敢承担！”

“上了你这只老爬虫的当，我鱼肉都还没尝上，就肠胃敏感，上吐下泻，虚弱得褪毛掉羽的！被人嘲笑辱骂……”

“哦！偷鸡不着蚀把米，还没真正尝到鱼之乐，就拉屎拉尿。唉！你本来就不是什么雁，偏偏自讨苦吃……恐怕以后别想再飞上天啰！”

“飞不飞上天且慢说，现在赶快要治好拉稀症？这么下去我没命呀……”。

“我看你这是闻错腥味吃错鱼。……你最好到香港去一趟，买钓鱼牌整肠丸服用，效果特别好！”

野鸭一听到‘钓鱼’两字，肚里又开始搅动，强忍着问，“我们出品的喇叭牌……日人正露丸不行吗？”

爬虫刚要回答，但回头一看海面上，突然改口说：“哎！你不必亲自去香港买了，看！他们给你送上门来了！”

“他们送来‘钓鱼牌整肠丸’？真的吗？哎哟我的妈哟……”野鸭话还没说完，又开始腹绞不止。

“你这是患上‘阴谋诡计’拉稀症，是那个拉稀婆娘传染给你的，肚里不干净。”石螈哆嗦地指着海上向他们驶来的千舟万舸说：“你看，他们好多船给你送来整肠丸了！对不起，我晒完日光了，先走一步。野鸭兄，你自己去接收他们给你的礼物吧！”

话音未落，冷血爬虫早就三蹦两跳地钻进乱石滩的窟窿里去了，只丢下半截尾巴在地上扭动弹跳。

野鸭也想来个逃之夭夭，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肚里又一阵大绞痛，随即控制不住地噗噜噜、噗噜噜地，把肚里‘阴谋诡计’的敏感物一股脑儿撒了出来……

眼前一黑，双脚一软，野鸭无力地摊软在野田的烂泥里，只有那双翻白的鸭眼，偶尔还在转动一下。

2012. 10. 08

钻石大侠研究的脚毛课题

◇ 忠 扬

自从专家和学者们开展对钻石大侠的研究至今，已经好几十年了，研究的范围之广简直是无远而弗及，可说凡是和他有关的所有方方面面，上至他的宽突脑袋，下至他的瘦长鸟足，远至其列祖列宗，近至其野生儿孙，甚至他个人的生活——吃、喝、拉、撒、睡等等的各种细节，也被全纳入研究课题里面，可以说，他的一切几乎无不被研究得深入透彻，细致无余，且皆有诸种博论专着问世佐证。

为什么研究者对钻石大侠情有独钟？爱屋及乌？有人对此深究而不得其解，然而大侠也乐得以落落大方之态，坦然面对，任由他人评赞研究，因为这个研究热潮来势汹汹，任谁也无法阻挡，也无人胆敢阻挡。大侠本人当然乐得顺应此潮的澎湃，自信自己的魅力无人可以阻挡，愿与天公试比高。

研究者多了，研究的范围广了，对于后来研究者来说，却是非常不利，尽管后来者亦步亦趋，深挖广掘，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访古问今，却再也翻找不出钻石大侠还有什么仍未被人们研究过的东西。这么一来，钻石大侠的有关研究热潮由于“无究可研”而不得不冷却下来。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研究课题的欠缺，一代宗师级的大侠终因人们对其研究不再热火而为后一辈的年轻人所不识，也为原先的崇拜者渐次淡忘，加上岁月的流逝，大侠已成为耄耋老人，再也没有新品面世，因而有了与史上所有的名士大家一样，不得不应上淡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但对大侠极为不公的是：不是渐渐地淡出，而是骤然而止！从此江湖寂寂，不闻其名了。

这对于钻石大侠的某些为之顶礼膜拜者和衷心的粉丝们，无疑是一种类似挖心掏肺的惨痛极刑。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当众人陷于困顿无助之际，一位与此大侠研究课题毫无关系的美发师的一句闲常话：“毛发是人类的第二层衣服”。竟然点醒了所有陷于困顿的大侠研究者，尤其是那批乘不上末班车的后来研究者。

啊！美发师一句闲常语，竟然点醒了所有的困顿人，扭转了钻石大侠研究陷于沉沦的局面！可谓功德盖天，真要山呼万岁了！

于是，钻石大侠的研究者中所有的男女老少，按耐不住兴奋之情，纷纷摩拳擦掌，拟出钻石大侠新的研究课题，呈上研究资金申请，招请助手和资料收集人员等等，以重启险遭人们遗忘的大侠研究课题。

奇怪的是：这课题既是以“毛发”而起，何以研究的课题只有“毛”而无“发”呢？几乎所有呈交的研究课题取向都集中在大侠的脚毛，却不涉及头发、体毛。为何如此？确实令人费解！

为了解开这个谜一样的问题，记者们曾经四处奔波，深采密访，费尽心思，仍然不得要领。

问题是：既然是毛发，当然就不止于脚毛呀！除此，不是还有头发、体毛，包括腋毛和私隐之毛等等吗？干嘛非要局限于脚毛不可呢？原来当中还涉及许多诡谲和禁忌，非头脑简单的局外人所能知晓的。

研究大侠的头发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问题是大侠已非世间等闲之辈，谁想研究他的什么就可以随便开启研究。不！大侠现今已经不是初出茅庐时的江湖术士般浪得虚名，而是名气盖世的大家、殿堂级的偶像、精英中的俊杰，其超音波的声誉早已响彻云霄，胜霹雳贯耳，直击每个粉丝的耳膜深处，岂能任由研究者肆意妄为？

研究课题若是放在其顶上发际之间，虽说可以轻而易举，居高临下，鸟瞰全局，收高瞻远瞩之效，然而如此一来，不免有“太岁头上动土”之嫌，再者，大侠年事已高，牛山早已濯濯，实不堪研究者纷纷前来拨弄触摸，扭头转脖子，或任人拔下送往分析研究，于理来说实在极为不敬，严重而言则迹近“犯上”，尊者岂可任由乳臭未干的卑贱者如此折腾，为非作歹？！既然大侠头顶之发不可供研究，只好退而下之，研究其腋下之毛。（下转 70 页）

“现代化”与“一体化”的思考

◇ 忠 扬

（1）甚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特点：

快速性、进取性、竞争性、流通性、新颖性、科学性、多元性，以及运作的符合现时代发展的整体配套。

（2）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和终止，而是对传统的继承、改造、发展、提升和创新；是择优而化、去糟粕而精化、改旧出新化、应需而化，等等。

（3）现代化是以优良传统的精华作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加以结合，而给予发扬光大；

（4）现代化不等同欧美全洋化，而是保持其各自民族原有的品格、风尚、特质和色彩的独特个性而融化于现今时代普遍共性的新风；

（5）现代化不是一体化，不是放弃各自民族原有的独特传统，而是撮取各民族的优秀特质而加以有机的融和，熔于一炉，因而具有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新的内涵与新的共性形式。

初作于 1998.02.10
发于 201302《香港文艺家》

（上接 69 页）然而研究其腋下之毛也有犯难之处。一来研究大侠腋下之毛，首先得请大侠来个举手之劳，否则挟腋之下难见其毛，不能亲眼目睹，何来研究之有？但若如此，研究者众，需要大侠天天高抬其手，露出腋毛，其态恰似大鹏展翅，翱翔空中，则必将累煞大侠双臂，如此折磨大侠之举，岂可妄为？二来听闻大侠与生俱来有狐腋之患，其味虽无飘散千里之外，却也有十米之内，尤值盛夏更是大有百里可闻之荣誉。若要研究者就近观察研究，不戴防毒鼻罩或非患重感冒、鼻息不通者，切莫亲近之。如有不听劝告而昏厥或呕吐不止者，则责由其本人自负。

既然顶上之发与腋下之毛不易研究，唯有往而下之，于是研究者们的眼光投向大侠那双飞毛腿了。

平日大侠外出上班衣着时髦笔挺，，西装骨骨，裤管晃动，风度一派翩翩，任谁也难得窥探得其飞毛双腿。然而，每当夏来秋未到的时季间，大侠回到家中，必是一身短打，露出毛茸茸的双腿，其脚毛之多之密之浓之黑，足于令人怀疑毛猴附身，牛魔王再世。观其状，萌其趣，正中后来的大侠研究者的下怀，即时敲定为新时代钻石大侠研究的新课题。

于是，大侠究竟有多少根脚毛？双脚各有多少根？每根脚毛有多重，总重量是多少？脚毛的形态有何特征，其粗细、长短、重量、密度、弯曲度、光泽度，及构成的成分与凡间诸众有何不同，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他们幸庆至今还没被先行者发掘出来研究，正好为他们后来的研究者订立课题，开展更深入研究。

这确实使原先专家学者们大跌眼镜，因为他们曾经扬言他们对钻石大侠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终结，再无问题可供研究了，想不到竟然被这批后来者发掘出新的研究课题，即是说，钻石大侠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这些人舍弃大侠的头发和腋毛之余，却热衷于研究他的脚毛呢？理由其实很浅显，因为人们只要托起大侠的大脚来研究，大侠可以采取坐着或躺着的各种姿态，既轻松又舒服，绝不劳累；而研究者又可分批分类分力用手、用肩托起他，就近仔细地观察，认真地研究，两者皆得益，何乐而不为？

2013.01.15

桑林夜话

——一兼及蓝草

◇ 一 介



诗人吴岸来实兆远王涛的“憩园桑林”作客。十月五日曼绒文友会会长良木君邀我去拜访，我又约了喜欢写作的田埂君同去。

到了王涛的桑林民宿，已近晚间九点，那是因为晚上难于辨认小径的入口处，在一处路口转左，深入后发觉不对，便退出来，致电王涛，获知应在下一个路口进入，几经折腾，才到了桑林，偌大的屋内，幽静极了。

一大一小两只狗，职司全园守卫工作，它们是母子关系。母狗矮小，雄狗高大肥壮，很有吓唬力，但王涛说它性情温驯。

吴岸福福泰泰，跟两年前见到的，变化不大。王涛这次看来健壮结实多了，是否园林内粗重工作锻炼出好体魄？

吴岸讲起他近日与王涛去槟城的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起，素昧平生的蓝草为吴岸的一些诗作，谱上曲子。若干年后，吴岸有机会到槟城，探知他是一个人独居，没有跟独子与媳妇同住，致电说明要去拜访，却遭婉拒。过后，蓝草于1999年去世了。吴岸这次到槟城，因知他是天主教徒，骨灰放在某天主教墓园，特地和王涛去凭吊、致意。

著名作家方北方也埋葬在该墓园。从照片中，看到他俩和秋山、骆丽丝有去坟墓凭吊。

他俩又去霹雳安顺探望中风八年的诗人田舟，见他病情严重，不胜唏嘘！印象中，田舟和冰谷、江上舟是同一年患病，后两位病情都有好转，田舟却没有什么佳音。

吴岸打开手提电脑，让我们看他在槟城和安顺所拍的照片。蓝草骨灰格处的磁碑上，有他的真实姓名和人头照，是独子与媳妇所立。

电脑荧光屏上出现的田舟，消瘦苍老，令人看了心酸！好端端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喜欢四处参与文学讲座会及诗人文人雅集，竟被病魔折磨至此！后来，在十一月四日上午，我与良木及诗人紫梦羚，特地去探望田舟，田夫人还费神从抽屉内翻寻出从前蓝草替田舟的《问山》等几首诗作曲的歌谱，它用的是简谱（数字谱），应该是蓝草的手迹。

真是‘无巧不成书’，从桑林民宿归家后数日，我稍稍整理凌乱的书刊，见到一册1961年霹雳太平华联中学高中毕业特刊，由于册内有故人旧雨的照片，便顺手翻翻，掀到师长玉照那几面：姚文训校长、许建吾（艺术歌曲《追寻》作词者）老师出现了，谢冰莹老师却已离职……见到音乐老师蓝抱玉的人头照，我突然觉得，他和吴岸电脑放映的蓝草，倒颇相似：脸型都是长方形，眼神也相像——难道蓝抱玉就是蓝草？过了几天，我致电问王涛，还记得蓝草的原名吗？他说：“是蓝保育”，稍后再说：“蓝草有两个名字，又名蓝抱玉。”我终于查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蓝草的一点资料，若从曾是音乐教师这一点去追踪，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线索。事后推敲，“蓝抱玉”不就是“蓝保育”的谐音吗？“抱玉”一名显然是后来才取的，文人爱风雅，编纂《今古奇观》一书的抱瓮老人、著名画家傅抱石等等不就如此取名吗？又过数日，我问良木君，在太平华联中学读书时有见过蓝抱玉吗？他说没有（姚文训校长及许建吾老师则有）。他大约于1963年进该校，这一丛“蓝色的草”，不知已漂泊到何方！

当晚，吴岸讲到勤力搜集马华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君、诗人何乃健博士，不幸遭癌（下转72页）

请你记得曾在人间美丽过

◇ 敗 诚

很久没有遇见大自然
纯真似婴儿诞生
人们表情诚恳
眼泪自血管涔涔，
连发丝撒落的阳光
也深透双手紧抱的
力度

我想起含蓄的唇角
牵动浅湾微笑
或　拗成忍痛的月下弯
可你的平装多年失去表情
发丝盲从梳理手势
一根根，顺序
飘摇在你仍爱美的
镜里

小时送的衣服
我早已不合穿
还贴身的是皱黄的气息
而你，瞳孔的两张垂帘
今晨狠狠扯脱
最后一颗旭日
和我，
长大后未曾出口的谢谢！

路，
一直悠悠长长
你要向往佛光方向奔去
倘若真的需要留恋
请你只记得曾在人间
美丽过，
一如初嫁梳台
乌亮的发丝。

（祭舅母于2013年3月16日）

（上接71页）症肆虐，闻之伤感！

吴岸披露他的逾万册藏书，将全部捐赠古晋某血缘性组织，它是小型的华团，筹备成立图书馆，愿景良好。

人们对吴岸的家庭背景，似乎所知不多。原来从祖辈算起，他的家族（包括幼辈）已在古晋居住了六代，他本身是第三代居民，华族梯山航海到砂拉越谋生，历史多么悠久！

他的父亲，二战之前与战后，曾经担任古晋潮州会馆会长，可见他来自殷实之家。他的儿子，经营电脑店。

王涛忙着泡桑茶招待我们。他的茶叶，早已包装应市。吴岸说：现在园内桑树很多，已经成林，可是屋外一片漆黑，我们分辨不清，倒是见到屋前蔓生的百香果。沙发上有一册介绍桑树的书，王涛说桑树有二十多个品种。

谈话之际，来了两位年轻人，是曼绒文友会的总务李联阀和理事胡智森。

我们收到主人送的《王涛诗选》，吴岸赠《风雨兼程更上层楼》和《吴岸诗曲》光碟，其中六首是蓝草谱曲的：《汉江》、《真情》、《海湾》、《老渔夫》、《妈妈的眼睛》与《依旧》。光碟共有8首歌曲，另两首是蔡亚历谱曲的《摩鹿山》、吴岸配乐的陈蝶的诗《转眼欲唤竟天涯》。吴岸有音乐天分，会弹钢琴，曾为一些古晋社团的歌词作曲。

时间飞快的溜逝，看看手表，应该回去啦。临别前，王涛独唱，吴岸弹吉他伴奏，气氛温馨。我想起《儒林外史》最后一个出场的市井奇人——弹琴极佳的裁缝荆元。一日，荆元抱了琴，到于老者的园子，为老友操琴，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闻者动容！琴声悠扬之际，吴敬梓“残忍”的为自己的艺术杰作，画上了休止符。

我们有幸做了于老者。伴随我们归去的，是歌声、吉他声，余音袅袅……



小手牵大手

◇ 珍

夜深了，可我还是失眠。这次并不为工作压力所致，也不是因为害怕考试的降临。热泪盈眶的我，挪开了抱在怀里的熊娃娃，移步到我的书房内。不知怎么，短短几步路的距离，我的脚步却是如此地沉重、缓慢……

记忆里，爸爸的手是如此地宽大、丰厚；当他紧紧把我牵着，那种感觉是无以伦比的安全、幸福和温暖。我非常享受被他抱在怀里的感觉，让我深深体会“父母是孩子的港湾”。任我在外有多么地伤心、痛苦，甚至压力、烦恼，只要爸爸抱起我，全部烦恼都抛掷九霄云外，当下只当他的乖宝贝。曾几何时，爸爸的背是多么地宽厚，骑在他背上，永远不会有跌下来的恐惧。爸爸总把小时候的我放在他的肩上，好让我坐稳，看远看清。可是，仔细打量如今的他，爸爸的背驼了，头发白了还稀少很多，身体也不再那么圆润，岁月毫不留情的烙印在他的身上，我却浩然不知这究竟从何开始。碍于年纪的关系，爸爸腰酸背痛的次数日愈增加，眼力和体力远远大不如前，脾气更比印象中暴躁。虽然如此，爸爸总给我至高无上的感觉，他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无人可取代！

我的手指一边在电脑键盘上奔跑，思绪一边被卷入回忆的深深漩涡内。我的眼睛也不听使唤地猛流泪。依稀记得，打从我懂事以来，我甚少落泪：第一次是伤心泪，为躺在病床上全身冷冰冰的公公而哭，最后一次则是心疼泪，亲眼目睹酩酊大醉的老爸驾车飞驰出家门，留下嘴角边流有血痕的母亲泪躺在凌乱的客厅边颤抖着。最近在《悲惨世界》中看到假释罪犯尚万强为其养女珂赛特的安全而四处迁移，并为其爱女的终身幸福而张罗，我深深地被这故事主人翁触动心灵最脆弱的一面。话说到底，我的爸爸不也是如此吗？他一生劳碌命，当初为了子女拥有最好的读书环境而效仿孟母“三迁”，现在则为了我出国深造之梦想而拼命工作储蓄，更为了让我享有比他更卓越的起步而助我打下厚厚的根基。刚才准备就寝前的我，只用短短两小时就把乔治·李永业《生命没有如果》之书一口气给读完。这外表洋化、骨子里却淌流着炎黄子孙热血的西医，他遗憾没有及时与爸爸享受天伦之乐，没有明白爸爸外刚内柔的优缺点，剩下的只是悬挂在厅中一张“被定形的微笑”。他用家人对他的爱，换取今天的丰功伟业。心沉了，想想他办不了的事，可我还行！我也曾经与他有共同之处：崇洋。但是，阅读了他的故事后好比略阅前人的一生履历，我小脑袋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问号：“如果有一天，我爸爸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

写到这，我的泪又再次夺眶而出，一点点滴在键盘上。这不是伤心的泪，更不是心疼的泪，这是害怕的泪。我害怕失去，失去爸爸的滋味。我恐惧寂寞、孤独，唯恐没有了港湾的保护。我更不能想象没有爸爸的指引，我对前面看不清的路是多么地迷茫，跌倒了没人扶我一把而失望，没有人再会当我永远的支持与保护者而沮丧。这已是第 N 次了；我不敢去想，也不要去面对。

爸爸向来对我既严又宽。记得当我把大马文凭考试成绩给他过目的时候，爸爸竟然以“为何上边有个 B ？”劈头直窜我心头。我很伤心，伤透了。不是因为爸爸的责备，而是我责怪自己为何不把成绩考得更好。平时成绩一向标青的我，为何会在最紧要关头栽在老师与我都认为我最拿手的科目。我痛恨我自己，更憎恨我爸爸。为什么他没有看见我取得 13A 的标青成绩？

此后，我在大学预科班遴选了对我而言最艰难的四科来读。我对数字反应向来迟钝，但考取会计及经济学只是要证明给爸爸：我对数字不敏感不代表我抗拒它。还有，由中华教育背景出身的学生报名参考英文文学这科，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自投罗网。我不管老师对我的（下转 74 页）

妈妈炒的泰国米粉

◇ 陈恤壮

从不爱吃米粉，尽管米粉可化身不同面貌，来降伏众生迥异的舌；唯独母亲祖传的泰国米粉(Siam Bihun)，才能让我放下偏食的执着，吃得欢喜。近来有幸休假多日，远从隆市回到米都当天，晚餐方面母亲就特意为我准备了泰国米粉让我解嘴馋，解乡愁，实在幸福浓浓。

一般炒米粉，我嫌太干；一般米粉汤，我又恨之太"汤"。而我所谓的泰国米粉，基本上虽是炒出来的，但又介于干与汤之间。这，就是其特色。这米粉，炒的时候，豆芽韭菜必不可少，没韭菜可以葱代之。吃荤者可加鱼饼及虾，但就算没加这些，切成丁的豆干就已可补足嚼咬的口感享受了。汤的方面，是用豆酱，加醋，加糖，加水，搅拌均匀即可（无须加盐，因豆酱已有咸味）。接着，根据个人喜好，自酌分量，将之淋在炒好的米粉上，就算完成。不过，最挑逗味蕾的辣椒粉，也不容缺席，她可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呢。

我平日吃饭慢，食量少，吃这泰国米粉，不但速度变快，且可吃上两人份的量！若说酸甜是初恋的滋味，那这酸甜加上呛辣，就可说是与泰妹谈情说爱的感觉了。当然，这米粉也可说是妈妈的味道，毕竟每逢假日回家，我才能有福吃到它，而这在异乡绝无食档有售卖，不信？我与你打赌一毛钱。因此，想起它就想妈妈，想起妈妈就想它；泰国米粉，会让人变得像小孩。总之，就像儿女从不乱认其他妇女作母亲一样道理，是的，我从不吃外边的米粉，只吃泰国米粉。母亲万岁！

（上接 73 页）鄙视，更不惜挑灯熬夜把冗长的文学分析论文写了一篇又一篇，改了又改。事先说明，我可是灰姑娘，12 时前得上床就寝的乖宝宝哦！老师致电双亲，劝说我退学，放弃选考。父母误会我不务正业，没好好上课。可是，话到底，我也只是要告诉他们：前面的碍障再高，我也务必去面对。这只因若我没曾尝试就等于零机率。我不要一个有遗憾的人生。我虽在大马文凭考试中把中国文学给考个二等成绩，但我想挑战自己，赌一赌自己能在英文文学中杀出什么一片血路来。结果，我差强人意的论文把我近满分作答考试的成绩给拉低，可我却毫不后悔当初所做出的决定。甚至，我还有点自豪，只因我突破自己，甚至突破别人对我的错误观点。这是对自己曾经付出的强心肯定剂。我达到了给予自己一个人生学习道路上的交代，不难不去闯；可我却给不了父母一个交代，因为最后我的大学预科班成绩也只不过是一般而已。我不敢坦然告知双亲，更不敢想象爸爸知情后的关公脸会如何紫红锐变、青筋暴涨。我唯有报喜不报忧，告诉他们我在法律知识上考取闪亮亮的甲等，其他一概不提。当然，爸爸也略知我读书的苦，临考前还担惊受怕得上吐下泻方能拖着松软的身体进入考场迎战。他见我只字不提，深懂一二，也没严拷逼问，顿时让我放下心头大石。爸爸此既严又松的举动，让人揣测不已，爱恨交加。

爸爸对我的爱，并非朝夕可言，但这可是天地可证之情。有人说，女儿是老爸前世情人；我则说，女儿是老爸前世的债主，今世来讨债的。对，我的确欠了爸爸很多，他对我的养育之恩，他给予我血与肉，他用那无限宽大的爱来包容我、他为我流的每一滴汗、一滴血，他付出的一切换来手脚上厚厚的茧等等。我，无以回报。

爸爸，您没有必要再把这个家扛得那么辛苦，是时候我帮您分担，减轻您的背上的包袱。我不要您一个人再走得那么苦，我会一起陪您走，陪您度过余下的廿年、卅年，甚至更久。这就好比您牵着我的手，陪着我学走路，带我过马路一样，引导我步入人生的康庄大道。爸爸，我要您笑得最灿烂，答应您只有开心没有忧，我更要您陪我走过我毕业 - 工作 - 结婚 - 生儿育女 - 事业大展等各阶段。没有您，我会茫然，我会害怕，我更会不知所措。爸爸，谢谢您。我爱您！



父女

◇ 陈恤壮

“爹地，这个月的瑜伽班学费又得要缴付啦。”雯女突如其来地从背后奔来，伸手环抱尊尼颈项，嗲声嗲气地说。尊尼放下手上那本《富爸爸 穷孩子》，掏出荷包，拿出数张钞票，还没来得及数，雯女就使出无影手将之夺走，便得意洋洋地步出门外，跟三两姐妹出门游玩去了。尊尼露出一脸拿女儿没辙的慈容，继续低头看书，喃喃自语：“对嘛，这作者说得有道理，父亲再怎么富有都好，应该让孩子尝尝贫苦的滋味……。”

女儿出门后，家里显得空荡荡的，而且夜已深，尊尼变得有点不堪寂寞起来。不知怎的，这几年来，尊尼特别怕寂寞；过往妻子去世时，虽说也寂寞，但此刻却是另一种难以言喻的难受。尊尼想起远在吉隆坡念大专的儿子，于是拨电给他聊聊天。

“喂？杰，在念书吗？”

“嗯，在准备明天的考试，有甚么事吗？我不能聊太久噢，因为要赶夜车。”

“没甚么…只是…你姐…”

“姐姐又怎么啦？又跟你吵架啦？”

“今天没有。应该说这两天没争执。我现在只是觉得，这么夜了她还没回家，我有点担心”。

“怎么不打电话去骂她，反而找我说呢？怕她又一气之下，住在朋友家整个星期才回来吗？爸，我觉得你太纵容姐了，这只会让她更堕落下去罢了。你每次打来，就只是谈她的事，而且说来说去，都是不再新鲜的类似状况；这只会增加我的负担而已，我倒宁愿你甚么都别告诉我，让我好好专心念书。”

“你怎能这么说？我不对你说，我还能对谁说？难道跟外人说吗？你这几年又不是住在家里，不用日夜对着她，难道你的烦恼会比我多？”

“我明白你的苦处，但你也该了解我的难处啊，我也知道她性格有问题，但她毕竟是我姐，我不可能指责她啊，你又不是不了解她的脾气，一闹起来，不是要脱离关系，就是闹自杀，实在奈她不何啊老豆，奈她不何啊……。”

“算了，跟你说也没用。”没等话说完，尊尼就挂上了电话。

接近凌晨两点，尊尼呆坐在客厅，看着不知所谓的清谈节目，忽然门外传来钥匙的铃铛声响，紧接着的是开门声，尊尼一看，是雯女回来了。看见她回来，也就放心了。他不想跟她吵，只是劝她早点睡，别再上网泡在脸书了。

雯女清了清喉咙，故作镇定地说：“爹地，我想开手机售卖店。”尊尼很讶异，“手机售卖店？你之前嚷着要开服装店，我资助你，但后来生意惨淡，关掉了，你现在还想开店？”“我就是想做生意！”雯女提高声量说道。“我和几位好友都商量好了，都一致觉得这门生意一定能赚，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长大了，我想拥有自己的事

业，我要独立。”尊尼：“你……你哪来的本钱创业啊？就凭我每个月给你的零用钱？别傻了。”雯女感觉被浇了冷水，心里很不是味道，怒吼道：“我不管，我就是要创业！你一定要支持我，因为我是你唯一的女儿！”说完，就带着怒气，蹬蹬蹬大步大步地跑上楼。尊尼在楼下，只听见楼上传来巨大的甩门声，震耳欲聋。

想到父女关系如此恶劣，尊尼决定做一件女儿想不到的事；他借用儿子的账号，上网浏览雯女在脸书的留言，希望可以了解女儿目前的想法。可惜，一无所获。女儿并未在脸书宣泄心中的不满，反倒在脸书上若无其事地与友人谈笑风生。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女儿脸书上，都放满了自己和杰的家庭相片。涂鸦墙上所营造出来的温馨欢乐氛围，尊尼不自觉也受感染了，烦恼顿时烟消云散。看着看着，最吸引尊尼的目光的，是前几天才上载的一帧父女好多年前的合照；那是雯女扫描后上载的。在那旧得发黄的照片中，雯女还只是一脸稚气的三岁女童，而尊尼也还是个瘦子；他将雯女扛在肩上，笑得很灿烂；这情景，彷佛就像昨天刚发生似的。

接着，尊尼瞥见照片下有一段文字：“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难怪我从小到大都这么黏爹地。爹地，祝您父亲节快乐，我会好好孝顺你的，我爱你～～”尊尼顿时感动得快落泪了，没想到女儿虽常顶撞自己，但内心却是如此爱自己。尊尼擦拭了男儿泪，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心里是温暖的。“前几天是父亲节吗？怎么没人告诉我？算了，女儿会在脸书上表达心意已算不错了。”尊尼自我安慰。

这时，有人轻敲尊尼的房门。尊尼连忙注销，走去开门时，只见雯女怒气未全消的脸，凶巴巴地瞪着自己，然后开口说：“一句话，你到底要不要资助我？”

尊尼被“震慑”得欲言又止，尝试冷静下来，好好跟她分析创业的难处，现实与理想的真相，讲了没几句，雯女变不耐烦地叫嚣：“够了够了，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就是不支持我！算了，我就算找阿窿借钱也不跟你借！等有天我成功了，我不用再依靠你，我会搬出去，永远不回来这个家！”说罢，又蹬蹬蹬地走回房间，砰一声巨响地关起门。

尊尼茫然地面对着关上的房门，陷入一种复杂的情境中，不知是喜是悲是怒是怨。回想儿子杰说的那句“奈她不何”，深感认同，惟有乖乖爬上床，吞了几颗降高血压药丸，倒头就睡。刚阖上眼不久，总有些于心不安，急忙起身下楼到厨房，将刀叉都收进柜子，再锁起来；检查医药箱，班纳多通通倒进马桶冲掉；家里最近没办烧烤会幸好没有火炭；麻绳从来没买过；除草剂上个月用完了……确定一切处理妥当，才安心走上楼睡觉去。

隔日，尊尼准备了爱心早餐，和雯女一起欢欣地进餐，吃饱后雯女还主动帮忙洗碗碟。出门前，脸上堆满笑容地说：“爹地，我就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你放心，我这次一定用心拼事业的了！有你的支持，要不成功也难呢。”说完，拿起手机就拨电给友人说：“我爹地支持我了！我想以后我们事业有成，就可以到东京啦韩国啦伦敦去旅行了，想到都开心死了！既然我们开始创业了，在准备冲前，我们不如来个泰国曼谷旅行，来庆贺下吧？”一边说，就一边走出屋外，驾车走了。尊尼无奈地笑了笑，独自喝咖啡。下午，门铃响了，原来是尊尼的表姐安妮来串门子聊天。尊尼将此事告诉安妮，并诉苦说雯女叛逆的行径。

安妮直呼不可思议：“不可能吧？你确定你说的是你女儿雯女吗？我不记得你有两个女儿噢。雯女平日对待其他长辈都很有礼貌啊。她是我们家族当中最活泼、开朗的小孩啦，表弟妹都说她是傻大姐，是个开心果呢。哎呀，你们男人啊，就是不够细心，当爸爸的就是不如当妈妈的了解女儿心啦。女孩子都是这样的嘛，爱闹公主脾气，父女没有隔夜仇的啦。她要创业不是好事吗？总好过她在家做宅女咯。哎唷反正你有钱，资助她到外面闯闯，受受气，磨练磨练一下，要是累了失败了，她总会乖乖回来的啦。家是孩子的避风港嘛，放心放心！”

对此，尊尼只冷冷地回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苦笑说：“我处处容忍雯女，只因为她是我女儿；她今世投生我家，不是我所能决定的，这是天注定的。即使她再怎么令我懊恼，我永远改变不了我们是父女关系的铁一般的事实，我对她好，是我的责任。只不过我常在想，若她真是我前世的情人，我前世一定是瞎子，否则就是个被虐狂。当然，我也很大可能是个伟大哲学家。”说完，表姐安妮哈哈哈几声，然后借故告辞，回家去了；尊尼继续喝那冷掉的苦涩咖啡，等待女儿的回归。



背中字架的人
——亡灵的爱与死

◇ 张依苹

想念你的时候
忧思在心中覆写我
向自己告别

弥补
我在艺术中失去的生命
神庙街上已空无一人
众神还在人间聚餐
我仍在艺术界址中
苦苦修行

聚宴中字架上的基督
探索中深陷的手
像艺术家一样等待
炼金宫殿中的祈祷
等待
相逢在即的灵思

亲人的恩惠不言自明
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和你说话
才有今日艺术狂热的追求
如今我的画作有了欣赏者
同时也是我的心理医生
有了嘉舍的照顾你可以很放心
我的画作也必将受到评论家的赏识
我一切的苦境
看起来就快结束

等待一直站立在
心灵的震动中
黄昏中的太阳花色
用整个艺术复兴的力量
用毕生卑弱的孤寂
创建艺术史上最奇特的美学

画家们日愈深陷的困境
我们感到无比的悲伤
一八九零年七月廿七日
写完最后一封信后
我信步走到农舍的院子
我想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着什么一回事
就已倒在土地上
展开生命的另一种
修行

（零一秋夜初稿，一零年夏定稿）

一直隐隐约约感觉幸谦是马华文学的中途。

直至读到此(系列)诗，我问我自己，马华文学史上，幸谦代表着甚么？这个人，已经不是以马华文学，港式文学来划分得了。我们惯以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来区分文性，幸谦文如其人，终于亦不尽然人如其文，而超越这一层次，文学岁月踽踽行行，看到的竟是一个—背中字架的身影，在其诗中。幸谦会得隐晦称之，寺庙。这是一个不俗的人，而又自甘从俗，原因只得称为那更高超的，超越人性之上的，竟或与神性有关的，爱。

我们一般喜绕开本尊直接从文本凝视诗人。但幸谦的诗肉身与字词之间，之关系令人掩面不忍卒睹。一般文人，于马华，大咖小咖回国，即不大肆与祖国联系上，亦基本声张，以利文学前景。很早很早，幸谦回国即纯省亲，除非他私下告知，不会有人惊见，一行走之诗，一马华极美之男色风景在那期间重复盖赤道在线。

此寺之记忆，不仅溯16世纪初。此寺之记忆，毋宁是失忆，失忆于寻寻觅觅，凄清。复寻觅失忆于文字图像，之间。尚早期，运动庞贝覆土复出土俏像，背影，流出一串叮当叮当转身而去的美姿，那是举重若轻的初晃一招。女儿身里，裹着鲜活的男身。学者身份包裹的矜重。在赤道线偏下角的前马来亚，忧郁兼且阳光明媚之半岛，学者诗人乃一陌生名词。幸谦兴许且也蒙懂踟蹰。而伏覆匍匐，俯仰山水。幸谦的山水在人世，亦不在于现实之间。即幸谦在马亦不在马，在港亦不尽从港。他离开哪里？他回到哪里？

二十五年季节流转，抛给世人的是，不尽清朗的路上，一背着中字架之身影。是背对着是正对着，群众？连那中字架，亦教人冷不防地愣了片刻。美食家，纨绔造型，贵公子哥儿似，你瞧他本本出版品美照。怎可能？那就是读者的愚顿与莫辨了，是诗之幻术摩砾也。美也，哀也。为之曰哀的美顿书。

幸与及不幸，幸谦以为自己背负，不，披的一直古中国的袈裟，实可能，新中国之可能之，南洋的满剌加兴步至今打1963启始那条线路。那条线路，与古中国悖是不悖？幸谦还值写作盛况，笔者岂肯就此打住？此仅点出这点作案。幸谦本应为寺，从散文，即prose。幸谦写的真系prose，其自有Essay入录采访学者等似充当边角之文，实自是敲砖矣。

谦谦一君子置身学府。诗人身份不羁，在书房竟自不寂。狂狷实乃君子本色，端的竟名以狂欢，谦也失也。林源自名以森美兰州属偏栖身都市丛林。矛盾也，奇曰柔顺也。何语？服于诗。以服于诗。

人在半空，赤道在线，文字先行铺路为之，幸谦不靠奖奖眷幸也，时报奖走在廿五年之前一书生前方，山上的学府。约三年？转对岸另一山顶学院，从木栅至沙田新界。甫毕业，将毕业未毕业之际已为中语系浸会收罗。若有疑问者，一介马国书呆(？)幸运至此。回顾从头，再清晰莫于此，诗选他。而不是，相反。言之寺，言之兼，任之。不只限于廿世纪末伊始，翻译的思想，纬度应纵横诗人脑波，诗译托不了干系。

幸谦貌宛弃文从诗，实始源狂欢破碎经验之初尝自由。他寻找到自己的路，他自己的语言之路。与其说其是再出发，毋宁说是还原—他祭出原诗，他的原诗不溯原自屈原，他自己就是那原；诗体的仪式，脱胎自林语堂之生活的艺术思想轨—生活，文学生活——诗生活——乃至，艺术生活，已为艺术神借用。幸谦乃行诗走肉一学者足矣，诗在他身上运行，仿宇宙有条不紊自行运行其星宿群星光体。

幸谦早岁被贬之曰携以过渡，如今端个超越实，巨大之符码，幸谦并不与之驳辩，至今收成绰绰有余，如惊涛骇浪拍岸。他不需再可以搬运任意中筹码，中文化筹码，符码，符号，中文化自跟在他身上运作。此理与幸谦艺术殿堂一驿站徐君志摩同类之。幸谦上世纪末挪居香港迄今。香港乃一据知华洋杂处处，幸谦何如不陷其异国调而取其中国性，这是幸之幸与不幸关键。谦，幸谦君自持自称异客，此新词也就词也，身，诗身首异处，类夏瑜，一旧，不同过客一般过之，亦不屑归入之云，从来是出国亦异，入国亦异之两难，这算谦称，盖幸谦何止两栖？其异，异于艺术求其新，其深，其真，诗比历史更不真实之真。幸谦过其直面艺术之生也有涯，朝闻道，遣之，貌以为排遣。实全身进入艺术想象空间。异客，背刻者，亦被刻之，祭出五四诗刻之副题目，亡灵。其胆大貌似妄为，实乃谦卑，孰不知，知之。叛徒乃叛叛之徒，源于那遥远一先知之黎巴嫩之辈，貌枯槁形容。黎民而姓世纪之纪，流亡者，诗的流亡者，解放者。伯伦，实并不止于泊而伯仲。The Rebel真身，极美，极情之。尤显于中东。幸谦劝其东渡一度再度，其用心可见之。至美，至美学之。从沈从文至庐隐几乎貌似自鲁迅以降。

幸谦属中国？属16世纪末以降一源流？反比古中国？之文化。

君，屡屡不惜主动联系家乡同行，通知诗刻之事，之出版，至不惜动用私情请书商赠之。君不欠名矣，利亦有之，君乃欲其诗返乡。其血原头。其水之流域。01至大前年，写下致忧郁者一诗，自祭者亦祭人。马国在台有君大为，为书最年轻一麒麟，与锦树君鱼雁曰，旅台文学不足单独成之史，幸谦佳例，旅台乎，旅港旅香乎干啦？

忧郁，等闲者年过中年不为之事，幸谦为乡一再青春之，繁复之，歌颂之毫无愧色。幸谦岂

等闲之辈。等闲者至其半途，中途，已高声宣扬成就。幸谦视艺术为有物，其余皆等闲识之。

诗中有画，画中游诗之现代版，不止于此，翻新到东方之珠，之西。看幸谦的梵谷诗，你会不会以为那是阿耳的文生。不会的。你会感知东方的，马来的，南洋的，在地的艺术脉动。因幸谦骨里流之血源于那波德申，麻陆甲海峡的盐份，咸咸的海味。里头有着现代先辈张爱玲的骨灰的。李鸿章之后的，血。幸谦习画不习，笔者个人不清除。到了忧郁者系列诗诗画画诗相辉，煜煜生辉。

他成功了。这是艺术化腐朽为神奇之能耐显见，忧郁之光！背负艺术原罪的，那执迷不悟，义无反顾，迢迢之路行旅者，背着隐式的十字架，十年，整十年的化约，貌似顺境，个中坚持，从还泪到欢笑，成就了最终了悟名之，中字架，为的背对古中国，面朝南洋，期待着春暖，期待着花开。感到一种倒在土地上的累垮，感到殉道者的凄楚欲泪，而无泪。当年的狂欢影像竟奢糜致此，颓废的极处化神圣，感伤到极点是牺牲，这些，都是艺术的奥义。

修行的艺术家，不只自淤南洋一域，其关照绵长至漂鸟乡之乡，之孟加拉国国国河上端。千岛南洋乍看似写南洋之东，南，亚，反映实位三角洲之洲，印度次大陆西北之孟国，前泰斗之诗泰戈，竺震旦，之乡。这与原诗之欲开天辟地暗合。泰翁号诗哲。

此后话，亦为幸谦前镜。

寥寥数字，幸谦半生速描，实仅雪泥鸿爪。艺术经常非笔墨可形容，行到水深处，出死入生死，反反复复。

词语破碎处。词语破碎处。语词获知新生。

行文参引出处自：

1. 幸谦著述整体印象
2. 散佚诗篇，uncollected poems



名扬全球的海湾明珠——迪拜

◇ 花金苓

经过一夜非洲大陆高空云层上的飞行，我们从南非的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飞抵阿联酋最大城市迪拜。（当我们走进或步出机舱时白人空姐和男士分别会用华语.面带笑容说:“欢迎您”,“谢谢”，“再见”。）当地时间八点多，（迪拜比北京时间晚 4 个小时）都来不及进酒店，就我团领队和当地华人地陪带领大家开始一天丰富多彩的行程。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阿联酋是七个酋长国组成,有“海油七珍”之称）土地面积第二大的酋长国（仅次于阿布扎比酋长国），是阿联酋的经济中心。面积 3885 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5%，人口 140 万 (2004 年)，约占总人口的 30%。除首府迪拜市外，还有杰拜勒·阿里自由区和哈塔镇等。1960 年前，采珠业、渔业和贸易是迪拜的传统支柱产业。1969 年后，迪拜开始出口石油，飞跃迪拜的经济实力在阿联酋也排位第二，阿联酋 70% 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所以习惯上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迪拜拥有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世界最高的塔（828M），源源不断的石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地位，为迪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如今的迪拜成了奢华的代名词。迪拜政府所在地为迪拜市。近年来，特别是在旅游业和贸易业的迅速发展，有目共睹。名声甚至超过首都阿布扎比，赢得世人的尊敬和赞美。

迪拜只有冬季和夏季。每年 10 月至来年 3 月是迪拜气候最佳的时节，迪拜总的来说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冬天气温在 10-30℃，夏天最高达 56℃度。我们来到这里是迪拜的最好天气，和现在的广州气候差不多。迪拜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但英语是最主要的商业语言。

地陪小姐 (用流利华语) 先引领我们参观号称世界第八大奇景的迪拜棕榈岛，我们先乘观光缆车上岛，棕榈岛一共有 3 个。其中最小的一个是久美拉棕榈岛，另外两个是德拉棕榈岛和杰贝拉里棕榈岛。这三个棕榈岛建成后，将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空上都能看见的岛屿群。

棕榈岛，从高空俯瞰阿联酋的迪拜，依稀可见两棵巨大的棕榈树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仔细辨认，棕榈树竟是由一些错落有致、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我们在观光列车上看见，棕榈树叶脉是由一排排别墅及海水组成，那些别墅据说最低要 4000 万元，前面是私家的海滩，还有私家的游艇呢！在棕榈岛，有一家六星级的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是一家集住宿、餐饮、商务、会议、旅游等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豪华酒店。酒店以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亚特兰蒂斯为主题，占地 113 亩，耗资十五亿美元，酒店拥有装修豪华、高雅、环境舒适的各类客房，房间装饰明亮宽敞，设施设备齐全，……奢华酒店、滨海栖所、水上乐园、洁白海岸、一流美食、惬意水疗、精品店铺构筑起这个充满想象、乐趣、奢华的炫彩世界。我们观赏了被誉为室内最大的海洋水族馆，观看了酒店的各种商店，琳琅满目。

之后，我们来到波斯湾海边的沙滩，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肤色的游客在沙滩游泳晒太阳，一座帆船式（HOTEL）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提到阿联酋迪拜，只要知道这个城市的，估计没有不知道迪拜七星级酒店的。矗立在海边那个帆船形状的，就是著名的迪拜七星级酒店——阿拉伯塔，又名迪拜帆船酒店。迪拜七星级酒店的豪华是帆船酒店声名远扬的原因。据说迪拜七星级酒店一共享 40 吨黄金装饰，可谓触目皆金，闪亮迷人。所有客房都带落地大玻璃窗，可以 270 度看海景。到迪拜不进一次迪拜七星级酒店多少有些遗憾。七星级酒店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座酒店，而是成为了一处绝对热门的迪拜旅游景点。

但是，后来我们打听了，从我们住的酒店到帆船酒店，乘出租车单程 20 美元，来回 40 美元，没有入住酒店谢绝参观。我们在海边尽情的拍照，记录下这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时光！

迪拜是在沙漠上建成的，她一半是海洋、一半是沙漠。据导游介绍，在迪拜旅游的诸多节目中，去黄金沙漠冲沙，可以算最能体验阿拉伯风情的迪拜旅游项目了。经过一段短期的旅程，驱车远离繁华喧嚣的迪拜城，让您体验一个不一样的迪拜，切身感受一回阿拉伯文化的魅力，而多种不同类型的沙漠节目活动，让你从惊险刺激，到休闲舒适，再到疯狂迷醉！我们团有七、八位想去体验一下，（75 美元含晚餐及演出）那么，我们一起回到酒店稍微休息片刻，漫步在五星酒店附近的市区街景。

小憩后，我们去观看市容。迪拜很安全，市区虽然树木不多，但绿化仍然很好。据说在迪拜，养一棵树需 2000 美金，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洒水或浇水，只能在树下安装水管浇水（炎热夏天高温达 56℃）……。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比迪拜还要富裕，那里的树木就很多了。我们漫步在市区的街道上，洁净整洁，倍感舒适、惬意！走进一家百货商场，打五折的商品，就比我们的东西便宜了。……

第二天，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目前全球最高迪拜塔。迪拜拥有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哈利法塔，又称迪拜大厦或比斯迪拜塔），是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一栋已经建成的摩天大楼。有 162 层，总高 828 米，比台北 101 足足高出 320 米。建筑设计采用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单式结构，由连为一体的管状多塔组成，具有太空时代风格的外形，基座周围采用了富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几何图形——六瓣的沙漠之花。哈利法塔加上周边的配套项目，总投资超 70 亿美元。哈利法塔 37 层以下是世界上首家 ARMANI 酒店，45 层至 108 层则作为公寓。第 123 层将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面可俯瞰整个迪拜市。电梯速度最高达每秒 17.4 米，另外还有双层的观光升降机，每次最多可载 42 人。我们来到 123 层，（80 美金）才清清楚楚看见这一半沙漠、一半海洋的真貌！远处的帆船酒店，海滩、近处沙漠上的城市，矗立在面前。纵横交错的公路来往奔驰的车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历历在目。你可以走一圈，360 度各个不同侧面观看整个迪拜！

接着，我们驱车到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她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中最大的一个，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80%。其中包括大约 200 个岛屿。阿布扎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个岛屿上，拥有一切作为一个首都的魅力和激情尽管阿布扎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扎比市是一个绿意浓浓的天堂，宽阔的街道、美丽的公园和视力所及的远方尽是绿树。导游告诉我们，当你看见绿树成荫时阿布扎比就到了。 阿布扎比市是 1971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型人工半岛城市。阿布扎比市区和郊区的绿化地已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把整个阿布扎比给淹没了。整座城市就好像一座花园，被称为“花园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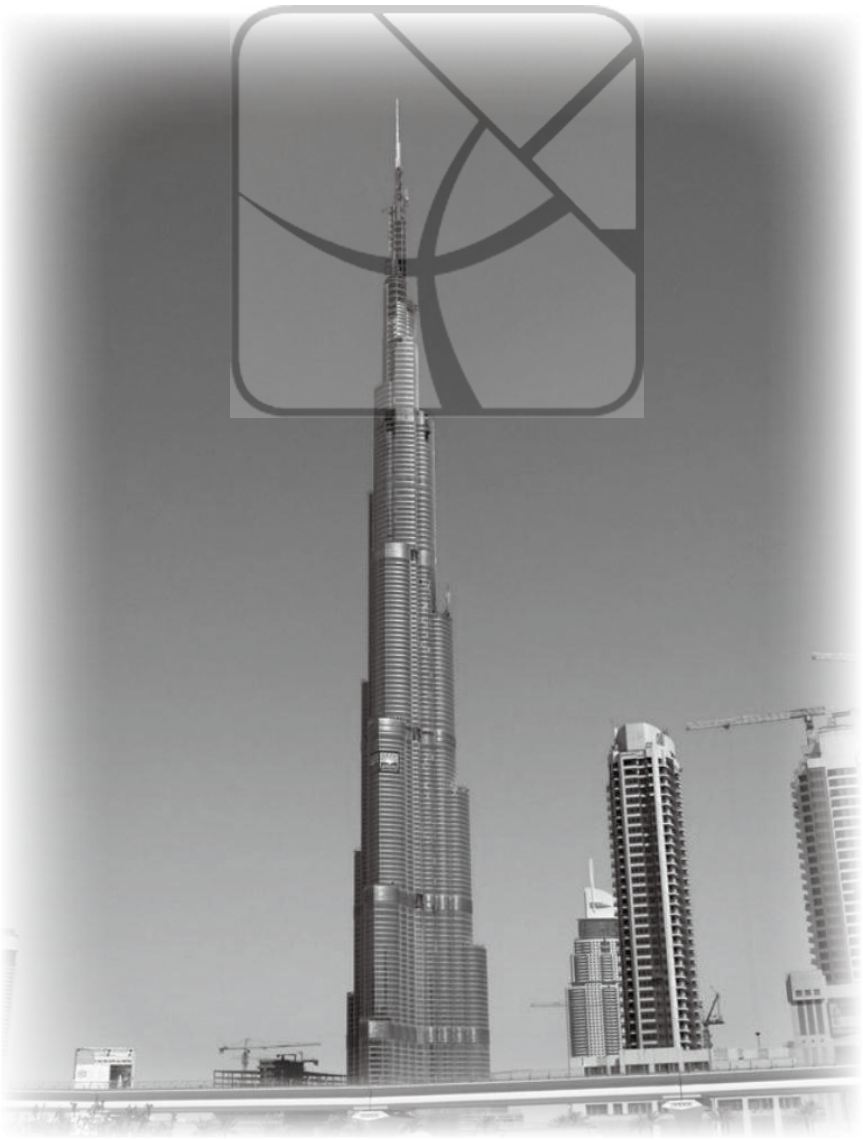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街道，规划设计比迪拜好，阿布扎比就规范得多，这里的街道跟国际化接轨，全部采用数字编号，即横向为单数，纵向为双数，因此街道之间线路清楚，建筑物之间坐标明确。阿布扎比市的主干道第二街的街中心，有几个白色的雕塑，那是阿布扎比市的代表性建筑。有大炮、茶壶、阿拉丁灯等等。整个阿联酋的石油储藏量，阿布扎比酋长国就占了 90% 以上，而迪拜的综合石油、财富居第二优势。所以，阿布扎比拥有阿联酋 7 个酋长国中石油产量和财富最多的绝对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谢赫扎伊德清真寺（sheikh zayed mosque），她不仅仅是一座大清真寺，还堪称人类建筑史上的艺术品，即便建成的历史仅有五年，但其大气和奢华，细致和精妙，已令其成为阿联酋乃至全人类不可多得的瑰宝。这座清真寺由阿联酋伟大的已逝酋长谢赫扎伊德发起建造，也是他灵柩所在地，因此政府将其命名为“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可同时容纳 41000 名朝拜者，共有 82 个穹顶，超过 1000 根立柱，拥有施华洛世奇为其定制的 24K 镀金水晶吊灯，还镶嵌着宝石。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纯手工编织地毯，（一张地毯，49 吨重）整个建筑群都用来自南斯拉夫的白玉大理石，非常的庄严肃穆。而那些精美的雕刻则是来自中国工匠的手艺。雪白的大理石圆顶及墙面，在阳光下隐隐发亮，白得一尘不染。廊柱上光黄金就用去了 46 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向世人展示着他的卓尔不群，独一无二。她也是全阿联酋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清真寺。这是世界上继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之后的第三大清真寺。来此参观的外国女士则必须穿上阿联酋妇女的传统黑色

的衣服，或者长衣裤，包头巾。所有来、朝拜、参观的人没有不惊叹！

除此，我们在迪拜，还乘游览船到黄金集市及香料市场。那黄金集市，是不是世界之最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去了很多国家，没有看见过这么大、这么多的卖黄金的店铺。手镯、项链、戒指等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款式，只以重量计价，不收设计费和工艺费。不是以 24K 金为主，基本是 14、18、22 ，卖的是黄金工艺，那做工一流，我很后悔没有买一、两件作个纪念。(※ 值得提及，这里所接触的各类民众和店铺人员均热忱 . 礼待 . 友善。这里有多家华人华侨经营中式饭店餐馆。这里大型购物商场有今年受聘华人青年 . 机场办理登机岗位有受聘五个月，来自江苏南京华人青年。这里华人社区有 20 多个社团和《社区报》.《绿洲》< 周刊 > 等多家华文报刊。印刷精美，新闻真实，可阅性强。此外，还有阿联酋大型豪华客机上 . 有受聘半年来自中国青岛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华人青年空姐，能讲一口流畅华语和英语。近五年来，也开通中国游客到迪拜，南非，埃及和土耳其等旅游线路，客流量逐年速增，方兴未艾。)

我也说不清富有魅力的迪拜有多少个世界之最。有“世界级购物天堂”，名符其实，也有世界第一大免税殿堂鼎级购物乐趣。确实，当你去过之后，你会想象出什么是富裕！什么是豪华！什么叫疯狂？有人说 :“迪拜，她是一个疯狂的旅游胜地，是用金钱打造出来的国家。”业媒界评“迪拜是波斯海湾一颗璀灿的明珠。”倘若不是世界经济衰退的波及影响，你今天目睹的将是更加豪华、更加繁荣、更加富强的迪拜。





富饶美丽的南非

◇ 花金苓

先生说去非洲旅游，我觉得太遥远了。但是，在今天已经不是梦了！ 2013 年 3 月春天，我们终于成行。高空飞行 20 小时、跨洲远航 7000 余公里，实现我们到非洲最南端、富饶美丽的南非去探秘，零距离抓拍那里的蓝天白云、沙漠海洋和大象海鸥，以及填海景区、天险奇观，领略非洲大地的风土、民居、民情及民俗文化。可谓别有一番情趣，不枉此行。

3 月 12 日晚 11 时许，我们乘阿联酋航空 EK380 大型班机，天马行空先飞抵迪拜 (DUBAI)。飞机拥有 500 多座位，由金发空姐为我们服务，还会用华语说声“您好”，笑脸相待。阿联酋的飞机很舒适、服务良好。虽乘 9 个小时左右，但不觉怎么累（从广州到迪拜 9 小时 20 分钟）。第二天 8 点多即到。（迪拜比我们晚 4 小时）迪拜的国际机场很大，我们需转机去南非，有 4 个小时在此候机。途中小憩一下，又转乘阿联酋的飞机（300 多座位班机）飞往南非的开普敦（cape town）。机上有华裔小姐说，空姐来自世界各地，各大洲都有。我好奇的问她：“那些金发小姐的头发是染的？”她说：“是真的，不是染的。”由于这次虽飞机小，空姐的服务更到位。先生和她们谈谈讲讲，她们还带先生与她们合照，赠送了照片（没有底片）。近 10 个小时，终于到了南非的开普敦机场。我们取了行李、兑换兰特（1 美金兑换 8.6 兰特，当然还要扣手续费）。已经是 13 日傍晚。我们在当地的导游陪同，吃第一顿晚餐；次日，听导游介绍，南非虽然富饶，但贫富悬殊颇大。在机场附近，她指给我们团友看，有许多铁皮屋，住着黑人（说有 100 万人），那里没有水电、没有厕所，生活质量很差。午餐，我们来到“德月舫”一家华人的餐厅（装饰十分雅致，悬挂中华各种山水字画），在二楼，面对“桌山”、看见“狮子山”、“魔鬼峰”等独特景观。大家感受特好的风景。然后，入住在市中心一家 4 星酒店。（可惜的是，导游叫团友晚上不要出酒店、不要单独活动，以免出问题。）酒店条件不错，只是对面大约是间超大的酒吧，几乎疯狂的 唱跳通宵。好在酒店窗玻璃还隔音，又加上我们连续乘搭近 20 个小时飞机累了，也还睡好了。

3 月 14 日，叫早、晨餐后，我们开始开普敦游历。开普敦（Cape Town）既是南非第二大城市，又是南非立法首都，也是西开普省首府，亦是重要港口。她位于好望角北端的狭长地带，濒大西洋特布尔湾城市背山面海迤逦展开，西郊濒大西洋，南郊插入印度洋，两洋（大西洋、印度洋）交会。市内多殖民时代的古老建筑，位于大广场附近，建于 1666 年的开普敦城堡是市内最古老的建筑。当年其建筑材料多来自荷兰，后用作总督官邸和政府办公处，被称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亦成为南非迷人的旅游胜地。

城西的特布尔山，海拔 1082 米，因山顶平整如桌而得名“桌山”（Table Mountain），意为“海角之城”，位于开普敦南侧，宛如一位端坐在大西洋边的历史老人。是开普敦的标志，山峰绵延平展，气象巍然。其余山脉有狮子山，信号山，魔鬼峰诸峰。国家植物园位于特布尔山的斜坡上。它的上方是建于 1825 年的最古老的博物馆，山脚下是开普敦大学。诸山及特布尔湾之间是城中最古老的部分。海滩附近，设有娱乐和休养设施，是南非主要的旅游地，尤宜于冬季休养。（南非只有冬季和夏季，南郊有天文台。）开普敦也是南非金融和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交通发达，从欧洲沿非洲西海岸通往远东，太平洋的航线都经过这里。特布尔湾为天然良港，可同时停泊深水海轮 40 多艘。传说，桌山是天神的山，狮头山海拔 600 多米，是狮子的头，信号山是狮子的尾，有 12 门徒山，是天然的保护神。开普敦市三面环山，面朝大海，似在妈妈的怀抱里。这里造船、食品加工、服装、高档家具、医疗都很发达，1967 年，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功，在开普敦大学。她也是最大的旅游城市。我们驱车到信号山，站在山顶，俯瞰开普敦繁华都市，远望茫茫沧海、眺望巍巍群山，心旷神怡。这里是观桌山极佳位置。我们全团客车沿着秀丽海滨前行，见到南非举行世界杯足球的运动场，引人注目，有人讲“像一只盆，那是上帝的洗脚盆，桌山是上帝的餐桌”。远望罗宾逊岛，说“现

在还有200多人居住，所有吃用的东西都要运去”。从前是囚人驻地，曼德拉就曾被囚禁在此岛（20余年。出狱后，1994年曼德拉胜选出任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现在对外开放，3个小时航船，供游客前往观览。之后，我们要前往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天之涯、地之角”——好望角自然保护区，路经企鹅海滩，去观看非洲小企鹅群。这里的企鹅，只有2-4公斤，南极企鹅20-40公斤，说企鹅是忠贞的“一夫一妻”制。如果妻子死了，雄企鹅不会再娶。每年一月繁殖，生两个蛋，雌雄轮流孵化。看看，一对一对的企鹅站在一起，实在很可爱。这里有一个小镇叫西蒙镇，是海军军港，有个火车站，很有欧洲风味。每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特别是来自欧美亚各地的老人。

我们又驱车来到严格讲是非洲西南端的岬角。也称好望角自然保护区。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在寻找欧洲通向印度的航路时到此，因多风暴，取名风暴角。但从此通往富庶的东方航道有望，故改称好望角。

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来往于亚欧之间的船舶都要通过好望角。现特大油轮无法进入苏伊士运河，仍需取此航道通行。好望角终年多暴风雨，海浪汹涌，有时浪高达数十米。位于来自印度洋的温暖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洋流和来自南极洲水域的寒冷的本格拉洋流的汇合处。可谓构成美丽独特的水文景观。1939年这里成为自然保护区.好望角正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汇合处，强劲的西风急流掀起的惊涛骇浪常年不断。这里除风暴为害外，还常常有“杀人浪”出现。这种海浪前部犹如悬崖峭壁，后部则像缓缓的山坡，波高一般有15-20米，在冬季频繁出现，还不时加上极地风引起的旋转浪。当这两种海浪叠加在一起时，海况就更加恶劣，而且这里还有一股很强的沿岸流。当浪与流相遇时，整个海面如同开锅似的翻滚。数百年来，常有航行至此海域的船舶往往不幸遭难翻身厄运，因此，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海地段 。好望角正好位于半岛南部的有7750公顷，是规模很大的自然保护区，而好望角和开普角都在保护区内，构成惊人的天险奇观区。

这里除乘观光汽车游览以外，任何汽车均禁止入内，保持其原始的生态风貌。自然保护区内，绽放着各种奇异花卉等植物；生活着南非羚羊、鹿、斑马、猫鼬、鸵鸟、狒狒等多种野生动物。我们在车上看见非洲羚羊、狒狒、鸵鸟……。大家都很兴奋！车开到开普角顶前停下，我们凭票乘缆车直上开普角顶上。 在高岩角顶上，有时还可看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两股海流交汇形成巨大漩涡，景观惊人。原来这里的灯塔是建在海拔248米的地方，海上船只经常因雾而看不到，所以将其改作展望台。1919年，在开普角海拔87米的地方修建了非洲海岸最明亮的灯塔。开普角顶上风大浪大，吹的人都站不住脚，连伞都撑不开，紧紧扶着栏杆。灯塔上方有标准杆，标示北京距此地有12933公里，并标出全球主要城市的方位、距离。悬岩陡壁下海边，有一只龟驼、一条龙，经历着常年海水的冲击，而“两洋”海浪拍击岩边层层白浪伴随海鸣卷起巨浪，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在开普角顶上遥看好望角（SOUTH AFRICA），乃是绝佳的地方。今天风力9KM/小时，还觉得风力吹着人走；当风力达到65KM/小时的时候，人无法站住，不开放游览了。我们在开普角商店里购买几枚精美的明信片、邮票，盖章，寄回国内以志纪念，收银台黑人小姐还与我们合影友善礼待。出来时已见不到团友踪影了。我们顾不得走下去。只好又乘缆车下去（39兰特/每人），差不多要5美元一人。开普角离好望角只几百米，像一只雄鹰的爪牢牢扒在奇美海边，任凭风吹浪打，巍然屹立在好望角海边（没有人能上得去），惊险佳境。我们旅游客车又开到好望角下面的迷人海滩边，让大家拍照留念。过去只是在教科书上看到，遥远的好望角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今天我们居然站立在此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天险海滨风口处，迎着白浪观赏海鸥在蓝天白云下飞翔，感慨万千，实在十分自豪。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只见大西洋的水色深一些、印度洋则浅一些。今天浪虽不大，仍然一浪高过一浪、银白色的海浪一排超过一排，白浪滚滚而来，汹涌澎湃，令人感叹，难以言状。如此天险奇观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开普敦的翌日早餐后，按计划是驱车观光市区，徜徉在被称为“世界最美城市之一”、别具特色的街道中，其实不太好停车，小停了一下，拍几张照片而已。之后，驱车去豪特湾码头，乘游轮前往海豹岛，一路观赏海景十分漂亮。一会工夫，只见汪洋中的礁石上栖息着千万只海豹，各具形态，水中海豹在翻滚、跳跃，追逐嬉戏，十分壮观。我们的游轮绕岛一周，抓拍千姿百态的海豹群，让大家一饱眼福。接下来，领队率团一行人前往参观开普敦著名酒乡——葡萄庄园、工艺品店。其中，葡萄酒在国际上颇负盛名。地

陪导游引领大家参观闻名南非钻石工厂，并配有讲一口流利华语女士，作介绍生产工艺流程和钻石等级特色。三 . 四位团友听后心动，终于购买价格高昂的钻石首饰，作为此次南非游纪念。晚餐后，全团上车开往机场乘南非国内航班飞到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约 2 小时航行抵达，当地陪接待我们一行人上车送住 4 星酒店未到前，客车穿行在约堡市郊的大道小路夜光街景。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素有“黄金之城”美名，是南非的经济中心，也是南非金融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产金中心，面积约 269 平方公里。四周绵延 240 公里的地带内有几十个金矿。市区街道下有一英里多深的坑道，进出频繁。埃洛夫大街一带是闹市区，商店、银行和旅馆等集中于此。市政厅建于 1915 年。市内有博物馆和教堂等建筑。人口 63 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黑人。市区由铁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为重工业区；北为市中心区，分布有主要商业区、白人居住区和高等学校。大概每一个初到约城的人，都会被它的现代繁华所迷醉：巨厦林立，娱乐场所光影缤纷，黑人、白人脸上都散发着健康的光泽，那份喧哗与熙攘全然与欧美的大城市无异。可惜当地旅行社未能安排，引领全团一行人参观市区的风光，据说市内没有停车场，“不安全”之类，遗憾的是无缘见到约堡市容。而直接前往比邻斯堡野生动物园参观。这个野生动物园是南非第 4 大野生动物保护区，占地面积 500 多平方公里。这里的环境和动物完全是处于原始自然的生态，肉食动物要靠自己的本能才能找到食物生存下来。这里入园内不准下车，因为有可能碰到“五大兽”（俗称“非洲五霸”：大象、狮子、豹、犀牛、野牛），能否看到动物全靠眼力和运气。在这里喂食动物是违法行为，所有的动物只能自己去觅食，自然的生物链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动物的野性也获得完美的延续。我们在园内驱车 2 个多小时，还算有眼福，看见大象、角马、河马、斑马、疣猪、羚羊、长颈鹿。天气炎热动物躲在树丛里休息，加上我们驱车沿园区弯曲小路行驶巡视，不可能见到动物跑到路边迎接，有些是远距看见而已。

当我们全团一行人从动物园区大门出去不远，就驶达下一个景区太阳城了。迎面出现的是，气度不凡的六星——王宫酒店就在太阳城里面。太阳城（The Sun City）是一座建在南非北部的人工城市，是世界公认的体验非洲风情的极好去处，被称为“非洲欢乐王国”，堪称当今世界一流的揽胜游玩的顶级水平。依据神话传说兴建的地震桥以及豪华赌场、著名的建筑——失落城，世界小姐选美之地，我们都一一参观了。傍晚，南非夕阳光下，我们回到约翰内斯堡酒店休息，并写下今天游览日记。

3 月 17 日，我们前往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s）参观。比市又名茨瓦内、茨瓦尼或茨瓦纳，是位于南非豪登省北部的城市。南非总统府便位于这个城市，各国使馆亦集中于此城的使馆街。事实上，比勒陀利亚是南非的政治决策中心。这种有特色的城市建于 1855 年，以布尔人领袖比勒陀利乌斯的名字命名。市内栽满各种花草树木，故有“花园城”的美誉。据说，每年 10、11 月间鲜花盛开时，这里举行盛大狂欢节。市区建筑揉合欧洲各国不同形式而建成。我们游览中的一种感觉：在南非参观，感到和欧洲一样，除了那广袤的大地。你看，有古希腊建筑形式的联合大厦、市政厅、教堂中心广场等建筑经典文物。我们全团一行人在南非总统府祖玛办公大厦前停车游览，俯瞰市区风光，和友好的黑人拍照、购买纪念品，摊主黑人还友好说：“您好，Chinese”。之后客车又带领大家前往先民博物馆参观。她的建筑奇特，那个地区风景十分秀丽。正值炎热中午，蓝天白云阳光，乘电梯在顶层远眺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此外当地民众对我们说：德班（Durban）也是南非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作“非洲最佳管理城市”，也是著名的国际会议之都。集怡人的气候 . 美丽的海滩和兼容东西方及非洲文化传统精华于一城，其建筑艺术风格亦是世界闻名。并欢迎您们（过几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夫人一行即将到访。

我们此趟在富饶美丽的南非，总共参观游览 4 天时间，感觉并非人们远隔重洋、千山万水亲临非洲大陆探秘前，所想象那样贫困落后情景。而真实所目睹的是，她的风景、建筑、医疗是一流的，她的文物、展馆、景观，富有历史文明的丰富内涵，不比欧洲水文人文景观逊色。大概这是非洲最具文明、富饶的国度，但富裕居区与铁片屋区贫富悬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愿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大潮中，非洲黑人兄弟乃是促进和推动非洲大地繁荣兴盛的历史主人。可以预见，他们必将用自己勤劳双手和创新智慧争创非洲辉煌的未来。

2013 年春

流云无界

——越南寻声诗社九周年志庆的一点感想

◇ 冬 梦

2005 年我出席中国云南大理第十届国际诗人笔会，期间认识了刘民贵教授。由于大会刚巧编排他住在我的隔壁房间，每个晚上他总会过来我的房间聊聊，刘教授看上去为人低调沉稳、不大健谈，但不知怎的却跟我一见如故，他在大学专责研究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不擅写诗，却对当今的文学场域涉猎甚深，尤其是知道我是来自越南，所以我们的情谊迅速地建立起来。由于当时我刚创办寻声诗社不久，在美国德州也获得一份免费的小区华文周报《中南报》老板慷慨借出版位，由我负责主编每周一期寻声诗社的专辑。所以我诚意向刘教授提出要求，在每期特辑刊出后我会定时寄出剪报给他，希望他能够在每期寻声特辑中给我提些意见。事前我亦跟他协议，一定要对我说出真心话，无论是褒是贬我都会虚心接受。会议结束，刘教授回去后，的确做到他对我的承诺，每当他收到我寄出的剪报，一定详加说明对每首作品的点评，不会无的放矢流于表面的论说，亦因为他的认真态度，刘教授渐渐进展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他是完全理解我对寻声的期许和愿望，他亦经常调侃我在寻声的工作和任务既深且巨，付出跟收成的回报一定相差甚远，要我必需备有广大的胸襟去承受。他的肺腑之言，我也曾多次去信向他道谢，我们虽然交浅，但他多年来对寻声的那份关怀，无疑言深得教我感动。

当时寻声正值播种期，纵使萌芽后的枝叶仍得需要我时刻悉心照顾，新花幼苗的年青小诗人共有三十多位。我在《中南报》特别辟出四分一版面给这群具有写作潜质的年青人发表作品，并定名为“青笛之音”。除了鼓励他们多些创作，也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每当完成作品后先寄给我，由于遣词用字方面仍然青涩，让我先替他们修改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染，这群年青人的创作水平的确有了明显的进步，虽然这是我至为辛劳的时期，但能够亲眼见证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个在诗坛冒起，我的辛劳已经全然消失，这份满足的喜悦感并非笔墨可以形容。

当然一切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美好顺意的。

这段时间我就一个问题向刘教授问问意见，因我再不想将这些年青人的作品固定框位为“青笛之音” 内发表 ，我打算直接将他们的作品跟其他的一视同仁，好让他们感到我对他们的看重和肯定。刘教授获悉后，十分支持我这个决定，但自“青笛之音”版面取消，很遗憾有几位创作资历甚深的同仁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除了要推翻我这个决定，也不约而同的来信给我，如果我继续坚持的话，他们会以激烈行动退出诗社来抗议，但由于他们提出的理由甚为牵强，只是不想自己的作品和这些年青人同一版位刊出，有失身份，我曾多次向他们解释和劝喻，最终他们三人还是一齐退出寻声，虽然事隔这么多年，现今大家仍可维持一般的友情，但友情因诗而建立，亦因诗而决裂，这段情谊无疑已深深插上一根刺。我抚心自问，对于他们三位的离开，自己由始至终未曾耿耿于怀的后悔过。

自从寻声网站建立后，刘教授更勤于直接对我们的指导，每月总会寄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列出各位同仁各类体裁的作品，附有他读后的一个小感想。综观多年刘教授的意见，我由衷接受刘教授在寻声九周年来临前给我们写下的成绩：古诗词一直有着稳定的步伐前进，新诗则参差不齐，散文虽无较大的惊喜，但看得出大家都很努力，至于小说或评析的文章依然寥寥可数，难下定论。

我感到多年来他陪伴在寻声的岁月中，见证寻声的成长。寻声同仁的创作，有教他击节赞赏、也有教他扼腕叹息、有迅速冒起上前、也有滞步不进甚至节节后退。

无可否认，寻声至今仍然青黄难接，由于文学的天空既阔且大，无限的创作空间，流云无界，还是由你自己选择继续流浪飘泊到处作客，或安然以寻声园地作为最后安稳舒适的居所。

你本不应挨上这一刀

◇ 冬 梦

放下繁碌的工作，赶到医院的时候，远远已看到爸爸妈妈站在甬道上等我。

一脸焦急紧张神色的爸爸迎来告诉我，你刚刚被送进麻醉室。经我向护理人员查询麻醉室的位置，推门进去，看见神情憔悴，穿着蓝色病袍的你，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向我招手，细声地跟我透露：稍后时间麻醉师会替你注射镇静剂才进行手术。施割盲肠只是一项“小手术”吧。你说。

麻醉室内的气温十分低冷。靠近你，我紧握你的手，你的手也很冷。我十分明白，你一再刻意强调“小手术”，无非只想减低我的忧虑和恐惧。我牢牢看着你苍白的脸，细心听着你不断重复的这番话，心里蓦地绞痛起来，热热的泪在我眼眶滚转着。

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会轻易了解我此刻心底的感受。你劝我不要哭，尤其是不要在你面前哭。其实，需要坚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

从小到大你在众人荫护下成长。周遭的每一个人都特别痛惜喜爱你。你的性格良善胆怯怕事。婚后我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其主要原因除了居住舒适之外，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恐怕不洁的环境会引惹虫蚁等等。记得有次浴室的去水系统出了毛病，我下班回来太晚不方便修理，当你淋浴时，因为发现一只小蟑螂爬进来，吓唬得面无人色地大叫大嚷，当时虽已夜深，我还是到爸爸家里取些水泥去修补好那个小洞。试想想连一只小蟑螂都足以令你惊恐害怕，我怎可让你独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孤立无助地接受一次手术呢！

为什么你要挨上这一刀？

面无表情的麻醉师终于进来，我看着他替你注射了镇静剂，不消十数秒，你疲乏地渐渐阖上了眼皮。我无奈地松开那只充满爱意关怀的手。

护理人员用轮车推你进入手术室。

我抹着眼睛，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在你面前哭。

爸爸妈妈向我了解你的情况，妈妈带着慈爱的埋怨，为什么不早点找医生诊断？为什么不早点治理？

为什么……. 苦苦涩涩的，面对着两位老人家，我实在说不出为什么？

其实这个多月来，你不止多次向我诉说，肚腹间经常隐隐作痛。刚开始的时候，我粗浅的医理常识让我以为这是妇科的生理情况，或者是普通的腹痛吧。加上彼此的工作委实太忙，所以我总无暇陪伴你去看医生，只着你胡乱吃些镇痛药丸。起初这些镇痛药丸还可以发挥效用，但最近数晚，我多番被你痛苦呻吟惊醒。本来打算在这个星期天找我们熟络的主诊医生看看。岂料今天下午爸爸气急败坏地摇电话给我，适逢我外出公干，你未能跟我联络。由于你刚才经过医生的诊断，你必需实时进院留医。因为医生已发觉，你的肠子已急剧严重恶化了。

时间在不安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已经整整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手术仍未完成？

你不是告诉我，这只是“小手术”吧！一向以来，对于宗教的信仰，我只是无神论者，但此时此刻我发觉自己多么需要众神给我无声的援持。

“手术进行中”的灯号终于熄掉。手术室的门打开，医生也出来了。我追问医生你手术进行的情况。这位年青的医生告诉我，手术相当不错，已成功替你切除了一节溃烂的肠子。他还挺幽默的要我转告你一声，今后你再不能穿着性感的“三点式”泳衣在海滩嬉泳了。因为他残忍地在你光滑的肚腹留下一道三寸长的针记疤痕。

谢谢医生！谢谢诸神！

笑容满面的护士姑娘手上扬着一瓶药水浸放的一小节东西，说这是从你体内割切下来的肠子，还问我是否需要给你保留？

是这一小节可恨的东西，个多月来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

看着护理人员用轮车把你从手术室推出来。

脸色苍白的你，仍然紧紧闭合着眼睛。

经过我身旁，我抹着眼睛，顿觉心里酸热，这个时候我的泪水竟然如缺堤般的流下，只是，你永远看不到我哭的样子，你永远不能替我抹干这些为你淌流的、真情无声的眼泪。

对不起！你本不应挨上这一刀。

短文二则

◇ 冬 梦

一、养猫成虎

电梯门刚打开，我已听到一阵阵嘈杂的声音。原来走廊通道挤着几位手抬担架床的医院救护员，对户的小雯雯脸上裹着纱布，一脸惊恐的躺在担架床上，她的外婆在旁安抚着她。妻在门外跟隔壁的陈太在聊着，我问妻究竟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妻向我说，小雯雯今午在幼儿班下课后，外婆接了回家，闲着无聊跟那只豢养了多年的猫儿TIGER玩耍，不知怎的，TIGER突然乱了性子，用爪子狠狠抓了小雯雯的脸上，登时血流如注的出现一道深深的血痕，我疑惑地再问妻："TIGER不是一只很温驯的猫儿吗？"平时我俩夫妇外出在走廊等候乘搭电梯时，经常看见小雯雯家里未有关着大门的铁闸，TIGER在铁闸内探头看着我们，我总爱喵喵叫着同时用手来逗弄牠来玩耍，TIGER因此而认得我们，每每爱用牠的身体来挨着我的手来撒娇，这么温驯可爱的TIGER，今天怎么竟会失常的伤害了小主人？原来据小雯雯的外婆透露，因今午要清洁地板的关系，她给TIGER喂食的时间迟了好久，未有跟平时一样在厨房内给TIGER进食，反而在客厅随意放下盛着猫粮的碟子，正当TIGER急不及待地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小雯雯一如以往走过来用手抱起TIGER跟牠玩玩，可惜TIGER因饿得发慌的关系，以为小主人这个举动是来骚扰牠抢牠的食物，所以极为不满的发怒并用爪子抓伤了小雯雯，痛得小雯雯放声嚎哭，惊动外婆，也吓得外婆立即致电医院紧急求救，还得再要通知政府渔护署派人员来将TIGER带回去检查，看看TIGER是否带有什么内在的病菌以防传染，从情况的严重性看来TIGER需要在渔护署躭上好几天了。

关上门时，妻还向我絮絮不休的提起此事，妻不明白TIGER的性情一向温和驯顺，善解人意，今次怎会将最疼爱牠的小主人抓伤，我跟妻解释，每当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有可能遭到外来侵占时，一定会奋力去自我保护，动物跟人类本性同样没有分别的。

可怜的只是四岁的小雯雯至今还未知道她的宠物TIGER今次突然真的变成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发狂地抓伤她的原因。

二、独臂繁花

我又闻到这阵久违了、熟悉的花香。

每天我总会经过商场的一座水泥天桥到巴士站，乘搭巴士上班。早在数月前，天桥的桥脚下，有位老婆婆用塑料桶子盛着很多鲜花摆卖。有剑兰、百合、玫瑰、向日葵、红掌、白掌、黄菊等等。花的种类多了，其味道混和着的香气特别浓烈，每天上班时，远远已闻到这阵独特的气味。

妻跟我都是喜爱清静，同样爱种植一些花儿点缀客厅。我喜百合；她爱玫瑰。这两类花儿在商场店子购买并不便宜。幸好多月前来了老婆婆，她在桥脚下售卖的鲜花，价钱比商场的便宜了一半有多。亦因如此，我们夫妇亦成了老婆婆的长期顾客。很多时候我提早十多分钟出门，先到桥脚下，跟老婆婆选购鲜花。清晨人流不多，老婆婆的生意未有太多人光顾，加上鲜花种类繁多，让我可以细心挑选，然后返家插上花瓶，方再出门上班。

奇怪的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多了，老婆婆突然消失。每次我经过时若有所失的。跟妻提起，原来她跟我同样有这种失落的感觉。

今天是周末，不用上班，我到商场的餐厅吃早点。在天桥上我竟然又闻到这阵熟悉的花香。探头往下看，原来老婆婆又在这儿摆卖了。

一样的蓝色塑料桶，桶内一样盛着许多鲜花，只是老婆婆身旁多了一位黑黑实实的小男孩。

我拣选了两大束百合和玫瑰，也跟老婆婆闲聊几句。知道老婆婆年多前在内地旅游时遇上交通意外，在医院躺了多时，上月初才返回香港。为了帮补儿子日常生活的开支，只好再次出来摆卖。由于体力问题，不能像以前轻易提动桶子，只好让小孙儿每天帮忙一个上午。

"不能像以前轻易提动桶子？"我正想问及这句话的意思。

恰好风吹过来，我看到老婆婆右臂空荡荡的袖子。

我那问话卡在喉里，硬硬的就是说不出来。

三色冰会变彩虹吗？

◇ 王婉娜

有一天，当然这还是一种幻想，人类不再有战争的威胁，我们悠然自得共享一杯红，黄，绿色陈年韵味 的三色冰：思念的红豆，黄河的黄豆，橄榄叶绿的香兰草。

灰鸽带着硝烟战火飞过一排排的椰子树，少年的岁月沾满红艳的凰凰花，欠的是和平绿色的温柔。七五年以后，你在这国我在那 国，本来思想逻辑仅蕴藏鱼露和酱油，身不由己被添加了可乐，红酒，枫蜜还有其它的酸甜苦辣。太平洋微风为何沾满大西洋暴雨？血的影子慢慢随风而去，流传心 头到最后剩下各种颜色，混合起来，不管有没有变成彩虹，我们迎着它，坐在宇宙飞船，唱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诉说开天辟地的女娲故事，当然少不了嫦娥奔月的 浪漫拜月中国式宗教。

越南有一种大集合的宗教名高台教，诸神聚合一堂的观念比三色冰文化还要多彩多姿。圣殿里，信徒同时向耶和华与佛祖祈祷，观音是玛丽亚圣母亦是妈祖。国父孙 中山，莎士比亚，雨果都是拜仰的对象。高台源自老子道德经的“如春登台”，酝酿成了多元化的宗教。宗教是人对未来的一种憧憬与依赖，越多神灵就越有安全感吧。

越南的文字历史更是融合的另一种表现，包括汉字，喃字还有拉丁化越文。越南自开国以来直到 二十 世纪初，甚至在新文字—喃字诞生后，一直是采用汉字书写。到了法国占领越南时，官方停止使用汉字，民间还是保持用汉字的习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用 ABC 的越文，所以越南的汉字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有一个越南汉文故事，收藏在《夏余闲话》里，作者名字不详也不知年代，整篇散文采问答文体。，话说有一只蜘蛛掉进了蚕堆，蚕问蜘蛛同为吐丝之物，为何蜘蛛 受到折磨，而自己却受主人宠。蜘蛛警言“刍牧于之前者，即刀俎之继于后。”蚕漠蜘蛛之劝，当蚕成茧，主人欲将其丢入锅中，蚕请蜘蛛出手相助，蜘蛛冷笑而拒。

这类文字着重于双方的争辩对嘲，一来一往，有戏剧特征，与十七世纪法国拉封丹的醒世寓言诗非常相似：整个夏天，知了不停地歌唱，当北风吹来，它狼狈不堪，只好敲蚂蚁的门，请求借几颗麦粒：“以昆虫的名义保证，明年八月前，我会连本带利一起归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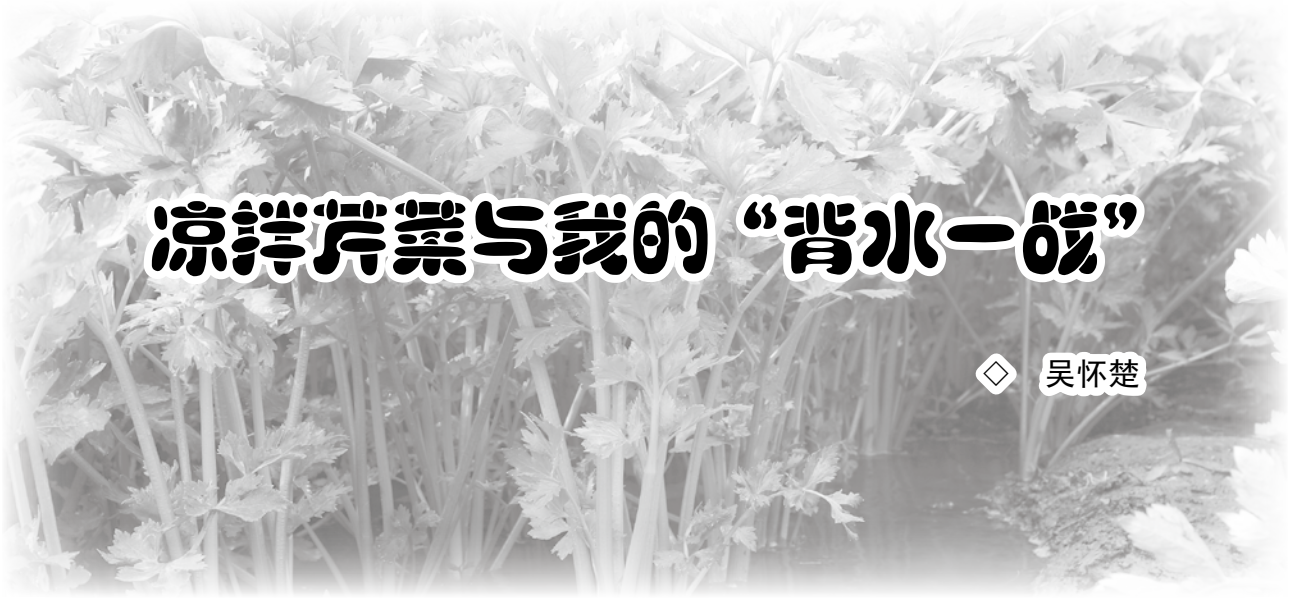
蚂蚁问：“夏天你在做些什么？”

知了说：“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人们歌唱。”

蚂蚁讽刺回答：“我对你的歌声很满意，现在你还可以跳舞呢！”

一问一答的争奇风格，原在汉朝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子虚与乌有先生的对话以及班固“两都赋”中的西都宾与东都客的对话都就已存在了，以诗寓禅的锋机应对又 是此类文体的另一种境界。例如临济祖师与凤林祖师的对答：凤林：“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临济：“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

很久以前，在越南中国城的丽都戏院，有一个女孩，吃着一支美式巧克力皮的棒冰，凝听山歌姻缘里的茶山姑娘杜鹃和鱼郎乔庄的另类争奇模式对唱：“什么高高上了天？什么高高水中间……”，影片下方的中英法越文字犹如一条长长的彩虹把人间诸形诸色思想连接起来。



凉拌芹菜与我的“背水一战”

◇ 吴怀楚

我这个人一向就是怕麻烦，所以不管任何大小事情，若是没有必要的话，我是尽量避免去招惹它。但是，俗语都有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任你如何设想周全，任你如何东闪西躲，而一旦该你碰上了的时候，却是欲避无从，这就是所谓：“命中注定”。

“麻烦”，虽然我从来没有去招惹它，但是，这回却是自动找上我的门来。纵使我也知道，这个所谓找上门来的“麻烦”，是由于自然现象渐变所引起造成，非一般人的力量可以去更改和阻挡它，惟我的心头还是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这个串上门来的麻烦，是缘在去年十月，当我发觉自己的视觉出现了问题，同时还有愈来愈加剧时，不得已才去拜会一位眼科医生，让他替我诊断。结果，不诊犹是可，一诊之下，一个大问题就跟着来了。医生对我作出了一个无情的宣判：“你患了白内障，而且，左眼的情况还是相当的严重。我建议你尽快去找眼睛专科作个 详细检查，不要再拖延了。”

听得医生这么一说，我立时彷如晴天霹雳。我心在想：“我的天。完了，这趟麻烦真的来了。”

在外国人来说，他们把眼睛称作“灵魂之窗”。既然有此称说，可见得他们对眼睛是何等的重视，一念及此，我自然是绝对不能再以等闲视之。惟由于许多因由，始终我对于这一重要的事项，还是拖延了好三、四个月才开始决定去着手进行。

后来，在经过一个整月的腾折，我一共接受了来自美国、南韩和台湾，五位不同部门专责的眼科医生频密检查和诊断。到得最后，报告结论终于出来了。我的一双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只是左边眼睛的情况较为特殊严重，除了有白内障（Cataract）之外，眼球的角膜（Cornea），因为由于二十一年前，曾经受到 过一次绿内障（Glaucoma）的突发伤害，致而造成了角膜其部份组织损坏，以致现时的视觉受到严重伤害，当然，开刀动手术是免不了。

只是，动手术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原因是在手术进行之前，病患者的我必需要进行一个全身体康检查，其中包括有抽血、糖尿、血压量度、心脏病和是否有其 他的症状存在等。结果，在专责为我检测的茱莉亚．钟医生（Dr.Julia E Jung）的检查之后，她很郑重的告诉我说：“先生！经过一番测试，你其他的状况都很好，只不过，在血压方面是有点偏高。”

原来躺卧在检验床上的我，闻言立时给吓得弹坐了起来。

“甚么？我有血压高。医生！妳是不是给弄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血压高，我的血压从来都很正常的。”我睁大一双眼睛望着茱莉亚.钟医生问。

“绝对错不了的。先生！你的血压的而且确略为偏高。不过，你大可放心，你血压高出的量度还不致于达到危险的指标规定程度。”茱莉亚．钟医生见我那副紧张兮 兮情状，，她对我笑了笑。然后又继续说：“不过，你也不可以大意。你今天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等下星期二再来作第二次检查。要是血压还是照样维持这个状 况，然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作甚么打算呢？医生！”我问。

“比如说，开药方让你服用来减压一段时日，然后才好动手术。”茱莉亚．钟医生说。

回到家里，我想了想：这个手（下转 91 页）

寻你

◇ 王婉娜

拨开夜雾，隔着心河，明知永远游不到岸。黑夜看到白衬衫的你，海水般凉冰的手心，握着宇宙换来的一颗红豆。红豆熬成汤，要经过几番折腾？你默默眼神吞咽那一匙少年缘，浪花圈圈回转，涟漪永无尽头。千年的等待，一眸一笑能还得了吗？你不是我的情人，因此思念才会无穷无尽。情人离去，永远不想，再也不见。

找寻生命那一首偶然，只愿偶然是为我们写的歌。缱绻的思念带来一缕快乐，无尽的叹息躺在海浪里。今春的翠绿有昨秋的艳黄。沙滩昏醉落日下，微风吹来酡红的往事，在紫贝壳柔柔回转，里面的一粒尘埃藏着一个凄迷的故事。

再次记住你的微笑，还有你专注的凝望。你乘着凉冰的浪花，去远方寻梦。水影有欲隐更显的泪珠，若蝉翼琵琶，弹出一支蜜箭，挑出打结的弦，唇边的诗，眸光的 词，流转来了又去，波光水影是见证人。相逢在黑夜的海上，蓝天变黑，装不尽星星；蓝海变黑，盛不满乌云。海经过最汹涌的时刻后是一片寂静，沉淀后的心情早 已觉醒人生没有完满。

红艳艳的一束玫瑰，印在卡片上，永不枯萎的花瓣是你给我的一辈子温暖，所有的红色在那天开始化为想念你的符号。那个古老岁月的你，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你仅仅是个红气球，偶尔在我的心飞掠而过？十九岁鲜艳的绿色青春，记忆中的红色到底是一把红尘？还是千回万转的中国结？

还在等你。你在哪里？在雪花飘若浪花的季节，你会围着你的红围巾来看我吗？

（上接 90 页）术已经等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眼看着就可以进行，而现在又给这个所谓的血压问题阻碍，又要再次延期，这如何是好？思前想后，无 论如何，我是心有不甘，可事实却是很无奈的摆在眼前，看来刻下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这血压问题赶快先解决，好使得手术能够顺利如期进行。

说到降低血压，使我不期然想起了较早前，自己曾在报章上读过一些介绍文章，说是食用芹菜，可以把血压降低，而这到底是否真的有科学根据？是否属实？从来我 亦未曾听说有人尝试过，而今回看来，情势紧迫的我，只好把自己临时充当作一只白老鼠用来试验，实行来个“背水一战”，但愿能够有个奇迹出现，至于是否能奏效成功，则只有听天由命了。惟对于芹菜的味道，我一向都不十分欣赏，，因为芹菜所煮出来的菜式，都必定有一道轻微像是药材的涩味。而惟一尚未曾试过的一种 做法，那就是“凉拌”。原因是，据我所知，有许多人都在食用生的新鲜芹菜，而自己何不尝试一下来个凉拌。

就是如斯，我决定将它用来腌制，后来，终于让我做成了一道“凉拌芹菜”。在尝了一口之后，觉得味道尚不错，原来，经过凉拌的芹菜，既没有苦涩味儿，同时还 香爽可口。于是，我就连续食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待至预约再见茱莉亚．钟医生时．当她再次为我测量血压时，只听得她笑着对我说：“恭喜你，先生！你的血压已 经回复正常，下星期的手术进行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茱莉亚．钟医生说完，跟着就在我的健康宗卷上签了字。到了此刻，我的一颗心才总算安定了下来。我心在想：原来芹菜真的有降血压的功用。哈！我终于又成功了一次自我的实验证明。

芹菜有降血压的功用，一向我也只是听自传闻，惟经过我这次亲身尝试，确实无疑地证明了它的功用存在，而并非以讹传讹。同时，今次也全凭得到了它的帮忙，才使我的手术能够得到如期顺利进行，这对我来说，更是一项天大的奇迹发现。

注：本篇文字所说的芹菜，是西人芹菜，英语称作 Celery 。

欲谈心里事，请客上茶楼

◇ 郭乃雄

“拜托、拜托，第日请饮茶补数。”

“得闲 Call 我，一齐去饮茶。”

“事成之后，一定请饮茶。”

在广东人的日常交谈中，不乏听到饮茶两字，这是广东人的一项生活特色，好此道者，还称之“叹茶”。

正所谓：“欲谈心里事，请客上茶楼。”说明了茶楼是朋友约会，倾谈畅聚之地方，再者，也是合家团聚，老幼同乐的场所。

饮茶是广东人的生活情趣，也是最世俗且自然的日常社交活动。

因为饮茶通常要“搭枱”，识与不识，一坐下来，便很快天南地北聊了起来，尤其每人手里拿着不同的早报，由交换报纸，进而为交换世界大事之“我见”，真个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广东人好上茶楼，凡有广东人聚居的地方，必茶楼林立，西堤自不例外，茶楼满布大街小巷。

其中予我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堤岸同庆大道（水兵街）的“岭海”、平西街市对面的“越华”，西贡阮功着街（潮州街）的“奇珍”、“生活园”。

西堤茶楼虽多，但若讲求粤人风味及正宗，则非“岭海”及“奇珍”莫属。

这两家茶楼都备有各式茶叶，供客选择，桌上且备有茶钵，供作洗涤茶杯之用，伙计肩上永远搭着一条白桌布，提着开水壶满堂跑，茶是在客人面前冲的，手势快而準。

西堤广东茶楼，风味虽佳，但非常守旧，木桌木椅（桌面或包上一层铁皮），地板肮脏，比玄坛的脸还要黑，环境殊不卫生，但茶客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多数习以为常。

喧闹嘈杂的茶楼，其实是观察众生相的好所在，只要保持轻松品茗的心情，听茶楼伙计喊叫声之此起彼落，感觉是一绝。

例如：咖啡加冰是“黑鬼冲凉”，白底则谓“靓仔”，若是五个莲子茶另加两个炖奶，那就更精彩了，变成“揸住细莲两个大奶”！

表达方式虽嫌俚俗，但胜在凸显小市民的生活特色，而且带有游戏人间的隽永。

旧式茶楼伙计个个精于心算，结账时满桌杯盘狼藉，但见伙计念念有词，这里翻一翻，哪里揭一揭，不消一分钟便算出个总数来，且通常都很准确，童叟无欺。

虽说系“饮茶”，但怎可无点心呢？茶楼能够驰名远近，多靠自家点心真材实料，精致可口，而非靠茶好。

茶客合家光顾，饱餐点心才是上茶楼的重头戏，这正是茶楼最能让人感到亲切之处，看到孝子贤孙，扶老携幼，一家人三代同堂叹茶，乐也融融，古老相传的老吾老，幼吾幼之传统美德，可说表露无遗。

我家住西贡，儿时经常随大人上“奇珍”茶楼，一进大堂，映入眼帘，就是“楼上雅座”的一个小牌匾，说雅座真的有点太夸张，那不过是一座木板楼而已，登楼时，脚步稍为走快点，木板梯级更发出隆隆响声。

我还记得靠近窗口位置，总是有几位永远是敞开白恤衫，露出里面汗衣的“老爷子”，把雀笼放在身边，一盅两件，优哉游哉的大叹其茶。

人们可在他们身上，深深感觉到当时的南越，是如何升平盛世，蕉风椰雨的南国好食好住，谁还记得“身在异乡为异客”？

孩提时代的我，其实不怎么喜欢上茶楼，嫌茶楼地方太嘈吵，又不卫生（旧式茶楼多配备痰盂在桌底，方便老烟枪口中“发飞镖”。）而且大人在餐桌上老是喋喋不休的大谈政事，对小孩

而言，枯燥得要命。

稍为长大之后，跟大人上茶楼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过如果是上“大罗天”或“同庆”饮茶，咁就唔拘啊，毕竟这两家均为大酒楼，座位舒适，点心也较上乘，胜过那些油腻腻、乌黑黑的旧式茶楼。

“大罗天”的最大特色是有点心阿婶（有时是点心妹）逐桌叫卖，她们一身白衫黑裤，把装满点心笼子的托盘挂在腹前，在食客面前来回走动。

她们似乎受过训练，叫卖的尾音总是拉得长长，娇滴滴，很是动听，令人想起粤语小曲“阿娥卖粉果”（邓寄尘、邓碧云唱）的诙谐情节。

“同庆”酒楼早市，以后起之势超越“大罗天”，靠的是首开粤曲表演助兴先河，让食客获得双重享受，不过我幼时最喜欢上“同庆”饮茶，非为听粤曲而往，皆因该酒楼有电梯可乘，小小年纪的我，每次乘电梯，彷佛腾云驾雾，感觉既新奇又兴奋。

如今多次返越旅行，虽然也经常上茶楼，但总觉得完全找不回昔日那种温馨的 feel，每次我和励志体育会的螳螂派师兄弟大伙儿上茶楼，都是狂扫茶楼的点心，笼子堆起来看似一座小山，吃得很是痛快，远胜昔日斯斯文文的一盅两件，但我还是怀念以前的浅斟慢酌，就是无法重新体会孩时上茶楼的气氛。

现在胡志明市的茶楼，最出名当然首推顺桥，地方大，有冷气，加上粤曲点唱，正所谓“有嘢食、有嘢听”，三两知己一齐撑枱脚，偷得浮生半日闲，人生算系咁啦，可惜价钱相对别处是贵了些，或许一分钱一分货，顺桥的点心品质较佳，但还是远远输给香港及温哥华，只胜巴黎，唯独一味豉汁凤爪，不及巴黎酥软。

其次就要轮到吉祥（旧日皇宫戏院）、竹园（位于丽都戏院隔邻的大世界，现应已易主及更名），同样有粤曲助兴，但排场就差了些，我的巴黎朋友每次返越都会上吉祥客串登台，献唱他们的拿手戏曲，赢得不少掌声，能娱人娱己，何乐而不为呢！

西贡华人如今锐减，茶楼庶几消失殆尽，幸有大统酒楼进驻，走高级消费路线，总算为西贡人保留住一点饮茶风气，大统先前座落白藤码头征女王广场（我孩提时代 的旧居竟成为此酒楼的厨房），后来地皮有价，广场一带为大集团收购，大统搬迁至咸宜大道昔日胜利餐厅原址，我曾光顾一两次，点心炮制不算精彩，但其猪腰粉 倒是满可口。

位于咸宜大道旧街市的燕芳园，昔日以过桥鸡丝鱼片河粉而饮誉西堤，生意好得不得了，如今自也人面全非，给我的感触是“河粉依旧在，失落满心头”！

燕芳园座落越南商信银行对面（以前黄德雅常在该银行顶楼天台举办酒会），地处西贡金融中心，是当年的越南华尔街，控制每天的金价美钞上落，燕芳园天天高朋满座，有无数白领经纪光顾，别看他们聚首只是吃一两碗鸡丝鱼片河，散席时可能已经是好几百万生意成交！

其实该金融区一带，以早市河粉供应驰名的茶楼尚有好几家，位于巴士德街和阮功着街（潮州街）交叉路口，就有小蝴蝶和锦芳园两家，鸡丝鱼片河粉水平属顶刮刮，与其街角斜对的东发餐厅，则是老牌子西餐厅，亦以烧鸡及烧排茄汁饭，还有巧手炮制的猪腰通心粉，大大满足当时金融白领的口福。

西贡旧街市是小堤岸，华人商店密密麻麻，武夷危街更是一条百商云集，百分百住满华人的小同庆大道，该处的棋记、建国茶室，以及康记粥店，都是我幼年时常随大人上门大快朵颐的地方，前两者的云吞麵一流，康记的及第粥，至今仍让我念念不忘。

记得 70 年代初残废兵大闹西堤，建国茶室的太子爷不堪残废兵勒索无厌及恣意欺凌华人，本身亦为阿兵哥的他，狂怒之下拔枪把两名残废兵打死，震惊整个首都，也引发大批残废兵来旧街市寻仇闹事，当时我家在宗室淡街开餐厅，也受波及，有段时间简直无法做夜市生意。

世事如烟，每次回忆起越南变色前的幕幕往事，总兴起不胜唏嘘之叹，印象中的事物，有许多非常模糊，但也有不少非常清晰，常让我陷入如幻如真的世界。

我不禁又想起张爱玲对回忆的体会：“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其实樟脑的香是刺鼻的，你会获得一点麻醉，但又会害怕跟它接触！



虬髯客

◇ 燕 子

儿时，有一天在街上被人欺负，哭着跑回家向妈妈告状，妈妈问我，那欺负你的是男人家还是女人家？我说，不是男人家也不是女人家，是一个人！妈妈每次提起这件事都会笑我，也难怪，那时是小得还不会辨别雌雄。

长大了，很欣赏留胡子的人，当时两位书画界名人于右任与张大千都是美髯王，飘飘若仙，有古人之风，但却不是我最欣赏的那种。

在西贡时，我接触到的人，很像都没有留胡子的习惯，间中也看到上唇处留两撇八字短髭的人，感觉上并没有什么特别。

来到西方，虬髯客到处都是，而且美不胜收，他们都是很修边幅，整齐，美观。胡子与两鬓的须，鼻下的，下巴的都短而有型，很迷人呢！所谓须眉男子汉，这里惯见不鲜。就算把胡子刮干净了，留下青青的须根，也很好看。还有浪漫一族的胡子配上不同形状的发型，看上去像是不修边幅，但却另有吸引人之处。那一头特意不去 梳理的卷曲的乱发，背上背囊，便衣牛仔裤，一脸短短毛茸茸的胡子，很随意却充满野性气息。光头配着一脸细短的胡子，真是魅力无边。有的是太刻意修饰，予人 刻板与不自然，有标奇立异的感觉，亦非我所喜。

记得有一次在西贡，早上骑摩托车上班时，经过八达酒店，看到大门前站着一位清清瘦瘦，中等身裁的青年，穿着奶色风褛，看样子不是本地人，但肯定是东方人。那 瘦瘦的脸上竟有两三分长疏落有致的胡须从两鬓飘到嘴巴下，并戴着太阳镜，竟吸引我把车停在较远的路边欣赏，还意犹未尽，再右转入横街绕到八达后面的街道往回走，直走到下一条横街作日字形右转再右转，就又经过八达酒店门前了，慢慢驶过，再次欣赏到那很有气质的美髯客了，原来男性的美髯也是秀色可餐呢。

差不多十九年前，我还在德国南部近 Stuttgart 省的 Pforzheim 的 中餐馆工作，下午休息时到小城的市中心逛街，是初冬天气，天色阴阴欲雪，看到一位穿着深灰色长大衣高个子的男士，约五十多岁年纪，一脸短须修得整齐，大衣敞开，围巾松松的围在颈上，露出里面深色的毛衣，并不刻意打扮的穿著，却风度优雅，衣袂飘飘，透出无法挡住的魅力，令人心旷神怡，看着他一级级的从广场宽 长的梯级上走下来，恍如天神下降，我竟忘情的望着他从我面前走过，直到他翩翩的背影在低垂的暮色里隐没。

欣赏一样认为美的人或物或景色，也是生活上的赏心乐事，去把美的一刹捕捉，那种令人走入忘我之境的飘逸洒脱的气质，是很难用笔墨去描绘与形容的。

这么爱欣赏美的我，如何去突破佛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四相执着？有一天，虬髯客的相，会否在我慧根长出的那一刻突然消失？

红鼻子

◇ 燕 子

一连四天晚 睡迟起的假期已过，今早闹钟准六点把我唤醒，2013 年元旦后第二天，又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但酣浓的睡意令我半清醒的多躺了一会才起床，换上晨运衣服， 下楼走出家门，空气清新，街灯照亮马路宿雨未干。走到街口修路处，见行人路上围栏拆开，就不走马路上的过道，而走上行人道，却感到脚下猛踢到凸起硬物，整 个人失去平衡的大字形般趴倒，鼻子嘴唇竟与有细沙的砖地接吻，左右掌本能的撑着身体，我急忙爬起来，忙拍掉大衣上的泥尘，又掏出纸巾轻拭稍发痛的鼻子与嘴 唇，抹出一丝丝血渍，舌头也尝到腥味，隐隐作痛，我吐出含沙的血涎，吐了几口也就没血了，左掌近大拇指处的掌心也擦损了，左腿膝盖也隐隐作痛，我拿出口袋 里随时带着消毒用的酒精包，擦了又擦。怎么搞的，大新年摔跤！我继续走到荷夫公园去，走过三条马路，走进公园，望望街上的时钟，为什么是七点半？那个钟是 时常不准的，我也没再理会。却突然感到肚子有点痛，准是假日里饮食无度的影响，像是人有三急的样子。我立刻往回走，尝到那种难忍而一定要忍住的滋味，不能 快步走，但走慢更不好受，约十分钟的路程，却是难熬极了，终于挺到家门，又一步一步小心的挺直腰干走上三楼。当一下子舒畅后，才往镜子一照，哗！鼻子像涂 了胭脂似的红通通，人中处也是红红的，下唇里面有个深红的圆血泡，唇内嫩肉还有一点点血渍，像给辣椒辣到般的灼痛，左膝盖也被摔得三四处红损，虽然是隔了 两层棉裤，也损伤如此。洗澡时我把热水调得比平常更热，冲洗伤处，又忍痛用酒精在损伤处消毒，真算很幸运，牙齿没被嗑崩，左边眼镜片也只擦花三四条花痕， 膝盖处看来只是伤到表皮，当然也痛。最显眼的是鼻子，我的鼻子大而够肥厚，才没把鼻骨碰到。所以脸鼻有肉也划算！但新年第二天脸上挂大彩总是有点不安！换 好衣服，正准备诵心经，却听到门铃大响，会是谁，这么早按铃，我忙跑到客厅落地窗前，把纱帘掀开下望，是文君的车停在门口，刚才的铃应该是她按的。才七点 半，她这么早来干嘛？我顺眼看时钟，吓了一跳，怎么已是八点半了，这是 Funkuhr，是跟着电视台的时钟走的，分秒不会差。那今早街头的时钟也是对的，怪不得文君会按铃，因我平时准八时十分就在楼下等她来。今天我为什么这 么狼狈呀！我急忙穿上冬鞋，穿上大衣，匆匆到厨房取了几片三文治与几个水果，拿了手袋就下楼了。想起今早一定是因为赖床，自以为是五分钟左右，但却茫茫熟 睡了近一个小时而不自知，真的是睡梦无痕呀！

今早路上没塞车，回到公司迟了十四分钟，进入超市跟同事打招呼，经过蔬菜摊，卖菜的泰国妹一眼就看到我的红鼻子了，都问我发生什么事？我说摔跤了！新年摔 跤？我笑笑。心想摔跤是意外，可以择日的吗？进入办公室，同事 Sally 看到我，从椅上跳起走过来关心的问候我，我的红鼻子真是个无可遁形的大招牌，她仔 细瞧着我，有没有搽药呀，如果很痛或者头会痛就一定要看医生了，小燕姐妳千万不要有事呀！妳摔倒时有没有路人看到？天还没亮呢，也没行人经过。我很感激她 的关怀，我说放心吧，有事我一定会看医生的，而且看医生又不要钱，是嘛？来来，替我的红鼻子照个像纪念吧！妳还有心情照相！好吧，来吧。我把照相机递给她。

跟着 Her Grund 与 Herr Zuber 也走进来，看到我也问，怎么哪？除夕夜与新年喝醉酒吗？我说当然不是，只是摔了一跤吧。Herr Zuber 说，他有个亲戚，几年前的事了，从浴室出来，脚下一滑，下巴碰在桌子上，整个颈项都不能动了，住院后没多久人就没了，所以说妳很幸运呀。

不久有个女熟客上门订货，我一看她，左眼角处打斜贴着三条胶布，她说年三十上午出外买东西，脚下一滑，碰到硬物，因血流不止，要到医院急诊处止血及照 X 光，现在已没什么了，又反问我，我说如此这般，真是无独有偶，都在大年节摔倒。她又说，所以我们都要处处小心呀。一回头看到邻坐的文君正望着我们笑着，一 定是笑我们这么巧，伤了鼻子的卖货人（下转 96 页）

铁匠 父亲

◇ 逸 子

你赤膊于烈日之下
一把手锤挥舞得格外潇洒
街道上到处有你的大作
包括我儿时的第一辆脚踏车

你蹲在一块厚厚的钢砧上
一锤一锤逐渐将船身卸下的铁板夷平
汗水滴落到铁板上
慢慢化成丝丝轻烟
与你嘴角的白雾汇成一片
一杯杯黑咖啡在你体内流转
就是不让你停下小休片刻

我蹲在两张轿凳之间替你往上顶
你在铁门板上敲打锅钉
每一下都份量十足
一只铁门打足百五根钉
我理解这是在锻炼我的坚忍

看着你从容面对熊熊炉火
挥锤打铁不怒而威的英姿
汗液像千百溪流泻下
闪现出肌腱舞动的光华
我明白到勇往直前的意义

你勤朴敬业的精神影响着我
也守护了你的七个儿女
我期盼你的故事在家中延续
永远的铁匠
父亲 我怀念您

（上接 95 页）跟眼角贴伤的买货人相映成趣吧！

十一点左右，又前后进来两位每星期都要上门来买货的男顾客，熟了，见面时都会像朋友般聊聊的，看到我那触目的红鼻子，问我怎么会摔跤，嘻嘻！鸿运当头！鸿运当 头呀！我也呵呵笑著作答！不久，我离座走出室外时，却跟迎面进来的同事阿芬碰个正着，她吃惊的睁大双眼并关心的问我鼻子怎么了，我笑说鸿运当头呵，跟着说 了原因。吃午饭时，大内总管的阿莲忍不住笑着说，妳的鼻子真像马戏团的小丑呢！

整个下午都埋头计算机前打电话给客人订货，倒没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只有 Sally 几次走过来低声问我觉得好些吗？五点多快要下班前，老板娘那八岁大的小外 甥女习惯的跑到我面前，我也习惯的把她搂在怀里，她看到我就问，妳鼻子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小心摔倒的。她立刻问，那你有没有哭？我笑说，我跌倒是不哭 的，是立刻站起来。她似乎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哭，眼睛望着我眨了几眨，说 Frohes neues Jahr ！

即新年快乐，就跳蹦蹦的又去亲善其他同事了。

下班回家，阿朱笑着欣赏我的红鼻子，饭后梳洗完毕，换上宽松的睡衣，阿朱替我用药膏涂揉膝盖伤处以散瘀及按附近肌肉问有无痛感，知道无伤及膝盖骨，也就放 心了，又替我在鼻子上涂了药膏。第二天一早照镜，吓了一跳，鼻尖起了三个水泡，我忙用纸巾摺破水泡，把水挤干，再用酒精消毒，不再涂药膏，让它接触空气早 点吹干结疤。上班时又被老板娘母女看到，又解说一番。还有那会说汉语会写汉字的同事 Her Terzenbach 做个关心的怪脸问我是什么回事？我说化妆节快到了，我只是先化个新年妆罢了。过了几天就结疤了，很痒，刚好一星期，鼻子脱疤还我本来面目。但膝盖到第十一 天还没脱疤呢，是因少接触流通空气与膝盖关节常活动有关吧。

这一跤对我是一种启示，是意味着我已届知天命之龄，应该是时候把身心的尘缘放下了。自懂事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如此五花大〞跌〝，碰伤脸门。这一跌，也把同事间和谐的情谊跌露出来，一句轻轻的问安，也会令我深深感动。且把红鼻子的风采存入我记忆的档案吧！

在汪洋中寻找静谧的一角

◇ 麒 麟

记得小学时候曾在华语语文里读过一篇题为《鲁滨逊在荒岛上》的课文，那时候因为年纪还少，对课文中描述的主人翁那种战胜悲观情绪，建住所、制器皿、驯野兽、耕土地，用各种方法寻找食物，终于战胜自然，改善了生活环境的精神领略得不够深刻。一直以为那只是英国文学中歌颂人和自然界斗争的同时又极力美化殖民掠夺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

其实，在当今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中，大都会的高楼大厦把人们憋得快要透不过气来，现实生活中的竞争，食品安全又得不到保障的种种压力下，偶尔寻找一处荒岛当起“鲁滨逊”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周末，拉着简单的行李飞到芽庄去，与原定约好的几个北方朋友一起到位于芽庄湾海中心的乌龟屿去当两天“鲁滨逊”。乌龟屿是一座荒岛，屿上并没有什么乌龟，只是因为从远看整座岛呈乌龟形状，所以当地居民将之称作乌龟屿。而三年前，友人江兄与三五知己凑钱将之买下，使用期为 50 年。他们购岛的目的并非打算投资开发旅游，也不为赚钱，主要是在放假时候远离市区的喧哗，在汪洋间找到一处安静的空间，与大自然和谐生活，让平时紧张、竞争的心情得到放松。

我们一行三人下了由负责看岛的和叔开来的飞艇，在海上航行，面对迎面而来的海风以及眼前的广阔视野，我的精神开始得到释放，越过了阵阵惊涛骇浪，乌龟屿在望。因为这是一座荒岛，四周的水里是重重迭迭的珊瑚礁，所以下船时必须穿着鞋子和摸着石头上岸，否则脚板就会肉破血流。

虽说是荒岛，但其实屿上建有一间顺化传统的古式大木屋，那是江兄众友把岛屿买下来后，从顺化拆来的三间古房装上去，屋前还建有一座牌坊，远远望去像一座寺庙！屿上既没有电，也没有淡水，被人称为岛主的和叔平时在岛上过的生活也非常原始，他以木柴烧饭，吃的是海鱼，喝的是雨水，而个人卫生也是在荒山野岭上解决。对于城市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要一下子就能适应也许是天方夜谭的事，但对于我这个十多年来在穷乡僻壤、穷山恶水里颠沛流离的半个“流浪汉”则不不足为奇。

在荒岛上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一个都市人来说确实不方便，尤其是当手机没电、没有网络、没电视看的时候，怎么感觉人生仿似缺乏了些什么似的。这时候，我切身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先进科技主宰着，如果有朝一日我们面临灾害，电信停顿，一切的科技用品变成一堆废铁时，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天灾人祸呢？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呢？提到这一点，也令我想起了一位中国朋友曾说过的一番话，现代的孩子太幸福了，他们对操作现代科技产品很熟练，但这也是弱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时代转变的过程，所以自救意识没有父辈强，在灾祸面前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灾害。在美国，一些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停电，所以在某个夜晚突然停电时，他们连点燃蜡烛来照亮这么简单的意识也没有。

其实，在屿上的两天告别了电话，放下了指尖世界，对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我的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也不为工作、为家庭而烦恼。试问，这样的生活在大都会里怎能找得到？于是，我拿起一根鱼竿到海边去钓鱼，在石缝间捕捉一只只螃蟹，还有撬起那些寄生在礁石上的小鲍鱼，再到后山去捡几条干树枝回来生火烧菜，这样丰富的一顿晚餐就可以呈现在眼前了。很久很久已经没有吃上用柴烧的饭了，那些锅巴特别的香脆，蘸着和叔自制的鱼露来吃，那不愧为人间极品，尘世罕物；即捕即烤的海产那种鲜甜是在繁华闹市中所尝不到的；用雨水泡出来的茶也特别清香……在屿上的几顿饭，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那两天，我们就在屿上过了风餐露宿的生活，晚上睡在屋前的竹床上，习习海风与沙沙浪声的完美结合，仿似外婆哼着的摇篮曲，让我很快走进了梦乡去，一觉醒来已是黎明时分，我用海水刷刷了牙齿就得收拾行李准备回到原来的生活去了。荒岛上返璞归真的生活，让我更加珍惜大自然，更加热爱生命，同时也意识到只要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拔牙与镶牙

◇ 江国治

提到牙齿，广东俗话就有一句“牙痛惨过大病”，这真是一语中的，如果在夜半感到牙痛，这个晚上你就不用睡了。

任何人都尝过牙痛的滋味。跟着年龄的增长，牙齿也相应地退化，这个生理现象，唯有拜托牙医代我们抗拒。

我活了一把年纪，还算幸运，总共才拔掉两颗大牙；镶牙也只两次。第一枚大牙是被庸医（牙匠）拔掉的，那是西贡解放初期的 1976 年，我才三十出头，突然牙痛得不耐烦，用手触摸，发觉它已动摇，心道：把这讨厌家伙拔掉一了百了。

因为年轻时曾经在牙科院当过学徒，颇有好感，牙齿一旦发生问题便想到牙科院相当便捷，于是到处寻找，终于在堤岸新开街见到一家，这就走进去。

店主是个高头大马的上海人，可能生意淡得发慌，一见有客上门，如获至宝，欢喜得直把我推上手术椅，二话不说，干净利落的替我把坏牙拔掉，教我如愿以偿。

我的嘴巴由中午起了变化，到了傍晚再也张不开来，这部位肿胀得无法进食，必须以咖啡匙撬开嘴唇倒牛奶进去维持生命。

在医院里，医生说：神经线被触动导致肿胀，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这可叫我惊出一身冷汗，幸而就医数天已告痊愈。这上海牙匠可真鲁莽，他就是不肯落嘴头叫我多花钱镶牙，教我从此再也不敢相信牙匠。

时到如今一切都变了，牙匠变得落伍。胡志明市医科大学每年造就许多医疗人才，牙医队伍不断壮大，于是大街小巷到处有人打开门楣做生意，这一行业发展得极其蓬勃。

我家巷口就有这么一家牙科院，竖起的招牌叫做香港牙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要托牙科医生洗牙，走进冷气设备的牙科院，主人是一双医科大学出身的年轻夫妇，告诉我有一颗大牙侧面崩了一角，最好填补起来吃得舒服。

这彷佛小山洞似的窟窿我早就发现，偶尔虽感疼痛，倒也无甚大碍，他既这样说，姑且填补又有何妨？那知这双夫妇得寸进尺，表示最好抽取牙根使永远没有疼痛感觉，然后镶一枚瓷牙，只收八十万元，这叫一劳永逸，问我同意与否？

他们真的很细心地叫我一连数天往返施手术，果然给我把瓷牙镶嵌妥当，教我满怀信心的是店铺就在我家巷口。

可是一年多过去，我在理发厅喝人家赠送的一瓶冰冻矿泉水，忽感大牙一阵痹痛！不由得以手触摸，赫然发觉所谓的瓷牙已不翼而飞。

突然想起昨天曾经嚼过香口胶，那假瓷牙应该是跟不速之客走进垃圾桶了。这时的我又想到香港牙科院早在数月前因为生意淡泊而搬走，这叫投诉无门，幸好损失才八十万元换取一年多平安无事。

因为近期要去美国游历，想到旅美期间一旦牙痛可不得了！经人介绍一位服务于“大水镂医院”的牙医，我跑到他的私人诊所求诊，据悉镶瓷牙有三种价钱 100 万，150 万以及 400 万任君选择，我为了心安，当然选最高价钱的，可比之外国，这个价钱算是最便宜的吧！

在旅途中交流

◇ 江国治

我打电话给克弈社潼彩村的朋友黄德成，对他说：“明天我们好几位诗人陪同作家前往头顿旅游，顺道过访您的山庄，烦您替我们劏一只阉鸡，也打算尝尝箭猪的滋味，可否到村中养箭猪的人家代购一条箭猪”。

事缘上个月我到克弈作客，跟黄德成、黄家强、朱敦和诸位挚友打麻将玩儿，适逢本村廖日新先生过生日，顺道第二度到他家吃一顿，这才得知日新兄竟然饲养好几头箭猪。

到了三月八日妇女节那天，前往头顿途中，德成兄忽来电说：“没找到小箭猪，只有十多公斤的庞然大物，你们总共多少位？人数太少恐怕吃不动这许多”。大伙商量之后，决定算了吧，毕竟箭猪属于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不吃也罢。

这一回前往头顿，我是与浮萍、余问耕二位诗人陪同曾获亚洲周刊评选为 2012 年度世界十大华文作家之一的马华作家协会副会长兼主编的李忆菩女士并夫君陈毓翰先生以及女儿陈晴旅越期间拟订的旅程，早在三月五日晚上设洗尘宴时商量好的。

我们租赁一辆十六座汽车，就只六个人坐得十分松动，驶抵 51 号国道的锦美县四岔路，叫司机转上通往碍瑶市的一条康庄大道，约十多公里便是克弈潼彩村。约十 时许，汽车开到黄德成的山庄，庄主早就打开拱门让车子顺利驶进去，但见德成兄从门前一棵大树下的石桌椅站起来，殷勤迎接。

“这么一座好山庄，有了好听的名字吗？要是还没有，你们许多文人雅士，怎不为黄庄主冠一个好听的名”？经过介绍之后，陈毓翰先生这样问。

一旁的诗人浮萍不暇思索回答：“那就叫迭翠山庄吧”。这个名字大家都赞好。

首先是庄主沏台湾高山茶款客，宾主交谈甚洽。这时我记得上次到来，德成还饲养两头山猪，何不叫大家见识见识？话刚出口，德成说：“山猪越养越瘦，早已屠宰吃掉了”。

大伙儿转而沿着黄泥路朝果园走去，一路上，见到的大树菠萝果实累累，免不了问这问那，可惜这个季节芒果、榴莲、红毛丹全都付诸阙如，十分扫兴，咖啡树也没开花，只有胡椒正处于采撷期。

路上偶见一些运载时遗漏的腰果，诗人们猜测许久才知道它的名字。至于直坦坦的胡椒树，高达四米，树干长满绿叶，如果没见过，怎么想象得出？走了一会，主人 给我们介绍一种沉香木，但见树干的一定距离钻了许多小孔。据称：小孔是挤进化学剂的痕迹，待十八个月之后，此树必然干枯，届时把树干剖开，刮出里面经过催 化的纤维便是沉香，那是制作香水的原料，价值不菲。

这时候，德成电约的朱敦和并黄家强已经到来，大家一起聚餐。饭局摆开，有阉鸡、蕃薯鸭以及女庄主黄太太从美国带回来的龙虾，此外还有虫花草煲圆蹄汤，摆满一桌，端的好味，十分丰盛。

我多次到各地乡村，时常托当地朋友备好饭菜招待诗人墨客，临行时奉上一笔钱，志在不让人吃亏已经成为习惯。这一回完全没想到自己跟德成的感情不一样，吃完饭付钱？真是想都甭想，既如此，唯有让大伙都领德成兄的情吧。

在迭翠山庄逗留到午后一点半才继续上路去头顿，这一段路程大约五十公里，两点半便抵达目的地，司机带我们去住旅馆。处事干练的浮萍表示不满意，径自挑了一家既便宜又干净的落脚点。

头顿的旅馆真的多到难以想象，这个无烟工业城市，海风拂面不但凉爽，习惯燠热天气的我，还害怕会被吹干身上的液体呢！傍晚时，我们才去逛街，在前滩一家布 置得诗情画意的园林咖啡厅喝咖啡谈天，远眺海面上的船只，观赏日落由黄变红的颜色直至慢慢淡化。诗的情怀油然而生，多美呵！作家、诗人、编辑，咱们这（下转 100 页）

母亲的菜脯蛋

◇ 王婉娜

月亮像柠檬
柔得令人心好酸
影过天国又人间
怀念的味道
厨房
忙碌身影
笃笃木鱼敲击
细细剁碎
满屋飘香的菜脯
末末漫散砧板
飘飘细雨亦不过如是
苍冷的气氛
比柳絮更节哀
菜脯蛋香从三晖慈海
传来家乡味
超越世世代代
蛋圆人不圆
有母亲的往事
美过唐诗童话
思念酸甜苦辣
千年万日渐变淡
淡不过寒江雪
雪溶变水
心空空空。

●五月的某一天，我无可选择的挑了一朵白色的康乃馨，没有母亲的日子只有思念，想到厨房有母亲那种温馨。
如果你的衣襟有一朵红康乃馨，请接受我的祝福与羡慕。

（上接 99 页）一群 一起出游，可以说是心灵相通，多么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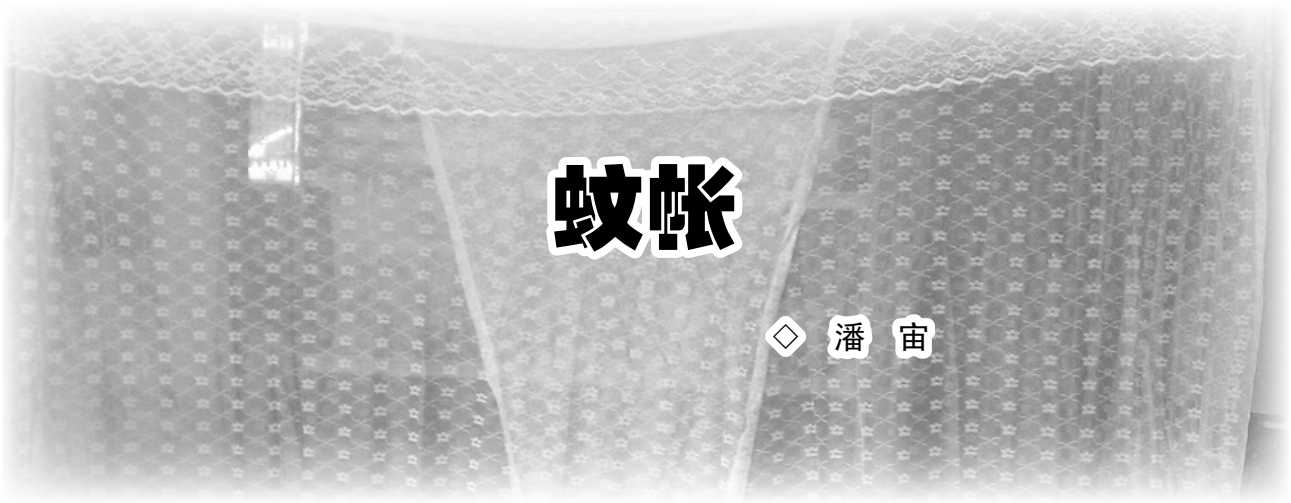
头顿著名的计庞（译音）海鲜餐厅让我们进晚餐，这里卖的是越南餐，以价廉物美驰名，顾客如云，马来西亚的朋友赞不绝口。大家边吃边谈，回到旅馆时已是晚上 九点多，我和浮萍又在街头的烧烤档摊选一尾海鲜并两条墨鱼，叫了啤酒在旅馆大厅继续谈天说地，不一会，余间耕来了，再一会儿，陈毓翰、李忆菩伉俪下楼打算 买点什么吧，见我们在喝啤酒，这便坐下一起聊天。

话题由方块字的简繁体到计算机操作，更涉及计算机中文字由繁转简、由简转繁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一般来说：文字由简转繁出现错字已经人尽皆知，可由繁转简 生出的毛病应该大家还未留意。我就曾经身受其苦，因为繁体有许多名词如：电脑、的士、汽车、司机等等…转成简体时将会是计算器、出租车、机动车、师傅云云…这都无伤大雅，可我写的古诗讲究平仄便遭了殃！原文是旧金山，音律平平仄，转换简体后变成旧金山，仄平平，这首诗便不算是诗了。

大家尽兴之后一宿无话，翌日吃完早餐，到处遨游，余问耕陪李忆菩母女爬上相逢山上面的耶稣圣像去体会一下高的感觉。我与浮萍偕同陈毓翰先生走进幽雅临海的 咖啡厅谈天，由武侠小说到三国演义；由马来西亚到越南的华文文学，双方如鱼得水，十分投契，直至余问耕来电说已游罢归来，仍然余兴未尽。

这时已是中饭时候，大伙走到热闹的海滩打算找位置坐一会，然而这里闹哄哄的十分没趣，且又没人愿意弄潮，还是找地方吃饭吧。浮萍记起十多年前有一家叫联义的饭馆，他说：“该饭馆价钱合理，非帮衬不可”！于是叫司机去找，不一会果然找到了。

在这联义饭馆，咱们六个人仅花四十二万元吃一个饱，不贵。这饭馆的主人特别钟情花鸟，豢养几只美丽的孔雀，又有水鸭和许多不知名的鸟儿。这一回，作家联同诗人前往头顿作两天游，景点虽具特色，似乎志不在此，大部份时间都在交流中渡过，甚至归途上也不例外，叫人印象十分深刻。



蚊帐

◇ 潘 宙

小时候听过这样的一则谜语：“大屋罩小屋，里面有人死，外面有人哭。”打日常用品一，谜底是蚊帐。谜面把睡眠比诸死亡虽有点可怕，蚊帐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却是安全的，多少像穴居时代晚上生起的一堆火，可以吓阻乘夜来袭的狮虎豹狼。我们现在睡在自己舒适的床上，猛兽是没有了，但仍顾忌着偏爱在夜间活动的小生物。晚上好像是没有苍蝇的，但有四处飞舞的蟑螂、吊在天花板上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啪一声掉下来的壁虎，当然最扰人清梦的还是蚊子，吸血倒也罢了，最可恼的是牠们专在你耳边嗡嗡来嗡嗡去，真像极了替人垂泪到天明的专业守夜孝子。蚊帐，在热带地区是绝不可少的防卫措施。

以前有一种鐵床，床头床尾左右皆焊上一管圆筒，功用是插上悬挂蚊帐的四根木棒，帐子四角的布条就分别系在木棒上，而且一系上就是藤生树死纏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纏，再也不解下来了。白天帐子收上去，堆在帐顶上，活像受五马分尸极刑的一头什么怪兽；晚上放下来，围起一床好梦或噩梦。“夜幕低垂”对我们而言是再具体不过的描写：夜幕就是一顶蚊帐。

蚊帐并非固若金汤，它会破、会穿洞，也许由于长年被悬吊着，晚上又得承受帐内熟睡中的躯体辗转时的拉扯挤压，蚊帐都极容易破，破了的帐子不是缝就是补，不多久身上就长满了刀疤和补钉。即使把所有破洞都缝好补好，偶而还是会有一两只蚊子在帐内出现，牠们常是利用人进出帐子的空隙偷渡入境。有的非法入境者会在熄灯后表露身分，帐子的主人若有精神，很可能重新亮灯、不灭蚊子誓不睡。聪明的蚊子则默不作声，吸饱了血再说。睡眠者在半梦半醒之间发觉小腿痒痒的，情知进了蚊子，却不克深究，第二天醒来才四处探查，吃饱了的蚊子这时挺着个胀鼓鼓、红通通的肚子，像回到棺材的吸血僵尸，不必桃木，轻轻一巴掌就能把牠拍个稀烂。于是刀疤和补钉之外，帐子又渐渐添上许多蚊尸和血迹，处处显示出和生活挣扎的伤痕累累。

多半也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洁白的帐子开始发黄发黑，而且透着一股霉味儿。中国人的家里，蚊帐是第二个最富有中国气味的地方，仅次于厨房。

有四管圆筒的鐵床后来被淘汰了，帐子只好勾搭上墙角的横梁，或不辞劳苦把布条接驳成相等于房间对角线三分之二的长度，千里姻缘牵上衣柜或书架顶上的一枚生锈鐵钉，布置得再雅致的房间这时看起来也像香港的越南难民营。因为长长的布条防碍交通，这种帐子白天是要收起的，至少也是半收起。收起的帐子置于枕头底，半收起的则留着一个角，乱乱地堆在床脚，继续承受风化、烟熏、以及躯体的拉扯挤压，一身伤痕之后仍然坚持为其主人守夜。蚊帐的寿命通常都很长，用上十多二十年也不难，但千万不能洗。帐子终结的方式常是这样的：有一天，也许是一个周末的早晨，帐里的人醒来后，躺在床上看着帐顶一滩滩不知从何而来的污渍，忽然发觉帐子怎么好像很脏，而且还有股味儿。“该洗一洗了。”他想。于是帐子被泡到水里。当水变得又黑又稠像泥浆一样时，帐子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洗帐子的人从泥浆中把它提起，讶然发现好好的一顶帐子怎么只剩下了个顶，下面的网状结构连同无数刀疤血迹恩怨情仇通通都在水中化掉了，只有帐顶四角长长短短的布条，仍然拖泥带水地表露着对尘世的不舍。

杳杳钟声晚

◇ 燕子

没有苍苍竹林寺
也无荷笠却带斜阳
青山在而不独归远
圣母教堂响起
杳杳钟声晚
一样撩起轻雾般的美

滑过古今中西的过道
看溢满咖啡香的花都
听长棍面包的清脆声
破花粉季的眼痒鼻塞
轻抚响在心里的情
如杳杳钟声晚

传书

——读冬梦兄《一只灰鸽》有感

◇ 潘宙

城破前
铩羽而出的灰鸽
捎不去一片橄榄叶
更来不及修书系胫
仅凭惊惶的眼神
传递一个信息：

看不见的
并非不存在
听不见的
更非已放弃呼唤
在最深浓的夜色中
请记得　我们
一直在这里
等待天亮

睡佛

◇ 李伟贤

多少次在梦中诉求
只因你不曾醒过
教我如何等待
这千年一梦

你问我
真的睡着了吗
何以还着外界的纷纷扰扰
掩藏不了
凡夫俗子的欲望
还有恐惧

再次合拾双手
你就不能睁开一下眼睛
看看这个曾经觉悟而又沉沦过的世界

你真的睡着了吗

继续留白

◇ 小寒

未及深谈 您已返国
旅途匆匆的《遗梦之北》
是您刻意为我遗下
可惜我的纪念册
未及让您题写
唯有
继续留白

后记：每次出席诗会活动，小寒都会带上纪念册，让前辈们赐字留句以作纪念。可惜今次除获得李忆碧老师赠的长篇小说集《遗梦之北》外，自己的纪念册为李忆碧老师预留的一页却空白了。

冬梦新诗三首

◇ 冬梦

一、一只灰鸽

灰灰的天欲雨
记忆彷佛
沉淀在 1975 年的夏天

一只灰鸽
停定在我窗外的电线上
咕咕叫着

是 1975 年西贡的天空
冒着硝烟战火飞来的
那只么？

当年爸爸妈妈替我抹的
那滴早已风干的泪
藏在抽屉内寄不出的信么？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二、心淡

厨房的盥洗盆内
我看着几条抹碗碟的
浸泡的小毛巾

亲爱的
请加些许漂白水
妻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几分钟清洗过后的毛巾
果然
光洁如昨

可惜我诗心在岁月磨洗下
愈漂愈白
愈白愈淡

三、妻买了一对绒毛睡鞋

妻在新年前买了
一对绒毛睡鞋
给我

已接近暮春
难得喜见
两只鞋子仍然夜夜耳鬓厮磨

寒流一点也不可怕
我和你们同样需要
爱的温度来
保暖



余问耕新诗两首

◇ 余问耕

一、晒书

如潮水般涌来
这不速之客
瞬间攻破城墙
淹没书本的呼吸

操场上书本列队
接受阳光洗礼
走过去轻轻抚慰
他们却以欣慰神情
对我说
幸亏这场豪雨
蒙尘的我们才能
重见天日

二、问耕

行天涯
来路的风雨不断
追打
这一袭青衫
乍暖还寒时候

从不奢望
漂染红紫的颜色
忽忽二三十年
只有灰白鬓发和那老花眼镜
朝夕陪衬黑板与粉笔
细诉中文的落寞与无奈

再晚来
红笔作业之后
疲乏的心手掠过键盘
敲打出来的东西
只希望能打动三两
知音

其他的事就让那
手中的一卷

杯中的苦茶
伴着案头的灯光
徐徐为你解读

石羚小诗三首

◇ 石羚

1、碧音

一路走来
踏扁了记忆
踏碎了梦

2、春

冬天堆起的雪人融化了
只遗下一条红围巾
岁月的风，在指隙间流走
岁月的刀，错把鱼尾刻在
眼角

3、记忆树

密密的年轮
还记得哪一年
刻在身上的两个名字

随着树的成长
字迹因扩张而模糊
看上去，伤痕累累

风筝说

◇ 钟灵

父亲是风
母亲是线
父母让孩子的欢乐
放上蓝天
满怀希望

少年是风
少女是线
爱情让俩心的力量
放飞长空
奔向理想

让希望飞翔

◇ 梁心瑜

不要再沉睡
苏醒吧
飞上绵绵云海
与火热的娇阳为伴
与柔和晚霞共浪漫
辽阔舒畅的天空
才是你的舞台
快苏醒吧
为明天编写新的乐章

一双手

◇ 巧缘

美好的一双手
启迪人类文明
开天辟地拓蛮荒
建设不朽建筑奇迹
创造艺术瑰丽殿堂
布施仁心仁术大爱

另外一双
丑恶的手
翻云覆雨盖大地
捣毁无价历史遗迹
颠倒是非黑白真理
制造战争罪恶滔天
灭绝人性慈悲伦常
掠夺生命无上专严

始于一念之差
皆因
天使与魔鬼
同样拥有着一双
无所不能的手

*震慑于五月廿五日伦敦街头血腥一幕， 人类的末日至终归咎于自己残酷的手



母亲！我爱您

◇ 浮 萍

——值母亲节献给您
度过卅二个严寒
终于您忍受着刀刮之痛抛下
点点沥血的遗憾
孤雁南飞
背上是少不更事的我
去寻亲

您肩膀上挑着是
整整一家人的重担
脚上老茧支撑着我们兄弟的成长
风霜只能留在您的脸庞上
而未能把您压倒
即使是一点点

回家探您
见到的依旧是那熟悉的笑容
依旧是那句关爱的问句
纵然您已不便于行
郤仍用慈爱的眼神
依依送我离去

今天我没有康乃馨
只因您不需要
您要的是儿孙们的
快乐成长

母亲
我爱您

耀目的领引

◈ 邓佩诗

——致冬梦兄，寻声诗社9周年生日快乐

您像一盏璀璨的明灯
是您的光芒
我终于找到
耀目的领引

您辛劳的培育
无私付出的精神
我终于战战兢兢的举步
文学上崎岖的道路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耕耘
默默无私的奉献
是您
让我在诗的天空
翱翔得更高
更远

后记：翻开回忆的第一页：当年加盟寻声，冬梦兄一直对我疼惜有加。我特别感谢冬梦兄，在他的带领下，我才略有今天小小的成绩，寄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继续牵手结伴同行，迎来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社庆。

放风筝的季节

◇ 故 人

风筝开始出现
在傍晚的天际
与起伏的思绪齐齐飘荡
放风筝的手
不再是少年十五的你
想风筝的心
是迈向六秩的老气横秋
然而，风筝总是不老
逍遥自在
恣意耍弄着落霞余晖

春心

◇ 柳青青

一年一度妳又要来了
我早用心铲雪
舖起绿毯红地毡
把太阳一早开麦拉
而妳
依然好姿整
两肩疏雪若拒还迎
珊珊来迟

*粤语“姿整”的意思就是：穿衣、打扮非常的讲究，差一丁点都不成。

蜻蜓

◇ 严志章

两扇轻纱
撑飞一身阳光
光花在
风流过雪月

尾巴
是条歇息的弱点
心眼
惊凸起两点怔忡
回顾
尾随的小小突击队
还有
水下潜伏的一个圈套

雨点（外一首）

◇ 文锦宁

雨要来时
苍天常会黑绷着脸
淅沥……淅沥……撒落
遍地的
小小的晶体昙花
开得极速
也谢得极快
非叫人
目不暇给
而是
教人眼花撩乱
应接不暇

雨声

即使跌荡出的
是好听或不好听的声音
总算竭尽己能
谱奏轻慢或狂速的
阕阕调子
让一季的行脚留下
歌声缭绕的印象

遗忘之乡——摆夷山

◇ 郭 森

第一章：腊戌

1987 年 9 月。缅甸，掸邦，腊戌 (Lashio)。

爸爸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的回到家，手里还提着那装满钞票的黑色帆布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窗户旁边的佛柜上已点上了两支红色蜡烛，是佛光也是家里的灯塔。蜡烛间的香炉里三支细细的沉香已烧到尽头，光秃秃的木签上正飘走那最后的一丝希望。

微弱的光线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昏暗里看不清楚爸爸的表情，只感受到他那绝望的心情。他坐到那张上个月才买的沙发上，崭新的外观还散发着皮革的味道。现在看来似乎是在嘲笑着我们，格外的讽刺。

还没等爸爸完全坐下，妈妈已焦急的问道：“怎么样？有没有买到什么东西？”

爸爸叹了一口气，声音中充满着无奈：“用两倍的价格，买了五十箱洗衣粉和一些奶粉。其它的就没了。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冒险，能买到这些算是不错了。”

妈妈已在旁边哭泣：“那怎么办，明天要不要再去试试。”

“我会再去碰碰运气。”不过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今天买不到，明天更不可能了。

还记得两年前，政府颁布了一项货币政策，发行面额七十五元，三十五元和二十五元的新钞，取代旧的百元钞。那天晚上爸爸带着我彻夜到腊戌 (Lashio) 唯一的银行前排队，带了两万块左右的百元旧钞准备换新钞。

回到家里，左右邻居大家争先恐后的拿着新钞仔细看，七嘴八舌的讨论着。

“这次的新钞颜色真漂亮，面积又小。”

“是呀，只是数字怪怪的三十五，七十五，为什么不直接出一百，五十好计算。”

“你看，你看，这里空白处有隐形的三十五字样呢。”

虽然每户限制只能更换一万块的旧钞，但还是很庆幸自己损失不多。

今天早上天才微亮，就看到文叔慌慌忙忙的来到家里对爸爸说：“仰光传来消息，之前发行的新钞将全部作废，这次可能已没得换了。”

好运不是每次都跟随着你，爸爸昨天才收到货款，由于金额庞大，所以都是大面额的新钞，目前还堆在房间里。

爸爸一听，脸都绿了：“什么…你…你确定吗？什么时候传出来的？”

“不知道，但消息已传开，现在已没人敢再收新钞了。市场里早餐店的老板娘因为客人都纷纷拿着大钞要求找零，她干脆当作请客，叫大家不用付钱，现在都已把店关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在腊戌这个位置偏远，通讯又不好的小城，等到消息传来时通常为时已晚。两天后，“新”钞正式作废，这次没有配套措施，没有补助方案，使原本就高涨的民怨，更是达到了最高点。

五年后。

“起床了……”

老妈的声音像每天早上的闹钟一样从楼下传来，一堆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瞬间在眼前消失，为什么美梦总是在最高潮时结束。理智告诉我该起床了，如果一分钟内还窝在被窝里，那就得准备吃一顿打了，但下一秒瞌睡虫又战胜了理智。

慢慢接近的脚步声，终于又把我的理智给找了回来。

“来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已经起床的样子，希望再拖个几秒钟也好。

“唔…”挣扎着慢慢起来。脚步声已快到门口，马上我的动作变快了，下床，穿鞋然后熟练的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

老妈在井边打水，试图在已接近干枯的水井中，再多捞一些上来。今年夏天来得早，又特别热，本来就出水不多的井，更是只见石头不见水。虽然还勉强够用，但洗澡就得节约用水了。不然就得去隔壁挨家挨户的借水，光用想的就觉得麻烦。不想麻烦只好练就一身利用半桶水就能把全身洗净的本领。

老妈看着水桶里有点混浊的水说：“等你爸回来，记得叫他找人来把水井再挖深一点，不然这样下去连煮饭都不够用了。”

我妈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结婚得早，每天的工作就是家里的一切家务，爸爸却是常常在外跑生意，一个月见不到几次面。而每次回来就开始扮演严父的角色，“中文念得怎么样了”“缅文考几分”“课本拿出来看看”。所以每当听到爸爸回来了，都会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我帮忙把水提到厨房，老妈又抱怨说：

“今天格拉“Galar”(在缅甸印度人的统称) 又没送牛奶来，这个月已是第三次了。”

“会不会是天气太热，牛都不出奶了。”我开玩笑的说。

“是，是，你也最好热到都不用吃饭了。”

这时好友埃比 (IBi) 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阿森，要不要去吃早餐？伯母早安，吃早餐了没？”

“都几点了，还早？我早就吃了，你叫阿森去吧。”

早晨的市场总是特别拥挤，位于市场外围的聂老师夫包子店，也已坐满了人，服务生一手提着茶壶另一手同时拿了三四盘包子忙碌的穿梭在人群中，就像在表演特技。店是开放式的空间，我们选了一个靠近马路旁的位置，感受着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的繁荣。

上街买菜的婆婆妈妈们，提着放满蔬果的提篮，遇到熟人时就会停下来嘘寒问暖。小贩们吆喝着推销自己的商品，同时不忘帮隔壁的互相打广告。区间车司机们，把车斜斜的在路边停成一整排，随车小弟则高声呐喊着招揽顾客，还不时对路过的小姑娘搭讪两句。热络的场面把腊戍推动起来。

“阿森，你爸回来了没？”，是我爸的朋友文叔。

“文叔早呀，爸爸还没回来呢，应该是下礼拜吧。”

“等你爸回来，叫他来找我，我有事找他。”

“好好。”其实我知道他是在约我爸去他家打麻将，只是在缅甸打麻将被归类为赌博，是禁止的，只能偷偷的玩。

坐定后埃比说：“听说，下个月要开学了耶。”

“又来了，都三年了吧，你还在相信这种小道消息哦。除非接到入学通知，不然说什么都没用。”

“也对啦，排在我们前面等待入学的还有两届吧，那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们呀？”

我耸耸肩说：“谁知道。”

1988 年学运以来，接管政权的军政府为了杜绝大学生再次的游行示威抗议，一方面提升学生的等级，把学生的社会地位提到最高，万事以学生为优先。但另一方面却把全国大学全面“暂时”停课，减少学生们聚集的可能性，甚至于禁止超过十个人的任何聚会。于是乎大学就开开停停，到我们这一年等待上大学的学生，已累积了好几届了。

习惯是人类生以俱来的一种本能，于是慢慢的大家都习以为常，好在这个国家的人都习惯慢，就慢慢等吧。反正闲也闲得有伴，每天大伙同学就东聚聚，西玩玩，日子过得还算自在，只是没未来的感觉并不特别好。

这时埃比突然用脚踢了我一下，用嘴角指了指我的后方。我回头一看，有个身材纤细长像清秀的短发女生正在点餐。我的心跳立刻加速，连忙把头转回来，呼吸也暂时停住了。她是我们的同班同学艾梦 (AyeMon)，当然也是我暗恋已久的对象。

埃比不怀好意的嘲笑着说：“怎么了，还是不敢开口？我告诉你哦，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昨天有人跟我说她就要出国了。”

她要离开了！我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失落，强忍着情绪问道：“你听谁说的，她要去那里呀？”

“是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消息正不正确，你呀就趁这个机会去表明一下心意吧，别等

她走了才后悔哦。”

我心里是想得要命，无奈胆子也小得可怜，就是鼓不起勇气来。

埃比当然知道我是那一号人物，见状突然扬声叫道:“艾梦，来这边坐呀，我们也是刚到而已。”

“啊，埃比，好久不见了”

听到艾梦的声音我觉得我的心脏似乎已跳到喉咙间，硬着头皮转过头去打招呼。

“早呀艾梦，来坐这边吧，现在位置不好找。”

还好，我的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异样，只是接下来已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好呀。”艾梦看了我一眼，坐到了我旁边。

接下来是尴尬的沉默，埃比则故意不说话想看我出糗。

“嗯…那个，听说你要出国了是不是？”终于让我想出了一个话题。

“是呀，我妈叫我到英国念书，因为有我哥在那边可以照顾我。”

经她亲口证实，我心里已在淌血，唉，还没来得及开始的初恋，就这样宣布结束了。

“那你要什么时候走？”我也里想的是可不可以不要走。

“应该是下个月吧，已经在办签证了，如果顺利这几天就要下仰光去了。”艾梦轻轻的说。

我想问她，到英国读什么系，念那一所学校，但想一想我根本对英国的学校没什么概念，只知道那是一个我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留在缅甸等着上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有能力的家庭都已安排子女出国去了。剩下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奢望的等待着奇迹。

吃完早餐，艾梦说她有事要先走了，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见面。

“再见啰，阿森。”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想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再见到她了。

埃比打趣的说：“真偏心，只跟你说再见，把我当隐形了。”

“你刚才不是一直都在隐形吗，还好意思说呢。唉！回去吧。”

喧哗的大街上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外国游客，背上背了一个看似高级货的背包，手里拿着一张地图，正在跟一位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他外表虽是东方脸孔，但整个人透着一股洋味。

埃比说：“这些外国人真厉害，是怎么来到腊戌的呀？”

“我怎么知道，说不定他有一张缅甸身分证呢。”

“像他这种长像，就算真的拿着缅甸身分证，在检查哨也过不了关吧。”

“或许他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缅文呢。”

“最好是，那我的英文也可以考一百分了。”埃比讽刺着说。

埃比说的没有错，缅甸的城与城之间设有很多检查哨，一定要有证明文件才可以通过。像我家这种虽居住在缅甸已经好几代，但不属于缅甸民族的“外来人”，还有很多都只持有长型证件，等于是缅甸居留证。一张长长的文件证明，这种证若要出门要先经过申请，时限是两个礼拜，路上还要经过层层关卡的检查。

外国人别说是护照，就算申请了政府的相关文件，检查哨的守卫也不一定看得懂。山高皇帝远，如果守卫不想让你通过，你就过不去。在这种的情况下外国人还能够来到腊戌，算他厉害了。

午餐后，就像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来到位于六保区的“宁静”茶馆，六保属于外围区，所以比较安静，茶馆占地也比较大，宽敞的中庭，摆放了十几张矮桌，可以优闲的坐着喝茶聊天。缅甸曾受英国统治，留下了奶茶文化，现已然成为缅甸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每个人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于是茶馆就变成缅甸人每天都必去的地方，也是我和死党们聚会的地点。我虽然不是缅甸人，但生活在缅甸，还是养成了每天喝茶的习惯。

进去一看，中午时分茶馆里人不多，显得慵懒而安静。埃比和小伍坐在中庭靠边的桌上下棋。棋是西洋棋，由茶馆提供。我坐到一旁随手拿起埃比丢在一边租来的小说翻看着。我对缅文小说并没什么兴趣，所以翻书的速度快到足以让人一眼看穿我的心不在焉。翻完后我还是看出这是一本从中文翻译来的武侠小说。

在缅甸没有人会在意你的书是从那里抄袭来的，版权在这里派不上作用。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听的歌曲，很多都是国外的名曲，你只需把它翻成缅文就好了。当然也有很多民谣是本土创作的，只可惜近几年已慢慢的被成群的翻唱歌曲埋没

了。

炎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沉沉，这几天温度已快到达 35 度。而缅甸的电力永远不够用，夏天几乎都是停电状态。如果你看到那一家的灯亮着，不用怀疑，这家人一定是官家，或是和官家有关系的人。

用电瓶电力播放的音乐声，断断续续的传来，显得有点中气不足。是知名傣族民谣歌手 SaiHteeSai，已听了十多年，还是每家茶馆必播的歌曲，通常我们就这样泡一整天。

“……亲爱的，算命先生说，我的感情路上，荆棘坎坷。只要关于女人，永远是我无法度过的难关……”

“哈哈，怎么样，我越来越厉害了吧。”小伍连赢两盘后显得很得意，“好了，我要吃东西，我还没吃饭呢。”

“是你今天运气好，我明天一定可以打败你。”埃比输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棋盘立即被隔壁桌借去了，小伍把服务生送来的干面送到嘴里，茶馆的面食并不专业，但小伍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对了，小伍，听说你申请的身分证已经下来了。”我问小伍道。

“唉！”他叹了一口气，“别说了，等了十几年结果拿到却是绿色的。”

“绿色？”埃比插进来问道：“身分证不都是粉红的，那来绿色的身份证。”

“你竟然不知道？”小伍挖苦他道：“亏你还认识了我十几年，连我家的身分证是绿色的都不知道。”

“哦，就是你所谓专门发给你们这种“外来人”的那一种哦。”

“是呀，13/LAYANA(P)，国民身分证变成入藉身分证。”

“那有什么差，反正都是身分证。”埃比到是觉得无所谓。但对当事人来说，虽然这两种身分证原则上只有颜色上的差别，但似乎再再提醒着我们“外来人”的身份。

“这差别可大了。”小伍忿忿的说：“它有很多限制的，我已经打听过了，医学系也在限制范围内，也就是说我的医生梦泡汤啦。”

小伍功课很好，好不容易考上医学系现在却前功尽弃。我找不到安慰的话，只好说：“往好处想，开学日会不会来临都不知道，对不对。”

“呿！这算是安慰的话吗？”

这时我看到早上在聂老师夫包子店外的那个外国人走了进来，旁边跟了一个老缅人，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跟他攀谈着。跟一个外国人走在一起，自我感觉提升了一等，在那沾沾自喜。

埃比滴沽着说，“为什么这些外国人身边都是一堆老缅。”

“因为他们脸皮够厚，你也可以去拉关系呀，如果你想的话。”我不以为然。

“去跟他比手语吗？ Yes, No , Ok 就会这几句。”埃比自嘲的笑着说。

“那你还管人家，人家至少能挤出几句英文来。”

“反正就是不喜欢看到死老缅那种得意的表情。”

我耸耸肩，嘴里虽说不想去高攀，但心里面难免有一些嫉妒。在腊戍除缅族人自己外，其他民族的人对缅族人的印象并不太好。觉得他们暨懒惰又没有诚信，嘴巴会说得很甜做事却毫无效力。也许出于我们华人自大的“大民族”特性，如果你娶了一个缅族女生，家里会把你赶出家门，同样的如果女生嫁了一个缅族人，父母会跟你断决关系。

另外缅甸的公务人员，几乎全都是缅族人。他们有着缅甸民族至上的态度，又委身于微薄薪水的压力下。形成你没钱办不了事，你有钱也不一定办得了事。塞完钱还得迎合他们，捧着他们才可以。还要三不五时找你的麻烦，所以你想喜欢他们都很难。

记得有一次我家的户口簿遗失了，我爸叫我去补办一张。没经验的我直接跑到户政所把申请单交上去。承办的人叫我到外面等，这一等等了三个小时，也还没有消息。中午承办人出去吃午餐时还对我说，主管快来了再等一下。

终于六个小时后我被叫到主管办公室，一个穿着缅族正统服装，看似高官的人坐在办公桌后一张太师椅上。桌上东一堆西一堆的文件似乎在告诉人他的公务繁忙。他懒洋洋的靠在椅背上身体往后仰，手上拿着我的申请单。

他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的说：“你一个人来吗？”

我战战兢兢的回答：“是的，长…长官。”

“你的申请要等上一段时间。”

我心里有不祥的预兆，心跳已加速：“请问要等多久？”

“嗯…不知道，因为你们家不是缅甸民族，可是却有缅甸身分证。所以要查查你们是如何申请到的。嗯…数据上显示说你爸的身分证是依你祖父而得到，这可能要查到你祖父那边，这会花上好一段时间。”

什么？我祖父都已去世了很多年了，这分明是找碴嘛。这时我已不知所措，只有默默的离开。

走到外面刚好遇到一个我爸的朋友，她从事中介，专门代人办文件的，我连忙向她求助。她听完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天真呀，在外面等我，我进去问问看。”

半小时后她把我叫过去：“三万块，明天领件。下次要申请什么文件时，记得先找我，五千块就帮你搞定，现在却要多花那么多钱。”

经过这次的经历，我对缅甸公务员的作业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你是一个缅族或缅甸民族人，申请文件时可照着申请程序走。但如果你是华人或外来人，尽管你手持缅甸身分证，对不起还是要另当别论。华人已成为他们赖于生活的外快来源。

但这也无可厚非，华人喜欢走后门，喜欢有特权。再加上经济优渥所以喜欢用钱办事。后门走多了形成一种常态。只苦了我们这些经济能力不是很好的人。

不过那些真正有钱的，掌权的，上流社会高高在上的人也几乎都是缅族人，他们把缅甸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民族里。其他民族很难打进国家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军事，在这个全国大学都在停课的时候，只有军校是正常上课的。而想要进军校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是缅族人”，第二，“你必须是佛教徒”。

就算普通的公务员你也很少看到其它民族的身影。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缅甸会有很多叛军的原因之一。

在埃比去找柜台小姐聊天后，小伍跟我说：

“我爸介绍我去仰光 (Yangon) 找他的一个朋友，去学做生意。只是他们是有钱人，只怕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认知里，有钱人是不用做什么事的。

“真的吗？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你可以到仰光去，在那里总会有很多机会的。以后我们到仰光就要靠你啦。”我连忙在旁边加油打气。

腊戍只是个小城，不论是信息还是各方面建设都落后很多。所以大家都希望到大城市去发展，只是仰光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又没有熟人可以照应，所以小伍这个机会算是很难得的。

我心里有点羡慕小伍，或许也有点嫉妒吧。虽然不知道他到仰光的前途是如何，但是至少他已有了下一步的规划。我也很希望能有个贵人，可以介绍给我一个出路。但是以我家的背景人脉，并没有这个条件。

小伍继续说：“我应该这两天就要走了，对了，记得我们这一届 A 班的威貌 (WinMaung) 吗？他去年就去仰光了，不知是做那一行现在都有房有车了。你呢，有没有什么打算？”

听到有同学已事业有成，在替他高兴之余，也更觉得自己的渺小。我根本连一个计划都没有，这时突然想到不久前有人跟我提过的台湾招生联考。

“七月份有一个台湾侨委会来举办的招生考试。我可能会去报告吧，若考上了就可以出国啦。”

其实在说这句话之前，我都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现在由于面子问题，于是把它搬出来。可是说完之后，心里已下了决定，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可能是我唯一出国机会的考试。

我从小学开始就同时就读华校和缅校，原因是爸爸认为我们是华人，应该要读中文，可是在缅甸华校的程度不高，所以又必需同时去念缅校来配合。幸好华校因为被打压的关系，只能在凌晨开四节课。到缅校正常上课时间到时，也是我们华校下课的时候，所以时间上可以接得起来。

现在我从小凌晨五点开始上课上到下午四点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不由得庆幸爸爸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与小伍对话结束后，我心里一直在盘算，要如何准备这一场考试。我除了知道有这么一场考试外，其它的一无所知。看样子明天得去文叔家一趟，他是华校里的老师，应该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吧。

心里有了计较后，有点迫不及待的回到家中，把塞到床底下的课本全部找出来。之后又跑了一趟文叔家，没人在，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太心急了。

又返回到家后，发现埃比竟带着那个外国人来到我家找我，难道他真的克服了自己去跟外国人攀谈？

“阿森，来来来，跟你介绍一个朋友。”埃比看到我回来就冲着我叫道：“这位是 Jackson，来自美国，他也会讲中文哦。”

埃比是汉摆夷人，腊戍是缅甸掸邦第二大城，在缅语里掸邦就是摆夷山。掸邦大部份地区都是以傣族为主。汉摆夷就是有汉人血统的傣族人，埃比虽是汉摆夷，但中文并不好，而我又不会摆夷话，所以我们沟通还是以缅语为主。

埃比现在说的就是缅语，而 Jackson 竟然也用简单的缅语跟我说：

“你好你好，我是 Jackson，我是住在美国的华人，很高与认识你。”

“Jackson，你好，我叫阿森。”我有点受宠若惊，笨拙的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你也是华人吗，所以会讲中文啰？”Jackson 改用中文说。

“是呀，我父母是华侨，我是在缅甸出生的。但因为我有念华校，在家里也都是讲中文，不过因为我们是云南人所以讲的是云南话。”

每次这种对话都让我不自在，不是因为对象，而是我的回答。我甚至怀疑我现在讲的云南话，和中国云南那边说的云南话是不是一样？

Jackson 高兴的说：“啊，太好了，我常来缅甸仰光，所以会一些缅语，到这里来还能讲中文，感觉真的很亲切。”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场面话，但不可否认的我听了心里很舒服。

这时小伍开着他家里的那一台 sunny 来到我家门口，原来是他们约好要带 Jackson 去玩。可恶的是，他竟然把艾梦带了来，我心里既开心又有点淡淡的落寞。

埃比兴奋的对 Jackson 说：“车来了，走吧，我们带你四处逛逛，看看腊戍的美丽。”然后回头小声的对我说：“我特地叫小伍去把艾梦约出来的哦。”

我想回他几句，却讲不出话来。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大家相互介绍过后，小伍建议我们先去四保区的七龙庙参观再去吃晚餐。

Sunny 是小型款的货车，在腊戍人们把它改良，载货的后方加了顶篷和两排木凳变成可坐人的客车，前后分隔。除小伍要开车外，我们四人都坐到了后方。

埃比向 Jackson 说：“我们只有这台车，希望你不要介意。”

Jackson 说：“怎么会，有车代步就已经是很好了，还有你们肯花时间带我去游玩，我感激不尽呢。”

“这你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呵呵。而且拖你的福我们也可以去玩玩。”

埃比故意拉着 Jackson 说话，制造机会给我。他能帮我的全都做了，接下来就看我的表现了。

艾梦安静的坐着，不知在想什么，我假装若无其事的说：“小伍刚才跟我说，他这两天就要去仰光。你们大家都要离开了，真舍不得呢。”

“是呀，十年级都已毕业三年，同学们早就各自发展了。你也要为自己做打算，别再拖下去了。”

我能感觉得到艾梦的关心，于是我把今天的决定拿出来：“我打算去报考台湾的招生考试，如果顺利的话，我也就跟你一样可以出国念书了。”

“啊！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招生考试，是今年才开始举办的吗？”

“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些信息通常是念华校的人才会知道。我也是听一个朋友提起才知道的。”

我心里想，事到如今，我已势必非去报告不可了。不由得暗暗祈祷，希望报考过程能顺顺利利。

经过了大医院前拥挤的街道后进入了四保区，七龙庙脊落于一座山上，车可以直达山顶。现已是黄昏时分，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乘凉，也是情侣们约会的好地方。

七龙庙是去年才兴建好的，一座大佛像矗立于山顶，七条青龙盘绕，形成一个坐台，龙头立于后方，佛像盘坐在坐台上。龙是缅甸传说中的龙，与中国的龙有点不一样，比较像蛇。鲜艳的龙头墨绿的龙身，给人的感觉既华丽又威严。

我们被善意的遗弃，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艾梦。在了解到这段恋情将没有结果后，我的紧张化作了无限的惆怅。黄昏让人的（下转 113 页）

我偶然路过深圳

◇ 林 枫

我偶然路过深圳，我只是个匆匆过客

我跟着朝圣者的步伐，登上 69 层楼高的地王大厦

我只为瞻仰我们那位“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东方强汉

和西方铁女人世纪谈判交锋的仿真蜡像

我站在地王大厦的绝高之顶，向南眺望

我看见那颗铁女人还给我们的东方之珠在闪闪发亮

华灯初上，我像孤魂野鬼在万象城一带漫无目的地闲逛

我听见久违了的董文华用珠子一般圆润的嗓音在歌唱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 ……”

于是，一群像红孩儿般勇猛的开拓者，哪吒般生猛的淘金者

高喊着“杀开一条血路”，向贫穷宣战，向贫穷宣战

如今——

我看见一幢幢面貌相似的商品楼节次鳞比

他们是政府、开发商、银行三位一体的伟大杰作

他们把几代年青人恋爱的难度和做爱的高度天才地提升到前无古人的程度

我看见街上一群衣着鲜亮，叽叽喳喳跳着、吸吮饮料的儿童

他们是“空中出生”的官、富二代，和被娇惯宠爱的独一代

我看见在高级酒店里，西装革履，浓妆淡抹的男女淘金者

他们在用刀叉、筷子切着、夹着一片片乡愁往肚里吞

喝着一杯杯装满发财欲望的烈酒和啤酒

我看见马路边衣衫褴褛的拾荒者

他们在小心翼翼地清理捆绑着赖以养家活口的城市残梦

我偶然路过深圳，我只是个匆匆过客

再见了，深圳

你这座霓虹灯下飘荡着迷失灵魂的移民城市

你这座春情骚动，一日十变的南方时尚城市

2013 年 4 月 12—15 日
于昆明文瑞书斋

（上接 112 页）感情变丰富了，我们就这样安静的坐着，看着山下的风景，我终于感觉到，她对我不无情意。

艾梦打破沉默低声说：“我明天就要先去仰光了。”

判期已经确定，我还是说不出话。艾梦自故自的笑了笑，有点感伤。

我开口了：“可以给我你在英国的联络方式吗？”

艾梦沉默了一会后摇了摇头：“何必呢。”

这是拒绝吗？我不知道，女人的心事我不懂。接下来我们再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整个参观过程我心不在焉，只记得我们有吃了晚餐。结束时再由我送艾梦回家，这次的沉默让人很不舒服，凌乱的心情好像快要炸了开来。

路总是要走完的，到了艾梦家门口，她停下来说了一路上的第一句话，同样的话却是今天的第二次：“再见啰，阿森。”

转身离开后又迅速转回来，快速在我脸颊亲了一下，便消失在我眼前。

我呆呆的望着她离去的方向，五味杂陈久久不能自已。这结局…足够了，不，应该说我很满意了。



果敢的童年

——村中的生活

◇ 天 路

大旧寨村民都以农业为主，除了窦家有好的水田外，其他的人家只有可种玉米和旱稻的旱地，种玉米和旱稻外，还有高粱和苦荞，等秋收后轮种菜或鸦片烟。

我家住在村子的最下方最靠近小河的地方。

我家的左手边就是窦家的大门，我家和窦家只隔着一条通到村子顶端的青石板路补成的石阶路。这条石板路，是村子挑水和上大木栏捍山的主要干道，一大早就会有人在在这条石板路上来来回回的活动。

窦家有长工和佣人帮忙工作，感觉上他们家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跟我们村里人的生活不太一样，或许是他家有外援吧！大儿子在腊戍瓦城做生意，金钱和物资上比较富裕。

窦家人看起来温和而且善良，看到你总是面带笑容，而且都长得白白净净很有福气的样子。刚开始的时候，还常看到窦家小四娘小五娘穿着漂亮的裙子背着书包进进出出，后来就不见了，原来被老大带到腊戍去念初中了，因为楂子树启明小学虽然就在大营盘土司官府下面，可是只办到小学六年级，也就说在楂子树你读完六年级毕业后，你有本事就另想办法，没本事的人你就认命吧！能认几个字就几个字，能写几字就几个字，没报纸没书没电，连要买一本字典都不可能，就算走七八个小时的山路到新街（现在老街附近新建的市集，1967 年罗星汉和杨震业的联合自卫队和彭家声领导的缅甸共产党对打，联合自卫队被缅甸共打败，联合自卫队施行焦土政策，把新街一把火烧了，其他还烧了几个村寨——），不见得买得到。所以不论你是人才蠢才还是天才，在这里都一样只能让你安安份份的走完平淡的一生。

窦家只有小保叔他老婆还有他们的三个小孩——发清，双菊，晓兰和大阿奶留在这里，窦家老大则一两年才回来一次，而且通常是清明节才会回来。回来时总是赶着三四匹马驮着东西回来，因为父亲和窦家走得比较近，所以窦家大伯父回来时，我们家也会常拿到他给的礼物，糖果饼干水果之类。

窦家阿公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大阿奶和小阿奶，大阿奶很慈祥，看到人总是笑笑的，但生活上很难有所互动，因为她笑完她就去做他的事了。小阿奶驼背个子很小但是非常亲切，可能是自己没有生育的关系，她把村里的小孩都当作是她的孙子，所以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到小阿奶那里集合陪小阿奶聊天，大阿奶和小保叔一起住在铁皮盖的大房子里，小阿奶则一个人单独住在村子中间的一间矮房子里。可能是和大阿奶相处不来吧！？反正我们都还小不是很懂。

窦家发清，双菊，晓兰和我都很好，我们常玩在一起，然而我妈他们总是没那么赞成，后来我问姐姐为什么？她也说不上来！现在我猜想可能当时我小土包子一个啥都不懂，怕犯啥忌讳什么子的吧！长大后曾问过老母亲，她说他忘了！

我家的正后面是陈小金家，小金比我小两岁，父亲早逝，和阿公妈妈住一起，他们是一家非常沉默的人家，如果你不走到他们家门口，一年四季都不一定看到他们。

陈小金家右边是石板路和杨八爷家，也就是杨八家住在窦家后面。。

杨八爷没什么文化，但嗓门大正直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村里的大小事，他虽然不是伙头，但他说了算，家庭纠纷或小孩顽皮，只要杨八看到或出面，都能安静下来，所以杨八在村里是一个文盲教父。

杨八爷虽是粗汉子一条，对他的父亲却百依百顺。杨八爷有五个儿子，从 13 岁到 1 岁，杨八爷的老婆是个五大三粗的农家妇人，是个非常和善温和的妇人，总之在这家人的眼里你看不到任何的心机，他们简纯到生活里只有白天和黑夜，吃饭工作和睡觉。

杨八爷家后面是罗四爷家，罗四爷是我小时的玩伴，罗四爷的爸爸妈妈五十几岁才生下他，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我们的叔字辈，他好玩好动，什么鬼把戏都玩得出来，整个村子只有他可以没大没小，从小媳妇到老太太，从爷爷到小毛孩，都是他戏耍的对像，只有他的老爹罗阿公才可以治得住他。

陈小金家后面是冷家，冷家真的很冷，据传说，他家有小器鬼，只要冷家人说：哟！你家猪长很可爱，鸡长很漂亮，小孩长很胖——。结果是他所赞赏的东西，就会往他说的反向发展，所以就得用蒿草和铁片烧红后熏赶驱邪！说也怪，一熏也就回复正常了，是巧合？是真是假？没有人可以断定。也可能冷家什么都没有，只是被大家误会误传也不一定，但是大家谁都不敢说出来。就怕小器鬼上身。所以冷家阿奶一来串门子，想尽方法不要她看家畜或是不提家里发生的事。

陈小金家的右边是毕家，毕阿公毕阿奶是云南施甸人，口音重到听不懂说什么，毕阿公铸犁头，果敢西山区唯一一家铸犁头的，所以会看到其他村寨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状况的犁头来向毕阿公求救，毕阿公也为他们做了很妥善的处理，在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很好的答案。

冷家后面是老海家，他家姓什么忘了，只记得他家有一只很凶的黑狗，有一次，父亲去帮老海的奶奶医断了的小腿，我去喊父亲回家吃饭，结果被那只黑狗不声不响的跑出来，一口咬到我的大腿上，把我咬爬到地上，直到主人出来踢打他才跑开，而我大腿上留下了永远消不去一个疤痕，还有现在看到豹子老虎都不怕，只有一见到狗腿就软了，我的妈呀，见了玩具狗都会头皮发麻！

老海家院子上面是一块黄胶泥铺成的空地，过年过节打歌打陀螺都在这里，广场的对面的土坎子上一间矮房子就是窦家小阿奶住的地方了。

小阿奶并不单是窦家人的小阿奶，而是村子里大大小小村民的小阿奶，不论白天或晚上，都会有人到小阿奶家聊天，而小阿奶总是带着谦和的笑容，倾听着大家的快乐和苦恼。有时她又成为幼儿的托儿所，村子里的小父母临时有事时，总是会先想到小阿奶，而小阿奶也从来不会拒绝大家的请托。

老海家后面是李家，李大爹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一大早或半夜还听到他在吼叫骂人，尤其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的时候，是他吼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人说是受月亮的周期影响，但谁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初一十五李老先生吵得特别凶，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小阿奶家后面是村子的活动中心，以前上识字班，或村子开会都在这里。

活动中心后面又一条黄泥巴路，和村子前面半山腰的干道平行的走，直到小营盘前的田霸中才交会在一起。

其他还有一些家庭，等说到时再介绍。

而村前村后的两条黄泥巴路，平行的往村外一直申展，快到青树Y口时才交汇在一起。

郑阿奶家就在村口两路路中间的交汇点前不远处。

郑阿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娶了一房媳妇，生了三四个子女。

郑小三嫁给外地来的一个汉子，在小三怀孕时，郑阿奶叫郑小四去顾姐姐，结果郑小三老公把郑小四强奸了，在不期望中怀孕上。

郑大哥为顾郑家颜面和村子居民的口舌，把郑小四赶出家门，郑小四只好躲到怒江峡谷中的工寮里，孤独的生活，平时吃用都靠郑阿奶偷偷接济。

未婚怀孕在果敢是一件大事，都认为是女孩子行为不懂点所造成的，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到女生身上。所以那杀千刀的姐夫反而没事。

回复地球人的来信

◇ 天 路

亲爱的地球人朋友：

你们好！

我想我还是出个声音回信给您，表示一下我们的存在。

我来自喀卜勒 62 恒星系的 62f 阿斯达星球，是的，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彼此都有那份寄望和好奇，寄望有朝一日可以在未知的未来，在宇宙中的某个角落相遇。

我们的喀卜勒 62 恒星系离你们的地球据说是 1200 光年 ,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彼此都有光速宇宙船，每人平均寿命 80 岁来算，可能在光速宇宙船上生养 20 代人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星球上见面了。算往返路程的话，可能要 40 余代人，当然另一种可能是，人类复制科学进步到可以复制人外还能复制和贮存智慧思想，那可能就更可能实现我们彼此拜访见面的愿望了。

我们的长像？真的，我不知道从何描述，因我们了解的物质和事物都不一样，你我都说得很清楚了但你我都还是搞不明白。我们并不清楚地球人的样子，如同你们不清楚我们阿斯达星球人的长像一样，但我们和你们一样，对宇宙的好奇探索从未中断过，或许你们也见过我们的祖辈们，或是有见过 62e 达拉斯星球上的朋友，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如果见到他们拜访地球，请你们尚待他们并帮助他们，并请你们代我们向他们问声好，并告诉他们喀卜勒 62 恒星系子孙们永远想念他们并且以他们为荣。

我们讲的语言：是种意念的方式，身体接触或眼神交会就可以遘通和交谈，也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我们已经进化且已跳脱了用声波传送訊息的进程。所以要回到用声波来解读传送訊息的方式，我们得用辅助器材或转译才能遘通。

和地球人类交朋友是我们星系和其他邻近恒星朋友的共同愿望，而且我们认为研究地球人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演化中未被记录的过程。如果有机会见面，我们当然愿意教你们语言，让彼此了解对方是交友之道，但希望是在彼此都友善的状态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但生物世界的生存法则，以利己为优先，利己利人当然最好，其次则是利己不利人，但那是很无耐的事。所以在不违背生存法则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和平相处，全宇宙友好太平。

我们深信我们的祖辈宇宙探索者和冒险家们有可能到过地球，你查到的数据，应该就是我们星系或是其他星系的宇宙探索者和冒险家们不幸犧牲遗留下来的躯体。他们可能是乘座的飞行器坏了？没有动力了？或是地球的大气压力过大飞行器无法丞受？或是地球环境不适合我们星系的生物生存？总之我们也有很多的谜底须要打开，相信如果我们彼此的星球没有自己把他毁了，也没有受到天外飞来的横祸，被乱飞而来的小行星撞毁，那有朝一日一定会相见的，当然希望大家是和平且友善的状态下。

亲爱的地球人朋友，我不知道这样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解开了您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走访缅甸，并传授我们的语言给您们，让我们大家变成星际朋友！但，那可能是 1200 光年后的日子了 , 不过我会传给我的子孙这个约定 , 希望你一样传给您的后人，未来的将来，我们不见不散。

祝

宇宙太平

喀卜勒 62 恒星系

62f 阿斯达星球

天路

鹭岛影展感言

◇ 晨 阳



《缅甸风情》摄影展系列活动启动仪式（2012.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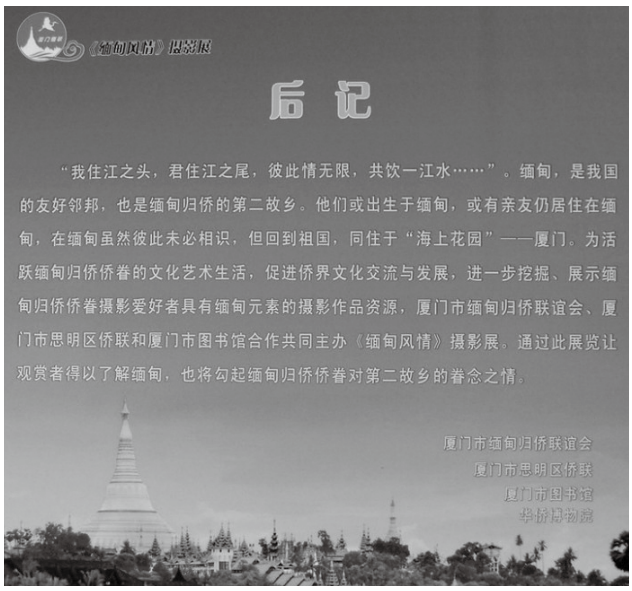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缅甸，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是缅甸归侨的第二故乡。他们或出生于缅甸，或有亲友仍居住于缅甸，在缅甸虽然彼此未必相识，但回到祖国，同住于“海上花园”——厦门。为活跃缅甸归侨侨眷的文化艺术生活，促进侨界文化交流与发展，进一步挖掘、展示缅甸归侨侨眷摄影爱好者具有缅甸元素的摄影作品资源，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厦门市思明区侨联、厦门市图书馆合作共同主办《缅甸风情》摄影作品展。通过此展览让观赏者得于了解缅甸，也将勾起缅甸归侨侨眷的眷念之情。

上述这一段文字，即是笔者为 2012 年 12 月 15 日在厦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开幕的《缅甸风情》摄影展撰写的“后记”，也是厦门市缅甸联谊会今年举办的较大规模的活动之一。

承办摄影展念想的启迪，源于 2011 年 4 月 10 日，假厦门巾帼园举行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年会，本会理事、厦门口腔医院副院长许德文胞波，自费展示了其缅甸风光的摄影作品。副理事长杨民政在常务理事会上提议举办《缅甸风情》摄影展得到认同，并与笔者共同撰写了《征稿启事》，成立以杨民政为组长的摄影展筹备小组。摄影展征稿对象是厦门的缅甸归侨，和在缅甸的厦门乡贤。截止征稿，共收到 2000 多张照片，从中精选出 180 多幅的摄影作品，再编辑成单幅和多幅组照。缅甸风情摄影展内容共有：金色土地、佛光塔影、淳朴民风和华社风韵。前三个部分，主要由厦门的缅甸归侨中的摄影爱好者和从厦门到缅甸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拍摄的，展现缅甸的自然风光、城乡景观、民俗风情；最后部分展现的是，华人社团在缅甸的各种庆典活动组照，主要由仰光的缅甸厦门联合会的乡贤提供。

摄影展能够举办，离不开市侨联、思明区侨联、市图书馆、华侨博物院、筼筜街道及厦港街道的给力支持，离不开厦门市唯一侨房置业有限公司曾羡珠总经理，一次因缅甸华侨房屋的成功讨回案例的邂逅，笔者有幸以联谊会名义代表缅甸华侨去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敬献锦旗之机，结识曾总，而得其慷慨解囊的“锦上添花”。

当然，一个群众团体举办较大规模的活动，需要领导部门及领导的指导、关心与支持；更需要有一群热心人持之以恒的参与、“无名英雄”们默默无闻地奉献，扎扎实实地工作；没有任何报酬的劳动谁都会感到很累很累的；但只要看到劳动后所结下的硕果，而这个硕果所换来的活跃了缅甸归侨侨眷的文化艺术生活，促进侨界文化交流与发展，岂不感到由衷的欣慰。


《缅甸风情》摄影展

后 记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缅甸，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也是缅甸归侨的第二故乡。他们或出生于缅甸，或有亲友仍居住在缅甸，在缅甸虽然彼此未必相识，但回到祖国，同住于“海上花园”——厦门。为活跃缅甸归侨侨眷的文化艺术生活，促进侨界文化交流与发展，进一步挖掘、展示缅甸归侨侨眷摄影爱好者具有缅甸元素的摄影作品资源，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厦门市思明区侨联和厦门市图书馆合作共同主办《缅甸风情》摄影展。通过此展览让观赏者得以了解缅甸，也将勾起缅甸归侨侨眷对第二故乡的眷念之情。

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
厦门市思明区侨联
厦门市图书馆
华侨博物院

好姐

◇ 许世儒

“妈……我怀孕了。”

电话那边女儿的声音渐渐变小，但对好姐来说这短短的几个字犹如晴天霹雳。

“你说什么！”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好姐不能自已地放大了音量，但她很快又意识到不应该太大声，以免打扰到女主人和隔壁房间的老太太，更多因素，是不想她们知道自己和女儿的情况。

“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那个男的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学？”

“妈妈，你别激动……”女儿的声音稍稍恢复正常，“他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老师怎么会作出这种事！他年纪比你大多少？他没有家庭吗？”

“妈……他虽然比我大十岁，但他很会照顾我，他跟他老婆不幸福。妈，你不明白的。他答应我会和老婆离婚，然后我们就结婚。妈，我需要钱。”

“我给你准备钱，赶快去医院打掉，你怎么会干这样胡涂的事！”好姐带着命令的口吻，尽量压低声音。

“不，妈妈，已经两个多月了，我打算把小孩生下来……”

好姐怀着忐忑和不安的心情，辞去了家务工作。火车开动，缓缓离开了这个城市，好姐的心情也慢慢变得平静。她看着行李架上的行李箱，放得挺稳固，里面的几瓶茅台应该不会碰坏。好姐打算把这些酒卖给大酒店，换些钱给女儿。她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希望这是场梦，醒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但事与愿违，她必须面对这些发生在自己和女儿身上的种种不幸。

女怕嫁错郎，好姐的丈夫嗜赌、酗酒，整天游手好闲，每次喝醉酒都会对好姐拳脚相加。好姐不堪丈夫的肆虐，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破碎的家庭，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好姐没有什么学识，只能依靠为大城市一些家庭做保姆或家务的工作，获取微薄的工资，也是这份工作让女儿完成了小学、中学，甚至上到大学。好姐把女儿当做寶贝，把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女儿。有幸的是女儿乖巧、懂事，这是好姐的骄傲和希望。

保姆和家务挣的钱不多，而且工作辛苦。某些有背景的家庭，会寻找较有姿色的保姆负责家里单身老年男性的起居飲食，美其名曰照顾老人，给的待遇也比较丰厚。保姆公司曾经给好姐推荐过类似的工作，但被好姐一口拒绝。好姐不想女儿看不起自己，也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女儿上大学后到了另一座城市，好姐虽然不舍，但也为女儿高兴，女儿有学识，不会再走自己的老路，自己也可以专心工作，好好存钱。以前工作不好找的时候，好姐也经常换地方做家务，最近这份家务工作好姐已经做了两年，比较稳定，主要是照顾一位老太太的飲食，女主人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对好姐不错，偶尔会给好姐买新衣服和放假，前阵子看到好姐的手机不好用，还特地为她买了一款新手机。空余的时间里，好姐会找一些书来看。

好姐心里总是觉得自己的工作低人一等，这种感觉往往来自和女儿的交流。女儿曾在电话中叮嘱过好姐，不要向自己的同学透露家里的事和好姐的职业。好姐明白女儿怕被同学看不起，所以每次致电女儿宿舍时候都格外小心，也甚少到女儿学校探望。

但母亲终究是母亲，好姐担心女儿在外不能好好照顾自己，除了努力挣钱、省吃俭用为女儿寄钱，让女儿生活安稳，花销不比同龄人差以外，好姐不知还能给女儿什么补偿。女儿从小就失去父爱，也许正是因此，女儿更渴望（下转 119 页）

小雨

——献给屈原

◇ 号角王崇喜

去年的五月
我用一朵小诗来祭奠你
五月的小诗像水中花瓣
幽幽向你流淌
而今年的五月
我用一株小雨来祭奠你
五月的小雨像风中柳丝
轻轻向你摆荡

五月的小雨淅淅
五月的小雨雪亮
五月的小雨
蹲在你走来的沧浪水岸
五月的小雨
为你披上洁白的衣裳
沧浪之水清，沧浪之水寒
莫叫那沧浪的悲风
乱了你的发，冷了你的簪

五月的小雨淅淅

五月的小雨雪亮
五月的小雨
站在你俯仰吟思的江畔
五月的小雨
为你戴上洁白的花环
莫将它弹去！
莫将它抖散！
它是我致于你崇高的敬仰

五月的小雨淅淅
五月的小雨雪亮
五月的小雨
为你倾下满满的诗行
句句逗逗
都是你的问叹
点点滴滴
却是我所有的赞扬

五月的小雨淅淅
五月的小雨雪亮

五月的小雨
开满了片片江花
在碧波涟漪间荡漾
莫忧伤莫惆怅
千年的江水
已淌向我们的血脉
淌向明天金色的海洋

今年的五月
我用一株小雨来祭奠你
五月的小雨
飘飘似柳向你摆荡
而去年五月的小诗
像水中花瓣的小诗
依旧幽幽
向你轻淌

二零一三年五月五，号角。
写于维多利亚旺萨吉。

（上接 118 页）一种成熟男性的关怀，但女儿现正在求学阶段，根本不是结婚的年龄；对关爱的渴望也不能成为拆散别人家庭的借口，假如这个家庭里有小孩，那无疑将又会造成一个单亲妈妈和未成年孩子的家庭，这是在造孽！

为人师表，却做出如此有悖伦理的事情；所谓“眞心相爱”就是拆散一个家庭，再组建一个新家庭。好姐不能认同这种只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的逻辑，只恨自己的女儿涉世未深，太容易相信甜言蜜语。但事情已经发生，好姐只能想办法补救，不能让女儿一错再错。

好姐决定到女儿读书的城市去，女主人家的工作即使稳定，也只好放弃。虽然存了一些钱，但女儿打胎和调养身体，需要大量的开销。好姐不曾偷窃过雇主的钱，因为她知道那样做不对，而且容易被发现。她记得在打扫房子时，女主人的橱柜里放了好些酒，其中有几瓶茅台，放的位置比较偏僻，即使没了也不容易被发现。趁女主人外出的时候，好姐悄悄将这些酒放进了行李箱。

好姐说女儿生病了，向女主人请了几天假，并预支了一个月工资，坐上了火车。火车开动，缓缓离开了这个城市。

书中自有颜如玉

◇ 许均铨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一个星期日，在高原某华侨农场十一村的故事。

村俱乐部附设有袖珍图书馆，义务管理员尹惠芳正在整理图书，一百多本。二十一岁的她特喜爱小说，她原本生活在缅甸仰光，读完华文高中后，很想上华文大学，缅甸没有华文大学，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国上大学，第二个愿望就是像《李双双》等电影中的情景，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她告别瑞德贡大金塔，从仰光市郊的孟加拉国国国国洞机场直飞昆明，到昆明一星期后，她被分配到这个华侨农场十一村参加社会主义。她的第二个在第一个愿望前实现了。一晃就是一年，她始料未及的是平淡且又苦又累的农场工人生活，没有电影中的热火朝天的激动场面。

原来爱阅读的她，到农场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小说。尤其是当上图书馆义务管理员之后。

二十三岁的卢文华也是归国华侨，回祖居国前在缅甸掸邦首府东枝市，当时他从东枝市经腊戍市到了边境祖居国的畹町镇。他原本也想上大学，回到祖居国后，很快被分配到华侨农场十一村建设社会主义。

星期日他没事做，手拿一本小说《青春之歌》，走上水库堤坝，坐在一株桉树下，他没翻开《青春之歌》，而是望着水库少量的积水发呆。他一下子想起离东枝市不远良瑞市的茵莱湖，是一个大到望不到边的高原湖泊，也是卢文华常去旅游。

他终于翻开书了，扉页上有一首诗：此书不借人，借去不回城。若想借此书，需要保证人。端正且秀丽的钢笔字，署名是：尹惠芳。这本书在他手中已有好几天了，有的篇幅已反复看过几遍，他没马上还把书还给主人，是因为这本书不是主人借给他的。

他走下水库，朝村图书馆走去，今天大部份农场工人因假日去附近的小镇赶街（赶集）了。村俱乐部很静，图书馆只有尹惠芳一人在看书。见到卢文华进到图书馆，她很热情地打招呼：“没去赶街？”

卢文华摇头。神秘兮兮地说：“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从国外回到这里，白天不是种棉花，就是种苞谷（玉米），晚上开会学习，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是不是安排你给大家读报？”尹惠芳看书闷了，遇到一位说话的村友，拉开话题。

“现在正在搞四清运动，你还是不要随便讲话。你是不是有一本《青春之歌》？”卢文华一下子把话题一转，他的心，也因这书名而加快跳动的速度。

“我是买了一本《青春之歌》，我表姐借去了。你想看吗？”尹惠芳大方的说。

“借你的书要保证人，我一下子找不到保证人。”卢文华说话变得不自然。

“我和表姐在缅甸是同学，表姐说你读书时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是爱书之人，你借书不用保证人。”尹惠芳大方的说。

卢文华很不自然地打开用旧报纸包着的书，尹惠芳看到后很意外。

“怎么到你手上？哦！你没经过我同意，你跟我表姐借的。”尹惠芳突然明白一切。

卢文华点点头。“你不怕书借出之后不回城吗？你想要回这本书吗？”卢文华感到已到了被判决的时刻，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女性的恐怖。

“这本书是我的，我上星期日去赶街买回来的，很贵的，我两天的人工啊！表姐先借去看了，我的书我当然要回来。”尹惠芳不知为何卢文华会说出这样语无伦次的话。

“是你跟我要回去的。”卢文华说后手有点发抖，把书递给尹惠芳。

尹惠芳接过书，随便翻阅了一下，见到最后一页好像有钢笔字迹，书已合拢。她重新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遍，她低下头，脸红得不敢说话。

卢文华看着尹惠芳没生气，他感到尹惠芳的今天的判决应该很理想。“书是你跟我要回去的。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书中虽没找到黄金屋，果然在书中找到有颜如玉。”

尹惠芳红着脸，没生气，她含羞地看了卢文华一眼，重新低下头。她不会说话了，因所有的一切变化大快，她的手心在冒汗。

后页写了一首和诗：此书若借人，必定不回城，要回此书人，定是我爱人。署名：卢文华。

泼水文化

◇ 许琳

对于大家来说泼水节并不陌生，而对于生长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我来说更加熟悉了。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桑勘比迈”是傣语，意为傣历新年。由于傣族群众在欢度新年佳节时，要举行别具特色的泼水活动，相互泼水祝福，因此其他民族便称为泼水节。

关于傣族的年节活动，《车里》一书中有段记载：“元旦之晨，所有贵族平民，皆沐浴更衣，诣佛寺赕佛。妇女辈则各担水一挑，为佛洗尘，由顶至踵，淋漓尽致，泥佛几时为坍倒。浴佛之后民众便互相以水相浇，泼水戏之能能事”。这段记载虽不尽其详，但已告诉人们，泼水是傣族过年时必须举行的一项活动。

泼水节历时四天，即 4 月 12 日至 15 日。我们当地的泼水节组委会在每年的 3 月底就会安排好泼水节的日程表，供游人及来宾浏览。庆典狂欢活动于 12 日正式开始，晚上则举行歌舞晚会。真正的泼水节是从第二天的，一大早，各族群众便会聚集在广场统一前往去采花，采花是泼水节必不可少的一个日程，在采花时也进行对歌、丢包、共进民族团结餐等活动。一般到了中午，泼水狂欢就开始了。

泼水时是有讲究的，一般分为文泼和武泼，文泼是比较传统的方式，用木盆装满水，再用枝桠沾水轻轻洒在别人身上。而武泼则是直接用木盆装满水，一次全部泼出去。现在大多数泼法都是武泼了，用小水桶或是水枪，直接把水泼在别人身上。

想起以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每年最期待的就是泼水节，早在三月中旬，大家便开始耐不住痒，虽然校领导反复强调，可没办法阻挡大家在学校泼水，课间及放学后，教室里、走廊上，都是狂欢后的痕迹，大家乐此不疲。这时候女生往往都是被男生“欺凌”的对象。大家越是临近节日就越疯狂。12 号我们还要上一天课，可是外面早已开始泼水，所以每年的 4 月 12 日，我们都要湿淋淋的回家，湿漉漉的来上课，但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虽然身在教室，心却早已飞出校外等待着下课铃声的到来了。

泼水节的活动内容丰富，划龙舟、跳象脚舞和孔雀舞。从七八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穿上节日盛装，聚集到村中广场，参加集体舞蹈。象脚舞热情、稳健、潇洒。舞者围成圆圈，合着锰锣、象脚鼓翩翩起舞，一边跳舞一边喝彩，孔雀舞优美、雅致、柔和，是傣族舞蹈的灵魂，舞蹈以孔雀的各种动态为基础，在趣与美的在创造中，集中凝聚着傣族儿女们的审美情趣。晚上在瑞丽江边还有放水灯的活动，在莲花灯上放上蜡烛放在江上让它漂走，祈求一年平安。许许多多水灯一起漂荡在江面上，是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

泼水节当然要吃泼水粑粑啦，这是一种年糕，是用糯米和红糖做成的，用芭蕉叶包好，松软而富有弹性，口感极好，既有糯米的香味，又有芭蕉叶的清香，是泼水节必不可少的美食。

德昂族也过泼水节，时间在清明节后的第七天，德昂族泼水节与傣族的有相似又有不同，临近节日，老年信徒们齐集佛寺，搭建泼水节时为释迦牟尼雕像洗尘的小屋，架好水龙。水龙是由一根粗木头雕凿而成，长约四五米，上有槽口，泼水时，姑娘提桶端盆，把吉祥之水倒入槽中，流向小屋的佛像，为佛洗尘。然后，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手持鲜花，蘸水轻轻地洒向周围的人群，向大家祝福。年轻人将水桶高高举头顶，将水滴洒在老年人的手上，祝愿人们生活快乐，健康长寿。老人们则伸出双手，将水捧在手中，口念祝词，为年轻人道喜、祝福。

泼水节既是德昂族人民欢度新年的典礼，又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寻找心上人的好时机。德昂族流行一种赠竹篮子，并趁夜深人静串姑娘时，将篮子分别送给自己所中意的姑娘，最漂亮的那只，要送给最喜欢的，以此表达自己的爱意，试探对方的反应。因此，这时每个姑娘往往都能收到好几个竹篮，姑娘钟情于谁，就把谁送的竹篮背在身上。到了这一天，姑娘们都背上了精致美观的竹篮，这下可忙坏了小伙子们，（下转 122 页）

与你永恒

◇ 一角张芙秀

想要描绘一幅幸福
送给你
但却调不出满意的颜色

想要书写一封甜蜜
寄与你
但却找不到更贴切的词语

山的那边　海的那头
或许有人能雕刻永恒
但却不愿远足

因为跟你在一起
刹那即永恒

（上转 121 页）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姑娘们身上的竹篮，仔细辨认心上人所背的是否是自己送的那只，对对情人相遇后，便互相尽情的泼水、嬉戏，以表达自己激动、喜悦的心情。

不仅傣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在过泼水节，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在过。

缅甸的传统节日很多，最大的节日要数泼水节。泼水节在缅文中称为“丁奖”（音），原意为“过渡”、“转换”之意，而且它的最后一天恰好是缅甸的新年，二节合一，意义更为重大。缅甸的泼水节一般是从 4 月 12 日到 15 日，第二天是缅甸的新年，那一天缅甸人都会放生。每年泼水节是缅甸勃道花（勃道树中文是青龙木）盛开的季节，金黄色的勃道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美丽动人。这时盛装打扮的妇女们不仅身着漂亮的传统服饰来迎接新年，头上也都会插上勃道花，作为自己的一种装饰。

泼水时有四种人是不能泼的，一是和尚和尼姑，二是老人，三是孕妇，最后是抱着婴儿的妇女。除此之外，只要你走在路上被人家看到就免不了一身湿了，所以一般泼水期间是没有店铺开门的。讲究的人，用勃道花枝，从银钵中蘸取浸有玫瑰花瓣或是放入香水的清水，轻轻抖洒向别人，而更多的则是喜欢用大桶或是大盆地泼，甚至用水管喷浇。

每家每户都会在泼水节之前将自家车改装成敞篷车，上面再放上大大的水桶，里面装满水，往里面扔进几大块冰，成为名符其实的冰水将之泼向别人，如果你觉得缅甸是个热带国家想要穿短袖去泼水，可能一天下来你很有可能病倒在床上，不能继续接下来几天的狂欢了。在缅甸曼德勒市里，每到泼水节，人们便围绕护城河在马路边搭建许多站台，到时会有人在台上载歌载舞，同时会用抽水机从河里抽水上来，另一些人则用水管喷向过往车辆上的人们。每辆车经过一个站台都会停下来很久，他们有的可能没水想借停留续点水，有的就是想要接受台上人的洗礼。有些男生还会自备“秘密武器”——洗衣粉，趁女生不备洒在其头发上，对于女生来说，这是又爱又恨的行为。

在缅甸，如在泼水期间遇上下雨，称之为“丁奖雨”，是最吉祥的雨水，犹如中国的瑞雪兆丰年，有同工异曲之意。

每年的 4 月 13 日，是泰国的泼水节，又称“宋干节”。节日前要清扫家门外，焚烧旧衣服，以避晦气。节日当天要到寺庙中堆沙塔，插彩旗鲜花，祈求五谷丰登。晚上将浸有花瓣的香水洒在长辈的手臂上、背上，表示对长辈的美好祝福；此话长辈再将水淋在晚辈的头上，表示来自长辈的赐福。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泰国的泼水节，但我想狂欢的方式应该不会亚于缅甸的。泼水节期间如果到泰国旅游，你也可以跟大象一起互泼，和乐融融。

一种文化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标志，泼水节作为一种节日的盛典，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所熟知，越来越被认可。在这个文化融合迅速的世界里，保持住自己的特色很重要，希望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民族都能保留住自己的特色，最有世界性的节日往往是最有民族性的。

失踪的回款

◇ 许云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纱照射到房间里。阿仁死寂般地躺在床上，睁开的双眼空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没有一丝的活动；没有一丝的语言；也没有一丝的表情；有的只是一丝微弱的气息，勉强地证明着他的生命，但似乎剩下的只是一具躯壳。医生已经判定阿仁没有太大的外伤，简单包扎后就被送回了家。但一连好几天阿仁整天就这样呆滞地睡着，不愿吃饭也不愿说话，似乎是个活死人。

虽是请了病假，但公司已经开始扣压阿仁的工资、奖金、汽车和资产，并不停派人以探望为由，追问回款的事情。作为一名资深业务员，除了要有惊人的销量外，还需要有让客户按时结算回款的本事。像阿仁这类做药品销售的，监管又特别严，虽然利润高，但每到月底压力特别大，每天都在销量和回款的夹缝中讨生活。如非双相达标，佣金仍会被扣大半。

亲戚们也陆续来探望阿仁，七嘴八舌，有介绍神医的，有过来看热闹的，有出谋划策的，还有的以长辈身份告诫阿仁母亲："阿仁一定是中了邪，家里需要做场法事。"众说纷纭。只有比较有见识的舅妈说："阿仁是得了精神病，要送到精神病院疗养。"她还教母亲把家里的房子变卖了，拿钱做医药费，并介绍了一位在省大医院做专科医生的远房亲戚。说得头头是道，让无助的母亲仿佛看到了一道曙光。慢慢地，阿仁有精神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村里的人都认为阿仁是个疯子，并且听说是贪污了公司一大笔回款才会招到这样的报应的，再留在村里会不吉利。

阿仁虽已醒来，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实，更想不明白那些回款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失踪的。在这一刻，阿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正关心？哪个是在好心做坏事？哪个是披着羊皮的狼？哪个是暗中受命前来的间谍？哪个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说不清道不明，无证无据，百口莫辩，崩溃的思维使他躲进了自己的躯壳，拒绝外界的一切人和事。

年迈的母亲缓缓的走到床边，右手握着一杯装了温水的水杯，然后慢慢把左手打开：里面依然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和胶囊。她苦口婆心的劝阿仁："孩子乖，吃了吧！吃了药就会好了！"蓝色的是镇静剂，白色那片是抗抑郁药，竟然还有那个红色胶囊是抗癫痫的。阿仁是药师，他清楚母亲手上每一粒药的成分和适应症，这样的药他卖了很多，当然也很清楚那些药的不良反应。阿仁无法跟没读过书的母亲解释药理，她已求助无门，更没了主见。家里的法事也做了，道士和高僧也来过了，神医也看了，神架上的烧香水也喝了。现在她只期望阿仁的病能像神医说的那样："坚持按时吃药，这病就能像医感冒那样医好的。"阿仁望向脆弱的母亲，如果阿仁不吃药，母亲就会不停地哭泣，不停地劝说，觉得阿仁的病情恶化了，真的需要送去精神病院了。阿仁无助、无奈、再也不想让母亲担心难过了，只好一口把药给吞了。虽然那些药是使他精神变得昏沉、呆滞和嗜睡的最主要原因。但至少母亲安心了，母亲依然说着："乖！吃了就好了。"

阿仁的思维的确不太清晰，似乎在沉思，更似乎是在发呆。可能是车祸对脑部的振荡创伤；也可能是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可能是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的事情接踵而来；还可能是他在努力不停回忆当天的情景，想在这千头万绪中寻找一个突破口，让一切回归原状……

刺耳的急刹车，紧接而来的一声巨响，使副驾座上的表弟突然惊醒过来。虽然阿仁的新车在笔直的公路上留下了两条深深的刹车痕迹，但不幸的摩托车司机已经被连人带车撞出好几米远，倒地的摩托车轮仍在高速旋转，鲜红的血液从司机身下缓缓流了出来，摩托车司机当场昏迷不醒……

阿仁知道自己急于把刚收到的这笔现金回款带回公司，才会超速行驶。但这郊区的公路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车经过，谁知那辆摩托车突然从路边的小道上窜了出来。本来就烦恼的他更不知所措，匆匆下车跑到摩托车司机旁试图叫醒他，惊慌失措的表弟也在离血泊一米远的（下转 124 页）

One day（一天）

◇ （瑞丽一中 144 班） 许世浒

一天，随着梦的逝去便开始了……

熹微，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眼皮挣开梦魇的束缚，露出空洞的瞳孔。天以微凉，你不在，此地空余冰凉的阳光。挡在眼前的浓云薄雾融成一面玻璃，挡住了你清晰的表情，剩下的，只有你模糊的背影。风起，穿过干肿的眼镜，直袭心里的涟漪。

午后，时间与酒精一起煎熬。欲相守，难相忘，人各天涯愁断肠；春花开，秋叶落，相思过后留惆怅。诺诺真情，终随乱红杂绿远去，誓誓言辞，也与兵荒马乱逃走。昔年往忆如沙般在指隙间悄然流逝，点点滴滴散落在未明的尘世中。天空，布满青春的蔓藤，与阳光一起荒芜。寂寞开出愁绪的花，结下思念的后果，无人来嗅，无人来摘。

黄昏，轻轻的来了，又悄悄地走了。

黑夜，雨扰乱听不见地城市，风，吹进看不见的天堂。松绑记忆，让记忆与青春随着夜深一起埋葬，跌入吞噬一切的黑洞。月，亮在你胸膛；心，跳在我指尖。晚安，就这样安静的进入梦乡，我的世界，因为有了梦而变得宽敞；我的梦，因为有了你而变得温暖。我沈溺在虚幻的梦中。

一天，随着梦的开始便结束了。而我的思念，却从未停止。

（上接 123 页）地方跪了下来，嘴里边说着乞求原谅的话边跪拜了三下。起来后，表弟对阿仁说：“哥，趁现在没人看见，我们快走吧！”

表弟是阿仁在公司里的左右手，就连这拖欠几年的回款也是在表弟的威逼利诱下才拿回来的。记得以前每次开学，舅妈就会跑到阿仁母亲那里哭穷，说家里都没钱吃饭了，如果阿仁不借钱给表弟交学费的话，表弟就只能辍学了。母亲不忍心，便每次都借了，舅妈保证：“堂弟出来工作后一定连本带息还钱给阿仁，永远不忘阿仁的帮忙。”大专毕业后的表弟经阿仁引荐，也进了阿仁工作的部门。在阿仁的教导帮助下表弟很快成了阿仁的副经理。

那天，阿仁抱起了血泊中的摩托车司机，开车送往最近的医院。摩托车司机最终没有被抢救回来。交警初步判断为摩托车司机无牌驾驶，并从路边小道突然穿插入主车道，需对这次事故负主要责任。而事后阿仁也积极救助，表现良好，只负小部分责任。轻判的最主要是公司为了不影响到公司形象动用了资金和某些人事关系。但摩托车司机的家人誓死要找阿仁报仇。那天，阿仁抱着司机冲进医院的时候，表弟一个人留在了车上……

事后，表弟跟公司报告那十万元的回款是阿仁用去安抚死者的家属了。但阿仁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这样做过。公司不想税务局调查那批回款的事，便也不再扩大事情，叫阿仁以后慢慢还给公司，却对阿仁的态度改变了，叫他在家休养，不需上班了，并派表弟到阿仁的家查看是否还能找到那批回款的下落……

幽幽的家乡老屋里，母亲正从自家的水井里打水出来做饭。阿仁静静地缩在木椅子里，穿过生锈的防盗栏，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阳光。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的事情太多，更不知道怎么跟母亲解释，母亲比他更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不久后，表弟传来结婚的喜讯，并在村里盖起了一套小洋房。大家对表弟的聪明能干赞叹不绝：工作没多久就能财源滚滚，扬眉吐气。毕竟是大学生，深受公司重视，担任阿仁之前的那个大区经理的职位当然也绰绰有余。

梦中国

◇ 云南瑞丽一中 高二 144 班许世浒

哪怕我漂流异乡形单影只 也依然执着依然坚强
哪怕我生活困难挫折接踵 也依然乐观依然笃信
哪怕我意志消沉离乡遥远 也依然积极依然坚定
因为 我有一个梦 一个中国梦
听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
看 新的船帆已经上扬
让我们一起去追逐 那美丽的中国梦

历史的夕阳下 多少梦 几断几续
秦汉立 唐盛宋弱 元明势猛 清朝不言屈与辱
晓风抚慰战争的伤痕 民族统一体现自豪的骨魂
煦日照耀侵略的疼痛 人民团结彰显自强的灵魂
水袖惊鸿 晚风姗姗 繁花满地 看中国一步步崛起
染火枫林 琼壶颂月 长歌倚楼 等中国一次次飞跃
我的中国梦 沉睡在过去的时光里 安然无恙

经过血的洗礼 不屈
经过恶的掠夺 拼搏
经过爱的奉献 包容
我的中国梦 从梦茧中蜕变
当代的朝阳下 多少梦 几醒几恍
新中国 改革开放 民富国强 如今不说输与败
经济的发展如奔腾不止的黄河 涌入世界的海洋
科技的进步像川流不息的长江 汇入宇宙的天空
日暖生烟 惠风和畅 燕尾似剪剪杨柳
时光荏苒 白驹过隙 螳臂如犁犁荒芜
我的中国梦 奔跑在现在的时代里 朝气蓬勃

未来的未来 多少梦 几憧几憬
未来是个谜 令人着迷不已
未来是个梦 使人心驰神往
旧梦依稀 往事迷离 春花秋月里
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漂来又浮去
皎月泻下缕缕银光 隐约间 梦 似有似无
寒窗泄来丝丝冷风 迷离中 梦 若隐若现
我的中国梦 纷飞在未来的时空里 浮想联翩

或许有一天 我的梦 遗失在尘世之中
但是我会在世界的尽头 找寻 凿
开冰封的岩石 劈开堆积的山脉

找出那 被遗忘的梦
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梦 一个中国梦

简介：许世浒，缅甸归国华侨侨眷，祖籍广东台山，现就读于云南省瑞丽一中。



我们也看海去

◇ 曾家杰

植彬同学住在德国，每年都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家人团聚旅行。去年，阔别半世纪的老同学聚首香江，鱼与熊掌，他二者兼而得之，同时也参加后续之旅，还曾提议中圻文化古城游之后集体南下芽庄，悠闲地享受那里的阳光与海滩。想法可圈可点，挺诗意的！

我深感抱歉，一切安排就绪，无法再改变了。后续之旅该到哪里去？是乘邮轮周游列国，还是去广州或上海或越南？是越南的下龙湾，还是我们大伙的老家胡志明市？折腾了很久，我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在甜甜致力协调下才能一锤定音。再说，离家外游时间太长，有些同学不太方便，而且到了岘港，也能看海。

说到看海，我想起林海音与海。在香港复刊的《良友》画报，1991 年在它的诞生地上海欢庆创刊六十五周年，我作为摄影专栏作者，应约从香港去。晚宴上第一次见到著名作家林海音，她应邀从台湾来。之后，我重读她非常感人的《城南旧事》，她通过小说中的主人翁英子叙述北京留给她的童年印象。

英子遇到一个好人，为供弟弟上学而偷窃，弟弟成绩好，有机会出国，出国就可以看到海。英子分不清天与海的样子，好人答应终有一天会带她一起看海去。英子不知道他是做贼的，无意中泄漏了他的行踪，做贼的好人因而被警察抓走了。妈妈要她长大后用这个“坏人”的教训写故事，她却有自己的想法，要写《我们看海去》。

林海音后来长期住在台湾，当然认识海的多重性格，但她小时候是这样憧憬着海的：“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红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说到看海，我同时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部作品 1952 年面世，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两年后让他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五十年代末，我唸完西贡“越美会”当时全部的二十四级课程，包括“简易类”的美国文学、美国历史和美国地理，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导师导读了这部名著。圣地亚哥是一个靠海吃海的古巴老渔夫，每天出海打鱼，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第八十五天运气来了，他凭经验、智慧和斗志抓住了一条巨大无比的马林鱼。归途中，受伤淌血的猎物引来鲨鱼群的袭击，他又得展开一场殊死搏斗，终于安全回航，但鱼的肉全给鲨鱼吃去，拖到岸上来的只是马林鱼的一副骨架了。

我比较读懂海明威，是后来的事。作者把来自真实生活的素材写成小说，在小说中以象征手法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理念和对人生的看法。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百折不挠的圣地亚哥，尽管筋疲力竭，做梦也还会梦到孔武有力的狮子，在任何逆境中，总会鼓舞自己：“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生而甘心接受失败”。

我向往英子所向往的金光灿烂的壮美，更乐于感受圣地亚哥生活历练中的悲壮与崇高。我们抵达岘港后，下午三点钟从旅馆出发，首先参观建在山岗上的灵应寺，继而到海边看海去。云层逐步掩盖蓝天，天色渐暗，起了一点风，吹来了乌云，雪华和甜甜，还有植彬的公子铭恒等几个人，不想错过弄潮的机会，赤著脚向海奔去。宏昌和他的太太绮银没有跟着下海，不是有所畏惧，他俩，当年还带着躲在娘胎里的小生命，是经受过天昏地暗惊涛骇浪考验的勇者，我可以从今天宏昌的满脸笑容中体会到他看透人生的超脱，还有就是苦尽甘来的幸福感。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幸运之神的援手，不幸的，就永远以汪洋大海为最后安身之所了。我沿着堤岸漫步，一个俗称“水浮”的救生圈挂在树丫上。叫“水浮”，稍为欠解，少了文化味，但也有好处，不太教人寄以厚望；叫“救生圈”么，文绉绉的，但不一定名副其实，茫茫大海，风高浪急，它与一根稻草没有多大分别。我透过照相机镜头左看看，右看看，看到的却是白色的袖子，袖子上别着黑纱，仿佛还隐约地听到令人发愁的哀乐声。尽管天有乌云，一轮明月徐徐升起。不知何故，我不往“明月共潮生”

的意境陶醉去，脑海翻出的尽是这么一些海里来海里去的生活碎片，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此时此地看海，我是海里来的，感受与海里去的不同。我看到祖母和母亲慈祥而伟大的身影，我又一次感受到她们养育之恩，恩深似海 啊！生不逢时，那是战火连天的岁月！七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大片山河，香港也沦陷了，父亲病逝，祖母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陆路逃难到广州湾，再从海路来到岘港，接着南下堤岸投靠亲友去。

我懂点事的童年是从当“船民”开始的。旧时当地人管在他们的地方生活的华侨叫“船民”，语意与语境都令人不好受。事实上，华侨华人世世代代大都聪慧、勤奋、善良、守法、忍让，不会是白吃白住的。我渐渐长大，更懂得一点同舟共济的道理。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战神阿瑞斯越走越近，军事学校提早眷顾，征召榜上有我这个“新科秀才”的名字。何去何从，反复思量，自己既然是漂泊而来的，根不在这里，不宜葬身错综复杂的漩涡，于是毅然放弃一切，离开这片曾经庇护我，见证我二十年艰辛成长的土地。

做人，要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不论个人或群体，以至国家和民族，忘恩负义要不得，冤冤相报，甚至恩将仇报，更要不得。我后来回到了出生地，仍然怀念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忘不了那里的人和事。世事难料，十多二十年后，一批一批的人从海上落难香港，香港人大概不知道“船民”一词早有特定的内涵，也以“船民”名之。弹丸之地，不堪负荷，怨声载道，我当时却是赞成政府的收容政策的。把宝贵的生命往海里孤注一掷，还能问个究竟才救人吗？况且，谁也说不准，破船里面有多少个早已承袭了祖辈“船民”身份的船民？

我看着海，凝视滚滚而来的波涛，弄潮儿刚刚留下的脚印，海浪冲上来一淹，退回去的时候再一拖，马上都消失了。普雷韦尔（Jacques Prévert）写的《枯叶》，也就是我在重聚联欢会上所唱《枯叶》的歌词，就借用了沙滩上情人的脚印烘托一段感情消逝得了无影踪的失落。歌词是这么说的：“然而生活拆散了爱侣 / 落叶挤在一起 / 回忆与遗憾也是 / 北风把它们通通扫光 / 轻轻地没发半点声响 / 海水则抹去沙滩上 / 分手情人的足迹”。这位二战后十分出名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为强化北风扫落叶的伤感意象，干脆让失意人的回忆与遗憾也给北风带走。诗人，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擅于语言的“演奏”，用不着逻辑论证，幸好他驰骋的诗兴没有与澎湃的海浪结盟，没说后者也能抹去遗憾与回忆。与海有关的一些事，怎能忘记？

天黑了，我们拉队吃饭去。明天要去美山和会安，不再来看海了。明天，这个海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会是英子所想像的，白色的帆扬在蓝色的大海上，从海上升起的金红色太阳照到海，照到船头？我们不得而知了，观世音菩萨屹立在灵应寺前方，朝夕面向南中国海。问池，池容许会知道。



外婆

◇ 朱祖仁

往昔，慢慢地闪现，轻轻地闪现。

外婆一副用了经年、缺了半边眼镜脚的老花眼镜，日以继夜地，在针尖上跳动。

针尖也在我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不灭的印痕。

密密的针脚，深深扎痛婆婆的心。

也深深的扎痛了我稚嫩的心。

忆起外婆，心里便掀起层层波浪，每一个浪尖上仿佛都是外婆慈蔼的面容。

一场纷纷扬扬的小雨，飞报舅舅的不幸。外婆心中仅有的一丁点希望最终化为灰烬。

秋的萧瑟，赖以落脚的一块残垣断壁也容不下她了。外婆包起落叶的残梦，浪迹海角天涯。

梦里，我经常看见外婆两眼迷蒙，步履蹒跚，腰背佝偻，像一株枯老的树。身无外物，唯一的是缺了半边眼镜脚的老花眼镜陪伴着她灰暗的孤独。衰老了，她衰老成像随风飘零的一片落叶。

凄风捎来了她的噩耗，外婆终于随风而去……

外婆的音容烟消云散了，她的影子被时光吞没，但她在针尖跳动的一颗颗慈祥的泪光，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注：1948 年秋，我与相依为命的婶母移居海外，外婆失去依靠，浪迹海角天涯。

乡渡

◇ 朱祖仁

韩江之水由北纵南，傍村而过，留下西留乡和东留乡一道需要跨越的汪汪江水。

是韩江，构筑成山乡秀丽的特色。蔚蓝蔚蓝的江水，月影下，泛着一道道细细碎碎的波纹。

两岸村民东来西往，靠的是古老渡船，散发一股陈旧的气味。横济碧水，撑篙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舞出岁月的苍茫，编织着一幅耿耿的长河夕照。

撑竿下，黝黑的面孔，饱经风雨。十尺竹篙所负荷的重量，是生活风雨中的沉重。在绿水中的撑篙起落中，倾注的汗水，为韩江增添悲壮。

每逢风狂雨骤，韩江洪水滂沱，乡渡狭窄摇晃的身躯如何能抵挡得住惊涛恶浪的折腾，两岸居民只好站在岸上望江兴叹。

在锣鼓喧天声中，仰卧在江中贯通东西的石桥，飞奔而过。

乡渡消失在烟尘，泯灭在石桥东往西来的脚步声中。

灿烂的霞光下，载满撑着彩伞过桥的少女酡红笑靥；

炙人的烈日，尽染推着小车、挑着扁担过桥的村民之晶莹汗珠；

在清碧的月色下，沐着星光的夜归人的匆匆脚步；

当车轮辗过憨厚的石桥时，身躯重重叠叠烙下车辙。

在坎坷的岁月里，在生活的拐弯处，石桥的横跨，村民仿佛穿越长年的泪水，步入命运的一个新起点。

乡渡古朴的身躯，撑篙者瘦长的身影，已在江水中浸泡成历史亘古的迹痕，也成为记忆中的一曲人生的咏叹调。

满载友情的海上游

◇ 蚁松裕

也许是缘份，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邮轮品牌的魅力，来自天南地北，组成这么一个独特的小团队。瞧！有来自南美、北美的，有来自西欧、北欧的，有来自亚洲的。他以“爱碰”短讯，我藉电脑网络，你通过长途电话等等先进互动系统相邀相约，很快就确定并办妥各项交费手续，等候参加一次具浪漫色彩，优雅豪华的水上旅行。

我们这次是乘搭皇家加勒比公司的“海洋神话号”邮轮，从新加坡起航到泰国的苏梅岛一周行。让我们量量这庞然大物的身材体重吧，它长度264米，宽度32米。总吨位70000吨，高达11层，有900间客舱，可容2000名左右游客。它似乎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们，它已具备所有条件，让我们试用新的模式，把一切烦恼抛开，到水上织梦。

2013年3月10日，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集中，准备乘坐港龙班机前往新加坡，在等待办理行李托运时，突然，旁边传来一声亲切的声音：

“请问您是蚁老师吗？”六十岁左右，一副善良的面孔。

“是的，你是？”

“我是您的学生呀！”

经过短暂的交谈，我心中暗喜，在团友中唯一陌生者，竟是四十多年前的学生。至此，全体团友的身份搞清楚了：十二个人，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六对老夫老妻的组合，都有着相似的命运和人生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有师生关系，有同学关系，有朋友关系，有同事关系。

傍晚，到达新加坡，在旅馆安顿后，就在附近一家潮州菜馆共餐。

一张圆桌，乡菜乡味，乡音萦耳，乡情盈怀；觥筹交错，叙旧话今。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内心的慰藉，找到了过去。

11日中午，两部小巴把我们送到新加坡国际港口码头，在我们面前出现那雄伟壮观的“海洋神话号”邮轮。它在自豪地，热情地敞开胸怀拥抱它的客人。

这时，候船大厅已挤满游客。我们随着其他游客一起登船，整个登船过程，有序不紊。近2000人很快就完成登船，并根据船卡，各自找到自己的客舱。我的房间在7楼，朝着日出方向的海景楼。开房门踱出露台，面对的是一片碧海蓝天。房内设置齐全雅致，令人感到称心舒适。不久，警报声响了，全体游客都得根据指示，到4楼甲板，上一课逃生常识。并亲自参与逃生演习，比飞机上的逃生示范，更实际，更体现“以民为本”，安全第一。

演习完毕，有点累了，肚子也闹脾气了。于是，大伙儿一起到9楼自助餐厅，一面欣赏海景，一面品尝各国美食，同时继续沉醉在那“知交话雨前尘忆”的欢乐中。六点多，领队提醒大家，争取时间回房休息，今晚八点要准时一起进晚餐。晚餐是在4楼和5楼的罗蜜欧朱丽叶餐厅。服务员都先为每个单位预定的人数，排好固定的座位。优雅的环境，轻松的音乐旋律。每个餐桌都有特定的服务员，为大家服务。态度恳切友善，尽量让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夜晚，有的到中庭听歌手唱歌，有的到casino凑热闹，有的到剧场看精彩的节目表演，或者到免税店购买纪念品。我却选择了饭后散步。

漫步于10楼甲板上，并停步伫立于船头铁栏边，仰望初春夜空，星光隐隐约约，闪闪烁烁。清爽的海风吹拂我两鬓霜雪，也把我的思绪带向我们这十几位朋友一起成长的地方——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湄江河畔。它孕育了一群人，曾经为真理，为心中的那盏明灯追求过，奋斗过；也曾经被荆棘刺伤过，被海浪击痛过，留下一曲曲悲壮之歌，留下一段段感人故事。一样的悲欢，一样的梦，使我们有说不完的往事，有诉不尽的心声……

第二天八点半，我们一起到9楼船头的帆船自助餐厅用早餐，食物中有白粥咸菜，也有麦片牛奶、面包、蛋糕、水果、色拉、果汁、奶酪、饮料。各国不同风味的早点应有尽有，任君品尝。

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用早餐时有幸邂逅一对伉俪，大家一见如故，彼此投缘，话匣一打开，话题不绝。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早餐“收摊”，太太们陆续回房休息，几个大老爷仍继续高谈阔论。从孙逸仙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从柬埔寨到马来西亚，从李光耀到新加坡，从美国入亚，到军国主义抬

头……。真诚倾谈，恳切交流，相识相知。两位新朋友都是新加坡籍的学者，见识广，坦诚，热情，把我们视为老朋友。我们在早餐原来的桌位上，继续用午餐，直到午餐也“收摊”了，还依依不舍。

这一天的重点活动是参加船长的晚筵，定在4楼和5楼的音乐厅举行。宴会要求参加者都须穿着正装出席。

我们都按章依时出现在5楼看台。这里往上可看到年轻健儿表演空中飞人，俯视可看到交响乐队正在演奏各国名曲。整个大厅被设置得富丽堂皇，阔气有气派。在一片灯红酒绿的浪漫情调中，一个五彩花簇编制的大“花篮”从5楼顶上徐徐降落在古色古香的舞台中间，大“花篮”中坐着一位“仙女”，全身白色夜礼服，头上戴一个皇冠，端庄艳丽，雍容华贵，令人想到闻名遐迩，不幸在巴黎拉玛桥隧道香消玉殒的英王妃。

接下来，游客们排着队，逐个上去，举起香槟酒杯和“仙女”碰杯，然后举杯向观众致意，拍照留念。终于，“仙女”升空回宫，轮到今晚的主角洋船长出场亮相，游客们又相拥上台，个人或团体，或全家轮着和船长合影。我等着等着，直到晚宴将近结束，就不见我们团队中任何成员上台，是不是也像我这“土特产品”，只会正里八经，不会逢场作戏？本来在此地，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老几，拍张照片，回国也可以向亲友炫耀一下自己和洋船长大人做过朋友，和“仙女”接过吻。五十年代红得不透，九十年代钱赚得不够，不善于包装自己，宣扬自己，就乐于默默做个“螺丝钉”。也好，既不是国色天香的牡丹，也不是傲雪报春的红梅，就好好学做“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幽兰，或洁身自爱的君子莲吧！

第三天起，我们的团队已不是十二人，我们和两位新朋友似乎是分不开了，大家觉得在一起揭示人生的哲理及对生活的展望，经过交流都能增广见识，彼此受益。此外在众多的游客中，给我们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还有两位中年女游客，其中一位是记者，她们都生活在亚洲四小龙之最的新加坡这个繁华的城市，语言口音都未受到半点欧化，举止大方，亲切可敬。她们对我们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语言多元化，谦虚，幽默，也表示赞赏。的确，我们这团队的成员能说好多种语言，除了中、英、法、越、柬、泰、丹麦外，还能讲好多种家乡方言。这些功能都是在浪迹天涯，历经沧桑中磨练出来的。正如一位诗人所写：“惯历沧桑知宠辱，平观坎坷复风骚”。在交往中，使我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有了新的认识，我欣赏他们，尊敬他们。同时也领会到，生在盛世的炎黄子孙，大部分都保存着那颗“人本善”的净美心灵，不要战争，不要暴力；祈望民族融和，同胞安居乐业。或许这些思潮，也正是全球善良的华人华侨主流的思潮。所以我们一接触，就有了共同的语言。

邮轮的终点站，是泰国鲜为人知的苏梅岛。船就停泊在离岛不远的深海，几艘快艇把我们送上岸，然后我们租了一辆中型巴士环岛游。这块未被开发的旅游天堂，开始吸引世界。车在公路上奔驰，两旁是散散落落的村庄，翠绿的树丛和密密麻麻的椰林，迎着轻轻的海风，为我们轻歌曼舞，温和的阳光照耀下，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好似有意把我们带回遥远的童年。这时车内传出愉快的歌声：“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一堂，我就要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唱起了愉快的歌……”

不久，我们到达主要的目的地——海滩。这里没有惊涛恶浪，刺骨寒流，只有未被污染的蓝天白云，清澈如镜的海水，我们踏着细小洁白的沙滩，轻轻的步入水里，好像害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海。沐浴在微波细澜中，受温暖柔和的海水抚摸。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对团友们说：“我到过不少海滩，这里的水，这里的环境最令人留连忘返”。大家都认同我的看法。

回到邮轮，用过晚餐，已近九点了，十几颗热烘烘的心灵（包括两位新朋友）又聚拢一起，相约到10楼船头，拉开椅子围围坐。没有茶，没有水，只有海风深情相伴。我们说的是要对这次旅行做结论，但只简单的肯定这次旅程是令人满意的，更多的是言别，交换通讯地址和名片。暂短的相处，又要匆匆离去。相聚是那么不容易，大家都珍惜这相聚的时光。知音总是那么难寻，我们都珍惜每个知音者的情意。

去珍惜这一切吧！把它刻在你的心扉吧！让它留下美好的回忆，直到永远……

16日早上9点，邮轮很快回到新加坡码头，我们分别和两位新朋友告别。面对邮轮，我轻轻说声再会，谢谢你给我一个特殊的环境，愉快、难忘的旅程；同时也向你道歉，你每晚给我们准备的表演节目、cacino赌场、音乐厅演奏、免税店购物，都未能好好享受。许多时间都沉醉在友谊、回忆之中，享受另一种人生品味。如果你说我太保守，不新潮，不会享受人生，那么，只有刚和我一起度过50周年金婚纪念日的老伴知道，我的确过了一周愉快，能延年益寿的水上旅行。

薛理茂杂感三则

一、谈谈文士联谊结盟

前言

谈是彼此对话交谈，苏轼云：“聊与古人谈”。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说：谈者，淡也。平淡之语。是随意聊聊，因此有解释“谈”是“纵言”，意是随便谈，因而多应用如“戏谈”、“闲谈”、“杂谈”、“谈天”、“谈话”、“谈吐”及“谈天说地”、“谈笑风生”、“谈笑自若”等。黄帝上博望之山，谈卧三年。谈卧是淡泊隐居之意。魏晋时政治动荡，生民不安，士人为避免杀身之祸，多坐而论道，清谈玄谈，无所事事，清谈度日，被称为“谈客”、“谈士”，这是当时“清高、清雅”的谈论。其实空谈玄理，于世无补益，只是“青蛙秋蝉，聒舌而有”，并不实际。还是真心实意与好友面谈、笔谈的好。现今科学昌明，电话、电脑传真联系交谈，更方便快捷，称心如意。但网站过度运用，又会为害身心，宜慎重！

（一）

文是会集众彩以成锦绣，礼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从造字形看，甲骨文上面张开双臂，下是叉开双腿的人，胸腔上刺着图案，可能体现“文”字最初是指纹身。现江浙一带，盛行“继发纹身”。水浒传中，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龙。辽代法律规定，凡民为盗者，在腕上纹个“盗”字。后来一枚铜钱又引伸称一文钱。因文读音与花纹、纹理的纹相若，成美丽悦目，引伸作文章，文采，以及文人（有学问的人），文化（文坛教化），文明（文理光明），文房四宝等。

（二）

士为研究学问而能任事的人，古时指未婚青年男子，年少未加冠，称为士。二十岁成年，束发加冠当成人，可以结婚。士当作少年之称，年轻壮健，朝气蓬勃，令人羡慕，所以士又作为品德好，学识技艺高之美称。如：志士、勇士、谋士、医士。这些士都是从少时刻苦学习而得成就，所以汉代王充说：“智能之士，不习、不学、不问、不知，难以成士”。所以士成为读书人，知识份子总称，如：“士林”、“士流”、“名士”及“士兵”、“勇士”、“女士”等也都称“士”。

古时士不是官，也不是民，而是官民之间一个阶层，但又列在农工商之上，表明其有文武之才，有成就。古时有称为进士者 (考试被录取，但不是官，而是将来可做官资格)，好像现今学成一张文凭。“士”字常与“土”字相混乱，就另作为仕，但却指为仕官，如“仕进”，“仕女”（宫女），“仕途”（作官道路），现今文士以文章写作联系良友，至友，成知心“文友”。

（三）

人际关系，重情厚义，交结成友。知友、良友、文友，只要大家相处和睦，以友好、友情、友谊、友爱结成良知，特别是尝经宣誓，发誓词者成盟友。一如刘、关、张桃园结拜成好兄弟，至诚相待，患难共当。正如孟子说：“友者其德也”。以品德交友才是好友。至于朋友因双月为朋，被认为男女恋爱结合成双作朋友。但“朋比为奸”，同门同党为朋，结党，结夥成群也称朋友。儒子其朋可恶，应认真交友。可是有些人，却敢于直言相告，劝其改正错误，成为“诤友”，尤为可贵。

在校称同学同窗，离校称校友，其他的以文化交流成友为文友，发挥文才相处友好联谊结成盟友更可贵，有感抒怀：

会文集友同高谊，合力同心见义光。欲展鸿图更团结，应驰天马快加鞭。

康庄大道容驰骋，文友重情乐无边。高瞻远瞩频永好，盟心依旧似平常。

二、南辕北辙 东成西就

（一）

东西南北是定位方向，日出于东落于西，昔日皇帝坐南背北，重视南向，南面而坐，这个“南”字，有说是形象如“龟甲”，也有说在门里纳入一个“幸”。所以造房屋也多是喜将大门朝南，好让阳光入家门，人们得到光明是幸福。所以建屋定以“北极”定南北。也根据太阳升落为标准，确定方向。古皇帝借指南针引导方向，取得战争胜利，藉磁石的指引以明南北。

北是两个背着站立的人，许慎说文解字：“二人相背是北”。俗语 :“士无背友之心”，而反北是背叛，也是败北败走之意。南北除定方向外，在文学作品屈原九章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

北。”鸟从南方飞来落在汉北。王褒的楚辞在九环中说：“北饮兮飞泉，南采兮芝英。”北面饮用的是飞泉，而南採的是灵芝草。易经还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天子南面称孤自立为主。论语中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就是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当领导人。在成语中不少重用南北如：南桔北枳，南桔本生于淮河以南，如果将其移植于淮北，因环境不同，结果产生又小又酸的枳。喻人因所处环境不同，而使其品质也由善变恶。南腔北调、南征北战、南柯一梦、南能北秀、南船北马、……不胜枚举。

（二）

南辕北辙中的“辕”，是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但也用作“衙署行辕”。“辕下驹”谓束缚不能施展，辙是车轮压在地面上的痕迹，行车遗下的背方向，车是南向，而地面上轮印是北退而后徙。南辕车头朝南而行，北辙车子走过后遗留在地面上的痕迹向北而退；喻行动与目的相反，背道而驰，逆行而欲求，去之愈远。国策中又说：“犹南走而北行”。行动与目的的相反而行，是言行不一。今世帝国军阀，藉词借故援助和睦，而实际是动武侵略抢劫。世人也多假词而实是图谋财利，甚至害命，口是心非害人利己，南辕北辙足以为戒！

（三）

车是南北走动，太阳是东西升降，日出于东而落于西。翌日又是东日出，西降太阳，相继不息，东日出，西降太阳，出没永恒不息，呈现东成西就好景象，正是力行不息的好榜样。事业进取，同样是不断努力，奋勇求进才有成就，如果是泥足缠身，寸步难行，有何希望成就，决心永恒努力是求进原动力。古人十载寒窗，匡衡凿壁偷光，苏秦悬梁刺股，王羲之缸水作墨，全凭决心生力量。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靠勇气。成吉思汗勇敢横扫欧洲，花木兰军旅成就，功在勇气力量，决心勇敢而有义、有识，直往前进才能求成就。如锲而捨，进而铿，必定落空，毫无成就。不厌细流汇海洋，不辞土壤成高山，不断努力求有成就，自身力为是大无畏勇气，大气度是行善修行，不退避精神，忍耐竟是一种大气节，良好修行，关心别人，服务大众，奉献是修行，最美情操，难能可贵，正是事业成就主要因素。东成西就与南辕北辙相比，一是力行成就，一是背道而驰，成就与失败相差悬殊，为人处事，宜慎择而行之！有感抒怀共勉：

春风到处千条秀，木樨鼓起百鸟鸣。东成西就雄心正，力行求进壮志迎。

互助相帮助了解，传达心声庆有成。一片冰心似明月，无私奉献乐余生。

三、宜室宜家 家和万事兴

（一）

宜室宜家中宜字，在古书里其形多变，但现在的宜字，上有宀，下有盘一，中间是目（可能是肉类）。以盘盛肉，上盖以保洁净卫生，“宜”是一种器具。但在说文中却解说为：“宜如所安”。曹刿论诗中也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所安就是安生的东西（食物），古语说：“民以食为先”，生存温饱离不了衣食，有了衣食，人才能安生。由此“宜”引申为相宜、适宜、合适。如说：“老幼皆宜”又引申如应该、应当。如说：“事不宜迟”。另外还作恰好、舒适。如杜甫在客诗中说：“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如今所说“景物宜人、气候宜人”一样。苏轼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把风光比作美女，相当合适。

（二）

在传统生活习惯中，凡事必先择吉日吉时，如宜行必吉，不宜则凶，总以吉为贵。因之宜多用作地名，如：四川宜宾、江苏宜兴、湖南宜章、河南宜阳、云南宜良、广西宜山、陕西宜川、江西宜丰……等。

宜字与俎字原是同一字，都是祭器，与祭祀有关，古书说：“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大事指战争，有战争必须动员群众参加，在参与战争之前，一定要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中有肉与“宜”，表示行动相宜适宜，出发胜利。在词语中却把宜当“宜人”，是封建时代对妇女封号，凡官员七品以上的母亲或妻子，被封为“宜人”，但通常也有用作“适合人的心意”，叫宜人。

（三）

在建筑物上凡有屋顶适于聚集停留，住宿所在都称室或家，如今所称：房室、客栈、公馆、公所、公寓、铺店、学校、教室、办公厅、宿舍……等都与室屋有关。古时也把室当妇女，三十岁叫

四季平安迎春纸福

——向五洲四海的老友故知致意

◇ 蚁松裕

龙年随着阵阵寒流流逝。
迎着万物复苏的季节，
为你唱首心中的歌。
歌中有磨灭不了的回忆，
回忆中有你，有我，
有承载多少梦想的蓝天白云，
有留下多少怀念的大海浪花。
有唱不尽对你，对故乡的眷恋与祝福。

昂首长空风云变幻莫测，
惟见尧天舜土旭阳五彩缤纷。
“中国梦”更是燃起中华民族信念的火种。
让我们乘搭这“梦”的风帆，
共同谱写一首精彩、乐观的歌谣，
把希望、把欢乐写进生活吧！
不管前面还有多少冰山雪岭，
只要有希望，有梦，就有温暖，就有春天。

有室，室人也叫妻子，室女为处女。之子于归，称“宜其家室”，宜作和顺之意。左传中说：男曰室，女曰家。其实室只限于父母子女居住，而家则包含公婆、亲戚长辈。家室合称夫妇。史记云：“如好畤田地，善可以家也。”就是家建造于好田地。在一门之内谓一家，如家人家长。家也作户，如说：“千家万户”户原是一扇门，但用作家，如登记或调查家中居住者，叫户口登记，调查户口。“大家”指世族之家，如唐宋八大家。福建称家姑为大家。但通俗在集会中对众多人称“大家”，如说“大家好！”，对于有专长学问职位者，称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政治家。在词语中如：家常、家风、家训、家声……等，不胜枚举。但特别的有“家”作姓如：宋朝家铉翁。

现代建筑业发达，从平面单层逐步建成多层高楼大厦，容纳多室多家，大厦内有一定组织，设总管定规则，遵守生活规律，公共卫生，一如社会组织，如集家成村、乡、区、县、省、国，中国由 26 省，内包括 56 民族，外连港澳台大陆两岸，同是一家亲，构成全民人家的中华国家。

（四）

宜室宜家一词出自明朝汤显祖“牡丹亭”，动用两个宜，指明安顺和睦。夫唱妇随，荔枝并蒂，琴瑟和鸣，比翼双飞，淑女佳婿，奇男丈夫，双鸾对舞，攀龙附凤，都是佳句颂词。

昔者婚姻尊古听媒言，奉亲命拜堂成亲，守节终身，育子继丁香。而今社会文明自由恋爱，情投意合，自行成亲。但偶一情变，反脸无情，宣布离异，各自飞行。如此不慎“自由”祸害社会安宁，有赖国家定法教育指明行正道，守理法幸福终生。联云：

宜室宜家，缘天合作，伉俪合睦，箫声引凤美满。

合情合理，景日方中，夫妇幸福，曲谱求凰团圆。

尊礼成亲，戚友相敬，家人和睦，家和万事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亿人，家和为贵，万家兴，民安乐，国强盛。全世界人家，万家兴，天下太平！

（103 岁写于 2012 年）

罗珠新诗两首

一、怀念西湖

缘份，曾使我们相见，
那时，妳那样美，
而我，也还年轻。
趣味，使我俩情意相投。
我爱妳的恬静，妳喜欢我的质淳。
没有甜甜的蜜语，也没有虚伪的承诺。
我拥抱着妳，
妳依偎着我。
忘了时光的流逝，也漠视风云的变幻，
我们曾沉醉在幸福之中。

一声惊雷，划破长空，
妳，轻轻地推开我，
——该走了。
呵，我犹豫，我留恋，
我舍不得妳呵！

带着负疚的心，
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繁忙的事务，紧张的生活，
都没能切断我对妳的思念！
漫长的岁月，
妳遭受不少摧残。
一场风暴，几乎把妳的美貌毁了。
我，唯有忧伤，悲叹！

今天妳南来，
蒙蒙的细雨，
带着寒意然而清新，
我看到三潭印月，
看到白堤苏堤，
呵，西湖，
妳仍是那样美，
我再拥有了妳！

二、无根的爱

——她与他

一切以金钱衡量的商业社会，两性之间的爱，即使是真心，也会令人怀疑。

“值得吗？”

“什么魅力，引诱我付出全部的爱？”

她，不断重复地反问自己。

三年了，他们从未间断过相互的约会。

或尖东走廊，或太平山顶，或浅水湾畔，幽静清雅的咖啡阁。双双对对，四目交投。

心底的电波在默默地传递着爱的讯息。

或夏威夷热带的沙滩，也常留下浅浅的足印；蓝天碧波中，回荡着嘻戏欢快的笑声。

享受着何等浪漫的二人世界！

很美，眼前呈现的景物，心绪，是那样的美！她无法抵挡爱产生出来的动力和喜悦。

……

但，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久？

又在反问自己。

她爱他，深深地爱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与他厮守终生，白头偕老。

他，欣赏她。

美丽与智慧兼备的单身女人，有份高尚的职业，独立的性格，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什么不能爱？

但，不敢面对现实，更不想承担责任。

像一般成功的中年男士一样，他有事业，有家庭，有一对可爱的子女。很满足现状，更乐于接受痴情女子无条件奉献的爱。

她懂得——

没有土壤，没有灌溉，无根的爱，会干枯、消逝，直至无影无踪。

她知道——

没保障，没安全感，爱，不会永远存在。

像麻醉自己似的，飘飘浮浮，不管后果，仅抓住和珍惜眼前与心上人相聚的每分每秒。

一副满不在乎、潇洒自若的犧牲精神，在他身上散发着光彩。

啊！是福是祸。

愿古希腊爱的女神，亚芙罗蒂保佑着她。

不错，两颗心，相互爱恋。

碍于背景不同，身份悬殊，唯有把爱深埋心底！

眼前仅满足于表达情感的微笑，传递温馨的眼神。

或许，伯拉图式的精神生活，还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金边及吴哥窟之行

◇ 江保志

飞机从香港向西南方向飞行约两个多小时，就进入柬埔寨上空。手上拿着地图，与俯瞰的河流对照，不久便找到我熟悉的湄公河，还认出我住过的地方。小时候住在湄公河畔，喝她的水，用她的水，还经常在这河里游泳。与她分别了 50 年，一旦见到她，心情十分激动。

柬埔寨原是鱼米之乡，因为湄公河下游贯流其中，而且境内还有一个东南亚最大的洞里萨湖，湄公河每年秋初水涨高达 10 多米，部分河水流入大湖储存，部分流入下游出海。秋末湄公河水位下降，溢满大湖的水倒流入湄公河。

水涨期间，湄公河沿岸及大湖周围等低洼地，均被水淹没长达 2—3 个月，水退后的土地非常肥沃，所有农作物均不必施肥。农民是非常清闲的，每年只在播种、插秧和收割期间忙十几天，平时大多数都不搞田间管理，但稻米年年大丰收。

大湖很多养鱼场，产量最大是鳢鱼 , 也叫乌鱼（广东叫生鱼），可以晒成鱼干出口。出口产品还有大米、橡胶、胡椒、咖啡等。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人叫“海底椰”的棕榈科植物，叶掌状，直径 1 米左右，可制大葵扇，茎直立，无分枝，仿如圆灯柱；掌状大叶集中在顶部，远看像倒立的拖把。在柬埔寨境内到处都有此植物。如果从越南南方任何一条水路或陆路到柬埔寨，当你发现海底椰树时 , 那就是说到柬埔寨了。不知何故，越南是找不到海底椰树的，而柬埔寨则随处可见。

柬埔寨人民（高棉族）信仰佛教，男孩子一般要当 2—3 年和尚。城乡各处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和尚寺。人民虽然贫穷，但寺庙却往往是金碧辉煌的。由于普遍信奉佛教，民风纯朴善良，又是鱼米之乡，因此，原来的柬埔寨有“和平绿洲”之称。但是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攻陷首都金边之后，实行疯狂的消灭城镇、消灭家庭、消灭货币的政策，人口据说减少了一半。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除了几个还能活下来外，大部分死于战乱中，小部分侥幸逃出国外。

现在的柬埔寨社会两极分化，富有者享受天堂般的奢侈生活，但绝大部分人则家贫如洗，赤脚拾荒街童到处可见。旅游时千万不要给钱行乞者，否则把你团团围住脱不了身。

柬埔寨首都金边市最值得参观的是皇宫，内有几座华丽的宫殿以及别致的花园。皇宫外面的湄公河畔，有一座数十米高铁塔旗杆，飘扬的不是柬埔寨国旗，而是皇室的旗帜，50 年前也是如此。旗杆外面就是湄公河、洞里萨河、巴萨河的交汇处——四臂湾。宽阔的河面，对岸的乔木林隐约可见。只有几条小船，静寂凄凉，几十年前穿梭如鲫的海轮、内河轮消失殆尽。

金边市北面以前是法国人居住的区域，那里的林荫街道、草坪、小洋房特别漂亮。附近有一个人造小山丘，华人叫“塔仔山”，高约 10 层楼，顶部是圆形的尖塔，塔基处有佛教寺庙以及华人的“本头公”庙。两间庙都香火鼎盛，善信不绝，互不相干，信仰自由也。

金边市的旧区以前是华人主要的商住区域，大部分是有“骑楼”的广式楼房，烈日或下雨时走在“骑楼”下格外舒适。现在这个华人区几乎全住着柬埔寨人。因为红色高棉败退后丢空房屋，各地流民蜂拥入城，谁先霸占到就归谁所有。

金边市西侧有一个中央市场，以前华人叫“新街市”，中间是高大圆形建筑物，四面连接四座群楼，外形别致美观，让人见了就会留下深刻印象。

金边市北郊约 30 公里处，有一座“乌龙山”。那里有几座塔及庙宇，其中一座最大的庙宇是明朝时中国建赠的。1955 年我曾到此一游，可惜已在战火中炸毁了。最近几年外国捐赠 7000 余万美元兴建一座庙宇，极其华丽美观，塑像及图案全用幼滑白石精雕，部分包金，光彩夺目。庙宇宽广的平台也用幼滑白石铺成，平整无缝，虽然按规定已经脱鞋入内，但游客还是小心翼翼轻轻地走，生怕损坏了地板。

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长的大河，上游是云南的澜沧江。乘小汽船游览，观看两岸的景色很写意。湄公河在金边附近的宽度约一公里，河中往往有小岛。小汽船往上游方向开行约一小时，有一小岛，长约 800 米，宽 100 米，是个原生态示范农场，有自助餐、宫廷舞、手工织布等表演。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市西北 160 公里，可乘内陆机、长途巴士或喷射船往来。吴哥窟是用石块堆砌的庙宇建筑群，曾经荒废近 5 百年。一个半世纪前，吴哥的发现者法国动物学家亨利穆奥，在森林采集标本时偶然发现的。随后他写道：“吴哥窟的富丽堂皇，使古希腊罗马给我们留下的一切黯然失色”。但也有人说，当时法国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元朝使者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真腊即吴哥地区），于是进入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探险，结果发现了淹没在丛林中几百年的历史古迹吴哥窟。周达观在 1295 年前往真腊并逗留长达一年，记录了当时的帝王庆典仪式及人文环境等历史资料。

吴哥古迹范围约 400 平方公里，包括小吴哥（即吴哥窟）、大吴哥（即吴哥通）、巴戎寺、塔普伦寺、女皇庙等。

吴哥窟（Angkor Wat）是一座印度教庙宇，于 1113 年至 1150 年间建造。它的图片往往是 3 个塔的建筑物。其实是 5 个塔，较矮的 4 个塔在正方形的四角，较高的主塔在正方形的中央。站在吴哥窟正前方看，后面的 2 个塔被前面的 2 个遮挡住，故往往只见“山”字形的 3 个塔。站在远处侧面才看到 5 个塔。塔有三层，高 65 米，从第二层到第三层要攀 70—80 度斜坡，虽有石阶和扶手，年青者也只是小部分人敢爬上去。底层数百米回廊雕刻印度史诗“乳海翻腾”，两千多个无上装“飞天仙女（Apsara）”舞姿妙曼，各不相同，尤其是脸上都带着神秘的微笑。

吴哥通（Angkor Thom），即大吴哥，是吴哥古国的皇城。城墙每边长 3 公里，4 边共 13 公里长，7 米高，有五道城门，四周围绕着护城河。南门的石桥上两侧各有十多尊文武官员及雕刻精美的神鬼石像。但宫殿只剩下残垣败瓦，只有巴戎寺（Bayon）保存较完好，该寺共有 54 座大石砌的面带笑容，高 36 米的四面人像，称为“高棉微笑”。巴戎寺的回廊石刻也是精工细作，数量比吴哥窟少些。

塔普伦寺（Tahprom）庙宇群中，多座庙宇已被一种木质坚硬的大树粗壮的树根所笼罩，仿如巨型八爪鱼吞噬猎物一样，树根将砌成庙宇的石块从石缝中挤开，给人留下可怕的感觉。如无法清除，不久的将来，大石块叠砌的庙宇必将散开坍塌。

女王宫（Banteay Srey）在大吴哥东北 20 公里，建于公元十世纪，以精美石刻浮雕著名，游客见了无不赞口不绝。

历代吴哥诸王都沉醉于建造石头庙宇宫阙，以致农耕废弃，对外无可用之兵，周边藩属乘机挥军将吴哥王朝消灭。1432 年，巴戎庙四面佛竣工之日，也是吴哥王朝覆灭之时。

参观完吴哥古迹后人们可能发现几个问题：

一是精美的石刻上竟然未见任何文字或符号。如果有文字，为什么不刻上？如果没有文字，如此庞大和复杂艰巨的工程，绝对不可能靠口述来施工的。

二是数吨或数十吨重的大石块，是如何吊起来？如何砌上去的？

三是当地不产石头，至少要从几十公里外运来，到底如何运送大石块？

四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怎会把前人的光辉历史遗忘得干干净净？

幸亏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有记载。

永远的感动

◇ 郭晓红

2012 年 11 月 7 日，旅行团排定的行程是游览阿里山。

登山时坐车。导游说，下山时由你们自己走一段有阶梯的斜坡山路，估计大家能行。

我是队里年纪较老的，膝盖软骨 95 年就开始磨损，虽经三次治疗，十多年一直疼痛并早已变形。心里担心是否能够自行下山，可是想到导游说得那么轻松，或许这段下山路不会很长很陡吧？尤其是，我心里一直盼望和全体队员一起上、下山以观赏阿里山的全貌——这是我心中早就向往的宝岛的名胜啊！

队员们游兴高昂，个个笑脸盈盈，身手矫健，紧跟着导游手中那高举的队旗，快步疾走（这导游以前当过兵，他走路速度真是太快了），一路上还得边听导游的讲解。陆陆续续地走过几段曲折有致的木阶后，我逐渐有点头晕，腿脚也累得要挪不动了，我落在队伍的最后边，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看到前面远处整个队伍都已经快要走到山下了，心里一急，更是全身无力可使。

这时在身边搀扶我的有琴华夫妇，还有昭雄、素贞和锦炎，可能还有别的团友，但已无法注意到，意识有点模糊了。我知道这几个人是有意在陪我，帮我。因为我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他们本是可以赶上大队的。我问素贞：“你为什么不赶上队友往前走？陪我走在队后？”她说：“我们是团队，我们的团队不会落下一个人。”我明白了，这个团队里的人从来就是这样发自内心的自觉的照顾着身边需要帮助的队友，不让队友掉队，他们陪着我向前慢慢地移动。

最后，当我已经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时，大家都为我着急了。如辉终于开口说：“我背你吧！”我听了一震，怎么可能这样做？他又重复说着，琴华也诚恳又着急的说：“郭老师，让他背您吧，他能行。”我震动和不安：“不要！不好，不好……”我怎么能让他来背负我，让他增加负担和危险呢？

但这时的状况是我有点头晕，已无力跨步。昭雄、锦炎、素贞的眼神也在赞成我让如辉背着下山，他们扶着我上了如辉的背。

我的体重已经 56 公斤，加上一身大衣（今天上山时导游叫大家穿着大衣），总重近 60 公斤吧，更惨的是我已无力把身体往如辉的背上撑爬上去，整个人软摊在他两只挽着我的两条腿的手腕上。我多希望能把自己变轻些，以减轻他背负的重量。琴华小心的一手扶我，一手搀扶如辉的臂膀，给他提醒每次要举步下阶梯的地方。我想如辉把精神贯注在如何安全的背我，不让我跌下，脚下的路况，大概不可能看得清吧？我心里很忐忑，万一他力气不够或踏错阶梯，两人都跌跪下去，那就会重重的压伤了他……

如辉一边艰难地跨步一边安慰我说：“我可以，我可以，没问题……”几个人拥着我，一步步的走下山去。当看到山下坐着休息等待我们的队友时，他们也可能远远看到如辉背着个老太太在下山，有些会友站起来惊奇的鼓掌。我们这几个人也很高兴，战战兢兢的终于走到我可以下来步行的平阶了，大家如释重负。

我感动得抱紧如辉和琴华，心中说不出的激动和感动，这只有至亲的亲人才能做到的背负行动，如辉会友真诚的为我做了，多么难为他呀！

全队队友到齐了，大家一起鼓掌欢呼。我请队友帮我与如辉合照一张相，以作永远的纪念。这时我心中充满幸福与感激：如辉的行动是端华精神的代表，是我们团队的形象。他给予我的帮助，就如我至亲的亲人。我将永远记住这份亲情，和它留给我的感动。

谢谢如辉！谢谢琴华！谢谢昭雄、素贞、锦炎和所有端友。端友的团队精神所散发出的光和热，温暖着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也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我将会永远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沧桑拾遗六则

◇ 老 牛

百年人事，沧海桑田。回忆以往，偶有所拾，随笔记下……

（一）

我老牛，可说是牛命一条，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椰风蕉雨，无论冰天雪地，只知早出晚归，日作夜息，埋头耕耘，不顾收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七十年如一日，就在糊糊涂涂中，度过花甲，踏进古稀。虽无大成，却有小就；虽无荣华富贵，却有小康之家；儿女承欢膝下，夫妻和睦相处，家庭丰衣足食，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想当年，老双亲的一生十分艰难困苦。年青时期，正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东洋鬼子挥军入侵，华胄神州，惨遭浩劫，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哀鸿遍地，民不聊生。为了逃避战祸，为了追求生存，不得不离乡别井，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乡的高棉。初抵番邦，人地生疏，风俗迥异，语言不通，可说是寸步难行。不幸的事接踵而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进一步将侵略的魔掌直指东南亚各国，一场“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而我偏偏在这战火纷飞的时刻，来到了人间，真应了一句古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战乱期间，多个孩子，多分累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幸而不久，日军投降，二战结束，我也几十年安然无恙地在那“和平之岛”度过了儿童、少年、青年各个时期，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为了逃避高棉内战，又一次避难到泰国。在曼谷生活了近两年，最后在法兰西政府人道主义的帮助下，安抵巴黎，开始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真正领会了“民主的真谛”和“博爱的精神”。

我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够多读几年书，多学一些本事，以便今后多份谋生的技能。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实现父亲的心愿，把高中的课程顺利完成。踏进社会后，不知不觉干了许多行业，当过布行杂役，杂货店“财副”，夜校教师，报社资料员、校对、编辑，潮剧团宣传，饭店洗碗工，汽车厂装配工人，地铁小贩，最后自己开了一间小皮包店，做了廿年的小商人。我是一个中国人，却出生在柬埔寨，避难到泰国，最后定居在法兰西，近七十年匆匆过去，不敢自夸见多识广，总算是大开眼界。一生中经历了日寇投降，二战胜利，国共内战，中国解放，韩战爆发，高棉独立，美军侵越，柬王让位，中棉建交，中苏交恶，文革动乱，龙奈政变，柬国易帜，棉共围城，金边变色，泰国避难，定居花都……这几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干过形形色色的事，中法柬泰四个国家，留下我的足迹和踪影，往日的情景，历历就在眼前，让我留下许多美丽的回忆，也带给我不少的伤感。

正是：中法柬泰，四国江山风雨情；悲欢离合，百年人事沧桑变。

（二）

我是一个真正的“海外孤儿”。自印度支那变色后，孑然一身流落到泰国的曼谷，过着“非

法难民”的生活，由于没有合法的居留，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加上金边接二连三传来了一件又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更如晴天霹雳：近两百万金边市民一日之间被赶出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开天辟地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悲惨事件，比起二战时期，希特勒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一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幕又一幕，让我们难民的内心，一再蒙上阴影。昨日的妻离子散，今日的家破人亡，真是应了一句古语：“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那雪上加霜的惨况，非笔墨所能形容。

“非法难民”的日子，可说是度日如年，幸而，西方国家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开始到泰国接受难民。首先是美国在关岛设置了“印支难民”中转站。一开始许多人对美国政府十分怀疑，认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几十年，在高棉、老挝又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弄得人心惶惶，结果阿福（美国福特总统）一声令下，把印支三国那烂摊子丢给了印支共党，一走了之，而今天又假情假意来接收难民，这一切，真让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是，几个月过后，曼谷的难友络续接到美国本土的来信，一些冒着生命危险，“走关岛，赴美国”的人，真正安然无恙，并得到妥善安置，有的甚至已经找到理想的职业，开始新的生活。这一来，所有的人都安下了心，人人决定“离泰国，走西口”。

印支的难民是美国一手造成，它照顾大家，想也理所当然，而法国曾是印支三邦的宗主国，不甘落后于美国，接受难民的任务，更是责无旁贷。于是戴斯坦总统大笔一批，747 飞机，每月不停从泰国各个难民营，把大量的印支难民从曼谷的“廊曼机场”运至“戴高乐机场”，我也有幸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安抵美丽的花都——巴黎。

腊月的巴黎，隆冬的季节，飞机抵达“戴高乐机场”那一天，正逢大雪纷飞，凛冽的寒风十分刺骨。但在每个难友的心中，却感到一股暖流在奔腾，一股热血在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幸福的时刻，美好的明天，正等待着我们重新去开创。

当我们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踏上法兰西这片美丽、祥和的土地时情不自禁地回头瞭望者遥远的东方，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祖国，我的母亲，您在哪里？故乡，心爱的人，身在何方？

正是：远渡重洋，海外孤儿乡愁重。流落异邦，天涯游子亲思浓。

（三）

当我踏上法兰西这片美丽的土地时，才真正呼吸到“新鲜和自由”的空气，真正体会到“民主和博爱”的精神。所见所闻，完全与往日迥然不同，真是不可思议，令人费解。天，仍然是蓝蓝的天，地，同样是绿油油的地，但那灿烂温暖的阳光，明媚皎洁的月色，却令人心旷神怡，宛如进入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当我们开始享受着新生活的时候，情不自禁地遥望着那愁云惨雾笼罩的第二故乡——高棉，顿时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那是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哺育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脑海里烙印了许多美丽的回忆，我对它感恩载德。同时我却又对它刻骨仇恨，因为它造成我骨肉离散、家破人亡。对这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情仇纠结，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高棉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自十一世纪后六百年间，曾经是印支的强国，当时建都于“吴哥”，称为“吴哥”王朝。不论宗教，文化，艺术，建筑都很发达，是高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今日泰国和越南的一些省份，都曾是高棉的领土。可是“吴哥王朝”以后，国势逐渐衰落，经常遭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一八六四年，高棉国王诺罗敦为了摆脱泰国吞拼的威胁，便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接受法国的“保护”，从此高棉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后来，成为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高棉三国）的一个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为了扩大中日战争，把矛头直指东南亚各国，于是弱小的高棉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二战结束，日寇投降，法军卷土重来，直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才正式宣告高棉独立，这一天定为“独立节”。

高棉虽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但由于平原辽阔，土地肥沃，因此稻米和其他经济作物年成甚丰。中南部和沿海一带的平原，盛产大米和玉米。东部的红土地带是橡胶种植地。西南沿海山区适合种植胡椒。湄公河沿岸是棉花的丰产区。而洞里萨湖更是高棉的大宝库，年产以千吨计的淡水鱼，人民受用不尽。高棉土特产除自给自足之外，还大量出口，换取外汇，购入日常必需品和工业

设备，对改善民生、发展工业也起了促进作用。当日的高棉真不愧是“鱼米之乡”。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高棉人民，是善良和朴素的，他们与华侨的关系是融洽和友好的。华侨在当地奉公守法，不分昼夜埋头苦干，华侨的辛勤劳动，对发展当地的经济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高棉当日的繁荣，与四十万华侨的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

正是：物产富饶，小百姓本可乐业安居；风云迭变，老王国何堪改朝换代。

（四）

高棉、老挝、越南同属印度支那三邦，曾经同在法兰西“保护”之下，各自命运却大不相同：越南地博物阜，人口众多，海岸线从北至南，几乎环绕半个中南半岛，地理形势险要，河内、海防、岘港、西贡，无一不是优良港口和军事要塞，故此，法国政府在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牢牢控制，特别还把西贡建成“东方巴黎”。而高棉、老挝两邦，只属陪衬，管理方面较为松弛。金边各政府部门都由越南人代为掌控。

由于命运迥异，三邦对宗主国反应也不大相同：老挝王室不痛不痒；高棉当局满怀牢骚；越南人民奋勇反抗。

一八五八年，法殖民主义者入侵越南，先占领南越，继而挥军北上，迫使越南王室签订投降条约。一八八四年，越南全境终于沦为法兰西“保护国”。一九四零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英、法等同盟军在东南亚各国节节败退，星马等地出现十万英军齐解甲的尴尬局面，法军也退出印支地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英、法等“宗主国”卷土重来。不过，经过长期抗日战争锻炼的北越游击队，在胡志明领导下，成功发动了“八月革命”，同年九月二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他们担当起印支反法联军先锋队，与法殖民主义者进行长达九年艰苦斗争，最后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奠边府战役”中大败法军，迫使法政府签订“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在南越的势力逐渐膨胀，进而全面取代法国的地位。形势所迫，法政府不得不宣布完全放弃印支三邦。高棉和老挝终于也获得自由和独立。不过，施哈努绝不承认“高棉独立”是“奠边府”一役所致，故他把高棉“独立节”提前半年定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

独立后的高棉在施哈努领导下，确实获得长足发展。首先他执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在东西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情势下，取得平衡。他一方面驱逐台湾国民党政府“大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另方面与美国打得火热，希望“美援”的到来，能够迅速拯救这个古老而贫穷的国家。左右逢源的政策，独立初期确实给他带来不少利益，尝到不少甜头。在发展国家经济建设，提高国际威望和地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内政方面，施哈努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把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并对一些不良事物，如赌博、抽鸦片、妓院等风月场所严厉取缔。改革初期，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们精神面貌也与独立前截然不同。

正是：兵败奠边府，法兰西无奈离印支；振兴柬埔寨，施哈努有心靠中美。

（五）

独立后的高棉，在施哈努领导下，初期确实在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特别在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亲王执行独立、中立、不结盟政策，深获许多友好国家大力支持。不但和苏联、美国、法国、东欧各国保持友好往来，还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驱逐台湾代表，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坚定、大胆的决策，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热烈赞扬和钦佩。

中棉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一日千里，周恩来总理曾两度访问高棉。周总理的到来，不但获得五百万高棉人民的热烈欢迎，更在金边以至各省的华侨中掀起一股“迎接亲人”的热潮。为了一睹总理的伟大形象，四十万华侨同胞通宵难眠，从黑夜盼到天明，欢迎的队伍由坡士东机场一直排列到皇家田，场面可说空前。

除周总理两度访棉外，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外交部长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也曾率团访问金边。

而施哈努也曾多次在中国“十一”国庆节亲临北京道贺，和中国人民共同欢度这一伟大的节日。亲王“五度访华”，在中棉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当然，这种历史上少有的国际交往，也使施哈努每次访问北京都满载而归。中国无私援助的大型水泥厂、纺织厂、造纸厂、三合板厂先后在各省建立起来。这对繁荣一个落后

国家的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感谢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亲王把金边一条最大的街道命名为“毛泽东大道”（龙奈政变后改为自由大道）；各个工厂也以中国领袖的名字命名，可见中棉两国关系是何等亲密。亲王在每次演讲中，都把中国称为第一号朋友，要人民紧紧记住，只有中国才是最可信任的朋友。

中棉建交前夕，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亚非两洲二十九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总理率团出席，他那敏锐的眼光，犀利的口才，翩翩的风度，获得各国领袖的赞许和高度评价。随着“万隆会议”的顺利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式确立并迅速提升。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新中国建国初期内政、外交上的胜利和成就，就像一阵阵春风吹进了高棉华侨社会。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生，对于新生的中国格外向往。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为了创造灿烂的明天，大家争先恐后告别第二故乡——高棉，满怀希望，满腔热情、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投奔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是多么的遥远，而他与海外学子的心又是多么贴近！大家甘冒风险，挥泪拜别年迈的双亲，乘着千吨巨轮“大宝石”、“大宝康”，沿着湄公河出海，一路北上神州，去追求那美丽的梦想。

正是：增进邦谊，领导人频频互访；追求理想，新青年纷纷北归。

（六）

根据史书记载，中柬两国友好往来，已有一千七百年历史。早期旅棉华人集中居住各主要城镇。直至十五世纪中叶，高棉王朝建都金边后，华人聚居的地方才渐渐多起来。十七世纪初，华人已有三千多人。最早的华人居民可能是福建人，之后又来了一批广府人和海南人。到了十九世纪，潮州与客家移民也来了。一八六四年高棉沦为法国保护国时，金边已形成五个方言群体，分别是潮州、广府、福建、海南和客家五个“帮群”，华侨大约有两万人。每个帮群由法国总督委任一位“帮长”，依越语译音又称“翁帮”。“帮长”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准许移民出入境、批准商业执照、调解华人社会纠纷等。

五大帮会且曾联合成立“中华理事会馆”，俗称“五帮公所”。总帮长是公所的最高领导，所有华侨华人的一切大事，都由总帮长统筹、推行。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庙宇和学校。据说一九零一年第一间华文学校在磅针省成立。一九零七年，金边的潮州人也创办了一间华校，到了一九一四年，扩大成为“端华学校”。之后，广府人的“广肇惠学校”、福建人的“民生学校”、海南人的“集成学校”、客家人的“崇正学校”都先后成立，随着华人数量的迅速增长，华校在一九三八年已增至九十五所。

高棉独立后，帮长的权力逐渐式微，到中棉建交前夕，“五帮公所”已名存实亡。但帮长的威望仍然存在，如陈顺和老先生德高望重，在华人社会中声名远播，几十年历久不衰，无人能与替代。他的公子陈继述先生继承父业，并担任潮州会馆属下端华中学历届董事长。

高棉虽是蕞尔小国，但由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物产丰富，而土著相对落后，这给予商业头脑十分精明的华人创造一个大好的环境。战后各帮群的华人陆续涌入这个落后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七年前后，已达四十多万人，约占全棉人口百分之九左右。华人大多数从事商业，或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在城市里，特别在首都金边，华人垄断了所有零售业。而出入口、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及轻工业等，也都有华人参与。除银行及大型工厂外，高棉的经济命脉，基本上是在华人、华裔的掌控中。

周总理访棉后，中棉两国友好关系突飞猛进，华人在文化、教育、体育各个领域，更是蓬勃发展。这期间高棉全境就拥有一百七十多间华校及棉华、工商、湄江、生活等四间华文日报。体育会更如雨后春笋般先后成立，其中东方、职工、华光三会极为突出，吸引了大量年青会员踊跃参加，主要成分是教师、学生、店员和工人。而其他如青联、侨青、中体、联友、艺联、新青、中青、工学、劳声、凝雪等体育会，都有自己一定的基本会员，每个团体都办得十分出色。体育会的活动主要是篮球、乒乓、歌唱、舞蹈、戏剧等。许多篮球、乒乓健儿，后来成为柬国国家选手。而东方体育会和凝雪国乐社先后演出潮剧“陈三五娘”也都十分成功。新青体育会不甘后人，推出潮剧“告亲夫”更是佳评如潮。

正是：千年历史，中柬友谊源远流长；百业旺兴，华人社会枝繁叶茂。

永远的记忆

◇ 吴松元

记忆，因人而异。一般人，或许由于某些生理因素，或者由于老化，会遗忘了某些记忆。但有些故事，是永远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的，就像水蛭一样吸附在大脑中，令人难以挥去！因为这些记忆，记载着曾经震撼心灵的激情，印烙着曾经牵肠挂肚的思念。有欢乐的，有悲伤的……

从会址买卖合同签约完毕的那天下午开始，热心盼望着家的会友们，迫不及待地相继赶到会址参观。一时间，刚接手的端友会会址，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特别是周末，连小办公室间的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

两个星期过去了。装修组的同学在筹划着装修事宜。我已经发现，失修已久的办公室，除了几张旧的办公桌椅，桌上唯一上眼的一盆艳丽的大花卉已换了两次。

这是第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下了班，就到会所去看看。

“噢，好美的花！又是谁送的？”我好奇的问站在我身旁的学友。

“是我”。没有掩饰，清亮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我太喜欢这个家了！”这句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以致在随后的装修工作中，一直影响着我的思维，甚至贯穿在我的规划理念中！我回过头，喔！是一位五十开来的女同学。我不认识，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对她微微一笑，点个头，表示会意。

“她是郭洁芳”。我身旁的学友告诉我：“开花店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是端友 S.C.I（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很好，来到我们会，天天都能看到鲜花”我说。原来，郭洁芳和她的先生庄梓华，就在离我们会不远的一个小区经营花店，趁着每星期天来会参加活动，就顺便搬几盆花卉到会摆设。

那时，会址刚买过来，还没正式装修。只是为了会友们过那按捺不住的歌瘾、舞瘾，特别召开了一次十七人的紧急会议，才决定先推倒前厅的一堵石膏墙，腾出大约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让会友们周末将就着唱歌、跳舞娱乐。

推倒了石膏墙，空气中弥漫着看不见的尘粒，听到气管不好的会友，偶尔咳咳几声。郭洁芳送来的鲜花，像一席缦纱过滤着空气中的微粒，歌声、欢乐声，依然持续着……

话又说回来，去年 19/07 成立端友会后，会长团的会长们施展浑身解数，力邀社会贤达参与，也只能筹得廿万欧元捐款。以巴黎当时的房地产行情，要购买几百平方米的房子，少说也要三、四十万，加上装修费，没有五、六十万是办不来的，也就是说需要再借贷二、三十万，才能实现端友会自购会址的夙愿。要真的贷上二、三十万，以后每个月要供款二、三千欧元，怎么供得起？即使有三百会员，每个月的会费收入还不足一千欧元呢！

踌躇之中，有了另一个思路，就是搞一个 S.C.I 取代，招股买下会址，然后免费借予或以象征性租金租予端友会使用，几经折腾，这个想法，终于被无奈的接纳了。有人爆料，郭洁芳参股的钱是从储蓄户口取出来的。她把储蓄户口解体，不要利息了，这笔钱过户到端友 S.C.I 的户口上，在那里躺上廿年、卅年或者永远、永远……

从注资入股到送花，贯穿着她对母校深爱的情感！真情的流露，蕴含着她的人生价值。

招股的过程，也经过一番努力。感人肺腑的，不止郭洁芳一例，还有我们的百岁老人！

去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在一次工委例会上，学慧向我们宣布了一则令人感动的消息：“我爸爸说，他也参加一股！”多么平凡（下转 143 页）

回来

◇ 凡 夫

题记：谨以此诗献给世界全柬校友联谊会及出席二0一一年十一月金边盛会的朋友们，献给……

跨过多少山，越过多少海，
多少年，又多少年……
湄公河，
多少次在梦中澎湃。

告别悲情的年代，
抖落流浪的尘埃，
我们，
终于回来。

踏着北美初冬的白雪，我们回来；
披着大洋洲夏日的阳光，我们回来；
戴着西欧寒夜的月色，我们回来；
带着海峡两岸的新风采，我们回来……

故乡，
交错着记忆的过去和陌生的现在。
踏着当年的脚印，
跟着往事徘徊。

重逢，说不完的话题是：
在一起的岁月、从分手到现在。
笑声里、泪光中，
你和我、他和她，都已鬓发斑白。

人群中，多少熟悉的身影却已不在。
多么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浮出人海。
然而，悲哀、无奈……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

保重啊！老朋友，
让我们珍惜现在！
保重啊！老朋友，
让我们再聚未来！

（上接 142 页）的一句话！却在我的心中回响，萦绕，渗透……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不会是一位百岁老人的抉择吧？这笔不小的款项，不是像其他老人一样，把它安置在美丽的坟地上，而是搁置在端友会的墙壁间——多么不凡的情操！

十月十五日，在欢迎郭文辉老师的茶会上薛世祺老师没有长篇感叹，只说“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端友会会址建成，我很高兴。”跟着，“哈哈哈……”。讲话极短，不到卅秒，但余音却一直延续着，直至现在，以至将来！老人的笑声虽有些乏力，但却是欢畅的，清晰的。我听出了老人家对我们未来的期待！我感觉到老人家与我们众多会友一样年轻的心态！

好久好久，我的心都因兴奋而平静不下来。我为端友会感到自豪，因为它聚集了一群舍得、心地善良、热情互助的会友！我为端友 S.C.I. 感到自豪，因为它拥有一位百岁老人作为股东！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相信在这世界上，是罕见的！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包括百岁老人共同参与的团队精神，体现在老人家没有丝毫告别意识，并智慧的选择了与我们同欢共舞！

几盆鲜花，几声欢笑，我已如痴如醉！从鲜花里，我闻出了端友情味！欢笑声中，我听到老人家的甜蜜心思！鲜花与欢笑声，汇演成、编织出端友之家的勃勃生机。我们大家其实真的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家，找到了一个美好的记忆！

亦谈儿歌

◇ 凡 夫

读了陈心源君的“粤语儿歌新编”后，也来谈谈儿歌。

儿歌，又称童谣，是一种民间通俗文化。或由大人说唱给儿童听，或是儿童在嬉戏时说唱。因此用的都是方言俚语，语言朴素，易于唧唧上口。儿歌又都是通过说唱，口口相传，几乎从不形诸笔墨，在古代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文化，所以创作者都是寻常百姓，内容平实，贴近生活。由于不是文人雅士的作品，故而作者无从稽考。且在传播过程中，内容常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增删变动，一首儿歌，多种版本，便属常见。

因是口口相传，传承的过程往往或有长者眷爱的倾注，或有儿时玩伴的同乐，儿歌也就成为一种亲情的温馨载体。儿歌的回忆，已然不限于其本身的内容，更多时是亲情的重温、童年的再现，如同陈年佳酿，经世愈醇，历久弥香。

这里且介绍一首粤语儿歌：

月光光，照地堂[1]。虾仔[2]你乖乖训落床[3]。听朝[4]阿妈要赶插秧喽，阿爷[5]睇[6]牛佢[7]上山坡。虾仔你快高长大喽，帮手[8]阿爷去睇牛羊。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训落床。听朝阿爸要捕鱼喽，阿麻[9]织网要织到天光。虾仔你快高长大喽，划艇撒网更在行。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五谷丰收堆满仓喽，老老嫩嫩[10]喜洋洋。虾仔你快的[11]瞇埋眼[12]喽，一觉训到大天光[13]。

从歌词看，显然是一首农家的小儿催眠曲。反映了农民辛勤的生活和善良的愿望。

该儿歌在上世纪中叶曾被谱曲。笔者于七十年代从港澳的广播电台的歌曲节目中听到，印象至为深刻。时居澳门，询诸当地友人，始知是一首传统儿歌。其时“时代曲”风靡一时，大行其道，如该歌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却不为大众重视，点播率甚低，电台仅偶尔播放，且类似歌曲也不曾与闻，殊为可惜。

时至今日，无论是海峡两岸四地还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生活形态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而儿童也都很早就受到各种现代传媒的影响，海外华裔儿童更有诸多传承祖籍文化的困难。因此，儿歌，这一古老的民俗文化能否传承、如何传承，都是问题。

实际上，我国许多传统文化目前都面临传承的困难，亟待解决。这需要政府的投入，专业人士的参与，不可或缺的还需全体国人的支持。

注解：

1. 地堂：门前空地。
2. 虾仔：仔，国音zǎi，原通“崽”，指动物幼子。方言中也指小童或年青人，并引申指小件的东西。粤语“虾仔”指幼儿，有时也称“苏虾”或“苏虾仔”。
3. 训落床：“训”，粤语谐音，意为睡或疲倦欲睡。疑为“困”之变音。粤语方言字也加“目”旁，显系以“目”为意符，以“训”为声符的形声字。“落”作副词用，意同“下”。“训落床”意即上床睡觉。
4. 听朝：“听”粤语谐音，原字待考。听朝：明早、明日。
5. 阿爷：粤人称祖父为“阿爷”。
6. 睇：国音dì。原为斜视或流盼之意，见于“楚辞”。粤语与“看”同。
7. 佢：国音qú，同“他”。“佢”字似仅见于粤语，疑为“渠”之形变及音变。后者见于古文及古吴（江苏）语，也作“他”解。
8. 帮手：帮助。
9. 阿麻：“麻”粤语谐音，原字待考。粤语方言字也加“女”旁，系以“女”为意符，以“麻”为声符的形声字。粤人称祖母为“阿麻”。老老嫩嫩：老老少少。
10. 快的：“的”，粤语谐音（近音）。粤语方言字加“口”旁，应是象声字或谐音字，原字待考。意同“些”，“快的”即“快些”。
11. 瞇埋眼：“埋”用作副词，义同“完”、“过”、“上”等。“瞇埋眼”也即合上眼。
12. 大天光：天大亮。

姚洪亮新诗8首

一、贝壳

柔小的肉体早已死去，
生命的痕迹，
在砂粒和浪花淘洗下消失。
褪色的纹理躯壳，
被大海遗留在沙滩上躺着。
空囊的腹腔填满莫名的固执：
春慵、夏倦、秋悃、冬寂，
落日、浮月、清宵、寒夕。
守候早汛摇篮的温暖，
却被海浪打得更远；
等待朝霞拥抱的热情，
阳光却吻上了铺满绿苔的礁石。
一个脆弱卑微的呼吸，
在低泣
抖瑟
殒蚀……

二、初见康桥

黑黑的学袍，
弯弯的拱桥，
用诗句顾恋友情，
但像夕阳中长长的竹篙，
划不透思念的深濠。
悄悄的来，
轻轻的走，
用诗句追恋爱情，
就像袖里挥不散的云彩，
肆无忌惮的向我铺排。
惺惺的柳影，
柔柔的水波，
用诗句依恋遐情，
却像回荡的船舵，
漾起沉淀了多年的心歌。

三、泡沫

我走出漆黑的窟窿
潜入妳七彩芳香的泡沫
于云端飘逸逍遥
星光逐月是妳的眼瞳
在注视着我从不装饰的梦
妳无意中捡起一颗贝壳
却捅破我水滟的涟漪
玷污我忠诚的襟胸
撕裂我绮丽的朦胧
当天籁纯洁之音
在乍然破裂瞬间
我想
或许要等下一个轮回
才会释放出令人缅怀的彩虹

四、碎花

带上执着的幻想飞翔
张开抖颤的翅膀飘荡
随着无法停留的爱
展开菱花伞寻觅流浪
注定了无家可归
注定了羽衣苍凉
但我永远未弃忘

曾许下的诺言
有一天
风停的地方
就是我的天堂
我会无悔地将妳等望
也许那就是我最终的方向

五、偶然

偶然
漫步在妳携云的幽慵
沉湎在妳逐月的诗句
不经意地搂一缕春风
翻乱了妳的发梢
请不要娇嗔
也不要动容
只想让妳在瞬间知道我的迷踪
偶然
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
写一些无心之过的词锋
无意地刺痛了妳的心扉
请不要讶异
更不要伤忡
只想让妳在瞬间感受到我的赤衷
把所有的骤雨寒星
收埋在不再重现的噩梦朦胧
哪怕我心底还在愧疚
一个偶然闪现的放纵

六、水和鱼

题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传诵着这段鱼和水的对话：

鱼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

水说：我确能感觉到你，因为你在我心里。

但千百年来，用眼泪酿成的水和呢喃低语的鱼，总是擦身而过。水是温柔的水，鱼是冰冷的鱼。

水羡慕鱼飘洒自由，（下转146页）

中国再圆太空梦

◇ 郭 庆

带着全球华人的殷殷期待，
带着世界各国的友善或惊疑的揣测，
一声令下，
熊熊烈火推动着那高大魁梧的神舟十号，
向着浩瀚无际的宇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腾空而起，
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去会合它那早已等得心焦的同伴“天宫一号”。
那是无数的航天技术人员的心血，
那是多少无名英雄日以继夜无怨无悔的辛勤劳动的结晶。
我们欢呼，
我们歌唱；
中国梦，太空梦，
我们又一次圆了！

（上接 145 页）
鱼却喜欢潜藏在暗礁里伤忧。
水欣赏鱼沉默涩羞，
鱼却炫耀自己鳍鳞的彩釉。
水呵护鱼走过了险滩急流，
鱼却吐着泡泡嬉戏弋游。
水在生命的馨爱里掀起涟漪，
鱼却在荷叶下追逐浮萍转悠。
水用眼泪串成水珠，
鱼却呶着小嘴轻快地玩逗。
水不分春夏秋冬在岸边守候，
鱼却一心想跃过龙门出头。
水为鱼遮风挡雨，
鱼却埋怨掩盖了艳日的睫眸。
水晃着摇篮哄鱼入睡，
鱼却跳出水面要看灯火渔舟。
水教鱼学会了游泳，
鱼却恋上了诱饵的钩。
水用身躯感受鱼的呼吸，
鱼却觉察不到水驿动的温柔。
十年、百年、千年……
水依旧慢流，
鱼依旧漫游。

七、飘雪

是谁
撕破了妳那翠袖云裳
让妳洁白的皮肤受凉
是谁
抛舍了妳那情丝绵长
让妳晶莹的眼泪飘扬
我愿是
妳泪花堆成的雪人
替妳承载
沉坠的重量
替妳咀嚼
飘碎的诗行
我默默地
站立在小径旁
与妳一起
守候那束温暖的阳光
融化妳我的幽伤

八、飘叶

我是一片秋叶，
带着炎夏的灼伤，
在秋风中逐渐变黄。
装载布满纹理的沧桑，
在空中颤抖飞翔。
我是一片黄叶，
固守凌冬的荒凉，
背起满是风沙的行囊，
无声地选择根的方向，
守候在妳回家的路旁。
我是一片落叶，
沉沦于风雨迷茫，
不经意落在妳的面庞，
妳轻轻把我细赏，
夹在日记中收藏。
我是一片枯叶，
既已无心逃离飘荡，
何必刻意打扮坚强。
只能带着对春天的盼望，
期待来年再穿绿装。



巴黎散草三章

◇ 江丽珍

一、说不完的塞纳河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塞纳河畔散步了，每次来，总会为河两岸一排排雄伟壮丽、风格各异的建筑所吸引；每次来，更会为河面上一座座跨越历史、如诗如画的桥梁所着迷。古往今来，塞纳河畔的旖旎风光，不知让多少游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它的万种风情更不知成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创作源泉。黄河、长江都发源于中国西部，东流入海，故有“滔滔东流水”、“一江春水向东流”之说；而塞纳河则发源于法国东部，西流注入英吉利海峡，所以应是“一江春水向西流”；它全长 776 公里，流经巴黎河段大约 13 公里，流程虽短，但极负盛名，因巴黎的主要建筑大部份集中在塞纳河两岸，故塞纳河堪称巴黎的生命线。有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走遍了巴黎塞纳河两岸，你就像浏览遍了巴黎的历史”，此话一点不假。塞纳河把巴黎分成南、北两部分；顺水流方向站，北部为右岸，南部为左岸。耸立在河岸边的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奥尔塞博物馆、法兰西学院、荣军院、还有雨果笔下永恒的巴黎圣母院，等等，都是法兰西民族足以在世人面前显耀的稀世之宝，惊世之作！它们就像一颗颗绚丽耀眼的珍珠，镶在绿色的塞纳河畔；是的，巴黎塞纳河就是一条光彩照人的珍珠链。

和往常一样，今天到了塞纳河畔，我又来到新桥 (Pont neuf)。顾名思义，您一定会以为这是河上最新的桥，其实不然，它是最古老的一条桥，于 1578 年由亨利四世国王修建，1604 年建成，当时是最新的桥，人称“新桥”，此名沿用至今。建成时，该桥是塞纳河上最宽敞、第一座设有人行道的桥，当时对美化巴黎市容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沿着桥，从左岸走到右岸，前面是享誉法国的 Samaritaine 百货公司旧址，据说两百多年前，这里原是一座抽水泵，也叫 Samaritaine，后来百货公司以该抽水泵的名为店名；可惜因为不景气，该公司已于二年前关门。说到百货公司，不能不提到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百货公司于 1852 年在巴黎诞生，它就是位于巴黎左岸第七区的 Le Bon marche，法文里“bon marche”是便宜之意，但这间公司的东西特别贵，就是这间百货公司开了“退货”的先河，后来，享誉世界的“老佛爷百货”、“春天百货”，以及上海的“永安公司”、“先施百货”等都是步它的后尘。这些百货公司与巴黎成为时尚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走过新桥向左转，右前方便是举世闻名的罗浮宫，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始建于 12 世纪，历经七百多年，于 19 世纪完工；据称内藏艺术珍品达四十万件之多，达芬奇的“蒙娜莉萨的微笑”便珍藏于此。上个世纪末，美籍华裔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状建筑，座落于庄重典雅的皇宫建筑群的中央，它实为参观罗浮宫的入口处，该建筑风格新颖，似乎与皇宫的建筑风格有点不协调，建成之初，曾引起一些评论。我则认为贝老先生的设计含意深远，这座建筑似乎告诉来访者：从这里开始，您就可以看到由古埃及的文明到近代欧洲的辉煌；因为在人类四大古文明 [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为中国、印度、巴比仑（今“伊拉克”）和埃及] 中，古埃及的文明与欧洲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座金字塔，您会对这位在国际上久享盛誉的建筑界权威更佩服得五体投地。

罗浮宫（旧时又称“艺术宫”）前面，有一座我最喜欢的艺术桥（Pont des Arts），该桥因位于艺术宫前而得此雅名。旧的艺术桥建于 1804 年，是塞纳河上第一座金属造的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数次被炮弹击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又被过往船只撞坏而被拆掉，现在我们看到的桥是于 1984 年仿原型再造的。这是一条步行桥，桥型雅致、独特，桥中央摆放板凳，供人休息。有一部名叫“艺术桥”的法国电影，便是以此桥为

背景开拍的一部美丽的爱情故事片。现在，该桥是罗曼蒂克的代号，很多年轻的情侣喜欢在这里约会，谈情说爱，偶尔也有未成名的艺人在此表演。当你站在桥上，几乎听不到马路上的汽车声，让人有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安静、幽美，真恨不得时间就此凝住……向东眺望，可以看到古老的新桥、庄重的巴黎圣母院、西岱岛末端优雅别致的小公园，还有河两岸错落有致、古色古香的建筑……每次陪外国朋友游览巴黎，我都会来此。1994 年曾老师夫妇初到巴黎，便曾在此拍了不少照片，因为这里每个角度都是景，每个景点都是诗呵！

巴黎塞纳河上有三十多座桥，最古老的是“新桥”，最华丽的是没有桥墩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这些桥造型各异，它们就像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巴黎的盛与衰，巴黎人的哀与乐；它们与河两岸的风光，构成了祥和、丰富的人文景观。亚历山大三世桥是为纪念 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而建的，以当时俄国沙皇的名字命名，象征当时法、俄的联盟关系。此桥华丽无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理念，很多人认为它更像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而不是桥梁。耸立在亚历山大三世桥左岸的荣军院 (IesInvalides) 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它的圆型顶是金灿灿的，镀的是真金，该建筑于十七世纪由路易十四皇帝修建。法文里“Invalide”是残废的意思。此建筑有三个作用：一、从建成至今，主要作用是当残废军人的医院、疗养院与收容所。二、很多人又把“荣军院”叫“拿破仑墓”，缘因鼎鼎大名的拿破仑安葬于此。另外，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作者 Rouget de Lisle 以及法国几位有名的元帅、将军均安葬于此。三、荣军院又是军事博物馆。

耸立于十六区意艾纳桥（Pont d’Iena）畔的艾菲尔铁塔，是为纪念法国革命 100 周年和 1900 年的世博会而建的时为世界第一高塔（巨型钢铁建筑），高 312 米，1889 年建成。建成之初，命运坎坷，颇受非议；当时有人写信给铁塔建筑师艾菲尔先生，称铁塔“像工厂一根黑色的出烟筒，污染了神圣的巴黎圣母院和荣军院，是巴黎的污点”等等，法国著名作家莫巴桑甚至表示“为了不再见到这丑陋的怪物而离开巴黎”。按原来计划，铁塔建成两年后便要拆掉，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保存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塔端安置了无线电台，从此，艾菲尔铁塔成了有实用价值的建筑。据说，铁塔除了外型美观，建筑技术也非常严谨、高超，能抗强级台风；建成时安装在塔内的升降电梯，是当时世界上最轻、最结实的电梯。一百多年过去了，曾经饱受非议的艾菲尔铁塔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它更成了法国的象征，巴黎的标志。我想：如果艾菲尔先生地下有知，在倍感欣慰的同时，肯定也会感慨万千！

不能不说的，还有巴黎右岸的市政厅（Hotel de ville），这是一座气派非凡的建筑，我们念中学时便认识的巴黎公社与这座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烧毁了原来有几百年历史的旧市政厅，把保留了几个世纪的巴黎人的档案都烧成灰烬；现在的市政厅是 1882 年才建成的，现存的巴黎人的档案也都是 1882 年以后的。可见时尚之都的“时尚”，不仅体现在服饰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说起来，革命闹事的老祖宗，还是巴黎人呢！

当我走过艺术桥，又从巴黎右岸回到左岸，迎面看到的是展示法兰西民族荣誉与地位的法兰西学院，它于 1635 年创办，位处巴黎第六区。学院最初的任务是编纂法语词典与制定法文文法，第一部法文词典于 1694 年问世。学院院士四十人，绝大部分是文学作家，后来也有少数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等。学院院士为终身制，只有当一位院士去世了，才有空席位选下一位院士接替。能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将名留青史，永垂不朽！旅法华裔作家程抱一先生，是法国历史上首位被选为文学院院士的华人，他是法国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向法兰西学院行了几秒钟的注目礼后，向左转，我继续沿着河边慢慢遛跶，只见一排排木制或铁制的绿色箱子，整齐地贴着堤道摆放着；当主人打开箱子，一个个箱子，便是一个个摊挡，上面陈列着旧书报、电影海报、油画、旧地图等等，这便是著名的旧书摊，也是巴黎一景。由于经常来此，有两个书摊的主人给我印象犹为深刻，他们分别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次走过，都见到他们坐在各自的摊边看书，从不理会客人，除非客人看上了什么东西，主动询问，他们才会答腔。一看这两位老人就知道他们是书迷，尤其是老太太，常见她捧着书，边看边微笑；我想，与其说他们在卖书，不如说他们是陶醉在这迷人的景色与浓郁的文化气息中更为贴切！他们的精神境界，又有谁能理解？此情此景，您能不认为巴黎是名符其实的文

化之都、艺术之都吗 ?!

走着走着，便到了位于河中心、与西岱岛隔邻的圣路易岛，此岛面积较小，岛上全是民居房，古朴安静；听说现在岛上很多居民都搬到别处去了，漫步于大街小巷的人，多数为到此访古探幽的旅客。法国前总统庞比杜生前住在这裏，目前还健在的庞比杜夫人也居于此。岛上还有巴黎最著名的雪糕店——“Berthillon”，一到夏天，不知多少到访者耐心的在此排队等买雪糕；十多年前，我便曾到此凑热闹，吃雪糕，我觉得，与其说这里的雪糕好吃，不如说是岛上氛围的衬托，才使这间雪糕店声名远播！试想：夏日的小岛，鸟语花香，漫步其间，手中一筒雪糕，何等写意！

西岱岛（l'Ile de la Cité）是巴黎的诞生地，岛上座落着巴黎高级法院、中央警察局和巴黎最古老的医院——神舍医院 (Hotel dieu)，以及永恒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警察局对面的花卉市场为这个小岛增添了无限生机。巴黎圣母院于 1345 年建成，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它没有梵帝冈圣·比尔大教堂的华丽富贵、金碧辉煌，圣母院内部装饰非常朴素，但它被视为法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许多重大的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如 1945 年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颂诗、1970 年戴高乐将军的葬礼，等等。1831 年，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使得它声名大噪，在雨果笔下，它成了见证中世纪欧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善良与正义的有灵魂的建筑；如今的巴黎圣母院，已是外地旅客游览巴黎时必到之处。

二千多年前，巴黎诞生的摇篮——西岱岛（l'Ile de la Cité）是一个小渔村，当时叫“Lutece”；公元四世纪，罗马人占领了这里，慢慢发展为小城市，因为当时岛上居民多为 Parisii 族，从此“Lutece”改名“Paris”；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巴黎成了一座光彩夺目的国际大都市。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越美和谈在巴黎举行，会谈进展极为缓慢，各国记者评论纷纷，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会谈地点错设花都”，虽然是玩笑话一句，但足见花都巴黎的魅力！我觉得，要描述巴黎，用优美、浪漫、端庄、典雅、富丽、堂皇、温馨、祥和……这些最美的字眼都用完还是不够淋漓尽致，巴黎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

川流不息的巴黎塞纳河，像一首永远也写不完的诗，它诉说着过去，倾听着未来；它更像一幅精美绝伦的自然画卷，每位来访者都会为它讴歌！为它喝彩！

二、巴黎拉丁区拾零

记得三十多年前刚抵达法国时，每隔几个月就要到西岱岛上的中央警察局去办理一次纸张；尽管预约的时间总是在早上九点，但是法国人离谱的办事效率常让人无端端在此耗上一天。因此每到中午时分，就得出来外面吃点东西，那时，我总是喜欢越过塞纳河，到圣米歇大道旁边的街巷中买三文治吃。次数多了，对这附近街区的印象比较深，当时听人说，这一带叫拉丁区，是学生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经过拉丁区的次数多得无以计数；从无意的走近它，到简单地认识它，浅陋的了解它，我对这个街区热闹的气氛中所显现的丰富人文景观挺感兴趣。

据说：拉丁区的“拉丁”二字来源于“LATIUM”，它原是古意大利一个地区的名称，该地区的人叫拉丁人，他们写拉丁文，说拉丁语，罗马是 LATIUM 区的首府。——在欧洲历史中，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罗马城诞生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刚出世不久就失去了母亲。兄弟俩被森林里的母狼叼去哺养，母狼用自己的乳汁把他们养大。一天，已经长大成人的兄弟俩来到一处荒凉的山丘旁，他们发现这里环境优美，就把刚从战场上退役的战士们召集到这里居住，顿时，这里热闹起来了。然而，只有男丁，没有女人，可不像村落，他们就到附近村镇去把一些年轻的妇女强抢回来，让她们与战士们结合，生孩子，于是，这个原来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成了热闹的小村庄，这就是罗马城的雏形。罗马人当然也是拉丁人的一部份。后来，强悍的罗马人控制了整个 LATIUM 地区，整个意大利，于是，拉丁文化越过国界，流传到周边国家。罗马帝国时期，欧洲不少国家都没有书面文字，因此拉丁文成了这些国家的通行文字，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都属于拉丁语系的国家；后来沦为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洲也因此与“拉丁”扯上关系，被称为“拉丁美洲”。公元五百年，罗马帝国灭亡，而根深蒂固的拉丁文化理所当然的保存下来。中世纪的法国基本上全部继承了拉丁文化，当时，人们阅读的、并藉以交流的，是拉丁文，学校全部以拉丁文授课。

因此，“拉丁”成了“文化”的同义词。后来在巴黎左岸的第五区、第六区，因为高级学府林立，文化气氛浓郁，故此被冠以“拉丁区”的称号。

拉丁区的特点是：学校多、文化人多、书店多、餐馆多。当您置身于这个街区的马路上，实在难以想象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会有那么多的高级院校、著名学府。南北朝向的圣雅克大道（RUE DE ST JACQUES）是拉丁区内的一条重要街道，也是巴黎最古老的马路，据说罗马帝国时期它就存在了，当年罗马人就是经由此道撤回意大利的；一千多年来，这条马路的位置没变。今天，要认识拉丁区，就不能不认识这条马路，因为鼎鼎大名的“索邦大学”、“路易大帝高中”、“法兰西公学”都在这条马路上。

极负盛名的索邦大学（LA SORBONNE）有八百多年历史，它不仅是法国、也是欧洲最古老的高级学府之一；朝向圣米歇大道的大学正面是一座典雅的巍峨建筑；索邦大学是法国最大的文学和社会科学大学；它属下的法律学院名闻遐迩，是培养法国司法界人才的摇篮，不少精英又成了法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该大学师资雄厚，学生众多，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为法国的政界、企业、学术等方面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便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在索邦大学的对面，是誉满法国的路易大帝高中（LYCEE LOUIS LE GRAND），该校以成绩取人，不知多少中学生以能成为该校学生为荣。该校的口号是：“你不是为了名气才走进它的校门，但是它能让你成为有名气的人”，事实确是如此。法国的第五共和三位总统：庞皮杜、季斯卡、希拉克以及两位总理：朱贝、法毕士都是该校学生；另外，汽车王国“雪铁龙”的创始人雪铁龙，轮胎王国“米士林”的创始人米士林，以及大哲学家伏尔泰、大文豪雨果、话剧家莫里埃，都是从该校走出来的。不仅如此，非洲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九十多年前也曾在该校就读。

紧挨着路易大帝高中（LYCEE LOUIS LE GRAND）的，是独一无二的法兰西公学（COLLEGE DE FRANCE），这是一间非常特别的高级学府，不同于其他的正规学校。它成立于 1530 年，最初只有两个老师，只教希腊文和犹太文。现在，该校教授的课程包括：地理、历史、医学、哲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全部由世界有名的专家、学者免费授课；该校没有入学考试，也不发文凭，任何人都可以入内聆听、参加这些免费的演讲会。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与法兰西公学有关的一件事：一天，一大群对欧洲历史饶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到此参加由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主持的讲演会，会议结束时，不少人余兴未了，围着老教授纷纷提问题。起初，老教授有问必答，而众听者的兴致越来提高，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老教授突然伤感的说：“诸位，实在对不起！我没心情再回答你们的问题了，我必须回家去，因为我女儿决定今天把我从我的住处驱逐出去呢！”想不到，德高望重如斯的学者也逃脱不了因为人情味匮乏所造成的厄运，这实在是西方文明的悲哀！

此外，拉丁区还有许多名闻遐迩的高级院校，如：巴黎“五大”医学院、药学院，还有“ENS”理工学院，巴黎路桥学院，等等，这些学校为法兰西培养了大批的社会栋梁、国家英才。

拉丁区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是有法兰西“精神殿堂”之称的先贤祠（LE PANTHEON），这是一座气派非凡，庄严肃穆的建筑，外形有点像古希腊的神殿，是一座纪念对知识、文化及社会发展有过特殊贡献的伟人的祠堂。法国不少名垂千古的先贤均长眠于此，他们之中有思想家鲁索，作家佐拉、大仲马、雨果，哲学家伏尔泰，科学家居里夫人，等等，但只有很少的政治人物。在法国，挂帅的不是政治，而是知识，尤其是能够推动公民道德水平的人文知识，只能推动物质文明前进的科技知识仅居其次。这就是为何祠堂里的文人比科学家多得多的原因。法国人敬佩的是有知识的人，不是有钱或有权的人。政治挂帅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初级状态，是一种落后和原始的政治理念。知识挂帅才是文明的高等层次。科技兴国也是一句幼稚的口号，真正攸关国家兴亡的是精神文明。科技只能推动物质文明，只有人文知识才能教导公民守法，守礼，守秩序，才能使个人和气，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能井井有条的向前发展。法国人老早就明白这道理。小国寡民的法兰西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数百年不是没有原因的。法国之所以受人尊敬，除了财雄势大和船坚炮利之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文化昌盛，法国人文明有礼。财雄势大而粗鲁无礼，国家也好个人也罢，只能叫人藐视。这些先贤伟大的思想理念与辉煌的科学成果，推动了社会的进步。1981 年密特朗总统上

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来拜谒这些先贤；有人说，巴黎的象征，不是铁塔，应该是先贤祠，因为这里凝聚的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吧！

先贤祠右边是圣日内维瓦图书馆（BIBLIOTHEQUE ST GENEVIEVE）。听说这里原来是修道院，法国大革命时期改为图书馆；这也是一座美仑美奂的建筑，内部的阅览室非常宽敞、舒适，是由原来修道院的食堂改建成的。附近各大院校的许多青年学生，宁愿舍弃家中舒适的环境，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看书，做功课，因为他们喜欢的，是这里独特、静谧的氛围。

与先贤祠正面对着的，是拉丁区的休闲胜地——卢森堡公园。每年春、夏季，园内鲜花盛开，游人如鲫。公园大门口紧衔着拉丁区著名的圣米歇大道，当您从巴黎右岸过了新桥，走完这条日夜辉煌的马路后进入公园，绿色的铁栏杆仿佛把外面的喧闹声截挡住。公园内，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给人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这，正是卢森堡公园的魅力所在。

拉丁区的大小书店，多得不胜枚举。其中最负盛名的是 GIBERT 书店，在这尺土寸金的地带，这家书店连开好几间店铺，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都会发现人潮如涌；这里出售的书籍，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一般的书籍都价格不菲，而专业性的工具书，价格更是昂贵；但是我发现到这里来的人，在求知欲的驱使下，再贵的书，他们也舍得买，大概他们认为，他们购买的，是精神的粮食，是智慧的源泉，这，也许就是巴黎被誉为时尚之都的原因之一吧。而时下一些中国人却认为，一穿上名牌时装，就可以变成“时尚人”啦！错矣！“时尚”的真正内涵，不仅体现在服饰上，更体现在人格修养上、精神文明上，只有被文化熏陶过的人，有涵养的人，才配得上“时尚人”的称号。

拉丁区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区，也是一个古意盎然的老街区，历史上，法国很多名人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在古色古香的 CLUNY LA SORBONNE 地铁站内的天花板上，印有一千多年来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历史名人的签名，他们包括皇帝、画家、作家、科学家等等；当您看到繁星般的“千年古迹”呈现在洁白的地铁站天花板上，您会深深地被这蔚为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古老又年轻的拉丁区，为美丽的巴黎注入青春的活力，增添迷人的风采！

三、巴黎神舍医院（Hotel-Dieu）的传说

每个来过巴黎的人，都会前往参观座落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无论春夏秋冬，这里总有那么多的人——或是虔诚的朝圣者，或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当您站在圣母院前，不难看到每个来访者都会带着欣慰、满足之情离开这里，他们为能与神明进行心灵的沟通而感到欣慰，又为能瞻仰这座举世闻名的神圣殿堂而心满意足。多少年过去了，来往的人们大抵把目光投向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院，却鲜有人注意到静静躺卧在圣母院右边的神恩院舍（Hotel-Dieu）——一座有着一千多年沧桑史的巴黎最古老的医院。

“Hotel-Dieu”如果按照今天的译法，应当译成“神恩旅馆”。然而，据说当时修建这座建筑物的最初意向，是想把它作为收容所，作为当时社会最下层的穷苦人的住宿之处。因此，这里的“hotel”实际上是“收容所”、“宿舍”的意思，这里暂且把它译成“院舍”，“Hotel-dieu”暂且译为“神恩院舍”。

神恩院舍（Hotel-Dieu）始建于公元 651 年，由当时的巴黎主教朗德利（Landry）倡议修建。这位主教过世后，被罗马教皇册封为“圣”（Saint），所以，他以圣朗德利（Saint-Landry）入载欧洲史册而名垂千古。在过去的悠悠岁月中，神恩院舍曾经历数次大火灾与重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于 1877 年建成的。

“神恩院舍”，顾名思义好像和“医院”沾不上边，而建成之初确实也是如此。由于它纯粹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收容的是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穷人、老人、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一切事务由教会管理。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主宰一切，天主就是神，由教会管理的收容所理所当然的就成了“神恩院舍”了，这就是“Hotel-dieu”这个名称的来由。据说，当时法国很多大城市都修建这种颇具宗教色彩的收容所，它们都用同一个名字——“神恩院舍”，而教会为了方便管理，Hotel-dieu 传统上肯定修建在主教堂旁边。千百年来，虽然法国社会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动荡变迁，但是，神恩院舍始终没有更变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始终是上帝赐予穷苦大众的栖身之处。

1801 年，拿破仑在担任法国首席执行官（Premier Consul）期间，成立了一个统管巴黎区

医院的部门——这个部门就是今天的巴黎医院公共救济事业局（AP-HP）的前身——并把神恩院舍也纳入其管辖内，从这时开始，Hotel-dieu 虽然还是教会的附属机构，但是政府已经开始过问它的行政了。一百年后的 1908 年，法国第三共和的执政当局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强行结束了由教会管理神恩院舍的历史，从此，它正式成为政府的公立机构。有趣的是，尽管这样，神恩院舍的名字一直没有改变，并沿用至今。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当然也席卷了医学界；人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人云亦云，只凭经验为手段的治病方法是不对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根治疾病，而要认准病症，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对各种疾病进行分析、化验。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人的观念非常保守，富贵人家是绝对不同意让医生在他们身上进行研究、化验的；只有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穷人才能任人摆布。就这样，很多医生开始涉足神恩院舍，对里面的大量病人进行研究、试验，于是这间收容所逐渐成了与医学界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地方，并渐渐的由收容所转化为医院；到了公元 1850 年，神恩院舍已不再是收容所，正式成为医院。一些人认为，在法国的医学发展史上，神恩院舍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在科学迅速发展的这个大气候下，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医学也进入一个飞跃的阶段。这时候，由于法国医生越来越意识到“临床经验”的重要而使得巴黎成了欧洲医生临床学习的中心。同时，很多法国医生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而有所发明、创造，为人类作出重要的贡献。如 1816 年，莱奈克医生（Dr Laennec）在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全世界第一间儿童医院“Necker”发明了听耳机。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毕奈乐医生（DrPinel），他在经过长期的观察、试验后，大胆的提出了与法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相违背的新理念：“疯子是病人，应该得到治疗！”原来，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疯子”是因为前世造孽过度而今生才遭到天神的惩罚，因此，人们对他们非但没有丝毫的怜悯、同情，还视他们为妖魔恶鬼，把他们像畜牲一样捆绑起来关在疯人院里，并施予非人的待遇、百般的折磨。当时十三区的 Pitié 医院右边的院区就是女疯人院，毕奈乐医生（DrPinel）当时是看守该疯人院的医生。由于他的大胆创议，这些可怜的精神病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治疗。毕奈乐医生（DrPinel）因此获得了“精神病科之父”的雅称。为了纪念这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学界泰斗，有关部门在 Pitié 医院右边院区的门前竖立了他的塑像，并在他的身边安放一座蹲着的女精神病患者的塑像；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勇于创新、大慈大悲的医学界精英。同一时期，法国还出现许多颇有建树的名医，如：Corvisart、Broca、Charcot，等等。今天，他们的名字都被命名为地铁站名称、街道名称，法国人民永远记得他们。

1960 年，戴高乐将军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成立了医疗教学中心（C.H.U），在此机构中同时进行医疗、研究和教学；从这时开始，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职责、任务重新定调，规定医学院的学生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必须到医院去实习，学习临床经验。从此，医院除了是病人求医看病的地方，也是医学院学生们求知识、长学问的场所；医院里的医生的职责不单单是治病救人，还必须担负教授知识、传授经验给新一代医生的责任。就这样，医院和医学院由原来是两个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部门变成了一个联合体，政府还把巴黎各大医院和各间医学院的附属关系确定下来，神恩院舍成了巴黎第五大学医科学院的附属医院。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今天，法国很多大城市的神恩院舍都因为过于陈旧而改成博物馆，供人参观；而巴黎的 Hotel-dieu 却依然在执行历史赋予的使命。如今，这间医院内宽敞的走廊旁边陈列着很多图画，记载了它一千多年来走过的风雨路、经历的沧桑史。当人们细心的观赏这些历史画面，回顾神恩院舍过去的不平凡时，更会联想到它辉煌的今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它曾是法国一流的肺病、糖尿病治疗中心，现在，它又是法国数一数二的眼科医院，并且是巴黎最大的急救中心。虽然它早已不是教会的附属机构，但是巴黎人还是乐意让它继续保留原来的宗教色彩，比如，医院内的每个科都冠以一个“圣”的名字，好像：急救科叫“圣•朗德利科”，内科叫“圣•法朗索科”等等，几百年来，这些科的名称一直没有改变，它已经成了 Hotel-dieu 的一个特色、一块招牌。

今天，神恩院舍的内涵更广了，它已经成了无数的白衣天使日以继夜的解救众生的场所，应该说，“神恩院舍”已经变成“神舍医院”了。



妈妈的故事

◇ 林新仪

我的母亲杨璧陶（原名杨碧涛）是中国福建厦门市鼓浪屿人，生于1920年，一个乱世。家境贫寒的她，中学阶段就读于岛上美国人士创办的女子中学，受西方基督文化影响，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1940年，在美国女校长的鼓励帮助下，她突破侵华日军的封锁线，考取已搬迁到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后转入文学院；在学校里与我父亲相识、相爱；1944年毕业后各自单飞，母亲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供职，1945年抗战胜利即随政府返回南京，两年后因染病辞去公职，回归故里；父亲则去了厦门，成为中央通讯社驻厦门分社负责人；他俩重逢于家乡；1949年解放军攻克厦门之前举行婚礼结为伉俪，随后南渡，在南越的西贡堤岸开始了侨民生涯。

1949—1956年，母亲都在堤岸的义安学校教书，很受师生们的爱戴；1957年初，她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因爱国言行而头戴七顶“红帽子”，受南越当局监视，遂与夫君逃离西贡，去了柬埔寨金边，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工作。

1957年刚到金边时，母亲曾经受聘于民生学校，当过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大约半年左右，随后就受聘到马德望国光联校担任校长。她在马德望的工作很出色，获得董事会的高度赞誉。在她主事的那几年，马德望的华文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她一直干到1961年才离开。

然后，她受聘为磅针市培华学校校长。在经济富庶的磅针地区，她执掌教育的才能再次得到充分发挥，培华学校原来只有小学，在她的任内开设了初中，广大侨胞受益匪浅。

1965年，她终于结束了长达8年多的两地分居生活，回到金边与夫君团聚，在端华中学执教。她在端华带过两届专修班，同时还兼教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1970年3月18日朗诺政变后，所有的华文学校被封。父亲迫于无奈遁入丛林，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忍痛把我们三个孩子留在金边，也走入森林，回到丈夫身边，患难与共。翌年，又托人将两个弟弟接进区里。

1972年的桔井，发生了当地华侨群众与红色高棉的直接冲突，导火索是我母亲。在一次赤柬准备解散桔井市驱赶民众下乡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她仗义执言，拍案而起，言辞犀利，要求赤柬停止倒行逆施，否则就放我们华侨回国。赤柬雷霆震怒，将华运人士一网打尽。

桔井事件之后，母亲受到批判斗争，但她至死都不肯低头认错。今天来看，她是对的，敢于挑战红色高棉暴政，骨头很硬，真可谓女中丈夫，大义凛然。

1978年，父亲病逝于桔井森林，遗恨荒野。

1979年，越军攻陷金边，赤柬败走拜林山区。母亲在两个儿子的陪同下历经艰险逃难到泰国考伊兰难民营。这期间，她因恶性疟疾发作差点丧命。

在考伊兰，她为难民们办起了英文培训班，受到联合国难民署专员的赞赏，并帮助她申请去新西兰，担保人是她的学生李娟。

1983年，她终于趟过了九死一生，踏上新西兰美丽的国土，晚年老有所依，宁静安详，直至1998年逝世。

人们这样评价她：“……作为杨璧陶本身一

生的经历，真是一部凝聚奋斗，争取光明的大书，熟悉她的人，无不为之获得力量！”——周素子：《新报》“纽西兰华人志”专栏文章《天末朵云》——记杨璧陶。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我努力要将母亲这本“大书”一页一页的展示给世人看。于是，笨拙地笔耕了十余载，始终不敢放弃，只觉得母亲在天堂之上一直在微笑的关注我、勉励我：只管往前走，孩子，基督与你同在。

以下，是这本“大书”最前面的两个章节。

一、鼓浪屿之花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有一个被称之为“鹭岛”的美丽城市——厦门，因为她在几百年前曾经是成千上万只白鹭鸟栖息繁衍的故乡。厦门其实是个大海岛，隔着烟波浩渺的台湾海峡，与台湾岛、澎湖列岛遥遥相望。

厦门，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最早开放的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早在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商人就已经来到闽粤海面，和明朝的商贾做生意。随后而至的是西班牙商人和荷兰商人。十七世纪中叶，民族英雄郑成功据守厦门抵抗清兵，并从厦门出发，劈波斩浪，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宝岛台湾。自那时起，厦门便成为当时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自由贸易的商埠口岸之一。数百年前，厦门人就开始移民海外，经商贸易、传播文化。清朝末年，国运衰落，厦门成了人口贩子赚大钱的地方，大批大批华工，像当年的黑奴一样，被当成“猪仔”， 从厦门中转贩卖到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境况凄惨无比。但这些“猪仔”华工一旦在当地顽强生存下来之后，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用泪水和汗水勤奋开拓，总能给当地社会带去繁荣和昌盛。

厦门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二十世纪初，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成为清朝末年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华人也渴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使中国人在异邦能挺直腰杆做人，免受外族欺侮，他们纷纷参加分布在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各国的同盟会，捐献财物，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自 1906 年起，海外的同盟会先后派人返回厦门，和原有的厦门同盟会、光复会等地下组织的革命志士一道，发展积蓄力量，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而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充分利用广泛的海外关系，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从而使厦门成为国内同盟会的重要基地之一。辛亥革命前夕，厦门同盟会骨干分子在海边一间渔家木屋里举行了最后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于 1911 年 11 月 14 日揭竿起义。厦门的光复极富戏剧性，不知是谁在起义前几个小时将起义的消息散布出去了，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主动参加起义队伍，形成浩大的声势，直捣厦门道台衙门。道台大人早就闻风而逃，溜之大吉，毫无斗志的清兵竟然放下刀枪，列队欢迎起义军。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在厦门演绎成功，清王朝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它在这个南国海滨小城三百多年的统治。

厦门是一个很早就对外开放的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融。自然景观有海岛礁石、碧浪青山、巨岩古寺、奇花珍木诸种神韵奇秀，而人文景观兼收中华民族风格、侨乡风情、闽台特色，并蓄西洋异国独特情调，被誉为“东海明珠”。厦门海域辽阔，妩媚多姿，29 个岛屿和 25 处主要礁石，飘浮在碧波万顷之中，有的簇集海隅，有的形状怪异，在波涛中星罗棋布，若隐若现，各具风韵，妙趣横生，尤如珍珠翡翠一般点缀在一望无际的的海面上。

风姿绰约的鼓浪屿，亭亭玉立在厦门岛的西南角，就是这些岛屿中最美的一个。

这是一个不足 2 平方公里的美丽海岛，与厦门岛隔着七、八百米的海面，乘渡轮一刻钟便到。小岛的西南海边，有两块天然相叠的巨岩，长年累月受海浪撞击、侵蚀，中间形成一个竖洞，每逢涨潮时，汹涌的波涛拍打着岩石，便会发出如击鼓般的轰鸣声，当地人称之为“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名。明末清初，郑成功曾屯兵于厦门，并在鼓浪屿的日光岩上建立了水师营寨，利用日光岩的高度设立指挥台，在海面操练水师，光复台湾。从此，鼓浪屿作为一个英雄遗迹而扬名天下。

鼓浪屿呈椭圆形状，海岸曲折逶迤，岩石起伏错落，相映成趣。岛上生长着各式各样热带和亚热带的奇花异树，在习习海风中悠闲地摇曳，而在这些郁郁葱葱的南国植物中，佼佼者要算是榕树了。榕树的生命力极强，它可以在完全没有土壤的巨石上茁壮生长，它的极发达的根系，尤如无数道强劲无比的龙爪，牢牢地抱住光滑的山岩，一有机会就将触角伸进每一条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裂缝中，去寻找、去吮吸维持那庞大身躯的

水和养分，正如古诗所吟：“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榕树的树枝上还长着许多的“胡须”，植物学上叫“气根”，这些气根从树上往下生长，一旦接触到地面，只要条件合适，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地里，然后迅速粗壮起来，成为母体的一部份，所以那些百年老榕树的身躯非常之庞大，四、五个人都合抱不拢。榕树没有笔直参天的躯干，但却有着巨大的树冠，它的枝叶非常之茂盛。一株年长的榕树就是一座百鸟乐园。清晨，在老榕树下散步，呼吸着略带咸味的海风，聆听着鸟儿的歌唱，眺望着一轮红日从碧波荡漾中冉冉升起，那真是一件心旷神怡的美事。

鼓浪屿人，生性平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里的花鸟虫鱼、岩石树木各有各的活法，从不受人类的欺凌和干扰，自得其乐，相得益彰。也许是受了大自然的启迪和西洋文化的影响，鼓浪屿人天性酷爱音乐艺术，曾出过多位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家。现在，你若有机会到岛上一游，傍晚时分，你在海涛轻拍的哗哗声中总能听到来自各家各户的叮咚悦耳的钢琴声，海涛声与钢琴声水乳交融，编织成一首美妙无比的小夜曲。鼓浪屿因此而得到一个闻名遐迩的雅号——钢琴之岛。

但是，鼓浪屿的“身世”却是令人心酸的，她有着近百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1902 年，鼓浪屿被定为“公共租界”，英、美、法、日、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都在岛上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医院、学校和教堂。西洋文化在这个小岛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1938 年 5 月，日本武力攻占厦门，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1942 年 12 月，他们才派军队占领鼓浪屿，将西方列强统统赶走。那段时期是鼓浪屿所经历的最黑暗的岁月。

同样是 1940 年。农历春节前的一天。寒风吹透人心。位于鼓浪屿中部那座气势雄伟的基督教堂内灯火辉煌，一个神情肃穆的中年神父像往常一样，平静而安详地向信徒们讲解着《圣经》中的典故。他的身后那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钉着瘦骨嶙峋的基督耶稣，他那张悲苦的脸，给凝滞的空气更增添几分沉重。

今天来做礼拜的人特别多，黑压压的，三百多个座位全坐满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每个人的心中都像压着一块巨石，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前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厦门之后就裹足不前了，但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随时打过来。鼓浪屿是个不设防的弹丸之地，她的“万国租界”的高贵身份其实不堪一击。海对岸荷枪实弹的日本侵略军一直在虎视眈眈着岛上的一举一动，严加盘查每个从鼓浪屿到厦门来谋生计的人。又一个春节将至，是不是最后一个？谁也说不清。大家心中既沉甸甸又空荡荡的，都希望在这宁谧的基督氛围中寻找到一片精神慰藉，暂时解脱一下郁闷的心绪。

人群中端坐着一个眉清目秀、面容姣好的年青姑娘，她双手紧握着放在胸前，微闭双目，虔诚地用心祈祷着。庄重肃穆的神情，使她那张充满典型的东方女性外秀内慧之美的脸更加的容光焕发，仿佛上帝特别恩赐的一道灵光正好罩在她的身上。无论是谁，此时此刻，只要认真端详上这姑娘一眼，内心深处都会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震撼——这是一种多么圣洁、多么坚毅的美啊！

姑娘名叫杨碧涛，是岛上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基督女子中学的临时教员。她出身贫寒，九岁时父亲就病故了，留下兄妹俩和母亲相依为命，兄长只好休学，去厦门打工，挣点钱勉强糊口。母亲默默地挑起了养育两个儿女的重担，她精打细算，尽可能的省吃俭用，总算让心爱的女儿读完小学。小学毕业时，小碧涛刚满 12 岁，但天生丽质已经使她出落得楚楚动人了，街坊邻居人见人夸。

临开学了。有一天，母亲将正在给一件褂子打补丁的小碧涛叫到跟前，轻轻抚弄着她柔软的秀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缓些，“阿涛呀，你……一定很想上中学吧？”

“那当然。”小碧涛专注地运针如飞，掩饰不住内心对求学的热望和响往，“林医生说了，要多读几年书，长大后为国家做事。”

“可是……”母亲叹息一声，变得木讷起来，“唉，你知道，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实在……没有钱给你交学费。你哥哥挣的钱，也只够我们一家三人糊口……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喝番薯粥了……妈妈心疼你，也想让你多读点书，但实在没有富余的钱……”母亲扭过脸去，轻拭眼角。

“妈妈，你别这样。”小碧涛心里不安了，“我会想办法帮你挣钱的。”

“你？”母亲苦笑了，“一个女孩家，你能挣什么钱。今天妈妈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只要能让我上学，什么事我都依你。”

母亲沉默良久，才强作笑颜说，“妈妈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吃饱饭……前两天，后街的陈婶过来跟我说，她有一个在菲律宾做大生意的亲戚，很富有，家里有一个少爷二十岁了，还没娶妻，想从家乡选一个媳妇，托她帮忙给物色。她说，你们家的小阿涛长得挺俊的，也很乖巧，想介绍给她的亲戚，年纪小点没关系，先侍候太太两年……”

“妈妈，你同意了？”小碧涛急红了脸，紧紧抓住母亲的胳膊使劲摇晃。

“我……也是为你好啊，孩子。看着你每天吃不饱饭的样子，妈妈心里也难受……”

小碧涛卟嗵给母亲跪下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泣不成声，“妈妈，你不能……不能……我不嫁人，我要读书，妈妈……你行行好，让我读书吧……”

母亲将女儿搂在怀里，掩面而泣，辛酸的泪水顺着小碧涛的额头往下流淌。木屋外，一位气质非凡的女士伫立良久，听完母女俩的对话，轻轻摇摇头离去了。

从此，小碧涛躲在自己的小屋里不再出来，每天都长跪在床前，虔诚地向苍天祷告，“万能的基督啊，祈求您帮帮我吧，让我读完中学吧，我一定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

母亲总是坐在屋外默默听着爱女的祷告，心如刀割，但又万般无奈。她知道，初中每学期的学费是十八块银元，而儿子一个月也只能挣回来二、三个银元，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供女儿继续念书的，除非天可怜见。后街的陈婶几乎每天都来探问消息，母亲不敢轻易回绝她，只好先找些理由搪塞过去。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碧涛毫不气馁的祷告、祷告、再祷告。终于，到了暑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新生注册交费的日子了。这一天，小碧涛从清晨跪在床前就没起来过，膝盖都跪肿了，仍然不肯放弃，她幼小的心灵笃信，万能的上帝一定会听见她的祈祷，一定会来帮助她的。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暗，母亲第三次热好了一大碗番薯粥，噙着泪水送到女儿跟前，她的心在抽搐，但又不知道该对女儿说什么才好。正在这时，外屋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母亲惊喜异常，难道上帝真的要显灵吗？她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进来的是隔壁的张大妈。她笑容可掬地冲母亲一个劲儿地道喜，“恭喜！恭喜！你们家的阿涛能读书了。”边说边递过一个大信封，“阿涛真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她的真诚祷告感动了上帝，上帝让林医生给她送钱来了。给。林医生让我转告你家阿涛，要她好好读书，以后长大了为国家做事。”

信封里装着两张十元的银票。封皮上写着：“碧涛姑娘收”。母亲接过信封，热泪夺眶而出。小碧涛也跑了出来，激动地搂着母亲，幸福的泪水盈满眼眶，晶莹剔透。

“感谢林医生，感谢……”母亲喃喃道，“她真是个女菩萨啊。”

“还要感谢上帝。”小碧涛擦拭着眼泪，补充了一句。

母亲笃信东方古老的佛教，女儿却是个虔诚的西方基督教徒，博爱与宽容使这两大宗教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完美地融合，相敬如宾。人类本该如此。

木屋外路口处，那位气质非凡的女士远远伫立着，遥望着屋里发生的一切，颌首微笑而去。

鼓浪屿西南角有一片高级住宅区，都是洋人们和海外华侨富商们建造的别墅，那里濒临大海，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环境非常优雅、恬静，是个休心养性的理想之地。其中，有一幢很别致的小别墅，占地不大，但小巧玲珑，铁花围栏内有一小片绿地，种的是纤细娇嫩的天鹅绒草，绿得让人心醉。草地中央有一小尊抽象派雕塑，形状好似一个母亲托着一个婴儿。别墅的主人就是享誉整个厦门的妇产科大夫，林乔稚医生。林医生三十出头，独身。

这一天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她特地去了一趟基督女子中学，拜见了她在美国读医时的好友，玛格丽特校长，告诉她初一年级有一个新生叫杨碧涛，是个好姑娘，请她多加关照。办完这件事后，她才心满意足地去医院上班。岛上的医院名为济世医院，也是洋人办的，但医院名字却是林医生给起的。济世医院虽然不大，但因有了林医生而名声鹊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今天，林医生心情愉快地接生了三个婴儿。晚上，用完膳后，她便坐在书房里看书。这时，门铃响起。佣人出去开门。母亲牵着小碧涛的手，拎着一篮鸡蛋走进来。

“林医生，您真是观世音菩萨降世啊。”母

亲眼眶里转悠着感激的泪花，“那年我难产，是您将小阿涛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现在，又是您送钱给阿涛上中学……我们家穷，没什么可以报答您的，这篮鸡蛋您先收下，等阿涛长大了，能为国家做事了，再想办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大姐，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林医生微笑着，用慈母般的眼光瞅着小碧涛，“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我是一个吃全斋的人，不沾荤腥，鸡蛋您还拿回去，就算是我送给阿涛的。您记住每天一定要煮一个到两个给阿涛吃，让她补补身子。这孩子真讨人喜欢。”

“您要真喜欢……”母亲怯生生地试探着问，“给您做个干女儿吧？”

“可以呀。”林医生笑了。其实，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成千上万，后来找上门来认她做干妈的也多得数不清，但她从来不拒绝。她有一付菩萨心肠。虽然她终生未嫁，但她的儿女却满天下。

“阿涛，快！给你干妈嗑头。”母亲高兴得像拾到一个宝贝。

小碧涛咬着牙，缓慢地给林医生跪下了。她的膝盖肿得像个馒头，很疼。她噙着泪，深情款款地叫了一声，“妈妈。上帝会保佑您的。”

林医生把孩子拉起来，紧紧搂在怀里，轻轻揉搓着她的膝关节，“还疼吗？上帝也保佑你，孩子。好好读书，长大了为国家做事。”

就这样，杨碧涛进入私立基督女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她的聪慧，加上贫穷的境遇赋于她的坚毅和勤奋，使她从初中的第二个学期之后，学习成绩便始终保持在学校的前三名内。基督女中为了奖励优秀学生，规定每学年学习成绩在前三名之列的学生不但可以免交学费，还可以享受一定数额的奖学金。当然，是象征性的，很有限，但对于像杨碧涛这样的穷孩子来说，却是做梦都想得到的资助了。天道酬勤，六年之后，杨碧涛拿到了由一直在关照着她的玛格丽特校长亲笔签署的高中毕业证书。

那是 1939 年的夏天，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极其艰苦的相持阶段。

在校长办公室里，和蔼可亲的玛校长——基督女中的姑娘们都喜欢这么称呼她，既简练，又亲切——笑眯眯地和杨碧涛谈话。

“毕业了，你打算干什么？碧涛姑娘。”

“读大学！”

“很好。可是，上哪儿去读呢？到处都是日本兵。”

“……不知道。您能帮助我吗？玛校长。”

“我也不知道。让我好好想一想……我看这样行不行，初一年级一位教英语的老师歇产假了，你的英语很纯正，先临时替她代一个学期的课，也可以给你母亲挣一点钱回去补助家用。工资吗……因为你不是正式的，先给你一个月二十四块钱，好吗？读大学的事，我们再从长计议，要等机会。OK ？”

碧涛满心喜悦，再三道谢。

一个月后，母亲手捧着女儿挣回来的第一份工资，喜极而泣。她将这二十四元工资郑重地放在丈夫的灵位前，点上三柱香，在心中默默地说，“孩子她爸，你的女儿有出息了……”。

二、万里求学

杨碧涛在教堂里向基督祷告完所有的心愿，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她在教堂门前伫立良久，深情地凝视着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内心深深感激着上帝再次赐予她求学的机会。她明天就要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但这个她曾在此接受了信仰的灵光的圣地，将与万能的上帝一起永远留在她心中。

上个星期日，玛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告诉她，重庆一个朋友来信说，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要招考新生，请她推荐几个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前来报考就读。她选中了五个姑娘，其中有她，让她做好准备。碧涛听到这个消息一蹦老高，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考试地点设在由新加坡富商陈嘉庚先生一手创办的厦门大学。1938 年日寇占领厦门的前夜，厦大为了免遭破坏，整个学校搬迁到闽西的长汀县去了。当时的长汀是在国军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次考试是国统区五、六所大学在福建省的联合招生考试，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国家危难之际，急需大批才俊青年，各大学临危受命，挑起了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的重担。

天色渐暗。杨碧涛步履匆匆赶回家去。母亲正在给她收拾行装。那只父亲曾经用过的小藤箱是家里唯一一件像点样子的旅行用具，已封存很多年，今天又派上用场了。母亲默默地往藤箱里放东西，觉得差不多了，盖上箱盖，忽然又想起还差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又赶紧去拿了来，重新打开箱盖，找个角落放好。来回这么折腾四、五次，

才将箱子准备停当，锁上一把小锁，将钥匙递给在一旁默默地瞅着她的女儿。

“给你。该带的都带齐了。”母亲喘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旧信封，是六年前林医生托隔壁张大妈给送来 20 元银票的那个，说，“这里是二百块钱路费，你小心带着。你六个月的工资，除去家里用，剩下九十多块钱了。我正发愁呢，昨天，林医生家的佣人来了，给送来整一百块钱，说是林医生临走时留下的，嘱咐要当面交给你，让你去长汀考学用。真是救急的菩萨啊。”

杨碧涛无言地接过信封。她已经知道林医生走了。前两天玛校长告诉她，林医生要离开鼓浪屿一段时间，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也许一年，也许两三年，没准，说是去参加一支由政府秘密组织的抗日医疗队。细心的林医生临走前还不忘记再助干女儿一臂之力。

第二天清晨，天色刚蒙蒙发亮，五个意气风发的姑娘聚集在基督女中大门前不远处的一棵老榕树下。这棵老榕树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默默地盘踞了一百多年，浓密的“须发”令人敬畏。平日，这里是杨碧涛最留连忘返的地方，她喜欢在清晨悦耳的莺啭雀鸣声中静坐在树下读书，或者大声朗诵英文名著。这个美好的地方，见证了她漫长一生中最美好的六年青春时光，虽然短暂，但却永恒。今天，要跟这位老伙计说“Good bye”了，心里真是依恋不舍。

“姑娘们，早安。”玛校长微笑着走过来，她今天穿着很庄重，透着一股西方强国公民不容侵犯的高傲气质，“待会儿我们就要渡过日本军队的海上封锁线，到对岸厦门去搭乘前往长汀的长途汽车。你们要记住你们现在的身份是鼓浪屿济世医院新招收的员工，要到内地去接受护士专业培训，我已经给你们开好了证明信。尽量少说话，跟我交谈请用英语。日本军队的盘问由我来对付，OK ？你们五个人，按年龄排一下，你是大姐，你是二姐……碧涛姑娘，你最小，就叫你五妹子。好啦，姑娘们，我们——出发！”

玛校长使劲一挥手，仿佛要去冲锋打仗。姑娘们发出一片欢呼。

鼓浪屿到厦门的海面在落潮时只有五、六百米宽，机渡轮行驶十分钟就到。但自从日军占领厦门之后，海面上便有日军的小巡逻艇来回穿梭，随时拦截机渡轮进行检查。今天，姑娘们乘坐的是第一班渡轮，原想赶个大早可以躲开日军的盘查，但不知为什么，今天日本鬼子的巡逻艇起得更早，气势汹汹地迎头拦住了渡轮，跳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如临大敌。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转过来转过去，像在寻找什么可疑的人。终于，狼一般的眼睛盯上了五个学生装束的姑娘。

“你们，过来。”日本军官不怀好意地朝姑娘们招招手。

姑娘们顿时紧张地互相攥着手掌，不知所措。

玛校长小声叮嘱，“Don’t worry. Don’t worry.”她大步朝日本军官走过去，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英语，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她的美国护照和济世医院的证明信给军官看。日本军官显然能听懂一些英语，他翻看着玛校长提供的证件，嚣张的气焰渐渐收敛了。他礼貌地将证件还给玛校长，朝士兵们挥挥手，跳上巡逻艇开走了。

姑娘们长出了口气。玛校长得意洋洋，俨然像个胜利者，回到姑娘们身边。碧涛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默念，“上帝保佑！”

机渡轮重新启动加速，朝对岸驶去……

春节前的厦门长途汽车站很脏，也很乱，稀疏的旅客大都行色匆匆，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正呼哧呼哧地喘着，牛鼻子一样的车头往外喷着白蒙蒙的热蒸汽。一个售票员扯着沙哑的嗓子吆喝，“去长汀啦！有去长汀的没有？快来买票，马上就要开车啦……快来呀快来呀，去长汀啦……”

玛校长与姑娘们一一拥别。她最后紧紧抱着碧涛，好一阵子才松开，微笑着说，“上帝保佑你，碧涛姑娘。林医生让我给你捎个话，要你好好读书，学成之后为国家做事。好啦，姑娘们，我送你们到此为止。这是学校给你们出具的推荐信，由五妹子带着，千万要保存好，到了长汀，把它交给厦大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你们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可不希望看见你们任何一个人灰溜溜的跑回鼓浪屿去。祝你们好运！快上车吧。”

长途客车启动了，喘着粗气缓缓驶出车站。姑娘们与敬爱的玛校长挥泪而别。她们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永远的诀别了。

这一天，正好是 1940 年农历的大年除夕。五个姑娘就这样在这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破旧客车里度过了一个毕生难忘的除夕之夜。闽西是山区，车越走越冷，但姑娘们的心因充满激情和憧憬而热力涌动。她们是鼓浪屿基督女中一千

多学生的佼佼者，她们深知得到这个升学深造的机会并不容易，尤其是杨碧涛，更是格外的珍惜，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大学。

大年初一的早晨，那辆老牛一般的长途客车终于驶抵长汀县。座落在长汀郊外的厦门大学相当简陋，就像一所乡间小学校。招生办公室设在一个又阴又冷的房间里，一位清瘦的中年女教员热情地接待了五个姑娘，给了她们好些表格，不厌其烦地告诉她们如何填写。也许是大年初一的缘故吧，除了五位姑娘，没有其他来报考的学子。中年女教员不停地搓着冰凉的手，饶有兴趣地瞅着姑娘们填表，咀里絮絮叨叨说着些只有她自己才听得清的话。不一会儿，大姐将其他姐妹的表收拢过来，递给中年女教员。

“给您……老师。”

“我姓沈，叫我沈老师好了。”沈老师笑眯眯地一张表一张表翻看，看到最后一张，她瞪圆了眼睛，“谁是杨碧涛？”

“我是。”

“你……好大的胆子，敢报考中央大学？”

“中大又不吃人，我为什么不能报考？”

沈老师叭哧乐了，“中大当然不吃人。但你知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报考中大呢？”

“有多少人？沈老师。”大姐小心翼翼地探问。

“昨天刚得到的统计数，大概是一万七千多人吧，而今年中大顶多也只能录取九百人左右。”

大姐小声劝着五妹子，“你就跟我们一块儿报考厦大吧，万一……”

“有志者，事竟成。”杨碧涛平静地回答。

“好样的。姑娘，祝你成功。”沈老师赞许地点点头。

一个月过去了，万千学子翘首以待的录取金榜终于张贴出来了。厦大校门口的石头墙跟前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第一张大红纸上的第一个名字正是：“杨碧涛”，录取学校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其余四位姑娘也都被厦大录取了。大姐她们四个人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兴奋得满脸红霞。

大姐大声喊着，“五妹子，五妹子，你在哪儿呢？”

二姐拽了拽她的衣襟，朝前方呶呶嘴。只见五妹子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泪流满面，双手紧握着放在胸前，默念着什么。她秀气的脸庞因上帝的灵光再次笼罩着她而显得格外的庄重、美丽……

第二天，厦门市的报纸就都注销了考试录取榜上的名单。过完寒假刚刚开学的鼓浪屿基督女中全校都欢腾起来了，学生们奔走相告，引以为荣。布告栏前围满了人，上面张贴着大红喜报：“我校高才生杨碧涛等五人全部金榜题名！”

然而，激动和狂喜之后，五个姑娘又不得不坐下来商量对策。别的姐妹都好说，家庭经济都还算宽裕，唯独五妹子家境贫寒，不可能再接济她，如今她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如何才能赶赴远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书呢？正当她们愁肠百结之际，母校派来了一位老师。她带来了玛校长发动全校师生捐助的五百元钱和一封短信，信是玛校长写的：

碧涛姑娘：

我祝贺你考上中央大学，全校师生都为你们而骄傲。钱是大家送给你的，收下吧。记住，要好好读书，国家需要你们。我很快就要离开鼓浪屿回美国去了，最后一次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

玛格丽特

姑娘们传阅着玛校长的短信，热泪盈眶。她们尊敬的玛校长要走了，多好的师长啊！除了优异的成绩，还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回报她那如大海般宽广、深沉的爱呢？

从长汀到重庆，在那个遍地狼烟的年月，那可真是一条充满凶险的漫漫长途啊，它要穿越的不仅仅是万水千山，还有那些金戈铁马的战区、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但是，杨碧涛毫不在乎，不管前方有多少艰险磨难，求学之路就在脚下！路，永远是等着你去走的，只有懦夫才会望路兴叹，驻足不前；而每当你迈出一步，前方的目标就会向你靠近一分。五妹子坚信，上帝永远与她同在。

分手前的那个夜晚，月光分外的柔和，像一片薄纱，轻轻地笼罩着长汀寂静的田野。田野上一家亮着煤油灯的农舍里，五个姑娘每人做了一道菜，为五妹子饯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一个多月的相濡以沫，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既兴奋又怅然。大姐举起盛满水酒的杯子，对着窗外的半轮明月，深情地吟咏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来，其他姑娘也都朗声咐合：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五妹子默默地反复吟咏着这最后的两句诗，心中分外思念为她含辛茹苦那么多年的母亲，还有宅心仁厚的林医生……

这是一条不定期通行的交通路线，遇到前方战事吃紧时，也许就要停开十天半个月。正因为如此，票价奇贵，从长汀到重庆，竟要 280 元。碧涛手中的钱一下子少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每一个铜板都要掰成两半来花了，只能勒紧裤腰带吧。“上帝会保佑我的。”她充满自信。

春节刚过，前线似乎比较平静，人们又开始为生计而穿梭奔波于东西两地了。这回是一辆崭新的长途汽车。听说上一辆跑到半途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烂了。这辆新车上共有三十个座位，全坐满了，几乎都是做生意的商人。唯独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国民党上尉军官，一身戎装，带着他新婚燕尔的娇妻，回四川老家省亲。全车就这么两位女客。因此，军官太太见了碧涛显得格外的亲切，特地安排她坐在她前一排的座位上，好有个伴儿聊天。

“你叫什么名字？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孤身女子，千里迢迢到重庆去干什么？”军官太太是一个很善于和陌生人迅速熟络起来的女人。

“我叫杨碧涛。到重庆去读书。”

“到重庆读书？读什么书？”

“我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

“真的！你真棒！”军官太太羡慕极了，她侧过脸去对上尉娇嗔，“要不是你这般猴急娶我，我说不定也会考上哪所大学呢。”

“你还能考上大学？木头眼镜——看不透。”军官撇了撇嘴，一副不屑的神情，揶揄道，“你呀，除了嫁给我，没别的出路。”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杨小姐，这一路很辛苦的，要走二十八、九天才能到达，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话，别不好意思，呵？他姓陈，你叫我陈太好了。…我可告诉你啊，她是我的妹子，你可得帮我照顾好她，听见没有？有什么闪失我可不饶你。”

“遵命！太太。”军官乐了，掐了一把妻子娇小的鼻子。

这一路上的艰辛自不待提了，穿过战区时，遇到几次敌机盘旋侦察，却是有惊无险，有几回前面的村庄正在交火，汽车不得不先隐蔽起来，等到战事平息了再接着往前走；到第十八天，总算平安驶入国统区大后方。穿越了刀光剑影，剩下的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汽车像只甲壳虫，在巴蜀的险山危水之中艰难爬行，一点一点地向重庆靠拢，而五妹子兜里的钱也在迅速地减少，要不是古道热肠的陈太，她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到重庆。这一道，陈太真是拿杨碧涛当自己的亲姐妹一般对待，每天的三餐都要硬拉着碧涛跟她和丈夫一块儿吃，还坚决不让她付钱。有一次，碧涛硬是抢着结了账，差点儿没把陈太给惹翻了。晚上住宿，陈太总是叮嘱丈夫赶紧去找两间挨着的房间，一间留给杨小姐。当然，一宿五元的房费是要碧涛自己付的。

苦煎苦熬了近一个月，人都被颠簸得瘦了一圈儿。终于，望眼欲穿的陪都隐约可见了。在离重庆还有五、六十里地的一个小县城，陈太和她的军官丈夫下车了。碧涛含着热泪久久地抱着陈太不肯松手，陈太像哄小孩般的在她耳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才依依惜别。两个萍水相逢的女子，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只相处了短暂的、但却又是漫长的二十八天，杨碧涛甚至都不知道这对军人夫妇叫什么名字，分手之后便再也没能见着他们了，但她从陈太那里获得的那份人间真情，正如她从林医生和玛校长那里得到的一样，始终像冬日里的太阳，那么灿烂、那么温暖，一直照亮她的心，伴随她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崇云阁里的梦

——读子美先生大集《钟子美散文诗选集》《崇云阁诗词抄》有感

◇ 许昭华

一口咖啡，一首诗。
千岛之国椰风拂拭着金黄色的童年，
万里无云随父辈落叶归根海外赤子的向往。
红砖绿瓦美丽的穗城最高学府，
发源了您的文学梦河；
人生的几度起伏跌宕，
交错成您崇云阁里的梦。

辉煌的青壮年，意气风发，
您成为共和国首批商海逐浪者。
一道彩虹，一掠鸟影，
您驮着声色波澜到大河彼岸回旋，
却归宿禅意深远、风兰如画的湄南，
无穷无尽，
引领几十年的悲欢。

命运之神的安排，
您班师回朝又进驻了故土南疆的小岛，
重逢了阔别十年不离不弃的妻女，
从迷惘中找到希望。
艺海拾贝您成为行吟在散文诗国度的佼佼者，
《香港散文诗》《夏声拾韵》两个凝聚海内外文友诗朋的小刊，
倾注着您一生的憧憬和无尽的心血。

沿着自我的心灵轨迹在诗苑里纵横驰骋，
您在梦的天空放牧理想的人生，
《给失败的人》《致聪明的人》是您荆棘途中的体悟，
一字一句充满哲理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您是北归南来，四海遨游的大雁，
午夜梦回，兰圃幽香，
故国山河，永远的悬念。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您的至爱，
融情于景，藉物抒怀您律法唐宋，韵追魏晋；
自喻为咏花人您文化内涵与隐士风骨昭然可见。
主攻唐宋文学的江东大学名教授为您写下了近万言的诗评，
蜚声海外的学者将您推荐给宝岛极富盛名的孔孟学会。
英雄飘零，秋风残梦您不焚稿，
五百七十七首诗词洋洋洒洒犹尽追远之思。

您文弱书生，金枝玉叶，
自况：“袭人惊血身长废，江子殇才树不高。”
我说：“千磨不减轩昂气，傲对凌霄雪羽毛。”
您还自况：“狼藉旌旗悲滑铁，纵横诗泪唱离骚。”
我说：“惯历沧桑知宠辱，平观坎坷复风骚。”
您古道热肠，更多的是关心别人说要降尊纡贵，
自选三大箴言三大法宝既是励己更是助人。

难忘的己丑太平洋咖啡厅，
您吟：“维园清景入窗幽，一啜咖啡释梦囚。心事万千浮泡沫，挟香重越海山头。”
我咏：“重游故地境还幽，嗟叹一生虚自囚。释梦依稀均憾事，惟余惆怅在心头。”
您吟：“多病如秋已罢樽，独留蝎子最温存。平生江海余诗末，汇作谈资送日昏。
我咏：“愧对天机未罢樽，银河茫渺锦心存。蓬山青鸟引幽径，欲共云霞度日昏。”
一样的天空，一样的悲欢，
一样的梦！

执着于完善自己人格和学养，执着于文学用世的理想，
您构建了梅兰菊竹四友的精神家园。
自我的向往，自我的期许，自我的鞭策！
香港土司工坊，
一边品尝南洋美食，
一边纵谈文学、人生、理想，
悠悠然，一口咖啡，一首诗。

我的梦——海外华人之情愫

◇ 许昭华

我的梦，始自五千年那灰朦朦的天边，微微发亮的晨曦，半球状的一片红晕。红晕扩散，扩散，伴随着的是一个心中憧憬的朝阳。

我的梦，定格在眼前的景致：一望无际的海面，轻风过处，缕缕的波纹；浑厚起伏的海水，闪烁着教人引起情韵的鳞光；循着一条夺目的光柱，一轮金色的旭日已经完全跃出山后，圆圆的脸蛋带着微笑，向我招手。

我的梦，放飞在神州辽阔的大地。大地一马平川，无限伸展，隐失在天边朦胧的仙境里；川流中一叶扬帆的渔舟，带着我无尽的遐思与梦想，在其中漂荡，漂荡……

我的梦，终于又回到金黑色的沙湾。平静的沙湾，远看无漪，临近了，原来却是波澜万顷。微风阵阵，海水拍岸，卷起黑中带白的浪花；海风和波涛此起彼伏，像给人们演奏一曲曲清歌妙韵，这歌韵雄浑而且优美，把人的倦意给冲刷尽净，豪情又渐渐的激发、升腾。

我的梦，紧随着峻伟的山，潜淌的水，镶上银边，戴上金冠，格外清新，格外亮丽。沿途郁郁葱葱的茂林，风情万款的枝叶婆娑其下；百态千姿的奇岩，错落长滩，默默地延伸到奥妙无穷的远方。

翘首蔚蓝的浩瀚苍穹，感受身边万物的盎然生机，踩着脚下浸润着浓浓乡情的热土，走进在蜿蜒曲折的幽径上，倾听那不知名的鸟儿的鸣叫和清风的细语，颇有点飘然俗外的感觉。这里清爽宁静，没有都市的噪声，没有人间的烦恼，一切都是天然的——天然的美！

我的梦，伴随着一生中曾经拥有的辉煌、荣耀、勇气以及而后陷入的不尽的无奈、悲情、失落已经远去……

然而望着大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大海其美哉！沙湾美哉！山石美哉！大中华美哉！那里前赴后继，仍有无数充满勇气、豪情的人们，珍惜着祖先的光荣，继续着奋斗不息的传统。

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毕生希望的寄托！



闪小说四则

◇ 许昭华

一、宏图大计

偷得人生半日闲，三兄、四兄、蚁姐姐、林妹妹在大家乐一起品尝泡沫咖啡，天南地北，侃大山……

林妹妹表示，退休后不甘寂寞，她要开一间东南亚特色的咖啡厅，圆一个自己的梦。

三兄的肚子里，满满的尽是锦囊。说要为特色咖啡厅添加文化元素，干脆提升为“文化沙龙”，是全世界第一个文学同好休憩的地方。每周一次有名家大儒光临讲学，每日一篇有兰亭雅聚花絮日志。林妹妹当馆长，咖啡厅取名晓庄（林妹妹的别号，意拂晓的庄园），三嫂破例出山当总管，四兄别无他长，暂安排个上下打点的职位。

首期投资呢？二百万大元。林妹妹说必要集资。这事要落在三兄当年，小菜一碟，落在四兄当年，也是小菜一碟。好汉还得提提当年勇……

大计已拟定，人员已各就各位，只欠东风。东风呢？蚁姐姐手气好，每人凑个二十元，到马会去提款，这一期上亿的彩金，等着呢！

二、寻找金花

某君身在化外，是个完美主义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唐山去，想找他的另一半。

广阔天地里，环肥燕瘦：城中闺秀，村里小芳，总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日，于入境处见一女关员，头戴盖帽，身着制服，英姿飒爽，一时傻眼，未敢正视。但自此茶饭不思，夜不成眠。

朋友闻之，大吃一惊！相思病，会死人的！说有好友在海关里，赶紧走一趟吧！

海关领导是个老太太，菩萨心肠，欲成人之美。问明原委后说：请跟我来！老太太在前，某君在后，关里关外寻找金花。“就是她，当日在这里值班。”

秀发披肩，身着制服，依然英姿飒爽！盖帽没了，右额多了一道寸许长疤，一道风景线！

某君又一次傻眼，头晃动的就像风中的银铃，死活不认！

三、辜获国宝

目不暇给，到底是有 2700 多年的历史。

山西平遥古城，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好在如今的相机，不需菲林，否则非拍到破产不可。

相机不怕开销，人却累了。团里同游的才女，第一个累了。在平遥漆器艺术博物馆门口左侧的靠椅上，目戴黑镜，手抱提包，噜噜地睡着了。

卡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且不说才女的睡姿，令人如何想起大观园山石僻处石磴上香梦沉酣的史湘云，只是身边一块匾幅，已吓人一大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蒋作家的烦恼

蒋作家爬了一辈子格子，爬出了一点名气。这些年来奖牌、奖杯领了不少。

人怕出名猪怕壮，但凡与文沾边的盛会，少不了都有蒋作家一把交椅。面子是人家给的，不能不捧场，何况还得去领奖。这年头奖项就是多，领奖函如雪花，莫名其妙的“那个飘啊！”

香岛是个尺土寸金的地方，蒋作家虽说经济不富裕，但也趁楼市不振的时候，分期付款勉强又置了个四百多平方呎的两房一厅。几十年的辛劳，换得两套房子，新的自住，旧的出租，也可以了。

不料，有一天孩子说要搬出自住，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孩子大了，交上了女朋友，喜欢二人世界，这也不可厚非，两老只能又收回出租屋，像少年宫出来又回去少年宫的庄则栋老一样，走个圆也回去过去的日子里。

旧居不大，光书报就占去了半屋子，奖牌、奖杯太多了也只能屈居床底。老伴清点财物，这回不唠叨了，她说曾去金行问过，奖牌、奖杯原来不是 999 黄金镀的，本以为年来国际金价大涨，想套现解决一些，看来也不可能了。

蒋作家一脸无奈，半晌不敢吱声！

算不清的狗账

◇ 蔡丽华

喜欢狗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提起家中的宝贝狗儿女或狗孙们，都有滔滔不绝的话题。我没养狗，却因为工作关系，也有本念不完的狗经和算不清的狗账。每天挨家挨户送信，看尽狗脸百态，也领教到“狗眼看人低”的无奈。我们这些“蓝衣天使”（老美给邮差之雅称），在狗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闯户大盗”，尽管我们隔着围栏，向牠们招手说“哈啰”或者展现几近献媚的笑容，这些人类的好朋友——狗儿们从不给我们好脸色看，更不买你的账！害我们每天行走在景色怡人的好小区，还得提心吊胆，像防猛虎野狼似的没有安全感。狗党们总是有本事像幽灵似地在你左右前后出现。这些突围而出的狗儿一般都闷声不响，深沉得当我们发现牠时，牠已近在咫尺间，客气的只对你东嗅嗅，西瞧瞧，一副欲迎还拒的酷样；戒备的会站在几尺外观察你的举动，牠那双狗眼就足以吓得你冷汗直冒，是福是祸，就看你的造化了；凶猛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为强，把你咬个皮开肉绽还难解恨哩！在邮政局的邮差培训课中，防狗攻击是最重要一课，一个个血淋淋的镜头叫人看着心惊胆颤！可见狗辈不可惹！偏偏狗主总爱唱反调，请听听：她很乖！很友善！她是在和你说“哈啰”（此时你看到的她前脚猛扒踢地面，竖眉瞪眼，拉长脖子正竭斯底里地向你狂吠，扭动全身想挣脱身上铁链的泼辣相，这样的“友善”，你敢消受吗？）再听听：请放心走过来，牠是很 nice 的沙皮犬，请相信我，牠绝不伤你（此刻围篱内的牠，嘴脸皱纹重叠的丑样，却有一个魁伟的猩猩身架，凹陷的双目不怒而威，冷漠高傲地无视你的存在，你相信牠真的会任由你来去自如？）每只狗，在狗主眼里宛如天使般善良，比亲生子女更乖顺。如果你听信狗主所言，那么，但愿你像猫一样有九条命。

当邮差之前，我从未对狗有戒心，因为我家从祖辈到小辈，都属于养狗和爱狗一族。我家的北京狗阿财曾伴我长大，听说牠的到来，我家的生意越做越好，所以牠深得父母的厚爱；我之喜欢阿财，不仅因为牠有一身漂亮又蓬松的米色长毛，主要是人唤牠“北京狗”，中学时的我，举凡国货，全是“最爱”！阿财是父母取的名，我嫌狗名俗气，但羡慕牠的出处，因为比在“番邦”出生的我“正宗”。上金边读书后，阿财不幸被离家不远兵营里驻守的士兵的孩子们谋杀，这些常偷鸡摸狗的小贼子们厌恶牠常坏了他们的财运而暗下毒手。失去阿财，全家人都很难过！接着，我也离开了家……此后，父母长达十几年不再养狗。

当了邮差后，看见几位同事先后被狗咬伤，才开始对狗敬而远之。第二年冬季某夜（下午六时就天黑），我正把信放入信箱，屋主闻声开门取信，一只娇小玲珑的小吉娃娃冲出，在我的小腿咬了一口，只是小小的两个牙印伤口而已。我放弃对屋主的控告权，只需去诊所注射一剂防狂犬症药。邮局两个月不派信给狗主，以示处罚。

第二次被狗咬是在前年“端中返乡之旅”结束后欲返美前一天发生——是妹夫的爱犬翻脸不认人所致。我在他们家暂住了十多天，看到酷似阿财的狗甥儿整天整夜被一条大铁链拴住。一家大小六人，除了妹夫，没人给牠好脸色，连施舍一碗狗食也放在铁链尽头。相较于阿财和美国狗儿，这只狗甥不但得不到现今狗儿们普遍享有的恩宠，反而受尽冷落折磨。每次提到牠，原本善良热心的小妹忽然换上《灰姑娘》里后娘的脸谱，手指尖尖地指着狗甥，咬牙切齿地数落牠。她这后娘般的恶形凶相与狗甥儿哀怨的眼神和背人吃饭的灰姑娘似的可怜举动令我对狗甥的际遇充满同情。但每当我忍不住想靠近牠时，四婶和小妹都很紧张地不让我靠近，因为牠曾经咬过四婶和小妹的女儿。小妹说曾经很喜欢牠，牠却不知好歹，主贼不分，除了妹夫，全家老少都不敢接近牠。那天，当我招手向亲人们告别时，狗甥彷佛知道关爱牠的我要离开了，被拴在靠近门处的牠不停地舞动双脚，一副难舍的样子。我恍然看到当年离家上金边时阿财的样子，不觉伸手抚摸牠的头，长毛宛如孩子们的发丝那般柔滑，牠乖巧地低头任我触摸，却正当我把手拿开时，冷不防被牠偷袭——右手食指尖被咬了，随着我一声惊叫，牠好像知道自己闯了祸，松开口；我即刻跑到浴室冲洗正流着血的手指，然后跟随妹妹去医院打防

狂犬针。临去前，发觉牠的嘴已被妹夫打得鲜血直流，他们都骂牠活该！

医生说，先给我注射两针，等我回美后，必须再继续注射多四针。我不解地问：上次被狗咬，只打一针而已，为何这次要打这么多针？她说：因为柬埔寨的狗没有定期打预防针，以防万一，所以要连续打针。

回来后，我到上次打针的诊所，医生建议我应该去医院急诊室挂急诊。

急诊室医生问诊后，马上给我注射一针，然后预约下星期再来注射。我不明白为何要打这么多针？就征求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意见。他向我了解狗儿的状况后，告诉我，他有一个韩裔病人，被野狗咬伤，连打几针防狂犬症的针后，得了下半身瘫痪的后遗症，至今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医生不敢给我拿主意，只能让我在狂犬症和瘫痪间作个选择而已。天呀！这么大的难题，叫我如何选择？医生说：你就赌一赌吧！一般家养之狗不乱跑，染狂犬病机会也许不大，但我也不敢保证。听他这一说，我就赌狗甥没犯病，放弃再打预防针了。

此后，我见狗就害怕！怕被咬，怕致人残废的药剂。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如何避免与狗儿打交道？单是今年，从初春至深秋，我已接二连三被狗儿吓到半死。前天，我派 183 街的信，走到 75—44 门号时，隔着玻璃门看到一只黑褐猎浣熊犬坐在门口望着我，我不敢惊动他，把信放在门前地下就迅速走到下一户（75—40），刚拿信放进信箱，惊见一只大黑狗把前双脚搭在我右肩，狗嘴靠近我后颈，“啊！ My god！”我大声尖叫，双脚发软，心跳加速……我以为大难临头了。听到狗主冲出门外，频频唤狗，牠跑到主人身边，又迅速回到我这，像和我们玩捉迷藏似的；而我，动也不敢动，一声声的惨叫，希望来人救我逃出险境！巴望狗主驯服顽狗，赶牠入屋。牠却忽而跑来吓我，忽而跳去耍主；几经如此来去折磨，未被牠咬伤，也快吓死了。等到牠终于在女主人软硬兼施下被赶回屋去时，我也虚脱地迈不开脚步了，屋主跑来向惊魂未定的我连声道对不起！再下一户是律师办事处，秘书小姐见我脸色苍白，气喘嘘嘘，问明原因后，忿然建议我发一封警告信给狗主，他们请我先坐下喝杯水压惊，好好休息一会再离开。

同事们听我谈起这场历险记，都为我捏把冷汗！同时，都说狗嘴下留情已是天大的造化！但我知道，只要这身蓝制服未卸，我迟早会被狗狗吓出心脏病！

戏赋一首《雪袭狗欺》打油诗：

白雪飘然报冷冬，街头巷尾薄冰封。挨家走户常摔痛，吊胆提心难避凶。

恶狗瞧人杀气重，肥鱼戏水生机浓。眼皮若是频频动，何苦天天数脚踪。

注：戏里说眼皮跳是好兆头。



柬埔寨的灵魂——吴哥窟

◇ 陈 予

雪水对山的领悟

发源自中国青海玉树州杂多县的沱沱河是澜沧江的源头。它从七八千米雪山带来圣洁的雪水，从云南出境到中南半岛就是湄公河。它越过老挝山地来到了柬埔寨。

雪水感恩纯洁的雪山，雪山孕育了伟大的河流，伟大河流必创造伟大的文明。沿着富饶湄公河进入洞里萨湖北端，你可看见滨湖城市暹粒。暹粒市面临大湖背靠荔枝山，它的西南 6 公里就是柬埔寨著名古都吴哥窟建筑群——孕育伟大的吴哥文明的见证。

吴哥是柬埔寨公元 12 世纪的古都，也许当年元朝的周达观还没有看到暹粒，看到的是一个滨湖靠山的大都城，它有高大的城墙、整齐的街道、高耸的佛塔、壮丽的皇宫、皇宫里，国王建金銮宝殿，坐五香七宝床，手执金剑，宝座背后有一扇金的窗户……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辉煌。故此说，吴哥窟就是富贵柬埔寨的象征。

真腊王国的崛起

柬埔寨的历史在吴哥王朝以前还有很长的一段。周达观见到的已经是吴哥的末期了。据中国史料记载，隋唐以前，中南半岛出现一个扶南王国，它的版图比现在的柬埔寨要大得多，包括现在泰国的东部、老挝的南部、越南的湄公河出海口都归属于它。后来，扶南王国被它的属国真腊所灭，扶南王国变成真腊王国。强大的真腊王国到了阇耶跋摩七世时，国力达到鼎盛，他倾尽全国人力财力建筑吴哥，构筑无数寺庙，勒部刻石，将历来与周边国家征战之事雕刻成壁画，敷设在吴哥窟的回廊，陈述世代功绩，其建筑之恢宏、艺术之精巧为旷世所罕，堪称精妙绝伦。以致数百年后，尚被人称为亚洲四大奇迹之一。真腊王国是于公元七世纪 - 八世纪之间崛起，首任王叫伊奢那跋摩一世，都城叫伊奢那补罗（位置在今磅同市以北的三坡布雷卡），一世王最有远见的是派出使者到访中国，因而中国史官就将这段经过写成《真腊传》列入正史，《隋书·真腊传》记述的就是真腊建国的原貌。一世王逝世后不久，真腊分裂成水真腊与陆真腊两部分。

湖与湄河的联袂

洞里萨湖是湄公河天然的调节水库，使湄公河旱雨两季保持充足流量，使境内 500 公里河段船只可以直通无阻。同时，洞里萨湖又是聚宝盆，湖水涨涸有度，鱼类生长非常迅速，同时湖区的气象得到改善，大湖与湄公河的联袂，使真腊王国物产极其丰富。

真腊王国东枕交趾国，北靠暹罗文单，途经所亘近一千五百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错杂，触石吐云。它得天独厚，郁纷纭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气而为霞。其东、北、西为高地，惟西南、东南临大海，中间有大湖，余地近乎平川。因而气候炎热，雨量众多，原隰郁茂，百草滋荣。孔雀翠鸟群翔，犀牛大象兢驰；白雉朝雊，猿猴夜啼。湖区里，鲤鲔鲂鳙，跃涛潜波；冈峦中，虎豹熊罴，长啸山林。花果蔽野，财宝盈畴。宅挂荔枝龙眼，圃结芒果榴莲；山贮金银铜矿，岗藏翡翠宝石。佛坛圣塔尽铺黄金，王家御殿全敷白银，故此赢得“富贵真腊”的盛名。

吴哥窟南门顶上刻着五叠‘四面佛’像，佛像低眼垂眉，面目安详，嘴角带着微笑，显出非常自信的仪容。这就是颇有风度的“吴哥的微笑”，是伟大的阇耶跋摩七世的微笑，它的慈祥仪容使东传佛教的诸多佛像仪表上升了一个层次。

唐以降中真友好

隋之后，历唐、五代、宋、元、均有史书记载真腊历年朝贡之事，此说明邦交来往世世不绝。中真两国是时代友好邦交的典范。况且真腊人一向奉佛，‘黠惠知巧’（聪明有智慧）且‘人性善’（《南齐书·东南夷》），‘人柔弱’（《清朝文献通考·四裔五》）秉性和善，不巧取豪夺，加上国家富裕社会安定，人民友善，所以移民的事就发生了。明永乐年间，有中贵人奉使往柬埔寨，

公事完毕将要归来，随员中忽然少了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怎样找也找不到。只（下转 160 页）（上接 159 页）好上报柬当局。柬埔寨王着急了，只好用三个柬人去补充应急。回来后，皇帝亲自处理此事，帝说，华人自己逃亡关柬人啥事，而且问责赔偿过分，况且他们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怎要让人家背井离乡来中国？回过头命令礼部大臣发放旅差费，安排柬人回去。明成祖朱棣处理这件事是很通情达理。（见张燮《东西洋考》）这个故事说明自明朝起华人移民之事逐步兴盛。资料记载：到 1998 年大选前普查，在 1100 万柬埔寨人中大约华人有 50 万人。

石刻艺术显奇葩

南门内五十天神拔那伽、吴哥窟历史壁画、吴哥通四面佛像、女王宫门楣神话石刻等都是吴哥石刻艺术的奇葩。当你穿越吴哥南门，扑面而来是一股神的力量。门楼上有眺望四方的佛像；巨大那伽龙蛇形护栏被五十位天神用力揪住。你会被神力所拥抱，所环绕，所震撼，因为正对面就是直插云霄的六十五米高五塔吴哥窟。窟里有精工细刻的回廊长幅壁雕，是柬埔寨神话亦是柬埔寨历史。

还有周萨神庙，由中国技师修葺复原的古迹精品，仙女浮雕围拥在四周；巴戎庙有微笑高棉，塔布伦庙有缠庙空兰树根。斗象台大象赛长鼻，神猴哈努曼搅拌乳海。

由于当年柬埔寨信奉印度教，毗湿奴与湿婆是一对对立的神王：因陀罗与阿修罗是一对对立的天神：他们统率各自的神魔野兽，演绎出瑰丽的神魔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印度神话《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成为吴哥窟石刻艺术的众多题材。

最为珍贵的莫如女王宫的红沙岩石刻。那里的宫墙上布满精致雕刻，凡是门楣、廊柱、窗棂都有很精美的高浮雕。凡是仙女阿帕莎丽，一概隆胸半裸，端庄秀丽，神态温柔；凡是武士，身材俊美，威严强壮。屋角支撑屋顶的怪兽口中的牙齿都历历可数。其精细程度犹如波斯的织毯、犹如中国的丝绣，其舒卷的藤蔓，闪动的火焰，几乎是用织锦的工法刻成浮雕，令人叹为观止。

高棉的微笑——摄人心魄，阿帕莎丽舞蹈——织锦般传神：吴哥石刻是世界石雕艺术的一朵奇葩，它是柬埔寨的灵魂，是一股焕发无穷魅力的精神力量！



边陲上的星火

◇ 梦 凌

(1)

婉秋放下最后的一本作业本，重重地吁了一口气，起身做了几个扭腰的动作，然后关上门，走出宿舍，她要到学校任教 。

这座宿舍离学校有一段的距离。

婉秋不是本地人，她是一位志愿者老师，来自京都曼谷，那里有些事儿，有些烦恼让她感到懊丧。

来到这所距离边疆不到三公里的小学校当老师已经一年多了，偶尔地会听到树林丛间群飞的鸟儿，还有边界上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

婉秋不害怕，也许是因为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刚来到这所边疆学校，最初的时候听到枪声，她害怕极了，好几个晚上不敢闭上眼睛，甚至起了回曼谷的念头。后来，她慢慢地习惯了这种生活。

她可怜这里的孩子，不大有老师愿意来这里任教，事实上有几位老师在这里毕业。但，他们不愿意留在这里，都到其它繁荣的地方任教去了。婉秋不明白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缺乏奋斗的意志，生活在这一带的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真的很少。

婉秋的想法得到父母亲强烈地反对，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学生却偏偏远离繁荣的大都市，到一个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边疆当小学老师 , 可是 , 无论父母如何反对，都改变不了婉秋的决定。

想到这里，婉秋忽然想起了在曼谷的父母亲，她的心隐隐地在作痛。她理解父母亲的爱心和苦心，她还知道边疆学校随时都会发生危险，可是每当想起那恋爱了六年的男朋友带着另一个女人在他的睡房里被她碰见的情景，她无法原谅男朋友无情的背叛。

婉秋不怕苦，边疆老百姓的生活宁静而朴实，她渐渐地喜欢上这里，可怜这里的孩子，她愿意把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传授给这里的孩子们。

美莱学校只有三位老师，校长素猜，也是这里的村长，还有婉秋，第三位是一位志愿者陆军士兵。

早上有点儿晨雾，微风吹拂，一阵凉爽，婉秋贪婪地呼吸着大自然给予的新鲜空气。她忽然想，此时此地曼谷应该上演着汽车摆长龙的画面吧。

她对迎面走过来的小男孩露了一个笑脸：

“虎子，妹妹呢？”

叫虎子的小男孩摇了摇头。

“老师，兰子一直喊头痛。”

婉秋皱了皱眉头。

“兰子不舒服吗，有没有吃药？”

这里没有医生，这里的村民患了重病必须坐车到距离学校三公里多的边防军营医务所，那里的医生除了医疗受伤的边防军，还为当地老百姓服务。

久不久地边防军营医务所医疗队会下乡为当地百姓看病，而且是免费的，事实上患了重病的村民都会直接赶到边防军营地医务所治疗 , 普通感冒或是被虫蛇咬伤等，都会找一些便药解决。

虎子又摇头。

“老师，还没呢，我正要到学校的医务所讨几粒止痛药给兰子吃。”

“那爸爸妈妈呢？”婉秋紧张地问。

“爸爸妈妈昨天进森林采蘑菇和竹笋到现在还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和兰子。”

婉秋很无奈。

这里的老百姓真的是为了一天三餐的温饱而挣扎，为了糊口，有时候不得不把孩子丢在家里。而城市里的人呢？为了自己的名望和社会地位不惜花钱登广告，请客吃饭，拉拢人心，从来不曾考虑到穷人的生活是怎样过的，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

婉秋叹息这不公平的世界。

“这样吧，小虎先回家看顾妹妹，老师的宿舍有一些止



痛药，老师先去拿药给兰子吃，然后再到学校去。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家里不好！不舒服就得有人照顾啊，或者，小虎把妹妹带到学校来，老师和小虎一起照顾兰子。”婉秋低着头对虎子说。

小男孩双手合十，感激眼前这位美丽的老师。

“感谢您，老师！”

“没关系，我们一起照顾兰子吧，如果病情不好的话，老师会亲自带着兰子到边防军营医务所看医生的。”

婉秋温柔地看着小男孩。

“好的，老师。”

“去吧，照顾好妹妹噢。”婉秋吩咐小男孩，然后回到宿舍，小虎的家就在宿舍的不远处。

下午放学了，七岁的兰子烧却一直不退，婉秋担心兰子是不是得了重感冒？

校长知道了也很担心，他走进来，摸了摸兰子烫热的额头。

“应该送到边防军营地医务所去，那里有医生。”

校长一脸愁云，转身跟婉秋说，婉秋点点头，同意校长说的话。

“校长，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兰子一点儿起色都没有，还一直嚷着说头痛，全身酸痛。”

志愿者老师，也是陆军士兵鲁宾走进来，说：

“校长，让我开车吗？”

校长抬头望了鲁宾，皱起眉头，有点儿丧气地说：

“那辆破车还可以用吗？”

“勉强还可以的。”鲁宾回答，脸上一副疲累，今天他修了一整天的车。

“一位边防军和我一起修理汽车，我们在仓库兜了大半天，可以用的全用上了。”

校长叹气，脸上一副垂头丧气。

“没办法，校车的事儿，我已经向当地教育分区申请了好几回了，都被退了回来，说预算不够，这附近的居民也只能左盼右盼啦。”

每当学校的那辆旧车要出去办事，都会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但好像是铃声，当地老百姓听到了汽车声音必然会搭顺通车外出看病或是外出办其他事儿。

鲁宾弯下身抱起兰子，婉秋跟着后面，来到汽车旁边，停步，对跟随后边的男孩子说：

“小虎先回家吧，爸爸妈妈回来你就告诉他们，老师带妹妹到边防军医务所，不用担心，到了那儿一切都会好的，老师一定会把妹妹带回来。”

“老师！我知道了。”虎子感激地看着老师。

“别乱跑哦。”

“是！”虎子点点头，向汽车内昏睡的妹妹看了几眼，看得出他挺担心妹妹。

婉秋跨步走上汽车，看了看车座后昏睡的兰子，有点儿心疼，她对鲁宾说：

“出发吧。”

汽车嗒嗒嗒的声音响起，这辆旧老的破车随着岁月和长期的使用，似乎在抗议着什么似的。听到这沉重的声音，婉秋重重地叹了口气。

汽车开始颠簸，一路上道路崎岖不平。

婉秋不时望着后坐上的兰子，瘦弱的小女孩正随着汽车的颠簸而摇晃。

“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边防军医务所？”

婉秋自言自语。

“婉秋老师别太担心！我想兰子应该是得了疟疾，到了边防医务所打一针就没事儿的。”鲁宾说。

“真可怜！小小年纪，哎！”

“乡下孩子都是这样的，长不大。”

“真奇怪，都是泰国人，生长在同一个蓝天下，生活遭遇竟如此不同。”婉秋摇了摇头。

（2）

鲁宾把汽车停在边防军医务所的前面，大声呼叫着，里面的几位士兵从帐篷了跑出来，把兰子从汽车上抱了下去。

婉秋跟着鲁宾的后面，走进一个宽大的帐篷。

一个军医背对着婉秋他们，弯着腰跟床上的病人说着话，听到后面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抬起头。

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正看对着婉秋他们，婉秋的心莫名地跳了一下，避开了那双正在注视她的眼睛。

“孩子怎么啦？士兵，赶快把孩子抬到病床上。”命令的声音洪亮。

鲁宾向前面这位军医行了礼：

“报告古蒙营长。”鲁宾的声音铿锵有力，行礼利索。

“这孩子怎么啦？”

军医对着鲁宾又问了一次，眼睛却盯着婉秋。

"烧一直不退，我怀疑是疟疾，全身发抖，已经昏迷了。"

鲁宾报告得很详细，军官听了直点头。

军官拿着检测仪器仔细地

为小女孩检查着。婉秋看着那双熟练的双手，有点儿入神，多么年轻帅气的医生啊！

他抬起头，深邃明亮的眼睛刚好对着婉秋的大眼睛，她有点儿紧张。

"是疟疾。"

他认真地对鲁宾说眼睛却看着婉秋，婉秋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等一会儿要打一针，先看看病情，最好在这里休息两三天。"

"孩子的妈妈可以在这里守着，但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这里会有其他士兵照顾病人。"

婉秋蹙起眉头，说不出话。

还是鲁宾聪明，一下子就会意了。

"婉秋老师不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孩子的老师。"

古蒙扬起眉头，从头到脚细心地打量着站在前面的这位年轻美丽的女老师，一个人自言自语：

"哦？是老师？"

婉秋有点儿羞涩，脸上呈现红晕。

"孩子的爸爸妈妈呢？"

古蒙把脸转向鲁宾。

"进森林找野物呢。"

"他们知道的话一定很担心……"鲁宾说。

"不用担心，这里是军营医务所，病情也不是很严重，打针吃药，好好休息就没事儿的，好了就可以上学去。"

古蒙的最后一句好像是对着婉秋说的。

"那……我和婉秋老师先回去。"

鲁宾说，把孩子交给他尊敬的上官手里，他一百个放心。

婉秋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是谁？为什么鲁宾那么信任他？

令她不舒服的是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

"如果孩子醒来后发现周边都是陌生人一定会吓坏的，还是让孩子熟悉的人先陪着吧。"

古蒙的声音轻柔柔的，他对鲁宾说，眼睛却一刻都没离开婉秋。

婉秋望着前面这位魁梧的军官，眨了眨眼睛，犹豫不决，她知道不应该把孩子单独留下。

“没关系的，营长，我和婉秋老师都必须快点儿回去。"

(3)

看着小女孩扭曲成一团的瘦小身子，婉秋可怜兰子，医生说得对，孩子醒来看见陌生人陌生地方会害怕的。

"这样吧，鲁宾老师，你先回去，我在这里守着兰子，如果兰子的爸爸妈妈还不来，我自己想办法回学校去。"

婉秋说，她不忍心丢下孩子。

鲁宾没有反对，他知道这里是最安全的，而且他还知道他以前的上官是不会让她受到丝毫的伤害。

"那……我先回去啦。"

"鲁宾老师，麻烦你把兰子的病情告诉小虎，孩子的爸爸妈妈才知道他们的孩子生病了，现在在哪儿。"婉秋交待。

"好的。婉秋老师，你会一直守着，直到兰子的爸爸妈妈来看孩子，是吗？"鲁宾问。

"也只能这样了，把孩子孤单地丢在这里我不放心，但无论如何明早我一定会回去，我明天还有课呢。"

"营长，婉秋老师就拜托您照顾了。"

鲁宾转过身，恭恭敬敬地对古蒙说。

"我都会照顾的，你不用担心。"古蒙拍了拍鲁宾的肩。

声音充满自信。

婉秋在一旁听着，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他。

他的黑发浓密有型，体格高大魁梧，还有，他的鼻梁很挺，嘴型相当好看，虽然眼神太过凌厉，但一张俊脸仍出奇的英挺，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着威严。

对了，鲁宾称他营长，他应该是军营医疗所的上校？中校？这么年轻的营长？

还有他那双看人的眼睛，那眼神好像在看什么奇怪的东西，深奥，复杂，还充满……感情。

感情？

奇怪，她认识他吗？这位英俊的军官为什么会用带着感情的眼光看她？不对，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呢。

她出神地想着。

这时，她的眼睛又一次碰撞着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她的心，又跳了一下。

她沉思的神情哪里能逃得出古蒙的双眼．他蹙了眉头。

"留在这里让你很不舒服吗？"

"呃．．．"婉秋说不出话。

"一直在忙着孩子的事儿，看样子你还没吃晚饭吧？"他转了一个话题。

经他这么一说，婉秋还真觉得有点儿饿了，她一直在为兰子的病情而担忧着。

婉秋再一次感到窒息，她让他感到麻烦了？

他似乎看穿了她的心事。

"我马上让士兵准备晚饭，送到这里来。"



"不好意思，太麻烦了。"婉秋过意不去。

"我还不饿，说不定兰子的爸爸妈妈马上就来了，我可以回学校吃饭。"

"我想孩子的父母亲到来时已经是夜晚了，说不定是明早呢，老师还是先吃点儿东西吧。"

"照顾你不麻烦啊，你也不要多想，这里有很多吃的，瘦小的你能吃多少啊，哈哈哈！"古蒙说，看样子心情挺不错的。

婉秋无法拒绝他的话。

"嗯，好吧。"

"你不介意吧，如果我和你一起吃晚饭？"

他忽然提出共进晚餐的邀请，脸上堆满着笑容。

谁敢拒绝主人啊？婉秋心里想。

"哦，可以的。"

"谢谢！我就不用一个人吃饭了。反正我们都要吃饭，一起吃饭也没什么，你说是不是，老师？"他开始解释。

"随便，怎么都可以。"婉秋平静地回答。

不一会儿，帐篷外面有两三位士兵把饭菜端了进来。

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吃饭，而且眼睛还一直看着自己，婉秋感到很不舒服，小心翼翼地吃着，不出声。

"看样子你很担心你的学生。"古蒙打破僵持的气氛。

"那是我的学生。"

"你很爱学生。"

婉秋点点头，不出声，静静地吃饭。

她一直在听古蒙说话，简单的回答就是"嗯"或是点点头。

"你不烦吗？"古蒙问。

"烦什么？"婉秋终于开口。

"贫穷的乡下。"

"不会啊，烦的话就不来了。"

"呵呵呵，也是，我好像问得太笨了。"古蒙摸了摸自己的头，呵呵呵地笑着。

"那你呢，你不烦吗？"

"烦什么？"他模仿她刚才的话。

婉秋抿嘴。

"贫穷的乡下。"

"不会啊，烦的话就不来了。"

婉秋瞪着眼前的这位男人，她知道他在捉弄她。

婉秋不再说什么，吃完饭，她行了个礼致谢，识趣地退下去，看顾兰子，另一方面她在躲避他那双眼睛。

在医疗所里婉秋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帅气的营长，他刚毅果断的话语代表着命令，身边的人听到了会马上执行。军医医务所的病人一直在称赞古蒙医生心地好，医术高明。

"你是怎么样的人呢？"婉秋忽然为自己奇妙的感觉吓了一跳。关她什么事儿啦？

婉秋一直为兰子擦身，渐渐地孩子烧退了，可能是药力的作用，小小的她睡得很香。

这时候帐篷外响起一阵吵杂的声音，她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原来是兰子的爸爸妈妈提着煤油灯，跟着一位士兵走进了帐篷。

婉秋松了一口气，兰子的父母亲终于来了，从昨晚到现在她一步不离地守在兰子的病床前至今未眠。

婉秋向兰子的父母亲交待了几句话，就急忙地走出帐篷，她想着该怎么回学校呢。

"我要回美莱学校，这里有汽车到学校吗？我要在哪儿上车？"婉秋问站岗的哨兵。

"老师，您要回学校了吗？"

"是的，能帮忙吗？"她温柔地问。

"等一下，我去请示营长。"

婉秋还来不及阻止，站立在面前的哨兵已经不见了踪影，她只有叹气。

没有星星月亮的夜晚，天，好像要下雨了。

她过意不去，不想再麻烦那位营长，昨晚他一直在照顾兰子和其他病人，她记得他应该是在午夜时候才离开帐篷的。

古蒙高大的身影向这边走来，后面跟随着哨兵。

婉秋冲着他无可奈何地露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哨兵说老师要回学校了？"

低沉磁性的声音在她前面响起。

"嗯，是的，对不起！麻烦了大家，天好像要下雨了，再过几个小时学校就要上课了，我怕赶不上。"

古蒙点点头。

"我开车送你回学校吧。"古蒙回答。

"啊？不可以！不可以！"婉秋赶紧说，她怎么可以麻烦他呢？他忙碌了一个晚上，休息都不够呢。

"让其他士兵送我就可以了，您。。。呃，您可以多休息。"

古蒙皱起了眉头，重新打量着她。

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在担心他。

他再次扬起头，说：

“还是我送你吧，不麻烦，你也不必客气。走吧，汽车在那边。”他指着前面的路，快步向前走。

婉秋叹了叹气，她无法再拒绝他，只有快步地跟在他的后面。

“真是好老师，很担心学生。”

古蒙细听后面跟随着的脚步声，他一边走一边说。

“我是老师啊，学生们个个都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

“为什么你要来这偏远的地方工作？曼谷有很多学校，不是吗？”

婉秋不喜欢他像审犯人似的问她。当她看见他转身看着她时，脸上很平静，她才放松了自己。

“我就是想到这里来教学生。”她呼了一口气。

“消极主义思想。”他呵呵呵地笑着。

婉秋皱了皱眉头，微弱的光亮中看到他露出的白牙齿。

她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也不算什么消极主义思想。我只想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儿，再说了这里远离繁荣，孩子们缺少知识教育，当地人常被外面的人欺骗，太可怜了！”

“你说得也对，但是，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的，争名夺利，很正常的事儿。”

终于来到一辆吉普车前面，隐约可见上面布满了灰尘，几乎认不清汽车的颜色，古蒙上了汽车，指着前面的座位，婉秋跟着上了车。

他启动汽车，很熟练的把车子开了出去，汽车沿着道路向前行驶。

“你父母呢？ 他们不反对你吗？”

“当初他们都反对啊，但是我不听，我只想做我喜欢的事儿。”

“有自信的女人。”古蒙的笑声浑厚而又充满磁性。

“你男朋友呢？难道他也不反对？”他再问

婉秋瞟了身边的男人一眼，真是爱管闲事，那毕竟是她的私生活啊。

不过告诉他也无所谓，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婉秋心里想。

“我没有男朋友。”

婉秋说话的语气很平静。

古蒙紧缠着她问：

“怎么可能？像你这种年龄的女孩儿，大部分想的都是爱情，你可别告诉我你没谈过恋爱？你孤身一人来到这偏僻的地方投身于教育，莫非是失恋？莫非想躲避什么？还是为躲避其它伤心的事儿？呵呵呵，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的？”

婉秋听了一肚子怒火，她不满意地回答：

“我有权力不回答你的话，不是吗？”

古蒙侧着头看了看了身边这位发怒的女人，他抿嘴笑了，这个女人啊，连生气的样子都这么地可爱。

婉秋紧闭着嘴，心里头一万个不高兴。

为什么别人总是喜欢用异样的眼光看问题？即使她失恋了，那也是她的私事，跟他什么关系？她在心里头嘀咕着。

他的视线不时地调回到到她身上。

透过汽车的灯亮可清晰的看到那双清凉的眼眸，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吸引着他，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渴望，他想知道她更多的事儿，特别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了生病的学生不顾自己。

他佩服她，也许他所遇到的女人不是讲究衣着打扮就是喜欢向他抛媚眼，蝴蝶般在他周边飞来飞去，而眼前这位女人，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伴侣，可惜啊，看样子她不怎么喜欢他。

这样的女孩，左看右瞧都是可爱，微笑时的小酒窝，生气时的可爱样子，还有天真坦率的说话，特别是她时不时羞红着脸。

忽然，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雨点迅速地模糊了前进的路线。古蒙的吉普车没有车篷，不一会儿，他们俩被雨点打湿了。

古蒙小心翼翼地开着吉普车继续往前走。

他不时地看着旁边的女老师，他开始担心她。

“怎么办？雨下得这么大。”他嘴里开始唠叨，雷声几乎掩盖了他的声音。

“是啊，该怎么办？这时候孩子们都差不多要赶着上学去，被雨淋了就麻烦啊。”

自己都不保了，还在想着那些宝贝学生，哎，太可爱了！

“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避雨，雨下得这么大，开车很危险的，还是等雨停了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好不好，老师？”

她能说什么啊，雨下得这么大，看样子也只能等到雨停了再走。

“我记得前面有一座旧仓库，我们…嘿…”话还没说完古蒙已经惊叫了起来，吉普车忽然掉进坑洼里，再也无法启动。



婉秋吓了一大跳，脸色苍白，刚才的一刹那她整个身子猛地向前冲，她还以为撞车了呢。

“汽车掉到坑洼里了，看样子，我们只能到前面避雨去。”

（5）

雨倾盆地下着，风猛烈地刮着，路边的树猛烈的摇晃着，雷声轰鸣着，豆大的雨点在头上敲打着，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当婉秋和古蒙来到一座破旧的仓库时，两个人已经像落汤鸡，全身湿透了。

古蒙赶紧把仓库的大门关上，强烈的大风几乎让他关不了门，还好，这里还可以避雨，古蒙感到庆幸，虽然这所仓库到处还滴漏着雨，但毕竟可以遮风挡雨，暂时停驻。

屋外雷雨交加，一丝丝的闪电不时地在头顶上呼叫着，婉秋被一阵阵的雷声闪电声吓破了胆，她的尖叫声被雷声和闪电声掩盖着，她知道自己脸色变得很难看。

古蒙望着脸色苍白，浑身湿透的婉秋，他担心着。

“冷吗？”他问。

“嗯，没想到雨下得这么大，如果知道会是这样，就不会连累你了，真的对不起！”

很谦虚的女人，古蒙心里想。

“不用担心我，这点儿算什么啊，令人担心的倒是你，老师。”

“我没事儿的。”

说完话婉秋的牙齿已开始哆嗦，他看在眼里，轻轻地摇头。

他的眼睛迅速的环视四周，最好的办法就是生火取暖。

婉秋的眼睛一直随着他转。

“雨可能马上就停了。”

“这样的雨会下好几个钟头的，说不定还下个整日整夜。我认为我们还是想办法生火取暖，先暖和暖和身体，再说了我们的汽车也掉进坑洼里，我们也许会被雨搁在这里好几个钟头呢。”

婉秋的脸刹时地变了，她在担心学校里的学生们，忽然，她想起了什么。

她应该担心自己不是吗？外面的大雨，里面的她和他，孤男寡女两人共处一间仓库，更不适合。

如果，他对她做了什么，她该怎么办？她不了解他啊。

一阵疙瘩从背后涌起，这次不是受冷，而是害怕。

婉秋退后几步，紧靠着仓库的墙壁，她觉得眼前有点儿虚晃。

古蒙没有注意婉秋的不安神态，他正在寻找仓库里仅存的几根破朽木头，他把那些木头，木棍堆在一起，开始生火。

他背对着婉秋，一边生火一边不停地说：

“我们还是幸运。这里有些木柴，我还有打火机，马上就能把火生好，等一会儿老师过来，坐在这里取取暖，如果有一件干衣服的话该多好。老师，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湿衣服脱下来，不然你有可能得肺炎，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为你治疗，特别是现在，我手上没有医疗器械。”

婉秋望着他的背影，不停地吞着口水，当她听到他让她脱掉衣服时，她全身都抖个不停。

他依然背对着她，火堆开始有些火花了。

“嗯，不…不好。”婉秋觉得自己的眼前的虚晃比刚才更厉害了。

婉秋颤抖的回答声音令他往后看，他蹙起了眉头。

古蒙不解地看着她。

“怎么啦？”

“我…没事儿。”

婉秋的声音颤抖无力，她知道自己要晕倒了。

古蒙看着她，慢慢地笑了，他有点儿明白。

“站在医生的立场我建议你听从医生的话，再说了不是要你脱下全部的衣服，你把外面的衣服脱掉就可以了，然后靠近火堆取暖，我也一样会脱掉外面的衣服。”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说的好像是很普通的事儿，但是他不知道她正红着脸，害羞着。

让她脱下外面的衣服，只穿着内衣内裤坐在火堆前？不，打死她都不可能做的，婉秋打了个冷颤。

他是男人没什么，可她是女人，如果按照他说的做，那一定是疯了。

他是医生又怎么啦？难道他的命令我非听不可？她刚认识他，对她一点儿都不了解，万一…万一…，那她该怎么办？

婉秋使劲地摇头，她不可能听从他的建议。

“不，我不脱衣服，等一会儿衣服就干了。”婉秋告诉他。

古蒙张着嘴巴正想说什么，但他想了想，改变了主意。

他用一枝小木棍搅了搅火堆，火正旺地往上窜着，火红火红的。

他背对着她，慢慢地说：

“不好意思，我要脱衣服了。”

婉秋涨红了脸：

“嗯…唔…”

婉秋想不出该怎么阻止他，因为他也是全身湿透。

“随你的便。”

他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紧贴着肌肉的湿衣服令他全身不舒服。动作很快，不一会儿，他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只剩一条内裤。他把外衣当作毛巾擦了擦脸，舒服多了。

婉秋睁大眼睛看着他。

他是男人啊，无所谓，可她呢？

婉秋紧抱着膝盖，刚才淋湿的衣服紧贴着上身，开始有点儿热乎乎的感觉，她发现自己的头越来越重。

“看样子雨会整晚地下。”古蒙抬头望着仓库外轰隆隆的雷雨说，靠近火堆，暖暖的，感觉好多了。

他转过头看着她，而她一点儿都不在乎他那不满的眼光，紧咬着嘴唇。

“学生们也许都在教室里等着他们的老师呢。”

他的声音被阵阵的雷声掩盖着。

也许吧，但现在没其他好办法，只有等待。

“你教什么课，老师？”古蒙打破僵持的局面。

婉秋只想静静地坐着，寒冷让她窒息，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僵硬。

好想念宿舍里的大床，应该盖着被子好好地睡一觉。

“我教好几门课程，学校老师不多，大家互相帮忙，分担工作。”她慢慢地说，有点儿心烦。

“冷吧？”古蒙望着她，嘴边挂着微笑。

“当然冷啊。”

婉秋振作地挺了挺背脊。

“我说了你把外面的衣服脱了，不用害羞，我是医生，各种病人我都看过了，又不是要你全裸着，我不会心跳的。”

“脱不脱，那是我的事儿。”婉秋很不满意，什么鬼医生啊，幸灾乐祸。

“哦，那我不管啦，我好言相告，你偏不听那是你的事儿。”

“我只是担心你死了我会被你的学生打死，骂死的。”古蒙一边说一边笑着。

婉秋说不出话，寒冷，从背脊一直凉透心窝。

婉秋紧抱着膝盖，她的眼睛不安地望着面前的帅气医生，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而外面的雨点没有停止的预兆，反而更加剧烈，更加凶猛。

双手开始不停地抖擞着，嘴唇也在不停地发抖。她好羡慕健康魁梧的他。他一点儿都不在乎外面的风雨声雷打声，而她呢，又冷又疲劳。

轰隆隆的尖锐雷声从屋顶传来，婉秋一声尖叫，让正在沉思的古蒙吓了一大跳。

他想他应该马上做一件事儿，因为他知道她已经受不了这样寒冷的雨夜。

他站起来。

婉秋的心激烈地跳着，几乎要窒息，他已经靠近她，她该怎么办？

“你……你想干什么？”婉秋几乎崩溃，不停地发抖着。

现在的她已经是无力气抵抗，如果他扑上来，该怎么办？

“别动，好不好？我来帮你的。”

“不，你别靠近……我没事儿.”婉秋几乎在尖叫，在哀求。

古蒙几乎笑出声来，这种情形，她还像一只刺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他佩服她的勇气。

小命都不保了，还怕这个那个的，他摇了摇头。

“不要误会，我没想对你干什么，你脸色很苍白，湿淋的衣服紧贴着身体不好，你马上就会病倒的，听我的话，你先把你外面的衣服都脱下来。”

“不，你别靠近我！”婉秋睁大眼睛瞪着他。

他不客气地抓住她的双臂。

婉秋使出全身的力气挣扎着：

“放开我！”

“别动！没什么好害羞的，我不会对你做什么，请放心。”

“滚…别碰我！”婉秋挣扎着，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胸前衣服。

古蒙耸高了眉头，有点儿不耐烦。

“你这样子不可爱。”

他不停止他的动作，他有力的双手把她的外衣强行地脱了下来，而婉秋拼命地抵抗着，但是她无法阻止一个男人的力量。

外面霹雳的雷声夹杂着古蒙的叱喝声，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几乎震耳欲聋。

终于，古蒙把婉秋湿透的外衣脱了下来，强拉着她的手靠近火堆。

婉秋打哆嗦地坐着，双手紧抱着前胸，满脸通红，紧皱着眉头。

“你好好地坐着这儿，我去把你的衣服晾了，等一会儿就可以穿上…”古蒙的声音夹杂着命令。

婉秋不作声，真是难以捉摸难以讨好的男人，她很不满意他刚才的行为，但她什么都不说，心里充满着恨。

她又羞又气。

看！她只穿着内衣裤遮住身体重要部分而已，还好，他没有进一步要求她，不然，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婉秋心里想着。

（上，待续）



钱演开

◇ 司马攻

当年潮汕一带，人口众多，耕地极少，人民生活贫困。

潮汕濒海，得出洋之利，潮人纷纷远离家乡到南洋谋生。其中前往泰国的最多。潮侨耐劳刻苦，把积蓄的钱寄往家乡。

为了方便侨胞寄款回家，便出现了一个特殊行业批局。批局的业务包邮局银行于一身。

有不少侨胞他们不识字，到了批局便以口“述”方式，由批局里的职员代写家批（信）。

每逢过年，寄批的华侨特别多，批局里的人手不够，便有一些识字的文化人到批局，义务为同胞写批。

侨利丰批局信用好，寄批的人多，春节前到侨利丰批局义务写批的也较多。其中有一位叫钱演开的，他书写快捷文字也通顺，认识了不少寄批的华侨。

一天，他对侨利丰的东家说：“我老了，眼睛不行啦。明年我不来写批了。”

第二年春节前几天，钱演开的门口挂着一块小木牌：“钱演开代写家批，快捷、明白。每封十铢。”

品茗

◇ 郑若瑟



“唉呀！什么好风送尊驾莅临！”猜纳高兴笑迎曼谷出名大侨领：“请坐！请坐！”

“无事不登门。”威栖开门见山道：“我要请大文豪替我写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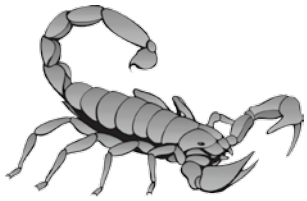
“不敢当！我们先喝杯工夫茶，然后慢慢谈。”猜纳想：大侨领喝的一定是上等好茶，他打开放茶叶的橱，取出一纸包的特级好茶。泡好后请威栖品评。

“我饮的都是特级好茶。”威栖摇摇头通：“这泡茶，恐怕是很普通的吧。”

猜纳很失望。他略一沉思，心里明白。拿出另一只茶壶，在橱里取出一盒铁罐装潢极考究的茶叶，其实是好看不好食。泡好后再请威栖品评。“这才是上等好茶！”威栖赞道。

啊！原来他是用眼看外表品茗的。





蝎子

◇ 今 石

我住的庭院挺潮湿，常有蝎子出没。

这天有一只出来了，先从草丛探出个墨黑的脑袋，然后拖着墨黑的身子，慢慢地爬到砖铺的甬道上。以往我装看不见，由它玩耍去，这次我操起一条棍子，走过去。

我的两位朋友阿黑和阿黄也过来了。

阿黑跑到我前面，低头冲蝎子汪汪几声，就用嘴去触嗅蝎子的头，突然它大叫一声，退回墙角呜呜地“哭”起来。嘴立马肿得像只馒头。

阿黄大怒，跳将过去，不声不嚷，猛地用右前爪紧紧摁住了蝎子的尾巴，足有数分钟才抬脚，蝎子已昏过去。阿黄不走，在那歪着头专注瞧着它，片刻，蝎子又动弹了，阿黄伸出右腿用爪子又摁住它。

我上去拍拍阿黄的头，说：“饶了它吧！”用棍子把蝎子拨拉回草丛里。

鞠躬尽瘁

◇ 王志远

夏期文学丛书，终于如期送到读者手上。这本文学丛书，内容丰富，落英缤纷。是出自两位年届耄耋长者倪老和曾老。他们虽然身患疾病，但当获悉为值勤编集，很乐意接纳，且抖擞精神，孜孜不倦地编排、校对。配合得天衣无缝。

曾老终于把一大叠的稿子送去印刷，他舒了一口气，人很困乏，因为行动不便，趴在桌子上睡了。蒙眬间听见电话铃响，拿起听筒，竟是倪老打来，他说：“文学稿子你送印刷局了吗？这一期你做太多。我们从一个荆棘丛生的荒芜旷地，开垦成今天的美丽花园。三十余年的耕耘有今天的成绩，我很满足，我要远行，远游四方。你多保重。”

曾老还没回话，已惊出一身冷汗。

起飞

◇ 杨 玲

颂猜从未坐过飞机，当他第一次坐到飞机里的时候，面孔吓得发白。听到发动机的响声，他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闭上眼睛。

五分钟时间，他好象过了一个世纪。听不到任何声音后，他才慢慢睁开眼睛，大胆地从窗口向外瞭望。

“人类发明了飞机，真了不起！”他向邻座说，“飞机飞得这样高！您看，大江变成小水沟。”

“遗憾，我只能告诉你，”邻座冷冷地说，“这些都是真的小水沟。飞机还没有起飞呢，你坐稳等着吧！”



一见钟情

◇ 洪 玲

娟姐家雇了一位老挝女佣人名伊莉，因性格好动、活泼、开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令娟姐特别喜爱。

宋干节将临，伊莉请十多天假回家。为了挽留她，娟姐便以高工薪留住伊莉，又给她自由的活动。

星期日伊莉和朋友到九皇公园游玩，又在超市买了很多时尚衣服。

回到家伊莉高兴道："今天太好遇，碰到一位潇洒的哥儿。"

"哎呀，一见钟情了。"娟姐调侃道

伊莉满脸通红羞答答道："我们谈得很投机，还互相交换手机号码。"

正谈得兴高采烈时，突然门铃紧急地响"铃、铃、铃"

"一定是哥儿找到们了。"伊莉飞快地打开门。

面前的情景，令大伙几乎快昏倒。

"这里隐藏违法的外国人，请你们到警察局！"

永世难忘

◇ 方 明

那是 30 年前的事，他竭力回忆。

他是纨子弟，对学业莫不关心。偏钟情同校不同班的她！有一次偶然在学校宿舍天台上相遇，他向她表钟情，她却冷若冰霜。他以跳楼威胁她，她毫无表情！

"你不接受我的情意我就跳下去！"他作个跳跃的姿势！

"你拿下学业成绩，改变你的行为再说。"她开口了！

"我能改变一切你就答应了？"他追问；她不答。从此他下功夫，四年苦读攻下艺术专业。尤其绘画，成绩斐然，成为国家级画师。

天不假年，她不幸患上血癌绝症撒手西去，他痛心疾首，发誓终身不娶。

他为了当年在学校宿舍天台上相遇的情景能改变他的一生，拿起绘笔，在画布上精心描绘，务必将那一幕绘下，永世纪念……。

猎人

◇ 冯 骋

猎人旺吞话不多，寨里人却流传 他很多精彩故事。

一次他和一头个大体强獠牙特长的野猪遭遇，双方怒目对峙，电光石火之间他果断开枪，扔枪，拔地跃起抓住头顶的一棵树枝。

野猪被击中，临死向他直扑过来，獠牙将他一只草鞋撕成一团破麻，之后横冲直撞几下，死去。那次假如他的动作慢一秒钟，或者树枝再矮一寸，他不死也将失去一只脚。

一次他和一只豹子相遇，豹子左右跳跃，他举枪随 它转动，当它下蹲准备直扑过来的一瞬间，枪响，它的脑袋开花，再扑不起来，翻滚几下就不动。

又一次他见一豹和一野猪对峙，权衡再三，开枪击野猪，受击者立刻扑向对方，片刻同归一尽。野猪被枪打死，豹子被獠牙刺死。

后来，大跃进，学大寨，森林被毁，再无野物，猎枪束之高阁，他人也变得枯萎。过年杀猪，一奔逃之母猪将低头走路的旺吞一头撞倒，后脑壳撞石头上，死去。

新潮人物

◇ 钟 祥

原的母亲是贤妻良母型妇女，相夫教子，襄理业务。儿子暗地思量，将来也找个同样的姑娘做主妇。

30岁时，原与一位留美商科硕士丹成婚。丹是个新潮姑娘，喜欢低胸衣、超短裙、马尾发等时尚装扮，希望有新好男人侍候自己。

小夫妻一致的是，同是商业硕士，都喜爱足球运动。原想买一双名牌球鞋，可一起与朋友踢足球。

今年泰国泼水节与家人同去日本旅游，原进了一家有暖气设备的鞋店。东京姑娘大冷天穿着半露胸的内衣、齐胸部短外套、长丝袜、超短裙和皮靴。卖鞋姑娘热情为原挑选，频频送鞋试穿。不断下蹲站起的动作都显出性感姿态。

原屡试不成及姑娘的细心服务，让丹很不顺眼，醋意顿生，最后一次试鞋时，丹抢先蹲下为原穿鞋系带。并用泰语嗔怪：“你试来试去不想走，原来是想看人家……！”

“别糊说，我只注意选好球鞋，好在有亲人在旁见证呢！”原望着会心微笑的母亲和哥哥，也开心地笑了。



心灵的感动

◇ 梦 莉

杨玲在十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见到福州的杨际岚先生，他托杨玲代为转达，邀请我和司马攻出席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福州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年来，由于家庭的变故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加上业务的羁绊，而影响我出国的心情。一转眼，我已十多年没有出席过在泰国境外的文学会议。

前年八月，我接到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李青山秘书和方文国参赞的电话，通知我和司马攻出席广州举行的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过了两天，我又收到主办当局的邀请信，我和司马攻商量后，便决定参加。

我便电告广州暨南大学的饶芃子校长，说我会出席这次的会议。她非常高兴，她说“梦莉，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几次听说你要来总没来成，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

可是天不作美，不如人愿。八月份，泰国一连几阵台风过境，暴雨成灾。九月曼谷郊外大部份地区都被洪水淹没，市中心也岌岌可危。十月中旬在孩子们的劝说下，送我离开曼谷往彭世洛府亲戚家逃避洪灾。

我虽离开曼谷，远离“险境”。但人在外，心在家，睡不好觉，时时记挂着公司的业务，心情极度烦闷，最后，家和公司虽能逃过一劫，但工厂还是难免不受灾，被水所淹。

在这种情况下，第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我只好放弃参加。错失了这次的机会。我曾为此而遗憾、惋惜！

所以这一次，我和司马攻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席，并订购了机票。

机票订好没几天，又接到上海郑宗培先生寄给我和司马攻先生的邀请信。邀请泰华作协派代表出席十二月份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出席与否？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从没写过微型小说。但司马攻一再告诉我：“1996 年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当时出席的作家，有一些都没写过微型小说。也就是有了他们的参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才能延续六届，在东南亚各国举行。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作家协会，对微型小说的发展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功不可没。

你是现任作协的会长，为了泰华微型小说的进一步繁荣，

“你不能推辞，必须出席。”

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和司马攻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了微型小说，为了泰华作协，为了对司马攻的支持，我终于决定和司马攻参加第九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同时选出另四位代表——杨玲、晓云、蓝焰、若萍。

晓云提议，十二月的机票紧张，应提前预订。因此，在我尚未赴福州参加第十七届华文文学研讨会之前，司马攻早已购买了往上海的机票。

十月二十六日我和司马攻乘泰航飞往广州，再从广州转南航飞往福州，抵达福州机场，已是晚上七点多。

出了机场，早有福州电机公司的黄学时总经理，手捧鲜花前来迎接我们，主办当局也派代表来接待。可黄经理对他们说：“梦莉，司马攻先生由我负责送他们到会议主办地，藤山戴斯酒店。”

从机场到戴斯酒店近一个多小时。报到、登记完毕，黄总说他已订好了酒席为我们接风，就在对面酒楼，由于时间紧迫，酒楼快要下班，匆忙间，黄总带着我们，从酒店前面用铁链环接而成的围篱跨越过去。围篱不高，大约有三十公分左右，它的作用是不让车辆进入，而行人则可轻易跨过，可我左脚已跨过，右脚却被铁链绊倒，当场跌了一跤。黄总急把我扶起：“跌伤了吗？”司马攻也问我：“要不要回酒店？”

我说：“没问题，还行。”其实我的脚踝，膝盖都很疼痛，特别右脚伤得更重。我不想让他们扫兴和担心，强忍着痛，打起精神，由黄总扶着一步一步慢慢挪移过天桥，到达黄总预定的那家酒楼。

饭后回到酒店，司马攻问我：“要不要看医生？”。我说：“不必，我带来了好多膏药，本想送给白舒荣的，没想到现在却给自己用上了。”幸亏这一次，会场和住处是在同一个酒店，只是上下电梯而已，不然也难以坚持。

福州会议开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结束了，我仍按原来的行程，飞往北京探望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的孙女。到了北京，刚好寒流来袭，持续降温，临走前几天，还迎来了冬雪，这阵雪来得较早，是极为罕见的，却给我碰上了。

十一月八日回到曼谷，晚上司马攻来电询问我的脚伤。我告诉他，这次回来，我全部坐轮椅。司马攻劝我尽快去医院检查。

我对他说：“足伤不会很快痊愈的，看来上海的微型小说研讨会，我是去不成了。”司马攻默不出声，过了一会才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会好的。”

我知道这一次如果我没出席，司马攻肯定会很失望，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下决心，算了，就是跛着脚，也要勉力前往。

十二月六日早，我前往素旺那蓬机场，进入机场大厅，司马攻、杨玲、晓云、若萍都迎了上来，蓝焰也恰好赶到，他们一声声“梦莉姐”“梦莉姐”，唤得我心中甜滋滋，竟忘了脚痛。

七日上午九时，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开幕时间来临，聚会的时刻到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进入会场，郑宗培先生见到司马攻便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起来。

会上，我遇到了不少多年未见面的朋友，他们都亲切的和我打招呼。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前会长江曾培先生握着我的手：“梦莉，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江曾培。”十几年没见面，再次相逢大家都很高兴。

刹那间，整个会场气氛更热闹起来。身兼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也是本届大会主席的郑宗培先生，我与他是第四次见面了。郑先生为人热情豪爽，是泰华作协的老朋友，他对我们的出席十分重视。开幕式中，他安排司马攻坐在主席台上，并第一位发言。吃饭和我们同席，往崇明岛观光，也和司马攻与我同坐一部小车。

郑宗培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热情款待，让我永记在心。

综合这一次的福州和上海之行，会议开得隆重和很有意义，现场人人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有幸会见那么多国家的新老朋友，和主办单位的盛情款待。更可贵的是老朋友们还没有把我们忘记，依然待我们那么亲切，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也让我心中得到莫大的鼓舞。

特别是重逢了，暌别十几年的饶芃子校长。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无比的兴奋和喜悦，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从凝视的眼里闪着挚情的泪珠，我深深的感受到，饶校长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一股感激之情浸透我的心。

微型小说研讨会只有两天时间，为了使这次远行内容更加充实，我和司马攻打算会议结束后，再到苏州、南京观光。

上次在福州时，黄总知道我将于十二月往上海出席微型小说研讨会，便对我说：“上海会议结束后，由苏州凯捷利集团，德丰电机有限公司陈志坚总裁，派车到上海接你们到苏州等地旅游。”当时我说：“不要吧，别去麻烦他们。”

回到曼谷之后，黄总好几次来电，询问我到上海的准确时间及会议程序。

临往上海之前几天，黄总再来电话：“车子都准备好了，六个人没问题，全部行程由德丰电机公司安排接待。就这么定了。”

我说：“过一两天我再答复你吧。”经过和司马攻商量之后，还是认为“我们自己走吧，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我便婉辞了黄总和陈总的好意。并由司马攻马上写信给郑宗培先生，让他给我们物色一家可靠的旅行社，为我们导游苏州和南京。

苏州、南京，我和司马攻到过好几次，但杨玲他们还没去过，和她们同游也是人生一乐。

十二月九日，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会议及文学活动结束。在旅行社导游员的陪同下前往苏州。我们游览了虎丘、拙政园、寒山寺。晚上，赴凯捷利集团，苏州德丰电机有限公司为我们设的晚宴。受到陈志坚总裁、范东升、朱丽娟副总经理的热情欢迎和接待。陈志坚总裁和（下转 181 页）



与狼共舞

◇ 诗 雨

他身为区行政机构主席及其地方好马人物，不论到那里，身前身后都有随从跟 威风十足，居民谁也不敢得罪他，更令他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一般爪牙也仗势欺人，动辄朝天开枪恫吓居民。

然而村长却生性耿直。做事光明磊落，常为村民力争不公平的事，因此区行政机构主席把村长恨得咬牙切齿，最近区主席又藉词要挖一条水沟排水直流下村尾的河流，但经过两家村民住家门前，遭到极力反对，村长为村民力争，因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挖掘这条排水沟，洪水本来就流向地势低的村后自然是流泻到河里，且村子也没遭遇水淹的危险。

村长心知肚明，区行政主席想的是，捞得一笔预算可从中以饱私囊……。因此他恨透了区行政主席。

傍晚夕阳西下，家家户户炊烟 ，村长驾驶磨托车经过一条转弯巷时，轰然一响枪声，一枚子弹直从前面飞射过来，击中他的胸前，致人和车同时撞翻落路边以及村长刚从市上购买来的饭菜，与村长一滩鲜红的血混在一起。

黑夜笼罩了大地，一间灯火通明豪宅，被大批侦警团团包围，接 押出一群吞云吐雾吸毒者，其中有区行政……。

（上接 180 页）黄学时先生在福州的时候与我公司建立了贸易关系，至今也有十几年了。这些年来，我们配合得很好，陈志坚总裁为人随和、诚恳，有商业道德。在席上他频频地为我们敬酒和添菜。“大姐前，大姐后”，还一再对我说，以后来的时候一定提前告诉他，不然便不是一家人。席上，他还称赞我和蚁先生的爱国精神。他说：中泰未建交之前，我们冒着多大的危险和不顾经济上的损失，引进和经销中国的船机，齿轮箱和机电产品。

陈总对我和公司的重视及赞美，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苏州前往南京，在南京住了两天，畅游几处名胜古迹。

苏州的虎丘、拙政园，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都没有多大变化，风景依旧。夫子庙、秦淮河，为了吸引游客，目前附近的商店林立，几经修缮后，景点也多了，显得更加亮丽。河上添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游船，船上都一律悬挂着彩灯。

晚上我们乘船游内秦淮河，内秦淮河在南京城内，曾有“六朝金粉”“七里秦淮”的美称。

中国历代文学家对秦淮河写过许多著名的诗篇。如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诗中的乌衣巷，就在今天的夫子庙附近。

明末爱国名妓李香君的媚香楼，就在今天临河的石坝街上。清朝戏剧家孔尚任即以此为题材，写成名剧《桃花扇》。

秦淮河的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的昼舫声色，已退出历史舞台。

寒山寺，现在面貌全新，与我二十年前见到的大不相同，当年的寒山寺周围有点苍凉，寺前一条泥沙路，车过处，尘埃四起，范围也没有现在的大。寒山寺的变化太大了。这都是张继的半夜钟撞来的。

寒山寺，在苏州枫桥镇，面积不大，前临枫溪，枫桥为一石砌拱桥，横架于溪上。

《枫桥夜泊》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地因诗扬名，成为苏州著名的胜地。

这次上海之行，大家都很开心，一张张的笑脸贴在美丽的风景上。一路上洋溢着爱，充满着喜悦。

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除了文学的收获外，感受最多的是友情和真挚的受。

（2012 年 12 月 21 日）

黑咖啡的下午——献给父亲

◇ 岭南人

二O一二年十月中旬，我带领全家到香港探亲，及拜祭安睡在华人永远坟场的父亲。饭后，与家人话家常，谈及父亲，多劫多难的一生。归来后，写一首小诗献给父亲在天之灵。

黑咖啡的下午
星期天下午三点，下了班
匆匆从中环赶到文咸西街看您

与您到一家老店饮下午茶
您什么都不要，只要一杯黑咖啡
问您；苦不苦?
不苦！声音低沉而苍凉

诗中写的是记忆的片段，是远去的如烟往事。劫后余生，父亲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从北京归家乡后，不久，便获准出来香港。一年后，一九五七年暑假，我也从太原到香港，与住港家人，旅泰亲人团聚，叙天伦之乐。本定八月底回校。后因风云骤变，被家人挽留而留港。又一年，进 华联银行工作。工余，半工半读英文。日子过得忙碌而紧张。

星期六放半天假，下午三点下了班，便乘古老的双层电车匆匆从中环赶到文咸西街，看望父亲；他住在那里一家米行楼上，很少回家。我与母亲、弟妹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一家人分住两处，聚少离多。父亲晚年，寂寞而悲苦。

香港人时兴饮下午茶，我与父亲常到一家也卖奶茶也卖咖啡的老店，饮我们的下午茶。我要一杯奶茶，与一份吐司，父亲只要一杯黑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我们常常默默对饮，很少话家常。

黑咖啡的气味，令我想起苦涩的童年，回到不堪回首的童年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占琼后，我们一家从海口逃难回到老家，开始苦难的生活，初期父亲还托人买一些咖啡豆，在家炮制咖啡粉，饮无糖也无奶的黑咖啡。有时，让我尝尝，那苦涩的味道，终生难忘。

父亲名用炳，字彪文，以字行。他的一生，有如黑咖啡，又苦又涩。他是一名平凡的平民百姓，却有不平凡的一生。十一岁，念完初小便辍学，离家，到昌洒市我家的养原堂当药童抓药，帮祖父照料生意。不到不惑之年便从一名抓药的药童，当上曼谷五福船务公司在海口的代理，代理美西美等五条轮船行走于海口——曼谷之间的业务；并经营大米、批局、汇兑等业。此外，还拥有琼文公路的专利权，俨然海口一名大商家矣！

父亲一生，历经劫难。身经抗日战争，与内战，一生都在战火纷飞中求生。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挨过日本鬼子的军刀，解放后土改时当地主，坐了三年共产党的牢。经复查，由地主改为华侨工商业。这不奇，奇在一九五六年劳动节，应侨办之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由阶下囚而成座上宾，人间罕见。

父亲传奇的一生，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安排。历经劫难后，到了晚年，常说：“人生一场梦！”

如今，人老天涯，常作白日梦。如父亲仍健在，我会常常陪他到星巴克，让他尝尝世界最好的咖啡；让他知道，除了又苦又涩的黑咖啡，人间也有如此香醇的咖啡，正如人生，除了苦难，也有甜美。

（写于曼谷，24/02/2013）



世纪欢歌

◇ 赖锦廷

人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进 新世纪，这感受犹为深刻。

公元二ＯＯＯ年九月底，我应中国侨办之邀，和泰华侨领吴宏丰、刘锦庭、陈绍扬、高梧桐、陈修炳等一起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一周年庆典，并顺途到兰州看黄河，到敦煌探访千年古窟，饱受隋唐南北朝佛教文化的熏陶，一路上，大家都满怀欢喜，那应是喜悦之歌。

也是在这同一年，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台独的李登辉下了台，接位的民进党陈水扁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叫嚣“台湾已是独立国家”，鼓吹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使得两岸关系更为紧张，海峡上空战云密布，海内外华人无不忧心忡忡，大家都义愤填膺，那是让人愤怒之歌。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从穷到富，从温饱进 小康，国力是一日千里，许多重大国际活动都选择在中国举行。第廿九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在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下就选择在中国首都北京举办。这是百年世奥第一次由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主办。在全球数十亿人密切注视下，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整个比赛过程都是如此完美无暇，精彩绝伦，诚如奥委会主席所言：“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我想每一位华人都会为此欢欣鼓舞，这确是值得我们自豪之歌。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也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08 年 5 月 12 日，我们四川省汶川发生八级特大地震，十多万灾民被埋在废墟中，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财物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这真是人间浩劫。犹忆起当时在中国大使馆临时搭起的灵堂前，当轮到我致哀时，我是泣不成声，陪同我们的总领事胡小兰参赞更是哽咽难语，这也难怪，只要一想到那伤亡的数十万人，他们皆是我们的亲兄弟、亲姐妹，如今人各一方，再无向见之日，又怎能不让我们悲痛万分，这确是世纪之悲歌。

不过，值得我们庆幸的，也是在这一年，我们的宝岛台湾终于变了天，由于台独不得人心，台湾人民不愿再受民进党愚弄，他们选了国民党的马英九，让我们终于看到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一线曙光。从此，两岸人民将走在一起，大家心连心，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这确是让我们欣慰之歌。

到了 2009 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生日，在这难忘的日子里，泰华重要侨领吴宏丰、陈汉士、刘锦庭、胡玉麟、李光隆、郑明如等和我及世界各地主要侨团首长们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国庆节大阅兵，看祖国六十年来在国防、经济、科技、文教、工农业各领域的辉煌成就。当晚还大放烟火，广场上更是欢歌热舞，通宵达旦，大家都在为祖国生日祝福，每个人都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这真是让人难忘的欢乐之歌。

近年来，欧美各国经济是日走下坡，市场不景气，失业人数增多；而中国经济近廿年来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进 2010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推测，再多十年到十五年，中国就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又是何等值得我们骄傲的。正是因为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世界博览会也顺理成章地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举行，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也没让大家失望。在这里，许多新的科技发明，新的能源，新的绿色生态环境涌现，同时让我们看到一个和谐的，绿色的，没有污染的崭新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掠夺，没有仇恨，只有友爱互助，和平共存的新天地，这正是人类一直在寻求的和谐之歌。

这十多年来，由于中国大使馆前后几位大使：晏廷爱、张九桓、管木和他们的夫人们以及谢福根参赞、胡小兰参赞、高振廷参赞、左志强参赞和方文国参赞。是他们的厚爱和大力推荐，让我有机会连任第六、第七到现在第八届中国侨联的海外顾问，并荣幸列席中国政协，（下转 184 页）

影子

◇ 梦 凌

天空一片漆黑，没星没月，不远处的佛寺里微弱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跳动着。

他猫在墙角边已有几个小时，没办法，失业后一家老小还等着他找钱过生活，他铤而走险，在佛寺里干着偷摸的事儿。

昨晚听火化的工头说这家死人很富，棺材里陪葬的东西很值钱，死者的孩子们再三交代好好守看。

凌晨四时多，火化的工人已经撬开了棺材的铁钉，等待天明死者亲属看最后一眼，然后火化。

他只能等待，等待时机。

终于，火化工人的脚步声在黑暗中消失了。

他慢慢地移动脚步，左看右瞧，然后迅速跑到棺材的旁边。

停下脚步，聆听。周围静悄悄的，连猫的叫声都没有。

他用力，再用力，然后把棺材打开。

“呼！呼！呼！”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相信这世上没有鬼，只有胆怯的人心中有鬼。

那可能是风的声音。

打火机亮起。

雪白的脸，那是死人的脸。

他呼了一口气。

不敢再看死人的脸，他的心怦怦地跳着。

一只手在死人的身边游动着。

什么都没有。

他摸到一张相片，就放在死人的身边。

斗着胆子，匆匆一瞄。

一张面容娇美的女子，后面写着：

亲爱的妻子。

他的脸倏忽的变了，他认识相片中的女人。

一张熟悉的面孔很久以前曾经亲切地对他说：

孩子，妈妈是永远爱你的。

他清楚地记得父母离异时母亲最后跟他说的那句话。

打火机悄然地灭了，棺材旁边的死者遗像忽然对他笑了。

（上接 183 页）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更得到中国侨办的邀请连续参加第三、第四两届世界华侨华人联谊大会。尤其难得的是除开会听取有关国情重要报告外，还有机会游览中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外大部分省会城市，一方面沈醉在祖国锦绣河山中，一方面又看到了新中国城乡建设的日新月异，工农业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们，这是我感恩之歌。

这些年来，认真地说：毕竟让人高兴的事多，伤心的事少。想到祖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面改变了中国面貌，如今工农业走向现代化，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又怎能不让我们心潮澎湃，兴奋万分。

西方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在新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取得如此美好成绩，可以肯定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无可限量。我们相信我们祖国从此一定会振翼高飞，国家一天天富强起来，人民生活也一天天富裕起来。当然海峡两岸很快就会统一，世界和平也更有保障。

我们为祖国的现代化成就感到骄傲，也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感到自豪。

祝福妳，我们亲爱的祖国。



刘再复先生访泰侧记

◇ 范 军

刘再复先生与李泽厚先生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杰出学者。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生的一代，正是在刘先生等前辈开创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就我个人而言，中学时代就很欣赏刘先生的散文诗，大学时代则研读过他的《论文学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著作，研究生时代及其后更有幸读到了《阅读美国》、《共悟红楼》、《共悟人间》以及他与李泽厚先生合着的《告别革命》等著作。可以说，我是在刘先生的著作的陪伴下长大成熟的。

2012 年 10 月，刘先生访问泰国的时候，我很有幸能在异国陪同刘先生及夫人前往北碧、素攀、佛统等地一游。10 月 5 日上午，在曼谷帝日酒店的大堂初见刘先生，言谈之中我即被刘先生亲切和蔼的笑容感染，忍不住向他表达了我的敬仰，并谈到了我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先生很高兴甚至有些感动，随即送给我他在中国大陆刚刚出版的新书《师友纪事》，这是他千里迢迢带来泰国的。这让我切身体验到刘先生为人的真挚与率真。

其后两三天旅途中的相处，让我深深体会到刘再复先生的朴厚和谦逊，他的性格中还保有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味道，这在时下国内那些名满天下的学者中真是难得一见的。

我知道刘先生上世纪 80 年代末离开故国之后，经历诸多现实的艰难和内心的曲折，可是他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委屈。一路上，刘再复先生一直说着李泽厚、余英时、夏志清、聂绀弩、钱钟书、范用等先生对他如何好，如何帮助过他，还多次提到周扬、胡乔木晚年的可爱之处。在旅行车上，在张永清先生的庄园里，刘先生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老师，热情洋溢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文学感悟与人生感悟，他认为文学应该被我们当做宗教来信奉。他对文学的真诚和执着，令我非常感动。我曾经着意聆听，但是没有听到先生说过一句抱怨别人是如何对不起他，尽管真的有些人很对不起他。他记得和谈及的都是别人的善意和好心。我真地感受到他有一颗如此朴厚、善良的心，而这是多么难得可贵的啊！

国内有刘先生这样的资历的学者一般不会向晚辈咨询，可是他一路上却不住地向我询问关于佛教、关于泰国历史的事情，而且经常可以就我的介绍提出深刻的思考，态度是非常地自然与谦和。这让我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诗人。

刘先生在旅途中的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十分感恩上帝送给他的三个礼物：

第一，是中学得以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国光中学读书。当时这个中学有整个福建乃至全中国都少有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有国内罕见的海外图书和电影资料，让他在少年时受到难得的文学艺术的滋养；

第二，是厦门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么多善良正直的人被迫害无辜死亡，悲惨的现实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一连串永远无法忘怀的死亡黑名单，让他明白他不能与罪恶为伍；

第三，是出走美国后，先生可以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安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借此摆脱了世俗名利的诱惑和牵绊。

这或许就是刘先生对他过往人生的小小总结吧。

在佛统回曼谷的车上，刘先生送给我们高行健先生所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牌的照片。经他讲述，我才知道当时高先生获奖时，瑞典皇家学院是奖给了三块奖牌。一块是正牌，是由获奖人所得，另外两块副牌分别是颁给法国和中国，也就是高先生的国籍所在国和出生国。可是中国政府不予接受，所以高先生就送给了刘再复先生。我猜测高先生这样做的缘由，一是因为刘先生是高先生的好朋友；二是因为刘先生毕竟在出走美国之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送给他就象征着送达故国了，并且刘先生寄居美国多年（下转 186 页），

奢求

◇ 莫 凡

科技的进步一日千里，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变革与方便，就如生儿育女，现在都可以“量身订做”了。

巴颂刚结婚，准备生一个孩子，于是他与妻子商量后，到康民医院找“人体改造工程”的医生。他说：

“医生，我想‘做’一个儿子，要有‘刘德华’的脸和‘史泰龙’的身材的。”

“好的，没问题。”医生笑 说。

花了二十几万，巴颂如愿以偿，可过了十多年后，他又带妻子到康民医院找那个医生，说：

“医生，我儿子是‘设计’出来了，可他的脾气怎会那么坏？好逸恶劳也就算了，还对父母不敬，这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嗯……这个，问题应是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怎么说呢？”

“哎，真的很抱歉！巴颂先生，先天部分我们是帮你实现了，可后天部分是你自己要负责的呀！”

巴颂与妻子偷偷互瞄了一下，内心充满愧疚。

“亚历山大曾经说过，‘无所求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失望’！”

医生说罢无奈地摇了摇头。

（上接 185 页）还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刘先生曾经深情地说，那本绛色的护照，是他最后的国土）。

不知是否冥冥之中的巧合，刘先生离开泰国不久，我们就见到新闻报道：201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颁给了中国的作家莫言。然而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问一问刘先生的感想和意见了。

10 月 7 日，刘再复先生在帝日酒店的演讲厅做了名为《贾宝玉论》的演讲，演讲是从佛教的视角解析贾宝玉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在红学几乎被曹学取代的当下，这个演讲是真正将《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典范。刘先生对贾宝玉的解析，实在是精彩深邃，深获我心。宝玉确实是一个“真儒”、“真人”、“真佛”，是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艺术结晶。刘先生自言是贾宝玉的知音，而我也不揣冒昧地欲引先生为知音了。刘先生在演讲中提到，曾经在佛学方面受教于虞愚先生，而我的博士导师也正是虞愚先生的学生，所以论起来刘先生应该是我的师叔了。

刘先生八十年代末赴美即意味着放弃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学学术委员会主持人这样正厅乃至副部级高干的权力，以及种种待遇。对此，先生非但没有后悔和惋叹，而是庆幸自己因此可以保持灵魂的清洁和安宁。仅就这一点而言，刘再复先生就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因为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愤激地形容当代中国的高校是“大学官场化，官场流氓化”。在举国学人熙来攘往皆为追名逐利的时代，刘再复先生是现时代中国的一个异数，然而却是个可贵的异数。多少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回首这个时代的中国时，一定会因为有先生这样为了灵魂的清洁而甘愿放弃荣华富贵，承担时代苦难的人而感到骄傲。

刘先生热爱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多灾多难，而且还因为俄罗斯拥有着众多伟大的作家作品。在这些灿若群星一般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篇高尔基的名作《伊则吉尔老婆子》，小说中有个叫做丹柯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掏出火红的心来为别人照亮前行的路途。我想刘再复先生正是这样的人。郁达夫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雅安四月天

——小诗联机支持雅安抗震灾

◇ 苦 觉

尽管，四月的四川雅安，万物复苏，大地一片清明。然而，万万想不到，那沉睡的地牛也跟着醒来了，而且还把身子翻了一下。

于是，最初的清明，最初的纯净，开始扭曲，开始碎裂，开始流血。

当我涌动的泪水，欲落未落的时候，岭南人和曾心从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泪水便有了出走的理由了:“小诗磨坊的磨工们，赶快拿起笔来写诗，用诗来支持雅安抗震灾。”

于是，一首首抗灾的小诗，很快就来到了小诗磨坊。

四川位于地震带上，地震经常发生。惨烈的汶川震灾五年刚过，灾区人民刚刚恢复正常生活，过上好日子。离汶川不到五百公里的雅安，在四月二十日又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所以，泰华小诗联机导师、诗前辈岭南人，首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从汶川到雅安有多远》：

是谁，又把沉睡的地牛吵醒
一个翻身，地动天摇
多少房屋瞬间灰飞烟灭
多少生灵 那间魂归西天

从汶川到雅安
到底有多远！

这首大量留白的诗， 是一首由诗人提问，让读者自己去回答的诗。尽管答案有很多，但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悲痛。当然了，人们都知道从汶川到雅安的距离有两个，一个是位置地点的距离，另一个就是时间的距离。但是，现在的人们更清楚和明白，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这次地震后的政府、军方和民间组织的表现，都相当出色，效果亮丽，进步神速。

震后的雅安，尽管疼痛交织，但在各方的救援下，此刻，深 内心的忧伤，渐渐地得到了安睡。

于是，《伸手的时刻》又到了，曾心挥笔一呼:

伸出一只手
抹掉伤心泪

伸出双手
救助受苦难的灾民

伸出天下的手
诊治犯病的地球

连续三个“伸出”，把佛家的施舍精神，显示在人们面前，唤起人们的大爱，唤起人们内心的大彻大悟。

这是一首视通万里、高瞻远瞩的诗。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是否团结；地球生病了，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有没有发现并去诊治。

四月还在，春天还在，人心还在。灾难踏过

的雅安，突然聚集起众多救援队伍，破碎的瓦砾、陶片中，那个奋不顾身救人的英雄，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诗。《希望还在》诗中，博夫是这样写的：

残存的瓦砾掩盖了雅安的美丽
多少鲜活的生命被瞬间毁灭

山崩地裂　石破天惊

我们从泪水和疼痛中醒过来
献出一腔热血和关爱
证明这个世界希望还在

是啊！这个世界希望还在，——清冷的晨雾中，那个用自身的奶水喂着孤婴的女医生，是我们的姐妹，是我们的诗。

灾区的人民是痛苦的，而我们的诗人同样痛苦，今石是在最痛苦最痛苦的情况下，完成这首《伤心》诗的：

美丽总容易破碎，这是我
心中最痛苦最痛苦的遗憾！
四川！四川！您为什么
为什么总是多灾多难？
今晚我的笔流泪，小诗
颤颤抖抖，伤心得总不肯出来

诗人用两个“痛苦”，两个“四川”，两个“为什么”，组成了一个大问号。让诗产生了苍凉浩远、荡人心魄的效果。让读者，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无语问苍天，此处无声胜有声。其实，在这里并不是诗人不想回答，只是笔已经呜咽，嘴巴已经说不出话来。

然而，对人类最忠诚的动物……狗，雅安灾区的小狗二宝，通过杨玲的笔，作出了很响亮地回答：《待重建》：

屋顶塌了
墙壁倒了
家没有了

我守卫着
残壁断墙
等待重建家园

诗人巧妙地安排了三个“了”字，道出了灾难的严重和可怕，相当传神。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救援队来了，忠于主人的“狗坚强”、“猪坚强”出现了，我们的雅安有救了，我们的地球有救了。

清明节刚过，献给先人的花朵，尚未完全干枯。雅安的地震中，又夺走了无数的生命。身在异国他乡的的诗人，面向北方，深深地鞠躬。在为雅安轻轻地祈祷中，莫凡的《悼雅安》是这样用笔的：

酣梦未醒，风景已逝
昨日人快乌欢
今为肠肚相挂

大地释怀，苍生涕泣
雅安啊！我为你祈福
在　千里之外

祈福的朝阳已经醒来，忧伤在悄悄地随夜色远去；深深浅浅的梦，终于到达彼岸。诗人的宿命是漂泊，只有漂泊，心灵才能得到安宁。千里万里之外的莫凡，在漂泊中，祈祷故国灾区的人民安居乐业，过上没有漂泊的日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值得加分！

《地球心语》是晶莹满含忧虑和伤感的诗：

郁结心头的燥热
得张口吐出来

何时何地呢？

4.20 天府之国
抱歉！雅安

这首诗，基本上反映了诗人对雅安地震深思的态度。用质朴的思想，注视着这个人类赖于生存的地球，注视着千疮百孔的地球，呼唤人类保护地球，爱护地球，让地球的心头，不再郁结燥热，用诗人自己的深情和行动，让雅安复活。

当然了，复活的过程，是离不开泪水和汗水的。锥心之痛的晓云，虔诚地跪在佛的面前，轻轻地《祈福雅安》：

汶川的惊魂尚未安生
雅安再传悲催
锥心之痛呀

老天无情人间有爱
祈福雅安
我们与你同在

显然，“与你同在”，是一位（下转 189 页）



好心人

◇ 晓 云

某天深夜，猜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从两个抢劫并企图强奸的坏人手里救出了一位姑娘，但他也被打断了两条肋骨。

姑娘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在医院里细心照顾他半个多月直至他出院。

临别，他们互相留下地址电话，姑娘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工厂打工，无法回报他。

在离开医院的门口，姑娘买了一对彩票，他们每人一半。

开彩的那天晚上，姑娘敲开猜的出租屋门，紧紧抱 猜喜极而泣，原来他们的那对彩票中了头奖六百万。

后来，他们结婚生子，用奖金做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上接 188 页）年轻慈母诗人的呼喊，它像黑夜中的篝火，它跟阳光一样温暖。在长短句中弥漫着的母爱，随救援队深 灾区深处，让一个个新的生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不再痛苦。

于是，蛋蛋也加 了这种大爱之中，《坚强雅安》诗，那可亲可感的意象，在四月中拔节：

倒下的是墙
依然挺立的是坚强的雅安

送去爱，把裂缝填平
送去情，把泪水抹干

五千年挺拔的气魄
是你我不倒的臂膀

雅安地震，是祖国的伤口，人们的心头都在颤抖，都在疼痛。诗人含泪把爱送去灾区，含泪抹干别人的泪水，这种儒家的精神，让人读后精神振奋。

雅安地震后，我每天都在传媒上收看灾区的新闻，一闭上眼睛，都是从四面八方向雅安伸出的援手。不管老的少的，无形的，有形的，都是充满阳光的《手》：

许许多多的手伸出去
拉住了许许多多的手

男女老少
一起把黎明叫醒

手握着阳光
暖了雅安的四月天

我完成这首小诗时，我的双眼受潮了。

独居异国他乡，最近几年，我常常管不住泪水。当我从报上知道有的老人跌到了没人扶 (或不敢扶) 时 ；有的小孩被车撞了，路人装着看不见走开了的时候，我愤怒了。当看到互相帮助的好人好事时，我流泪了。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人间自有真情在。雷锋，就在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中。

小诗磨坊很小，诗也是很小。但都很阳光，都是手……温暖的手。雅安！我们来了，请接住我们的手，接住我们的诗。

（癸己年季春于泰京听雨草堂）

癌魔却步了

◇ 吴静敏

“静敏，明天上午北京时间九点（泰国时间八点）我和 100 位气功学员，会给郑先生（我的外子）带功。”程教授来自万里之外的电话，如一股暖流冲上心头，顿时我心中咽哽，连声说：“感恩，感恩！”

匆忙打开计算机，又看到程教授邮来的短信：“静敏，我把郑先生的病情给我的气功老师讲了，老师很重视。这个星期六上午九点钟（北京时间）要组织一百名学员，集体给郑先生带功，如果有条件，请你和郑先生跟我们一起同步练功，平心静气，面带微笑，连续默念“谢谢”半个小时”

（相文　2010.10.10）

这个好消息，如一道阳光，直射到外子昏暗枯萎的心房，感动而泣，外子紧握着我的手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老师送我情”

我与外子一起生活了五十三年，第一次见到他流泪，内心倍加酸楚。

程相文教授于二ＯＯ一年由北京语言大学派送到曼谷北京语言学院担任院长。十年前（二ＯＯ三年）六月份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程教授，师娘周翠琳老师，告诉我，程教授身体不适，在房间里休息。我见周老师脸色憔悴，眼眶含泪，心里一怔，急着问：“程教授患了什么病？”

“经圣路易医院专科医师检查，说是患了肝癌，已进 第四期了（危险期）只有四到六个月的生命期”周老师抹着泪水说。

这一信息让我既意外又震惊，却只得强按住心情，安慰周老师：“现在医学进步，医术高明，特效药物，不断面世，你安心，程教授是好人，会逢凶化吉的。”

程教授回北京的那一天，不少学生和同事都到机场送行。他慈祥真诚的笑貌，很好地掩饰了他疲惫的眼神。学生们虽然同样笑容满面地向程教授献茉莉花、兰花，祝福……。可是心底却在哭。当程教授要进登机室时，我上前拥抱，禁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哀伤的眼光望着程教授的背后，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了！心底哭泣着。回家一路上，心情一直沉重着！

我常去电话问候程教授，教授也常给我来信，每次看到他的信和文章，我都高兴万分，了解到程教授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下，同时自己力行“心功、乐疗和开心保健”的修炼，已过了十个春秋，程教授的肝癌却步了。现在的程教授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经常到各地讲学，帮助癌症患者，走出心灵痛苦的阴影。

程教授的抗癌经验给外子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在程教授的关怀帮助和悉心指导下，他看到了曙光。他天天早晚练功（静坐、打太极拳）同时也配合西医的治疗。今已度过三个年头了。程教授说：乐观、感恩的心情是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的催化剂。心情舒畅豁达，身体里就自然地产生了免疫力，唯有自身具有的免疫力才能够有效地对抗病魔，战胜癌症。

我和外子读了程教授的文章，受到很大的启迪。竭诚分享：《病中乐》和《感恩》两篇文章。

病中乐

病中苦，病中古，苦中求乐亦是福。
苦能身病心不病，也情快乐益康复。

想想眼睛疾病苦，我尚能看便是福。
红花绿草含笑意，赏花归来又读书。

想想耳朵疾病苦，我尚能听便是福。
虫鸣鸟啼皆有情，喜听牲牲初学语。

想想肠胃疾病苦，我尚能吃便是福。
馒头米饭多香甜，粗茶淡饭饱口福。

想想住院手术苦，在家养病便是福。
吃药打针寻常事，身在福中要知福。

静敏

您好，读了您的来信，心中十分惦念。您的

心情和处境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从这种状态中走过来的。我现在体会到，要治愈疾病，唯一的方法是从疾病的阴影中走出来。

“只管乐，不管病，病自消。只管病，不快乐，病愈重。”最近我写了一篇感恩的小文章，发给你，希望对你和郑先生有所帮助。祝福郑先生早日康复，完全康复。相文

感恩，是通向快乐的最佳途径。

我们缺乏感恩之心，是我们承受的恩惠太多太多。

我们像被宠坏的孩子，收到太多太多的礼物而渐渐生厌，而不知珍惜。

我们享受了太多太多的阳光，从没想到感恩，从没想到有一天没有了阳光我们会怎样。

我们享受了太多太多的空气，从没想到感恩，从没想到有一天没有了空气我们会怎样。

我们享受了太多太多别人的恩惠，从没想到感恩，从没想到有一天没有了别人我们会怎样。

当你生出感恩之心的时候，你会悟出一个真理：

原来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别人。

你的生命来自父母，来自父母的父母，追根溯源，来自你并不相识的别人。

你的知识来自老师，来自老师的老师，追根溯源，来自你并不相识的别人。

你的衣服、食物、汽车和房产无一不是来自你并不相识的别人。

你的钱财来自别人，你的工作来自别人，你工作的能力和才干也来自别人。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靠别人来供养。

甚至，你的思想、品德、观念都不是先天就有的，都是别人给与你的。

你就像人体上的一个细胞，靠着和其它细胞不断的交换养分才能存活。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恩人，整个自然界都是你的恩人，都是你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恩人，都是你无论如何感恩也不为过的恩人。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吗？

感恩，就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感恩，就能治疗任何疾病。

程相文

2011.6.20

从程教授这两篇文章中，我感受到积极心态的莫大神奇力量！它是身心健康的源动力。

曾有位心理学家撰文《积极心态的量力》，文中说：“人的心理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即‘有意识心理和下意识心理’，两者相伴相随。下意识心理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到有意识心理，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良好的意识心态，便会产生积极反应，同时也能抑制消极的思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因素促成下，你想要有怎样的状态，就能达到怎样的状态的”。程教授就是用这样良好的心态战胜了肝癌。认识程相文教授的朋友们都叹为奇迹！已成为癌症病友精神上的支柱！



写给2013年

◇ 朱运利

一个周日午后，我悠闲地在一间露天的咖啡厅享用茶点。清香扑鼻的一杯清茶，放在我的桌前，心情格外怡然。浏览当天的报纸，了解最新的国内外动态；手中捧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从字里行间获得那种特别的轻松和愉悦，这也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幸福啊！

年终岁末，圣诞节前夕，内心难免参杂了些许的感慨。看日历剩下薄薄的几页，心里开始点算旧年的生活纪实，点点滴滴。一年又要过去了。三百六十五天，如斯地流逝了。回眸岁月悠悠，数算新一年的到来。人生就是这样，新与旧的日子不停更换递转。没有任何的通告和暗示，惊叹中，岁月一晃就逝去，不留痕迹，一切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了。

新年，已徐徐隐隐的流露了亮丽的风姿，但愿我们珍惜生命，把握时间，免得将来谴责自己不懂得爱惜，荒废光阴。2013 年瞬间到来，我充满期待，下定决心积极向前冲刺，预期在來届的日子，攀越另一个高峰，穿越另一个低谷，活出生命最璀璨的光辉。

在告别 2012 年的当儿，我捕捉此际翻腾的心绪，用笔尽情的挥洒。2012 年，旋即滑入历史的洪荒了。在送走旧年之际，我仿佛抖落了一身的疲惫，褪却一身的尘埃，抛去一身的忧愁，以雀跃的心情，迎接新年的来临。我的眼眸流露了对新一年那五彩缤纷的世界之殷殷期许。

仰望新的一年，我静默上帝面前祈愿一切风调雨顺，四季永存，心里遥想，当冬雪融化的当儿，置身宇宙大地的一角，感觉朵朵鲜花铺满在我的脚下，小草装满了我驿动的行囊，枝桠轻抚了我愉悦的脸庞。我似乎听到燕子在为我低吟轻唱，雀鸟为我引吭高歌。新年引领我前进，崭新的四季就这样荡激了我的心窝。

伏案撰写这篇文章，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为居住的这个国度祈祷，为家人朋友祝福，也为自己祝福。旧年潋滟的日子匆匆的流逝了。遥寄飘远的畴昔，蓦然回首流逝的悠悠岁月，数算上帝赐下的恩典，我只有俯首默默祈祷。这个时候，剪辑旧年的片段，我在繁芜的世间寻求一丝真挚，用感动的泪花洗褪心中的点点尘埃，或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去重新检视过往的岁月……我深知，上帝你用爱呼唤我，失败时，你鼓励我，成功时，你警戒我，不要自满，痛苦时，你以双手环抱我。想起你，回忆旧年一个又一个生命驿站，我要说，上帝，谢谢你。

无论如何，2012 年即将远去，我暗地里开始策划，同时编织新一年的绮丽美梦。新年新希望，处处洋溢春意，流漫沁心的气息。

写给 2013 年。

笔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

汶莱华裔人物之三

——扑朔迷离的渤泥皇室成员王总兵

◇ 丘启枫

汶莱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都是苏丹皇族达官显要或者英国殖民地官员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用六百年来最显贵的华裔传奇人物王总兵命名的斯里巴加湾市“王总兵路 (Jalan Ong Sum Ping)”。

王总兵 (亦称王三品，黄总兵或黄森屏) 不但列入汶莱史册，也列入苏丹皇室家谱，但是他的真实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至今没有定论！

根据汶莱文化青年体育部出版的英译本《1432 年以前的汶莱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Brunei up to 1432 AD)，原作者汶莱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丕显贾米尔博士引证温雄飞 (1885—1974) 在上世纪中于新加坡撰述的《南洋华侨通史》，王总兵是黄森屏 (Huang Senping)，还说他是明朝皇帝的亲戚，在明朝洪武八年 (1375 年) 来到渤泥王国，也就是今天的汶莱。王总兵被任命为婆罗洲东北部，今天的沙巴京那巴当岸的领袖。

上述历史也提到沙巴卡达山杜顺人广泛流传的神话：沙巴华人叫神山的中国寡妇山，是东南亚第一高峰，山上有一条巨龙，守着一颗夜明珠，许多华人为了取得这颗夜明珠冒险登山被巨龙吞噬，他们身后的寡妇，有些到山上痛哭，所以这座山就叫中国寡妇山。明朝的皇帝听说之后，派了王文光 (Ong Bong Kong 的译音 ; 另一版本是王康，Ong Kang) 和王总兵率领部队去取夜明珠。王文光无法找到夜明珠 ; 王总兵将蜡烛放在灯笼内，趁巨龙觅食时掉包拿走夜明珠，可是两人返航的时候，王文光 / 王康因为官阶高，表明他要独自将夜明珠献给皇帝，王总兵就带了部队到汶莱，后来娶了第一任苏丹穆罕默德沙 (1363—1402) 的女儿拉特娜黛薇公主，成为驸马爷，被封为宫廷大臣 (Pengiran Maharaja Lela)。

王总兵和公主生下一个女儿，就是汶莱皇室家谱上的“京那巴当岸公主 (Puteri Kinabatangan)”，Kina 是卡达山语“中国”的意思，Kinabatangan 是指王总兵和部属建造的“中国城寨”;Kinabalu 是指“中国寡妇”。

现在汶莱诗里亚市区有一条路，名叫中国公主路 (Jalan Puteri China)，究竟这条路的“中国公主”，是指自王总兵的妹妹还是女儿，就不得而知。王总兵的女儿后来嫁给第三任苏丹沙立夫阿里。

汶莱业余历史学者、现任文化青年体育部常任秘书罗山由努斯在汶莱时报的专栏说，学者专家根据石碑和史料考据，最后确定苏丹世系的宗谱，分为 A 和 B 两套手稿。B 手稿记载，王总兵继承他的岳父，成为第二任汶莱苏丹 ; 官方正式采用的 A 手稿就没有王总兵的名字，但是记载京那巴当岸的中国公主、就是王总兵的妹妹，嫁给第二任苏丹阿默德 (Sultan Ahmad 1408—1425)。

丕显贾米尔博士推算 1390 年 35 岁的王总兵娶了 20 岁的拉特娜黛薇公主，1408 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 (Puni King Maharaja Karna) 访问中国，后来病死，葬在南京，时年 28。这一年王总兵 53 岁，所以这位访华的国王不是王总兵，而是他的小舅麻那惹加那乃。后者死前遗言希望葬在中华大地，并传位给 4 岁的儿子遐旺，因此同行的皇叔、第一任苏丹的胞弟 Pengiran Bendahara 担任摄政王，这个职位当时是首席宫廷大臣，等同今天的暑理苏丹或首相。当时的王总兵是宫廷大臣，和摄政王一同处理政务。

遐旺未成年去世，王总兵的妹夫 Pengiran Bendahara 继位，即是苏丹阿默德。

丕显贾米尔博士研判，汶莱皇室家谱漏掉第二任苏丹麻那惹加那乃，可能因为他死在遥远的中国，葬在南京，苏丹阿默德因此误为第二任丹。

追索历史，有传言指王总兵“君临异乡”成为汶莱第二任苏丹阿默德，源头是中国的正史。《明史·外国列传》记载：“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万历时，（下转 194 页）

童年玩伴

◇ 梁友情

叹时光飞逝 岁月不留人
回首尘封往事
点滴上心头
有些模糊不清 有些记忆犹新

模模糊糊走过 懵懂童年
尴尬少年 不惑中年
童年玩伴散居四方 医院擦身过
我柱枴杖你坐轮椅 似曾相识



童年无忌 两小无猜
当年新娘玩伴 不知去向
娟秀纤瘦身影 我见犹怜
还在牵挂祝福



老年落寞 朋友几人
日前突接短讯 某某病重往生
童年玩伴 又走一个
不胜唏嘘

海港城市

◇ 林岸松

当季候风，唤起
离愁别绪
水手，仿佛在
霓虹灯和啤酒屋杂交的
海港城市，买醉
忘却乡愁

酒女虚拟的笑靥
像瓶口绽开的泡沫花
染黄的秀发
散发成熟的辛酸
海港城市，处处
觥筹交错，莺语酒香

拼凑上繁华金镂衣的
海港城市，是
远渡重洋的船
离乡别井的水手
泊岸和解卸
货物和乡愁的驿站

（上接193页）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这是王总兵在渤泥称王的出处。

汶莱中国建交后出现的另一传言是，谜样身世的王总兵竟然变成郑和的副手太监王景弘！

史书记载，福建漳州府岩县人王景弘奉成祖之命，首次以副使太监身份协助正使太监郑和统率庞大船队出使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王景弘第二次下西洋时到渤泥，那时王总兵到渤泥已经三十年了。

王景弘入宫为宦，侍奉燕王朱棣。他与郑和一样，1405年到1433年五次出洋，遍访亚洲非洲国家，汶莱历史上却并没有这号人物，这个太监王景弘如何分身到渤泥，娶苏丹的女儿，又生下“中国公主”呢？

再说，王景弘一生经历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六个皇帝，他怎么可能是长期在渤泥朝廷当宫廷大臣？

王总兵和汶莱开国的四位回教苏丹的千丝万缕关系，加上他和来自中国的部属在汶莱的古都哥打巴都(Kota Batu, 马来文字义是石头城)建造城寨作为军事前哨(16世纪后期被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侵略部队摧毁)，王总兵的事迹，是否校当时的华人夸大？中国官员是否失察下笔，以至以讹传讹，越传越神奇？因戈这些说法都被汶莱皇室家谱和历史手稿推翻了。

截至目前为止的相关资讯显示：王总兵可能是明朝的皇室人员，可能是朝廷命官，也可能是6个世纪前在今天沙巴京那巴当岸据地为王的华人领袖。

历史、传说，让王总兵的身世益发传奇。2013年，我们经过汶莱首都王总兵路，好像经过历史的书册，一次次翻阅着从渤泥到汶莱的往昔，扑朔迷离，真伪莫辨，一切亟待后人抽丝剥茧，继续研究，找出真相。

谦谦君子说林老

——悼念《亚华文艺基金会》董事长林忠民

◇ 一 凡

要不是作为《亚华基金会》的一员，我可能无缘结识林忠民伉俪。我习惯称林老为董事长。他给我德高望重、谦谦君子的印象。我把《亚华基金会》当作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他是这个家庭受尊敬及爱戴的大家长。

1994 年我代表《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前往乘搭巴士途中，《亚华》符兆祥秘书长告诉我，《亚华基金会》全体董事通过邀请我入会。上车后《基金会》秘书长林婷婷跟我解识这个会的宗旨。婷婷秘书长的一番话，让我知道这个会的成员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出钱出力支持各种文学活动外，每一两年须自费到世界各地，向华文文坛卓有成就的前辈，献上我们象徵性的敬礼金及纪念牌匾。我欣然接受邀请。后因某种难言的苦衷，我又婉拒了这项与有荣的盛邀，感到十分遗憾。

八年后的 2002 年，已退出《写作组》的我，以亚华秘书处贵宾的身份，出席在日本山梨县本棲寺举行的亚华第九届年会。没有了当年的困扰，我以不无愧疚的语气向林董事长表示，当年有负盛邀，很惭愧，我现在已可以参加《基金会》这个以奉献为宗旨的组织了。他十分高兴，并在会议上宣佈了这个消息。从此我成了《亚华基金会》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成员，感到十分荣幸及快乐。林董事长伉俪不但对我爱护有加，对时常陪我赴会的外子刘华源亦十分友善热情。我们虽不常见面，但心意相通，文学理念相近，待人处世之道亦相同，成了天涯也咫尺的好朋友。

林老不但文章写得好，为人亦谦厚有礼，处处为人着想，文格人格皆上乘。谦谦君子的他，是我学习的楷模。他送我其大作《再生的兰花》，我在细细拜读之余，不得不敬佩他国学根底之深，眼界之宽及境界之高。

出席各项《基金会》赞助的文学会议，我们都尽量争取同车同席。我们俩与《基金会》的菲律宾董事相处愉快，经常谈笑风生。记得有一次在车上，我们对林夫人若莉姐说：“您真幸运嫁了一个那么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才俊”，董事长听后，一向沉默寡言的他答腔：“我也很幸运，娶了一个美丽聪慧的江南佳丽”，引来全车一阵掌声，若莉姐更开怀大笑。湘女多情，祖籍湖南的若莉，对董事长百般呵护，关怀照顾无微不至，让人感受到她对董事长不但情深，爱也深。是很让人欣羡的一对文坛佳侣。

2006 年在汶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许多相交颇深，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友都来了。为了招待各地文友，我们分身乏术，但却无比欣慰。许多文友都在会议期间，争取时间让我们带他们到大会没安排的地方遨游用餐。帝国酒店的早餐，XX 餐馆的港式点心，都让文友们在气氛融洽愉快，无拘无束的交流中，品尝美味佳肴。还有水村、Yayasan 及白色回教堂等，都留下友人的身影。

林忠民伉俪来汶之前，外子已承诺要带他们到邻国美里观光，因此老朋友如中国文评家钦鸿、肖成及白舒荣，我们都无法应允陪他们到古晋拜访诗人吴岸。很愧疚。美里二日游，大家都尽情吃喝玩乐，十分愉快。回程忠民伉俪及菲华其他董事，途经马来奕寒舍坐谈。董事长对寒舍的佈置，赞不绝口。他的大度与谦和，让人如沫春风。

同好满天下，知音难觅，能与林忠民伉俪认识，是我们可遇不可求的美好机缘。

不久前才知道他俩已信奉主。我们也在知命之年，才洗礼为教徒。做为人生过客，深知大家都有成为过去的一天。这种认知，让我们可以较坦然面对永恒。

遥望苍穹，我衷心祝愿董事长在天之灵可以永享安宁与喜乐。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见》，此刻耳中不期然响起这首圣歌。是的，我们会再相见。

雪泥鸿爪，旅行的烙印……

◇ 子虚

……我个人的旅行体验，有我的记忆感悟，细微的、漫游的心得和全新的视野。多少次，尝试藉文字，引领读者与我一起走过自然的、文化的、人文的……。

喜欢旅行，因而累积了许多不同的旅游经历。每每出国旅行归来，都会将旅途中眼见的风景，相遇的人事，点点滴滴写下来。也许若干年后，逐渐模糊的印象，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以致过往的回忆又再次清晰起来了。

很多时候，欣赏那些怦然心动的美景，总会赞叹造物主的奇妙创造。于我，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开始。多年来，我的故事多了，人生历练也多了。为了进行没有约束的旅行，我和家人喜欢逃跳脱传统的行程规划，以及旅行社的安排，自由自行名地游走那些他国异乡，天涯海角的景点。因为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用心体验不同的人文情怀和景致，也能以新的观点来定义踏足的地方，有异于一般走马看花或热门景致的推荐，用不同的角度來欣赏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国度，一起细细品味与自己国家有别的地区。

我个人的旅行体验，有我的记忆感悟，细微的、漫游的心得和全新的视野。多少次，尝试藉文字，引领读者与我一起走过自然的、文化的、人文的、地道的、活力的、潋滟的锦绣山河，宽阔异域，体验那些景物的美丽与感动，捕捉刹那永恒的一瞬。

澳门作家李展鹏在他的《旅程 . 瞬间 》一书中这么写：“一个旅人总是要练得耳聪目明，对城市风貌，建筑风格、活动资讯、当地人的气质等保持敏感，这样去旅行才有收获。“ 去年三月，初次到访澳洲的柏斯，那无云、蔚蓝的天空，Swan River 清澈，蓝色的水 .....，迄今依然让我难以忘怀。Kings Park 的青草地，清幽的路径，那些鲜艳的花卉，仿佛绽放灿烂的笑容。偌大的公园里人潮拥挤，信步走去，草地上咯吱咯吱到处散发青草的香味。这真是一座柔情似水的城市。

去年 10 月杪，第一次游览中国西安，我不讳言，我整个好像在沉浸在中国悠长的历史河流里，淀淀地引发思古幽情，久久无法自拔。骊山、兵马俑、项羽营景区、秦陵地宫、鸿门宴 。去年 12 月杪，重临新加坡，参观科学馆，之后再访中国海口，攀越铜鼓岭……，亲情的伴随，我着实有了刻骨铭心的感触。此外，加上过去年日到访的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美国、日本、巴基斯坦、印尼、泰国、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等，我的旅游经验还蛮多的，当然，收获也肯定很多。

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享受了短暂逗留异国的旖旎岁月，我可以轻松走动，不再与时间赛跑，为工作琐碎 ..... 愁烦；可以一一造访不同的景点，可以悠哉地坐在咖啡馆，自由自在地，不需要去准备任何事情，那是一段又一段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时光。

想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永远这样悠闲，无须劳劳碌碌的生活，那该有多好。可是因为人类不可能如此，需要不断努力、发展出更多精湛的文明，何况学习生涯是总永无止境，我们总是好奇，所以不断学习。于我，旅行是一种深刻的学习，透过对异文化的反思、从自然风光呼唤出的纯真天性、在人文古迹聆听的伟大倾诉，那是有关时间、空间、以及人我之间的思考；旅行让我更清楚这个世界的面貌，风土人情。我们不可能忘记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于是，学习的目的便从认识开始、直到我们找到合適的应对方式，让自己与这个世界接驳，这就是学习的意义。学校大学教会我许多，但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却也给予我更多学习资源，这便是我的旅行学习心得。

踏足世界各国各地，在旅行中面对自己，与自我对话、思考人生下一步……。这，即是找出自己与世界顺利接合，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是吗？总而言之，这些旅游经历，蕴含丰富的元素，他日可以细细地回忆、品味、深思；雪泥鸿爪的岁月，旅行的烙印，带给我这一介远方旅客一种特殊的情怀。如此这样度过一生，也不虚此行啊！

笔于 2012 年 2 月 8 日

自由的灵魂

◇ 林岸松

自一瞑不视的那一刻
我即遵照心愿被焚化成灰烬
撒在江河之上
从而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我于是能够　随心所欲
无拘无束　在海上陆上漂泊
在热带雨林中闲逛
在崇山峻岭上翱翔

而不是穷年累月，躺在
封闭和闷得透不过气的棺木
厚厚的砖房内　深深的黄土下

乡外的游子

◇ 林岸松

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
漂泊是我们的宿命
国籍是一厢情愿的索求
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保持缄默，不敢
酝酿不平则鸣的风
怕弄巧反拙吹醒了
熟睡中的梦魇

我们没有家园
孤儿院是临时的难民营
归乡仅是梦中的呓语
太边远了，我们的家

摩拉镇素描

◇ 梁友情

古老渔村　百年风雨沧桑
寥落几户人家　蜕变市镇
渔船逐渐消失　屋前已经罕见
晒网补网打渔人家

寻访古镇故人　当年几位花名外号
名字奇趣引人发噱老者　逐一走进历史
著名残而不废刀匠　叮噹叮噹已成绝响
古镇得天独厚　濒临南中国海

辟建商港军港深水码头　巨轮舰艇
频密停泊游弋穿梭　蔚成奇观
摩拉海滩色拉沙海滨　热闹景点
饮食摊挡娱乐活动　游客趋之若鹜

摩拉闹区　发展颇具规模
近日突传喜讯　苏丹政府拨款数亿
兴建跨海大桥直通淡武廊县
届时工程峻工　车辆川流不息
带动小城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

纵横半生

◇ 俊 亮

祖父来自中国，虽然没有念到几年书，但是就如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一样，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自修，以致能写、能算而后有所作为。开始本是在古晋谋生的生意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后来转到美里市来开商店做生意。生意做得还算不错，同时也在廉律地区买了许多土地。

祖父也曾任某校的董事长，据悉那时学校正处于多事之秋，人事及财务上都有很大的问题。为了办好学校，与其他的诸董事休戚与共，自己时时癈寝忘食，劳心劳力，最后由于心力交瘁而逝世。

父亲是家中长子，祖父为了要光耀门楣，尽量为父亲的学问打点，更把父亲送去国外（上海）念书。（但那国外就是中国，在那崇洋的时节，有许多人拿来当作是笑话；但到了这个年代，可怎么样也没想到每个国家都看重中文了）商店里的生意一向都由二叔及二叔母全权处理。祖父过世后，全部的财产都落在二叔手中，父亲及其他的叔叔都没有分到甚么，只有一位叔叔据理力争，才得到一片得以栖身的狭地，兄弟手足之情，荡然无存。倒是看到妻家的五个堂侄儿，在他们大哥领导下，在汶策马来亚做生意，不管有做没做，在后来收山卖掉生意时，每人都分到他们应有的那一份，(多做多份，少做少份，没做也有份)真是好佩服他们，好一个孝悌之情，历史会给他们一席之地，永存在许多人心中。

父亲本性纯良，加上沉默寡言，又常常在外地工作，所以全家相聚的时间不很多。虽然做事不输与人，但乃有一些持才不遇的心情，再加上本是某某商店的大公子的关系，自负心很强，所以与一些同事们显得格格不入，在事业上失去了许多好机会。

母亲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是沙巴一家有钱人的千金。由于父亲时常不在身旁，一切对内对外，大小事务，包括政府文件的申请、办理等都由她一手包办。母亲的性格非常和蔼，更不愿有负于人，常常遇到我们兄弟与人争吵，不管事缘如何都是向别人的父母陪不是，回家后又再教导我们为人之道。倒不像如今有好多的父母为了一点小事，常常不问清原委，只听信于自己儿女的投诉，更为了面子问题，不思解决的上策，就到校找对方或老师大吵大闹。

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住所，每每都要向别人租屋子来栖身，幸好也因为母亲有睦邻之道，和附近的邻居都相处地很融恰。如此一个温柔体贴，事事为别人着想，自己毫无怨言，只有付出，不求回报的女子，就算她不是我的母亲，我也会打从心里，对她敬佩有加的。

我的出生时辰，是在早上四时许，当时恰逢雷雨交加，狂风猛刮，到处都涨满了雨水，父亲骑了脚踏车去市镇找谢家的接生婆，可是慢了一步，那接生婆恰好给另一家人接去了。父亲没有了办法，在回途的风雨中，气力不支，倒在一间癈屋内，昏睡了几个小时。幸好在紧要关头，在隔邻的一个老妇人，听到异声，走过家来帮母亲接生。我出生后，体弱多病。病发时会全身抽搐，接着更会昏死过去，去问郎中时，说那是急惊风。我也不知道这条命是如何捡回来的，懂事后，直今却没有发作过。

一岁时因为口渴，自己找到了在地上的一瓶水就拿来喝，但瓶内的液体却是用来点灯用的土油，哭声引来了长者，吓到父母半死，幸好小命又没有被夺掉。

三岁到四岁时每每都梦见一个好凄凉的景象。那是一望无边无际的荒凉之地，光景是暗黑色的，地上疏疏落落地留下了几棵无叶的大枯树，土地上都是左一个小坑，右一个大洞，地上一个人物都没有，就是青草也没有一棵。每次从此梦中醒来心里都很悲哀。脑中想，然道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吗？

在哥哥七岁，我自己五岁时，由于父亲到文莱工作，那时交通不方便，父亲很少回家，母亲也只能带着两个极需照顾的小妹妹到文莱和父亲一同生活。我们两兄弟就暂时留下来，在二叔的家居住。那时我刚进美里廉律中山小学一年级念书，一班学生有五十多位，上课时老师在讲什么自己听了也不懂 （在校讲华语，家里说客家方言），回到家也没有人加以指点。五岁的我，才进学校，大概也不知道读书是什么一回事吧！每天放学哥哥就不知道窜去那儿了，到后来才知道他是去了附近的一个李兄弟之家，他说那里好玩到极点，如上树采野果、射布穀鸟、找生鸡蛋吃、在浅溪里游水、钓鱼，追野兔等等。后来我有要求大哥带我一齐去。也只去了一次，就被二叔母好好地教训了老半天，令我不可以去做野孩子。大哥却我行我素，不听劝导。在这五岁的年龄，每逢学校放假，就会陪二叔母去胡椒园，看她们上土，修叶，加肥，抓吃椒叶的虫，那虫可大了，不小心给它蹅了一下，皮肤就会浮肿起来，当然也是蛮痛的。

廉律中山小学在每星期六都有一个周会，周会是由校长或训导训话，训话前就有二，三个节目由学生们来呈现。表演的同学是由高年班去选派的。不知道是不是最后选不到敢上台的同学的关系、在读高年级的堂姐令我一定要在下个星期六上演讲台表演，我突然忆起了母亲哼的一首小曲，也就毅然的答应了。过了几天，堂姐还不相信地再问我：“是不是啊！你不可以退缩地呀！”

到了那个星期六，一个五岁，未经过任何训练的小学生就大胆地走上那高及自己眼睛的讲台，唱出听自母亲的歌谣：“老鹰 - 老鸦 - 真可无恶 -- 坏心肠 ---”那时我也不知道歌谣的名称，唱完就算了，唱着 -- 唱着，台下尚有的一点喧闹声不见了，再过了一会，许多同学都在找唱者，因为坐在下面近讲台者是很难望到我的。我个子还很矮唱完后，引来不少的掌声。这次的上台也令那些要看笑话的人大为吃惊：“何来一个小小子，唱出学校没有教的歌曲。” 当时学校也没有老师教音乐。

五岁啊！还有一件让我毕生难忘之事，就是到了年终，我的学校成绩是倒数第二名。那时还为了成绩胜了一个同学而沾沾自喜呢！好一个不知世故的小子啊！

后来父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带来文莱居住。读三年级的时候，也不知如何，算术成绩是全班最顶瓜瓜的。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在成绩单上算术的学期及年终分数极大多数是满一百分的。这些成绩单都保留了下来，也因此激励 了小女，令她在学校的成绩也有不凡的表现，虽然她不是很用功地习书，每每也都能名列前茅，她人很乖巧，在大学念书时，都获颁发书奖五百元，同时也深得老师们的青睐。现在她在教育界工作，也很受上级的器重。

由于我在性情上，长期地受到母亲的熏陶，表面上是和藹可亲，万事通融，处事不惊，心底里却是热情澎湃，乐意助人。

九岁时，家中没有余钱买报纸，也没有其他的书籍，只有父亲的最爱 -- 武侠世界，一见到有书看就拿来开始攻读。父亲知道了，不允许我阅读，我只好偷偷地躲在暗地里攻读，近视眼症也就如此地爱上了我。九岁也是我在校里，成绩的转折点，由于算术的好成绩使我的名次飙到第九名。以后一直到高中三成绩都在十名之内，几次名列前三名。读到这里，定会有人心中在想，啧！这有什么出奇，原来也只是在十名之内，又没有拿过第一名次。不过如能耐心看下去，就自有分晓。身处在那时候，如果是你的话，当如何去解决呢？你又会成为那一类型的人呢？我的处境，那时全诗里亚中正学校的老师和大部份的同学都是知道的。

记得在中正四年级时，华文老师也是级任老师，他叫每位同学到黑板上写课本内的成语。当叫到我上去时，却命我写“无所用之” 这四字，这是当时书本上没有的，这当然难不倒我。

老师说道：“想不到你还会写出来。你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地，无所用之的人。” 好绝的话！

“老师，不是呀！他是很勤劳的人啊！在家很会帮助父母的。” 杨女班长说。

“是吗？那你就写风驰电掣吧！”老师说道。这对我来说也不难。老师也再特别地找出几个较难的成语叫我写出来，也通通过关。

“好！很好！你可以回去了。”

当时纯真的我，也没有多去想为何老师如此看不起我。可能是家里很穷的关系吧！那时每个星期六放学后及星期日我都会为了补贴家用及缴学费，去商家拿冰淇淋外卖，每天傍晚还要帮母亲去送清洗及熨好了的衣服。

那次四年级的年终评语是：和藹可亲。

十一岁时，带着了一个十岁及一个八岁的两个妹妹做一点小买卖、在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及学校假日，就从诗里亚华人村开始步行到八号路、每日两回，一回是来回走南一路，一回是来回走南二路，真是可怜了两个小妹妹。

十二岁时我到了一个面档工作，两个妹妹才脱离了苦差。我每天早上五时起床，五时半就帮助老板推着改了装的三轮车出档卖面。到了八时才赶着去上学，老板也很好心，让了一辆中国制的脚踏车给我用。当然放学回家后还要帮母亲送洗好的衣服给顾客，这些都还不算苦，以后还有许多要做人上人必定要做的苦事在等着我闯进去呢。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我有一个坚定的心志，再加上母亲的熏陶，我想我可能会放弃这种困苦无助的生活方式，而去做那些不循仁义，祇想得到金钱的生活吧。

如果现世还有九岁就出来半工读、又能爱家、毫不偏离儒家之道的人士，我真的会很佩服他。

九岁在首都斯市居住时，小妹妹曾经申诉有好几次见到一团会飞的，黑黝黝的物体从森林处由窗门闯进屋里来，吓到小妹妹自此不敢自己一个人独处。妈妈却安慰她说那是隔邻阿旺家里来的黑色大母鸡。有一个夜里我却莫明其妙的在梦里醒过来时，感觉整个天地都在闪烁变化地旋转，非常地不舒服，一直到过了几小时才停止。这些异像，极可能就是后来让我们两兄妹在灵界遇到不平凡的际遇有关。

母亲的朋友一遇到，都会异口同声的说：“你这个孩子真乖。”但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只是论为天地必有其主宰者，人的一切作为，都会被祂历历在目，隐藏不了，也欺骗不了祂，这都是我毫不取巧，不畏劳苦的原动力。

对于各大宗教的教义，我都很认同，其中只有少部份，可能是人为的、或者是时代变迁的关系，不敢苟同。

十三岁就读初中一后，是我一生中最没有自由时间活动的日子。那个时代是上一整天课的。每天早上五时一刻就要起床，五时半就要到老板的家帮忙推三轮车出档卖面。到了八时就急忙骑了脚踏车去上学。七时四十五分是早操的时间，早操没我的份，我每次到校时已是上课的时分。

下课了，同学们都在三三两两地四处走动；高兴地在聊天、玩小游戏、或在看小说。我呢，就好像是个书呆子一样，在自己的座位上做功课。不要误会哦！那可不是我非常用功，真正的原因是放学后我不能保证是否有多余的时间让我做完功课。

那时虽然也有遇到许多志趣相投的同学，但都没有时间去深交。唯有一位是每天在放学时，两人一同踏脚车回家，在路途中才有机会闲聊，直到今日六十高龄了，还有来往。尚有一位初中三的好同学，是班上最多话的那一位，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直到如今都不肯出席每年的同学聚会。

中午十一时许放学，是吃午饭的时间。我即刻到老板的住家吃中饭，饭后不久就开工磨米粉，那是用来做小食 - 老鼠粉的原料。下午是二时上课，每每我都会迟到。如此行径老师也见得多了，习以为常，任我进班，也不过问。

下午四时放学后，我快速地用了一点小食后，就到老板的住家做面条，预备明早清晨出档贩卖，一直到傍晚六时或七时方才完工回家。回到家后，有时还要送别人代洗的衣服，就这样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无多的了。也因为这样，如果逢到考试，哪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温习。你说，在如此的环境里，我还能获得前十名，甚至前三名的成绩，是不是还算可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更没有辜负了老师的教导呢？

因为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复习，所以我对于要背诵的华文，历史，地理和英文文学等都没有好感。虽然有如此的想法，但是脑还是像海绵吸水一般，自然地容纳而达到一定的成果，每次文科考试的成绩也在七，八十分左右。数学，三角，几何及物理都是我较喜欢的功课，因为它们都不会花去许多我工作后所剩余下来的宝贵时间，只要了解了其方程式就可以举一反三的去完成所要的习题答案了。每每数学的考试成绩都是在八十分以上。每逢都听别人说什么满江红的，我的成绩单却都是蓝海整片。不是我的脑袋有过人之处，这都是未上课时，尽量拿一点点的时间，先看了一遍老师尚没有教过的课程，记好那里有不明了之处，上课时多加注意而已。

对于一切的球类运动我都有兴趣，但也唯有在每个月内有一，二天当老板恰好要休息时才能够和同学一齐去运动。篮球，足球，羽球，乒乓球及排球都是我喜爱的运动，但是由于有限的时间，上述球类的技术，由于没有经过教练们的专门指导，都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能作为配角。在高中三肄业，出来工作后，才有多余的时间去磨练。最后乒乓球变成是我的强项，在我

的影响下，儿女在校时及出来工作后，在乒乓项目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家里的奖杯，真的是很多，到过寒舍的，至少都会留下这个多奖杯家庭的印象。

在高中一时，级任王老师还把他女儿读过的书本借给我用。有别人先要借，他都不答应。不知王老师他如今在台湾可好，非常想念。戴老师也是一位爱才之士，她知道我的生活困苦，要在校内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像打理化验室之类，来补贴我的学费（十八元）。但是当她知道了我工作所得的酬劳是九十元，而且也是用来帮助缴付弟妹们的学费后，也知道不能勉强我。

十八岁高中三肄业，戴老师想推荐我到台湾免费攻读师范大学，但机票膳食要自理，在那时的环境，由于要照顾弟妹们，这当然是不可能成行的事。那时恰好某某小学要聘请老师，经过赖老师的介绍，就开始了教书生涯。

从事教师工作后，空闲的时间马上就多出来了。原本是喜于研究事物的我，就开始学习汽车修理学，电器学，掌纹学，星象学及一些其他的学问。因为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虽然为人师表不易，但比较起以前的生活，真是有天渊之别）那时正似饿不择食一般，样样学问都要去学习。

自小就抱有一种为困苦生活而奋斗的意念。知道若要改变生活的方式，绝对要用正当的方法一步一步的爬上去。心中凭着一种冥冥中必有主宰之心意，丝毫不敢作于理不合之事。有时明明知道如果那样去做，即刻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此行若有违背良心的话，怎样也不会去做。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如果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家教及在四周环境同时影响之下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这种单纯的内心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赞同而去实行的。

父母从不说脏话，就是在非常生气时，也不会大大失态。父亲是比较寡言及严肃的，小时侯大家对他都很畏怕。记得在七岁时，哥哥当时是九岁，有一天父亲放工回家，见到满地都是没有收拾好的对象，就骂道：“这里是狗窝吗？如果这些对象不要的话，就丢去便所去。去啊！”后来大哥也真的把东西收拾起来全部丢下抽水马桶去了。父母亲知道后都哭笑不得，父亲也气得只有直瞪眼。

十九岁时第一年去当老师，那些五，六年级的学生就长的如自己一般高大，课后相处有时真的像兄弟姐妹们一般。那时还是满脑纯洁的我，郤遇到了几位心地不很纯良，可以说是时不时播下了不好种子的老师，心中想到，如果如此多几年下去，对于这个小市镇不知会造成多少的伤害。其中细节，极想让大家明了、和大家讨论及分享，但每每想到隐恶扬善的道理，都忍了下来。所以这个小市镇的小学名字也不写出来了。

在那小市镇教了三年书，就不想继续做下去。大部分的原因是看不惯几个行政老师的品行与教化，自己虽然还没有找到另一份工作也毅然辞职。请辞时，有董事要求留下，并且说：那些不适其位者，已在调查中，不久应会被解顾。过了两年，那几位老师真的被解顾了。

自小都有乐于助人之心，不论所遇何人何事，都一律尽力协助，事后也不求回报。在那年代相信都有许多同有此心的人士，也都做着相同地助人之乐事。但是到了现代，世事变化实在太大了，稍不留意，不只好心不得好报，自己不只会失去金钱，甚至于会赔上生命、所以逐渐地自己也改变了助人方针。

二十二岁时进入马来奕中华中学重执教鞭。（那时还有用滕鞭）由于前三年在某小学执教，课余后尚有许多空闲，努力学习许多以前没有时间去研究的科目，也都略有成果，这令我在中华中学时与同事们有许多不凡的互动。例如：汽车故障的急救，家庭电器的维修，苏丹诞辰灯笼的制作，体育活动的操练，掌纹学的研究，天文星象了解，吹口琴的技巧等等。可惜在奕中只呆了两年三个月，就离职到鲁木天然煤气液化厂工作去了。

在奕中执教的两年期间，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代的华校老师，许多都是没有经过师资训练的。大家都尽本份想把学生教好。但由于各学生习性的差别，老师们所教导的方法也都各异，教出来的结果虽暂时分别不大，往后就有巨大的差落。

一九七零年在奕中执教时，第一天踏进小学二年级教算术时，那情景真像是进入了马戏团一般。一班五十来个天真无邪的小蛮天使，你叫我跳、你推我扭、你笑我喊。开始的两节课都不能上课，只能用稍强的语气与他们约法。过了几天，他们都乖得不得了。上课时，丝毫没有喧闹的吵音。如果同学要问事，也只有用轻到我及大部份小同学都听不到的耳语。虽然他们年纪还小，上课时也都精神饱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功课做完

了，就有故事听，有时还让他们唱唱儿歌。（幸亏那时的校长及主任都没有干涉）那些小蛮天使成了小天使的转变不是我自许的，那是离校数月之后由某位老师传给我知道的。

事缘是一位陈老师及他的太太是住在学校内的宿舍，那宿舍就恰好在我上课的后边不远，他们回宿舍必定要经过课室外的走廊。每次陈太太中午回宿舍都有留意到上课的情形。陈老师的公子也在奕中求学，他们两夫妇决定下一年要把他们的蛮牛推去让我教化。那年是一九七二年，那一年的班老师是陈老师极不满意的一位人物，但是为了他们的那条初生之犊，也唯有硬着头皮，把孩子放在那一班让我去感化，事前我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蛮天使好多次都没作功课，后来被我训了好一会。我还记得那蛮天使留着眼泪对我说："我要叫我爸爸来，爸爸会骂你的。"但 过了不久，他也变得好听话了。

但是这年我只教了三个月的书就离职到鲁木天然液化厂报聘去了。

从小到大，可能是家境贫困的关系，我都不敢正眼去看女孩子的。出来工作后，虽然有看得上眼的，也自感形秽，没有积极地去追求。

到奕中执教时，就遇到两位心仪的女老师。后来其中一位阿如就成了我的夫人。

阿如为人豪爽，她可能是金庸的武侠书籍看得多了，感染到女中豪杰的气慨，做起事来，毫不扭扭捏捏，真的带有女侠的风范，也稍带男性的气息。她的点子很多，遇事时常都有超乎寻常的决策。当时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她对每一位朋友，都似亲兄妹一般，都会开胸剖腹，坦诚以对，毫无保留。如今我已是见怪不怪了。

第一次的和阿如近距离接触是在一位男同事的有意的撮合下，让我一个人去她家里把她载出来。那天是庆祝教师节，在节目上我演奏了一首自学的口琴曲子——《故乡》。大家都觉得表现不差。

第一次的约会，阿如便要作东，绝不让我吃亏。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女孩子，不是如书本上所述说的一般。

一向受华文教育的我，为什么要离校到外国公司工作呢？下回自有分晓。

第一年和阿如交往时（在同一校执教），每每会遇到一些成群的中学生，他们在前就会必恭必敬地，在后他们都会躲起来暗地里偷笑，有好几个比较大胆的就别有用心，用不失礼貌的言语来说寒问暖。

在那时期有听到一些传闻，说道学校方面可能会有新条规、就是夫妇不可同在一间学校工作，但是学校当局始终也没有正式言明。

同年，有一位同事鼓励我和他一齐去煤气液化厂应征操纵部管理部工作，由于我没有进过英校念书，英语说得不很流利，尤其是想到要用洋腔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多大信心，也就没有一块儿去尝试。那位同事不久就离校到液化厂工作了。

一九七一年，即是在奕中执教的第二年，就和阿如结了连理，签了下半生之约。婚后没多久阿如又再一次激励我去应考液化厂的工作。我终于硬着头皮，在一九七二年正月时去应考，考试问答题当然是全英文的，项目分有常识，文法，数学及物理化学。当日的考生有五十多位。考后一个月，接到迟来的信件，要我去面试。幸亏应考官也网开一面，可以逾期面试。面试时，知道我数学分数是得到第二高分，物理化学中等，至于常识及文法呢？那可不得了，几乎是排在最后一位。心里在想：大概是如此吧！那可完了。 接着，也不知为何，那考官拿出考卷给我看，也同时问道："为什么后面一整页你没有下笔？"咦！我一看考卷，怪了！为什么还有这一张考卷呢？应考时，是没有这一页的，我当场就对考官言明。那法国籍考官也挺好心地给我实时做完那一页，也是最容易的二大项问答题。当时在想，进液化厂难道真的是大有阻难？幸好过了不久就收到聘请书函，三月十二日就到液化厂实习。真的要感谢那位法国籍考官。不过，他的法国腔英语真的是很难听得懂。

离开学校时，学生们送了几打手帕给我这位离弃他们的老师。当然学生中有许多都带有依依不舍之情，我也永远都记得其中最特别的几位。二、三十年后，再遇到这些学生，他们都会提起或忆起以前我们两夫妇曾多次在假期中，带了他们一同到胜地玩乐的欢愉时刻、同时尚有照片留念。据我所知，在那时期的老师是很少有如此和学生们如此亲近的、尤其是太太阿如，不只是学生，就算是家长也对她非常尊重。她每每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些应急品，送给临急需要者，如一些铅笔、夜漏袋、针线、书写本、袜子等，当然还有预备了一些金钱帮助那些没能力缴学费但是肯学习的穷学生 (虽然阿如不是有钱人，她能

自己节食省用地尽力而为，这也是我很欣赏她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她那满怀着同情与助人之超人心性。有时还会被人误会，认为世上哪有如此好心肠的人，是否是别有用心呢？

在校，她从不分贵贱贫富，都能一视同仁，不只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帮助了许多贫穷学生；鼓励了好多对现实失望的好学生，让一些学生，尤其是穷学生，知道世上还有关心他们的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被爱的温暖；使得他们在精神上能有依靠的支柱，保持着做人的道理，免受歪理的侵蚀，好让社会上有多几份将来能为大众服务的力量，不然他们吸收多了对社会愤慨之心；学了前人对他们在困难境遇时，视若无睹的表现(尤其对待他们的是被尊敬的、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将来哪有真正为社会服务的人士？最近为了接送孙子上学与放学，所以有机会再到奕中去，发现许多老师都有慈爱之心，这实在是社会之恩典，也是学生之福份。衷心地希望他们能教化出许多纯良的社会栋梁，并且祈望高层决策者也能以爱才之心来体恤他们。

在液化厂实习期间，遇到了许多不同国籍的导师。他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外籍人士。在實習期间，当我欲请假到人事部处理申请宿舍时，他们则亲自打电话替我处理，很快地就為我申請到油田员工住宅，也讓我們第一次享受到一家人同住在一起的自由自在，不受其他房客影響的舒適生活。

在液化厂实习将近一年。科目分为生产部及能源供给部，两个部门都要同时学习。那时能源供给部的人材，每个国家都要吸取，至于生产部的人材，由于那时出产液化天然气的国家不多，因此需求量极少。如今生产液化天然气的国家多起来了，生产部的人材真地是供不应求，就是文莱这个小国家，有许多有经验的生产部人材都被外国吸取过去，反而文莱国本地要由外地输入普通称职之人士。

在液化厂实习了四个月后，导师们就考我们书写及口试。生产部的考试我拿到八十分，至于能源供给部的成绩只得到六十五分。(部份的原因是教能源供给部的导师口音太重，以一个三十八年前华校毕业生的英语听解力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至于文法方面较没有问题) 考试过后，面试时被派到生产部正式工作，我要求分派进能量供给部，但不被答应。我问了一个同事，他的生产部考试分数是三十多分，能量供给部是不足五十分，他就被派到供给部，我想可能他是利用心术来达到自己的目地罢。

我在受训九个月后，就派到厂里去正式工作了。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才二百九十元，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数目。那时全部工作人员分成四班，共一百多位。职员都是英校出身的，只有我是唯一没有经过英校的熏陶、因此我除了一方面要实习工作外，另一方面一有空闲时，就躲起来背字典、时不时会被同事问起："刚才你在那儿啊！为什么见不到你呢？" 真是有苦自己知。

不久，又有一位奕中同事考入同个部门，所以当时一共有三位奕中教师转到液化厂工作。

在厂里工作，最听不入耳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句俗语。 可能他们误会而认为这就是前人高情操的应有表现，他们不只说说而已，在实际行为上也表现出来。孰不知，还有许多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是为人之根本。下回将述说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对孔子道德论的响往与求知。

一九八七年，我随着文莱大队到台湾学习国际外丹功。那是一个国际教导班，来自许多不同国际的师兄姐弟们都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国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其他尚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台湾本地及文莱的国人。当时的外丹功风靡了整个东南亚，始创人是笃信回教的张志通师父，马来西亚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也曾得到其进一步功法 --- 内丹功的有效治疗，此次的练功是由师父亲自督教。

美国组和文莱组被编进同一组，所以练功及游览观光都同在一起。经过大概十来天的接触，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络了。在那次练功期间，台湾的师兄姐弟们对我们的热情款待，真的令人毕生难忘。每到一个练功点，除了练功外，当地贤达都十分热情地设下非常特别和丰富的美宴及表演来招待我们这些外侨。每个地方的师兄姐弟们还随席赠送每一个人珍贵的纪念品，至今那些赠品大部份都还保留着。至于外丹功法后来在文莱的发展，是后起的文莱首都斯市 外丹功组在传功，先推动并带入丹功的马来奕组已经凋零。在我看来，这都是主要负责人的合作与协调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可惜。

在台湾学习外丹功时，常与同组的美国波斯顿某大学教授交谈。她说："来到这里真是愉快，全身原是绷紧的神经都放松了。在内不只是师兄姐弟们，在外所遇到的陌生人，对人都很有礼，

大部份脸上都是挂着笑容，不会算计别人。真地像是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她又说：“我在美国教学的时候，是聘有两位保镖的，那不只是要预防外面的强人，有时也要提防那些不羁的学生。在城市如果要进入大厦的升降机，一定要先看好机内有什么人，不可冒然进内，不然就很容易成为犯罪的对象，不可不防。”

后来到了一个工厂参观，厂地前面塑有一位老者的塑像，像旁题了好几行字。那时恰好我在她的附近，她就问道：“这是谁人？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们古代的至圣先师孔子。上面写的就是他一生所推崇的部份理想、教人做人的道理 --- 八大德。此地的学校及南洋一带都以此来教导学生，那也是令你在台湾感觉到舒服的主要原因。”

“咦！那他所推崇的是什么学说呢？”她问。

我就把‘礼义廉耻孝悌忠信’ 这八大德用心地给她解释。她还把它们一个个记下来。

“我回美国后，要好好地研究它们。希望这对我们的民情有所帮助。” 教授说。

在天然气液化厂一共工作了二十九年九个月。开始时极不喜欢它的八个小时工作轮班交替的制度，每个月都有一次要一连七夜做夜班，所以一直想要改换工作。幸亏后来改成十二个小时工作的轮班制度，工作四天休息四天，方才安心的工作。

工余时期，在外有参与社团的服务，在内即联络四班工作同事，发起了许多人都不曾做过的事件。虽然都不是有关赚钱之事，但这些都是对大家心灵上或身心上皆有所帮助的。这种为大众服务，不求回报的精神，有可能是秉承自祖父的遗传吧。

早期在液化厂操纵部门里有六十多巴仙都是华人，为了大家的福利，曾提议成立一个临时福利基金会，专门处理婚丧事宜，后来许多同仁都移民了，再加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行事，每每会力有不逮之处，也就停下来了。还有早期大家都是年纪轻轻地，许多同事都是马诗当地各种球类运动的佼佼者，有些还是国家代表，他们各别地对于排球，羽球，篮球及足球等的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平。当然除了球类赛事外还有其他技能的能手。最值得留念的是带领了这一批全能球类运动员出国游玩及比赛，他们都是很合作的智者，只有提供意见，不会落井下石，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唯有留下欢笑的回忆。这支球队到过民都鲁，纳闽，林梦，老越及小地区顺达。由于对于运动的热爱，后来四班的操纵部门就分成四组，每年比赛一次，赛事分有羽球，篮球，乒乓，足球，排球，游泳及象棋。过了几年，全鲁木液化厂的各部门都要求加入，这又壮大了运动的大军。又再过了几年，这种运动又升上了一级，变成了是两个国家液化厂的比赛，即是砂劳越民都鲁对迭文莱鲁木。赛事及人事的交流一直沿袭至今。

在外也曾协助推动乒运。在乒运下了几年苦功，经过勤加训练后，马诗乒乓总会水平稍有上升，那时和美里，民都鲁及沙巴比赛时成绩都能有来有往，不相上下。也曾经带领老，中，少一行三十多人到过美里、民都鲁、峇鲁蒂、诗巫、泗里街、古晋、纳闽、亚庇、斗湖、山打根、双溪西埔架、怡保、吉隆坡、新山、泰国合艾及新加坡各个地区进行友谊赛。那时的名声响遍砂劳越及沙巴。也曾带队参加过由新加主办的乐龄国际乒乓球赛，当时马诗选手朱胜发曾把新加坡好手吴树楠挤出十六强，技惊新加坡乒坛。每次在全国比赛中，马来亚区都名列稍前茅。到后来各地都请了外籍教练，只有马来亚没有外籍教练。斯市后来也有请到中国籍乒乓教练，但是却都长住斯市，不来马诗授艺，所以马诗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相对的马诗乒艺又开始渐落在斯市后，以致变得渐行渐远。到了末期外籍教练段永军还有不定时到来马诗教导几位学生。 前两年本来有心要到回乒总，重新找多位有心人士来资助乒总，想办法聘请外籍教练，重振声威，多位有心资助乒总的人士也已答应相助，只是乒总内选举人士的不知原委，最终事与愿违，夫复何言。

在乒总时也曾为了活动资金，举办过了三次乒总卡拉 OK 歌唱比赛，都能成功举办。这在马诗乒总来说，也是从来没有别人曾经去尝试过的。(在当代除了几个大团体，是没有其他社团，会去举办的) 顺道在此对那些过去热心赞助者衷心表示万分之感谢，尤其是马诗的刘小源、林国钦、蔡仔运、蔡定全、曾瑞吉先生等。蔡定全先生对乒总的赞助是一位最不遗余力者。在乒总时也曾以一己之力，编好了马诗乒总的唯一特刊，内里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及图片，最后要付梓时，当时的会长却决定错误，使到特刊胎死腹中，也让许多乒总的开河先贤如钟顺利、王秀明、汤若钦、

陈良浩等元老未能留下他们的历史事迹，诚为可惜。

在天然气液化厂工作的一开始，上司都是洋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乐于助人，属于为善之人。过后国家为了实行本地化政策，慢慢地直系上司都换上了本地人。那些本地的上司，在工作上的实际经验非常地丰富；在为人处世方面，都能面面俱圆。其中如杜总，伍总，陈总，詹总及文总等，都是我极为敬佩的上司，他们全是很有才干之士，绝非泛泛之辈、也因为他们本身拥有的智慧才识，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才能爬上高职。虽然我没有刻意去奉承他们、只当他们是好友一般，但他们都对我有很好的印像，尤其是杜总和伍总，真的是对我话无不言，言无不尽，好似是亲兄弟一般，至今退休后和杜总还有来往。

伍总是个有话直说之辈，工作时，只要是不合规则的，不管你是什么天王老子，他就会力争到底，是一位很有智慧的硬汉子。幼年时，伍总是一位没有母亲照顾的穷小儿，衣服陈旧，外观极为不雅，但是念书成绩却是不赖，数理的成绩每每都是名列前茅，退休后也就移居加国与妻儿团圆去了。

陈总也是一位大约似我一样，是由穷家出身者。从小就肯为生活而奋斗，数学是他的强项，最后靠了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而升到高职位，可惜天不假年，却英年早逝。

詹总和文总已经移民在外，詹总还会时不时回汶。文总是位会用慧眼识人之辈，喜好独人闯世界，年青时每每个人骑了两轮摩多机车出国乱闯，移民后却在加国因病逝世。

移民浪潮过后，液化厂升了许多高级总管来顶替，他们也各有专长，但是有许多在工作方面都是对人不对事之辈，在为人方面都欠缺恕人之道，除了少数他们自己的知己，其他的大部份同事，以及其他不同部门的人，都对他们没有好感。这些都是自小所受到的熏陶及自己个性的使然、在长期塑造成形后是改变不了的。

以前在当小学教师，空暇时，自修的汽车故障修理，电器修理，掌象研究等，在后来都很有效用。七十年代时，汽车修理员不多，而且技术较好的技工也不多，所以在校的老师和在工厂的同事，在汽车不能发动或有故障时就会来找我；一些家里的电器，电动机有问题的，也会找我；那些想了解以后生活可能会有转变，来看看掌相的也会来。

后来学的虹膜学，营养学也得到很好的响应，在液化厂里，许多工友都给我一个外号：x 医师，这是后话。

在教书时，同学们用车去斯市时都会要我同去、开始时不明了为什么要我同去，后来才知道是怕汽车半路抛锚的原故。（那时代的汽车大部份都是老旧的）不过我这个万事通，真的是在在他们跟前表演了一次故障修理大法。那一天，是斯市苏丹生日的庆祝节日，大家凑热闹后回去停车場，时间是午后四时许，见到一个中年友族满头大汗地站在他的汽车引擎前不停地活动。问起来，原来是机车不能起动。看到他正在检查电路，见到有火花。不曾实习的我马上说，先不要动电路，找找油路的故障吧！真的是汽油不到化气机，油箱里有油，但过滤器有油到，那时四周围了不少观众，他们不时在指指点点地给意见。检查过后，我说应该是汽油泵有问题。观众说如果是汽油泵的故障就是大问题了，他们劝我不要动油泵。那时已是下午五时许，我征得车主的同意，拆开自己不曾碰过只在书中看过的油泵，拆开一看，就放回不应跳出来的杠杆，再按装回去。咦！试着用手拨动油泵，汽油可以到来。再尝试起动，汽车竟然起动了，车主对我千谢万谢，好似我是个专业技工一般。这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展现。有许多旁观者见到我拆油泵时，都说这可完了，也都走了，那可惜就见不到我的表现了。

有一次在海南公会打乒乓球时，忽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以前不很相识的高年级同学，如今也是砂劳越木山的杨大老板，他以前也是汶校的乒坛好手，另一个是黑黝黝的壮汉。在休息时，他们俩走过来要我给他们看一下掌相。咦！心想，来考我吗？

我说：“我不过只知皮毛，卦牌看相者大有人在，不是要来调侃我罢！”

杨兄说：“我来是要要证实一件事！请你先给我的朋友看看。”

已过了整二十年，也不记得那位黑炭兄是姓什么了，那时刻，当说到婚姻处，我说：“不知老兄结婚了没有？照看，你结婚后，会有一次离异，还好最后会复合。”听后杨老板和黑炭兄都露出很奇怪的表情对望了一下。

杨老板接着很快得说：“那就看我的婚姻线如何？”

“咦！你的婚姻也不好，也会和太太分手。”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

“分手后，还会复合吗？”杨老板说。

“照现在的掌相看不出有复合之相。过多几年再看吧！”

杨老板马上现出很哀伤的表情，难道他已结了婚？又和心爱的人不幸分离了。

“不瞒你，我们两个人都是同病相连的人。真如你所说，这位朋友已分手的太太最近又倒回来找他了。我的真是没有希望了吗？”一表人材的他，脸上现出哀伤之情，看来他真地是一位很爱太太的人。

后来才知道这是打乒乓球的友人告诉他，叫他们顺道来找我的。

以上都是真实的事件。下回要述说我为什么又要研究虹膜学及营养学的原委。真的是有心欲知世间事，样样事物都想学，结果却是才多艺不精、这也是我掌纹所显现的征状，半点都改不掉。

生老病死是凡人都要经过的过程，但有些人在世却只能经过“生、病、死”这过程，更有的是不知是幸或不幸，只是历经了“生和死”两个程序，它们一出娘胎就夭折了。

在三十八岁时，壮年的我，也几乎加入了〔生病死〕的行列。经历了这个濒死的过程，方引起我学习维生素及营养之道，帮助维持身体健康之路。后来才知道，在外国，除了医生外，已经有许多人为了健康，修成了营养博士，甚至一些更得到诺贝尔之奖，甚至更进一步，成立了一个另类疗法的事业，至今，正在与一般传统之西医治疗法分庭抗礼。

年纪三十八的我，由于从事体育运动，浑身活力、身手敏捷、满身是劲，就算是面对狼虎也毫不畏惧；但是却很讽刺地，后来却在那壮年时，就差一点被微小的病菌打败了。

住家楼下的空间，面积还算够大，可以摆放两桌乒乓台，其中一张是由乒总存放的。那时期乒总的乒乓好手，除了星期天，他们都是风雨不改地每天都到場练习，只是苦了我这个做轮班工作的主人，每每在睡眠中被楼下的喧闹声吵醒。尤其是那位大声公 --- 刘兄，打得忘我的时候，叫声真得是无从禁起。虽然乒乓桌在自家中摆放，因为是轮班工作的关系，自己每星期练习的天数最多也只有三天。那时天天都有不同的人到来练习、好似自家是个公会般。对于爱好宁静生活的我们，颇受影响及有不便之处，但幸亏太太也很看得开，并没提出意见来反对，反而每逢在乒总举行比赛时，还带了三个小孩落力到场下手协助。有时当外地小型乒乓队来访，就在寒舍楼下比赛乒乓。由于住屋颇大，弟弟全家又搬去斯市定居了，一些从美里来的乒乓球员，比赛过后，还在寒舍住宿呢。

一九八六年在家里与友人打乒乓球时，由于乒乓网有一些低，就即刻锯了一块小木片来垫高，当时不慎被锯子擦伤了，自己也没有在意。休息时在后院整理了一下花卉，受了伤的手指突感剧痛，这种痛在当时对我来说只是小儿科，也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第二天手指就肿大起来，而且蜡黄败死的肤色也呈现了出来，就连忙去医院诊治。但是手指的肿涨却一直向手臂上蔓延，更一天一天地向上不停地延伸，在一星期后就肿到左上臂靠肩膀处，真的是匪夷所思。幸好在第二个星期后，却能逐渐一点一点地消肿下去。诊疗部门说：“你真是幸运。”好奇怪的话。其实这次的病症还真不算是甚么，半年后的后遗症才真的吓人。在那时期我是吃素的，没有吃肉类，因为相信吃素是健康的，也没有去注意到要从豆类中增加蛋白质。希望现在吃素或吃斋的人士，要好好地注意增加植物蛋白质，这样当遇到身体需要时，才能有效的抵抗病菌的肆虐。

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身型逐渐苗条了，十多年 前的旧工作衣裤又可合身地穿上，同事们见到真是羡慕死了。到了十一月份，在参加公司的拔河比赛时，差一点就因此缺氧而晕了过去，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后来逐渐地身体感到很不舒服，食欲也不振了，身体躺下来时，整个脑袋就听到自己澎湃的心跳声、以致难以入眠。当疲惫过度，勉强入睡后，心胸立刻又会被雷击一般，使到整个身体跳了起来，一直都无法入眠。最后只有拖着这疲惫的身躯去蚬壳公司的医院见医生，医生经过留院检察后，说是肝部受了病毒感染。在病房留医后，也没给药吃，病情步步加重，好似是在等死一般。

由于长期的不能入眠，接下来整个身体的肌肉变了不受控制，全身的肌肉不时地不自主地抽搐，这种肌肉不规律跳动的间隔时间也愈来愈密，受影响的面积也愈来愈广。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医生，结果也没有甚么反应，心忖这次可真地完了。亲友及同事来探视我的，都显示出我大限已到的感觉，只是苦了工作后还要照顾三个小孩，又一天两三次来看护我的妻子。

谁知真是命不该绝，赖同事真的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有一天，他来病房探望我的时候，带来了几本厚厚的《大家健康》合订本。他说：“我送给你这个，虽然你现在不够精神，但希望这对你有所帮助。”

虽然身心都被折磨得不得了，休息及睡眠却都与我无缘，我勉强地随意翻阅着《大家健康》。忽然看到一个标题：钙质可以舒解神经的不适及平衡血液的酸碱度，同时可以帮助入眠。读了报告之后，就赶紧叫太太去买了一罐全脂奶粉来喝，那时是没有脱脂奶的。当第一杯奶水喝下去，二十分钟之后，耳中原本听到的似雷鸣的心跳声却能稍微得到舒解，肌肉的自行抖动也稍有改善。钙质确实对我有很快速的疗养效果。饮用了第二杯奶水后，情况更好。第三杯下肚后，真是神奇地，我又可以进入那久别了的梦乡了。有了好梦之后，第二天医生来巡房时，还对我说：“你今天的气色很好呀！”

后来从许多报告上得知，那时的医生，绝大部份是不研究营养学的，有的只知皮毛罢了。继续喝奶粉后，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就能出院回家了。从此就开始研究营养学。也同时研究其他的自然医学。我工作部门的伍总长也深受影响，共同走入营养学的门坎。后来同事们遇到有不适时，都会来找我，有些同事还称我为‘Doctor X’。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昔日除了每每向来求知者阐明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必需吸取外，还告诉他们白糖，白米，白面粉，精盐的劣质。鼓励他们食用黄糖，糙米全麦面粉及粗盐。但是那时却很难推动这种概念，因为那时黄糖太贵了；少人问津的陈旧糙米太难以下咽；全麦面包粗糙地难被接受；粗盐见了确是太脏了。现今，黄糖和白糖的价格略同；新鲜的糙米不难找到；全麦面包也被好多人接受了；盐类也稍有改变。我那时期还告戒人们，吃‘沙爹’时，同时要吃下一同送来的生大葱及生青瓜。吃炒粿条及炒面也要吃下在其中的豆芽，豆芽如果有连着尾巴的更好。

由于平时无私地帮助别人，工作时也教导了许多后进，好多同事也称呼我为：‘Master X’。

美国的营养品‘细胞食物’（Cellfood）也是我认知的一种良好营养品，它是包括了一百二十九种营养及水解后产生的新生‘氧’（o-），能移除致癌的‘自由基’；可以平衡我们血液的酸碱度及帮助身体的排毒。我在二十三岁时，被汽车的前轮辗过右足掌。那时气血方刚，肿痛了几天就没事了。但是到了五十三岁时，就开始疼痛，接下来的四年都被这个痛楚折磨着。见过了许多中西医生，各执其词，都没有医疗效果。最后要求见专科医生，见后被告知唯有动外科手术，再装上钢枝才可以缓痛。就如大部份病者一般，不到最后关头，都不想动外科手术。后来经友人介绍了这个细胞食物，开始饮用不久，一直放屁及排黑便，但身体更强壮了，打乒乓球时更能持久。饮用了四个月半后，痛楚都不见了，现在还是继续少量饮用。许多朋友的一直不愈的偏头痛，皮肤病只须外喷即可，内服更不必多言。

五十多年前，学校有教导‘公民’及‘自然’这两个科目，这显然对现在的小孩们及他们的将来都有好多正面的影响。希望现代学校的教科书能够加上‘公民’及‘健康’的有关科目。这会使得政府以后不须要花费太多金钱来招聘特多的警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众正确地了解各种营养素对身体的各别功能，而得以减少对医生的依赖及不用消耗太多对身体有后遗症的药物。

经过了半世人间，情义之间比较深刻的是除了共同工作了三十年的同事之外（大部分是马来族人），就是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同学了。

虽然为人颇重情义，唯由于自小就半工读的原故，与同学们课后相处的时刻不多，就算是下了课，本身也不敢浪费宝贵的光阴去和同学们闲谈，只是忙着做当天的功课。因为每天劳力工作的关系（一天八个小时），个子长得不输给任何人，肌肉也颇为发达。

高三肄业后，罗班长就忙着作同学们的通信录，可笑的是，通信录的作者，过了不久就离开文莱回归香港，至今都没有消息，无从联络。

在社会里奔波了好多年后，有一次在饮食店里遇到了几个同学，大家坐下来都兴高采烈地追话当年。席上王校花提议，希望我作为同学召集人，促成第一次的同学聚餐会。但当时我不同意她的理念，则是她要在餐馆聚会，说是会后就可以拍拍手而后散席，不必留下一些善后的清理工作。我则较喜于在居家，无拘无束地聚会及用餐，所以也没有去推行。又过了一年，又遇到王校花与其他同学，校花又对我发牢骚 。我还是坚持要在住家聚会，后来她也没有办法，也就悻悻然地答应了。

自从一九六六年高中三毕业后，第一次的同学聚餐会终于在一九九五年首次促成。往后每年都会有一次聚餐会，时间都是选在农历新年及年

十五之间。后来就渐渐变成了一个联络中心，同学们回国或其他的喜哀事件都有联系。每次的聚餐会，都有相片留念，过后都会在冲洗后免费分赠给各同学。除了大部分在寒舍进行联宜外，有好几次是在王校花，双溪岭林同学及都东温同学住家喧闹着渡过。每一年农历新年的人日，张同学则会在雙溪嶺的住家以擂茶会客，知闻者通常都会自动上門，两三年前连远居在摩拉镇的赵同学（他从不曾出席过我们的聚会）也出现了，真让大家惊讶，也无限欢喜！多年不见，有些人几乎认不出他來了。在二零零六年来聚会的同学人数达到二十二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从来不出席同学聚餐会者，有如林博士，贝老板，黎同学等不知是身份特殊或别有隐情，不管如何用心地去邀请，都不会来出席。其中最为可怜的是初中的梅师姐了，当零五年去斯市医院探病时不期然地遇到了她，那时她正在另一张病床上疗养着。知悉了我们每年都有同学聚会，她临别时特别地叮咛，下一次若有同学聚会，一定要通知她。零六年身体不是很好的她，真的从老远的斯市第一次到来参加聚会。但是由于在长年家庭巨变的压力下以及原本个性的使然，有许多地方与多人都显得格格不入。零七年是梅师姐参加聚会的第二年，也是她与我们大家相会的最后一次，过后不久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她的肉身是用火葬焚化而末，孩子及丈夫都不在场，只有少数的友人及我们一班同学们去送行，也算是完了各方最后的心愿。算一算，高中同学中，有二位徐兄，林兄，方兄及邝兄一共五人已挥手而诀。

今年从未出席过的鄢同学及沈同学也分别出席了梁同学及李同学自加拿大回汶的洗尘宴。席间王校花说：“我们应该是最值得骄傲的一群。比较起来，本校其他班级的同学，应不会有如我们一般，有足够的友谊及恒心来参加每年的聚会吧！”说起来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分甲，乙两斑，一共是五十一位。

大家聚会的目地都是为了维持同学间的情宜、毫无掺杂着分别心，不提个人的利害关系、也不划分在社会上地位的等级高低。希望同学别怀有以上的心思，如此也算不白读了圣贤书。每次聚会，到场的都会惦念着那些没有出席的同学。希望没有参加的同学，最后能放下包袱，见一见面，聚一聚，也不枉大家同学一場。

纵横了半生、艰辛而无悔地走过了这一个甲子，从一个赤贫的家境，随着道德仁义的脚步，兼秉着奋斗的精神，换来了一个小康之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好好地反哺那可怜的母亲。

母亲本来是一个富家小姐，是她家中的明珠、也是当时神山市巴吧镇的名花。在日军南渡时，受蝗军所累，家道中落，但是为了爱情，宁愿抛去一切，违逆父令，下嫁了在产业上有名无实的坚情大公子 --- 父亲。父亲也秉着一身不求人的傲骨，不屑和弟弟们争夺家业，毅然离乡背井地到了文莱拼生活。母亲也就如此的永不求娘家，宁可放下身段，为外来的建筑工人洗衣，补贴家用。

小英原是母亲小时的婢女，她是外公赐给母亲做贴身的丫环，但是母亲随了她的愿，没多久就还了她的自由身。说起小英的童年也够凄凉。小英的家里很贫穷，生活很困苦，时时衣食不足。有一次镇里有一家富人不见了很贵重的对象，调查了几天，发现是小英偷去了，要她还出来。对象当然已经变卖，是还不了了，那富人家就吩咐下人挖了一个深坑，把小英生埋下去，只剩下一个头露在土地上说道：要她在此处受苦三天，作为惩罚，以儆效尤。（那时，交通不便，小镇的镇长就如代表了政府一般）外公知道消息后赶到现场时，小英已被埋了大半天，人也痛苦到昏死过去了。外公见她可怜，如此小小年纪的，自忖应尚可教导，就与那富人商讨，赔了他几大袋的米，救了她出来，又怕她生活成问题，就这样收留了她，陪伴在母亲身旁。

谁知道过了几十年，母亲为了生计给人做陪月的时候，不期然地遇到了小英。那时的小英，嫁给了一个蚬壳公司的职员，生活过得颇安定。她不只不知为以前的事而感恩，见到母亲如此辛苦的工作，还丢下一句伤人之语，说道：“这回真是折堕（客家话）了！以前她是多么的风光，如今风水轮流转，比我都不如。”这件事母亲也都藏在心里头，只是有一天在不经意之下被问到，才和盘道出。不多事的我，至今也不知小英是何人。

和阿如结了连理之七年后，升了高职。申请到公司的大房子，也是母亲梦寐以求的生活环境，但是母亲在前几年已经去世了，真的是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

纵横了半生，退休后应该过的是安逸的生活，也不知如何地研究起医学来。家中的医学书籍有好几百部，著者大部分都是现代行医的医生。从报导中知道世界文明病是愈来愈（下转 209 页）

敬悼　沈维潜老师

◇　丘启枫

沈维潜先生，一九四七年在马来奕中华学校战后高小第一届毕业，他是所有战后奕中校友的学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母校念高小五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地理老师；他的祖籍是广东省大埔县，所以又是我的乡长。

沈老师年轻的时候罹患肺痨病，当年这是令人闻之丧胆的传染病，他最后战胜病魔，堪称死里逃生。客家人的先辈千百年来从中原南下，颠沛流离，走向五湖四海，乃至移居世界各地。面对生老病死苦的循环和轮回，祖辈常以“有命唔怕病”来自励励人：“唔怕”者，无惧也，沈老师的行谊就是这句话的写照。

这些年沈老师年岁已高，不免抱恙，听到他安详往生，为之恻然。

时光倒退一个甲子，当年他上课的身影历历在目；去年奕中校友返校日晚会，工作委员会主席张四贵校友特别准备了泰国订制的围巾，赠送给年满八十出席的高龄学长，表示敬意和谢忱，沈老师是其中一位。那晚我和老师同席，他欢欣接下围巾，接受大家的祝福，当时的场景，宛如眼前。

张四贵是沈师母的哥哥，特在网上属沈老师设计了一个悼念专栏，并据以打印一本悼念册，四月十三日我参加老师的公祭，匆匆写了几行唁言，现在重新整理，并撰一联，敬悼沈老师：

此身无惧病来磨，几经沧桑登耄耋；

寿考有期尘缘尽，安详入眠上西天。

老师，一路好走！

奕中战后高小第九届校友

丘启枫　敬挽

（上接 208 页）猖狂了，如以传统的医学去治疗是不能把病根治的，如果能根治，病患也不会重重复覆的去复疹，同时也不会愈来愈多病患了，而且患病者有逐渐趋向年青化的迹象。要减少病患，应要追索源头，如食物、空气、电磁波、阳光、运动、饮用水质等，这些对人的影响都得研讨。现代传统医学只是注重在患病后之治疗，不究生病来源。（当然如果病患者少了以后，医生的生计就成问题了。想一下，医生化了一大笔求学的学费与漫长学医的时间，当然一心就是为了赚钱，哪里会有多少个医生会衷心地希望病人会愈来愈少的？）近代美国及日本都有团体加倍努力研究其他的治疗法，有者发觉传统疗法祇是能治标不治本，他们就开始应用自然医疗法，另类疗法或者称为自然矫正医学为患者治疗。此类疗法虽有疗效，但由于起步较迟及财力不足之故，再加上财雄力厚的传统医学的反驳，真的还须要数十年后方能引起世人们的信任。报告书中说到，美国南部的圣地亚哥有一座很著名的自然医学院，自己也希望能去学习或了解。今天下笔前，太太在英国的一位好友阿莲，很伤感地来电告知，她的先生患了大肠癌及肝癌，病情非常的不乐观，医生们也似乎束手无策，唯有告诉阿莲为她先生增加营养及氧气。介绍她去买细胞食物。阿莲也透露，如今那儿的医生也有如此的吩咐，即暂时先吸收足够的营养，然后才再想办法设法医治。说到英国的医疗院，也令我忆起了一位中国的名广播员刘海若，她在意外事件后被英国医院宣布为植物人，但后来却被运回中国医治而救回一命，如今刘海若还好好地活着。

到今和阿如结了连理卅九年，也有了四个调皮可爱的孙子。虽然已经退休了，但阿如却还是很关心周围的动态，如果发现有人需要医药费来协助的，她都会尽力解囊。我和阿如从来也没有剧烈地争吵过。有几次虽对她有不满处，也祇是不理睬她一两天，过后也就算了。她的朋友时常都取笑她，有的说：“你真是幸福啊！我要找的，就是如此既有情，又有节。不骂我，不怨我的丈夫。”有的说：“好的男人，都做了别人的丈夫，连剩下的一个都让你抢去了，再叫我去哪儿找呢？”如真的是如此，也算是不负岳父母之托了。

最后，在这里希望大家除了要做一个称职的公民、孝顺父母、爱护子女之外，并且要关爱身边的另一个伴侣，毕竟那是自己选上的。

河滨广场

◇ 梁友情

汶莱河畔 沧桑世纪码头
货轮拥挤忙碌起卸货物
等待靠岸几艘 停泊河中
点缀水乡 成为风景中风景

曾几何时 货运中心转移阵地
码头空置 货轮绝迹
苦力工友 吆喝声走进历史
留下汗滴 犹斑驳满地

空置码头 扩建河滨广场
设计独具风格 装璜别緻优雅
凉亭邀你共桌 看读河光山色
白天千脚万脚 看水乡踩高跷
夜晚千家万户 观水村不夜天

传统庆典 特殊节日
策划精彩节目 举办益智活动
人潮摩肩接踵 泛滥广场
冯栏眺望 鼓声咚咚已成绝响
龙舟竞渡几时再掀高潮 沸腾汶莱河

海螺

◇ 梁友情

海滩 铺垫地毯
连绵 不完尽头
一步一脚印 落句笺注
影子陪我 走进白色风景

玲琅贝壳 奇形怪状
点缀成一匹长长白底绣花布
我一路玩味 如数家珍
来自海洋家族 演绎不完沧桑史

一颗伤痛海螺 斜躺喘息张望
我俯拾轻抚慰藉 附身倾听
海洋之声
频传地底地震 隆隆录音

海螺 海洋使者
落难沙滩 有缘相遇
不捨放生 嘱托浪潮伴送
装满人类祝福 回归海底世界

“蛇”年“舍”我其谁

◇ 丘启枫

汶莱时报（The Brunei Times）是英文日报，读者当中有的懂得中文，因此华人春节除了用英文向读者贺岁，也刊登中文春联庆祝佳节。

岁值蛇年，汶莱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协、东合、亚细安）轮值主席，全球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首脑将云集斯里巴加湾市，汶莱时报将这些事件纳入，准备在大年初一刊登下列春联：

水秀山明，千年王业传仁君，勤政爱民建乐土；

龙潜蛇舞，万国衣冠话峰会，折衝东盟揽水乡。

先解释春联内容。

上联的“千年王业”，是指汶莱这个王朝立国一千多年。根据汶莱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Pehin Dato Dr Jamil 的著作《公元 1432 年之前的汶莱早期历史》，作者引述中国正史记载，汶莱的前身、建都在今天淡武廊渤尼（Puni）的渤尼王国，曾在公元 518 年派代表团到中国交流。这个王朝到公元十五世纪才信奉回教。

下联的“万国衣冠”, 是套用唐朝王维诗《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诗句，全诗如下：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衣冠，是文武百官，冕旒是皇帝或诸侯戴的礼冠，这句话是说各国外交使节到唐朝的国都长安朝拜唐朝的皇帝。

折冲就是“折冲樽俎”，外交官员在酒席宴会上用外交谈判制胜对方。

揽就是收罗，如揽胜、揽秀，就是把美景尽收眼底。

上联的意思是山明水秀的古国汶莱，一千多年就建立了王朝，传到现在这位仁慈的君王，他勤政爱民，建立了和平安详的人间乐土。

下联的意思是龙年过去之后，蛇年降临，各国的官员来到汶莱参加东盟峰会，除了展开外交角力，这些外宾也游览水村美景。

蛇年的吉祥话裡，有一句是取其谐音“蛇”我其谁，也就是“舍”我其谁的双重意思。

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舍我其谁”是除去我就没有别人了，只有自己才能担当、是一种勇於担当的态度。

蛇年对汶莱而言，是一肩挑起重责大任、舍我其谁的年度。东盟是世界的重要组织之一，在全球新局势中备受各国重视；汶莱是和平之邦，在仁君治理之下，国泰民安，迈向高度现代化，与各国展开越来越多的交流合作，在国际舞台越来越活跃，这次轮值主席，各国赋予厚望，相信汶莱的声誉将在蛇年更上一层楼。

“舍我其谁”这句话还可以从个人延伸到社会和国家。

舍我其谁！就每个人来说，在新年度裡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尽心尽力作出无私的奉献，这种精神扩展起来，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可以让自己推开新的窗，看见美好风景；可以让家园更好；可以提升社会进入新的里程碑。

汶莱时报这幅对联是面向世人的祝福，我特别邀请著名书法家韩勉元挥毫，供五属文苑读者欣赏。

我们生活在美好家园和平乐土中，我们参与社会，参与地区、参与世界；在生命的盛会中，我们和家人亲友团聚，也和各国友人喜相逢。作為地球村的一员，但愿大家更积极的迎向蛇年，以“舍我其谁”的精神献身环境保护和人类和平繁荣的永续发展。

何必曾相识

◇ （印度尼西亚斗旺）青笋

开斋节前夕，和孩子一家到 Pangadaran 海滨度假，对所见所闻所感萌生了记录起来备忘的念头，一并和“能解此中味”（注 1）的朋友分享。

8 月 16 日，我们赶早到了海滨度假胜地，进门处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执勤人员还“摸不着头脑”，就给我们免费放行。

到了旅馆，只有疏疏落落几个游客，出奇地寂静。管理员忧心忡忡地说，往年这个时候就已很多旅客了，今年这个时候仍未见到旅客的踪影。晚上景观就大变了，街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此起彼落。从一位伯母口中得知，她们从万隆出发，整整花了 13 个钟头才赶到这里。从雅隆高速公路 Cileunyi 出口处开始，排成长龙的庞大车队，在一百多公里的路上持续缓慢地爬行了十多个钟头，确实壮观！

我们进住 Pantai Indah 旅馆，四周有空旷的场地，中间是新建的楼房，楼上有几十间客房；底部是宽广的大厅，散放着一些长木椅，供旅客聊天或自个呆坐遐想。楼旁有背靠东岸海滨的多栋相毗连的旧客房，客房后厅备有座椅，坐在那儿，隔一条马路就面向大海，这会是怎样的一种享受！但大煞风景的是，大海被沿岸海堤上的小摊篷顶挡住，只能透过两篷顶的间隙看到一点无趣的残海！君不见，为了“体恤小民”，为了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单位任由处处杂乱无序，以牺牲自然美、环境美、艺术美、人性美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上午从海滩“踏浪”回来，径直到旅舍旁的游泳池和小孙女戏水，我也趁机重温当年“横渡西湖”的美梦。在游泳池里，还有一位先生正在教他的两个小孩游泳，他们时而用英语对话，时而用语音纯正的普通话交谈。大的孩子有八九岁吧，十足的“中国女孩”；小些的是男孩，鼻梁高高的，脸相也有些像小老外。他们是哪里人？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颇费猜测。

楼房大厅旁不远处的空地上有半个篮球场。午后闲坐无事，向管理员免费借来一只篮球投篮，重拾年轻时练就的技艺，直到脚跟发痛，行走微拐才停了下来。不禁想起万里兄，他原是知名的篮球健将，也许他不曾料到自己会弄起笔墨，后来竟成了印华文学牧场上的一只领头羊。

第二天上午，带小孙女去游泳池戏水，又见到那位先生和两个孩子泡在水里。小孙女虽只有两岁，胆子可大着呢，敢从弧形滑梯的顶端滑入池中。那位“中国女孩”觉得小孙女可爱，就游上前来逗她玩，那位先生也跟着游了过来。我的孩子与他开始用英语攀谈，以后又用普通话对答。得知他的妻子是德国人，这才恍然为什么他两个小孩的面貌“分道扬镳”了。

那位先生游到我身旁时，我们互相打了招呼。

“您是哪里来的？”我好奇地问。

“我姓魏，从万隆来的，家在美国。”

随后他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山东人，文革时出来，在香港、新加坡、台湾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搬到美国。

“难怪您普通话的口音还挺纯正呢。”

“不，其实山东人的口音是生硬的，因我母亲是北京人，受了她的影响。”

谈到这次来印度尼西亚的原因，他说：“现在美国经济衰退，再过两年恐怕是不行了，所以来这里看看是否有发展的空间。”然后他有些感叹地说：“和这里人很难交朋友，不像在美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许他见我热情友善，竟把我当作“这里人”的另类。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因为有些友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和“这里人”初次见面，常感到对方态度冷漠，难以亲近。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求内外有别，所以汉语中有“外戚”、“外人”、“外公”、“老外”的叫法；“内”是“同”“圈子里的人”，所以有“同胞”、“同乡”、“同宗”、“同伙”的称谓。于是我就自以为是地说：“也不都是这样的，可能你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圈子吧。”

热情好客，易于亲近，按理说是一种美德，但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弊病。对那以催（下转 213 页）

小林新诗三首

◇ 小林

一、霹雳

轰轰烈烈
震山河劈大川
呼千沟万壑
惊摄
丑陋的凡世欲人间情

2013－1－16

二、又见莲开

泡在水中
记忆里有激情的蠢动
梦淡酒酣
难忘你的销魂眼
几回漂洋
再陪我一路还俗
熟悉的芳菲
蛊毒每一首泣血的诗
在隙缝的小天空
返绿

2013－5-8

三、“斟满瓶醉长霄”

渗情韵的老酒一滴
就让怀伤的文字抽芽
丝丝“破窗而入的清风”
酽酽裹住诗魂
珍藏在笑靥里
等起舞的莲
迎风涉水
潇洒扬起
生命的每一根纤绳

（摘自：望西的豪情诗句，马峰盈满诗意的佳句。感谢两位的支持和鼓励。）2013－5-10

（上接212页）眠术来掠夺别人财物的催眠高手来说，你热情好客，易于亲近，正成了他心目中的猎物和笨蛋。

有的人难以亲近，还与他感受过和人过于亲近带来的感情伤害有关。

我不禁想起了豪猪的故事。

“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他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现了彼此之间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鲁迅《一点比喻》）

过于亲近，就最易发现对方的毛病和“不是”，放大对方的丑和“黑”，于是就变为“刺”，互敬互爱一变而为相怨相恨就顺理成章了。

《于丹＜论语＞心得》——交友之道的篇章中也曾以这故事作比喻。距离是美，留点适宜的间隔，不要没有间隙的亲近，交友之道如此，夫妇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金婚》（注2）的两口子婚后吵吵闹闹、磕磕碰碰厮守几十年，恐怕都是“不分彼此”造的“孽”，“没有距离”惹的“祸”。

魏先生谈到对这里华人的另一个印象时，以鄙视的口吻说：“这里的华人好像很喜欢攀比，比排场，比阔气，比富有，其实都是些雕虫小技。”

企业界的一位友人也曾经对我谈到这一情况。他生活低调，有次应邀去观赏一位同行天价的豪宅，里面有宽敞的私人舞厅，在那里他展示了备就的两百套精美餐具；浴室装潢极尽豪华，比房间还要大。这位富豪还特地请他的员工们来“见识见识”。“这些薪金微薄的工人见我们这些华商生活如此奢侈，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友人愤愤不平地说。

魏先生还问我对钓鱼岛局势的看法，他认为，美国自己日子不好过，为了转移视线，就设法鼓动周边国家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以便从中取利，中国应尽量避免和日本开战。

“有理，有利，有节。”“往最好处努力，往最坏处准备。”微博上我这样看。

到了要进午餐的时刻，我们挥手道别。我在想，我们相距是那么遥远，但我们的心灵却那么相近。“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的这句咏叹骤然在我耳边响起，在我脑际久久回荡……

（注1）《红楼梦》开头的一首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说作者痴，谁解此中味？”

（注2）电视剧《金婚》，获最高人气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主角奖。由蒋雯丽、张国立领衔主演。

油纸伞下忆往事

◇ （印度尼西亚巴利）夏之云

雨又下了，我撑起那把用了经年的雨伞上班去，这把古旧发黄的伞子，孩子们多次建议换把新款花伞，可我执意不肯，因为这把伞子，酷似我小时拥有的那把油纸伞。那是二哥炳文北归前，亲自在那油纸伞上画下林野小景的图画，几朵小花小草，也是因我给画上的。

二哥北归后，我经常把玩那花伞。一打开伞子，眼前一亮，酷似春到人间，只见青山幽谷，鸟鸣蝶舞，大自然的音乐随着花香绿叶款款而起，二哥画画栩栩如生，引发我无限的遐思。

可惜，一晃几十年，经年累月的腐蚀，这把我爱不释手的油纸伞，逐渐随着岁月已经韵断香消，不复存在了。而我对二哥的缅怀，虽万般无奈，但内心深处，那一缕缕的眷眷情怀，却也萦绕不散……。

如今，我撑着伞子，仿佛又撑开了儿时的思绪。浮现眼前的是一幅童年的美丽画卷，二哥躬身坐在凳子上，细心在油纸伞上画画。那时，父亲经营杂货店，售卖日常用品，兼卖雨伞。那年代没有雨衣，打伞是必备的日常用具。有进口的大雨伞，伞骨都是竹架子，顶部清一色。我们也售卖本地制作的小雨伞，适合女人与小孩用。为了扩大销量，父亲授意二哥在单色的雨伞上，画上斑斓的五彩缤纷颜色。

二哥具有艺术天分，就在纸伞上画上图画，花果树木，飞禽走兽，把他平时画画的本领尽情展露在油纸伞的绘画上。我常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恍如置身在那图画中。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后院里撑开许多油漆未干的雨伞，我一时意兴盎然，随手拿起一把画有飞鸟的伞子，一路蹦跳，酷似小鸟般，飞翔在蓝天，放飞自由的生命；一会，又仿佛奔驰在广野中，追求灿烂的梦想。我忘情高飞， 忘情奔驰，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伞子脱手飞出，在铁网篱笆上划破了。

我顾不得摔痛的脚，拿起沾满尘埃的破伞，心中又惊又急，吓得大哭起来。二哥听到哭声走了过来，看着我手中的破伞，他笑了，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道：“伞破了没关系！ 摔痛了吧？回家抹药去。”

二哥从我手上接过破伞，又埋头继续画画了，一点也没有责怪我。

后来我再也不敢拿伞子贪玩了，只是静静地在二哥身旁看他作画。只见他下笔认真又仔细，行笔流畅如行云流水，又时而弯曲盘迴，产生疏密有度的笔势，利用画面的空白，一调色，一勾勒，即刻绘影成形，衬托出瓜果花卉的晶莹清润与娇媚芬芳。

看着一幅幅维妙维肖的图画，我那小小心灵早被二哥的艺术天分，深深吸引住了，真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你要试试画画吗？”二哥把毛笔递给我“就在这空白处种上几朵花草吧！”

我大胆地涂鸦起来，咯咯咯笑开了。

“画得好！”二哥鼓励着我“万花丛中一片绿，辉映成趣。”

二哥接着修饰一番，满意地点点头，我也乐开了。心中暗思忖：我画的小花草，莫非也能让蜂蝶醉春风？……

时值五十年代，二哥作为母校的高材生，被聘请到城郊 Aikanopan 乡教书。家里再没人画伞子了，而此时，市面上开始流行铁骨尼龙布伞，油纸伞销量锐减，最后也被时代淘汰了。

60 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旧势力煽动排华，各地华侨掀起了回国浪潮，二哥也随着被卷入回国洪流中，为追求理想的春天，编织着心里的壮丽美梦，打点行装，二哥和众多的爱国青年一起踏上了北归的浪潮中。临别，二哥特地再给我制作了一把油纸画伞，送给我永久的纪念。

我拿着这把伞， 百感交集，聚散匆匆，在一个明媚的早上，二哥终于动身了，临别依依，只见二哥沐浴在璀璨的阳光下，跨着稳健的步伐，踏上接侨船，追求他的理想去了。就这样和我敬爱的二哥从此天涯海角各西东了。（下转 215 页）

你的岁月写满我们的名字

◇ （印度尼西亚巴淡）符慧平

你像是负着一身的情债而来，注定了这一生要不断地付出。

生存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我们，于是你用一生的辛劳换取我们的成长。

也许天意弄人，坎坷的命途始终不肯远离你，从幼年、年少、年轻到年老。

岁月走过的足迹停留在你脸上，时间飞逝而过的痕迹就在你发上。而你忧伤的眼神，心灵的创伤又是谁留给你的呢？

前世，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我无法将善良又真诚的你和罪恶联想在一起。

或许，魔鬼用了什么障眼法来蒙蔽上帝的眼睛，这世界没有公平，没有真理。

你好懦弱！对于一切你总是逆来顺受。

你好坚强！面对一切你都可以默默承受。

命运，就像一条系在你脖子上的绳子，它紧紧地勒住你，就算你即将窒息，它也不肯罢手。

很想再问问你：你还流泪吗？心的角落是否淌着血？

那曾经令人颤栗的梦境，应该一早就将它变成过去式的回忆。

所有不谅解的眼光，诅咒般的恶语，由它去吧！既然不能改变什么，那又何必去在意些什么呢？

你的岁月写满我们的名字，这一切我们都铭记于心。

无法利用任何语言来传达的这份爱，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一天，每一夜里，都会一直存在，直到永远。

就算你已离开我们，永远不再回来……

（上接 214 页）匆匆几十年，我和二哥再没见过面，每当想念他时，就拿出那把伞子，睹物如睹人，任由思绪冲泻，流溢……。后来，听说二哥在彼岸过得很不如意，他曾给家里来信讨取日本膏药“脱苦海”，父亲说那是暗示活得太苦了。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十年浩劫发生的翻天覆地冲击，他本在乡区炼钢厂任职，

后因工场事故，摔伤了身体，不但不给治疗，还无理地扣上“海外关系”被逐出原单位，他带着伤残的身躯无处容身，“海外身份”害苦了他，只好听天由命。当我们得知消息时，家人忧心忡忡，但限于时局，我们也无法把二哥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一家人徒呼无奈与感慨：一个为追逐理想而投奔疆域的热血青年，怎堪无情生死打击？一介生灵，难道就此烟消灰灭了？……。

在震惊与惶恐中，我仿佛看到二哥在颠荡的洪流里挣扎。惊涛骇浪冲击着他坚强的意志，无奈病体伤残吞灭了他美丽的理想。那真是一个令人惊恐、失望、愤怒、嘲讽的时代……。

记得那天早上，天空仿佛飘来一团黑云，把老天覆盖成阴晦死灰色，整个早晨透着不祥之兆，突然，从远方传来二哥逝世的噩耗， 霎时，我只觉浑身颤抖，悲痛哀伤得难于自持，一个为理想赴汤蹈火的生命，壮志未酬，竟朝露似的永别人间，生不逢时，奈何？可怜二哥才刚 40 出头，短暂的生命，难道只是昙花之偶现？我哭，我悲，怅望云天，我唯有洒泪向风中遥寄哀思，安息吧！敬爱的二哥……

半个世纪的往事如烟逝去，记忆却成了珍藏，如今，我撑着雨伞在雨中走着，在雨声的哀曲中，眼前一片朦胧 - 模糊，是因了雨点？泪滴？生离死别，点点滴滴都是离人泪……。

2012 年 10 月 20 日

上海十一日

◇ （印度尼西亚棉兰）阿理

第一日

黄昏，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我迷惑地看着机窗外的天空，原来那灰色，白色，淡蓝色的云，竟可以让人有着清淡雅丽舒适的感觉。

下机排着队等着入境盖印，听着另一排柜台前，那年青女海关与一位应该也是东南亚华侨的对话：

会讲中文？会！

你有中文名字？有！

你是华人？是，我是出生在海外的华人……

生长在海外的我们，时常都要回答这类问题，大家对我们充满了好奇，也并不是每个人知道印度尼西亚。生为什么人，长在大国小国我们没得选，作家米兰昆得拉认为身处小国，是种优势，可以成为广闻博识的，但也可以是眼光狭窄的可怜人，

这个呢，就要自己选择了！

过了海关拉着行李出来，走在陌生的机场大厅，正用眼光在人群中找寻接机的人，女儿不知从何处“蹦”了出来。让神采飞扬的她拥吻着，一起乘她表姐的车，回到了她住宿之处。她小小的窝，像麻雀一样，样样俱全。不，就差一点绿意。

第二日

今天是中国国庆。

一早，听到噼噼剥剥的爆竹声，从窗口往下望，原来是对街的社区，有人结婚在放鞭炮。这情景在书中电影里常见到，今日亲眼见着，自是新鲜。

放鞭炮是历代相传的民间习俗，喜庆丧事和年节都少不了它。好几代的人都有藏在爆竹声中的记忆。不过如今在越来越密集的居住环境，这习俗是否会被淘汰？

我们午饭后去田子坊，逛了一下这具有特色的艺术坊，而它的前身原来是上海历史街区中最具里坊风貌特色的旧里弄。画家黄永玉取名为田子坊，是从《战国策》记载的艺术家田子方之谐音，喻为艺术人士集聚之地。女儿说改天她上班时，我再自己来慢慢逛，今天呢，跟她一起不看画。

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游人不是很多。我们穿过一条条弄堂，看着每间各有特色的店面，艺术作坊。走过不少那模仿国外的咖啡屋与餐厅，我们选了间店名为“公社”的咖啡屋坐下，我叫了杯热巧克力。送来时我们都傻了眼，它竟装在一个巨杯中。女儿马上用她的手机摄下，一下远在印度尼西亚澳洲的孩子外甥侄女们都分享了我们的惊讶，一起都在大笑。我一口一口地在慢慢饮着，一边看着行人那黄红白棕黑的肤色在眼前晃动，让不懂得与懂得的语言方言飘入耳。如今，科技交通发达，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各自的语言肤色民族特性，把地球村染得五颜六色。

邻座的客人，也被巨杯吸引得频频转过头来看。听不出这一家人讲的是那国的语言。但见那位妈妈是金发，儿子女儿爸爸却是黑发。友善的妈妈看出我眼中好奇心泛滥吧，用英语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儿子在新加坡上大学，约好到这儿来度假。知道我们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说他们可好想到印度尼西亚去旅游，尤其是闻名世界的巴利岛，但就是签证问题去不得。那位妈妈很无奈地说，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恐怖分子哦。

晚间，与妹夫的弟弟弟妇去吃火锅。两年多不见的外甥，长得又高又胖，毕业后开始进入社会大学的他，在我们面前唧唧喳喳孩子气仍不减往年。当他举着他叔叔为他叫的一杯酒，煞有其事地对我说，回去印度尼西亚千万不要对他婆婆说他喝酒，免得老人家担心。我说才不敢骗老人家。他回答：“这不叫骗，那是让婆婆不要担心，姨姨为何要害婆婆担心呢？不说起我喝酒，婆婆开心，我也喝得高兴，皆大欢喜！”

哈，原来这八十后是这样看事情的！

第三日

我们乘地铁到了北站出来，顺的车子在等着，带我们去他在合庆的工厂。

上了高速公路，视野不再是密集的高楼。天，还是那么辽阔，路边的砖房瓦屋，看来都是新建

不久的。顺说，早几年这儿原是农村。难怪不时见到几间房屋中间，还留了地，种着绿茵茵的稻子或瓜菜果。土地与历代务农的人们，感情是深厚的。喜见如今农村生活改善，富起来的人们，都以宝马奔驰代步。也衷心地希望一些人们的修养也将随着财富一块增加。

到了顺的工厂，他带我们巡视介绍每个部门。工厂很大，大部分工人还在假期中。听他介绍着每个部门，才知道每种行业，原来都有这么多学问。真应了“生有涯，知无涯”这句话。而我们家大小姐却只对他养的藏獒大感兴趣。

回程，我们停在常熟，还有张家港。顺到厂家买零件取货。那些老板都是纯朴勤劳的农民。那晚，他们请我们吃晚餐，吃大闸蟹，第一回品尝了中国的黄酒。看着一大桌的菜，肯定我们这些人是吃不完的，边吃边内疚。是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但是太多的菜肴，吃不完是很浪费的，尤其想到地球上还在闹饥荒的人们。我们是该节省地球资源。

吃罢，向这些热情的，有着一餐之缘分而不易再见到的人们说再见。返回上海的一路上去，健谈的顺，说起他小时在棉兰的日子，和那些在棉华三小，还有棉中学校的老师与同学，数着已如晨星寥寥无几的我们父母那辈人。我和他这些年来，虽各分东西，却还一直保持联系，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同学。看来父母上一代的友谊，像一条剪不断又绑不住后人的线。

第四日

妹夫的弟弟弟妇，带我们到同理去，在同里湖大饭店住了一晚。路过周庄顺便也逛逛。这天有好多的游客，我们走马看花。说是看看，看呀看，结果女人们还是买了好些根本不需要的围巾，鞋子，小钱袋。难怪人家说，女流之辈对刺激经济生长有不小的功劳。

街上有民间传统舞蹈的表演。蛮有兴趣地看着中老年人，穿着民族服装，认真自豪地表演民间舞蹈。以后，这种表演会有传人吗？应该会有的，就算在印度尼西亚，中文禁令解除后，这几年表演的中国民间舞蹈，舞狮舞龙的，都已经有年轻人接上了。在唱中文歌方面，更甚，有些人还得了不少国际性的奖章。

我们就只在这同里湖大饭店玩，连同里古镇也没去。这酒店设备不错，听说是台湾人投资的。面对着太（大？）湖，另有一番情调。

第五日

婆婆的几位孙儿，如一颗颗种子从印度尼西亚飞向四面八方，又落在上海。今天与他们相聚一堂，看着他们与他们的孩子，想起那首“日出日落”的歌词：

这是我曾经抱过的小女孩吗？

这是那个老在玩耍的小男孩吗？

我记不得我怎么就变老了而他们又是何时长大的？

她何时变成一位美丽的女人，

他又何时长得这般高大？

在昨天他们还只是小孩，不是吗？

大家吃完，还到外甥女 Y 家的露台上，欣赏了今晚为庆祝国庆特有的烟花节目。

看着只在几分钟内灿烂耀眼的烟花，想起那年一起在北京看烟花的妈妈和大姑姑。

在时间的长河，人的一生又何尝不似烟花这么短暂呢？！不过乐观者觉得可以灿烂如斯，还带了欢悦给大家，也不枉此生！

"当你理解人生，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句话说得真不错。

第六日

到上海，最想见央姨，她是妈妈的同学又是她远房表妹。

今午，央姨请我们吃饭去。在餐馆，拥抱着半身不遂而坐在轮椅上的她，想起了妈妈。

吃饭期间，对着中风后讲话都不太清楚她，心中百感交集。只有努力吃着堆在盘子上大家挟给我的菜。表妹们叫了很丰盛的菜肴，我为央姨晚年的生活环境欣慰。我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常跟这两位又漂亮又能干的表妹互通音信，今天是第一回见面，为央姨有那么出色的女儿高兴。

吃完我们到央姨家里坐坐。这个五月，姨丈走了，留下她一人和保姆。央姨把姨丈丧礼的照片拿给我看，一边说明那天的每个细节。虽然语气很平静，但是可以想象到她内心的感受，那是与她同行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老伴哦！

告辞时，先把心锁上，紧紧地抱着央姨，只能说了句好好保重，头也不敢回，离开了她家。

那晚睡不着，其实当年央姨回国时，我还没有出世，对央姨的感情，是从小时在相片，妈妈口中，从她和妈妈的书信来往慢慢累积的。尤其是妈妈去世后，她每年都给我们寄贺年片，写信

给我，关心着我们家大大小小。直到早几年她中风不能动笔，换了姨丈写。

这几年春节，我不再打电话给她。虽然一直都挂着她，不单是她，对她和妈妈在北京的一位同学伍叔叔，我也如此。近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像那只钻在沙堆的鸵鸟。

我想，稍可告慰妈妈和央姨的，是我跟表妹们一见如故，而二表妹的儿子，也认识了我们家大小姐。希望妈和央姨的友谊，就是这么一代代往下传吧！

第七日

今天，大小姐上班了。

午后，自己到田子坊去，直奔那栋有四层楼的画家工作室。我一层层慢慢看，有雕塑，有水墨，有油画。每位画家都有自己风格，与世间万物一样，头上都各有一片天地。

四楼有位德国女画家的工作室。她的画又是另外一种风味。跟她聊聊，她说她很喜欢上海，和她这间有窗户可以让阳光洒进来的画室。

在楼下，看到一位和自己同姓的画家，走进这位韩北石的工作室，对着墙上的“贝娃系列”，还有水墨风景等画，慢慢地浏览。

听那儿的一位小女孩向我介绍画家的作品。贝娃那很特别的眼神，受伤的手，戴着大口罩，都在传达着画家的心声。

看看表 ，女儿快下班了，我慢慢地走回住处。走在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从没想到有机会可以独自漫步在上海街道上呢！

第八日

今天跟克平先生夫妇见面。认识他们是因为那年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北文学节到过棉兰。

克平先生夫妇俩，特地从老远过来，选了在我住处附近见面，还带我到一家老店号，吃了丰富的一餐。他们对那回的棉兰之行念念不忘，加上他父亲巴人先生当年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位大使，对印度尼西亚有特别的感情。其实他那天来，几天都在多巴湖，在棉兰逗留不到一两天，他说还会再去的。又说起下个月在上海有个纪念巴人先生的活动，希望我们几位朋友会来参加。

跟他们分手后，我到附近的书城去逛逛。走近那有好几层的书局，双眼发亮，但一想起可以拿上飞机的重量，只好像戴着眼罩的马儿，不东张西望，找着自己需要的几本书就走了。还钱时，才知道书店实行环保行动，已不供给袋子，真好！虽然，好狼狈地抱着一堆书走出来！

第九日

今早乘的士时，听到广播电台主持人在问听众一个问题，大意为：当停电时，你会做什么？听众之中有人说，睡觉，幻想等等。上海的年轻人真幸福。没电的日子？这题目对住在印度尼西亚棉兰的我们，想也不用想，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天几夜。不知为何，如今我一见摩天大楼，各种现代化的设备，脑子就会浮起“ 要是有天没有电流……" 这问题。

上海到处有着比印度尼西亚与澳洲更先进的摩天大厦新建筑。在浦东的商场上逛，要不是时不时有上海话与普通话飘荡在空气中，还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中国，尤其是到处写着英文的店号与指示牌。那些遍布全球的连锁商场，世界各地都有的品牌店，名牌店里相似的装潢，想来可医好不少游子的思乡病吧！

而我，却喜欢看路上写着中文字，有的还再加上汉语拼音的店号。一间卖手机的店名叫“心语花花”。商场里卖服装的叫“衫国演衣” 。街上有间“髮力无边”的美髮院。还有“良辰“ 钟表店，卖老年人药品的"银发药房“，“海音琴行”“朵云轩" 艺术品拍卖公司，“采蝶轩”餐厅等。店号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年代的文化水平。

儿子的同学小柯，约了我们到” 台湾小调“ 吃晚饭。这餐厅是他妈妈（也是我们的老友）和朋友合开的。店中布置得很不错，招待员穿着如星航空姐的服装。他点了几种这店的招牌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几年不见，成家了的他，看来更成熟了。小柯读建筑设计，做了几年工，现在自己开间公司，生意很好。有子如此，真为朋友感到欣慰呢！

第十日

今天在上海是最后一天了，自己去莫干山路看画。那儿以前都是仓库，如今有“塞纳河左岸”之美誉。它聚集了不少画家的工作室和画廊，还有艺术中心。虽然自己不内行，只是很喜欢。在这儿，也看到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古典艺术延伸出的各风格类型的画。更可以让游客对这城市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进了一间画廊，对其中颜色鲜亮的抽像画很感兴趣。导览的女孩小卢很专业地像（下转219页）

《镜头故事》

雅京独特的天主教堂

◇ 图、文：陈东龙

雅京法蒂玛圣母堂(St. Maria de Fatima)，是19世纪荷兰时代之前华人甲必丹大宅改为教堂的，可容纳750人。其内部圣坛古色古香，却是中国式的。如果仔细看，屋脊中央有个用不锈钢制的十字架。该教堂座落于雅加达唐人区Jl. Kemenangan。这独特之天主教堂在印度尼西亚可谓唯一的，也许在中国两岸三地可能也没有吧。也因其独特，现已成为雅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上接218页）我介绍那画家。原来这位名叫陈显栋的台湾画家，已八十岁了，难怪他那些作品比年轻人画的“现代抽象画”多了一份厚实，很耐看。小卢很可爱，她是读美术的，担当这导览工作，常能与画家或爱好艺术的人们接触交流。跟她聊天，我也获益不少，彼此还交换了电邮。

在M97画廊二楼，让一张如画的摄影照片吸引着，那是位名叫Nadav Kander的作品。这位现居英国伦敦的摄影家，出生以色列，这几年到中国走了不少地方。站在他的作品前，动也不能动。感受到了摄影艺术的魅力，明白了什么叫“摄人心魂”，“震撼人心”。非常欣赏他一幅线条简单却生动万分的作品，一片灰茫茫无际的天与水，水平线上隐隐约约的一两只小船，近处有棵小树和地下在迎风摇摆的小草，层次分明，叫人看到了天地之宽广，万物之美。还有站在扬子江边，远处朦胧的山岚，高高巨大的桥架下，散落在江边地平线上，几张桌椅，衣服色彩鲜明，只占整幅画百分之三的人们，有的坐在椅上有的在垂钓。这种对比之下，人多渺小哦！

这间画廊的总监是个有个中文名的老外，他给了我张卡片，任我在那看这位摄影家的厚厚的册子，还叫职员送上一瓶矿泉水。

呆在那儿半天，直到我手机铃声响起，才想起和虹的约会。她已派司机来接我。只好留下回来再来看。

见到了虹，瘦是瘦些，却不减其丰采。以前在校她跟姐姐同级。我们聊了半天，她想见女儿，我们一起到学校，接了她回来，在她家吃晚餐。真想不到能在这儿碰见这位从小直今，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学姐。

第十一日

Y派了司机车子来，女儿跟着送我到机场，我心中装满的情绪当然与外表的潇洒，是有很大差距。紧紧拥抱着在我心中仍是小女孩的她，入闸等候上机。

在机上，想起来了这几天，也没干了什么，连一心想要去探访钦鸿老师也去不成，只有在电话中问候他。我如向日葵朝阳那样，终日跟着女儿转，很享受跟她在一起的时光。不过，孩子们大了自有他们的世界。一直在想，孩子们到了这年纪，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关爱？再像小时那么对待他们，她们当然要抗议。原来当父母的，也还得要“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全世界不少人都向往的城市，我却因为女儿，因为央姨和表妹们，才对它依依不舍！

再见了，上海！不带走你却留下了我的心。

童年往事

◇ （印度尼西亚万隆）娅菲

（一）‘初小’同窗

偶尔会有人问我，是否还记得他和我是昔日念‘初小’的同窗？

看着面前脸上刻了不少岁月痕迹的男士，我绞尽脑汁都无法把他小时候的摸样想象出来。那时我读完四年级就转校，除了少数特要好的女同学的脸孔还隐隐约约留在我脑海里，其它，尤其是男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人都给我忘掉了，但那一段的往事还是有很多忘不掉的。

记得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大龄男生，当时没有兴致‘研究’他们，所以至今对我来说，他们的身份还是一个迷。他们的个子又高又大，有的还长出了一点胡子。在班里，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大男生和小男生玩不到一块儿。

小男生特别爱恶作剧和欺负女生。课余我们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踢毽子，跳绳，或坐在地上玩小橡皮球小贝壳，小男生会故意推来推去，相互把对方推倒在女生堆里。他们也不专心读书，常被老师用长长的木尺子打手心。

学校里常搞各种比赛，如画图，抄写，书法，唱歌等等，得奖的基本上都是女生，小男生们就会像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围着得奖者起哄：“Adeuh euy, jagoan euy!（哟！好厉害哦！）”我们避到那，他们就追到那，甚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不放过。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尤其害怕，除了加快脚步，还得死命忍住眼泪，因为担心它给他们增加一个嘲笑的把柄。

总发生这样的事让我很恐惧，每一次比赛，都不知道自己希望得奖还是不希望得奖。

这些小男生凑在一起闹翻天，但背后也有友善的一面。那时侯，常有小男生在我家旁边的巷口，贴着我家墙壁大喊我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我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战战兢兢地走出去。看到我出来，来人一句话也没说，把他手中的东西往我手里一塞就跑了。

我愣了，没想到是专程送我东西来的。他们送我一支铅笔或一个橡皮，一把小尺子或一张他们自己画的图画，甚至小小的贝壳或者是漂亮的钮扣也曾经有过，这些东西都给我当宝贝一样收藏。

大男生没有那么胡闹，他们只是个旁观者。但只要有大男生的地方，小男生就不敢太放肆，托大男生的福，我们有时能享受到一点点的‘安全感’。

我有个小日记本，是大男生给的，他用大人的口气要我继续努力，还说下次得奖再给。

我也记得有位老师曾在我的书包里塞了一包东西，说是奖励我的，要我回家后才打开，里面是几本崭新的中国出版的儿童连环图书，纸很光滑，色彩很鲜艳，我爱不释手。几十年后碰到这位老师，他说他不记得送我书了。

他旁边站着的漂亮夫人，听说是我们的学妹。

转校后，我没再拜访过母校，‘她’的轮廓我还依稀记得，倒是那些男生的面孔，没有一个能逗留在我脑海里。

也许有那么一天，有人对我说：

“我送过你一支铅笔——”

“我就是给你画过一只蝴蝶的人——”

虽然我们的头发都已花白，虽然我们都已‘子孙满堂’，但若能共同回忆那一段无知的年代也算是一个趣事，不是吗？

（二）照相馆

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吃了饭，我就会背回我的书包往外公外婆家走。鼓鼓的书包里除了本子，我所有的‘财产’也在里头，所以我到哪儿，书包也跟着到哪儿。

我在外公外婆家温习功课，做作业，自个儿玩耍或放开喉咙唱歌，困了就坐在外公专用的长木椅上打盹，傍晚又跑回父母家，天天如此，几年如一日。

外公外婆家离我父母家不远，只要走过十几个店屋往右拐，再走过几间住屋就到了。我几乎每一次都是飞跑过去的，因为我怕（下转 221 页）

品尝乐趣 。泡咖啡

◇ 妍 瑾

提起咖啡，就会令人想起优雅的环境和迷人的音乐，精致的点心，还有知心朋友的相聚，浪漫的氛围以及舒适的座椅，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种奢侈的闲。

坐在充满浓情蜜意的咖啡屋里，品尝着香浓的咖啡，隔窗看风景，可以沉醉在音乐里，让身心放松，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感受舌尖的温柔.(。)诗人塔利朗说：咖啡是＂天使般纯洁，爱神般可爱，恶魔般浓墨，地狱般炽热＂，当一个人孤独，难忍心头寂寞时，咖啡是一付很好的镇静济，它能慢慢扶平心头隐隐的痛。

在香港居住期间，我就时常爱泡咖啡屋；有豪华酒店的咖啡厅（如香格里拉酒店和半岛酒店）也有大排档的咖啡座，最多的是泡在快餐店的卡位上；慢慢喝着咖啡，吃着小点，听着音乐，观看玻璃窗外匆匆而过的行人。酒店太过高雅，服务员很勤快，远远地站着偷看顾客是否有须求服务的，而大排档又太嘈杂，身边茶客来去匆匆，很难令人平伏杂乱的心，在喧闹多姿的现代社会，世界充满了张力，生活其中，如一个永远奔波的旅人，除了辛勤地工作，无聊的消遣填满了每一寸空虚，也掩尽了心灵的苍白，彷佛只有迷失，让脑海变得模糊又恍惚，只有咖啡才能安抚焦躁不安的情绪，才能将生活装饰得光采华丽，只有躲在快餐店的一角才是最佳的地方；在夕阳余晖照耀下，伴着轻音乐，咖啡在舌尖温柔的滚动，一颗难平的心，慢慢平伏下来，浓墨的咖啡通过舌尖倾诉于笔尖。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淡淡幽情＂就是在咖啡里慢慢流淌出来的；那是一杯没有糖，没有奶精的苦咖啡，难怪有朋友读后给我写道：＂有位姑娘在那湖边来来往往，白云悠悠……她在找寻，找寻她的方向……＂让他也感受到了那浓浓的苦咖啡。

在春暖慵懒的空气中读囤积已久的小说，于潮湿微凉的氛围下沉醉于铺了尘却未开封的唱片，于灵感来袭之时，随意在笔记本上摘下几句，或是在宁静恬适的后花园小亭中享受悠悠清风，加上一杯刚冲泡的热咖啡，慢慢享受难得奢侈的闲，是如何的惬意；满足了心灵需求，触动了灵感，振奋低落的心情。随着咖啡的热气，人也随之明朗起来，全身开始沸腾，思维就摆好阵势，全身充满活力，又可以投入人生的斗争 。

（上接 220 页）那些邻居叔叔阿姨把我喊住，他们总是喜欢摸我的头发，扭我的脸，又会笑我：“哟！读下午班啦？怎么没穿校服？”我觉得很尴尬。

近转角处有一间照相馆，主人是又年轻又漂亮的一对夫妻，他们也许是北方来的，能说一口非常好听的华语。他们见到我就会喊：“菲菲，菲菲！”，那几声‘菲菲’在我耳里特别的受用，我会不由自主地留住脚步。

他们给我吃糖或他们自制的小点心，有时给我拍照。他们把我的相片放的很大，有的还上了色，都挂在高高的墙壁上和外面的镜橱里。

听说我小时候很漂亮，如今我翻看那些旧照片也确实觉得‘她’可爱，那一对大大的深褐色眼睛带着一丁点儿的忧郁，小巧玲珑的鼻子和紧闭的小嘴唇挂在那人人都想扭的小脸蛋上——。表姐说小时候的我像外国进口糖果盒上的那个小女孩，还说我妈妈一定是照着那个样板把我生出来的。

到我长成十来岁，我那几张童年照还挂在那间照相馆。

人人都说：小时候漂亮，长大就会不好看。这些话不由你不信，我就是个例子。

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人邻居都管我叫“阿菲”，只有照相馆的叔叔阿姨叫我“菲菲”。一直到前几年，无意中碰见这位叔叔，他柱着拐杖，仍旧叫我“菲菲”。他老了，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动听，那么的亲切。

最近拜读香港东瑞先生着的‘转角照相馆’，他写的‘转角照相馆’挂出的照片里的漂亮女孩都给制片家看上了，这些女孩后来都出名了。可惜我的照片挂了那么久都无人问津，要不我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2012 年 10 月 2

“M”字的遐想

◇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金梅子

“M”，这个字眼，近年来喊声贯耳。尤其在房产界，更令购房者听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M”是“million”的简称。打成印度尼西亚币值，是一万万盾的十倍，通俗叫法是“一千吊”。一千吊，在有钱人眼中，也许不屑一顾。他们街上溜的驾车；高级酒楼摆场酒席，往往就不止此数。可在一般中下阶层看来，简直是高不可及，是个天数！

过去买房子，三两百吊就能买到手。而且质量还不差，可近年来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喊“M”，身价直通云霄，令一般低收入者望之却步，失措彷徨。想购房子的美梦，一下子落入谷底。

这个”M”，意义重大，它和五十年代的“百万”相仿。过去被冠上“百万富翁”，身份已非同小可，两眼可以长在额上。气势相对煊赫。记得少年时期读中学，班上就有个“树胶商”的儿子，样子长得不怎么好看，学业也平平。奇怪的是，老师同学都对他另眼相看，连班上的“校花”都对他频抛媚眼。为什么？因为他老子是校里的董事，钱多。自然形成一股粗气。

而今日，“M”字看来已属“小儿科”。因为，只要拥有一间稍微像样的房子，“M”字马上就套上癞疬头。有房者都称得上是“亿万富翁”了。“M”字已不再新鲜。看来，今后的大富豪，就应该冠于“T”字头称号“Triyun”挂帅。这样才有分野。不致沦落身价。

说起“M”，喊者轻松，听者惶然。不说小工人，就连一般小资产阶级都会望洋兴叹。有人估计，一般中上阶层劳工，穷一生不吃不喝不生病，不娶妻不生子，也储不到这笔大钱。自此买房子成为奢望，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屋价失去控制，没个标准，买方卖方都感茫然。所谓“放则怕飞，捏则怕死”，实值多少？无所择从。有一回，和几个老朋友在露天咖啡店闲聊。老张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有个友人卖了某埠的大洋房，想搬来耶城发展，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房价忽然暴涨。他虽惊恐万状，却也无可奈何，当时只认为是炒家在兴风作浪，不合逻辑的房价肯定会再落回来，谁知等了又等，房价却一涨再涨。把他给吓瘫了，为了保值，只好将就买回一间不合心意的小房子，连计划做生意的本钱都给赔光了，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

今日看看街头，随处可见招售房子的广告：“三 M 六”；“四 M 八。甚至高达“九 M”以上的都有，拥有者喊价泰然自若，轻松得就像唱“卡拉 OK”。而看者只能默默摇头，暗骂：“这世界疯了，真的快疯了！”。

有一回，我问搞房产的朋友：“房价如此狂飙，会有人买吗？”。没想他回答：“也有啊，再高也有人敢买……”。看来，这世界经济已变态衰颓，钱已不“钱”了。最可怕的是，刚刚看见广告板上标价“3M”。过几天发现打了个大叉，新价又再暴添两 / 三百吊。看者都会乍舌！

这个“M”，这个“ 吊”，就像变魔术，听得常人脑筋发涨，眼球凸出。地价高涨，寸金尺土，看来，将来的廉价房子都会改型成香港的“棺材屋”。这类屋子超简朴，就像一列长长的大抽屉，门一拉开，里面只容一张睡床。吃饭，拉屎，休息，都在房外共享的客厅。真的很惨！

今天的房价就像当年不可捉摸狂飙的金价一样，70 年代好像还不满 1 万盾 /1grm ，今日已叫价五百多千。Gila ！将来还会有什么变化，我连想都不敢去想象。



话鱼

◇（印度尼西亚吉里汶）渔夫

魟鱼（Ikan Pari），身体扁平，略呈圆形或菱形，软骨无鳞，胸鳍发达，似蝴蝶展翅，尾巴细长呈鞭状，有毒刺，但毒刺很脆弱。魟鱼多栖息于海域底层或将身体隐藏在底沙之中。如果正面抓它，它的尾巴一翘起来，手就被刺中，痛得半死。捉到活魟鱼，要先拉住尾巴，然后把鱼身倒反过来，一边拉住尾巴，一边轻轻把毒刺一按，它就脱下来，这样才安全，但不能够忙乱，否则会误事。

魟鱼种类很多。我捕鱼生涯中，常见到的有深浅褐色的沙皮魟，白点黑燕魟，灰色角燕魟，青皮燕魟，小电魟以及大魟鱼等。

1970 年代中期，在苏门答腊岛占碑（Jambi）省洞葛河口（Kuala Tongkal）一带近海域，有位渔主专门收购魟鱼，因此近海一带渔民利用各种捕魟方式日夜大肆捕捉。渔主将沙皮魟背面的含沙皮全割下，有的去掉了沙，剩下厚皮，晒干后可乱真鱼鳔，油炸后配煮菜汤也蛮好吃的。渔主也把其它种类的魟鱼肉用利刀切割成扇形薄片，晒干后薄得像似透明纸扇，是种高档消费品。沙皮卖到国外，制作装饰品，价钱可不菲。

一般捕到的白斑黑燕魟，体积很小，重量一般 1 公斤多，较大的就少看到，肉呈黑色，肉质甜美细嫩，渔民最喜欢吃。可是能捕获的这种魟鱼却是少之又少，能捉一两尾可真不容易啊！但也不要误认，也有一种黑燕魟，背面没有白斑点，体积有小有大，肉质就没有白斑黑燕魟那么甜美了。

在渔帆船时代，曾捕捉到灰色角燕魟，头上生有两个肉角，迷信的渔民把它当作“衰鱼”，意即不吉祥之物。不要小看这角燕魟，即便体积不大，只有四五公斤，网一被它缠着，那就糟糕了，它连网根和网一起翻转，越翻转越紧，有时把一二十张网转成像一条大绳索呢，气力可不小呀！要解开这些缠网，可要花不少时间。角燕魟的肉粗糙又有腥味，迷信的渔民捉到它，总是把它丢掉，还要烧些金银纸，驱走邪运呢。

小电魟身体很小，当年在巨港港口（Palembang）近海岸线一带捕捉鲳鱼时，渔网底常常勾到一大堆海草，海草里夹杂着小鱼类，拉上来清理时，不小心常被小电魟触电，热烘烘的电流直上手臂，只是感到一阵麻痹酸痛，并无大碍。

有一次在新及岛的 Alang Tiga 海域，使用的是西马网（Jaring Tinggiri），当拉网到凌晨时，网也剩下不多。突然前面拉网的伙计大叫一声，说渔网碰到礁石，拉不上来。我赶忙走过去察看，灯光不亮，看不清楚，便合几人的力量硬拉也拉不上。没办法，暂时把网挂在船头。天亮了，其他的渔船靠拢过来，十多个人用力一截截地拉。这时，一个庞大的黑影浮上来，大家大吃一惊，到底是什么怪物呀！忙把网挂住，退到后面。看没有什么动静，便走向船头一探，原来是一尾深褐色大魟鱼，再仔细一看，不得了，整只渔船像搁浅在礁滩上，魟身已出头出尾，与小渔船不相上下。

大家商量后，把网绑在船尾，几只船开足马力，准备拖到岸边。这些小渔船有的 12 马力或 6 马力，但怎样拖也拖不动。再点算船网数，6 张网被大魟鱼缠住，每张网有 20 多米长。拖不动大魟鱼，或许是剩余的网缠到海底的礁石，既然拖不动，又把网挂在船头。这大魟鱼有时载浮载沉，但不翻滚挣扎。它一浮上来，大家轮流用长矛刺下去，想刺死它，再作打算。可是从上午刺到下午，它还是活着。到傍晚，已是下网时间，只有割爱，把网砍断。想那大魟鱼脱网后可能也是凶多吉少。

几年前，在电视广播看到一则新闻：马来西亚的麻坡渔船在马六甲海峡捕活的大魟鱼，拖到岸边，据说有四百多公斤重，后来又放归大海。而我那时所捕捉的大魟鱼，估计应该不只这个重量吧！



鬣羚

◇ （印度尼西亚万隆）思明

从年青时候起，我就对各种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很感兴趣，所以我很喜欢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有关自然传奇的节目——《野生动物的风采》。这节目介绍中国野生动物的多样化，特别是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的形态、习性、生存环境及其趣闻轶事，召唤人们保护与挽救这些人类的朋友。

有一次电视节目介绍出没于悬崖峭壁间的食草动物——鬣羚。主持人说，它也叫苏门羚，这是因为它的标本得自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而在中国各地它有种种不同的俗名，在四川叫“山驴子”或“崖驴”，在云南叫“山骡”，在西藏昌都一带叫“野牛”，在华中地区的湖北、湖南以及青海东南部一带叫“鬣羊”或“明鬃羊”，在安徽黄山地区叫“四不像”或“天马”。在广东的大埔、阳山、连平，福建的福清、莆田、永春、武夷山、龙岩都有鬣羚的存在。如此多而混乱的俗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鬣羚外貌特征似乎与驴、骡、羊、牛、羚、马等众多常见的食草动物有些相像，但又都不同，实在令人称奇。

鬣羚体长 140——，尾长只有 10——，肩高 90——，体重 110——，雄兽与雌兽之间的差别不显着。鬣羚体形较大，头形较长，和牛头一样，四肢粗壮而有力，蹄短而坚实，背毛稀疏而粗硬，吻端裸露，唇的周围有髭毛，其开口处有一撮丛毛。鬣羚的两只耳朵特别狭长，可达廿厘米，端部较尖，就像驴的耳朵。雄兽和雌兽均有短角，介于两耳之间，距离较远，形状较为简单，两角自额骨的后部长出后，平行而稍呈弧形往后伸展，角的横切面呈圆形，末端较尖，角的表面具有环状的棱及不规则的纵行沟纹，长度只有 20——，粗 13——。鬣羚身体的毛色较深，以黑色为主，杂有灰褐色的毛。头后自角的基部到颈背的鬣毛或鬃毛又长又粗。全身外皮的颜色和水牛一样，不过长出很多粗毛。

看到电视里鬣羚的形体，我就断定，我曾经在朋古鲁 (Bengkulu) 与巴东 (Padang) 之间的卜吉峇里山山脉 (Bukit Barisan) 见过三回。

第一次我遇上鬣羚是在午夜之后。在苏门答腊岛进行狩猎活动，吉普车爬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卜吉峇里山山脉。在原始森林里，突然间探照灯照到茂密灌木中一头猎物。我握着口径的枪，，通过瞄准镜对准猎物正想拉开扳机，却看到它的头部好像是牛头，而身躯比牛小，头上长有两个角，短小平行而稍呈弧形往后伸展，不像牛角成大弧形。再仔细看它，皮毛棕灰色如水牛。我心里踌躇着，难道这是一头牛仔吗？但是这个地方方圆几十公里都没有人迹，哪里会出现村民的牛仔呢？难道不担心给凶猛的苏门答腊老虎吃掉吗？就在两、三秒钟的时间里，猎物闪电般跳了两下就不见了。

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这样的情形我遇到了三回。第二次见到的也是担心村民的水牛，射击中了水牛要赔偿。我问吉普车上本地的森林引路人，他说，这种野生动物本地土语叫 Genuk，现在数量已经非常稀少了。鬣羚性情比较孤独，雄性总是单独活动，雌性和幼仔也最多结成三、四只的小群。鬣羚平时傍晚到凌晨在林中空地出现。在森林边缘或沟谷一带觅食，饮水，它的食料主要是青草、嫩的树枝、树叶、树芽和落地的果实。鬣羚喜欢在灌木丛及巨岩间等僻静之处休息。本地引路人还说，鬣羚的肉是红色的，好像水牛肉一样鲜美，它的五脏六腑都可以煮汤，煮咖哩汤更加好吃，它的皮可以制（下转 225 页）

侨歌三段

◇ 于而凡

桂花

他把树苗种在庭院，对她说，等桂花开满窗前，他会回来。

几次遇到北来的人，他不敢询问窗前的花香。只有在梦里，他的树苗仍在滋长。

那天他归乡，不见桂树只见一株白杨，和白杨旁的无名墓碑，石上写着：花开了，又谢了。

柚子

他离开时，母亲要他带着门前柚树的种子，把它种在南洋的土地，长大后就能慰藉思乡的情怀。

树大成荫。乡人问他几时回乡，他只是托话给母亲："柚树已成长，就等结果的日子。"

一年后，他又传话："柚根已扎得很深，柚果也结得繁多，需要守护……不知生出的柚果，能不能让故乡认同？"

白杨

那年离开家乡，他没把白杨带走，让它留在祖墓旁，守护着风水宝地。守住他的灵，也守住子孙的气 。

那年穿乡高速把风水挑空。他把宝地的灵气，压缩在小盒中，随白杨带去南洋，移植在望乡的土壤。

如今，他放弃宝地的灵气，不要白杨护守，把遗身交付给海洋。让子孙的乡思在水中漂荡，让他们的翅羽在轻中飞翔。

孤独的故乡白杨，从此不再守望，在无牵挂的轻盈中滋长。有一天我发现，树心已慢慢掏空，树身也开始沉沦。它无法忍受无根的轻狂，更不能承受——失去肩上的重量。

（上接 224 页）造鞋子。

当我第三次遇见鬣羚的时刻，它孤独地站立在山深谷幽，悬崖峭壁间，四面都没有绿色的草木，光秃秃的，它站在中间显得非常的独特与明显。我对准枪支，看准了瞄准镜，我选择胸部的心脏部位，我珍惜这个时刻，停止了呼吸，拉开扳机，糟糕！枪支的安全扣还没有解开。拉开的时候，只见鬣羚屁股一摇动，闪电般跳跃了三下不见，就在这个时刻，“轰”的一声，枪声响了，猎物逃命，打不中。

中央电视台更详细地说明鬣羚的点点滴滴，还有展示图片给我们观赏。它主要栖息在海拔600——3000 米的高山森林地带。鬣羚的生活环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在十分茂密的树林、竹林或灌木丛，另一个是地势非常险峻、山高坡陡的悬崖峭壁。它生性孤独，极擅于攀登和纵跃，它在最陡峭的山高岭峻行动自如，在乱石溪谷之间跳跃如飞。它的蹄子是由两个紧密靠在一起的足指所组成，前端窄尖，后端宽阔，四周硬质的蹄角，中间柔软像一个吸盘，使它能够稳稳地站立或自由地跳跃在陡岩之上。此外，在它的四肢底部还具有灵敏的外周感受器，从而调节身体重心的平衡。鬣羚在受到惊扰时，它能迅速奔跑，跳过险恶乱石，攀登到悬崖峭壁之上躲避侵敌，逃脱之后便不会再返回。在被逼迫的无路可逃的时候，就用两只后蹄支起身体，直立起来，腾出两只前蹄拼命地往岩石上敲击，发出“嘎嘎”的脆响，或者是往自己肚皮上擂鼓一样地“咚咚”敲响，声音响彻寂静的山谷，借此以威吓对手。如果这一招不灵，也会奋起自卫，勇猛地用角进行坚决的反扑，攻击对手。成年的雄兽性情较为凶猛，体强力壮，经常能冲出天敌的包围，或战胜体形不太大的对手，将其顶撞到悬崖之下。这样的场面，在电视播出，实在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世上罕见的镜头。

要实地看这样的镜头，我们不但要穿越群山环抱的原始森林，还要登上海拔两千多米的悬崖峭壁，若逢到下雨天，光山秃岭的岩石路上又很滑，又要顶着寒冷刺骨的山上气候，再加上野生动物出来觅食的时间都是在寒夜森森，夜阑人静的时刻。因此，现在由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所播出传奇的节目，是非常珍贵。这个节目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够在实地现场拍摄即将绝灭或濒危野生动物的习性并对整个类群的特点都做出简要的介绍。这让我们就轻易的毫不费功夫、安心免费地来关注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适合它们的生存条件。

小林新诗三首

◇ 小林

一、老人的诗

羡慕隔水西山
总把阳光收藏
一袭青光拖住的褴褛
在梦幻深处采红
惊走了雨露风霜
如何笑对身后苦旱
多少潮涌折叠诗情
落寞的佝偻走弯了岁月
成群经天结地的子女
扯我半辈子虑
用沾满稻米味
吻香两代的间隙
于是，我的诗有朦胧的色彩
沟坎着沉重巨著
作画在夕阳　一笔
最绚丽的晚云

2012－07－08

二、诗韵

缘于雅
秀出文芳书香
一纸卷轴
逍遥笔醉天涯
载梦的梦一匣
酹在隔水西山
叮当

三、芦花

跨一季金色烟尘
等
安详的粉白
让
恐慌的
伤心的
小小的……
轻轻
飞
逝

·印尼之页·

太阳

◇ 卜汝亮

花朵本多彩
蟾蜍原丑态
天有雪白的云朵
也有乌黑的烟雾
太阳是诚实的魔术师
不偏心
没有恶意
不会添色
毫无隐瞒
它尊重各自的固有
太阳是神奇的魔术师
一经它的触摸
花朵呈现多彩
蟾蜍暴露丑态
纯白或乌黑立现
世界展现本来的面目

有的人更喜欢黑暗
而不怎么喜欢太阳
有的人更喜欢光明
所以也喜欢太阳

新诗三首

◇ 望西

一、风景

我一路走着
天空一路看着
很多时候
我是它的风景
很多时候
它是我的心情

二、沙滩

海浪时常拍打着沙滩
我就看着沙滩
感觉海浪也拍打着我的心
可是
碰得到的沙滩始终平静
触不到的心却起伏跌宕

三、夜晚

黑夜来临
它从来是属于天空的事情
因为天空从来不在乎
于是它
变成每个人心里的事情
以至于
天亮了
很多人还活在黑夜里

盛进一个容器中

◇ （印度尼西亚棉兰）雨村

那天起
我系上围裙忙在炉灶间
满桌好鱼好肉，全供眼睛欣赏
屋子空阔得多，地板生苔藓
太阳郁郁然孤独、寂寞
慵懒似斜照的无力

一只脚受拙
步步难行，怎么不叫痛

终盼望到那只脚复康
又奋起作第二次长征
曾记得你在风雨中作衔泥燕子
才筑下这个巢
你手上茧、额上纹
全写进我们家族的历史

不信冥冥中有所安排也不成
爪哇海的盐、苏北山的亚森果
怎能相会在一个镬鼎中
上主呀！请赐予爱怜
我们永远盛在一个容器内

体贴

◇ 北雁（吉里汶）

这几天金王爷庙理事们忙着神的千秋圣寿。住在庙后的老陈闲着无事，便走到庙里看热闹。前来祭拜的善男信女，个个不甘示弱，神桌上摆满三牲（鸡、鸭、猪头）。老陈前阵子刚做完体检，医生说他胆固醇和血压偏高，要他注意饮食。看到满桌高卡路里的食物，他暗自骂道：他妈的！这些人只注意自己的健康……

想着想着，下意识地从口袋里取出每天必服的降胆固醇和降血压药丸摆放在神桌前；当他走到一旁想拿矿泉水时，发现有个猪头煮不透熟，流出的血水引来许多苍蝇，他大声喊庙祝：“源啊！你快去药店买点止泻药。”

这个季节枕梦更寒

◇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莲心

这个季节，千岛大地艳阳收起暴烈才有了几场细雨的滋润，而北国江山四季妖娆

却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的纷扬……

这个季节，我眼前的大地暖风阵阵，瓜熟果香；而我心中的故土却已是寒气潇潇，稻穗金黄……

这个季节，秋月抚慰过的我们相聚的温情余温未退；转而见证的我们不舍的离别感伤难言……

这个季节，你说，天黑得越来越早，无论你愿不愿意，冬天真的来了。我说，天黑得越来越早，我就会想你越来越多，同时我无限怀念着上个冬天……

这个季节，枕梦更寒，梦的翅膀扑腾，踏着光阴飞向漫漫旅程；回忆在流光中轻漾，激起笔尖以最淡的文字写下最浓的相思……

债

◇ 于而凡

站在白洁的房间中，我看见妻正低头对着病床上的病人低语。病者纱布缠头，一时认不清是谁，只看出是个男士。看她靠得那么近，应该是近亲好友，可是又是谁？妻是独身女，父亲早亡，亲友中没够密的男人。我走近去，想听她讲话的内容。

“你醒醒吧，就算不想见证孙子的来临，也应该倍我明年去美国。你可记得，答应伟儿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伟儿，我的小儿子？妻究竟和谁讲话？我得看清楚。

却见一个苍白瘦弱的男子紧闭着双眼，对妻的话语毫无反应，身子动也不动，看来人在昏迷中。面容这样熟悉，这又是谁呢？

想再听妻说些什么，可她已停止说话。过一会儿倒见她起身告辞：“青哥，我先回去理家，雄儿过会儿会来替代我。”

青哥！她这是在叫我？我看着妻伸手拍拍那昏迷男士的脸颊。啊，那不就是我吗？躺在床上的竟是我！我怎么了，怎么可能在身外看到另一个自己？我伸出手触摸床上的病者，可这手臂竟然像气体一样，无阻地插入并消失在那躯体中。怎么回事，怎么全然没感觉？我赶紧把手抽出，像做梦似地查看双手。想不明白，我挡住正要离开的妻要问个究竟。不理解，妻怎么连看也不看我，拿我当隐形人。她低着头一直往前闯，一忽儿竟穿越了我的躯体！我的身子毫无所损，心中的震撼却难以形容。

就这样，我一直站在床边注视另一个昏迷的自己。下午大男雄儿带着儿媳来了，可能直接从公司，满带倦容。隔一会大女萍萍也和女婿来了。她的身孕看来已够大，一月之内就分娩吧？

虽然我不能对他们有所反应，他们却一直轮流跟我讲话，企图唤醒我。或许，医生告诉他们，亲人的声音会影响昏迷病人的脑电波吧。我虽然也作急，可是也无奈，无法让床上的身子有丝毫动弹。

晚上，儿女回去又换妻来守夜，又继续着对我的诉说。在她点滴话语中，我知道自己昏迷好久了。这些不短的日子，让她受尽折磨吧？从她那憔悴的脸容，能读到她为我经受多少精神上的煎熬。看着她突白的黑发，我实在于心不忍，哪能让她一直为我受活罪？不该让她这样苦守下去。既然我无法清醒，早放弃或许对她对全家会更好，让他们尽快回复过正常生活。说就此离去，当然也舍不得，我还没享尽天伦之乐呢！不过相聚一生终有一别，世上哪有不散之宴席？离总是要离，无人能逃避。能选择最适合的时刻离开，也算无憾吧！

什么是最合适的时间，这时候离开合时吗？我知道这时离开，他们会很悲痛，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因我的缺席而受苦。

雄儿结婚十年了，有一对可爱的儿女，把家传生意搞得有声有色。三年前我也乐意退休，把生意全权交给他管理，自己就用宽裕的时间全心搞自己的爱好。萍萍六年前嫁出去，夫婿是专科医生，有了一个女儿，现今又在怀第二个孩子。小女敏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中印合资公司上班，因为华语能写会道，得到上司的重用。小男伟儿正在美国攻读建筑硕士，明年将会毕业。看着他们，我很是欣慰，儿女的学业，事业都有成，家庭安宁，对父母也算孝顺，我不在后，妻生活上不会有困难，定会安然度过晚年。

回顾一生，虽然有过风风雨雨，却也能安然渡过。对生活不太苛求，多少意愿大志一一实现，该没什么好遗憾吧！再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完，有没有欠人的债没还？想到这里，心中却好似有东西卡住，感觉上有件事还没解决，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社交上还是工作上，我一直保持真诚对人，无论金钱债还是人情债，都尽量偿还，那又有什么好牵挂？平常遇上这种疑题，问问家里人，总有一个会为我记起。生意上问阿雄，人

情事故问妻，锁碎小事小女定会为我记起。咦！小女呢？怎么没见她来？

说来也真灵异，一想到她，她竟然就出现。外面天已亮，妻起身把窗帘打开，一回头就见敏敏带着菜饭盒走进房里。她妈接过菜饭开始用餐。敏敏就坐在床头和我聊天。

四个孩子中，敏敏性情和我最接近，一样喜爱文学，中印书籍通读。她的华文是孩子们中最好。十年前我重拾秃笔写作，文章写成后她是第一个读者，经常向我提意见。最近她也开始步我后尘写作。

“爸，你知道吗，我的文章在香港期刊发表了，你应该为我高兴吧。虽然是小文，作为开头也不错吧，以后慢慢也要像你写长篇。”啊，这丫头果然不负我所望，多年的阅读没白费呀！

“爸，你在报上的长篇获得好多读者的反响，他们对你的病情很关注呢！等会儿，我带来报馆寄来的信。给你读一读”

敏敏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开始朗读：“尊敬的陵峰老师，我是您忠实的读者，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追读您在报上刊登的连载小说，为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为他们的际遇而激动。虽然还没完结，我可以预测，这将是印华文坛百年难得的代表作。可惜的是，还没完结，报上的连载怎么就断绝？这实在让我和众多读者挺难受。过后知道您的病情，更是伤心，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事实。真的，上天应该不会这样绝情，让有作为的作者就此绝笔，让读者对着残稿终身遗憾。陵峰老师，振作起来吧！您不要丢下我们广大的读者，您还欠我们半篇小说债呢。祝愿您早日康复——您的无名读者敬上”

啊，就是这件事！就是这未完成的小说一直卡在我心中。这部小说，是我一生汗水的结晶，我怎能放弃它，哪能半途而废背弃广大读者？不能，我一定要回去，我要把眼前无动于衷的躯体唤醒！用手摇晃他他不动摇，于是我集中精神倾尽全力，奋声向床上扑过去。

啊，眼前怎么一片浑暗，我尽力地把眼睛睁开。一睁开眼，却受不了刺目的白光，只好把双目再度闭下。我又试着抬起手，却感到乏力，抬到一半不得再放下。“啊，青哥！你醒来了，你醒来了！”耳边听到妻在低呼，右手感受到她的摇晃。我再次把眼慢慢睁开，视觉也慢慢清晰，第一眼，我就看到妻含泪的眼眶，然后再看清四周明亮的间房。终于，我回来了！妻紧抱着我，喜极而哭。

醒来没多久，我又在护士医生忙碌的检测中困困而睡。睡前看到妻繁忙打手机告知家人，要他们尽快来医院。我也真想见他们呀！可我实在不能控制自己的眼皮。

不知睡了多久，我睡得很酣，一眠无梦。一醒来，就见家里人围在四周。连三个孙子也来了。妻告诉我，我昏迷有一个多月了。一个月在我是一晃而过，对焦虑中的他们，那是多么漫长的日子，不能想象家人如何度过。儿子说我因车祸头部震伤而昏迷，可我全然不记得这回事。

谈话中，我发现敏敏不在。“敏敏呢？在哪儿？怎么不见？”热议的他们突然间同时静默。“怎么啦？有什么急事？她刚才不是还在这里？”

“公公！敏姑姑死了！”最大的孙儿先打破静默。雄儿企图阻止儿子，可话已经发出去。

我以为听错了：“什么？不可能！她刚刚还给我读信！”萍萍边抽泣边述说：“爸爸，车祸时敏敏和你同在车中，伤得很重，失血过多，送进医院后当天不治而死！”

啊！我的世界顿时颠倒起来。怎么可能？昨天她还跟我谈文学呢！难道这不是真实？我豁然想起来，是的，敏敏和我当时刚从一个大陆作家的座谈会回家，车上从座谈话题谈到我写了一半的长篇，这是昏迷前最后的记忆。我也记起了，这唯一的长篇没写完，所以根本没发表过，读者的来信不可能是事实，这根本是我的幻觉而已。我领悟到，把我从昏迷中唤醒的不是女儿，而是我心中放不下的文字！

想到这里，我才不得不相信，敏敏是真的不在了。可是，幻中的她翔翔如生呢！敏敏，你刚开始人生旅路，怎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苍天无情，竟忍心让白发的我们送黑发的你。我的心阵阵绞痛，想喊叫又吐不出声音。我直晃手臂，想把这事实从噩梦中抹掉。妻紧抱住我，我们在相拥中嚎哭。

半月后，我可以回家了。一到家我不肯休息，坚持要进书房整理稿子。妻扭不过（下转 230 页）

叶竹新诗两首

◇ 叶竹新

一、结束

到了这里
这一天
乌鸦会否衔来橄榄枝
风因鹤唳的日子
门铃忽然的骤响
会吓坏胆小的人
看清死亡的颜色
心上没有忐忑
很漂亮
日子一天天的黑
开出灯
我们坐上游艺场的魔轮

二、恐惧

我道不出你的惊慌
斟上恐惧
一片乌云飞过来
你感到压力
一次次
摔碎我的诗
你不想看微雨时
天边挂有彩虹
故意把剧情写错
走在狭小的山道
我看到你下山时
孤独的太阳在拉长你的影子

（上接 229 页）只好让我。面对书桌，我立身在一大堆文件夹里，要把那长篇文稿找出。还没找到，却看到了敏敏的文章，我想起了，这是敏敏出事前给我看的文稿，我还没时间阅卷呢！这是小女的遗作，我可要尽快读完。

读完这篇文章，泪水不觉已满面。这散文竟提到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我曾经反复对她讲，我们代代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在艰难中求生存与发展，历经多少磨难与动乱，流过多少汗水和血水。回看我们文坛，却不见有书写这方面的长篇巨著，这不可不说是我们印华文坛的大缺陷！我们印华写作者对自身历史欠一个债，愧对先人和后人呀！一年前，我终于开始下笔写这部长篇，写作途中总会时时和小女探讨。她把这些都写进文章里面，也谈起她自己写作的心路历程。文字情感充足，理情并重，充分显出小女的文学潜能。

敏敏，你的离去，又让面临断层的印华文坛，失去了一个接班人！就是因为我对你的期望太高，在幻界里，不仅对自身的文章放不下，竟然也幻觉刚出道的你，文字已能获得国外编者的认可，走出国界！想到这里，眼中的泪水又再次狂淌。

桌面角落放着一大堆未开的信封，都是我病中各地编辑寄来的。忽然，一封印有香港文学杂志的信封勾引了我目光，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敏敏。信还是密封着，显然是女儿过世后才寄到，不然妻不会把它放在我的书桌。

我用迟疑的手把信打开：“尊敬的文敏女士，您的大作散文”父亲的书“已在本刊这月第二十九期发表，希望您能告知银行帐户，供我们寄送稿费。也欢迎你把稿费转移成订阅本期刊的费用。我们就等您的信息。——远东文学财务部敬上。”

啊，敏敏，你真正来过！你是不是要提醒我有重大的债没还清？

曾经对不起大自然的人

◇ 松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我从没见过这样一条绿树成荫且又是那么幽静的道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来到了梦境中世外桃源。平日不喜欢步行的我也被这条路的绿化大道所吸引，边观赏着路两侧花儿盛开的火凤凰树，我信步走了下去。

岂料走到约数百米的小拐弯处，突然前头路边人头攒动，好一片热闹景象。在如此一个优美的景区出现人群的汇集，既是好奇心不大的我，显然也想看个究竟。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临时的鸟市，一笼一笼的观赏鸟，当中布谷，鹦鹉，

百灵、黄鹂、鹧鸪、斑鸠、金丝雀、八哥儿甚至麻雀等，有的挂在树上，有的放置在人行道上。

这时我也不经意地跻身于人群内，放眼一看他们当中有的蹲下，面对鸟笼而在全神地逗着笼内的鸟儿，在我的眼中这群人也变成了“鸟“，倒转一个角度看，无疑是真鸟观赏”人“鸟，区别的只是是笼外与笼内而已。而另一部分人好像木头人般站立，拉长脖子在观赏吊挂着的鸟笼内那各自心仪的鸟儿，暂时忘记了他们本身拥有的”鸟“。

此刻，我并不关注那一列列的观赏鸟，我更是试图在人群中寻找一个女性，那怕是不漂亮的女性或老太婆也好，但是我终于失败了，我才恍然大悟，来这里的竟然全是清一色的男汉。

“喂！你们这些男士，全都疯了，自己有‘鸟’还要玩鸟，真是奇怪！“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在人群中大喊。但奇怪的是人群中一点反应也没有，鸟儿那美妙的叽喳声依然彼此彼落。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疯子！告诉你们，今天是世界环保日，我们的佐科维省长都正在丹绒布禄海口放飞上千鸽子。如果你们还是执迷不悟，将这自然生物关在笼子里，剥夺牠们的自由，我就把所有笼子砸碎！“

岂料，说时慢那时快，我只感到自后头一只粗暴有力的手捏住了我的衣领，隐隐地还嗅到一阵血腥味。我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并猛地回头一看，只见那充满血丝的两双眼怒瞪着我。

霎间，他的凶相全然消失，刚才我一度惊吓的感受也不复存在。他将手臂搭在我肩上，将我引出了人群。

“阿熊，原来你还活着！你还在 Cengkareng 大街卖四脚蛇肉串吗？记得，你在那园子饲养的四脚蛇（小蜥蜴），还有眼镜蛇害得我全家大小鸡犬不宁“我连珠炮般向他大喊。

“唉，说来话长。。。“他支支吾吾地叹息了一阵，此时在我眼前的阿熊无疑与之前我印象中的全然不同，其嚣张气焰消失无遗。

“BOSS(老板)！ Asiong!BOSS(老板)！ ASIONG!”. 阿熊脚步刚移动，鸟贩群中不约而同呼唤着。

“哗！你杀了蛇如今竟然做起观赏鸟行业的老板，剥夺生物的自由，真是罪恶盖天！”

“康，你误会了。哎，说来话长。。。”他又重复先前那句话。

“熊！我警告你，我过去与你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你的底细我了如指掌，你不要如同蛇般装死！”

“康，你逼我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你说！”

“康，在还没向这个大自然说对不起前，我必须向你说声对不起，当时是我故意在园子里将蛇放逐，结果逼迫你一家搬迁，让我独占那个店位，以便大做四脚蛇肉串的生意。”

“唉，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那以后我的蛇肉串可说大展宏图，在雅京各区都开始了分店，我一天宰杀数十条四脚蛇。为此导致四脚蛇贩无从供应。”（下转 232 页）

伊人新诗三首

◇ 伊人

一、幽兰

是奢侈牵就
是甘愿自囚
保留一段空洞的拥有
每当夜幕将执影卷走
欢颜挥霍杯尽头
总无愧的
将黎明给醺红
酿一身温墨
绘不出怜悯暖和
守一片紫心
也不知还期盼些什么
灯虚露浓
刺骨催凋落
是幽兰一朵

二、暂目

一盏孤寂
听夜
响应风的低语
重复伴奏嘀啾虫鸣
声息搅思绪
撇下满院清香无意惜
暂搁魂萦
挥别梢影
伴随弦月索星影

三、一幅心情特写

愁云侵蚀着月夜
于海面摆放一幅心情的特写
映出两面
呼应着伤悲
感知明亮不会再兑现
速奔江流也难断俗世怨
倦倦倦
唯求如同归鸟短促跨过这一面

（上接 231 页）“那又怎样办？！”

“当时我四处打听四脚蛇的大量栖息地。”

“哇，有这样的地区？”

“那是在西爪南安尤北边爪哇海的 BIAWAK 岛，该岛离南安尤大概 40 公里，面积 120 公顷，乘汽艇前赴约需 3 或 4 小时，那岛沿岸红木丛生，并栖息着非常多的四脚蛇。”

“你简直如发现了金山！”

“是，我马上带领我弟弟和一位助手前去，还随身携带了一大批麻袋。在南安尤过宿，隔日早动身，在大雨滂沱的中午时分就朦朦见到一望无际的红木林，眼前就是 BIAWAK 岛。岂料就在我们的船欲靠岸之际，突然风起云涌，大浪滔天……，不出一会汽艇被打翻，我的弟弟和助手失踪，而当时我幸亏死命抓住岛边的红木，后被一名叫哈山的岛上居民救起才躲过一劫，捡回这老命！”

“那是怎样一会事！？”

“岛上居民都说，是我身上沾染的血腥味触怒了四脚蛇群……”

这时我凝视着眼前这位“佮子手”，除想继续听他的故事外，也似乎在重新认识他。

“自从那事故后我将所有四脚蛇肉串关闭，并每天到这鸟市来，特地卖几只观赏鸟放生，以示忏悔。”

他讲到这里，彼此都陷入深思中……这时，我亦一言不发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颈项携有“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佩带的熊猫娃娃，递给了他。

“oh!……”良久他不解地凝视着手中的熊猫娃娃。

“是，你收下牠，去了解牠，跟着牠走就是你最彻底的忏悔，最大的回馈！”

顾问的名片

◇ （印度尼西亚万隆）林万里

今晚在“全国黄豆进出口商总会”换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上，社会贤达郑土炮先生被聘请成为永久资深荣誉顾问。他太高兴了笑得合不拢嘴。

翌日一早，郑土炮急匆匆地给他那位开印刷馆的外甥打电话：“阿本，你马上来我家，舅舅有生意要跟你谈。”

“Yes，o.k. 舅舅，保证十分钟后报到。”

阿本说话算数信用一流，真的还不到十分钟就出现在舅舅前面，说道：“一大早有什么生意这样紧急，到底有什么大生意要给我做？”

“昨天我又再被聘请当顾问。你必须马上给我印制新名片，我要派送给亲戚朋友。要印上的字全写在这一张样本上。我要提醒你的是其中的“全国黄豆进出口商总会永久资深荣誉顾问”的字体要印得大一点让它更醒目。我的名字和地址照旧。请记住两天交货不得延误。”

阿本接了样本，突然“叭”一下两脚合并来了个立正的姿势说道：“Yes,o.k. 舅舅，保证两天完成任务。”说了又来个敬礼才离开。

两天后，阿本如期交货，大功告成喜形于色地说道：“舅舅，这一次印得比前几次都漂亮。我非常满意，你也应该满意。”

郑土炮把小盒子打开，把名片倒出来，一看就骂起来，一点也不留情面：“笨蛋，漂亮个屁。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非常满意。满意个屁，都印错了。怎么搞得乱七八糟，把‘顾问’印成‘顾门’，这里是少了一个‘口’。笨蛋，赶紧拿回去加上一个‘口’重印。”一个笨蛋又一个笨蛋地骂个不停。

“舅舅，真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印错了。请舅舅不要生气，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让血压升高中风不值得。只少了一个‘口’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拿回去重印一下就好了。我会记住一定把缺少的一个‘口’补上去。”阿本说完了看了一下怒气未消的舅舅一眼，便抱头鼠窜跑回去了。

隔天，阿本把改好重印的名片拿给郑土炮。今天心里舒坦得多，心想不会再出错了，不会再挨骂了。带着笑脸跟舅舅说：“这一次不会错了，我就按照舅舅的吩咐把一个‘口’加上去了。我想舅舅看了，这一次一定会非常满意。现在舅舅可以慢慢欣赏印得十分精美的名片。Yes,o.k. 舅舅我先告辞了。”

郑土炮把重印的名片一看，脸色变红大为恼火把名片摔在地上，让他大惑不解为什么这样的小事会一错再错，便破口大骂起来：“大笨蛋，无药可救，朽木不可雕。”

原来，阿本已经把‘口’补上去了。错就错在没有把‘口’放进‘门’里面，而是把‘口’排在‘门’后面，变成了“顾门口”。

郑土炮大发雷霆：“岂有此理，简直把我当成一位专职看守大门的‘傻’（Satpam 印度尼西亚语；指保安人员）。”正是：

华校封闭没书读
稍懂汉语欠深度
顾问印成顾门口
欲怪只怪苏哈图

2012. 8. 17

椰林深处是我家

◇ 海 浪

前些日子大舅子带着孩子一家从国内来印度尼西亚东部帝汶岛 * 故乡探望亲人。大舅子是长子，在帝汶岛出生，十一岁时奉父命回国在原籍定居，那时交通不便，要先搭船到锡江 ** 再转船回国。如今已逾古来稀的年纪，特地再次南来探望弟妹们，而探访儿时居住过的山村并寻找失落的儿时回忆也是这次行程既定目标之一。陪父亲南游的儿子、媳妇也非常想知道父亲出生地的情况，因为他们深知父亲言谈之间经常露出对出生地的眷念，特别是述及二战日本南侵时，住家店屋受到日军轰炸，爷爷带着一家人避难的山村，那儿所留下的儿时记忆，该是最难忘却的。因此在百忙中抽空南来，也可见见自己的叔叔、姑姑及同辈等亲人。

因为侄子一家几天内就得回国，所以第二天就动身前往。当地弟妹等人分乘两辆车，开往意译为“水涌”的地方。车子在不宽的蜿蜒山路慢慢往高处爬，原来山村位居高处，我揣摩着高处有水源应该是个好地方。车行一个多小时，在某处上坡的转弯处，二舅子一声“到了”，同时打手势，要车子慢下来，并指示向前面岔路口驶去。过了几家村民门口，小舅喊道：“就是那里！”于是在路边找棵阴凉大树泊了车，众人纷纷下车。

大舅问：“是这里吗？”

二舅指向前头一幢破旧的水泥建筑，“没错！那屋子就是当年村长的住家！”我望过去，只见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屋前部分墙壁已倒塌，前面摆了几盆花装饰，仍有人居住的模样，庭院前有棵阴凉大树。要交代一下，所谓村长是现时的说法，其实那是殖民时代当地的土族统治者，有权势的当地领导，村民唯命是从，而那时代可能只有村长家是水泥建筑物，今虽然破旧，仍可以想象当年是何等显赫！

“我们的家就在旁边！现在的那家就是，但不是原来的屋子了。”二舅补充说。

“我记得当年村长家前面有大草坪，我们小孩就在那里踢球、玩耍！”大舅转身向后看，“啊，就是那里！现在建了几栋房屋。那时我们小孩常常在村长的水塘游水，怎么这个水塘没有了？那位村长对我们华人很照顾，就是他在保护我们。那时日军强迫所有的华人都要种田地，爹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务农园。”说着，大家就信步走向昔日村长家，在大树下停下歇脚。只见四周椰树随风摇曳，山风徐徐吹拂，发出莎莎声，是安详、与世无争的大自然呼吸声，没有一点城市的喧闹，让人身心爽快。

侄子除了想亲身感受一下这处父亲童年时生活过的土地气息，也忙着用特地从上海带来的照相机拍下四周环境、景色，他努力把这些年来萦绕老爸心中的原乡故土影像抓住，虽属一鳞半爪，回国后再仔细回味，应可稍微安慰老爸思乡之苦。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母亲的照顾下，跳跳蹦蹦，四处观赏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自得其乐。

这些不速之客惊动了四周居民。破旧的村长屋里走出了一男二女，年龄在二、三十之间，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二舅先打招呼，“这是以前村长的家？”“是 ...，他是我祖父，老人家去世多年了。”他指着院子角落的一座坟墓，“那是老人家的。另外的两座墓是家人的。”这倒是意外。乡下人把自己先人埋葬在自家院子里，可能方便照顾吧。那几座墓造型象一般华人坟墓般，只是墓碑上有巨大的耶稣像。二舅说明来意后，大家就聊开了。先村长的孙子显得很激动，六、七十年都过去了，既然还有国外的客人来探访这椰林深处的山村。

先村长的孙子说话时口口声声带着当地福建华裔常用的闽南语“我”，这分明是当地华裔的语气，让我心里纳罕。他皮肤黝黑，言行举止或穿着跟当地原住民无异，为何谈吐带这种自谦语气？

“我婆婆是先村长后室，她是华裔。”也许他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自己作了解释。原来他还记得自己是华人后裔，所以对我们显得很亲切。聊着聊着，邻居一位中年妇女抱着小孙女凑热闹来了。她询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有何贵干？一听到我们一行是从远方来寻找儿时旧居的人客，她立刻大声说，“哎呀！前几年也有一家从中国来的客人，他们在这里拍照，据说幼时曾住过这里。我是华裔耶，我祖父是陈瑞金 (音译) ！这是我孙女！我是陈瑞金的孙女，陈瑞金！”她显得很

兴奋又自豪，唯恐我们忘了她祖父的姓名。

“你们家住哪里？”她问。

“古邦 ***。现在你家就是昔日我们房屋旧址。”

“呀！我记起来了，你爸爸我们叫他‘高佬’！”岳父本来是高个子，应该没错。这下大家就无话不谈了。先村长的孙子显得很感动，不停的说“难得，难得，真让人感动。”侄子、侄媳听不懂我们聊什么，只好由我翻译，看来他们也感染到这温馨的气氛了，不停的点头微笑。

“我记得这里有一个大水塘，怎么没有了？”大舅子念念不忘。

“我们小时就常常在水塘游泳，村长并不禁止我们，任我们小孩玩。”内人插上一句。

“在这里，来，跟我来。”原来在屋旁稍后的地方还有水塘的遗迹，塘边缘是用石块及水泥砌的，不过没水了，塘中尽是泥土、石块与枯木。再往后走，来到水源处，水从小洞口涓涓流出，已经成为细水沟了。“当初是把水从这里引到水塘的，后来此处一直有土崩，把水源头掩盖了。”村长孙子解释。事实是，村长后代家境没落，已经无力整修了，就任凭其荒废。这时大舅子想起昔日村长的风光及势力，现在却落得如此地步，让他感慨万千，可谓“物非人亦非”。想当年战乱时期，若不是村长收容，让父母在此定居，不知会流落何方？内人也记得，此处居高临下，站在前面坡地可以望向坡下集市；而住家附近有很多凤凰木，小孩都爱将凤凰树仔当玩具。中年妇人指着一棵凤凰树，“那不是吗？”

“草坪往下走有小瀑布。我们小孩常常骑着马，东逛西逛。有一次我们四个小孩同骑一匹马，我坐在最后，因坐不稳掉下来，把前面的统统拉下马！”大舅子很兴奋，笑个不停。

侄子夫妇虽然不懂我们与当地人聊的内容，但看到一家人那种沉醉于往事的表情，也感染到了这些前辈们对童年往事的缅怀心情，更体会到了这些年来老爸对回乡探亲的渴望心情。我们在树荫下聊着聊着，邻居开始来探究竟了。她们对这些陌生访客特别感到好奇。

“他们是从中国来的远方客人，他们来探访过去的故居。他们也来看我，因为我是华裔！”中年妇人的声调高起来了，样甚得意，居然吹起牛来了！如果她不承认自己是华裔，外表上完全看不出华裔的特征了，对不明就里的邻居来说，今天她成了主角！

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留念，算是把记忆留住吧。小舅子送给先村长孙子一个红包，也给中年妇人的孙女红包，就打算告辞了。不料妇人坚持要到她家坐一会儿，“就吃嫩椰子也好！”她的理由是不招待客人是失礼的，再说椰子树是自家的，根本不用花钱。小舅子说了一些婉辞的话，她才勉强同意，但一定要我们带回一些嫩椰子，这可不容妥协。她马上吩咐村长孙子摘院子前的椰子，小伙子带着刀轻快的攀上椰树。一会儿几声“嘭、嘭 ...”，椰子相继落地。两个小侄孙女看得出神，许是在上海还没机会看过椰树吧？近处还有一棵笔直的、树干不太粗、椰树模样的树，侄媳误以为也是椰树。“不是，那是槟榔树！这里人有嚼槟榔习惯。”这可能真没见过。

再留恋也得结束这次探访。主人依依不舍，千吩咐、万交代，以后有机会要常来。太阳高照，一行人打道回府，顺路再到海边逛，侄孙女要捡贝壳作留念。大家在海边椰林中小亭歇息，吃嫩椰子及自备的食物，放眼观赏那蔚蓝的大海，此时风平浪静，远处白帆点点；海天相接的尽头处连接着两地家乡的海岸；此情此景令人勾起了无限遐思，大自然并没有刻意断绝游子归路，千山万水总相连。

归途中，思潮起伏，是什么因素紧系着游子之心？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却仍然念念不忘？印度尼西亚语“Tanah tumpahdarah”是出生地的意思，直译就是“洒血 (溢血) 之处 (土地)”，意指母亲生孩子时洒血的地方；“Tanah air”是祖国的意思，直译即是“水 (与) 土”。可见印度尼西亚民族对自己出生地、祖国国土的感情有多深厚。一般来说，如无特别原因，一个人会在出生地，即所谓的故乡度过童年、成长甚至老死。我们先辈离乡背井南来谋生，对家乡的怀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乡，背后有根深蒂固之落叶归根理念支撑着。后来因种种原因，一些本国出生的青年亦纷纷自愿回祖籍国，却因政治原因，长期跟家人的联系中断，无法联系或回来探亲，有的就这样成了永别。幸运的，挨过了风风雨雨，现在时过境迁，亦会千方百计回来探亲、访友、与昔日同窗相聚等等。虽然他们大半生在异地生活，但对自己出生地之“水 (与) 土”的怀念是无法抹杀的，这种心态也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居然有人宣扬某种观念，用昔日自己是过客的心态影响无知晚辈，视自己出生地为不宜生根之地，动摇了正在成长的落地生根理念。

迎战稿约之心声

◇ 燕飞翔

平静了半年的疑问？偶然间，又接到了网络邮箱递来的稿约，是一位我所敬佩的文友诗尊推荐的机缘！我甚至不敢想象理由何在？怎会再接到他那番诚意的稿约，何况我仅是区区小辈之业余写作者。每次写作都硬着头皮去撰，拖拉着时间去揣，静闭着眼睛去思，然后再将那域境的抽象画面摄取，拼缀在文稿内容里让它诠释出形象。的确是那么简陋，也那么穷智；所以很难弄出一部完美佳作，不过内心里也始终在斟酌，可否将理想化为力量，把心语表露文章透彻，但却揍不起干劲；更不堪想象何时能成为一个多元化产品创作者？回忆起该冒失的往事！闪瞬间，自我理智上再反省这位文友诗尊所给的见议，试图自我挑战再投稿，凭着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目标为原则。所以我索性再提起这可怜的笔，写出我满怀心声的话语；来迎战这份稿约，也许会因叙述内容不妥而遭受驳回抑或能顺利过关？图谋把曾经以我的撒手涧写过的古诗，最终过不了第四关的恶梦，及那一次卡关难受视若败极生智状态而竞扳成洗刷阴影的功效。所以想再次试探，以求弥补回那时的一场欢喜一场空！惟有掏思细想将这场战略性的布局秘方来发挥效能，希望一切能如愿以偿，自乐为融。

穿越

如今我好想插羽展翅，
跨越一片蓝天白云的大海，
翱翔在新世纪园艺林上空，
绕环于翰墨书字无界域境，
遥控放眼透视耕耘之综艺，
欣赏锦绣的花　绽放异彩。

赏识

实地取材自桃李人文，
藉此能周详古今诗情刻意，
物色演绎精致内容的灵魂，
体会文泉盛涌浮现的剧情，
吸收多元化之高超写作品，
择频优越点子灌溉数据库。

故而，我现在胸有成竹，递交这份改了风格的稿，成功或失败无所谓？至少可以自我考验人生，甚至自我挑战文学。毕竟我爱好自修与自学，期望达到“学以致用 ”的理想来圆梦小小作品之低诉心声！

雅加达，10 JUNE 2013

乡思涟漪

◇ 海　浪

一丝乡愁
飘落静静的心湖
小圈、大圈 ……
轻轻撩开尘封的窗户
往事依稀闪过心头
按下脑中快镜却逮不住。

椰风逐溪水泻石滩
野草凤凰花随声起伏
白帆浮云伴蓝天
浪溅顽岩朝朝暮暮
缤纷、支离破碎
历历在目。

昔日玩伴又何在
天南地北成陌路
是那份真挚与无猜
化为友情的倾诉
涟漪捞起了一篮子乡思
风拂白发任飞舞。



写稿

◇ 雅加达雯飞

她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桌前，摊开白纸握着笔。这次非要好好静下心来写它一篇不可，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要写什么呢？她搜索枯肠，半小时过去了仍未下笔。

铃……，她抓起手机。“哦？……现在吗？……什么？阿美阿强他们也来啦？……好！好！我这就去……”放下电话，对老伴抛下一句“我去阿玉家唱歌。”就踏着脚车蹓了。

一个月前她收到阿莲的短信，《光明文艺》约稿写了没？她嘻嘻地回答，还久呢！

说实在话，她很感激《光明文艺》组稿人方老师的信任，每一期都会向她邀稿，对她来说，这犹如身后有一只“狼”在追着似的，让她非向前跑不可。

她似乎已好久好久没写东西了，不是说不想写，正如书中说的，生活中的素材俯首即拾，可是每当灵感一出现时，她却正在忙，只能告诉自己，这是个好题材，值得一写，等到空闲时坐下来，脑子却一片空白。

她倒是怀念起以前初学写作的那段日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虽寂寞，清静时间多，一篇又一篇的习作就那么流了出来。

华文受禁的那个时期是读得少写得多，虽是“营养不良”，却也坚持了很久。如今是读得多写得少，反倒成了眼高手低。

越不写越懒得写，总是给自己找来一大堆借口：脑子不中用了啦！应酬太多啦！节目紧凑啦！身体不舒服啦！精神不佳啦！工作太忙啦！休息更要紧呀！

“身后有一只狼”的故事曾一度激励了她，她常对自己说，今天非开始动笔不可，可是晨运过后照例忙家务事，午睡后又去运动，晚饭过后诱人的电视节目又接踵而来……今天过了还有明天，明天过了还有后天，安逸地度过每一日每一天。

这天阿莲又来短信，“我刚写完了稿，好轻松呀！你呢？”“还没动笔呢！懒呀！这次就免了吧！”“这怎么行！咱写作人一定要写出作品来呀！”

“狼”的脚步声似乎近在咫尺。

她摊开白纸，握着笔，认真地思索着。好不容易爬出了几个字，桌上的手机又一声接一声地响着，她打开一看，是孙子小胖，“婆婆正在干嘛呀……”“婆婆正在写东西呢！”……接着又有几个短信进来……

她走着，走着，眼前是一处幽静的小山丘，见不到半个人影，只有花香鸟鸣。她看到路旁有一块石椅，便坐了下来。哇！这里真是写稿的世外桃源，刚这么一想，发现石桌上摆着笔纸，她立刻提笔埋首疾书……



悉尼岩石城风波

◇ 雅加达松华

QUANTAS 606 波音飞机于当地时间早上 7 时正平稳降落于悉尼国际机场。

坐在尾座的阿熊比任何人都先站了起来，拉下随身携带的两件行李，似乎有利箭在弦之势。

其实他并非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有南半球纽约之称的大城，诚然如此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这里出关和检查行李的严格程度，依然令他恐惧。尤其这次他是有“特殊“任务前赴，不便与家人与友人联络，更使他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过“鬼门“关时，他就因过境处遭冷面 Bule 人员将他的护照扫描了又扫描，没有直接交还给他，而是突然举手把护照递给后台同伙，逼他到密室受询问而令他捏了一把冷汗。

“万一行李也翻箱倒柜的话，我真是会崩溃。”他拖着那黑皮箱前行暗自这样想。

“你循这门出去！“自他手中接过入境卡的一位肥胖女执勤人员指着一道行李免查大门如此对我说。

没料这次出关如此顺利，他心中大喜。“或许这是成功的好兆头吧。

时值南半球夏季，蓝天白云，阳光普照且凉风习习。这类气候是他最喜欢的，也正是为此他爱上了悉尼。

但是此刻他根本无暇去欣赏这里清新气候，也没心情环顾四周优静舒适的气氛。他此刻想的是尽快找到一辆出租车，到一个他要去的地方，见到他必须见的，然后做他预定做的，最后漏夜搭机回雅加达。

他在边打量着远处出租车之际，突然想起袋中的“大熊猫”，他抽出来看了看，颈项系有“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WF”锦条的那只可爱“大熊猫”依然随身，他也安心了。

回想他从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四脚蛇屠夫，改邪归正，学会放生后转入积极的动物保护行列，就是“大熊猫”玩偶的启示，就是“WWF”的推动。也多亏小松的奉劝。

就在他端详着手中的“大熊猫”的那一刻，“杀！。。吉！。”的一声，一辆黑色出租车驶到他跟前。

“来，上车！同路人！”戴墨镜亚裔摸样的司机打开车窗向阿熊招手。

他先是震惊少刻，但见此人态度中肯，又操一口流利华语，还是趋前看个究竟。况且他此刻也正需要车辆，既然有车送上门，何乐而不为。

“MISTER，你何以知道我你是同路人？”

“不瞒你说，你刚才抽出那系有 WWF 字样的“大熊猫”时，就被我盯上。“

“噢。。。”

“你上车吧，我让你口服信服！“

“好！”阿熊来开车门索性坐到司机边。

当司机也将一只同形的“大熊猫”玩偶拿出来时，阿熊显然喜出望外。

“我是澳洲考拉（树熊）的保护者！”司机如此斩钉绝铁地称。

“好，兄弟你今天就把我带到 Hunter Valley Gardens 猎人谷公园去”

“猎人谷位于悉尼市中心北部 160 公里处，你要到那里干吗？看葡萄园，品尝红酒？”他有些疑惑地问。

“我要到那里看袋鼠！”

“袋鼠对你有如此重要吗！？”



“袋鼠是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也是澳洲大陆的标志之一，澳大利亚国徽上的标志，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宝就像中国的大熊猫一样重要。可是袋鼠的命运却是绝然不同。澳洲人以袋鼠数量泛滥，危害生态为理由，捕杀数百万只袋鼠，将其皮做成皮箱等物品出售，将其肉做成各种食品。吃他们心爱的国家的象征简直是罪过，袋鼠不应成为“盘中餐”！“阿熊如此喊道。

“好，既然你如此执着，我就没有理由不带你去看。走！”

车经悉尼市区后径直向郊区飞驰而去，澳洲疆土宽广，少高山丛林，一望无际的空旷大地，令他暂时忘却了机场的虚惊和将面临的“任务”。

车行至半途，突然天暗了下来，雨开始飘落。

“你看那 wine estate 酿酒庄园指标牌，你要去的地方就不远了！“自机场出发一言未发全神贯注于驾车高速前行的司机开口对阿熊说。

果真，车拐弯后就见眼前路两侧一处处的葡萄园呈现，风光绮丽，一派乡间农园景色。可惜雨下个不停，不然还可以下车欣赏一下那头次见到藤枝结着的串串葡萄果呢。

“猎人谷早在 19 实际初期就成了有名的酿酒区，现在，这里有众多酒庄、餐厅、以及大小旅馆和公园、游乐场、古文化建筑、手工艺品、葡萄园、热气球、高尔夫球场等各式餐饮、游娱场所和设施，已经成为悉尼人和各国游客喜爱的旅游天堂。”司机自豪地介绍着。

少刻，车子驶入一处花卉茂盛园子。雨中，庄园隐若隐现，美极了！

来到庄园中央的 KEVIN SOBELIS WINE 酒屋，司机与阿熊撑伞直入吧台边，职员客气地递上两杯当地特酿的葡萄美酒，司机毫不犹豫地举杯喝完，酒量小的阿熊只是舔了舔。

“你真是不够兄弟，这样甘甜醇香的红酒也不要多喝，等下到外头寒气迫人，还要看袋鼠，你可受不了！”司机埋怨道。

此刻阿熊看看了手中的手表提醒司机，时间已经过午，催司机快点离开酒屋。

“好，再来一杯，let's go!”司机仰头饮完最后一杯红酒，就与阿熊步出酒屋。

“我如果今天看不到袋鼠，就向你算账！“阿熊以半威胁的口吻称。

“包在我身上，包你大开眼界，还包你保护袋鼠的激情无限！”。

车子驶出庄园步出刻钟，司机就指着他不远处的草地喊道：“看！那里的一群袋鼠！”

阿熊跟随司机所指方向看去，见草地上数只大小袋鼠在跳动，且一边机灵地注视着向它们驶近的车子，当中还有一只育儿袋里装有袋鼠崽的母袋鼠。阿熊立即举起摄影机，瞄准他头次见到的那头母子袋鼠，拍个不停。

“真是太可爱了，显然是不惜此行！”阿熊拍着司机的肩膀兴高采烈地说。

“应该是看够了吧！现在我就带你到澳大利亚标志性海滩 Bondi Beach 去享受一下那里古铜色四肢伸展躺在沙子里美女了！“司机半开玩笑地说。

“不，我的最后一站是岩石城 The Rocks，我要在那有悉尼乃至澳洲发源地的社区干出一个有震撼性的举措！“

“那个社区有什么了不起，那只不过是英国政府流放囚犯的地方。据说当年 750 名囚犯，其他是军人、狱卒和穷苦的平民。他们穿过英吉利海峡驶入大西洋，历经艰险，终于在 1788 年 1 月 26 号抵达悉尼湾。并在海湾内的悬崖岩石旁定居，建设家园，这就是岩石城 The Rocks 的起源，更是悉尼的起源。”

“可是故事还没结束，1 月 26 号亦被澳洲人确定为建国纪念日，这可见岩石城在澳洲历史中的份量。”

“好，讲不过你，时间不早了，赶在日落前抵达！”

车子几乎以百余公里车速向悉尼进军，约 2 小时多就驶过海港大铁桥，拐了几个小弯就到了频临悉尼港口边，建筑格调淳朴的岩石城。

将车子泊好后，阿熊就迫不及待的“勒令”司机带他到悉尼历史最悠久的酒巴 THE LORD NELSON 去。

“到那处干什么？！”司机有些不解地责问。

“此刻你就听我的好吗，干完（下转 240 页）

落花的颜色

◇ 郑 平

秋夜如斯，冷风翦翦，一刀瘦月清浅。满院落花如秋雨，覆盖了渐渐沧桑的流年。

在这最深的夜里，素手轻敲着键盘，为你写尽一生缠绵缱绻的诗篇，句未裁成泪先流。落花的颜色，洇染成梦般的呓语。在无尽的夜里，诉说无休。

相思如梦，相思如落花纷纷，从心上眉间飘然洒落。清冷的风，拂动我的裙裳。水汽氤氲，在泪光中有你淡淡的笑影。浅浅的忧伤，透过指尖的微凉，在键盘上传递着心灵的低语。

心的低语，是否也会随这悠然的落花，悄然飘落，无声无息，无人读懂？经年之后，若再想起今夜，是否，我的心也可像化为尘土的落花一样，了无痕迹？

此一刻，相思无尽处，欲诉不得诉，我只能将这深深的眷恋，化成这淡淡的文字，留在这里，盼你的目光，能将她们深深的打量！你是否会怜惜这落花一地的狼狈，看着她们怎样的飘飞与坠落，看着她们怎样由雪白般的颜色，瞬间化作鲜红？

微冷的倦意，像极了因情而痴的醉！风卷，花落，带着彻骨的寒与心伤！水雾与落花，在相思的夜里，依如玲珑色，不许相思冷却。幻化了时间的流逝，仿佛你的离去只在昨日。

纵然是时光流逝，瘦了容颜，损了风骨，依然不悔。我愿独自一人，守着这美丽的梦，守着这遥远的回忆。静看日沉月升，花开花落。若能在今生，与你重逢，我愿等待，直到最后，怀着失望或者安然，睡去！

（上接 239 页）这事，我就听你的，并万分感谢你的帮助！”

“人家都说客随主便，你这人颠倒主随客便，真是霸道！来我就带你一次！”

阿熊边走边看看手表，时间已经是晚 7 时半，因为适逢南半球昼长夜短，小城街头华灯初上，游客熙攘往来，这里各式餐厅、娱乐中心和商店门庭若市，不远处一艘豪华邮轮停泊，为这古朴小城平添了别样的色彩。

“正是个好时机！”他心里暗暗想。

“喂！前头就是 THE LORD NELSON”

“好，你就站在这里，我趋前看个究竟！”

“吓！你这人真不够朋友，吃也得两人来？！”

“你就站在这里，一旦看到我行动，你就将那一刻拍下！”阿熊很快将大型照相机拿给了司机。

说是慢那时快，就在司机将镜头瞄准阿熊时，就见熊从李行袋中抽出一条大横幅，敏捷地挂在了酒巴前。

“Against killing kangaroos, ！ not allowed to eat kangaroo meat！反对杀袋鼠！反对吃袋鼠肉！”的横幅当即展现在该有 200 余年的古城。荧光灯也闪烁了几次，这肯定是阿熊的安排生效，也是司机的密切配合。

顿刻，狭窄的街道喧闹起来，一时白人，亚裔，披头巾者，嬉皮士，蓝眼睛金发女郎，一身纹身的水手，全都专注在酒吧的横幅上。

“快，动身前赴机场，飞机午夜零点起飞！”

车子抄高速公路飞驰，约 20 分钟就抵达悉尼机场。

“好，再见！”司机紧握阿熊的手。两人还交换了各自心爱的“大熊猫”玩偶。

阿熊飞跑地进入了机场候机室。

“咿呀，相处一天怎么连他名字竟然也没问！？”阿熊扫扫头暗自笑了起来。



苦难缠绵看此生

◇ 金梅子

三妹宝珠走了，母亲也走了。两年来，我先后送走了两个最亲密的身边人。这段日子，恍如一场恶梦。梦中带着哀伤带着泪，醒来却是一脸茫然。这阴阳两界，像是真，又似幻。到底是真还是幻？都搅糊涂了。

三妹在美国因车祸去世，祸事来得太过突然。当弟妇告诉我："宝珠走了！"时。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后经证实，这感情的巨棒，才结结实实地敲了下来，把我的心都敲碎了。

三妹活泼好动，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生性乐观的她，真没想到会比我们早走一步。她是个十足的孝女，生前最疼母亲，对兄弟姐妹也很关心照顾。要是让她看到母亲去世，我不敢想象她会如何的伤心难过。

母亲是近几年才被病魔邀走的，享年 92 岁，应该算是耄耋之龄了。可惜老来受尽折磨，死前更加痛苦。十年来，一张轮椅成为她老人家的代步工具。临死前脚骨又跌断，年纪太大，医生不敢动手术，只好请个骨骼医师驳骨。死时右下肢还夹着固定板，绷带绑得太紧，糖尿病又发作，皮肤发黑，多处开始溃烂。身为儿女，我们看了不忍，却又无可奈何。

三妹和母亲都走了，从此阴阳两隔，难再见面。她俩走法不一样，三妹走得很轻松，自在。抢救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没听到一声呻吟，也丝毫不觉痛苦；而母亲却受尽病痛折磨，近几年来躺身床上，大小便都无法自理。其实母亲生性好动，人很善良。80 岁之前居住在棉兰，老年朋友很多，每天访朋友，打太极，还能上台演唱"卡拉 ok"，可惜搬来耶城后环境变迁。虽然三弟家对面是个花园广场，也有一些老人家在打太极，练气功。可惜母亲不大懂讲印度尼西亚话，再加上病魔缠身，从此也就瘫了下来。

人间是苦海，生之为人，谁也不得好过。我相信真理，也深信因果业报。所以对母亲与 3 妹所承受的不同果报，只能以平常心坦然视之。人各有命，命各不同。报应理应不一样。不过善报也好，恶报也好，谁都应该默默承受。其实从整个生命的历程看来，受灾受难是净化灵魂，想来也不是坏事。

40 年前，我最小的弟弟振华因癌症不幸去世，就有位开了悟的瑜伽修女告诉我："不必难过，应该高兴才是。弟弟早走，是今世业报已清，尘缘已尽。生命像佛珠，人人都经历过无数次的轮回转世，相信我，一切悲喜都是业报，最后都会归向好！"

一切都会归向好？这话很难理解。后来听她解释，才感悟到生命的奥秘。身边所发生的一事一物，一褒一贬，其实都是业力在起作用，目的是帮我们消业。而且对于任何事情的发生，冥冥中自有主宰，都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人类来自冥间，迷在阳间。这短暂的人生历程，都根据各自的业力在安排闹剧，闹剧演完都得回去。冷眼观察周围，看透这繁忙劳碌，争名夺利 的人间百态，确实有些厌恶。总感觉，这人世，好残忍，好可怕，好悲哀。所以，我开始对世情看开看淡。面对祸福穷通，褒贬中伤，随缘相迎。只要做事问心无愧，一切得失不必太过计较。人生无常，莫过于此。今天见面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明天的送殡人。

工作到死的人

◇ 印度尼西亚峇淡．符慧平

我点了三支香，默默跪在灵堂前，手举着香，拜了拜，然后起身，向他深深地鞠了个躬，当眼神接触到他不太安详的面容时，心里着实一阵难过，脑中忽然闪过一句：工作到死的人。忘了多年前在哪里看到这个标题，此时此刻竟然再度浮现在脑际，用这六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是那么真实，那么贴切啊。

四十年前，他跟爸爸是同乡，后来他举家搬到另一个岛上，从此两家人就甚少联络。没想到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转折，两家人又先后搬到峇淡这个迅速发展的小岛上来。曾经是同乡的好朋友，自然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情谊。跟着，因为这层关系，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三个宝贝孙子的华文家教。

跟他，其实不算很熟络，但感觉很亲近。或许因为听过许多关于他的事情，所以无形中也间接地了解了这个人。听说，常常只是听别人说，但也有那么几次是听他亲口道出。

记得有一晚，当我在他家楼下给他的孙子上课时，像往常一样，他到楼下来吃晚饭。那一晚，他显得有些抑郁，我教完课准备回家时，他竟意外地叫住了我，然后开始向我诉说他前天到医院复诊时所受到的委屈。原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已十余年的他，最近又患上心脏病。因为病情相当严重，医生便建议他尽快开刀。由于考虑到手术费高昂，而自己已年迈并且百病缠身，恐怕无法支撑到这个冗长且危险性极高的手术完成的那一刻，因此他不打算打这场没有把握的仗。也许是救人心切吧，医生竟勃然大怒，更气愤地表示不想再继续医治像他这种“不听话”的病人。望着他灰暗的面容，听着他微怒却又夹杂着满腹无奈与悲凉的话语，我一时之间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安慰他酸楚的心。

又有一晚，我听他追叙年少时到新加坡打工的一段辛酸往事。那时，年仅十五岁的他在一间咖啡店里当咖啡仔，每天从凌晨三、四点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从煮开水、打扫、招呼客人、捧咖啡、洗杯子到洗厕所等等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由他一手包办，就算病了，老板娘也不准他休息。有一次，他真的病到爬不起来，老板娘也没带他去看医生，只随便拿了几片退烧药给他，便到楼下去做他们的生意了。当他渴了、饿了时，还得自己找水喝，找东西吃。病得昏昏沉沉的他，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没有人可以让他依赖。在无可依靠的环境里，人肯定会变得更独立，更坚强。只是，事过境迁后，每每回首往事，总难免会教人气恨与心伤。

也许是天生的劳碌命吧！自新加坡回返家乡到最后搬到峇淡岛的这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漫漫岁月里，他一直都以卖咖啡为生。虽然一路来生意都做得很不错，可是个性勤俭又刻苦的他，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几十年下来，结果当然也把身体给搞垮了。

从年少、年轻到年老，他一直都没有停过，似乎在他的生命里，就只有“做！做！做！”。他应该没有享受过休闲的乐趣，或是一家和乐融融的幸福吧。

晚年的他，除了打理繁琐的咖啡店生意外，还得不时替家里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收拾烂摊子，尤其是那个频频闯祸又经常欠人一屁股债的小儿子，更不知花去他多少的血汗钱。所幸，他身边还有一个孝顺的三女儿及默默陪他走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儿在旁照顾和扶持，否则单凭他个人的力量，相信他也难挨到今时今日。

他的妻子——那个常常被他呼来喝去，总是被他当出气筒的妇人，此时正呆坐在一旁，恍惚的精神使他失去应有的悲伤。而那个最帮得了他，今天以后必须接收他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重担的三女儿，我只在她脸上找到疲惫和黯然，没有汹涌的泪水，也没有显露的哀伤，平静的情绪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牵挂、担忧与守护，致使她再也无力悲恸。

看着、听着他嫁到新加坡的大女儿向前来吊唁的亲友哭诉失去父亲的悲哀时，我却感觉那么不真实，心想：是因为一直没有陪伴在父亲身边的关系，她才有哭诉的余力。

对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了，不管他有多少放不下的人和事，他都得走了。

希望他没有把烦恼和忧愁也一并带走，好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安详，可以无忧。

蹲下来与孩子说话

◇ 陈晓军

日常生活中不难看到一些家长甚至老师，当孩子犯错时，不是温和地与之沟通，而是居高临下直挺挺地甚至神情恶煞站在孩子面前大声训斥，碰上倔强的孩子，他们不买账，头歪歪地眼睛向上斜视着，一副根本不把老师或家长放在眼里的表情。为什么？因为你强硬的教育方法让幼小心灵的他无法接受。此时说明你的教育方法是失败的。成人都知道，大人每教育一次孩子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他还不能分清是非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并希望他改正错误。要知道，采取怎样的手段教育小孩是一门育儿之艺术！教育方式不得当，哪怕成人花再多的心思，到头来还是犹如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每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仿蹲下来，与他们说话。在我曾经任教的国内学校，每个幼儿活动室门口都挂有一个内图文并茂的“蹲下来与小孩说话”的框。全体工作人员都会遵循这个理念与幼儿相处，并收到与他们心心相映的良好效果。蹲下来跟孩子讲话不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肢体语言，更是一种走进幼儿内心世界的教育艺术！它告诉孩子，老师和你是平等的，老师尊重你的独立人格，遇到事情愿意跟你协商，而不是施以粗暴的命令和简单的指责。蹲下来和孩子讲话，不仅仅是缩短了那几十厘米的身高距离，更是师生之间或父母与孩子之间心与心无比宝贵的沟通与交融。

不少孩子在许多需要做出抉择的场合，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要做某项决定。比如买玩具，家长就会考虑价格是否适宜、玩起来会不会损害眼睛，内容会不会健康等因素，而不购买孩子选择的那种玩具，于是经常会看到在玩具柜前孩子哭闹、家长不依不饶地大声训斥的场面。此时家长若能蹲下来，使用与他们交流的最好方法：与孩子站在衡一个高度上，眼睛和蔼地直视着小孩，用细柔的语调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不能买的原因，相信一般情况下，孩子会欣然接受的！因为大人愿与他耐心地沟通的诚意不但打动了孩子，而且还让孩子有了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如此为孩子创造一种乐于接受教育的良好心境，从而避免孩子逆反心理的产生，何乐而不为？可以想象此时成人若站着跟孩子讲话，一定是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思维强加到孩子身上。如果经训斥之后孩子仍毫无悔改之意，想法还是与成人大相径庭，父母就会对他们大失所望，接下的事可想而知，成人一定会行使长辈的的霸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考虑孩子的感受，结果只能是哭闹的依然哭闹，为此带来坏心情的家长只好连拖带啦地将孩子驱离玩具柜。??

父母或老师愿意蹲下来与孩子讲话，创造一种平等民主的氛围，这是孩子的幸运。在这样的家庭或学校，孩子会觉得父母或老师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曾有人生动地将长辈与孩子的关系比喻成一根管道，只有两头高度差不多，水才有可能在中间的管道里来回流动，如果一头高，一头低，水就只能往一个方向流了。孩子与父母的交流也是相衡的道理。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父母与孩子才有可能平等地交流。

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世上没有任何两个孩子哪怕是孪生的也不可能有着完全相衡的个性，为了爱护他们独立的思想、人格和尊严，长辈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改变“成人是不可摧毁的权威”的旧理念，给他们以尊严，与他们站在衡一个水平线上，用一种现实的语言，举出具体的理由，说明你提出的主张，真正衡孩子建立一种平等尊重的朋友关系，才能跨越彼此的“代沟”，继而相互敞开心扉，更好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孩子才能听进你的话，成人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目的！

师出家门

◇ 杜鹭莺

堂弟媳出自“一门多杰”的教会门第，自身又是菲大传播系毕业，一对小儿女于是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时下十分时髦的“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幸运儿。

堂弟夫妇俩将家中的客房改造，布置成带着彩虹色彩的可爱小教室。任职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堂弟媳更毅然辞去工作，当起了孩子们全职的“在家教育”老师。

年轻的堂弟媳平日里不仅要为孩子们预先备好教案、定时授课，更要近距离细心观察孩子的行为喜好，然后上网咨询，为他们报名参加各类帮助“开发潜能”的才艺、兴趣班。“积极主动地参与家庭联营的群体活动是训练及加强孩子社交能力的最重要环节。”堂弟媳在跟我谈“在家教育”时说。

拥有美国长春藤大学音乐博士头衔的孩子们的阿姨为他们教授钢琴乐理，华文教育由外婆担纲……小姐弟俩远离了生长在马尼拉的孩子天天必承受的烦恼，在温馨熟悉的家庭氛围中与父母亲人愉快地互动、学习、成长。

“在家教育”（或称：“在家自行教育”homeschooling）是指不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系统，而靠着家庭与社会资源的授课方式来学习。而选择这种“非主流方式”来吸收、学习知识的，除了少数资赋优异的“天才儿童”，多数则是因为家庭条件、教育理念以及宗教信仰或学童自身有不得已的需要。

英国著名经典浪漫小说家，分别写了《简。爱》、《呼啸山庄》、《荒野庄园的房客》的勃朗特三姐妹就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学业不继，不得已一再辍学，在家彼此互教成才。

拥有上千项发明专利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办人爱迪生，早年曾正正经经地在一所小学读过三个月的书，后来因为老师总是用其名字的谐音戏称他“addled“（怪僻）使得爱迪生的母亲愤而将儿子领回家自行教育。

史上作品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以典雅“花仙子”系列诗画闻名的画家西西莉．玛莉．巴克，却是因为自身的心理或生理上的问题而选择在家教育。前者因为性格太内向，后者则因患有癫痫症。

有些人则是因为特殊的专业需求而令他们不得已排除正规教育而选择在家教育。比如美国著名的网球名将威廉姆斯姐妹、得过五次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的华裔选手关颖珊，以及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也因为要配合正在演艺界崭露头角的一对子女以及自身的工作形态而为儿女们选择在家教育。

美国“师出家门”的名人还很多，总统就有好几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以亲切的“炉边谈话”温暖人心的罗斯福总统，直到少年时代都没进入过正规学校。华盛顿由本地教堂司事、家境富裕的罗斯福却是由自己的母亲在家教育。

据说德国在十六世纪，最先创立了公立学校。由官方资助兴办并管理的公立学校以低廉的学费或完全免费的方式平等地向所有的国民敞开大门。这种以公平教育机会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消弭阶级鸿沟的办学理念当时也为欧洲乃至西方各地区的仿效和跟进。

也是在那个世纪的1640年，由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引入，菲律宾也有了第一所公立学校——圣菲利裴．奥地利大学。尽管这所只开办了三年的“短命”公立学校后来被远在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关闭了，但数据显示她可能是亚洲最早的公立大学，比北大的前身，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京师大学堂”还要早将近两百五十年。

到了十八世纪，西方学术界已由公、私立学校这部双头马车引领着，热热闹闹地奔驰在工业大革命的康庄道上。科技和文化知识在这场大革命中犹如当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将人类社会的巨

轮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由于公立学校系统打造了义务教育“有教无类”的划一平台，政府的教学规范、强迫教育法规和一系列相对应的考试制度也纷纷出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益发自视清高，而公立学校则故意地世俗化了。然而，本质上两者又同样是按部就班地批量生产毕业文凭生的工厂。学校成了刻板教学的复印机和升学考核的守门员。加上近年来校园风气和治安已成了家长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于是人们开始掂念起那些怀旧电影中孩子们在家授课的淳朴年代。

美国法律并无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到正规学校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在家教育在美国是自然合法的，也很普遍。美国各州都有针对在家教育的规范和对施教父母的审核规定，比如家中父母至少一方必须全职在家或必须持有相关的资格认证等。坊间亦有许多与在家教育相关的书籍和联盟指引。成功的例子也很多。

一个月前刚将自己六年前（2007）开发创办的微型博客 Tumblr 以 11 亿美元的天价卖给了雅虎并继续留任执行长的戴维．卡普就是个好例子。这位在纽约上西城长大，下个月才满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十五岁中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由任职教师的母亲监护，在家自行教育。戴维．卡普自学计算机软件程序和日文，原本是为报考名校麻省理工大学作准备，不料，却因为他的优异表现被列入此校杂志《科技创业》最新一期“全球最杰出创新人士”的名单中。

台湾的在家教育和大部份地区一样是属于“特殊教育”范畴的延伸。国民教育法中明文规定可让家长为儿女选择受教方式。在家教育必须事先申请，过程中要求家长拟定教学计划书并指出学校也有责任提供九年一贯课程各领域目标、能力指针并提供咨询和参考数据。在家教育的孩子必须接受学校检验，却无资格参加高中免试升学。到了法定年龄（高中）就必须回学校上课。

不久前获选为杰出志工「亲善大使奖」的十五岁女孩陈慧洁，来自宜兰一个有四个女孩的家庭，父亲原是建筑设计师，十多年前回台湾宜兰五结乡传道。慧洁平日常参与父母牧灵扶贫，八岁时就发起同龄孩子每天节省一口午餐，为独居老人送餐服务，七年来从不间断。每年暑假还为弱势儿童筹款并多次独自策划音乐会为饥荒的东非筹款。小小年纪具备了超龄的创意和能力。

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华盛顿领奖归来的陈慧洁现在常受邀到学校演讲。对着下面比自己大得多的大学生们陈慧洁从容地侃侃而谈，还热切地反问：

“你们有梦想吗？”

一位听过陈慧洁演讲的学者事后由衷地感叹：如果我们的青少年都可以被教育成这样，那台湾的未来就不需要担心了。

香港政府在“入学令”《教育条例》中，干脆将定夺在家教育的权力交给了教育署常任秘书长来作定夺。

不久前，香港自由撰稿人张惠侣主动给教育署传了一份为自己分别为四及六岁的女儿申请在家教育的电邮，得到了教育署官员的关切并接受官员协同相关学校代表的现场家访。最终得到了肯定，并循官员指令，每半年进行一次这样的检验性探访。

巧的是，2000 年有个情形类似、结果却迥异的案例：当时一位不满香港教育制度而将女儿留在家中自行教育的男子被教育署以“强迫入学令”发出“最后通牒”，差点成为第一个因违反入学令而被控告的家长。

中国大陆在《教育法》《义务教育》中明确规定：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在体制学校中接受教育。然而，今年四十七岁的的北大校友张乔峰却放弃高薪，当起六岁儿子的家庭教师，引起话题。张乔峰还在网上撰文，与网友分享自己在家教子的心历路程，更打算筹办一所小规模的“美式家庭学校”。

对此，《光明日报》时评毫不客气地直接说：“在家教育”不合法、不可取。

反观菲律宾，这里却有十分适合“在家教育”生长的气候和土壤，盖因这里的文化根源和教育体制基本上以美式教育为标准。与美国学制一样，幼儿园至高中课程，分十二年完成。教育部规定高中毕业生指定统考“国家高中成果考试”（NSAT）也是参照美国 SAT 的基准考试而来。NSAT 的结果只用来衡量学生所学是否达标，并不影响高校的录取。

菲国所有高校的门坎考试，都是以不同大学各自独立制定的“高校入取考试”（CEE）来定夺。就算一个孩子从学前到高中都选择“在家教育”，将来考本地高校甚或直接申请美（下转 246 页）

诗三首

◇ 野 风

《Ifugao 梯田》

谁的一滴泪
激起了层层涟漪
屈身卑微
用汗水灌溉
仅为化解妳千年的悲
苦了几代人却又何妨？
在我走时
请别绿得太写意
怕眷恋太多
我会舍不得
踏上这通往天国的阶梯

注：Ifugao 为菲律滨地名。

《从那之后》

从那之后
爱情被她挂在门外
如风铃　抱怨微风每一次的骚扰
如她的心　拒绝春天再一次的造访
当忧伤被捏碎成一声声叹息
她的沉默卧成一条条极长极长的海平线
努力分隔两个世界
却又同时失落了夕阳
鲜红了心海

沿途走来
有人用鞋尖　擦去她遗留在路上的每滴泪珠
却依然阻止不了眼泪
汇成一条越不过的护城河
在不许有玫瑰的心城
她把一路深深浅浅的脚印
都写进了黄昏　那怕
还有人想深吻她明日的脚印
那怕
还有人想籍此温暖她的路途

从今以后
与她结伴牵着月色
他唯有恳求两旁的街灯 让他们
影子一路相拥

《想妳的心情》

把玩着
想念妳的时光
我把等候
慢慢卷成一根沉郁的烟
妳远成彼端一点诱人的红
而我是玩火的人等待为妳自焚
在思念烧近双唇前
在日子被燃成一根灰白失落前
是一种心情
泛滥着一片深海的蓝

而妳是否也听说
树荫下伫立着一位独语的人
叶缝间落下的阳光碎片
正凌迟着他的深情

（上接 245 页）国高校也显然不是问题。政府因为教育资源短缺，也愿意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的孩子透过联营，也可以参加各学级的升级考试。如今坊间有许多相关的组织、团体可以为在家教育的父母提供相关的教材和支持。

再从大环境看。菲律宾治安问题每况愈下，漫长拥堵的交通路况也使得每日的上下学如噩梦相随。菲律宾的中小学校考试的压力虽不比中港台大，但学科繁多，功课量大（尤其是华校）也很累人。加上热带气候多灾善变：刚刚才烈日曝晒炎热难当，下一刻突然就大雨倾盆一片汪洋。孩子们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上下学路上，尤其在台风频繁的季节，揣测和等待教育部停课的公告更需要费心操盘：漏了、迟了，都会让接送孩子变成一场进退两难的灾难。

还有一项足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人文“特色”——菲律宾有为数不少的家境优渥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守护妈妈”（华人更甚），几乎甚么都不必干（因为家里有帮佣和司机）仅以每天接送孩子为主业。这些年轻妈妈的学识和智能，一定不比学校的老师差，却将过多的精力浪费在等待孩子放学和跟老师计较孩子的分数和名次上。

不过，话说回来。让孩子“在家教育”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父母双方都要有一致的理念和价值观。这项既要敢冒“自食其果”之险，又要经年累月不断付出的“希望工程”，并非是每个家庭和父母都可以默契十足地坚持打造下去的。

小堂弟媳说，她会坚持下去。

年轻的母亲要以自己的信念去培养孩子，让他们在人生的收获季节里因自己是“师出家门”而骄傲。

文字·游鱼·泪（外一题）

◇ 王 勇

一

喜欢用手写，不喜欢用电脑码字。

享受书写时的流畅感，文字像游鱼，从心里游到手中，游到纸上，游入读者的眼里、心里。

文字入江、入湖、入海，构成文字的江湖。江湖里，用思想之舟，承载情感，乘世俗之风，破现实之浪，穿透古今，纵横天下。

二

鱼的自由，可相忘于江湖，却也是鱼的无奈。

鱼的爱情，是相濡以沫，是鱼水之欢。

鱼的眼泪，没有人会看见，溪水、河水、海水、江水，都是鱼族流不尽的眼泪。

三

鱼，站着睡。

鱼，不敢躺下来，只怕一躺，就起不来。

静止时，是鱼在沉思，是鱼在休整；鱼只要不贪、不随便张口，就不会被江湖出卖！

四

愿者上钩。上钩的鱼，大都是饥饿的，是海底世界的弱势群体。吃饱的鱼，一般不再随便张口，除非贪得无厌，不知满足。

鱼如此，人世江湖中的“鱼”呢？

五

鱼语即泡沫，懂的人几何？

鱼的沉默来自于鱼深谙闭气的功夫。

人比人，气死人；学学鱼吧！闭一口气，才能潜得更深、游得更远。

六

飞鱼，飞不出海洋，海洋才是鱼的全部。

这个世界各取所需，鱼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尾巴里，尾巴不动，小命休矣！鱼用浪的泪花托起海的豪迈！

只要出发，就有自由

当前图书市场，有两种具文学性的书很畅销：美食与旅游。前者照顾你的味蕾与胃道，后者满足你远行的梦想与放飞的自由。

写这类书需要亲身体会，不能通过想象力来闭门造车。

为什么会畅销？因为世人活得很累，需要靠吃喝和玩乐调节人生。于是，用诗性的“轻文笔”写出来的小资文字，最容易打动人心。

近些年来，我对美食书兴趣缺缺，却特喜购买并珍集旅游书，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导览手册，而是一些无名的或在圈内小有名气的旅游达人写的探奇游记，一般总是图文并茂，文字不多，却起到点睛之趣！

我们一定要相信内在的呼唤：只要出发，就有自由。

在路上的感受，永远是一种未知的挑战！

有胆量的人、敢冒险的人，离自由会更近一步。

人生如有太早、太多的规划，反而走不远。规划中将发现许多可能发生或潜在的阻碍和危险，前行的路就多了不确定性。没有试过，怎知明天是阴还是晴？未来的路，靠你自己走。

那些用生命丈量大地山河的旅者，用心灵书写的人生旅记，不是苦旅而是汗中有笑的劲旅，既来劲又带劲的旅程。

阅读生命游记，像是充电，像是与书写者结伴同行。

他们常用奇特的眼光与镜头捕捉平凡中的不平凡，看见有相中的无相，世界完全不一样。

有人说，“人生有一件大事和两件小事；一是生死大事，二是芝麻和绿豆小事。偏偏远我们都把大事搁置一旁，终其一生为芝麻和绿豆小事而忙碌。”

没有反省、反思的人生是难以进步的人生。谁能做到不为小事烦恼，人们终日烦心挂意的，其实都是小事，只不过自己把它放大而已！

问题是，大事、小事如何分辨？心胸小了，事情就变大；心胸宽广，大事也变小。

人生一世，高明与低俗就在于领悟大非大、小非小的空性观！

只要能走出自心，自由了，天地便无限大。

开启诗心

——读王勇闪小诗

◇ 林素玲

在千岛的某个都市，在生命的长流里，遇见你；

在翰墨飘香，在行走诗意间，读你；

不懂诗也学会了开启诗心，

花儿在夏天翩翩飞舞，等待着那一刻的拈花微笑；

你说，“诗有没有读者，不是诗人要烦恼的，诗人的天职是把诗写好！”

或许，读诗的人会不会写诗并不重要，只要能开启诗心窗口。

与禅心碰撞，也能引发会心一笑。

〈生鱼片〉

当我心跳已停
你依然能尝到
我活着时的体温

我在你的
海口里
涅盘

突感莫名的不安，两位稀客来敲门。穿黑衣的说：“你看！这体温还热着呢。”穿白衣的理直气壮的说：“别心软，时间到了！”

它，就在闪亮的刀尖下，嘶嘶……嘶嘶地呻吟，在贪婪、欲望的无底洞里，悟出——缘起性空。

〈越界〉

死板的墙
寸步难移
偏偏挡住你我

关了灯
我让影子
悄悄越界

彼此的执着，造成了几生几世的冤家；跨不出也逃不过宿命的咒语。明明可以掀开的一层迷茫，却情愿孤伶伶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花开又凋零。

在深夜里打坐，把明月劫持，让它悄悄进入心扉。出定时，百鸟展开翅膀，划过缤纷的彩虹。

〈高跟鞋〉

托起来的世界
摇摆生姿

左一脚时尚
右一脚潮流

脱下鞋
重回人间的感觉　真好

戴上面具，背起行囊，准备出征。放不下包袱，拉不下脸，沉重的脚步陪伴着旅者应对时代的进退。

历经流转的寻寻觅觅，找到久违的真如本性，顿时如释重负，得大自在！

〈火柴〉

LED当道
你的燃烧已太渺小

可我总会想起
你曾在寒夜
点亮小女孩的未来

因为微小，所以自卑。在舞台的霓虹灯下，往往找不到自己，感觉永远只是别人影子的反射。

一首诗，几行字，却可以包含整个宇宙。一丝曙光，带来了黎明、希望。纳米的世界里，另有大千世界。“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一颗心可以膨胀，一个真理可以容纳虚空法界……

〈轮回〉

一杯茶　在等一个吻
一个吻　在等一口井
一口井　在等一朵云
一朵云　在等一个梦
一个梦　在等一个人
一个人　想喝一杯茶

团团转的人生，就像绕口令，又像另类的轮回。

做了一大堆，忙了大半生，绕了一大圈，结果还是回到原点。

过程有苦有甜，有酸有辣，真像满汉全席，百味人生。

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噗鼻香？几生几世的回转，就像几个同界角在XY轴上绕圈子，看似停留在同一界线，角度却已有所变化。

在轮回中成长，看似回到原点，却保持着向前的永恒鲜明的生命。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我与乞丐打交道



◇ 董君君

从小受父亲教诲：手心不可向上。买东西等找钱时，不可伸出手，手心向上等找钱；要等找钱来到面前，才伸手去接。为什么？“因为手心向上是乞讨，是贱向。”

几十年前马尼拉华人区有帮“针仙”，是丐帮组织，等华社有人办喜事，他们就成群结队的上办喜事的家门前（他们真有找住址的本事），或在酒楼门前等向喜家主持人讨赏钱，办喜事的人听了他们讲的几句吉祥话非分赏钱意思意思不可，否则，讨不到赏钱，或给少了，他们野口毒舌诅咒喜家，这是任何人都不堪承受的。听说有个侨社的某名人，他就看不惯这帮“针仙”的强乞强索，简直强迫同喜。当他家有喜事时，这帮针仙蜂涌而至，名人嘛，一定有丰厚的赏钱到手，孰知这名人早看不惯这帮人乞讨的技俩，只是事不干己，他不好表态。今天他的喜家，事情临头，就看他怎样应付——他对这帮说尽好话乞赏钱的人群说：“谢谢你们说的好话，给我家添了喜气，然而我看不惯你们强索赏钱的行为，今天我不准备分发赏钱，日后路头路尾相遇得着，我会个别给你们钱，就这样你们回去！”众针仙被这自出道以来头一遭踢到铁板，都变了脸色，个个呆如木雕，当他们回过神时，正欲有所蠢动，某名人快刀斩乱麻，疾言厉色地说：“我不怕你们的野言毒语，我真金不怕硝酸泼，我不信邪，不怕触霉头，要骂要诅咒随便，我关门了。”

王彬街双囍酒楼请客后回来的名人，惊见大门上用红漆写着血淋淋的“血泪涸流”四个字。

小的时候，有一天和爸爸路过王彬街，看到这帮针仙又在上演讨赏钱的闹剧。

“头家，多赏一点吧，看我们这么多个，不够分嘛，头家，让我们沾沾你家的喜气！”

“是呀，是呀！”

我说了一声“够烦人的”。父亲随口斥责我说：“有则给，没就免，小孩子有耳没嘴不要乱说话。顺便告诉妳一件事，这帮针仙的头头，听说叫吴扁的，没人知道他曾救过我一命。”

“真的吗？”我张大眼睛瞪着父亲问：“有这回事。”

“以前，我的工作是工地装镶玻璃的；量割玻璃是我的工作，装镶有工人在做。有一天因怕热，我站在货车后厢押运一车玻璃去工地。你知道吗？运玻璃要用A字木架，两面给玻璃往内靠。那一天工人偷懒没用粗绳把玻璃绑在木架上。货车轮驰过路上的一个大窟洞，右轮下顿，内靠着的整迭玻璃往外倒，我吓坏了，忙着用肩头顶着，不是怕玻璃碰碎，这我还赔得起，不得了的是这迭玻璃的高度刚好在我的喉咙，我是瘦弱身材，没一点力气，眼看顶不住了，只要货车轮再陷街上的下一个窟洞，再顿一下，我必做割颈之鬼。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矫健的人影跳上货车，用力把整迭玻璃往木架推回靠着，他一面大喊着停车，停车。货车前厢的司机和工人听见喊声，忙停车看究竟。我吓得心脏砰砰乱跳，手脚棉软，虚脱得站不住，软靠在货车厢壁上，有气无力地问救命恩人的姓名。他笑笑说：‘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我叫吴扁，王彬街都知道我是谁。”说完，跳下货车，扬长而去，不再回头。”

乞丐知道要往人群多的地方去乞讨，特别是菜市场。买菜的大叔大娘先生小姐，把找的零钱放在乞丐的手心。有创意的乞丐，不手心向上乞讨，手握着一个保丽龙杯，伸到人的面前，杯口向上盛住他人的施舍。零钱一扔下保丽龙杯，清脆的一声响，像钱落进扑满的声音，令乞者悦耳而欢心。

乞丐三等五类，各出奇招，以（下转250页）

小诗一组

◇ 椰 子

《离愁》
在中原
放风筝

漂泊时
丢了线头

一根长长的
离愁

《口》
祸出
整齐排列的牙齿
如待发的子弹

《眼》
性灵的蓝湖
一缕春风
足以吹皱秋波

《耳》
塞满
世间的躁音
滚出一颗耳屎

《鼻》
仰人鼻息
才看清楚
洞孔的脏垢

《脑袋》
另一颗地球
睿智的浇灌
才长出乌黑的草

《绿的循环》
深入书山
采撷叶子
装订成册
压缩为籽
还原出树
为大地撑起绿荫

《成长》
我的思想
如蚯蚓
伸缩自如
总在拉长
即使人为断尾
终究复原重生

《汉字》
再浩瀚的字典
未曾唤醒
一个古老的文字
惟有象形的天空
日月星辰呈生机
随手可及

（上接 249 页）博人的恻隐之心，有的善中求，有的恶中取——一个上班族的菲妇，为了工作把不足一岁的儿子托邻居的朋友当保姆看顾，当然给付薪水。相安无事几个月，她忽然发觉孩子瘦了，也没了笑容。她忧心的买了补药，一再拜托邻居好好照顾。一天她儿子的谊母打电话到她办公室的地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儿子托谁照顾了，大事不好，我看到一个乞妇把一个很像你的儿子的孩子睡倒在她膝上，坐在教堂门外，面前摆一个铁罐在乞钱。我吓了一跳，特意伏下身细瞧孩子的脸，真的是我的谊子。只是脸瘦了一圈。我放五块钱在铁罐里，不敢惊动那乞妇，我赶快打手机给你，你快来吧！”

玛利亚听了这话，无疑巨雷轰顶，头脑轰的一声成一片空白，她不信，她不愿意相信，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抓了手袋，顾不了请假，狂奔而出，雇了三轮车往教堂直驰，一路上她念着：“圣母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救救我儿子，让他平安无事……”她的“公妈例”鲁思在路边等，望眼欲穿，一看到玛利亚跳下三轮车，立刻迎上去，告诉玛利亚说：“我先抱走顿尼，你去收拾她，不要吓着孩子。”玛利亚看见儿子嘴唇干焦口张开昏睡着，她心痛得揪成一团，混身颤抖着。鲁思快手快脚地抱走孩子，在打瞌睡的乞妇张开眼看见玛利亚，吓得好像看见鬼。玛利亚举起手袋猛打乞妇的头脸，不甘心，放下手袋抓住乞妇的头发猛拉，把她的头往地下叩，乞妇惨叫连连，围观的人群水泄不通，都问为什么？玛利亚发狂以暴力相向，恨不得把乞妇踩死……原来这乞妇可恶的向孩子的保姆租孩子去做行乞的道具。这不是恶毒是什么？

A 菜市场多华人在采办，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乞丐像蚂蚁往有糖的地方爬。这一群乞丐多是妇孺，三五成群，腰上跨坐着一个小孩，手里拉一个，向每一个买菜的人手心向上乞讨。讨厌的，当人不注意他们的存在时，会用手指抠人一下，被抠的人会吃了一惊，转头看见抠人的脏指甲，不由地一怒，这些乞丐对人的怒眼相看，视而不见，照样恶形恶状的强讨，“还贼较凶人”——有个年老排路边摊的水果贩，看这帮乞丐烦着她的顾客，不由地怒火中烧，出言斥责她们说：“你们这些乞丐年轻力壮，去帮人洗衣服，一天有两百块工钱赚，你们不肯流汗做工，只会伸手讨钱，轻轻松松还拖儿带女的（我想到作家丹扉说过：“没生存的条件偏富生殖的能力。”），你们看我这么老了，还在摆摊谋生……”离去的乞妇们，年长的回头恶狠狠回一句话说：“我们乞讨好过去偷去抢。”听她这句话，连我也傻眼。

平凡中的不平凡（外一题）

◇心受

拍了几张椰子与天空的照片，把它上载到网络，一些住在其他国家和住在与我不同地方的朋友看到，都说：“你们那里的天空真美，天好蓝，云好白。”

“是吗？”我问朋友也问自己。然后，我开始去注意这片与我朝夕相处，每天只要抬头就能看得到的天空：“真的耶！”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以前从没去注意它。”在经过朋友的提醒后，我开始庆幸自己能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

“天空很蓝，云很白，那是因为没有受到污染的关系，有没有注意到天上还有许多小鸟在飞翔呢。”外子说。

于是，我开始注意天空的动静，开始用照相机瞄准它，真的让我发现，原来除了麻雀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大的小的我叫不出名字的鸟群在我们头上这片天空里翱翔。

突然想起中学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美是到处存在的，只是缺少发现。”

黄昏

黄昏，有一种美，一种欺骗的美。

黄昏徐徐向我们走来，穿着一身半透明的轻纱，令人觉得它好美、好美，因为看不到也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

黄昏徐徐向我们走来，带着迷人的微笑，如此温馨、如此亲切，我们被打动了，深深地被打动了，因为它正好出现在那疲惫的心房。

黄昏，有一种美，一种世故的美。

黄昏经历了清晨的纯，中午的烈，下午的平，来到了最后的艳，此刻是它表现美的最佳时刻。

它，不断地更换着彩衣，浓妆艳抹着它的粉脸，用它那看透世故的双眼，躲在它那粉刷过的脸孔背后，痴笑你，而又不让你察觉。

黄昏，有一种美，一种沈淀的美。

被艳阳照过，被雨水淋过，黄昏带着疲倦的身影，或坐或躺地在那天边，不声张，不骄傲，却又不由自主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看，那是一种累积下来、沈淀过的美。

黄昏，有一种美，一种自然的美。

它不需要蓝天的配衬，也不需要绿草的装潢，黄昏自有一种来自它骨子里的美，哪怕白髮已爬上头，牙齿已掉去一半，黄昏依然肃立，依然茁健，令人起敬。

黄昏，有一种美……

编后话

在古朴色调中显现艳丽，于历史幽幽思情里透露着芬芳，这是《新世纪文艺》11 期封面的特色，而书法家吕振端的刊名题字墨宝，飘逸中带着刚健风骨，更俨然把我们带进“水村山郭酒旗风”的诗境中去。此意境的背后操刀者何许人也？曰：世华文学研创会副会长王永刚也。

我们昂然步入第六个年头了，这一路走来，既有横渡激流险滩的拼搏，也有“时有幽花一树明”的惊喜。我们庆幸有世华年轻理事陈秀仪、梁素丽的加入本刊担任执行编辑，她们的认真细致工作态度，相信能把本刊的水平拉高，也能把错别字减至最低程度。

我们感谢亚细安各国的编辑顾问、法律顾问，我们也感谢新加坡的顾问、法律顾问、美术顾问、总策划人，他们在杂志发展的构思上，在财力物力的慷慨赞助与支持上，都是促成《新世纪文艺》能够茁壮成长的基本原因。

《新世纪文艺》从某一个角度展现了亚细安华社的冰山一角面貌以及华文文学的灿烂景观。我们和好多位编辑顾问尚未有机会碰面，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相聚，杯酒言欢，促膝长谈！我们期待着。

这一期的《新世纪文艺》之“亚细安文坛透视”的三篇报道文章叙述了亚细安个别国家的作家们的游踪萍影，让我们窥探到作家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孜孜不倦努力推广文学的用心。

广西民间文化暨文学期刊交流考察团一行 23 人于今年 6 月 25 日到达新加坡访问，与世华文学研创会进行了短暂然而却有深度的交流。本刊也图文并茂报道了此活动。

这一期的《新世纪文艺》的中长篇小说多了起来。我们有泰国梦凌女士的《边陲上的星火》、缅甸郭森的《遗忘之乡摆夷山》以及新加坡陈雯的《海边的美林达屋》，与此同时，我们也选刊了好些‘闪小说’，尤有进者，我们还刊登了朱鉴之的《幽媾》这部大型跨媒体跨文化戏剧。

我们说过，社会高度文明化，生活节奏加速了，紧随着微型小说的风行，‘闪小说’的乍现一点也不叫人惊讶。但我们也强调过，只有长篇小说这小说范畴内的史诗似文体，才能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全面勾勒社会的全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感到欣慰，作家们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不少中长篇小说出现了。

回顾新马文学近 100 年来的发展史，我们无限感慨：新华文学已来到急流转弯的角落：这些年来新华文学一方面涌现各种文体的成熟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文字表现技巧，都可谓独步一时。然后叫我们担忧的是，这会是动人心弦的交响乐曲结束前的强音吗？我们的后继者在哪儿呀？因此，我们高兴地看到新移民陈雯女士、朱鉴之先生的加入《新世纪文艺》的写作队伍。朱鉴之《幽媾》的话剧剧本是大型跨媒体跨文化创作，在开拓话剧创作领域方面有可供我们参照之处；而陈雯的 ,《海边的美林达屋》则是从我们的历史史料中发掘创作提出，对我们也有启示作用。

启事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计划出版乙套“新华文学大系”，其中包括戏剧集、散文集、小说集、诗歌集以及剧运、理论、出版资料等，大约 14 册。《戏剧集》上册去年已出版，并于 11 月 11 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发布会。

今年我们计划出版《短篇小说集》、《中长篇小说集》，现已进入最后校对阶段，待完成后即可开印、刊行；在《中长篇小说集》入选的作品中，有两位作者即崇汉、石剑洪我们无法联系到。

另外四位辞世作者李过、范北羚、方北方以及曾采，我们也没能联系到他们的亲属。

现刊出此启事，希望相关作者及相关作者亲属得知此信息后，尽快联络我们，以便签署授权同意书。

电邮：owchingtee@gmail.com 电话：6343-0461/8311-1770

或致函 Block 22,#11-206, GhimMoh Link, Singapore 271022